云楼

卷十四 作书人 中

徐道人 著

目录

《红楼梦》与傅山思想境界的关联.....1
《红楼梦》与傅山所批注经典的关联.....5
《红楼梦》中提及的历史人物与傅山批语的关联.....79
《红楼梦》与傅山经历的关联.....92
《红楼梦》与傅山家乡的关联.....131
《红楼梦》与傅山医药造诣的关联.....153
《红楼梦》与傅山佛学造诣的关联.....200
《红楼梦》与傅山道学造诣的关联.....208
《红楼梦》与傅山诗文造诣的关联.....212
《红楼梦》与傅山杜甫诗造诣的关联.....216
《红楼梦》与傅山音韵学造诣的关联.....222
《红楼梦》与傅山人名造诣的关联.....227
《红楼梦》与傅山书法造诣的关联.....229
《红楼梦》与傅山绘画造诣的关联.....242
《红楼梦》与傅山批书造诣的关联.....250
《红楼梦》与傅山金石学造诣的关联.....252
《红楼梦》与傅山古董造诣的关联.....254
《红楼梦》与傅山戏曲造诣的关联.....258
《红楼梦》与傅山俗语造诣的关联.....267
《红楼梦》书中的干支年份.....274
《红楼梦》脂批与傅山的关联.....278
《傅山医学全集》摘要.....304

《红楼梦》与傅山思想境界的关联

第　二　回　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雨村道：“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恶两种，余者皆无大异。若大仁者，则应运而生，大恶者，则应劫而生。运生世治，劫生世危。尧，舜，禹，汤，文，武，周，召，孔，孟，董，韩，周，程，张，朱，皆应运而生者。蚩尤，共工，桀，纣，始皇，王莽，曹操，桓温，安禄山，秦桧等，皆应劫而生者。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恶者，挠乱天下。清明灵秀，天地之正气，仁者之所秉也；残忍乖僻，天地之邪气，恶者之所秉也。今当运隆祚永之朝，太平无为之世，清明灵秀之气所秉者，上至朝廷，下及草野，比比皆是。所余之秀气，漫无所归，遂为甘露，为和风，洽然溉及四海。彼残忍乖僻之邪气，不能荡溢于光天化日之中，遂凝结充塞于深沟大壑之内，偶因风荡，或被云催，略有摇动感发之意，一丝半缕误而泄出者，偶值灵秀之气适过，正不容邪，邪复妒正，两不相下，亦如风水雷电，地中既遇，既不能消，又不能让，必至搏击掀发后始尽。故其气亦必赋人，发泄一尽始散。 使男女偶秉此气而生者，在上则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之于万万人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云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纵再偶生于薄祚寒门，断不能为走卒健仆，甘遭庸人驱制驾驭，必为奇优名倡。如前代之许由、陶潜、阮籍、嵇康、刘伶、王谢二族、顾虎头、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刘庭芝、温飞卿、米南宫、石曼卿、柳耆卿、秦少游，近日之倪云林、唐伯虎、祝枝山，再如李龟年、黄幡绰、敬新磨、卓文君、红拂、薛涛、崔莺、朝云之流。此皆易地则同之人也。”

尧、舜，上古部落联盟首领，上古五帝之一。禹，史称大禹，夏朝开国君王。汤，指商汤，商朝建立者。文，周文王姬昌，周朝奠基人。武，周武王姬发，周文王姬昌次子，西周建立者。召，召公姬奭，又称召伯、召康公，西周宗室、大臣，《诗经·召南·甘棠》中有“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说。”《史记·燕召公世家》记载了召公的事迹，其第一句为，“召公奭与周同姓，姓姬氏。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在《燕召公世家》中，讲述了燕国从周武王封宗室召公于燕，到燕国为秦国所灭的历史。

隐面下，贾雨村的原型为朱棣，朱棣篡位前为燕王，最终大明被来自辽东的大清取代。

孔，孔子。孟，孟子。董，董仲舒，西汉经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韩，韩愈，唐代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周，周敦颐，北宋思想家、理学家。程，程颢和其弟程颐，北宋理学奠基者。张，张载，世称“横渠”先生，北宋大儒，哲学家，理学创始人之一，理学支脉“关学”创始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张载的名言。朱，朱熹，宋朝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儒学集大成者，世尊称为“朱子”。从贾雨村评价“孔，孟，董，韩，周，程，张，朱”为“应运而生”，可知贾雨村是正面肯定这些大学者对于“世治”的积极作用的。

贾雨村评价“始皇”是“应劫而生”，还把中国皇帝制度的创立者，使中国进入了中央集权帝制时代的第一人“千古一帝”秦始皇与安禄山、秦桧相提并论，其实就是否定秦始皇，因为正是秦始皇开启了中国专制独裁的历史。

紧接着，又评价敬新磨，“断不能为走卒健仆，甘遭庸人驱制驾驭，必为奇优名倡”。敬新磨，是打过皇帝耳光的优伶。被他打耳光的皇帝为五代时期后唐开国皇帝唐庄宗李存勗，艺名“李天下”，生于山西应县。这可以看出，此段文字具有藐视皇帝、反抗皇帝、否定皇帝之思想。

第一十六回　贾元春才选凤藻宫　秦鲸卿夭逝黄泉路

贾琏道：“如今当今贴体万人之心，世上至大莫如‘孝’字，想来父母儿女之性，皆是一理，不是贵贱上分别的。当今自为日夜侍奉太上皇、皇太后，尚不能略尽孝意，因见宫里嫔妃才人等皆是入宫多年，抛离父母音容，岂有不思想之理？在儿女思想父母，是分所应当。想父母在家，若只管思念儿女，竟不能见，倘因此成疾致病，甚至死亡，皆由朕躬禁锢，不能使其遂天伦之愿，亦大伤天和之事。故启奏太上皇、皇太后，每月逢二六日期，准其椒房眷属入宫请候看视。于是太上皇、皇太后大喜，深赞当今至孝纯仁，体天格物。因此二位老圣人又下旨意，说椒房眷属入宫，未免有国体仪制，母女尚不能惬怀。竟大开方便之恩，特降谕诸椒房贵戚，除二六日入宫之恩外，凡有重宇别院之家，可以驻跸关防之处，不妨启请内廷銮舆入其私第，庶可略尽骨肉私情、天伦中之至性。此旨一下，谁不踊跃感戴？现今周贵人父亲已在家里动了工了，修盖省亲别院呢。又有吴贵妃的父亲吴天佑家，也往城外踏看地方去了。这岂非有八九分了？”

贾琏批评皇帝有“由朕躬禁锢”导致宫人死亡的责任，并进一步扩大范围指责皇帝“大伤天和”。天和，出自《庄子・知北游》：“若正汝形，一汝视，天和将至”。

《孟子・梁惠王章句下・第八章》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从儒家的角度，天子只是“受命于天”，还是要受天命约束，如果天子“大伤天和”甚至“逆天而行”，使百姓受难受苦，人民就有权推翻他。

第一十九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语　意绵绵静日玉生香

宝玉又诌道：“林子洞里原来有群耗子精。……小耗听了，笑道：‘这个不难，等我变来’。说毕，摇身说‘变’，竟变了一个最标致美貌的一位小姐。众耗忙笑说：‘变错了，变错了。原说变果子的，如何变出小姐来？’小耗现形笑道：‘我说你们没见世面，只认得这果子是香芋，却不知盐课林老爷的小姐才是真正的香玉呢。’”

黛玉听了，翻身爬起来，按着宝玉笑道：“我把你烂了嘴的！我就知道你是编我呢。”

此处文字表面上指出连林黛玉这样的聪慧鲜亮的人物也是鼠变来的，隐面下，这指出整个大明的皇帝就如一窝耗子，因林黛玉的原型为亡国之君崇祯帝朱由检。

第二十一回　贤袭人娇嗔箴宝玉　俏平儿软语救贾琏

看至此，意趣洋洋，趁着酒兴，不禁提笔续曰：焚花散麝，而闺阁始人含其劝矣，戕宝钗之仙姿，灰黛玉之灵窍，丧减情意，而闺阁之美恶始相类矣。彼含其劝，则无参商之虞矣，戕其仙姿，无恋爱之心矣，灰其灵窍，无才思之情矣。彼钗、玉、花、麝者，皆张其罗而穴其隧，所以迷眩缠陷天下者也。

贾宝玉在续《庄子》的文中要“戕宝钗之仙姿，灰黛玉之灵窍”，隐面下表达了对薛宝钗与林黛玉强烈的反对态度。全书主角贾宝玉在知识面上博学多才；在思想上离经叛道、愤世嫉俗。

隐面下，薛宝钗的原型为清太宗皇太极；林黛玉的原型为明崇祯帝朱由检；贾宝玉的原型为象征大明皇权的明传国宝玺。贾宝玉续《庄子》的文字中包含有否定皇帝、否定皇权制度的思想。

第六十三回　寿怡红群芳开夜宴　死金丹独艳理亲丧

因又见芳官梳了头，挽起攥来，带了些花翠，忙命他改妆，又命将周围的短发剃了去，露出碧青头皮来，当中分大顶，又说："冬天作大貂鼠卧兔儿带，脚上穿虎头盘云五彩小战靴，或散着裤腿，只用净袜厚底镶鞋。"又说："芳官之名不好，竟改了男名才别致。"因又改作"雄奴"。芳官十分称心，又说："既如此，你出门也带我出去。有人问，只说我和茗烟一样的小厮就是了。"宝玉笑道："到底人看的出来。"芳官笑道："我说你是无才的。咱家现有几家土番，你就说我是个小土番儿。况且人人说我打联垂好看，你想这话可妙？"宝玉听了，喜出意外，忙笑道："这却很好。我亦常见官员人等多有跟从外国献俘之种，图其不畏风霜，鞍马便捷。既这等，再起个番名，叫作'耶律雄奴'。'雄奴'二音，又与匈奴相通，都是犬戎名姓。况且这两种人自尧舜时便为中华之患，晋唐诸朝，深受其害。幸得咱们有福，生在当今之世，大舜之正裔，圣虞之功德仁孝，赫赫格天，同天地日月亿兆不朽，所以凡历朝中跳猖獗之小丑，到了如今竟不用一干一戈，皆天使其拱手俛头缘远来降。我们正该作践他们，为君父生色。"芳官笑道："既这样着，你该去操习弓马，学些武艺，挺身出去拿几个反叛来，岂不进忠效力了。何必借我们，你鼓唇摇舌的，自己开心作戏，却说是称功颂德呢。"宝玉笑道："所以你不明白。如今四海宾服，八方宁静，千载百载不用武备。咱们虽一戏一笑，也该称颂，方不负坐享升平了。"芳官听了有理，二人自为妥贴甚宜。宝玉便叫他"耶律雄奴"。

究竟贾府二宅皆有先人当年所获之囚赐为奴隶，只不过令其饲养马匹，皆不堪大用。湘云素习憨戏异常，他也最喜武扮的，每每自己束蜜带，穿折袖。近见宝玉将芳官扮成男子，他便将葵官也扮了个小子。

贾宝玉说"'雄奴'二音，又与匈奴相通，都是犬戎名姓"，"况且这两种人自尧舜时便为中华之患"，"皆天使其拱手俛头缘远来降"。贾宝玉说又"生在当今之世，大舜之正裔，圣虞之功德仁孝，赫赫格天，同天地日月亿兆不朽"。这是全书最明显的政治批判，讲的实际上就是"华夷君臣之辨"。

朱元璋在《奉天讨元北伐檄文》中说："檄谕齐鲁河洛燕蓟秦晋之人曰：自古帝王临御天下，皆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而制天下也。……古云：'胡虏无百年之运'，验之今日，信乎不谬！……当此之时，天运循环，中原气盛，亿兆之中，当降生圣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予恐中土久污膻腥，生民扰扰，故率群雄奋力廓清，志在逐胡虏，除暴乱，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国之耻，尔民其体之！"

傅山在《傅山全书·第三册·杂记》中，有《道学先生》条，反对不讲"华夷君臣之辨"的道学先生。

道學先生

"自宋末入元百年間，無一个出頭地人，號爲賢者，不過依傍程朱皮毛蒙袂，侈口居爲道學先生，以自位置。至于华夷君臣之辨，一切置之不論，尚便便言聖人春秋之義，眞令人齒冷。"

第六十五回　贾二舍偷娶尤二姨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兴儿道："这就是俗语说的'天下逃不过一个理字去'了。……"

傅山在《圣人为恶篇》中说：“理不足以胜理，无理胜理，故理不足以平天下，而无理始足以平天下。”

第六十八回　苦尤娘赚入大观园　酸凤姐大闹宁国府

凤姐儿又冷笑道：“……俗语说：‘拼着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在第六十八回，王熙凤说：“俗语说：‘拼着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暗示了皇帝处在平民百姓的对立面。

第七十八回　老学士闲征姽婳词　痴公子杜撰芙蓉诔

宝玉乃又念道：……天子惊慌恨失守，此时文武皆垂首。何事文武立朝纲，不及闺中林四娘！……

在第七十八回，在贾宝玉作的《姽婳词》中，作书人对皇帝在国难当头时的执政水平直接斥责：“天子惊慌愁失守，此时文武皆垂首。何事文武立朝纲，不及闺中林四娘？”

以上表明，作书人具有强烈的批判皇帝、反对皇帝的思想。

傅山在《咏史感兴杂诗三十四首》中说“汲汲厌王气，愚哉秦始皇。……旷观杏千古，乾坤真盗囊。[①]”直接骂秦始皇“愚”，直接骂皇帝为“盗”。

傅山在《＜墨子·大取篇＞释》中说：“大人，有德有位者，治人者也。小人，百姓也，治于人者也。百姓依护大人以为生，故爱大人也。然此就大人能为人依护者言耳，其常也。若草芥、 寇仇则后世之大人矣，小人焉能爱之。”“草芥、寇仇”，应为孟子说的“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的简称。即傅山反对独夫之类的君王，提倡孟子说的“民贵君轻”。

傅山在《圣人为恶篇》中说：“理不足以胜理，无理胜理，故理不足以平天下，而无理始足以平天下。当桀、纣为君之时，君子者，忍而君之，理也。汤、武则最无理者；敢有南巢、牧野之快，而匹夫匹妇之怨为之舒，故必无理而后理。”即反抗者总会战胜统治者。

傅山说：“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也。”又说：“神器如传舍，真人无私营。”还说：“天下人心向背，王之则王，亡之则亡，定理定势也。”即傅山认为一个国家的皇权的更迭、一代王朝的兴亡都是必然的，其取决于“天下人心向背”，顺天下人心者兴旺，逆天下人心者灭亡。

[①] 《傅山全书》第一册第 29 页

《红楼梦》与傅山所批注经典的关联

傅山对经学、史学、佛学、道教、诸子、小说、诗文、医学等多方面的经典留下了大量的批注。这些批注有些是对文字的校正，有些是对自己的观点或情感的阐发。《红楼梦》中的文字与傅山所批注过的经典之间存在关联。

《庄子》

第　一　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并题一绝云：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荒唐言，出自《庄子·天下篇》：“庄周闻其风而悦之，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

第　一　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与道人竟过一大石牌坊，上书四个大字，乃是“太虚幻境”

第　三　回　金陵城起复贾雨村　荣国府收养林黛玉

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

西子，西施。

第　五　回　贾宝玉神游太虚境　警幻仙曲演红楼梦

至一所在，有石牌横建，上书“太虚幻境”四个大字，

太虚，出自《庄子·知北道》：“是以不过乎昆仑，不游乎太虚。”

第二十一回　贤袭人娇嗔箴宝玉　俏平儿软语救贾琏

因命四儿剪灯烹茶，自己看一回《南华经》。正看至《外篇·胠箧》一则，其文曰：

故绝圣弃知，大盗乃止，擿玉毁珠，小盗不起，焚符破玺，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争，殚残天下之圣法，而民始可与论议。擢乱六律，铄绝竽瑟，塞瞽旷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聪矣；灭文章，散五采，胶离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毁钩绳而弃规矩，擢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

《南华经》即《庄子》。唐玄宗天宝初，诏封庄周为南华真人，称其著书《庄子》为《南华真经》。胠箧，意为开箱行窃。此处录入《庄子·外篇·胠箧》上的一段文字。“绝圣弃知”，实际上就是对王权或皇权统治制度的反对。

这是全书正文中唯一的一段抄录他书的文字。这可见作书人对《庄子》的推崇。《红楼梦》的构思，某种程度上与《庄子》的构思有异曲同工之妙。

宝玉往上房去后，谁知黛玉走来，见宝玉不在房中，因翻弄案上书看，可巧翻出昨儿的《庄子》来。看至所续之处，不觉又气又笑，不禁也提笔续书一绝云：

无端弄笔是何人？作践南华庄子因。

不悔自己无见识，却将丑语怪他人。

在林黛玉看来是《庄子》，在贾宝玉看来是《南华经》。这暗示了贾宝玉具有道家思想底蕴。

第二十二回　听曲文宝玉悟禅机　制灯迷贾政悲谶语

正合着前日所看《南华经》上，有“巧者劳而智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又曰“山木自寇，源泉自盗”等语。

此两句，前句出自《庄子·杂篇·列御寇》，后句出自《庄子·人世间》。列御寇，即列子，战国前期道家代表人物。傅山曾说“吾家庄列教”，即以庄子列子思想为本。

第二十六回　蘅芜院设言传密语　潇湘馆春困发幽情

呜咽一声犹未了，落花满地鸟惊飞。

《庄子·齐物论》：“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

第三十八回　林潇湘魁夺菊花诗　薛蘅芜讽和螃蟹咏

登仙非慕庄生蝶，忆旧还寻陶令盟。

“庄生蝶”，出自《庄子·内篇·齐物论》：“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

第五十一回　薛小妹新编怀古诗　胡庸医乱用虎狼药

汉家制度诚堪叹，樗栎应惭万古羞。

樗栎，指不成材的树木，用以喻无用的人。樗，见《庄子·内篇·逍遥游》。栎，见《庄子·内篇·人间世》。

第六十三回　寿怡红群芳开夜宴　死金丹独艳理亲丧

所以他自称‘槛外之人’。又常赞文是庄子的好，故又或称为‘畸人’。

“畸人”，出自《庄子·内篇·大宗师》，指有独特志行、不同流俗的人。

第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题五美吟　浪荡子情遗九龙佩

效颦莫笑东村女，头白溪边尚浣纱。

“效颦莫笑东村女”，出自《庄子·外篇·天运》：“故西施病心而瞲其里，其里之丑人见而美之，归亦捧心而瞲其里。其里之富人见之，坚闭门而不出；贫人见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瞲美而不知瞲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穷哉！”

第七十八回　老学士闲征姽婳词　痴公子杜撰芙蓉诔

我又不希罕那功名，不为世人观阅称赞，何必不远师楚人之《大言》、《招魂》、《离骚》、《九辩》、《枯树》、《问难》、《秋水》、《大人先生传》等法

《枯树赋》为北周庾信所作。庾信也是《哀江南赋》的作者。脂批中引用过大段《哀江南赋》中的文字。

《秋水》是《庄子·外篇》中一篇长文，其开头为："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辩牛马。"

隐面下，朱，为赤心木；朱明王朝犹如"枯树"般覆亡；清，属水；大清如"秋水"般取代了大明。

第七十八回　老学士闲征姽婳词　痴公子杜撰芙蓉诔

望徼盖之陆离兮，抑箕尾之光耶？

箕尾：箕星和尾星。《庄子·内篇·大宗师》说："傅说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东维，骑箕尾，而比于列星。"傅说为商王武丁的相，死后精神寄托于箕星和尾星之间，叫"骑箕尾"。傅山在《傅史》中说，傅说为傅氏得姓始祖。

晚明《帝京景物略》一书在"帝王庙"条下记载北京帝王庙中有傅说之位："世宗肃皇帝之九年，命建历代帝王庙，如留都。越岁庙成，上亲诣致祭。厥后岁春秋，遣大臣祭。庙在阜成门内，大市街之西，故保安寺址也。庙设主，不像。庙五室：中三皇伏羲、神农、黄帝座，左帝少昊、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座，右禹王、汤王、武王座。又东汉高祖、光武，又西唐太宗、宋太祖，凡十有五帝。庑从祀臣四坛：东一坛九臣，风后、力牧、皋陶、夔、龙、伯夷、伯益、伊尹、傅说；二坛十臣，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召虎、方叔、张良、萧何、曹参、陈平、周勃。西一坛八臣，邓禹、冯异、诸葛亮、房玄龄、杜如晦、李靖、李晟、郭子仪；二坛五臣，曹彬、潘美、韩世忠、岳飞、张浚，凡三十有二臣。"

第七十八回　老学士闲征姽婳词　痴公子杜撰芙蓉诔

既寇穷且安稳兮，反其真而复奚化耶？余犹桎梏而悬附兮，灵格余以嗟来耶？

"反其真"，返回到本源，指死。"嗟来"，招唤灵魂到来。出自《庄子·大宗师》："孔子闻之，使子贡往侍事焉。或编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来桑户乎！嗟来桑户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犹为人猗！'"桑户，人名。

悬附，"悬疣附赘"的简称，指瘤和瘪肉，是身体上多余的东西。《庄子·大宗师》："彼以生为附赘县疣，以死为决疡溃痈。"

脂批中大量提及《庄子》。

第　一　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甲戌眉批：开卷一篇立意，真打破历来小说巢臼。阅其笔则是《庄子》《离骚》之亚。】

第二十一回　贤袭人娇嗔箴宝玉　俏平儿软语救贾琏

【庚辰双行夹批：此上语本《庄子》。】【庚辰眉批：趁着酒兴不禁而续，是作者自站地步处，谓余何人耶，敢续《庄子》？然奇极怪极之笔，从何设想，怎不令人叫绝？己卯冬夜。】

第二十二回　听曲文宝玉悟禅机　制灯迷贾政悲谶语

【庚辰双行夹批：按原注："山木，漆树也。精脉自出，岂人所使之？故云'自寇'，言自相戕贼也。"】

【庚辰双行夹批：源泉味甘，然后人争取之，自寻干涸也，亦如山木意，皆寓人智能聪明多知之害也。前文无心云看《南华经》，不过袭人等恼时，无聊之甚，偶以释闷耳。殊不知用于今日，大解悟大觉迷之功甚矣。市徒见此必云：前日看的是外篇《胠箧》，如何今日又知若许篇？然则彼时只曾看外篇数语乎？想其理，自然默默看过几篇，适至外篇，故偶触其机，方续之也。若云只看了那几句便续，则宝玉彼时之心是有意续《庄子》，并非释闷时偶续之也。且更有见前所续，则曰续的不通，更可笑矣。试思宝玉虽愚，岂有安心立意与庄叟争衡哉？且宝玉有生以来，此身此心为诸女儿应酬不暇，眼前多少现成有益之事尚无暇去做，岂忽然要分心于腐言糟粕之中哉？可知除闺阁之外，并无一事是宝玉立意作出来的。大则天地阴阳，小则功名荣枯，以及吟篇琢句，皆是随分触情。偶得之，不喜；失之，不悲。若当作有心，谬矣。只看大观园题咏之文，已算平生得意之句得意之事矣，然亦总不见再吟一句，再题一事，据此可见矣。然后可知前夜是无心顺手拈了一本《庄子》在手，且酒兴醮醮，芳愁默默，顺手不计工拙，草草一续也。若使顺手拈一本近时鼓词，或如"钟无艳赴会，齐太子走国"等草野风邪之传，必亦续之矣。观者试看此批，然后谓余不谬。所以可恨者，彼夜却不曾拈了《山门》一出传奇。若使《山门》在案，彼时拈着，又不知于《寄生草》后续出何等超凡入圣大觉大悟诸语录来。黛玉一生是聪明所误，宝玉是多事所误。多事者，情之事也，非世事也。多情曰多事，亦宗《庄》笔而来，盖余亦偏矣，可笑。阿凤是机心所误，宝钗是博识所误，湘云是自爱所误，袭人是好胜所误，皆不能跳出庄叟言外，悲亦甚矣。再笔。】

【蒙双行夹批：已悟已觉。是好偈矣。宝玉悟禅亦由情，读书亦由情，读《庄》亦由情。可笑。】【庚辰双行夹批：自悟则自了，又何用人亦解哉？此正是犹未正觉大悟也。】

【庚辰双行夹批：此处亦续《寄生草》。余前批云不曾见续，今却见之，是意外之幸也。盖前夜《庄子》是道悟，此日是禅悟，天花散漫之文也。】

【庚辰眉批：前以《庄子》为引，故偶继之。又借颦儿诗一鄙驳，兼不写着落，以为瞒过看官矣。此回用若许曲折，仍用老庄引出一偈来，再续一《寄生草》，可为大觉大悟矣。以之上承果位，以后无书可作矣。却又作黛玉一问机锋，又续偈言二句，并用宝钗讲五祖六祖问答二实偈子，使宝玉无言可答，仍将一大善知识，始终跌不出警幻幻榜中，作下回若干书。真有机心游龙不测之势，安得不叫绝？且历来不说中万写不到者。己卯冬夜。】

第二十五回　魇魔法姊弟逢五鬼　红楼梦通灵遇双真

【甲戌眉批：通灵玉听癞和尚二偈即刻灵应，抵却前回若干《庄子》及语录机锋偈子。正所谓物各有所主也。叹不得见玉兄"悬崖撒手"文字为恨。】

第七十八回　老学士闲征姽婳词　痴公子杜撰芙蓉诔

【庚辰双行夹批：《庄子》："籍杨墨之口。"《孟子》谓："诐辞知其所蔽。"】

【庚辰双行夹批:《逍遥游》:“天闵。上也。”】

【庚辰双行夹批:《庄子·至乐篇》:“我独何能无慨然?”】

【庚辰双行夹批:《庄子》:“嗷嗷然随而哭之。”】

【庚辰双行夹批:《庄子》:“偃然寝于巨室。”谓人死也。又“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

傅山在其留存的诗文、杂记、批语中屡屡言及庄子,褒赞庄子。傅山自称为老庄之徒,多次说过“老夫学老庄者也”、“我本徒蒙庄”、“吾师庄先生”、“吾漆园家学”、“吾家庄列教”。傅山研究庄子的主要作品有书籍《庄子翼批注》、文章《老庄二书》、《逍遥游》、《应帝王》、《读南华经》、《庄子天下篇》、《庄子理字》、《庄子情字》、《荀卿评庄子》等。

《列子》

第一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原来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于大荒山无稽崖练成高经十二丈、方经二十四丈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

当日地陷东南,这东南一隅有处曰姑苏,【甲戌侧批:是金陵。】有城曰阊门者,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

“女娲补天”与“地陷东南”的典故,都出自《列子·汤问篇》:“朕亦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天地者乎?亦吾所不知也。然则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娲氏练五色石以补其阙;断鳌之足以立四极。其后共工氏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折天柱,绝地维;故天倾西北,日月辰星就焉;地不满东南,故百川水潦归焉。”

傅山著有《列子注》。傅山在临终前写下的《辞世帖》中提到“吾家《庄》、《列》教”:“终年负赘悬疣,今乃决痈溃疽,真返自然。礼不我设,一切俗事谢绝不行,此吾家《庄》、《列》教也,不讣不吊。”

第　五　回　贾宝玉神游太虚境　警幻仙曲演红楼梦

【蒙:春困葳蕤拥绣衾,恍随仙子别红尘。问谁幻入华胥境?千古风流造孽人。……】

华胥,传说是伏羲氏的母亲。《列子·黄帝》中记载:“(黄帝)昼寝,而梦游于华胥氏之国。华胥氏之国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斯齐国几千万里。盖非舟车足力之所及,神游而已。其国无帅长,自然而已;其民无嗜欲,自然而已……黄帝既寤,怡然自得。”华胥,后用以指理想的安乐和平之境,或作梦境的代称。

“千古风流造孽人”,指秦可卿。第八回说秦可卿“小名唤可儿,长大时,生的形容袅娜,性格风流”。

第三十七回　秋爽斋偶结海棠社　蘅芜苑夜拟菊花题

黛玉笑道:“古人曾云‘蕉叶覆鹿’。他自称‘蕉下客’,可不是一只鹿了?快做了鹿脯来。”

蕉叶覆鹿，出自《列子·周穆王》：

郑人有薪于野者，遇骇鹿，御而击之，毙之。恐人见之也，遽而藏诸隍中，覆之以蕉，不胜其喜。俄而遗其所藏之处，遂以为梦焉。顺涂而咏其事。傍人有闻者，用其言而取之。既归，告其室人曰："向薪者梦得鹿而不知其处；吾今得之，彼直真梦者矣。？"室人曰："若将是梦见薪者之得鹿邪？讵有薪者邪？今真得鹿，是若之梦真邪？"夫曰："吾据得鹿，何用知彼梦我梦邪？"薪者之归，不厌失鹿，其夜真梦藏之之处，又梦得之之主。爽旦，案所梦而寻得之。遂讼而争之，归之士师。士师曰："若初真得鹿，妄谓之梦；真梦得鹿，妄谓之实。彼真取若鹿，而与若争鹿。室人又谓梦仞人鹿，无人得鹿。今据有此鹿，请二分之。"以闻郑君。郑君曰："嘻！士师将复梦分人鹿乎？"访之国相。国相曰："梦与不梦，臣所不能辨也。欲辨觉梦，唯黄帝、孔丘。今亡黄帝、孔丘，孰辨之哉？且恂士师之言可也。"

《孔子》

第　二　回　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尧，舜，禹，汤，文，武，周，召，孔，孟，董，韩，周，程，张，朱，皆应运而生者。

第二十回　王熙凤正言弹妒意　林黛玉俏语谑娇音

因孔子是亘古第一人说下的，不可忤慢，只得要听他这句话。

第五十一回　薛小妹新编怀古诗　胡庸医乱用虎狼药

宝玉笑道："松柏不敢比。连孔子都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可知这两件东西高雅，不怕羞臊的才拿他混比呢。"

第五十三回　宁国府除夕祭宗祠　荣国府元宵开夜宴

且说宝琴是初次，一面细细留神打谅这宗祠，原来宁府西边另一个院子，黑油栅栏内五间大门，上悬一块匾，写着是"贾氏宗祠"四个字，旁书"衍圣公孔继宗书"。

衍圣公为孔子家族嫡系后裔的世袭封号。

第五十六回　敏探春兴利除宿弊　识宝钗小惠全大体

你再出去见了那些利弊大事，越发把孔子也看虚了！

湘云道："怎么匡人看见孔子，只当是阳虎呢？"宝玉笑道："孔子、阳虎虽同貌，却不同名；蔺与司马虽同名，而又不同貌；偏我和他就两样俱同不成？"

第五十八回　杏子阴假凤泣虚凰　茜纱窗真情揆痴理

这纸钱原是后人异端，不是孔子的遗训。

第七十七回　俏丫鬟抱屈夭风流　美优伶斩情归水月

若用大题目比，就有孔子庙前之桧，坟前之蓍，诸葛祠前之柏，岳武穆坟前之松。

傅山《作字示儿孙》一文中说："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纲常叛周孔，笔墨不可补。"傅山认为，做人背离了周公、孔子之道，书法上也不能通过技巧加以挽回了。

《曾子》

第一十九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语　意绵绵静日玉生香

又说只除‘明明德’外无书，都是前人自己不能解圣人之书，便另出己意，混编纂出来的。【庚辰双行夹批：宝玉目中犹有“明明德”三字，心中犹有“圣人”二字，又素日皆作如是等语，宜乎人人谓之疯傻不肖。】

明明德。

第二十三回　西厢记妙词通戏语　牡丹亭艳曲警芳心

宝玉见问，慌的藏之不迭，便说道：“不过是《中庸》《大学》。”

《大学》。

第五十回　芦雪广争联即景诗　暖香坞创制春灯谜

李纨笑道：“‘观音未有世家传’，打《四书》一句。”湘云接着就说“在止于至善。”

止于至善。

第五十三回　宁国府除夕祭宗祠　荣国府元宵开夜宴

五间正殿前悬一闹龙填青匾，写道是：“慎终追远”。

慎终追远。

“慎终追远”，出自《论语·学而》：“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传曾子著《大学》，《大学》是一篇论述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散文。其开篇第一句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傅山著有《书小楷曾子问批语》。

《孟子》

第　二　回　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尧，舜，禹，汤，文，武，周，召，孔，孟，董，韩，周，程，张，朱，皆应运而生者。

第七十三回　痴丫头误拾绣春囊　懦小姐不问累金凤

至上本《孟子》，就有一半是夹生的，若凭空提一句，断不能接背的，至《下孟》，就有一大半忘了。

第七十八回　老学士闲征姽婳词　痴公子杜撰芙蓉诔

箝诐奴之口，讨岂从宽；剖悍妇之心，忿犹未释！【庚辰双行夹批：《庄子》：“箝杨墨之口。”《孟子》谓：“诐辞知其所蔽。”】

《孟子・告子下》说“傅说举于版筑之间”。傅山在《傅史》中说傅说是傅氏的得姓始祖。傅山有《齐人乞食》杂剧，本自《孟子》“齐人有一妻一妾”章。

《管子》

第五十六回　敏探春兴利除宿弊　识宝钗小惠全大体

宝钗笑道：“依我说，里头也不用归帐。这个多了那个少了，倒多了事。不如问他们谁领这一分的，他就揽一宗事去。不过是园里的人的动用。我替你们算出来了，有限的几宗事：不过是头油、胭粉、香、纸，每一位姑娘几个丫头，都是有定例的；再者，各处笤帚、撮簸、掸子并大小禽鸟、鹿、兔吃的粮食。不过这几样，都是他们包了去，不用帐房去领钱。你算算，就省下多少来？”平儿笑道：“这几宗虽小，一年通共算了，也省的下四百两银子。”宝钗笑道：“却又来，一年四百，二年八百两，取租的房子也能看得了几间，薄地也可添几亩。虽然还有敷余的，但他们既辛苦闹一年，也要叫他们剩些，粘补粘补自家。虽是兴利节用为纲，然亦不可太啬。纵再省上二三百银子，失了大体统也不象。所以如此一行，外头帐房里一年少出四五百银子，也不觉得很艰啬了，他们里头却也得些小补。这些没营生的妈妈们也宽裕了，园子里花木，也可以每年滋长蕃盛，你们也得了可使之物。这庶几不失大体。若一味要省时，那里不搜寻出几个钱来。凡有些余利的，一概入了官中，那时里外怨声载道，岂不失了你们这样人家的大体？如今这园里几十个老妈妈们，若只给了这个，那剩的也必抱怨不公。我才说的，他们只供给这个几样，也未免太宽裕了。一年竟除这个之外，他每人不论有余无余，只叫他拿出若干贯钱来，大家凑齐，单散与园中这些妈妈们。他们虽不料理这些，却日夜也是在园中照看当差之人，关门闭户，起早睡晚，大雨大雪，姑娘们出入，抬轿子，撑船，拉冰床，一应粗糙活计，都是他们的差使。一年在园里辛苦到头，这园内既有出息，也是分内该沾带些的。还有一句至小的话，越发说破了：你们只管了自己宽裕，不分与他们些，他们虽不敢明怨，心里却都不服，只用假公济私的多摘你们几个果子，多掐几枝花儿，你们有冤还没处诉。他们也沾带了些利息，你们有照顾不到，他们就替你照顾了。”

《管子・治国第四十八》说：

> 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

薛宝钗治理大观园的方法正是《管子》所说的“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

傅山著有《管子批注》、《管子评注》。

《墨子》

第一十三回　秦可卿死封龙禁尉　王熙凤协理宁国府

这四十九日，单请一百单八众禅僧在大厅上拜大悲忏，超度前亡后化诸魂，以免亡者之罪；另设一坛于天香楼上，是九十九位全真道士，打四十九日解冤洗业醮。

书中通过厚葬秦可卿暗示了贾府将没落。墨子说：“俭节则昌，淫佚则亡”，强烈谴责“厚

葬”，认为厚葬会使国穷民贫。

第二十回　王熙凤正言弹妒意　林黛玉俏语谑娇音

更有个呆意思存在心里。——你道是何呆意？因他自幼姊妹丛中长大，亲姊妹有元春、探春，伯叔的有迎春、惜春，亲戚中又有史湘云、林黛玉、薛宝钗等诸人。他便料定，原来天生人为万物之灵，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

书中贾宝玉对于多位女子都是“只钟于女儿”，持兼爱的态度。

墨子在《墨子·兼爱》中说：“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贾宝玉正是如此对长幼尊卑都持有兼爱态度的人。

傅山著有《墨子校注》、《墨子经简注》。

《荀子》

第　五　回　贾宝玉神游太虚境　警幻仙曲演红楼梦

后面又画着一盆茂兰，旁有一位凤冠霞帔的美人。也有判云：桃李春风结子完，到头谁似一盆兰。如冰水好空相妒，枉与他人作笑谈。

“如冰水好”出自《荀子·劝学》：“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到头谁似一盆兰”指贾兰。隐面下，贾兰的原型为李自成的大顺帝玺；大顺取水灭火之义，规定以水德王，衣服尚“蓝”。大清击败李自成而入主中原，成为统一全国的大清，正是“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兰”同音“蓝”，“清”同音“青”。

傅山著有《荀子批注》、《荀子评注》。

《春秋》

第　一　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如春秋之有微词、史家之多曲笔。】

第　三　回　金陵城起复贾雨村　荣国府收养林黛玉

【《春秋》字法。】

【《春秋》字法。】

第　八　回　比通灵金莺微露意　探宝钗黛玉半寒酸

【四字便有隐意。《春秋》字法。】

第四十二回　蘅芜君兰言解疑癖　潇湘子雅谑补馀音

更有颦儿这促狭嘴，他用‘春秋’的法子，将市俗的粗话，撮其要，删其繁，再加润色比方出来，

一句是一句。

第四十三回　闲取乐偶攒金庆寿　不了情暂撮土为香
【全是讽刺世事，反面春秋也。】

第四十五回　金兰契互剖金兰语　风雨夕闷制风雨词
【所谓《春秋》笔法。】
【皆《春秋》字法也。】
【《春秋》笔法。】

《春秋》本指先秦时代各国的编年体史书，但后世不传，现在通常指唯一留存至今的鲁国《春秋》。《春秋》是孔子根据鲁国史官所编之史书重新修订而成，为儒家五经之一。《春秋》文字简略，叙事重结果，不铺叙过程，故称之春秋笔法。

脂批多次提及《春秋》是为了暗示《红楼梦》与“天子之事”有关。孟子在《滕文公下》中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傅山著有《吕氏春秋批注》、《春秋左传注疏批注》、《春秋人名韵》。

《左传》

第　五　回　贾宝玉神游太虚境　警幻仙曲演红楼梦
宝玉只顾如此一想，不料早把些邪魔招入膏肓了。

膏肓，心以下横膈膜以上的部分。古人以为病进入这个部位就无法医治。语出《左传·成公十年》。

第三十八回　林潇湘魁夺菊花诗　薛蘅芜讽和螃蟹咏
登仙非慕庄生蝶，忆旧还寻陶令盟。

陶令，指陶渊明。寻盟，重温旧盟，语出《春秋左氏传》。

第七十三回　痴丫头误拾绣春囊　懦小姐不问累金凤
至于古文，这是那几年所读过的几篇，连《左传》《国策》《公羊》《谷梁》汉唐等文，不过几十篇，这几年竟未曾温得半篇片语，虽闲时也曾遍阅，不过一时之兴，随看随忘，未下苦工夫，如何记得。这是断难塞责的。

第七十八回　老学士闲征姽婳词　痴公子杜撰芙蓉诔
偶遭蛊蛋之谗，遂抱膏肓之疚。

膏肓。疚，长久不愈的病痛。膏肓之疾，指不可医治的绝症，出自《左传·成公十年》：“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不至焉，不可为也。”

既窀穸且安稳兮，反其真而复奚化耶？【庚辰双行夹批：《左传》：“窀穸之事，墓穴幽堂也。”《庄子·大宗师》：“而已反其真。”以死为真。“方将不化，恶知已化哉？”言人死犹如化去。】

《左传》亦称《春秋左氏传》，相传为春秋时左丘明所撰，依据春秋时期各国史料编写而成。《公羊》、《谷梁》又称《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相传为战国时公羊高、谷梁赤撰，多以义理阐释《春秋》。以上三书旧时奉为儒家经典。《国策》即《战国策》，是战国时期游说之士辩论和策谋言论的汇录。这些书籍是古代启蒙教育继“四书”、“五经”以后必读的课本。

傅山著有《左传集锦》、《左传集锦补》。

《战国策》

第　三　回　金陵城起复贾雨村　荣国府收养林黛玉

黛玉心中正疑惑着：“这个宝玉，不知是怎生个惫懒人物，懵懂顽童？”【甲戌侧批：文字不反，不见正文之妙，似此应从《国策》得来。】

第七十三回　痴丫头误拾绣春囊　懦小姐不问累金凤

至于古文，这是那几年所读过的几篇，连《左传》《国策》《公羊》《谷梁》汉唐等文，不过几十篇，这几年竟未曾温得半篇片语，虽闲时也曾遍阅，不过一时之兴，随看随忘，未下苦工夫，如何记得。

《国策》，即《战国策》。《战国策》为汉朝刘向编订的史学名著，主要记述了战国时期说客们的言行，更包括了不少纵横家的政治策略与辩论技巧。

傅山著有《战国策校注批注》。

无可奈何

全书多次使用“无可奈何”一词。

第　一　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实愧则有余、悔则无益之大无可奈何之日也。

那封肃虽然日日抱怨，也无可奈何了。

第　五　回　贾宝玉神游太虚境　警幻仙曲演红楼梦

【甲戌侧批：二公真无可奈何，开一觉世觉人之路也。】

幽微灵秀地，无可奈何天。

【甲戌双行夹批：两句尽矣。撰通部大书不难，最难是此等处，可知皆从无可奈何而有。】

第一十六回　贾元春才选凤藻宫　秦鲸卿夭逝黄泉路

宝玉便扫了兴，只得付于无可奈何，且自静候大愈时再约。

第一十七回　会芳园试才题对额　贾宝玉机敏动诸宾
【庚辰眉批：于作诗文时虽政老亦有如此令旨，可知严父亦无可奈何也。不学纨绔来看。畸笏。】

第一十九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语　意绵绵静日玉生香
【庚辰双行夹批：又到无可奈何之时了。】

【庚辰双行夹批：正是无可奈何之时。】

第二十回　王熙凤正言弹妒意　林黛玉俏语谑娇音
无可奈何处是“就拿今日天气比”

第二十六回　蘅芜院设言传密语　潇湘馆春困发幽情
【甲戌侧批：此句令人气噎，总在无可奈何上来。】

第七十八回　老学士闲征姽婳词　痴公子杜撰芙蓉诔
蓉桂竞芳之月，无可奈何之日

无可奈何，出自《战国策·燕策三》：“太子闻之，驰往，伏尸而哭极哀。既已无可奈何，乃遂收盛樊於期之首，函封之。”

傅山《淮南子评注》最后几段中专门研究了“奈何”之意，并提到“不可奈何”：

> 前後兩「奈何」義皆淺。前「以不知爲道」二句，是不瑣細與知之義，後「物不奈何」，亦就眼前日用可治之物言之耳。天地事物之理，原有一不可奈何之處，聖人不知不能也。

《淮南子》

第　一　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原来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于大荒山无稽崖练成高经十二丈、方经二十四丈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

当日地陷东南，这东南一隅有处曰姑苏，有城曰阊门者，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

第五十回　芦雪广争联即景诗　暖香坞创制春灯谜
众人道：“萤与花何干？”黛玉笑道：“妙得很！萤可不是草化的？”

全书开篇“女娲氏炼石补天”的神话在西汉刘安及其门客所著《淮南子·览冥训》中有记载：“于是女祸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

石头上文字开篇第一句当日“地陷东南”之典故，在《淮南子·天文训》中也有记载：“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

傅山祖父傅霖，曾刊印过《淮南子》。傅山著有《淮南子评注》。傅山对《淮南子》中关于共工争帝的叙述处有批语并提到了梦，在草化为萤处有批注。相关部分如下：

《淮南子评注》

「共工與高辛爭爲帝」注:「共工以水行霸於伏羲、神農間。高辛，帝嚳。」羲農之間，去嚳尚遠，不知何據與嚳爭也？本经训曰:「舜之時，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注:「共工，水官名，柏有之後。振，動。滔，蕩也。欲壅防百川，滔高堙卑，以害天下也。空桑，魯地名。」兵略篇:「顓頊常與共工爭矣。」注又曰:「共工與顓頊爭爲帝。」[①]

《淮南子评注》

二月二日之夢，或當爾解耶？[②]

《淮南子评注》

「共工與顓頊爭爲帝。」前云與高辛爭。[③]

《淮南子评注》

「妍。」文:「腐草化為妍。」注:「馬蚿也，一曰螢火，音溪」[④]

《说苑》

第五十二回　俏平儿情掩虾须镯　勇晴雯病补雀金裘

我八岁时节，跟我父亲到西海沿子上买洋货，谁知有个真真国的女孩子，才十五岁，那脸面就和那西洋画上的美人一样，也披着黄头发，打着联垂，满头带的都是珊瑚、猫儿眼、祖母绿这些宝石。

“真真国的女孩子”，隐“女真”二字。女真族起源于古肃慎。

第五十六回　敏探春兴利除宿弊　识宝钗小惠全大体

湘云道:“怎么匡人看见孔子，只当是阳虎呢？”宝玉笑道:“孔子、阳虎虽同貌，却不同名；蔺与司马虽同名，而又不同貌；偏我和他就两样俱同不成？”

匡人、孔子、阳虎。

第　五　回　贾宝玉神游太虚境　警幻仙曲演红楼梦

警幻道:“此即迷津也。深有万丈，遥亘千里，中无舟楫可通，只有一个木筏，乃木居士掌舵，灰侍者撑篙，不受金银之谢，但遇有缘者渡之。尔今偶游至此，设如堕落其中，则深负我从前谆谆警戒之语矣。”话犹未了，只听迷津内水响如雷，竟有许多夜叉海鬼将宝玉拖将下去。

“木居士掌舵，灰侍者撑篙”，没有船夫，必然不能渡过迷津。

① 《傅山全书》第六册第 127 页
② 《傅山全书》第六册第 128 页
③ 《傅山全书》第六册第 132 页
④ 《傅山全书》第六册第 140 页

傅山著有《说苑批注》，但仅存下半部，从《善说第十一》开始。相关部分摘录如下：

《说苑批注》

「陽虎為難於魯，走之齊，請師攻魯，齊侯許之。鮑文子曰：不可也。」墨筆眉批:「陽虎 。鮑文子。」[①]

《说苑批注》

「西閭過東渡河。」墨筆眉批:「西閭過。」

「子渡河中流而溺，不能自救。」硃筆眉批:「西閭必竟不能自渡。」

「子之蒙蒙，無異夫未視之狗耳。」硃筆旁批:「也不必惡口。」

此段上硃筆眉批:「此是懦士占地步爭口語耳。但平心說去，濟江河必須船人，說侯王必須儒士，各用其長，不必相勝。公道說來，莫說大江大河，卽小溪深六七尺以上，兩岸相望，徒有小艇艤之，站下千百儒士，只好看耳。若要占勝，西閭過亦須學得操舟、使帆、拏柁然後可。」[②]

《汉书》中记载了“西闾过东渡河”的故事。西闾过要说服诸侯，却不能自渡，船夫笑之，西闾过说各有所长。

「孔子之宋，匡簡子將殺陽虎。」墨筆眉批:「匡简子。」

《说苑批注》

「仲尼在陈」條。「此肅愼氏之矢也。」墨笔眉批:「肅愼矢。」[③]

在《说苑·政理第七》中，吕望告诉文王，国君求富是亡国之道。

文王问于吕望曰:“为天下若何？”对曰:“王国，富民；霸国，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道之国，富仓府。是谓上溢而下漏。”

在第十九回中，贾宝玉用小耗子偷香芋的故事指出连林黛玉这样的聪慧鲜亮的人物也是鼠变来的，隐面下，这指出整个大明的皇帝就如窃国之财富的一窝耗子，因林黛玉的原型为亡国之君崇祯帝朱由检。这正与国君求富是亡国之道的道理一样。

在傅山书法作品《曹硕公六十岁寿序 十二条屏》中，傅山写到：“如江河三峡之长年，一切济舟之具无所不备，而亦不沾沾其具，弄以示人。而正风旁风，迎潮随潮，风波震荡，一舵默操，愈静愈慎，愈变而愈不变，因而载者不知其在风波中，而读书咏歌先王者亦不废。”这与书中木筏渡津的意象有关联。

① 《傅山全书》第六册第 235 页
② 《傅山全书》第六册第 245 页
③ 《傅山全书》第六册第 250 页

《金刚经》

第二十五回　魇魔法姊弟逢五鬼　红楼梦通灵遇双真

可巧王夫人见贾环下了学，便命他来抄个《金刚咒》嗼诵嗼诵。

第七十七回　俏丫鬟抱屈夭风流　美优伶斩情归水月

王夫人曾于十五日就留下水月庵的智通与地藏庵的圆心住两日，至今日未回，听得此信，巴不得又拐两个女孩子去作活使唤，因都向王夫人道："咱们府上到底是善人家。因太太好善，所以感应得这些小姑娘们皆如此。虽说佛门轻易难入，也要知道佛法平等。我佛立愿，原是一切众生无论鸡犬皆要度他，无奈迷人不醒。若果有善根能醒悟，即可以超脱轮回。所以经上现有虎狼蛇虫得道者就不少。如今这两三个姑娘既然无父无母，家乡又远，他们既经了这富贵，又想从小儿命苦入了这风流行次，将来知道终身怎么样，所以苦海回头，出家修修来世，也是他们的高意。太太倒不要限了善念。"

《金刚咒》，指《金刚经》中"金刚心真言"之咒语。此是佛教常用咒语，一般在金刚经诵读本的末尾都附有此真言。

王夫人让贾环嗼诵《金刚咒》，说明王夫人推崇《金刚经》。隐面下的依据为：王夫人的原型为明成祖朱棣；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因国师临济宗的姚广孝之请，集僧俗二界善知识作《金刚经集注》。

智通与圆心之言，化出于《金刚经》："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若非无想，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

傅山著有《金刚经注》，且有《小楷金刚经册页》、《小楷心经》书法作品传世。

《楞严经》

第　一　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二仙师听毕，齐憨笑道："善哉，善哉！那红尘中有却有些乐事，但不能永远依恃，况又有'美中不足，好事多魔'八个字紧相连属，瞬息间则又乐极悲生，人非物换，究竟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倒不如不去的好。"

书中一僧一道人说"好事多魔"而不是"好事多磨"，正与《楞严经》之魔有关联。

楞严经的基本结构，大约为"从破魔始，至破魔终"。一开始时，佛以阿难示堕因缘，自说神咒破魔；到末了，佛又自说五十种阴魔，教示首楞严行者如何觉知魔事、破魔，作为结束；于其中间，种种破立，皆是以破魔、破邪、破妄为主轴。

《傅青主先生年谱》记载傅山曾住伏魔祠："崇祯九年至京，寓琉璃厂伏魔祠；十月末，袁公入刑部狱，先生草揭帖，投通政司数上云云。"

第一十九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语　意绵绵静日玉生香

宝玉道:“连他的岁属也不问问，别的自然越发不知了。可见他白认得你了。可怜，可怜!”又问:“名字叫什么？”茗烟大笑道:“若说出名字来话长，真真新鲜奇文，竟是写不出来的。据他说，他母亲养他的时节做了一个梦，梦见得了一匹锦，上面是五色富贵万不断头的花样，所以他的名字叫作卍儿。”

卍儿。

傅山有著作《楞严经批注》，并在第一卷中明确批下“卍”字，如下。

《楞严经批注》
「即时如来从胸卍字，涌出宝光。」墨笔眉批:「卍。」[①]

《五灯会元》

第二十二回　听曲文宝玉悟禅机　制灯迷贾政悲谶语
三人果然都往宝玉屋里来。一进来，黛玉便笑道:“宝玉，我问你:至贵者是‘宝’，至坚者是‘玉’。尔有何贵？尔有何坚？”宝玉竟不能答。三人拍手笑道:“这样钝愚，还参禅呢。”黛玉又道:“你那偈末云:‘无可云证，是立足境。’固然好了，只是据我看，还未尽善。我再续两句在后。”因念云:“无立足境，是方干净。”宝钗道:“实在这方悟彻。当日南宗六祖惠能，初寻师至韶州，闻五祖弘忍在黄梅，他便充役火头僧。五祖欲求法嗣，令徒弟诸僧各出一偈。上座神秀说道:‘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彼时惠能在厨房碓米，听了这偈，说道:‘美则美矣，了则未了。’因自念一偈曰:‘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尘埃？‘五祖便将衣钵传他。今儿这偈语，亦同此意了。只是方才这句机锋，尚未完全了结，这便丢开手不成？”

薛宝钗说的六祖惠能的故事出自宋代《五灯会元》。《五灯会元・卷第一》中的《弘忍传》记载:

五祖弘忍大满禪師五祖弘忍大師者，蕲州黃梅人也。先為破頭山中栽松道者。

神秀窃聆众誉，不复思惟，乃于廊壁书一偈曰:“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

卢至夜，密告一童子，引至廊下，卢自秉烛，请别驾张日用于秀偈之侧，写一偈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祖后见此偈曰:“此是谁作，亦未见性。”

傅山著有《五灯会元批注》，在《弘忍传》处有批注:

五祖弘忍大師。「蕲州黃梅人也。先為破頭山中栽松道者。」「先爲」中間硃筆旁批:「世。」
「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悄既無種，無性亦無生。」墨筆眉批:「有情來下種。」[②]

书中秦钟之名谐音“情种”。

① 《傅山全书》第六册第 303 页
② 《傅山全书・第六册》第 340 页

《翻译名义集》

第一十九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语　意绵绵静日玉生香

宝玉道:“连他的岁属也不问问，别的自然越发不知了。可见他白认得你了。可怜，可怜!”又问:“名字叫什么？”茗烟大笑道:“若说出名字来话长，真真新鲜奇文，竟是写不出来的。据他说，他母亲养他的时节做了一个梦，梦见得了一匹锦，上面是五色富贵万不断头的花样，所以他的名字叫作卍儿。”

“五色富贵万不断头的花样”，即“卍”字。隐面下，卍儿的原型为吴三桂；康熙十二年（1673 年）吴三桂于起兵反清，并发动三藩之乱，以反清复明为号召，自称周王；康熙十七年（1678 年）吴三桂在湖南衡阳称帝，国号为周，建元昭武，同年在长沙病逝[①]；武则天在公元 690 年改国号唐为周，自立为武周皇帝；吴三桂自立为周王，称帝时的国号也为周。

第六十九回　弄小巧用借剑杀人　觉大限吞生金自逝

夜来合上眼，只见他小妹子手捧鸳鸯宝剑前来说:“姐姐，你一生为人心痴意软，终吃了这亏。休信那妒妇花言巧语，外作贤良，内藏奸狡，他发恨定要弄你一死方休。若妹子在世，断不肯令你进来，即进来时，亦不容他这样。此亦系理数应然，你我生前淫奔不才，使人家丧伦败行，故有此报。你依我将此剑斩了那妒妇，一同归至警幻案下，听其发落。不然，你则白白的丧命，且无人怜惜。”

尤二姐梦中见尤三姐“手捧鸳鸯宝剑前来”说要“将此剑斩了”王熙凤。

傅山著有《翻译名义集批注》，对其中梦中有人持剑斩人头的情节有批注，如下。

《翻译名义集批注》

「求那跋陀罗：跋陀自愧未善宋言，旦夕礼忏，求观世音。忽梦有人白服持剑擎一人头来，谓陁曰：何故忧耶？陀以意对，答曰：不须多忧。即便以剑易于跎首，更安新头。问曰：得无痛耶？ 答曰：不痛。即寤。心神喜悦，于是就讲，辩注若流，后还扬都。」墨笔眉批:「梦换新头，能宋语。」[②]

《翻译名义集批注》仅有《集一》，未见《集六》部分。《翻译名义集・集六》其中与“卍”相关部分摘录如下。

集六・唐梵字體篇第五十五

卍。熏聞曰:“志誠纂要云:梵云:‘室利靺瑳’。此云‘吉祥海雲’。如來胸臆有大人相。形如 字，名‘吉祥海雲’。華嚴音義云:案‘卍’字，本非是字。大周長壽二年。主上權制此文。著於天樞，音之為‘萬’。謂吉祥萬德之所集也。”經中上下據漢本總一十七字。同呼為“萬”。依梵文有二十八相云云 。

[①] zh.wikipedia.org/wiki/吴三桂

[②] 《傅山全书・第六册》第 357 页

《周易兼义批注》

第　五　回　贾宝玉神游太虚境　警幻仙曲演红楼梦

［留余庆］留余庆，留余庆，忽遇恩人；幸娘亲，幸娘亲，积得阴功。

余庆，前代为后代所遗留下来的福泽。《易经·坤文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第一十三回　秦可卿死封龙禁尉　王熙凤协理宁国府

接着，便又听喝道之声，原来是忠靖侯史鼎的夫人来了。

第一十四回　林如海捐馆扬州城　贾宝玉路谒北静王

余者更有南安郡王之孙，西宁郡王之孙，忠靖侯史鼎，平原侯之孙世袭二等男蒋子宁，定城侯之孙世袭二等男兼京营游击谢鲸，襄阳侯之孙世袭二等男戚建辉，景田侯之孙五城兵马司裘良。

书中忠靖侯名叫史鼎。傅山初名命鼎臣，后改名山。傅山在《周易兼义批注》中有《鼎》一则：

「鼎：元吉，亨。」墨筆眉批：「衛風河廣篇序，正義引易鼎卦注云：嫁于天子，雖失禮，無出道，遠之而已。」

第一十八回　林黛玉误剪香囊袋　贾元春归省庆元宵

贾政亦含泪启道：“……惟朝乾夕惕，忠于厥职外，愿我君万寿千秋，乃天下苍生之同幸也。……”

《易经·乾卦》：“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乾乾，自强不息。惕，小心谨慎。

第一十八回　林黛玉误剪香囊袋　贾元春归省庆元宵

“红香绿玉”改作“怡红快绿”。即名曰“怡红院”。

书中有怡红院。傅山在《周易兼义批注》中有《周易杂卦》一则：

墨筆眉批：「豫怠，作怡。」

第三十一回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双星

湘云听了由不得一笑，说道：“我说你不用说话，你偏好说。这叫人怎么好答言？天地间都赋阴阳二气所生，或正或邪，或奇或怪，千变万化，都是阴阳顺逆。多少一生出来，人罕见的就奇，究竟理还是一样。”翠缕道：“这么说起来，从古至今，开天辟地，都是阴阳了？”

阴阳。

第五十二回　俏平儿情掩虾须镯　勇晴雯病补雀金裘

宝钗因笑道：“下次我邀一社，四个诗题，四个词题。每人四首诗，四阕词。头一个诗题《咏〈太极图〉》，限一先的韵，五言律，要把一先的韵都用尽了，一个不许剩。”宝琴笑道：“这一说，可知是姐姐不是真心起社了，这分明难人。若论起来，也强扭的出来，不过颠来倒去弄些《易经》上的话生填，究竟有何趣味。……”

《太极图》与《易经》。

广义的《易》包括《周易》和《易传》。由于《周易》文字含义随时代演变，内容在春秋战国时便已不易读懂，相传孔子撰写了《十翼》，又称为《易传》，以解读《周易》。《周易》没有提出阴阳与太极的概念，《易传》提出了阴阳与太极的概念。

傅山著有《周易兼义批注》[①]。

《石鼓文》

第一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后来，又不知过了几世几劫，因有个空空道人访道求仙，忽从这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经过，忽见一大块石上字迹分明，编述历历。空空道人乃从头一看，原来就是无材补天，幻形入世，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携入红尘，历尽离合悲欢炎凉世态的一段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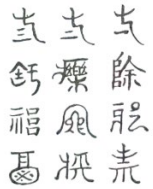
第　三　回　金陵城起复贾雨村　荣国府收养林黛玉

宝玉笑道："我送妹妹一妙字，莫若'颦颦'二字极妙。"

第　八　回　比通灵金莺微露意　探宝钗黛玉半寒酸

那顽石亦曾记下他这幻相并癞僧所镌的篆文，今亦按图画于后。但其真体最小，方能从胎中小儿口内衔下。今若按其体画，恐字迹过于微细，使观者大废眼光，亦非畅事。故今只按其形式，无非略展些规矩，使观者便于灯下醉中可阅。今注明此故，方无"胎中之儿口有多大，怎得衔此狼狈蠢大之物等语之谤。

通灵宝玉正面图式　　通灵宝玉反面图式



宝钗看毕，又从新翻过正面来细看，口内念道："莫失莫忘，仙寿恒昌。"念了两遍，乃回头向莺儿笑道："你不去倒茶，也在这里发呆作什么？"莺儿嘻嘻笑道："我听这两句话，倒象和姑娘的项圈上的两句话是一对儿。"宝玉听了，忙笑道："原来姐姐那项圈上也有八个字，我也鉴赏鉴赏！"宝钗道："你别听他的话，没有什么字。"宝玉笑央："好姐姐，你怎么瞧我的了呢。"宝钗被缠不过，因说道："也是个人给了两句吉利话儿，所以錾上了，叫天天带着，不然，沉甸甸的有什么趣儿。"一面说，一面解了排扣，从里面大红袄上将那珠宝晶莹黄金灿烂的璎珞掏将出来。宝玉忙托了锁看时，果然一面有四个篆字，两面八字，共成两句吉谶。亦曾按式画下形相：

璎珞正面式　　璎珞反面式

[①] 《傅山全书》第四册

音注云：不离不弃。

音注云：芳龄永继。

宝玉看了，也念了两遍，又念自己的两遍，因笑问：“姐姐这八个字倒真与我的是一对。”莺儿笑道：“是个癞头和尚送的，他说必须鏊在金器上……”。

此回明确说通灵宝玉正反面的文字是“那顽石”“幻相”上“癞僧所镌的篆文”。即此处的篆文是刻在石头上的文字，即刻石文字。然而这些篆文并不能全部在篆文字典中找到，它们中有一些是异体字，或是书写者自创的字。

“高经十二丈、方经二十四丈顽石”“幻形入世”又“复还本质”后，“一大块石上字迹分明，编述历历”。这也是在大块石头上刻上大量的文字。这是碑文，也为刻石文字。

中国现存最早的刻石文字为石鼓文。石鼓文刻于十座花岗岩石上，因石墩形似鼓，故称为“石鼓”。石鼓文上承西周金文，下启秦代小篆，与先秦时期的大篆又有所不同，可以说是大篆与小篆之间的一种书体。其笔法方正、均衡，布局紧凑，笔法圆阔，具有明显的动感。

全祖望《阳曲傅青主先生事略》说傅山“工书，自大小篆，隶以下，无不精，兼工画”。傅山有大篆、小篆、隶书、楷书、行书、草书、草篆书法作品传世。

在这些传世书法作品中，傅山大量使用异体字。在以多种字体书写的《嗇庐妙翰》中，傅山古体异体杂用，甚至自造文字。在《嗇庐妙翰》中的篆书都是大篆。在《嗇庐妙翰》中用行草抄写的《庄子·天运篇》的东施效颦的故事原文为：“故西施病心而瞲其里，其里之丑人见之而美之，归亦捧心而瞲其里。其里之富人见之，坚闭门而不出；贫人见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瞲美而不知瞲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穷哉 !”其中“瞲”同“顰”，“顰”是“瞲”的异体字，“瞲”字的含义为因恨而瞪眼张目。这四个“瞲”字，傅山在书写的时候将左侧的“目”偏旁，横放入了“賓”字的当中，形成一个自造字。在该卷的隶书中，傅山将“天”、“地”二字用《易经》八卦中的“乾”、“坤”二卦的符号代替。在这两处书法造字处，傅山都有注解，说明傅山掌握了书法自造字的技巧。

傅山说：“不知篆籀从来而讲字学书法，皆寐也，适发明者一笑。”

傅山说：“楷书不知篆隶之变，任写到妙境，终是俗格。钟王之不可测处，全得自阿堵。老夫实实看破地，工夫不能纯至耳，故不能得心应手。若其偶合，亦有不减古人之分厘处。及其篆隶得意，真足吁骇，觉古籀真行草隶，本无差别。”（“阿堵”是晋朝时的俗语，即“这个”的意思）

通灵宝玉上的字的图示为书中唯一的刻石文字书法作品，大块石上的字为《石头记》，为书中最长的刻石文字作品。石鼓文为最早的刻石文字。傅山著有《石鼓文集注》。通灵宝玉上的字有自造字，傅山书法作品中多有异体字，有自造字。通灵宝玉上的字为篆书，傅山擅长篆书，有篆书作品传世，强调要知字之“篆籀从来”。通灵宝玉上的字有古意，为“癞僧所镌”，傅山强调“作字先做人，人奇字自古”。

《尔雅》

第七十八回　老学士闲征姽婳词　痴公子杜撰芙蓉诔

【庚辰双行夹批:《离骚》:「鸷鸟之不群兮。」又语:「吾令鸠为媒兮，鸠告余以不好。雄鸠之鸣逝兮，余犹恶其佻巧。」注：鸷特立不群，故不于……。羽毒杀人。鸠多声有如人之多言不实。睪翳，音孚抽。翻车网。《诗经》:「雉离于罗。」《尔雅》:「翳谓之罗。」】

作书人在脂批中提及《尔雅》。《尔雅》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训诂书，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单语言词典，全书收词语四千多个。

傅山著有《尔雅注疏批注》。

《广韵》

第三十七回　秋爽斋偶结海棠社　蘅芜苑夜拟菊花题

迎春笑道:“就是门字韵，‘十三元’了。头一个韵定要这‘门’字。”说着，又要了韵牌匣子过来，抽出“十三元”一屉，又命那小丫头随手拿四块。那丫头便拿了“盆”“魂”“痕”“昏”四块来。

第四十一回　贾宝玉品茶拢翠庵　刘姥姥醉卧怡红院

一个旁边有一耳，杯上镌着“瓠瓟罍”三个隶字，后有一行小真字是“晋王恺珍玩”，又有“宋元丰五年四月眉山苏轼见于秘府”一行小字。

第四十八回　滥情人情误思游艺　慕雅女雅集苦吟诗

黛玉道:“昨夜的月最好，我正要诌一首，竟未诌成，你竟作一首来。‘十四寒’的韵，由你爱用那几个字去。”

香菱怔怔答道:“‘闲’字是‘十五删’的，你错了韵了。”

第七十六回　凸碧堂品笛感凄清　凹晶馆联诗悲寂寞

湘云道:“偏又是‘十三元’了。这韵少，作排律只怕牵强不能押韵呢。少不得你先起一句罢了。”

“十三元”、“十四寒”、“十五删”都指作诗押韵所用韵部。明代文人用平水韵。平水韵的作者金人王文郁为山西平水人。其著作《平水新刊韵略》的基础为《广韵》，即《大宋重修广韵》。《广韵》与《集韵》都是北宋时期的韵书。《集韵》比《广韵》多收了一倍的字，达五万多字，收录大量异体字，为中国古代收字最多的字书。

“瓠瓟罍”这三个字不能在明代通行的平水韵韵书中全部查到，需查更早的韵书，《广韵》与《集韵》。《集韵・卷二》中记载：“瓠：瑞瓜”。《广韵・庖》中记载：“瓟：似瓠可为饮食器”。《广韵・槫》中记载：“罍：玉爵礼记曰夏后氏以盏商以罍周以爵。”

傅山著有《广韵批注》。

《六书索隐》

第　一　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士隐接了看时，原来是块鲜明美玉，上面字迹分明，镌着“通灵宝玉”四字，后面还有几行小字。

“鲜明美玉”点出“明”“玉”二字。隐面下，通灵宝玉的原型为明太祖朱元璋刻制的大“明”皇帝“玉”玺。

第　八　回　比通灵金莺微露意　探宝钗黛玉半寒酸

那顽石亦曾记下他这幻相并癞僧所镌的篆文，今亦按图画于后。

通灵宝玉正面图式　　通灵宝玉反面图式

玉宝灵通　　三二一

仙莫　　知疗除

寿失　　祸冤邪

恒莫　　福疾崇

昌忘

此处通灵宝玉正反面图示上的字为篆书。

第　三　回　金陵城起复贾雨村　荣国府收养林黛玉

【宝玉通灵可爱，天生有眼堪穿。万年幸一遇仙缘，从此春光美满。随时喜怒哀乐，远却离合悲欢。地久天长香影连，可意方舒心眼。】【宝玉衔来，是补天之余，落地已久，得地气收藏，因人而现。其性质内阳外阴，其形体光白温润，天生有眼可穿，故名曰宝玉，将欲得者尽宝爱此玉之意也。】

此处两段批语都提到宝玉“天生有眼可穿”。

明杨慎撰《六书索隐》收录了大量古文籀书字，并加以注解。其中第五卷中，有一个字，其字形为一个圆角方形内有四个小圆圈，注解为“古文玉，象穿孔之形”。傅山在《仙游诗十二屏》（日本澄怀堂藏）中的篆书条屏中写有这个古文篆书玉字，正是一个大圈内有四个小圈。这样的“玉”，正是“天生有眼可穿”。

傅山著有《六书索隐批注》。

第　八　回　比通灵金莺微露意　探宝钗黛玉半寒酸

宝玉忙托了锁看时，果然一面有四个篆字，两面八字，共成两句吉谶。亦曾按式画下形相：

璎珞正面式　　璎珞反面式

音注云：不离不弃。

音注云：芳龄永继。

第四十一回　贾宝玉品茶拢翠庵　刘姥姥醉卧怡红院

妙玉便斟了一罍，递与宝钗。那一只形似钵而小，也有三个垂珠篆字，镌着“点犀盉”。

汉字的发展，大致分为古文、篆书、隶书、楷书四个阶段，篆书又有大篆、小篆之分。大篆又有籀文、籀篆、籀书、史书之称。小篆又名玉筋篆，较之大篆，形体笔画均已省简，而字数日增。垂露篆的特点是在篆书笔画的末端做特殊处理，收笔时圆润饱满，含而不露，像坠着一颗露珠一样。

明杨慎撰《六书索隐》在其《自序》中说“取《说文》所遗，汇萃成编。以古文籀书为主，若小篆则旧籍已著，予得而略”，是研究古文篆字的专门书籍。

傅山著有《六书索隐批注》，对篆书有研究，有许多篆书书法作品。

第一十九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语　意绵绵静日玉生香

宝玉道:“连他的岁属也不问问，别的自然越发不知了。可见他白认得你了。可怜，可怜!”又问:“名字叫什么？”茗烟大笑道:“若说出名字来话长，真真新鲜奇文，竟是写不出来的。据他说，他母亲养他的时节做了一个梦，梦见得了一匹锦，上面是五色富贵万不断头的花样，所以他的名字叫作卍儿。”

傅山在《六书索隐批注》第四卷中明确对“卍”字做了批注，如下。

《六书索隐批注》

「卍,『萬』同。『一』象數之横,『十』象數之縱。『十』字象數之縱横。『萬』字，縱横之上又加縱横，多之極也。楚地有卍城。唐勒奏土雲:『我之先楚也，世霸南土，由越以至葉陲，弘境，故曰卍城，篆作『卍』，而隸作『萬』。作方圓之方，大謬。」墨筆眉批:「華嚴音義雲:『案卍字本非是字。武氏大周長壽二年，主上權判此文著於天樞，音雲為萬。據此庚勤』云云，則本有此字也。」[①]

《隶释》

第四十一回　贾宝玉品茶拢翠庵　刘姥姥醉卧怡红院

又见妙玉另拿出两只杯来。一个旁边有一耳，杯上镌着“瓠瓟罍”三个隶字，后有一行小真字是“晋王恺珍玩”，又有“宋元丰五年四月眉山苏轼见于秘府”一行小字。

“瓠瓟罍”是三个隶字。《隶释》为宋代金石学著作，是中国现存最早集录汉、魏及西晋石刻文字专著。凡二十七卷，南宋乾道三年成书。编者洪适酷嗜汉碑，开集录石刻文字之先，将所见汉碑之隶书改用楷书释定写出，对异体字则保留原状。录文后附加有关考释，详

[①] 《傅山全书》第四册第 46 页

注石刻中所涉及史实、人物、石刻形制、所在地等。

傅山著有《隶释批注》。

《文选》

第一十七回　会芳园试才题对额　贾宝玉机敏动诸宾

宝玉道："……想来《离骚》《文选》等书上所有的那些异草，也有叫作什么蘼芜姜荨的，也有叫什么纠纽紫绛的，还有石帆、水松、扶留等样，【庚辰双行夹批：左太冲《吴都赋》。】又有叫作什么绿蒻的，还有什么丹椒、蘼芜、风连。如今年深岁改，人不能识，故皆象形夺名，渐渐的唤差了，也是有的。"

贾宝玉此处提到的异草出自《昭明文选》中左太冲著《吴都赋》：

尔乃地势坱圠，卉木跃茑。遭藪为圃，值林为苑。异荂蓫蘱，夏晔冬蒨。方志所辨，中州所羡。草则蘼蕪豆蔻，姜汇非一。江蓠之属，海苔之类。纠纽紫绛，食葛香茅。石帆水松，东风扶留。布濩皋泽，蝉联陵丘。夤缘山岳之岠，幂历江海之流。

贾宝玉说的《文选》，即《昭明文选》，是中国现存的最早一部诗文总集，由南朝梁武帝的长子萧统组织文人共同编选。萧统死后谥"昭明"，所以他主编的这部文选称作《昭明文选》。

《昭明文选》卷第三十二为《骚上》，卷第三十三为《骚下》，包含《离骚》《九歌》《九辩》等篇。在《骚上・离骚经》中记载："序曰：离骚经者，屈原之所作也。屈与楚同姓，仕于怀王，为三闾大夫。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妒害其能，共谮毁之。王乃流屈原。原乃作离骚经，不忍以清白久居浊世，遂赴汨渊自投而死也。"

从贾宝玉可以随口说出《昭明文选》文中的句子来看，作书人是熟读《昭明文选》的。

傅山著有《文选批注》，对屈平《离骚经一首》有批注：

题下墨筆批："吾、余、我、予、朕互用。廿四'吾'，四十七'余'，四'朕'，四'予'二'我'。"[①]

又将离骚中所有用到的一两百个韵字全部列举了出来。

脂批提到"左太冲《吴都赋》"。傅山著有《文选批注》，对左太冲《吴都赋》作了大量批注。特别有：

「出乎大荒之中，行乎東極之外。」墨筆眉批:「出乎大荒，行乎東極。」[②]

① 《傅山全集》第十册第 134 页

② 《傅山全集》第十册第 19 页

第一回开篇就提到“大荒山”:“原来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于大荒山无稽崖练成高经十二丈、方经二十四丈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

第三十七回　秋爽斋偶结海棠社　蘅芜苑夜拟菊花题

因思及历来古人中处名攻利敌之场，犹置一些山滴水之区，远招近揖，投辖攀辕，务结二三同志盘桓于其中，或竖词坛，或开吟社，虽一时之偶兴，遂成千古之佳谈。

攀辕，攀辕卧辙，成语，意思是拉住车辕，躺在车道上，不让车走，表示挽留好官。出自《昭明文选》中沈约撰写的《齐故安陆昭王碑文》:“攀车卧辙之恋，争涂忘远”。

第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题五美吟　浪荡子情遗九龙佩

虞姬

肠断乌骓夜啸风，虞兮幽恨对重瞳。

黥彭甘受他年醢，饮剑何如楚帐中。

“黥彭”，黥指黥布，彭指彭越。史记中为此俩人都做了传，见《史记·黥布列传》、《史记·魏豹彭越列传》。

傅山在《文选批注》中对《汉高祖功臣颂一首》的批注里直接提到了黥布与彭越:

漢高祖功臣頌一首

「彭越觀時」。墨筆眉批:「梁王彭越。」

「烈烈黥布」。墨筆眉批:「淮南王黥布。」[①]

第七十六回　凸碧堂品笛感凄清　凹晶馆联诗悲寂寞

黛玉听了，不禁也起身叫妙，说:“这促狭鬼，果然留下好的。这会子才说‘棔’字，亏你想得出。”湘云道:“幸而昨日看《历朝文选》见了这个字，我不知是何树，因要查一查。宝姐姐说不用查，这就是如今俗叫作明开夜合的。我信不及，到底查了一查，果然不错。看来宝姐姐知道的竟多。”

史湘云说《历朝文选》上有“棔”字，薛宝钗说这树也叫明开夜合。明末清初吴景旭撰的《历代诗话》卷三十六记载：合棔，即合昏，即夜合花，又叫朝舒夕敛。史湘云对的诗句为“庭烟敛夕棔”。

“朝舒夕敛”是书面语，俗话就可叫做“明开夜合”。棔，字形为“木”“昏”，隐面下的含义为：朱，为赤心木；朱明王朝犹如一颗大树，已经到了黄昏之时，即走向没落覆亡。

傅山在杂记中“桧树”条下直接提到了史湘云要查的“棔树”:

檜，柏葉松身。不識棔者，謂卽檜。書注:「馬融曰：白棔，是今晉地自有棔樹，鬚似松而皮白，所謂白松也。」柏葉松身之檜，與此迥殊。[②]

傅山有为好友戴枫仲作的短文《历代文选叙》，其第一句为“昭余之戴，再世着本朝甲

① 《傅山全书》第十册第 163 页

② 《傅山全书》第三册第 356 页

科。”“历代文选”与《历朝文选》表述相近，且同义。从这篇短文的内容来看，是戴枫仲编了《历代文选》一书，包含了七百多篇文章，因而请好友傅山作此文。此文收录在《霜红龛集》中，其雕版至今仍在，藏于太原市晋祠博物馆。

生于明正德年间的藏书家姚翼编有五十卷的《历朝文选》，选录自先秦至明代名家文章凡三百四十九篇。经过软件扫描检查，此书并不包含“棔”字。因此《历朝文选》的书籍原型可能是傅山好友编的《历代文选》。

在第二十九回中，贾珍对贾母说“第三本是《南柯梦》”。《南柯记》第十三出《尚主》中提到了夜合欢与合欢酒，“槐安国里春生酒。花烛堂中夜合欢。国主娘娘钦赐驸马公主合卺之酒。〔生旦叩头谢恩介老〕驸马公主。饮合欢之酒。”崇祯帝自缢于景山一棵歪脖子槐树下，朱明王朝犹如大槐树下的南柯一梦，最终“庭烟敛夕棔”。

《古文苑》

第七十八回　老学士闲征姽婳词　痴公子杜撰芙蓉诔

何必不远师楚人之《大言》、《招魂》、《离骚》、《九辩》、《枯树》、《问难》、《秋水》、《大人先生传》等法

枯树，指枯树赋。

第七十八回　老学士闲征姽婳词　痴公子杜撰芙蓉诔

素女约于桂岩，宓妃迎于兰渚。

“素女”，神女名，善弹瑟。《史记・封禅书》记载：“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为二十五弦。”

此处“素女”、“宓妃”对偶的使用，应出自《古文苑》卷一中收录的西汉时期杨雄的《太玄赋》一文：“听素女之清兮，观宓妃之妙曲。”

《古文苑》是周到南朝齐诗文总集，有诗、赋、杂文共 260 篇，编者不详，北宋孙洙得自佛寺经龛之中。

傅山著有《古文苑批注》，且对《古文苑》中收录的《枯树赋》有批注。相关部分摘录如下。

卷之七

枯樹賦 庾信

題注:「其後跋云右枯樹賦二卷，乃褚河南眞跡也。」墨筆眉批:「褚遂良書枯樹賦。」

《史记》

第　三　回　金陵城起复贾雨村　荣国府收养林黛玉

【甲戌眉批：“真有这样标致人物”出自凤口，黛玉丰姿可知。宜作史笔看。】

史笔。

第　三　回　金陵城起复贾雨村　荣国府收养林黛玉

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

“心较比干多一窍”，比干，商代贵族，纣王的诸父，官为少师，因强谏触怒纣王而被处死。《史记·殷本纪》：“（比干）乃强谏纣。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剖比干观其心。”

第一十三回　秦可卿死封龙禁尉　王熙凤协理宁国府

【靖：此回可卿梦阿凤，作者大有深意，惜已为末世，奈何奈何！贾珍虽奢淫，岂能逆父哉？特因敬老不管，然后恣意，足为世家之戒。“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作者用史笔也。老朽因有魂托凤姐贾家后事二件，岂是安富尊荣坐享人能想得到者？其事虽未行，其言其意，令人悲切感服，姑赦之，因命芹溪删去“遗簪”、“更衣”诸文，是以此回只十页，删去天香楼一节，少去四五页也。】

“遗簪”、“更衣”，《史记·滑稽列传》：“前有堕珥，后有遗簪。”《史记·外戚世家》：“是日，武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轩中，得幸。”

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杨妃戏彩蝶　埋香冢飞燕泣残红

未若锦囊收艳骨，一抔净土掩风流。

一抔土，指坟墓。出自《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假令愚民取长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这里指花冢。汉长陵为汉高祖陵。明十三陵中，长陵为明成祖朱棣之陵。

第五十回　芦雪广争联即景诗　暖香坞创制春灯谜

李纨笑道：“‘观音未有世家传’，打《四书》一句。”

“观音未有世家传”，史书上没有为观世音作世家传记。世家，《史记》传记中的一体，通常记世袭封国诸侯事迹。

第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题五美吟　浪荡子情遗九龙佩

虞姬

肠断乌骓夜啸风，虞兮幽恨对重瞳。

黥彭甘受他年醢，饮剑何如楚帐中。

“虞姬”、“骓”，《史记·项羽本纪》中记载“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又记载项羽对虞姬作悲歌说：“力拔山兮气盖世， 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重瞳”，《史记·项羽本纪》记载：“太史公曰：吾闻之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子”，又闻项羽亦重瞳子。羽岂其苗裔邪？”

“黥彭”，黥指黥布，彭指彭越。史记中为此俩人都做了传，见《史记·黥布列传》、《史

记・魏豹彭越列传》。

第六十九回　弄小巧用借剑杀人　觉大限吞生金自逝

【蒙回前总评：写凤姐写不尽，却从上下左右写。写秋桐极淫邪，正写凤姐极淫邪；写平儿极义气，正写凤姐极不义气；写使女欺压二姐，正写凤姐欺压二姐；写下人感戴二姐，正写下人不感戴凤姐。史公用意非念死书子之所知。】

史公，司马迁。

第七十回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云偶填柳絮词

韶华休笑本无根，好风频借力，送我上青云！

“送我上青云”，青云，高天，也用以指名位高。《史记・伯夷列传》中记载“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

第七十八回　老学士闲征姽婳词　痴公子杜撰芙蓉诔

龟呈洛浦之灵，兽作咸池之舞。

“兽作咸池之舞”，《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夔曰：‘于！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

傅山著有《史记列传批注（残本）》[①]。在《卷五十二 平津侯主父列傳》中，傅山批注中的“土崩”、“瓦解”二词正如大明的结局：

「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於瓦解，古今一也 。」硃筆眉批:「土崩。瓦解。」

「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硃筆眉批:「瓦解。」

「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硃筆眉批:「土崩。」

《诗经》

第　五　回　贾宝玉神游太虚境　警幻仙曲演红楼梦

又有一副对联，大书云：厚地高天，堪叹古今情不尽；痴男怨女，可怜风月债难偿。

“厚地高天”，出自《诗经・小雅・正月》：“谓天盖高，不敢不局；谓地盖厚，不敢不蹐”。“局”通“跼”，拘束、戒慎。蹐，小步行走、畏缩。

［虚花悟］……说什么，天上夭桃盛，云中杏蕊多。……

第一十七回　会芳园试才题对额　贾宝玉机敏动诸宾

宝玉只得念道：新涨绿添浣葛处，好云香护采芹人。

“浣”、“葛”，出自《诗经・周南・葛覃》：“薄浣我衣（指葛衣）。”

“采芹”，出自《诗经・鲁颂・泮水》：“思乐泮水，薄采其芹。”

[①] 《傅山全书》第七册

第一十八回　林黛玉误剪香囊袋　贾元春归省庆元宵

高柳喜迁莺出谷，修篁时待凤来仪。

“高柳喜迁莺出谷”，出自《诗经·小雅·伐木》：“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嘤其鸣矣，求其友声。”

第二十八回　蒋玉菡情赠茜香罗　薛宝钗羞笼红麝串

唱毕，饮了门杯，说道：“桃之夭夭。”

“夭桃”、“桃之夭夭”，出自《诗经·周南·桃夭》：“桃之夭夭。”夭夭，美而盛的样子。

第五十三回　宁国府除夕祭宗祠　荣国府元宵开夜宴

两旁有一副长联，写道是：肝脑涂地，兆姓赖保育之恩；功名贯天，百代仰蒸尝之盛。

“蒸尝”，祭祀。冬祭叫蒸，亦作“烝”。语出《诗经·小雅·天保》。

第六十二回　憨湘云醉眠芍药茵　呆香菱情解石榴裙

探春知他射着，用了“鸡栖于埘”的典，二人一笑，各饮一口门杯。

鸡栖于埘，出自《诗经·王风·君子于役》：“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埘，墙上挖洞做成的鸡窠。

第七十七回　俏丫鬟抱屈夭风流　美优伶斩情归水月

偏又娶了个多情美色之妻，见他不顾身命，不知风月，一味死吃酒，便不免有蒹葭倚玉之叹，红颜寂寞之悲。

蒹葭倚玉，低贱的芦荻倚着高贵的玉树。比喻两个品貌、地位极不相称的人相处在一起。

第七十八回　老学士闲征姽婳词　痴公子杜撰芙蓉诔

号令秦姬驱赵女，艳李秾桃临战场。

艳李秾桃，喻美女，指恒王的姬妾们。《诗经·召南·何彼秾矣》：“何彼秾矣，华如桃李。”

第七十八回　老学士闲征姽婳词　痴公子杜撰芙蓉诔

连天衰草，岂独蒹葭；匝地悲声，无非蟋蟀。

蒹葭：蒹，没有长穗的荻；葭，初生的芦苇。《诗经·秦风·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固鬼蜮之为灾，岂神灵而亦妒。

蜮，传说中水边的一种害人虫，能含了沙射人的影子，人被射后就要害病。《诗经·小

雅·何人斯》:“为鬼为蜮。”

《诗经》是周代至春秋时代诗歌的总集，由汉代毛亨作传的称为《毛诗》，汉代郑玄曾加以笺注。到了唐代，孔颖达又为之作疏，称为《毛诗正义》或《毛诗注疏》。

傅山著有《毛诗注疏批注》、《诗经物类编》。

《汉书》

第　一　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空空道人遂向石头说道:“石兄，你这一段故事，据你自己说有些趣味，故编写在此，意欲问世传奇。据我看来，第一件，无朝代年纪可考，第二件，并无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其中只不过几个异样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亦无班姑蔡女之德能。我纵抄去，恐世人不爱看呢。” 石头笑答道:“我师何太痴耶！若云无朝代可考，今我师竟假借汉唐等年纪添缀，又有何难？……”

“班姑”,即班昭，东汉文学家、史学家，为班彪之女，班固、班超之妹。著《汉书》自班彪起，班固完成其主要部分。后班固因事入狱而死，汉和帝下诏让班昭续写《汉书》。

《汉书卷·九十七下 外戚传·第六十七下》记载：

孝成班婕妤，帝初即位选入后宫。始为少使，蛾而大幸，为婕妤，居增成舍，再就馆，有男，数月失之。成帝游于后庭，尝欲与婕妤同辇载，婕妤辞曰：“观古图画，贤圣之君皆有名臣在侧，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辇，得无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闻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婕妤诵诗及窈窕、德象、女师之篇。每进见上疏，依则古礼。

汉唐，汉朝与唐朝，皆为大一统王朝。

第　五　回　贾宝玉神游太虚境　警幻仙曲演红楼梦

案上设着武则天当日镜室中设的宝镜，一边摆着飞燕立着舞过的金盘，盘内盛着安禄山掷过伤了太真乳的木瓜。

《汉书·卷九十七下·外戚传第六十七下》有赵飞燕皇后传记，记载：

孝成赵皇后，本长安宫人。初生时，父母不举，三日不死，乃收养之。及壮，属阳阿主家，学歌舞，号曰飞燕。成帝尝微行出，过阳阿主，作乐。上见飞燕而说之，召入宫，大幸。有女弟复召入，俱为婕妤，贵倾后宫。

第一十八回　林黛玉误剪香囊袋　贾元春归省庆元宵

贾政亦含泪启道:“……且今上启天地生物之大德，垂古今未有之旷恩，虽肝脑涂地，臣子岂能得报于万一!。……”

“肝脑涂地”，意谓感皇恩而愿以万死效忠朝廷。语出《汉书·苏武传》。原文为：

武曰:“武父子亡功德，皆为陛下所成就，位列将，爵通侯，兄弟亲近，常愿肝脑涂地。今

得杀身自效，虽蒙斧钺汤镬，诚甘乐之。臣事君，犹子事父也；子为父死，亡所恨。愿勿复再言！”

第三十七回　秋爽斋偶结海棠社　蘅芜苑夜拟菊花题

因思及历来古人中处名攻利敌之场，犹置一些山滴水之区，远招近揖，投辖攀辕，务结二三同志盘桓于其中，或竖词坛，或开吟社，虽一时之偶兴，遂成千古之佳谈。

投辖，陈遵投辖，成语，表示殷切挽留。辖，车轴头上固定车轮的装置。《汉书·陈遵传》：“遵耆酒，每大饮，宾客满堂，輒关门，取客车辖投井中，虽有急，终不得去。”辖，车轴两端的键。后以“投辖”指殷勤留客。杜甫《晚秋长沙蔡五侍御饮筵》诗：“甘从投辖饮，肯作致书邮。”

第五十回　芦雪广争联即景诗　暖香坞创制春灯谜

李绮道：年稔府粱饶。葭动灰飞管，

“霞动灰飞管”，出自《后汉书·志·律历上》，指以葭莩灰在哪个律管内飞出来候验当前是哪个节气到了。原文摘录如下：

截管为律，吹以考声，列以物气，道之本也。

候气之法，为室三重，户闭，涂衅必周，密布缇缦。室中以木为案，每律各一，内庳外高，从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莩灰抑其内端，案历而候之。气至者灰去。其为气所动者其灰散，人及风所动者其灰聚。

黛玉联道：缤纷入永宵。诚忘三尺冷，

“三尺”，剑，出自《汉书·高帝纪》：“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此非天命乎？”

第五十三回　宁国府除夕祭宗祠　荣国府元宵开夜宴

两旁有一副长联，写道是：肝脑涂地，兆姓赖保育之恩；功名贯天，百代仰蒸尝之盛。

肝脑涂地：形容惨死；也形容竭尽忠诚，任何牺牲都在所不惜。语出《汉书·苏武传》。

第五十一回　薛小妹新编怀古诗　胡庸医乱用虎狼药

淮阴怀古　其四

壮士须防恶犬欺，三齐位定盖棺时。

寄言世俗休轻鄙，一饭之恩死也知。

淮阴侯为张良。

《汉书》中有《张良传》。傅山著有《汉书批注》，其中对《张良传》做了批注：

卷四十

「良嘗學禮淮陽，東見滄海君。」注：「晉灼曰：「海神也。』如淳曰：『东夷君長也。』師古曰：『二說並非，蓋當時賢者之號也。』硃筆眉批：「晉灼、如淳，一竅不通之人。」

「武王入殷，表商容閭，其不可六矣。」硃筆眉批:「武王入殷以下，二、三、四、五、六不可，皆無足爲輕重，似非留侯語。」

「式箕子門，封比干墓，今陛下能乎？」硃筆旁批:「有何不能？」

「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以賜貧窮，今陛下能乎？」硃筆旁批:「有何不能？」

「倒載干戈，示不復用。」「休馬華山之陽，示無所爲。」「息牛桃林之墅，示天下不復輸積。」硃筆眉批:「倒載干戈，放牛歸馬，分明一事耳，分三段言之，何也？」[①]

第七十八回　老学士闲征姬嫗词　痴公子杜撰芙蓉诔

征嵩岳之妃，启骊山之姥。

《汉书・律历志》中记载:“骊山女亦为天子，在殷周间，皆不合经术。”骊山女到了唐宋以后传为女仙，并尊称为“姥”或“老母”。

傅山著有《汉书批注》。

《后汉书》

第　一　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空空道人遂向石头说道:“石兄，你这一段故事，据你自己说有些趣味，故编写在此，意欲问世传奇。据我看来，第一件，无朝代年纪可考，第二件，并无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其中只不过几个异样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亦无班姑蔡女之德能。我纵抄去，恐世人不爱看呢。”

班姑，即班昭。《后汉书・卷八十四・列女传》中记载:

扶风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姬。博学高才。世叔早卒，有节行法度。兄固著汉书，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诏昭就东观藏书阁踵而成之。

蔡女，蔡邕之女，即蔡文姬。《后汉书・卷六十下・蔡邕》为蔡邕传。《后汉书・卷八十四・列女传》中记载:

陈留董祀妻者，同郡蔡邕之女也，名琰，字文姬。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适河东卫仲道。夫亡无子，归宁于家。兴平中，天下丧乱，文姬为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左贤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与邕善，痛其无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赎之，而重嫁于祀。

胡笳动兮边马鸣，孤雁归兮声嘤嘤。乐人兴兮弹琴箏，音相和兮悲且清。

傅山在《后汉书批注》中有批注:

「董祀妻。」墨筆下批:「卽蔡文姬。」[②]

第　五　回　贾宝玉神游太虚境　警幻仙曲演红楼梦

[①] 《傅山全书》第七册第 53 页

[②] 《傅山全书》第七册第 103 页

也有四句言词，道是：可叹停机德，堪叹咏絮才。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

“停机德”出自《后汉书·列女传》。原文为：

河南乐羊子之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羊子尝行路，得遗金一饼，还以与妻。妻曰：“妾闻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况拾遗求利，以污其行乎！”羊子大惭，乃捐金于野，而远寻师学。一年来归，妻跪问其故。羊子曰：“久行怀思，无它异也。”妻乃引刀趋机而言曰：“此织生自蚕茧，成于机杼，一丝而累，以至于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断斯织也，则捐失成功，稽废时月。夫子积学，当日知其所亡，以就懿德。若中道而归，何异断斯织乎？”羊子感其言，复还终业，遂七年不反。妻常躬勤养姑，又远馈羊子。

停机德，指薛宝钗。隐面下的依据为：机，机杼，事物发生的枢纽；停机，停止使用国号“金”；德，“崇德”；薛宝钗的原型为清太宗皇太极；皇太极改后金国号为大清后的年号为“崇德”。

第九回　　恋风流情友入家塾　起嫌疑顽童闹学堂

只因生得妩媚风流，满学中都送了他两个外号，一号“香怜”，一号“玉爱”。谁都有窃慕之意，将不利于孺子之心，只是都惧薛蟠的威势，不敢来沾惹。【蒙双行夹批：诙谐得妙，又似李笠翁书中之趣语。】

“不利于孺子之心”，《后汉书·列传十九》注疏：“成王幼小，周公摄政，四国流言曰：‘公将不利于孺子。’”是说周武王死时把王位传给儿子周成王。因成王年纪尚小，未能亲政，因此由其叔父周公旦摄政代管朝务。周公旦的弟弟们管叔、蔡叔等人到处散布流言说周公旦要篡夺王位了。

第一十八回　林黛玉误剪香囊袋　贾元春归省庆元宵

贾政亦含泪启道：“臣，草莽寒门，鸠群鸦属之中，岂意得征凤鸾之瑞。今贵人上锡天恩，下昭祖德，此皆山川日月之精奇、祖宗之远德钟于一人，幸及政夫妇。……”

贵人：妃子，位次于皇后。《后汉书·皇后纪序》中记载：“光武中兴，六宫称号惟皇后、贵人。”

第五十回　芦雪广争联即景诗　暖香坞创制春灯谜

只见湘云站起来道：龙斗阵云销。野岸回孤棹，

《后汉书·光武帝纪》中记载：“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

傅山对《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第一上》与《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第一下》皆有多条批注。

第五十一回　薛小妹新编怀古诗　胡庸医乱用虎狼药

赤壁怀古　其一

赤壁沉埋水不流，徒留名姓载空舟。

喧阗一炬悲风冷，无限英魂在内游。

《后汉书・纪・孝献帝纪》记载:“曹操以舟师伐孙权，权将周瑜败之于乌林、赤壁。”

第五十一回　薛小妹新编怀古诗　胡庸医乱用虎狼药

交趾怀古　其二

铜铸金镛振纪纲，声传海外播戎羌。

马援自是功劳大，铁笛无烦说子房。

傅山著有《后汉书批注》，对《马援传》有批语，如下。

馬援傳

「援時與賓客飲，大笑曰：燒虜何敢復犯我。曉狄道長，歸守寺舍，良怖急者，可牀下伏。」

墨筆眉批:「妙語。」

「爲人明須髮，眉自如畫。」 注:「東觀記曰：援長七尺五寸。」墨筆眉批:「長七尺五寸，齊整人。」

「若授，所謂以死勤事者也。」珠筆改「授」爲「援」

「四年，封防潁陽侯，光爲許陽侯，兄弟二人各六千戶。」硃筆眉批:「凍靡衝，防爲羹高侯，朱氏玉溪子詩注引之。」[①]

第五十四回　史太君破陈腐旧套　王熙凤效戏彩斑衣

指湘云道:“我象他这么大的时节，他爷爷有一班小戏，偏有一个弹琴的凑了来，即如《西厢记》的《听琴》,《玉簪记》的《琴挑》,《续琵琶》的《胡笳十八拍》，竟成了真的了，比这个更如何？”众人都道:“这更难得了。”

《胡笳十八拍》相传是东汉女诗人蔡文姬创作的一首乐府诗。其首句为“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汉祚衰。”

第七十九回　薛文龙悔娶河东狮　贾迎春误嫁中山狼

走出来细看，不是别人，却是林黛玉，满面含笑，口内说道:“好新奇的祭文！可与曹娥碑并传的了。”

曹娥,《后汉书・列女传》中记载:

孝女曹娥者，会稽上虞人也。父盱，能弦歌，为巫祝。汉安二年五月五日，于县江泝涛迎婆娑神，溺死，不得尸骸。娥年十四，乃沿江号哭，昼夜不绝声，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至元嘉元年，县长度尚改葬娥于江南道傍，为立碑焉。

第七十八回　老学士闲征姽婳词　痴公子杜撰芙蓉诔

贾政道:“谁知次年便有‘黄巾’‘赤眉’一干流贼余党复又乌合，抢掠山左一带。……”

赤眉军是新莽末年起事的军队之一，因起事者将眉毛染红，示其别于政府军，故称作赤眉军。

[①] 《傅山全书》第七册第 129 页

傅山有抄写《后汉书・冯异》中下面三段文字的楷书书法作品存世，其中提到“赤眉”：

> 延岑据蓝田，王歆据下邽，芳丹据新丰，蒋震据霸陵，张邯据长安，公孙守据长陵，杨周据谷口，吕鲔据陈仓，角闳据汧，骆延据盩厔，任良据鄠，汝章据槐里，各称将军，拥兵多者万馀，少者数千人，转相攻击。异且战且行，屯军上林苑中。延岑既破赤眉，自称武安王，拜置牧守，欲据关中，引张邯、任良共攻异。异击破之，斩首千馀级，诸营保守附岑者皆来降归异。岑走攻析，异遣复汉将军邓晔、辅汉将军于匡要击岑，大破之，隆其将苏臣等八千馀人。岑遂自武关走南阳。
>
> 时，百姓饥饿，人相食，黄金一斤易豆五升。道路断隔，委输不至，军士委以果实为粮。诏拜南阳赵匡为右扶风，将兵助异，并送缣谷，军中皆称万岁。异兵食渐盛，乃稍诛击豪杰不从令者，褒赏降附有功劳者，悉遣其渠帅诣京师，散其众归本业。威行关中，惟吕鲔、张邯、蒋震遣使降蜀，其馀悉平。
>
> 明年，公孙述遣将程焉，将数万人就吕鲔出屯陈仓。异与赵匡迎击，大破之，焉退走汉川。异追战于箕谷，复破之，还击破吕鲔，营保降者甚众。其后蜀复数遣将间出，异辄摧挫之。怀来百姓，申理枉结，出入三岁，上林成都。[①]

第一段文字还提到“蓝田”、“长陵”、“上林苑”三个地名。

蓝田，在第三十七回中，有诗句“神仙昨日降都门，种得蓝田玉一盆。”长陵，位于陕西省咸阳市东，是汉高祖刘邦与吕后合葬墓。上林苑，秦汉时期的皇家园林，秦朝始建，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 138 年），加以扩建，方圆几百里。

隐面下，贾元春的原型为明成祖朱棣；大观园的原型为明皇家陵园北京十三陵；省亲别院的原型为长陵。

> 第　二　回　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
> 雨村笑道：“原来是他家。若论起来，寒族人丁却不少，自东汉贾复以来，支派繁盛，各省皆有，谁逐细考查得来？若论荣国一支，却是同谱。但他那等荣耀，我们不便去攀扯，至今故越发生疏难认了。”

《后汉书・贾复》中记载：

> 贾复字君文，南阳冠军人也。少好学，习《尚书》。事舞阴李生，李生奇之，谓门人曰：“贾君之容貌志气如此，而勤于学，将相之器也。”……时，下江、新市兵起，复亦聚众数百人于羽山，自号将军。

傅山对《后汉书・贾复传》有批注：

> 賈復傳
>
> 題上硃筆眉批：「雲臺第五。」[②]

---

① 《傅山致魏一鳌、戴廷栻手札》第 25 页

② 《傅山全书》第七册第 121 页

第三十二回　诉肺腑心迷活宝玉　含耻辱情烈死金钏

【蒙侧批：下笔时，用一“走”，文之大力，孟贲不苦也。】

相传孟贲力大无穷。傅山提到过孟贲。傅山在评论傅福时，从《后汉书·梁统列传》中转录了一段文字：“（永和四年）中常侍张逵、蘧政，内者令石光，尚方令傅福，冗从仆射杜永连谋，共谗商及中常侍曹腾、孟贲，云欲征诸王子，图议废立”。

傅山著有《后汉书批注》。

《晋书》

第　一　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至若佳人才子等书，则又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终不能不涉于淫滥，以致满纸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不过作者要写出自己的那两首情诗艳赋来，故假拟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出一小人其间拨乱，亦如剧中之小丑然。

《晋书》卷五十五《潘岳传》。潘岳，字安仁，后人多称潘安，古代著名美男，西晋文学家。

第　二　回　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子兴见他说得这样重大，忙请教其端。雨村道：“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恶两种，余者皆无大异。若大仁者，则应运而生，大恶者，则应劫而生。运生世治，劫生世危。尧，舜，禹，汤，文，武，周，召，孔，孟，董，韩，周，程，张，朱，皆应运而生者。蚩尤，共工，桀，纣，始皇，王莽，曹操，桓温，安禄山，秦桧等，皆应劫而生者。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恶者，挠乱天下。……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纵再偶生于薄祚寒门，断不能为走卒健仆，甘遭庸人驱制驾驭，必为奇优名倡。如前代之许由、陶潜、阮籍、嵇康、刘伶、王谢二族、顾虎头、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刘庭芝、温飞卿、米南宫、石曼卿、柳耆卿、秦少游，近日之倪云林、唐伯虎、祝枝山，再如李龟年、黄幡绰、敬新磨、卓文君、红拂、薛涛、崔莺、朝云之流。此皆易地则同之人也。”

桓温，《晋书》中有《王敦 桓温列传》。桓温，字元子，东晋重要将领及权臣、军事家，谯国桓氏代表人物，因领兵消灭成汉而声名大盛，又曾三次领导北伐，掌握朝政并曾操纵废立，更有意夺取帝位，但未能如愿。其子桓玄后来一度篡夺东晋帝位而建立桓楚，追尊桓温为“楚宣武帝”。

许由，上古时期人物。相传为尧时高士，尧要把君位禅让给他，他逃至箕山下农耕而食，尧又请他做九州长官，他到颍水边洗耳，表示名禄之言污了他的耳。

陶潜，即陶渊明，陶渊明，名潜，字元亮，东晋、刘宋的著名文学家。

阮籍，《晋书》中有《阮籍传》。阮籍，字嗣宗，魏国诗人、官员，“竹林七贤”之一，与嵇康并称嵇阮。

嵇康，《晋书》中有《嵇康传》。嵇康，字叔夜，古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音乐家，“竹林七贤”之一，与阮籍齐名，并称嵇阮。

刘伶，《晋书》中有《刘伶传》。刘伶，字伯伦，“竹林七贤”之一。

王谢二族，东晋的王导与谢安两大家族。《晋书》中有《王导传》与《谢安传》。王导与谢安都是东晋权臣。

顾虎头，即顾恺之。《晋书》中有《顾恺之传》。顾恺之，字长康，东晋画家与官员，以其人物画作品著称。

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这三位都是帝王，都是失国之人。

刘庭芝，一名刘希夷，字延之，唐朝诗人。名句“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出自其诗《代悲白头吟》。相传其舅宋之问欲据此诗为己有，他不允，宋之问竟遣人用土囊将他压死。《代悲白头吟》的意境与林黛玉的《葬花词》有相似之处。

温飞卿，即温庭筠。温庭筠，原名岐，字飞卿，太原祁县（今属山西）人，唐代诗人、词人。

米南宫，即米芾。米芾，字元章，太原（今属山西）人，北宋著名书法家、画家。

石曼卿，即石延年。石延年，字曼卿，一字安仁，北宋文学家、书法家。

柳耆卿，即柳永。柳永，字耆卿，因排行第七，北宋词人，婉约派代表人物。

秦少游，即秦观。秦观，字少游，一字太虚，北宋婉约派词人。

倪云林、唐伯虎、祝枝山，这三位都是大明时人。

第　三　回　金陵城起复贾雨村　荣国府收养林黛玉

一面听得人回话：“林姑娘到了。”【甲戌眉批：此书得力处，全是此等地方，所谓“颊上三毫”也。】

东晋画家顾恺之给裴楷画像的时候，在其脸颊上加画了三根毫毛，别人问缘故，他说裴楷的俊朗有才识，就在这三根毫毛上，别人观看画像，才发觉这三根毛更能凸显裴楷的风采，比没有加的时候更加殊胜。

第　三　回　金陵城起复贾雨村　荣国府收养林黛玉

今黛玉见了这里许多事情不合家中之式，不得不随的，少不得一一改过来，因而接了茶。早见人又捧过漱盂来，黛玉也照样漱了口。盥手毕，又捧上茶来，这方是吃的茶。【甲戌侧批：总写黛玉以后之事，故只以此一件小事略为一表也。甲戌眉批：余看至此，故想日前所阅“王敦初尚公主，登厕时不知塞鼻用枣，敦辄取而啖之，早为宫人鄙诮多矣”。今黛玉若不漱此茶，或饮一口，不为荣婢所诮乎？观此则知黛玉平生之心思过人。】

脂批中的笑话出自《世说新语》。《世说新语笺疏・纰漏第三十四》记载：“王敦初尚主，敦尚武帝女舞阳公主，字修祎。如厕，见漆箱盛乾枣，本以塞鼻，王谓厕上亦下果，食遂至尽。既还，婢擎金澡盘盛水，琉璃盌盛澡豆，因倒箸水中而饮之，谓是乾饭。群婢莫不掩口而笑之。”

《世说新语》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笔记小说”的代表作，为言谈、轶事的笔记体短篇小说。而玄学正是以道家老庄思想为根底的。傅山，号朱衣道人，崇庄子。

《晋书》中有《王敦 桓温列传》。王敦，字处仲，为东晋丞相王导的堂兄，曾与王导一同协助司马睿建立东晋皇权，成为当时权臣，但一直有夺权之心，最后亦因而发动政变，史称王敦之乱。后来病逝，享年五十九岁。

第　四　回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芦僧乱判葫芦案

石头亦曾抄写了一张，今据石上所抄云：

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

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

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

第二回提到“王谢二族”，第四回提到四大家族“贾、史、王、薛”，其谐音如“旧时王谢”。“旧时王谢”指东晋的“王谢二族”。

东晋有“四大家族”，即王、谢、桓、庾四大家族。王家，代表人物是王导，他拥立司马睿建立东晋，官居宰辅，共辅佐了元帝、明帝、成帝三任帝王。王导是东晋王朝初期的实际缔造者和操纵者。其堂兄王敦都督江、扬六州军事，拥兵重镇。谢家，代表人物是谢安，带领军队在淝水之战中打败前秦。桓家，代表人物是桓温。桓温攻灭成汉，因此在朝中名声大振，后来升至大司马，长期执掌朝政大权。庾家，代表人物是庾亮，其妹庾文君为明帝司马绍妃，明帝驾崩后，庾太后临朝，庾亮与王导等辅政，但政事实际都由庾亮决断。

《晋书》记载的历史，西晋、东晋皆备，上起三国时期司马懿早年，下至东晋恭帝元熙二年（420 年）刘裕废晋帝自立，以宋代晋。

第　五　回　贾宝玉神游太虚境　警幻仙曲演红楼梦

贾母等于早饭后过来，就在会芳园游顽，先茶后酒，不过皆是宁荣二府女眷家宴小集，并无别样新文趣事可记。【甲戌侧批：这是第一家宴，偏如此草草写。此如晋人倒食甘蔗，渐入佳境一样。】

批书人把《晋书》中的典故随手捻来。《晋书・卷九十二　列传第六十二　文苑传・顾恺之》：“每食甘蔗，恒自尾至本，人或怪之，云：‘渐入佳境。’”晋，山西。傅山本人就是山西太原人，即晋人。傅山著有《晋书批注》，对《晋书・卷九十二　列传第六十二　文苑传》有批注。傅山有号晋人。

第　五　回　贾宝玉神游太虚境　警幻仙曲演红楼梦

气昂昂头戴簪缨；光灿灿腰悬金印；威赫赫爵禄高登，昏惨惨黄泉路近。

金印，《晋书·皇后纪论》：“唯皇后贵人，金印紫绶。”

吾所爱汝者，乃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也。

淫人：邪恶的人；不正派的人。

《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记载：“赏僭，则惧及淫人；刑滥，则惧及善人。”

葛洪《 抱朴子·行品》记载：“觊艳逸而心荡，饰夸绮而思邪者，淫人也。”葛洪，字稚川，号抱朴子，是晋朝时代的阴阳家，医学家、博物学家和制药化学家，炼丹术家，著名的道教人士。

第一十六回　贾元春才选凤藻宫　秦鲸卿夭逝黄泉路
虽闻得元春晋封之事，亦未解得愁闷。

贾元春为宫中贵妃，为贾府权力后台。《晋书》中有《惠贾皇后》。惠贾皇后即贾南风，其在皇后位置十年，引发战乱，对西晋和之后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隐面下，贾元春的原型为明成祖朱棣；朱棣发动靖难之役篡位，改变了大明历史的走向，为大明覆亡原因根源所在。

第二十三回　西厢记妙词通戏语　牡丹亭艳曲警芳心
女儿翠袖诗怀冷，公子金貂酒力轻。

“公子金貂酒力轻”，公子穿戴着貂皮尚嫌酒力不足御寒。用阮孚金貂换酒的典故。《晋书·阮孚传》：“迁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尝以金貂换酒，复为所司弹劾，帝宥之。”

第二十八回　蒋玉菡情赠茜香罗　薛宝钗羞笼红麝串
冯紫英先命唱曲儿的小厮过来让酒，然后命云儿也来敬。……唱毕笑道：“你喝一坛子罢了。”薛蟠听说，笑道：“不值一坛，再唱好的来。”宝玉笑道：“听我说来：如此滥饮，易醉而无味。我先喝一大海，【庚辰眉批：大海饮酒，西堂产九台灵芝日也，批书至此，宁不悲乎？壬午重阳日。】

《晋书·卷九十二·列传第六十二·文苑传·伏滔传》与《世说新语·宠礼 第二十二》都记载了伏滔因被孝武帝会面而得意的描写：“孝武帝尝会于西堂，滔豫坐，还，下车先呼子系之谓曰：「百人高会，天子先问伏滔在坐不，此故未易得。为人作父如此，定何如？」”晋孝武帝司马曜会见群臣的地方正是西堂。从此典故可知西堂指皇宫。

傅山著《晋书批注》对《晋书·卷九十二》仅有一处批注，正是在《伏滔传》这段描写处有墨笔眉批：“小器哉！”

第三十七回　秋爽斋偶结海棠社　蘅芜苑夜拟菊花题
孰谓莲社之雄才，独许须眉；直以东山之雅会，让余脂粉。

“直以东山之雅会”，晋代谢安，字安石，曾隐居东山，后常以“东山”来指称他。《晋

书·谢安传》:“寓居会稽，与王羲之及许询、 桑门支遁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虽受朝寄，然东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于言色。”

《晋书》卷七十九有《谢安传》，傅山对此卷有多条批注。谢安，字安石，东晋政治家，军事家。曾隐居东山。

独倚画栏如有意，清砧怨笛送黄昏。

第三十八回　林潇湘魁夺菊花诗　薛蘅芜讽和螃蟹咏

秋光荏苒休辜负，相对原宜惜寸阴。

“寸阴”，极短的时间。阴，指日影、光阴。它移动的距离就代表时间，故以寸、分计。《晋书·陶侃传》:“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

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

“皮里春秋”,《晋书·褚裒传》:“谯国桓彝见而目之曰:‘季野有皮里阳秋。’言其外无臧否，而内有所褒贬也。”

第四十一回　贾宝玉品茶拢翠庵　刘姥姥醉卧怡红院

又见妙玉另拿出两只杯来。一个旁边有一耳，杯上镌着“瓠瓟斝”三个隶字，后有一行小真字是“晋王恺珍玩”，又有“宋元丰五年四月眉山苏轼见于秘府”一行小字。

《晋书·石崇传》中记载了石崇与王恺斗富的故事。石崇“与贵戚王恺、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恺以粉澳釜，崇以蜡代薪。恺作紫丝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锦步障五十里以敌之。崇涂屋以椒，恺用赤石脂。崇、恺争豪如此。武帝每助恺，尝以珊瑚树赐之，高二尺许，枝柯扶疏，世所罕比。恺以示崇，崇便以铁如意击之，应手而碎。”

第三十八回　林潇湘魁夺菊花诗　薛蘅芜讽和螃蟹咏

咏菊　潇湘妃子

……

一从陶令平章后，千古高风说到今。

簪菊　蕉下客

……

长安公子因花癖，彭泽先生是酒狂。

菊梦　潇湘妃子

……

登仙非慕庄生蝶，忆旧还寻陶令盟。

第四十八回　滥情人情误思游艺　慕雅女雅集苦吟诗

肚子里先有了这三个人作了底子，然后再把陶渊明、应玚、谢、阮、庾、鲍等人的一看。

说着便把陶渊明的“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翻了出来，递与香菱。

林黛玉在第四十八回中明确推崇陶渊明，在第三十八回中菊花诗提到的“陶令”也指陶渊明。陶渊明曾做过八十多天彭泽县令，所以称陶令。彭泽先生，也指陶渊明。陶渊明喜酒。

《晋书》中有《陶渊明传》。

第五十回　芦雪广争联即景诗　暖香坞创制春灯谜

湘云忙联道：霞城隐赤标。

《晋书》中《孙绰传》记载：“尝作《天台山赋》，辞致甚工，初成，以示友人范荣期，云：‘卿试掷地，当作金石声也。’”孙绰《游天台山赋》中有“太虚辽阔而无阂……理无隐而不彰，启二奇以示兆：赤城霞起而建标，瀑布飞流以界道。”“霞城隐赤标”应出自此句。

笑道：“这难为你猜。纹儿的是‘水向石边流出冷’，打一古人名。”探春笑问道：“可是山涛？”李纹笑道：“是。”

《晋书》中有《山涛传》。山涛，字巨源，“竹林七贤”之一。

第五十一回　薛小妹新编怀古诗　胡庸医乱用虎狼药

桃叶渡怀古　其六

衰草闲花映浅池，桃枝桃叶总分离。

六朝梁栋多如许，小照空悬壁上题。

桃叶渡，在南京秦淮河与青溪合流处。桃叶，是晋代王献之的妾，曾渡河与王献之分别，王献之在渡口作《桃叶歌》相赠，桃叶作《团扇歌》以答。后人就叫这渡口为桃叶渡（见《古今乐录》）。

王献之是王羲之的儿子。《晋书·卷八十 王羲之·羲之子 献之》记载，王献之“工草隶，善丹青。七八岁时学书，羲之密从后掣其笔不得，叹曰：「此儿后当复有大名。」尝书壁为方丈大字，羲之甚以为能，观者数百人。桓温尝使书扇，笔误落，因画作乌驳牸牛，甚妙。”王献之曾在壁上题字及作画，即是“小照空悬壁上题”之本。小照，画像。

傅山有著作《晋书批注》，对《晋书·卷八十 王羲之》中的《王羲之传》与《王凝之传》做了批注，对《王献之传》未有批注。

第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题五美吟　浪荡子情遗九龙佩

绿珠

瓦砾明珠一例抛，何曾石尉重娇娆。

都缘顽福前生造，更有同归慰寂寥。

“绿珠”，晋代石崇的侍妾。石尉，即石崇，曾任南蛮校尉。《晋书·石崇传》：“崇有妓曰绿珠，美而艳，善吹笛。孙秀使人求之，崇勃然曰：‘绿珠吾所爱，不可得也！’”

“更有同归慰寂寥”，《晋书·潘岳传》记载：“岳将诣市，与母别曰：‘负阿母！’初被收，俱不相知，石崇已送在市，岳后至，崇谓之曰：‘安仁，卿亦复尔邪！’岳曰：‘可谓白首同所归。’岳《金谷诗》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归。’乃成其谶。”

红拂

长揖雄谈态自殊，美人巨眼识穷途。

尸居余气杨公幕，岂得羁縻女丈夫。

“尸居余气”，用以说人将死，虽存余气，而形同尸体。《晋书·宣帝纪》：“司马公尸居余气，形神已离，不足虑矣。

第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题五美吟　浪荡子情遗九龙佩

况且素日全亏贾珍周济，此时又是贾珍作主替聘，而且妆奁不用自己置买，贾琏又是青年公子，比张华胜强十倍，遂连忙过来与二姐商议。

《晋书》卷三十六有《张华传》。张华，字茂先，为西晋文学家、诗人、政治家，有著作《博物志》，在晋惠帝时遭司马伦杀害。傅山看过《博物志》。

第六十五回　贾二舍偷娶尤二姨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若凭你们拣择，虽是富比石崇，才过子建，貌比潘安的，我心里进不去，也白过了一世。

《晋书》卷五十五有《潘岳传》。潘岳，字安仁，后人多称潘安，古代著名美男，西晋文学家。

第七十回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云偶填柳絮词

谁知紫鹃走来，送了一卷东西与宝玉，拆开看时，却是一色老油竹纸上临的钟王蝇头小楷，字迹且与自己十分相似。

《晋书》卷八十为《王羲之传》，傅山对此卷有多条批注。王羲之，字逸少，东晋书法家，有书圣之称，后官拜右军将军，人称王右军。

第七十二回　王熙凤恃强羞说病　来旺妇倚势霸成亲

你们看着你家什么石崇邓通。

《晋书》在卷三十三《石苞传》中附《石崇传》。石崇，字季伦，为西晋司徒石苞的第六子，西晋著名官吏、盗贼。为人豪奢且又文藻不凡，八王之乱时遭孙秀诬陷，抄家处死。

第七十八回　老学士闲征姽婳词　痴公子杜撰芙蓉诔

眉黛烟青，昨犹我画；指环玉冷，今倩谁温？鼎炉之剩药犹存，襟泪之余痕尚渍。镜分鸾别，愁开麝月之奁；梳化龙飞，哀折檀云之齿。

“梳化龙飞”，出自《晋书·陶侃传》记陶侃悬梭于壁，雷雨天化龙飞去的故事。此处将梭换为了梳。“哀折檀云之齿”，出自《晋书·谢鲲传》，“邻家高氏女有美色，鲲尝挑之，女投梭，折其两齿。”此处也是将梭换为了梳。为何两处都要将梭换为梳呢？隐面下的情节

需要。

第七十八回　老学士闲征姽婳词　痴公子杜撰芙蓉诔

既窀穸且安稳兮，反其真而复奚化耶？【庚辰双行夹批：窀音肫。《左传》：“窀穸之事”，墓穴幽堂也。左贵嫔《杨后诔》：“早即窀穸。”】

左贵嫔“早即窀穸”出自《晋书》。《晋书·列传第一》中记载：“左贵嫔，名芬。……　及元杨皇后崩，芬献诔曰：惟泰始十年秋七月丙寅，晋元皇后杨氏崩，呜呼哀哉！……惟帝与后，契阔在昔。比翼白屋，双飞紫阁。悼后伤后，早即窀穸。”其中“晋元皇后杨氏”，指晋武帝司马炎的武元皇后杨艳。

批语特点“窀穸”，暗示了晴雯的身份犹如皇后。隐面下的依据为：晴雯的原型为崇祯帝朱由检。

傅山著有《晋书批注》。

《宋书》

第　五　回　贾宝玉神游太虚境　警幻仙曲演红楼梦

案上设着武则天当日镜室中设的宝镜，一边摆着飞燕立着舞过的金盘，盘内盛着安禄山掷过伤了太真乳的木瓜。上面设着寿昌公主于含章殿下卧的榻，悬的是同昌公主制的联珠帐。

这里的历史古董现在都是秦可卿在用，暗有将秦可卿比作武则天、赵飞燕、杨玉环、寿昌公主、同昌公主之意。

关于含章殿的典故，《太平御览》卷三十《时序部·十五·人日》引《杂五行书》记载：“宋武帝女寿阳公主人日卧于含章殿檐下，梅花落公主额上，成五出花，拂之不去。皇后留之，看得几时，经三日，洗之乃落。宫女奇其异，竞效之，今梅花妆是也。”

寿昌公主应为南朝宋武帝刘裕之女寿阳公主之名而来，但并非笔误。在第八回中，薛宝钗看到贾宝玉的通灵宝玉上反面八字为“莫失莫忘，仙寿恒昌。”寿昌，指代“仙寿恒昌”。隐面下的依据为：秦可卿的原型为明成祖朱棣；贾宝玉的原型为朱棣重刻的明传国宝玺；秦可卿当然犹如“寿昌”公主。

《南史》中有《宋本纪上·刘裕传》。《宋书》中有《武帝纪上》、《武帝纪中》、《武帝纪下》记载刘裕事。

傅山著有《宋书批注》。

《南齐书》

第五十一回　薛小妹新编怀古诗　胡庸医乱用虎狼药

钟山怀古　其三

名利何曾伴汝身，无端被诏出凡尘。
牵连大抵难休绝，莫怨他人嘲笑频。

钟山，即今南京市紫金山。宋代张敦颐《六朝事迹编类》：“〔刘宋〕文帝为筑室于钟山西岩下，谓之招隐馆。至齐周颙亦于钟山西立隐舍，休沐（假日）则归。后颙出为海盐令，孔稚珪作《北山移文》以讥之。”此诗写周颙事，同时点出明孝陵所在地钟山。

《南齐书·卷四十一·周颙传》记载：“颙于钟山西立隐舍，休沐则归之。转太子仆，兼著作，撰起居注。迁中书郎，兼著作如故。常游侍东宫。少从外氏车骑将军臧质家得卫恒散隶书法，学之甚工。”

《南齐书》是一部记载南齐割据王朝历史的书，齐梁皇族萧子显作。《南齐书》是《南史》的蓝本之一。

傅山对《南齐书》有批注，但对卷十四仅有一条批注。《南齐书》中收录了张融的《海赋》一文。傅山有《张融海赋简评》一文。

《梁书》

第七十六回　凸碧堂品笛感凄清　凹晶馆联诗悲寂寞
林黛玉道：“也不只放翁才用，古人中用者太多。如江淹《青苔赋》，东方朔《神异经》，以至《画记》上云张僧繇画一乘寺的故事，不可胜举。……”

《梁书·江淹传》记载：“江淹，字文通，济阳考城人也。”

张僧繇，南朝梁吴中（今江苏苏州）人，画家。梁武帝天监（502 年—519 年）中为武陵王国侍郎、在宫廷秘阁掌管画事，历任右军将军、吴兴太守。子善果、儒童，师于父，均擅绘宗教画。

傅山著有《梁书批注》。

《陈书》

第　二　回　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纵再偶生于薄祚寒门，断不能为走卒健仆，甘遭庸人驱制驾驭，必为奇优名倡。如前代之许由、陶潜、阮籍、嵇康、刘伶、王谢二族、顾虎头、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刘庭芝、温飞卿、米南宫、石曼卿、柳耆卿、秦少游，近日之倪云林、唐伯虎、祝枝山，再如李龟年、黄幡绰、敬新磨、卓文君、红拂、薛涛、崔莺、朝云之流。此皆易地则同之人也。

陈后主，即南朝陈末代皇帝陈叔宝。《陈书·卷六·本纪第六·后主》记载：

后主

后主，讳叔宝，字元秀，小字黄奴，高宗嫡长子也。

傅山著有《陈书批注》。在其中，傅山对《陈书・卷六》有批注：

「後主。」題下硃筆批:「再改元，凡七年。」[①]

《南史》

第　五　回　贾宝玉神游太虚境　警幻仙曲演红楼梦
蛾眉颦笑兮，将言而未语；莲步乍移兮，待止而欲行。

“莲步”，美人纤足行步为莲步。《南史・卷五》中的《废帝东昏侯》中记载：“又凿金为莲华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莲华也。」”

第五十四回　史太君破陈腐旧套　王熙凤效戏彩斑衣
贾母问是何名，女先儿道：“叫做《凤求鸾》。”

贾母忙道：“怪道叫作《凤求鸾》。不用说，我猜着了，自然是这王熙凤要求这雏鸾小姐为妻。”

傅山著有《南史批注》。在其中，傅山对《南史・卷五》中的《废帝郁林王》与《废帝海陵恭王》都有批注。其中对《废帝海陵恭王》有以下批注：

「及鬱林廢，西昌侯鸞奉帝篡統。」硃筆於「鸞」旁批:「明帝。」
「是時宣城王鸞輔政，帝起居皆諮而後行。」硃筆於「宣城王」旁批:「鸞」
「先是，武帝立禪靈寺於都下。」硃筆於「武帝」旁批:「陵。」
「及明帝以宗子入纂，此又奪朱之效也。」硃筆於「明帝」旁批:「鸞。」

批语中的“明帝”与“鸾”出自《高宗明皇帝》的第一句“高宗明皇帝讳鸾”。《高宗明皇帝》篇位于《废帝海陵恭王》篇之后。《废帝东昏侯》篇位于《高宗明皇帝》篇之后。

《凤求鸾》，隐面下的依据为：凤，即王熙凤，其原型为天启年间祸国大太监魏忠贤；鸾指“明帝”明熹宗天启帝朱由校。

第七十二回　王熙凤恃强羞说病　来旺妇倚势霸成亲
凤姐道:“不是我说没了能奈的话,要象这样,我竟不能了。昨晚上忽然作了一个梦,说来也可笑,梦见一个人，虽然面善，却又不知名姓，找我。问他作什么，他说娘娘打发他来要一百匹锦。我问他是那一位娘娘，他说的又不是咱们家的娘娘。我就不肯给他，他就上来夺。正夺着，就醒了。”【庚辰双行夹批：妙！实家常触景闲，梦必有之理，却是江淹才尽之兆也，可伤。】

批语明确暗示王熙凤梦到有人要锦的情节与江淹才尽的典故有关。江淹归还五色笔和锦的梦是“才尽”的征兆，这在《南史・江淹传》中有记载。王熙凤梦到有人要锦的情节，出自《南史・江淹传》中江淹才尽的典故里江淹梦中归还一匹锦给张景阳的情节。

[①] 《傅山全书》七册第 197 页

第七十六回　凸碧堂品笛感凄清　凹晶馆联诗悲寂寞

林黛玉道:“也不只放翁才用，古人中用者太多。如江淹《青苔赋》，东方朔《神异经》，以至《画记》上云张僧繇画一乘寺的故事，不可胜举。只是今人不知，误作俗字用了。……”

原文中直接提到江淹。《青苔赋》中有“悲凹险兮，唯流水而驰骛”之句。

《南史・卷五十九・江淹传》全文摘录第一段与最后四段如下：

> 江淹字文通，济阳考城人也。父康之，南沙令，雅有才思。淹少孤贫，常慕司马长卿、梁伯鸾之为人，不事章句之学，留情于文章。早为高平檀超所知，常升以上席，甚加礼焉。
>
> ……
>
> 少帝初，兼御史中丞。明帝作相，谓淹曰:「君昔在尚书中，非公事不妄行，在官宽猛能折衷。今为南司，足以振肃百僚也。」淹曰:「今日之事，可谓当官而行，更恐不足仰称明旨尔。」于是弹中书令谢朏、司徒左长史王缋、护军长史庾弘远，并以托疾不预山陵公事。又奏收前益州刺史刘悛、梁州刺史阴智伯，并赃货巨万，辄收付廷尉。临海太守沈昭略、永嘉太守庾昙隆及诸郡二千石并大县官长，多被劾，内外肃然。明帝谓曰:「自宋以来，不复有严明中丞，君今日可谓近世独步。」累迁秘书监，侍中，卫尉卿。初，淹年十三时，孤贫，常采薪以养母，曾于樵所得貂蝉一具，将鬻以供养。其母曰:「此故汝之休徵也，汝才行若此，岂长贫贱也，可留待得侍中著之。」至是果如母言。
>
> 永元中，崔慧景举兵围都，衣冠悉投名刺，淹称疾不往。及事平，时人服其先见。
>
> 东昏末，淹以秘书监兼卫尉，又副领军王莹。及梁武至新林，淹微服来奔，位相国右长史。天监元年，为散骑常侍、左卫将军，封临沮县伯。淹乃谓子弟曰:「吾本素宦，不求富贵，今之忝窃，遂至于此。平生言止足之事，亦以备矣。人生行乐，须富贵何时。吾功名既立，正欲归身草莱耳。」以疾迁金紫光禄大夫，改封醴陵伯，卒。武帝为素服举哀，谥曰宪。
>
> 淹少以文章显，晚节才思微退，云为宣城太守时罢归，始泊禅灵寺渚，夜梦一人自称张景阳，谓曰:「前以一匹锦相寄，今可见还。」淹探怀中得数尺与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尽。」顾见丘迟谓曰:「馀此数尺既无所用，以遗君。」自尔淹文章顿矣。又尝宿于冶亭，梦一丈夫自称郭璞，谓淹曰:「吾有笔在卿处多年，可以见还。」淹乃探怀中得五色笔一以授之。尔后为诗绝无美句，时人谓之才尽。凡所著述，自撰为前后集，并齐史十志，并行于世。尝欲为赤县经以补山海之阙，竟不成。子蔼嗣。

此文最后一段即江淹才尽的典故，讲江淹归还五色笔和锦的梦。傅山在《南史批注》中对此文“此故汝之休徵也”有批注[①]。

> 硃筆於「故」字旁批:「顧。」

傅山认为书中“此故汝之休徵也”中的“故”字因校作“顾”字，“照顾”之意，确实是正确的。

[①] 《傅山全书》第七册第 346 页

傅山著有《南史批注》。

《隋书》

第五十一回　薛小妹新编怀古诗　胡庸医乱用虎狼药

广陵怀古　其五

蝉噪鸦栖转眼过，隋堤风景近如何。

只缘占得风流号，惹得纷纷口舌多。

广陵，即广陵郡，隋时先称扬州，又改为江都郡，治所在今江苏扬州。隋堤，位于商丘市至永城市之间的汴河故道。隋大业元年（605 年）开通济渠，自长安直通江都，两岸筑堤种植桃、柳，供隋炀帝杨广乘龙舟游江南时观赏。现河道淤没，堤址仍存。

“只缘占得风流号，惹得纷纷口舌多”是针对隋炀帝杨广而言。

《隋书》中记载隋炀帝杨广的有两卷，为《卷三・帝纪第三・炀帝上》与《卷四・帝纪第四・炀帝下》。

傅山著有《隋書批注》，傅山对《卷四・帝纪第四・炀帝下》有批注：

卷四

「盧芳小盜，漢祖尚且親戎，隗囂餘燼，光武猶自登隴。」硃筆眉批:「盧芳下稱漢祖，當雲世祖才是。」

「高元伏鑕泥首，送款軍門」硃筆旁批:「幾時來?」

「己酉，幸太原，避暑汾陽宮。」硃筆旁批:「好且受用。」

「二月己未 ，眞臘國遣使貢方物。」硃筆旁批:「貢，只管貢。」

「壬午，上於景華宮微求螢火，得數斛，夜出遊山，放之，光徧巖穀。」硃筆旁批:「也好玩耍。」

「奉信郎崔民象以盜賊充斥，於建國門上表，諫不宜巡幸。上大怒，先解其頤，乃斬之。」硃筆旁批:「該殺！」

「奉信郎王愛仁以盜賊日盛，諫上請還西京，上怒，斬之而行。」「王愛仁」旁硃筆批:「該殺！」[①]

《魏书》

第七十九回　薛文龙悔娶河东狮　贾迎春误嫁中山狼

这孙家乃是大同府人氏，祖上系军官出身，乃当日宁荣府中之门生，算来亦系世交。

大同，曾为北魏都城所在地。

《魏书》记载南北朝时代北魏历史的史书，为二十四史之一。北魏（386 年－534 年）

[①] 《傅山全书》第八册第 201 页

是北朝时期的第一个朝代，由鲜卑人拓跋珪所建立，定都平城（遗址在今山西省大同市）。439 年，魏太武帝统一华北，与南方的汉人朝廷对峙。北魏宫廷为避免外戚干政，实行子贵母死制度，即后宫女性只要生下皇子就得被赐死。太安二年（456 年）正月，孝文帝被册立为太子，其生母李贵人按子贵母死制度被赐死。494 年，魏孝文帝迁都洛阳。495 年，孝文帝下诏首先在宫廷中禁止包括鲜卑语在内的诸北语，改说汉语，但对三十岁以上的人有所宽限。496 年，孝文帝诏令鲜卑八大贵族全部改为汉姓，并将皇族姓氏拓跋改为元姓。[①]

孙绍祖“是大同府人氏”，暗含有孙绍祖既亲汉又与汉族朝廷对峙之意。隐面下的依据为：孙绍祖的原型为李自成；李自成为汉人，但与大明朝廷对峙；崇祯十七年（1644 年）正月初一李自成在西安称帝，建国号“大顺”，年号永昌；二月攻克太原，三月初攻克宁武、大同；三月十五日抵居庸关，三月十九崇祯帝自缢，李自成入明皇宫内殿，大明覆亡；李自成经曾为北魏都城的大同而入北京，李胜明亡，正犹如北魏“子贵母死”（朱为赤心木，李为木子李）。

傅山著有《魏书批注》。《魏书》卷七记载魏孝文帝事。傅山对《魏书・卷七上・帝纪第七・高祖纪上》、《魏书・卷七下・帝纪第七下・高祖纪下》皆有批注。

傅山先世居山西“大同”，后徙于山西忻州。傅山为山西阳曲人。阳曲，今山西省太原市尖草坪区向阳镇西村。

《北史》

第　五　回　贾宝玉神游太虚境　警幻仙曲演红楼梦

遂又往后看时，只见画着一张弓，弓上挂着香橼。也有一首歌词云：

二十年来辨是非，榴花开处照宫闱。

三春争及初春景，虎兕相逢大梦归。

“弓”，谐音宫闱的“宫”。“橼”，谐音贾元春的“元”。

“榴花开处照宫闱”，表面上描述贾元春被选入凤藻宫封为贤德妃，会使宫闱生色，隐面下，却暗示了贾元春可能如高延宗一样的悲剧结局。宫中石榴的典故出自《北史・魏收传》。

《北史・卷五十六・列傳第四十四・魏收传》记载：

文宣每以酣宴之次，云太子性懦，宗社事重，终当传位常山。收谓杨愔曰：「古人云：太子国之根本，不可动摇。至尊三爵后，每言传位常山，令臣下疑贰。若实，便须决行；若戏此言，魏收既忝师傅，正当守之以死，但恐国家不安。」愔以收言奏帝，自此便止。帝数宴喜，收每预侍从。皇太子之纳郑良娣也，有司备设牢馔。帝既酣饮，起而自毁覆之，仍诏收曰：「知我意不？」收曰：「臣愚谓良娣既东宫之妾，理不须牢，仰惟圣怀，缘此毁去。」帝大笑，握收手曰：「卿知我意。」安德王延宗纳赵郡李祖收女为妃，后帝幸李宅宴，而妃母宋氏荐二石榴于帝前。问诸人，莫知其意，帝投之。收曰：「石榴房中多子，王新婚，妃母欲子孙众多。」帝大喜，诏收：「卿还将来。」仍赐收美锦二疋。

[①] zh.wikipedia.org/wiki/北魏

齐文宣帝高洋，为南北朝时期北齐开国皇帝。高洋因其生于晋阳，又名晋阳乐。高洋是高延宗的二叔，极其宠爱高延宗。高延宗纳妃时，妃子的母亲宋氏送上一对石榴，取石榴多子之意表示祝贺，齐文宣帝高洋大喜。

576 年，高延宗留守晋阳，被部下拥立为帝，但仅两天就被周军打败俘获。577 年，高延宗被周武帝派人以椒塞口而死。次年，妻李氏（即“赵郡李祖收女”）收葬了他的尸体。

傅山对《北史・卷五十六・列傳第四十四・魏收传》上面这段话的之前之后文字分别有两条批语：

收曰:「往因中原喪亂，人士譜牒遺逸略盡，是以具盡其枝派。望公觀過知仁，以免尤責。」硃筆旁批:「說道此處，但須別作譜絮。」

「收少子才十歲，子才每曰：佛助，察人之偉。」硃筆眉批:「『察』何說？」

傅山非常熟悉魏收。傅山在短文《魏收魏书释老志序篇书后》中说：

在於積仁順，蠲嗜欲，習虛靜而成通炤也。[①]

傅山在《十六字格言》中说：

魏收枕中篇最周匝，不可以人廢言。於元魏書中看之。[②]

第七十二回　王熙凤恃强羞说病　来旺妇倚势霸成亲

凤姐道:“不是我说没了能奈的话，要象这样，我竟不能了。昨晚上忽然作了一个梦，说来也可笑，梦见一个人，虽然面善，却又不知名姓，【庚辰双行夹批：是以前授方相之旧，数十年后矣。】找我。问他作什么，他说娘娘打发他来要一百匹锦。我问他是那一位娘娘，他说的又不是咱们家的娘娘。我就不肯给他，他就上来夺。正夺着，就醒了。”

方相氏是古代傩祭（一种驱鬼巫术仪式）的主持者。大丧葬礼，也由方相氏出马驱鬼。《周礼・夏官・方相氏》:“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傩，以索室驱疫。”

“方相之旧”，其典故应源于《北史・卷八十三・列传第七十一・文苑・樊逊传》记载：“清河初，为主书，参典诏策。天统元年，加员外郎。居七八日，行过轜车，嚬眉下泪，指方相曰：‘何日更相烦君一到？’数日而卒，雇方相送葬，仍前所逢者。”即樊逊生前遇到方相，死后葬礼由该方相送葬。

傅山对于《北史・卷八十三・列传第七十一・文苑・樊逊传》有三条批注：

「遜少好學，其兄仲以造毬爲業，亦常優饒之。」末句旁硃筆批:「是何語？」

① 《傅山全书》第二册第 82 页
② 《傅山全书》第二册第 253 页

「人有譏其靜默不能趨時者。遊常服東方朔之之言」云云。硃筆改「遊」爲「遜」。
「孝謙辭曰：門族寒陋，訪第必不成。」「訪第」旁硃筆批：「何語？」[①]

《新唐书》

第　二　回　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纵再偶生于薄祚寒门，断不能为走卒健仆，甘遭庸人驱制驾驭，必为奇优名倡。如前代之许由、陶潜、阮籍、嵇康、刘伶、王谢二族、顾虎头、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刘庭芝、温飞卿、米南宫、石曼卿、柳耆卿、秦少游，近日之倪云林、唐伯虎、祝枝山，再如李龟年、黄幡绰、敬新磨、卓文君、红拂、薛涛、崔莺、朝云之流。此皆易地则同之人也。

唐明皇，即唐玄宗。《新唐书・卷五・本纪第五・睿宗 玄宗》中有唐玄宗传记，记载：

玄宗
玄宗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讳隆基，睿宗第三子也。

傅山对《新唐书・卷五・本纪第五・睿宗 玄宗》有批注[②]。

第　五　回　贾宝玉神游太虚境　警幻仙曲演红楼梦

案上设着武则天当日镜室中设的宝镜，一边摆着飞燕立着舞过的金盘，盘内盛着安禄山掷过伤了太真乳的木瓜。上面设着寿昌公主于含章殿下卧的榻，悬的是同昌公主制的联珠帐。

《新唐书・本纪第四・则天皇后 中宗》有武则天皇后传记，记载：

则天皇后
则天顺圣皇后武氏讳曌，并州文水人也。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五上・列传第一百五十上・逆臣上》有安禄山传记，记载：

安禄山，营州柳城胡也，本姓康。

《新唐书・卷八十三・列传第八・诸帝公主》中有同昌公主传记，记载：

懿宗八女。
卫国文懿公主，郭淑妃所生。始封同昌。下嫁韦保衡。

第一十八回　林黛玉误剪香囊袋　贾元春归省庆元宵

林黛玉见他如此珍重，带在里面，【庚辰双行夹批：按理论之，则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若以儿女之情论之，则事必有之，事必有之，理又系今古小说中不能道得写得，谈情者不能说出讲出，情痴之至文也！】

① 《傅山全书》第八册第 190 页
② 《傅山全书》第八册第 253 页

批语中“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出自《新唐书·陆象先传》，原句为“天下本无事，庸人扰之为烦耳。”

第二十九回　享福人福深还祷福　痴情女情重愈斟情

贾珍道：“是汉高祖斩蛇方起首的故事。第二本是《满床笏》。”贾母笑道：“这倒是第二本上？也罢了。神佛要这样，也只得罢了。”

第七十一回　嫌隙人有心生嫌隙　鸳鸯女无意遇鸳鸯

凤姐儿道：“共有十六家有围屏，十二架大的，四架小的炕屏。内中只有江南甄家一架大屏十二扇，大红缎子绣丝‘满床笏’，一面是泥金‘百寿图’的，是头等的。还有粤海将军郎家一架玻璃的还罢了。”

“满床笏”事原出《旧唐书·崔义玄传》：“开元中，神庆子琳等，皆至大官，每岁时家宴，组佩辉映，以一榻置笏，重叠于其上”。后来俗传误为郭子仪事。后来这个主题被画成画，编成戏剧，写入小说，在民间广泛流传。《满床笏》传奇剧目，主要围绕郭子仪决志报效大唐，经李白推荐功成名就而展开。郭子仪功盖天下，唐王亲为其卸甲，并许配公主为三儿媳，郭子仪六十大寿，戏终。在郭子仪六十大寿时，七子八婿皆来祝寿，由于他们都是朝廷里的高官，手中皆有笏板，拜寿时把笏板放满床头。

《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七·列传第六十二》为郭子仪传。傅山在此有批注：

卷一百三十七:「郭子儀。」墨筆旁批:「九節度。」[①]

傅山在《杂记·郭子仪》一文中说：

關壯繆、郭汾阳是聖人種子，只是沒學問。[②]

郭汾阳即郭子仪。

第四十回　史太君两宴大观园　金鸳鸯三宣牙牌令

西墙上当中挂着一大幅米襄阳《烟雨图》，左右挂着一副对联，乃是颜鲁公墨迹，其词云：烟霞闲骨格，泉石野生涯。

第四十一回　贾宝玉品茶栊翠庵　刘姥姥醉卧怡红院

妙玉笑道：“你虽吃的了，也没这些茶糟蹋。岂不闻‘一杯为品，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三杯便是饮牛饮骡了’。你吃这一海便成什么？”说的宝钗、黛玉、宝玉都笑了。妙玉执壶，只向海内斟了约有一杯。宝玉细细吃了，果觉轻浮无比，赏赞不绝。

黛玉因问：“这也是旧年的雨水？”妙玉冷笑道：“你这么个人，竟是大俗人，连水也尝不出来。这是五年前我在玄墓蟠香寺住着，收的梅花上的雪，共得了那一鬼脸青的花瓮一瓮，总舍不得吃，埋在地下，今年夏天才开了。我只吃过一回，这是第二回了。你怎么尝不出来？隔年蠲的雨水那有这样轻浮，如何吃得。”

① 《傅山全书》第八册第 251 页

② 《傅山全书》第三册第 163 页

“烟霞闲骨格”，出自《新唐书》中田游岩说自己“臣是所谓有癖爱泉石烟霞之病而无药可医的那种人”。隐逸的妙玉向他人讲述如何品茶，如何用水，有陆羽的影子。《新唐书・列传第一百二十一・隐逸》中记载：

> 田游岩，京兆三原人。永徽时，补太学生。罢归，入太白山。母及妻皆有方外志，与共栖迟山水间。自蜀历荆、楚，爱夷陵青溪，止庐其侧。长史李安期表其才，召赴京师，行及汝，辞疾入箕山，居许由祠旁，自号「由东邻」，频召不出。
>
> 高宗幸嵩山，遣中书侍郎薛元超就问其母，赐药物絮帛。帝亲至其门，游岩野服出拜，仪止谨朴，帝令左右扶止，谓曰:「先生比佳否？」答曰:「臣所谓泉石膏肓，烟霞痼疾者。」
>
> 陆羽，字鸿渐，一名疾，字季疵，复州竟陵人。
>
> 羽嗜茶，著经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备，天下益知饮茶矣。

傅山对此卷《新唐书・列传第一百二十一・隐逸》有评注。

> 第二十三回　西厢记妙词通戏语　牡丹亭艳曲警芳心
> 想毕，便走去到书坊内，把那古今小说并那飞燕、合德、武则天、杨贵妃的外传与那传奇角本买了许多来，引宝玉看。
>
> 第三十回　宝钗借扇机带双敲　椿龄划蔷痴及局外
> 宝玉听说，自己由不得脸上没意思，只得又搭讪笑道:“怪不得他们拿姐姐比杨妃，原来也体丰怯热。”宝钗听说，不由的大怒，待要怎样，又不好怎样。回思了一回，脸红起来，便冷笑了两声，说道:“我倒象杨妃，只是没一个好哥哥好兄弟可以作得杨国忠的!”
>
> 第三十七回　秋爽斋偶结海棠社　蘅芜苑夜拟菊花题
> 出浴太真冰作影，捧心西子玉为魂。
>
> 第五十一回　薛小妹新编怀古诗　胡庸医乱用虎狼药
> 马嵬怀古　其八
> 寂寞脂痕渍汗光，温柔一旦付东洋。
> 只因遗得风流迹，此日衣衾尚有香。

马嵬，即马嵬坡，在长安西百余里处，杨贵妃死于此。

> 第七十七回　俏丫鬟抱屈夭风流　美优伶斩情归水月
> 小题目比，就有杨太真沉香亭之木芍药，端正楼之相思树，王昭君冢上之草，岂不也有灵验。

杨贵妃，即杨玉环，字太真。《新唐书・列传第一・后妃上》中有杨玉环贵妃传记，记载：

> 玄宗贵妃杨氏，隋梁郡通守汪四世孙。徙籍蒲州，遂为永乐人。幼孤，养叔父家。始为寿王

妃。开元二十四年，武惠妃薨，后廷无当帝意者。或言妃姿质天挺，宜充掖廷，遂召内禁中，异之，即为自出妃意者，丐籍女官，号「太真」，更为寿王聘韦昭训女，而太真得幸。善歌舞，邃晓音律，且智算警颖，迎意辄悟。帝大悦，遂专房宴，宫中号「娘子」，仪体与皇后等。天宝初，进册贵妃。追赠父玄琰太尉、齐国公。

初，安禄山有边功，帝宠之，诏与诸姨约为兄弟，而禄山母事妃，来朝，必宴饯结欢。禄山反，以诛国忠为名，且指言妃及诸姨罪。帝欲以皇太子抚军，因禅位，诸杨大惧，哭于廷。国忠入白妃，妃衔块请死，帝意沮，乃止。及西幸至马嵬，陈玄礼等以天下计诛国忠，已死，军不解。帝遣力士问故，曰:「祸本尚在!」帝不得已，与妃诀，引而去，缢路祠下，裹尸以紫茵，瘗道侧，年三十八。

《新唐书・列传第一百三十一・外戚》中有杨国忠传记，记载：

杨国忠
杨国忠，太真妃之从祖兄，张易之之出也。

第七十八回　老学士闲征婉娈词　痴公子杜撰芙蓉诔
众人听了，都立身点头拍手道:“……。或拟白乐天《长恨歌》，或拟咏古词，半叙半咏，流利飘逸，始能尽妙。”

白乐天即白居易，《新唐书・卷一百十九・列传第四十四》中有白居易传。傅山有批注。

第七十八回　老学士闲征婉娈词　痴公子杜撰芙蓉诔
以浊玉之思，则深为有据。何也？昔叶法善摄魂以撰碑，李长吉被诏而为记，事虽殊，其理则一也。

叶法善为唐朝时著名道士。传说叶法善摄北海之魂为其祖作碑文。《新唐书・列传第一百二十九・方技》中记载：“高宗时，又有叶法善者，括州括苍人。世为道士，传阴阳、占繇、符架之术，能厌劾怪鬼。”

傅山著有《新唐书批注》。

《新五代史》

第　二　回　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纵再偶生于薄祚寒门，断不能为走卒健仆，甘遭庸人驱制驾驭，必为奇优名倡。如前代之许由、陶潜、阮籍、嵇康、刘伶、王谢二族、顾虎头、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刘庭芝、温飞卿、米南宫、石曼卿、柳耆卿、秦少游，近日之倪云林、唐伯虎、祝枝山，再如李龟年、黄幡绰、敬新磨、卓文君、红拂、薛涛、崔莺、朝云之流。

敬新磨，五代后唐人，唐庄宗宠爱的优伶之一。敬新磨曾打皇帝耳光。《新五代史・卷三十七伶官传第二十五》中有敬新磨的传记，记载：

庄宗既好俳优，又知音，能度曲，至今汾、晋之俗，往往能歌其声，谓之「御制」者皆是也。

其小字亚子，当时人或谓之亚次。又别为优名以自目，曰李天下。

庄宗好畋猎，猎于中牟，践民田。中牟县令当马切谏，为民请，庄宗怒，叱县令去，将杀之。伶人敬新磨知其不可，乃率诸伶走追县令，擒至马前责之曰：「汝为县令，独不知吾天子好猎邪？奈何纵民稼穑以供税赋！何不饥汝县民而空此地，以备吾天子之驰骋？汝罪当死！」因前请亟行刑，诸伶共唱和之。庄宗大笑，县令乃得免去。庄宗尝与群优戏于庭，四顾而呼曰：「李天下，李天下何在？」新磨遽前以手批其颊。庄宗失色，左右皆恐，群伶亦大惊骇，共持新磨诘曰：「汝奈何批天子颊？」新磨对曰：「李天下者，一人而已，复谁呼邪！」于是左右皆笑，庄宗大喜，赐与新磨甚厚。新磨尝奏事殿中，殿中多恶犬，新磨去，一犬起逐之，新磨倚柱而呼曰：「陛下毋纵儿女啮人！」庄宗家世夷狄，夷狄之人讳狗，故新磨以此讥之。庄宗大怒，弯弓注矢将射之，新磨急呼曰：「陛下无杀臣！臣与陛下为一体，杀之不祥！」庄宗大惊，问其故，对曰：「陛下开国，改元同光，天下皆谓陛下同光帝。且同，铜也，若杀敬新磨，则同无光矣。」庄宗大笑，乃释之。

第三十九回　村姥姥是信口开河　情哥哥偏寻根究底

李氏道：“什么钥匙？要紧梯己东西怕人偷了去，却带在身上。我成日家和人说笑，有个唐僧取经，就有个白马来驮他；刘智远打天下，就有个瓜精来送盔甲；有个凤丫头，就有个你。你就是你奶奶的一把总钥匙，还要这钥匙作什么。”平儿笑道：“奶奶吃了酒，又拿了我来打趣着取笑儿了。”

刘智远，即刘知远。《白兔记》，全称《刘知远白兔记》，为元代南戏。戏中刘知远战胜了瓜精，并得到了兵书和宝剑。刘知远为五代时期后汉开国皇帝。

第五十四回　史太君破陈腐旧套　王熙凤效戏彩斑衣

那两个女先儿回说道：“倒有一段新书，是残唐五代的故事。”贾母问是何名，女先儿道：“叫做《凤求鸾》。”

残唐五代，元末明初有长篇历史小说《残唐五代史演义》，又名《五代残唐》《残唐五代史演义传》等。

第六十三回　寿怡红群芳开夜宴　死金丹独艳理亲丧

他常说：“古人中自汉晋五代唐宋以来皆无好诗，只有两句好，说道：‘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

妙玉说“汉晋五代唐宋”，其中的“五代”指的是前五代，即南北朝后期的梁、陈、北齐、北周、隋五个朝代。从唐朝灭亡至北宋建立半个多世纪期间，中原地区依次出现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史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合称后五代。

妙玉口中的“汉晋五代唐宋”为九个朝代：汉、晋、梁、陈、北齐、北周、隋、唐、宋。傅山深入看过汉、晋、南北朝、隋、唐、宋、金、元这些朝代的史书，且皆作有批注：《汉书批注》、《后汉书批注》、《晋书批注》、《宋书批注》、《南齐书批注》、《梁书批注》、《陈书批注》、《南史批注》、《魏书批注》、《北齐书批注》、《周书批注》、《北史批注》、《隋书批注》、《新唐书批注》、《新五代史批注》、《宋史批注》、《金史批注》、《元史批注》。

《新五代史》，北宋欧阳修撰，是唐代以后唯一私修正史，记载后梁、后唐、后晋、后

汉、后周这五个朝代的历史。

后梁开国皇帝为梁太祖朱温，宋州砀山午沟里（今安徽省砀山县）人。
后唐开国皇帝为唐庄宗李存勗，山西应县人，沙陀族。
后晋开国皇帝为晋高祖石敬瑭，其祖先出身西夷，为沙陀人，移居太原。
后汉开国皇帝为汉高祖刘知远，晋阳（今山西太原）人，沙陀族，即帝位后改名刘暠。后周开国皇帝为为周太祖郭威，邢州尧山（今天河北省隆尧）。

唐朝开国皇帝唐高祖李渊在太原起兵，开始其一统天下之事业。唐朝灭亡后的这五位后五代开国皇帝中，三位为山西人，这三位中两位为太原人，在太原称帝。

傅山为山西太原人，著有《新五代史批注》。

《新五代史・卷十汉本纪第十》记载:“高祖睿文圣武昭肃孝皇帝，姓刘氏，初名知远，其先沙陀部人也，其后世居于太原。”傅山对此卷有批注：

「莫不以歲月一二數之，乃理之自然也。」末句旁硃筆批:「厭！」

「蓋其於出帝無復君臣之義，而幸禍以爲利者，其素志也，可勝歎哉！」硃筆旁批:「如此事，不必深責，恰是理之當然。」又硃筆眉批:「若以世時世界言之，當把君臣兩字打在空處，不必還拘五倫衷面話說。諄諄與之較論，君也叫不得君，臣也叫不得臣。便當以五代看五代耳!」①

《宋史》

第　二　回　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当日宁国公与荣国公是一母同胞弟兄两个。

《宋史》中记载有宁国公与荣国公：

《宋史・本纪第十七》
弟宁国公佶为遂宁郡王

《宋史・本纪第十九》
徽宗体神合道骏烈逊功圣文仁德宪慈显孝皇帝，讳佶，神宗第十一子也，母曰钦慈皇后陈氏。元丰五年十月丁巳生于宫中。明年正月赐名，十月授镇宁军节度使、封宁国公。

《宋史・本纪第三十三》
庚辰，封孙挺为福州观察使、荣国公，摅为左千牛卫大将军。

其它处还提到宁国公与荣国公十多次。

第　二　回　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① 《傅山全书》第八册第 310 页

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纵再偶生于薄祚寒门，断不能为走卒健仆，甘遭庸人驱制驾驭，必为奇优名倡。如前代之许由、陶潜、阮籍、嵇康、刘伶、王谢二族、顾虎头、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刘庭芝、温飞卿、米南宫、石曼卿、柳耆卿、秦少游，近日之倪云林、唐伯虎、祝枝山，再如李龟年、黄幡绰、敬新磨、卓文君、红拂、薛涛、崔莺、朝云之流。此皆易地则同之人也。

宋徽宗赵佶，为北宋第八位皇帝，生于元丰五年（1082 年）十月。徽宗朝政治腐败，爆发宋江起义、方腊起义等多次农民运动。靖康元年（1126 年）金兵兵临城下，禅位于太子钦宗，二年国亡被俘北上，金天会十三年（1135 年）因病亡于五国城。

宋史中有四卷记载宋徽宗的历史：《宋史・卷十九・本纪第十九・徽宗一》、《宋史・卷二十・本纪第二十・徽宗二》、《宋史・卷二十一・本纪第二十一・徽宗三》、《宋史・卷二十二・本纪第二十二・徽宗四》。

第　九　回　恋风流情友入家塾　起嫌疑顽童闹学堂

贾政看时，认得是宝玉的奶母之子，名唤李贵。

在《宋史・四百二・李好義传》中提到了李贵。李贵为勇士，为砍下叛宋降金的四川宣抚副使吴曦的首级之人。

第四十一回　贾宝玉品茶拢翠庵　刘姥姥醉卧怡红院

又见妙玉另拿出两只杯来。一个旁边有一耳，杯上镌着“瓠瓟斝”三个隶字，后有一行小真字是“晋王恺珍玩”，又有“宋元丰五年四月眉山苏轼见于秘府”一行小字。

宋元丰五年，宋徽宗赵佶出生于此年十月。

第七十六回　凸碧堂品笛感凄清　凹晶馆联诗悲寂寞

月去了。社也散了，诗也不作了。倒是他们父子叔侄纵横起来。你可知宋太祖说的好：‘卧榻之侧，岂许他人酣睡。’他们不作，咱们两个竟联起句来，明日羞他们一羞。”

宋太祖赵匡胤为宋朝（北宋）开国皇帝。

第七十九回　薛文龙悔娶河东狮　贾迎春误嫁中山狼

今日出了阁，自为要作当家的奶奶，比不得作女儿时腼腆温柔，须要拿出这威风来，才钤压得住人；况且见薛蟠气质刚硬，举止骄奢，若不趁热灶一气炮制熟烂，将来必不能自竖旗帜矣；又见有香菱这等一个才貌俱全的爱妾在室，越发添了“宋太祖灭南唐”之意，“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之心。

宋太祖灭南唐，即宋灭南唐之战。从北宋开宝七年（974 年）九月至开宝八年（975 年）十一月，北宋发动战争，攻破金陵府（今江苏省南京市），俘虏李后主李煜，灭掉南唐。

傅山著有《宋史批注》。傅山对《宋史・四百二・李好義传》有多条批注，其中一条为：

「曦聞外閑，倉皇而起，露頂徒跣，開寢戶欲遁，見貴復止。」墨筆於「貴」上添「李」字。[①]

[①] 《傅山全书》第八册第 391 页

《金史》

第　一　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书中凡写长安，在文人笔墨之间则从古之称，凡愚夫妇儿女子家常口角则曰“中京”，是不欲着迹于方向也。盖天子之邦，亦当以中为尊，特避其“东南西北”四字样也。】

辽王朝共有“东南西北”“中京”五个京城：中都大兴府，北京大定府，西京大同府，东京辽阳府和南京开封府。金朝取代辽朝后，也效仿建立了五京制。金王朝海陵王完颜亮于贞元元年三月二十六日（1153 年 4 月 21 日）正式迁都燕京，改燕京为中都。

第　一　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原来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于大荒山无稽崖练成高经十二丈、方经二十四丈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

大荒山，可谐音大房山。大房山为金朝陵墓所在地。

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钗》。

金陵。

第　五　回　贾宝玉神游太虚境　警幻仙曲演红楼梦

只见那边橱上封条上大书七字云:“金陵十二钗正册”。宝玉问道:“何为‘金陵十二钗正册’？”

金陵。

宝玉听说，再看下首二厨上，果然写着“金陵十二钗副册”，又一个写着“金陵十二钗又副册”。

金陵。

第　八　回　比通灵金莺微露意　探宝钗黛玉半寒酸

这就是大荒山中青埂峰下的那块顽石的幻相。

大荒山。

第一十八回　林黛玉误剪香囊袋　贾元春归省庆元宵

此时自己回想当初在大荒山中，青埂峰下，那等凄凉寂寞；若不亏癞僧、跛道二人携来到此，又安能得见这般世面。

大荒山。

第七十八回　老学士闲征姽婳词　痴公子杜撰芙蓉诔

后来报至中都，自天子以至百官，无不惊骇道奇。

中都，金王朝海陵王完颜亮迁都燕京，改燕京为中都。

金陵位于北京市房山区西南大房山东麓，是北京地区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帝王陵墓群。出于消灭南宋、统一天下的宏伟目标，金朝海陵王决定将政治中心南移，于贞元元年（1153年）将国都迁往燕京，并改燕京为中都。贞元三年三月，海陵王下令营建大房山的九龙山诸陵。从海陵王一朝开始，经过世宗、章宗、卫绍王、宣宗，共五世六十余年的营建，金陵逐渐形成一处规模宏大的皇家陵寝。

金朝九帝除宣宗葬汴京（河南开封）、哀宗葬蔡州（河南汝南县）外，太祖至卫绍王七位帝王均葬于大房山陵区，太祖葬睿陵，太宗葬恭陵，熙宗葬思陵，世宗葬兴陵，章宗葬道陵；海陵王、卫绍王两位皇帝死后被削去帝号，故葬所无陵号。此外，金朝追封的四帝，三位迁葬于大房山陵区：完颜亮父德宗，葬顺陵；世宗父睿宗，葬景陵；章宗父显宗，葬裕陵。熙宗父徽宗葬上京会宁府，没有迁葬大房山的记载。

《金史》为元朝脱脱等撰之纪传体金代史，记述了从女真族的兴起到金朝建立和灭亡。其中多次提到大房山作为陵墓之地。本纪中摘录如下：

> 《本纪第二》
> 贞元三年十一月，改葬于大房山，仍号睿陵。
>
> 《本纪第三》
> 贞元三年十一月戊申，改葬于大房山，仍号恭陵。
>
> 《本纪第四》
> 贞元三年，改葬于大房山蓼香甸，诸王同兆域。大定初，追谥武灵皇帝，庙号闵宗，陵曰思陵。别立庙。
>
> 《本纪第五》
> 乙卯，命以大房山云峰寺为山陵，建行宫其麓。
>
> 十月乙酉，葬始祖以下十帝于大房山。
>
> 四月，葬于大房山鹿门谷诸王兆域中。
>
> 《本纪第十九》
> 二年，改葬于大房山，号景陵。

隐面下，大观园的原型为北京明十三陵；明十三陵中明宣宗葬景陵，明英宗葬裕陵，崇祯帝葬思陵；此三陵名字与金陵中的陵重名；金陵十二钗的金陵可暗指北京，因北京有金陵。

傅山著有《金史批注》。

《路史后纪》

第　一　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原来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于大荒山无稽崖练成高经十二丈、方经二十四丈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娲皇氏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只单单的剩了一块未用，便弃在此山青埂峰下。

女娲。

第　二　回　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运生世治，劫生世危。尧，舜，禹，汤，文，武，周，召，孔，孟，董，韩，周，程，张，朱，皆应运而生者。蚩尤，共工，桀，纣，始皇，王莽，曹操，桓温，安禄山，秦桧等，皆应劫而生者。

尧、舜。

第一十六回　贾元春才选凤藻宫　秦鲸卿夭逝黄泉路

凤姐笑道："若果如此，我可也见个大世面了。可恨我小几岁年纪，若早生二三十年，如今这些老人家也不薄我没见世面了。说起当年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比一部书还热闹，我偏没造化赶上。"

舜。

第五十回　芦雪广争联即景诗　暖香坞创制春灯谜

李绮收了一句道：凭诗祝舜尧。

舜尧。

第五十六回　敏探春兴利除宿弊　识宝钗小惠全大体

探春笑道："你这样一个通人，竟没看见子书？当日《姬子》有云：'登利禄之场，处运筹之界者，尧舜之词，背孔孟之道。'"

尧、舜。

第六十三回　寿怡红群芳开夜宴　死金丹独艳理亲丧

况且这两种人自尧舜时便为中华之患，晋唐诸朝，深受其害。幸得咱们有福，生在当今之世，大舜之正裔，圣虞之功德仁孝，赫赫格天，同天地日月亿兆不朽，所以凡历朝中跳猖獗之小丑，到了如今竟不用一干一戈，皆天使其拱手俛头缘远来降。

舜。

第七十八回　老学士闲征姽婳词　痴公子杜撰芙蓉诔

高标见嫉，闺帏恨比长沙；直烈遭危，巾帼惨于羽野。【庚辰双行夹批：鲧刚直自命，舜殛于羽山。《离骚》："曰鲧婞直以亡身兮，终然殀乎羽之野。"】

舜。

《路史》为南宋罗泌撰。《前纪》九卷，述初三皇至阴康、无怀之事；《后纪》十四卷，述太昊至夏履癸之事；《国名纪》八卷，述上古至三代诸国、姓氏、地理，下逮两汉之末；《发挥》六卷、《馀论》十卷。《路史后纪》，即指《路史》中的《后纪》十四卷。

《路史后纪》第一卷讲伏羲，第二卷讲女娲，第三卷讲炎帝，第五卷讲黄帝，第十一卷讲帝尧，第十二卷讲帝舜，第十三卷讲帝禹，第十四卷讲帝启。

在第二卷《女皇氏》中记载：

> 太昊氏衰，共工爲始作亂。振滔洪水，以禍天下。隳天綱，絕地紀，覆中冀，人不堪命，于是女皇氏役其神力以與共工氏較，滅共工氏而遷之，然後四極正冀州寧，地平天成，萬民復生。媧媧氏乃立號曰女皇氏。

在第十二卷《有虞氏》中记载：

> 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尚书·舜典》中也有此相同记载。

收录于《楚辞》和《昭明文选》的《离骚经》说：“曰鯀婞直以亡身兮，终然夭乎羽之野。”

《路史后纪》有女娲、尧、舜的专门记载。《史记·五帝本纪》中有黄帝、颛顼、喾、尧、舜的传记。舜为四部落联盟首领，以受尧的“禅让”而称帝于天下。舜的都城在蒲阪（今山西永济）。

傅山著有《路史后纪批注》。

《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

> 第五十四回　史太君破陈腐旧套　王熙凤效戏彩斑衣
> 贾母问是何名，女先儿道：“叫做《凤求鸾》。”
>
> 贾母忙道：“怪道叫作《凤求鸾》。不用说，我猜着了，自然是这王熙凤要求这雏鸾小姐为妻。”
>
> 第五十六回　敏探春兴利除宿弊　识宝钗小惠全大体
> 湘云道：“怎么列国有个蔺相如，汉朝又有个司马相如呢？”

司马相如，字长卿，蜀郡（今四川省）成都人，西汉大辞赋家。其代表作品为《子虚赋》、《上林赋》。司马相如因弹《凤求凰》而结识了卓文君，而后私奔。

鸾，传说凤凰一类的鸟。凤凰，称雄鸟为“凤”，雌鸟称为“凰”。“鸾鸟”若区分雄雌，则雄鸟称“鸾”，雌鸟称“金鸡”。《凤求鸾》，与《凤求凰》名称相似，却表达的是雄性追求

雄性的含义，这就强化了“凤”为雄性的含义。然而“求鸾”又暗示了“凤”应为雌性。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天启时大太监魏忠贤，为雄性，因被阉割，又如雌性；鸾，齐明帝萧鸾，庙号高宗，谥明皇帝；鸾，暗指明帝，即大明皇帝明熹宗天启帝朱由校；朱由校宠信魏忠贤导致魏忠贤祸国而不可收拾。

傅山著有《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注》。

《杜诗》

书中有多处引用或化用杜甫的诗句。

傅山著有《重刊千家诗杜诗批注》、《杜诗通批注》、《杜诗韵字归部》。
傅山还有多幅书写杜甫诗句的草书、行书、隶书等作品传世。

《孔氏谈苑》

第二十六回　蘅芜院设言传密语　潇湘馆春困发幽情

冯紫英笑道:“从那一遭把仇都尉的儿子打伤了，我就记了再不怄气，如何又挥拳？这个脸上，是前日打围，在铁网山教兔鹘捎一翅膀。”

打围，集体打猎。

第五十二回　俏平儿情掩虾须镯　勇晴雯病补雀金裘

谁知有个真真国的女孩子

女真国。

第六十三回　寿怡红群芳开夜宴　死金丹独艳理亲丧

况且这两种人自尧舜时便为中华之患，晋唐诸朝，深受其害。

中华之患。

傅山著有《孔氏谈苑批注》。《孔氏谈苑》是宋代孔平仲撰写的一部笔记。该书多记宋代杂事，内容广泛。与以上有关部分文字摘录如下。

卷二

辽人尤畏女真国，范纯礼尝闻彼使云：女真国人长马大，其境土之广，南北不知几千里也。徐禧覆于永洛，是时辽人方苦女真侵边，故帖然自守，不敢为中国患。

卷二

吴长文使辽，辽人打围无所获，忽得一鹿，请南使观之。须臾，剥剔了，已昏夜矣。数兵煮其骨食之，皆呕血。吴左丞留双肾于银器中，云:「此最补暖。」旦欲荐之。翌日，银器内皆黑色，乃毒矢所毙尔。不敢泄，埋之而去。辽地大寒，匕箸必于汤中蘸之，方得入口，不尔，与热肉相

沾不肯脱。石鉴奉使，不曾蘸箸以取榛子，沾唇如烙，皮脱血流，淋漓衣服上。

《拾遗记》

第　五　回　贾宝玉神游太虚境　警幻仙曲演红楼梦

宝玉抬头看见一幅画贴在上面，画的人物固好，其故事乃是《燃藜图》，也不看系何人所画，心中便有些不快。

《燃藜图》乃是神仙劝人勤学苦读的画面。《拾遗记》，是东晋王嘉编写的古代中国神话志怪小说集。《拾遗记》第六卷记载了燃藜的典故：

> 刘向於成帝之末，校书天禄阁，专精覃思。夜有老人，著黄衣，植青藜杖，登阁而进，见向暗中独坐诵书。老父乃吹杖端，烟燃，因以见向，说开辟已前。向因受《洪范五行》之文，恐辞说繁广忘之，乃裂裳及绅，以记其言。至曙而去，向请问姓名。云："我是太一之精，天帝闻金卯之子有博学者，下而观焉。"乃出怀中竹牒，有天文地图之书，"余略授子焉"。至向子歆，从向受其术，向亦不悟此人焉。

傅山著有《拾遗记批注》。《拾遗记》，魏晋南北朝时志怪小说，集杂史与博物为一体。在《拾遗记》第六卷中，傅山对这个燃藜典故有批注：

> 「劉向於成帝之末」條:「夜有老人着黃衣，植青藜杖，扣閽而進。」墨筆眉批:「青藜杖。」「我是太一之精，天帝閒金卯之子，有博學者。」墨筆眉批:「金卯子。太乙之精。」[①]

刘向是谁呢？刘向（前 77 年—前 6 年），是西汉文学家，是刘邦异母弟刘交的后代，所撰《别录》，是我国最早的图书分类目录，今存《新序》《说苑》《列女传》《战国策》《列仙传》等书，《楚辞》是刘向编订成书，而《山海经》是其与其子刘歆共同编订成书。

《汉书・刘向传》记载："向见《尚书・洪范》箕子为武王陈五行阴阳、休咎之应，向乃集合上古以来历春秋六国至秦汉符瑞灾异之记，推迹行事，连传祸福，著其占验，比类相从，各有条目，凡十一篇，号曰《洪范五行传论》。"《汉书・五行志》即以此书为基础写成。

傅山对刘向所编的《战国策》与《山海经》都有研究，著有《战国策校注批注》与《山海经物类编略》。

第　八　回　比通灵金莺微露意　探宝钗黛玉半寒酸

宝钗托于掌上，只见大如雀卵，灿若明霞，莹润如酥，五色花纹缠护。

"大如雀卵"，《拾遗记》卷四记载："狱吏曰：'初囚高之时，见高怀有一青丸，大如雀卵。'"

第二十五回　魇魔法姊弟逢五鬼　红楼梦通灵遇双真

那道人又是怎生模样：一足高来一足低，浑身带水又拖泥。相逢若问家何处，却在蓬莱弱水西。

[①] 《傅山全书》第九册第 119 页

《山海经·海内北经》中有“蓬莱山在海中”。东北的黑龙江在汉魏晋时被称为弱水。

东晋王嘉编写的神话志怪小说集《拾遗记》卷十《蓬莱山》记载：“蓬莱山……其西有含明之国……南有鸟，名鸳鸯”。

隐面下，道人的原型为明成祖朱棣；朱棣之大明正是在“蓬莱弱水西”；弱水，可指代大清崛起之前的建州女真地方，此时女真势力弱小，后来的大清五行属水；丫鬟鸳鸯的原型为建州女真领袖努尔哈赤。

> 第五十回　芦雪广争联即景诗　暖香坞创制春灯谜
> 幽梦冷随红袖笛，游仙香泛绛河槎。

绛河，《拾遗记》：“绛河去日南十万里，波如绛色。”

> 第五十二回　俏平儿情掩虾须镯　勇晴雯病补雀金裘
> 里面有西洋珐琅的黄发赤身女子，两肋又有肉翅，里面盛着些真正汪恰洋烟。

肉翅，《拾遗记》卷三记载：“八名挟翼，身有肉翅。”

《拾遗记·卷八·蜀》记载了一个白猿化为一个执笏老叟的故事。其与脂批签名者之一畸笏叟的形象相类。

> 周群妙闲算术讖说。游岷山采药，见一白猿，从绝峰而下，对群而立。群抽所佩书刀投猿，猿化为一老翁，握中有玉版长八寸，以授群。群问曰：「公是何年生？」答曰：「已衰迈也，忘其年月，犹忆轩辕之时，始学历数，风后、容成，皆黄帝之史，就余授历数。至颛顼时，考定日月星辰之运，尤多差异。及春秋时，有子韦、子野、裨灶之徒，权略虽验，未得其门。迩来世代兴亡，不复可记，因以相袭。至大汉时，有洛下闳，颇得其旨。」群服其言，更精勤算术。乃考校年历之运，验于图纬，知蜀应灭。及明年，归命奔吴。皆云：「周群详阴阳之精妙也。」蜀人谓之「后圣」。白猿之异，有似越人所记，而事皆迂诞，似是而非。

傅山在《拾遗记批注中》对此故事有批注“白猿玉版。”

> 「猿化爲一老翁，握中有玉版長八寸，以授羣。」墨筆眉批：「白猿玉版。」[①]

《云溪友议》

《云溪友议》是唐代范摅所撰的一本笔记小说集。书中记载中唐至晚唐的杂事以及唐朝诗人之间的唱和与轶闻。傅山著有《云溪友议批注》。

> 第　六　回　贾宝玉初试雨云情　刘姥姥一进荣国府
> 刘姥姥道：“嗳呦呦！可是说的，‘侯门深似海’，我是个什么东西，他家人又不认得我，我去了也

[①] 《傅山全书》第九册第 122 页

是白去的。”

“侯门深似海”出自崔郊的诗句“侯门一入深如海”。

第三十八回　林潇湘魁夺菊花诗　薛蘅芜讽和螃蟹咏

大家又评了一回，复又要了热蟹来，就在大圆桌子上吃了一回。宝玉笑道：“今日持螯赏桂，亦不可无诗。我已吟成，谁还敢作呢？”说着，便忙洗了手提笔写出。众人看道：

持螯更喜桂阴凉，泼醋擂姜兴欲狂。

饕餮王孙应有酒，横行公子却无肠。

脐间积冷馋忘忌，指上沾腥洗尚香。

原为世人美口腹，坡仙曾笑一生忙。

黛玉笑道：“这样的诗，要一百首也有。”宝玉笑道：“你这会子才力已尽，不说不能作了，还贬人家。”黛玉听了，并不答言，也不思索，提起笔来一挥，已有了一首。众人看道：

铁甲长戈死未忘，堆盘色相喜先尝。

螯封嫩玉双双满，壳凸红脂块块香。

多肉更怜卿八足，助情谁劝我千觞。

对斯佳品酬佳节，桂拂清风菊带霜。

宝玉看了正喝彩，黛玉便一把撕了，令人烧去，因笑道：“我的不及你的，我烧了他。你那个很好，比方才的菊花诗还好，你留着他给人看。”宝钗接着笑道：“我也勉强了一首，未必好，写出来取笑儿罢。”说着也写了出来。大家看时，写道是：

桂靄桐阴坐举觞，长安涎口盼重阳。

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

看到这里，众人不禁叫绝。宝玉道：“写得痛快！我的诗也该烧了。”又看底下道：

于今落釜成何益，月浦空余禾黍香。

众人看毕，都说这是食螃蟹绝唱，这些小题目，原要寓大意才算是大才，只是讽刺世人太毒了些。说着，只见平儿复进园来。不知作什么，且听下回分解。

《云溪友议》中与回目中“螃蟹咏”相关的文字摘录如下。

雜嘲戲

詠螃蟹呈浙西從事皮日休：「未遊滄海早知名，有骨還從肉上生。莫道無心畏雷電，海龍王處也橫行。」

傅山在《云溪友议批注》中对此条有批注。

「詠螃蠏呈浙江從事皮日休」條：墨筆眉批：「皮日休。」[①]

第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题五美吟　浪荡子情遗九龙珮

绿珠

瓦砾明珠一例抛，何曾石尉重娇娆。

都缘顽福前生造，更有同归慰寂寥。

“绿珠”，晋代石崇的侍妾。

[①] 《傅山全书》第九册第 147 页

《云溪友议》中记载了崔郊的《赠去婢》七绝，这是《全唐诗》中收录崔郊的唯一一首诗，其中就有“侯门一入深如海”之句。《云溪友议》中的相关文字摘录如下：

襄阳杰

郑太穆郎中为金州刺史，……其婢因寒食来从事家，值郊立于柳阴，马上连泣，誓若山河。崔生赠之以诗曰:「公子王孙逐后尘，绿珠垂泪滴罗巾。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或有嫉郊者，写其诗于座，公覩诗，令召崔生，左右莫之测也。郊则忧悔而已，无处潜遁也。及见郊，握手曰:「『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便是公制作也。四百千，小哉！何靳一书，不早相示!」遂命婢同归，至于帏幌奁匣，悉为增饰之，小阜崔生矣。

“绿珠”代指崔郊心爱的婢女，“萧郎”指情郎，此处应代指崔郊自己。

傅山于此文有多处批注，如下。

「鄭太穆郎中」條：墨筆眉批:「鄭太穆。」「致書于襄陽于司空頓。鄭書傲睨自若，似無郡吏之禮。」墨筆眉批:「于頓。」「又有匡廬符載山人遣三尺童子齎數幅文書。」墨筆眉批:「符載。」「又有崔郊秀才者，寓居于漢上。」墨筆眉枇:「崔郊。」「連帥愛之，以類無雙，給錢四十萬。」墨筆眉批:「薛太保。無雙。」「初，有客自零陵來，稱戎昱使君席上有善歌者。」墨筆眉批:「戎昱。」[①]

《宣室志》

第一十六回　贾元春才选凤藻宫　秦鲸卿夭逝黄泉路

那秦钟早已魂魄离身，只剩得一口悠悠余气在胸，正见许多鬼判持牌提索来捉他。那秦钟魂魄那里肯就去，又记念着家中无人掌管家务，又记挂着父亲还有留积下的三四千两银子，又记挂着智能尚无下落，因此百般求告鬼判。无奈这些鬼判都不肯徇私，反叱咤秦钟道:“亏你还是读过书人，岂不知俗语说的:‘阎王叫你三更死，谁敢留人到五更。’我们阴间上下都是铁面无私的，不比你们阳间瞻情顾意，有许多的关碍处。”

秦钟梦入阴间。

《宣室志》，是唐代张读所编撰的传奇小说集。其中娄师德的故事与秦钟的故事类似。傅山著有《宣室志批注》，在娄师德的故事旁有批注：

卷之三

「婁师德布衣時，嘗因沉疾，夜夢一人，紫衣，來榻前再拜曰」云云,「見一室曰『司命署』。問:『職何如？』對曰:「主世人祿命之籍也。』」墨筆眉批:「婁師德。夢。」又硃筆眉批:「婁夢入司命署。」[②]

① 《傅山全书》第九册第 130 页
② 《傅山全书》第九册第 156 页

《老学庵笔记》

第　五　回　贾宝玉神游太虚境　警幻仙曲演红楼梦

二十年来辨是非，榴花开处照宫闱。三春争及初春景，虎兕相逢大梦归。

虎兕。

第三十四回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错里错以错劝哥哥

袭人看时，只见两个玻璃小瓶，却有三寸大小，上面螺丝银盖，鹅黄笺上写着“木樨清露”，那一个写着“玫瑰清露”。

玫瑰清露。

第四十八回　滥情人情误思游艺　慕雅女雅集苦吟诗

香菱笑道：“我只爱陆放翁的诗‘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说的真有趣！”

陆放翁，即陆游。

第七十六回　凸碧堂品笛感凄清　凹晶馆联诗悲寂寞

湘云笑道：“……只是这两个字俗念作‘洼’‘拱’二音，便说俗了，不大见用，只陆放翁用了一个‘凹’字，说‘古砚微凹聚墨多’，还有人批他俗，岂不可笑。” 林黛玉道：“也不只放翁才用，古人中用者太多。……”

放翁，即陆游。

第七十七回　俏丫鬟抱屈夭风流　美优伶斩情归水月

袭人笑道：“可是你‘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我们偶然说一句略妨碍些的话，就说是不利之谈，你如今好好的咒他，是该的了！他便比别人娇些，也不至这样起来。”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第七十八回　老学士闲征姽婳词　痴公子杜撰芙蓉诔

望徽盖之陆离兮，抑箕尾之光耶？

箕尾。

《老学庵笔记》是南宋陆游写作的一部笔记，内容多是作者或亲历、或亲见、或亲闻之事、或读书考察的心得。

傅山著有《老学庵笔记批注》。相关部分摘录如下。

封面墨筆批：「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趙元鎮語。……」[①]

[①] 《傅山全书》第九册第 193 页

卷第一

趙元鎮丞相謫朱崖，病亟，自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

卷第五

田登作郡，自讳其名，触者必怒，吏卒多被榜笞。于是举州皆谓灯为火。上元放灯许人入州治游观，吏人遂书榜揭于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

「姚福进条」:「儿麟之祖也」。硃筆改「儿」为「兕」，并旁批:「兕、麟，兄弟也。」[①]

卷第七

「寿皇時」條:「禁中供御酒名薔薇露。」墨筆眉批:「薔薇露。」[②]

《蠡海集》

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杨妃戏彩蝶　埋香冢飞燕泣残红

又笑道:“林之孝两口子都是锥子扎不出一声儿来的。我成日家说，他们倒是配就了的一对夫妻，一对天聋地哑。那里承望养出这么个伶俐丫头来！你十几岁了？”

“天聋地哑”，是文昌帝君的两个侍童。《蠡海集・鬼神类》中记载：

梓潼文昌君从者曰天聋，曰地哑。盖帝君不欲聪明之尽用，故假聋哑以寓意。且夫天地岂可聋哑哉？

《蠡海集》，明代王逵著。分八大门，涉及天文、地理、 象数、历法、人身、医学、动物、植物、农业、 气象、神鬼等事物与问题，侧重于哲学理论方面的解释。

傅山著有《蠡海集批注》。

《西京杂记》

第五十二回　俏平儿情掩虾须镯　勇晴雯病补雀金裘

雀金裘。

第一十六回　贾元春才选凤藻宫　秦鲸卿夭逝黄泉路

凤藻宫。

第二十九回　享福人福深还祷福　痴情女情重愈斟情

① 《傅山全书》第九册第 202 页

② 《傅山全书》第九册第 207 页

贾珍一时来回:“神前拈了戏，头一本《白蛇记》。”贾母问:“《白蛇记》是什么故事？”贾珍道:“是汉高祖斩蛇方起首的故事。第二本是《满床笏》。”

《白蛇记》讲汉高祖斩蛇的故事。

第四十二回　蘅芜君兰言解疑癖　潇湘子雅谑补馀音

”凤姐儿道:“正是生日的日子不好呢，可巧是七月初七日。”

七月初七日。

第一十二回　王熙凤毒设相思局　贾天祥正照风月鉴

说毕，从褡裢中取出一面镜子来——两面皆可照人，镜把上面鏊着“风月宝鉴”四字——递与贾瑞道:“这物出自太虚幻境空灵殿上，警幻仙子所制，专治邪思妄动之症，有济世保生之功。所以带他到世上，单与那些聪明俊杰、风雅王孙等看照。千万不可照正面，只照他的背面，要紧，要紧！三日后吾来收取，管叫你好了。”说毕，佯常而去，众人苦留不住。

贾瑞收了镜子，想道:“这道士倒有些意思，我何不照一照试试。”想毕，拿起“风月鉴”来，向反面一照，只见一个骷髅立在里面，唬得贾瑞连忙掩了，骂:“道士混账，如何吓我!”“我倒再照照正面是什么。”想着，又将正面一照，只见凤姐站在里面招手叫他。贾瑞心中一喜，荡悠悠的觉得进了镜子，与凤姐云雨一番，凤姐仍送他出来。

风月宝鉴镜中有骷髅。

第三十六回　绣鸳鸯梦兆绛芸轩　识分定情悟梨香院

第四十六回　尴尬人难免尴尬事　鸳鸯女誓绝鸳鸯偶

第七十回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云偶填柳絮词

天机烧破鸳鸯锦，春酣欲醒移珊枕。

丫鬟鸳鸯，鸳鸯锦被。

第　五　回　贾宝玉神游太虚境　警幻仙曲演红楼梦

其神若何？月射寒江。应惭西子，实愧王嫱。

王嫱，即王昭君。

第五十一回　薛小妹新编怀古诗　胡庸医乱用虎狼药

青冢怀古　其七

黑水茫茫咽不流，冰弦拨尽曲中愁。

汉家制度诚堪叹，樗栎应惭万古羞。

青冢，王昭君的墓。

第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题五美吟　浪荡子情遗九龙佩

明妃

绝艳惊人出汉宫，红颜命薄古今同。

君王纵使轻颜色，予夺权何畀画工？

宝钗亦说道：“做诗不论何题，只要善翻古人之意。若要随人脚踪走去，纵使字句精工，已落第二义，究竟算不得好诗，即如前人所咏昭君之诗甚多，有悲挽昭君的，有怨恨延寿的，又有讥汉帝不能使画工图貌贤臣而画美人的。纷纷不一。后来王荆公复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永叔有‘耳目所见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二诗俱能各出己见，不与人同。今日林妹妹这五首诗，亦可谓命意新奇，别开生面了。”

汉帝因王昭君出塞而杀毛延寿。

第　二　回　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再如李龟年、黄幡绰、敬新磨、卓文君、红拂、薛涛、崔莺、朝云之流。此皆易地则同之人也。”

第五十六回　敏探春兴利除宿弊　识宝钗小惠全大体

湘云道：“怎么列国有个蔺相如，汉朝又有个司马相如呢？”

司马相如与卓文君。

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杨妃戏彩蝶　埋香冢飞燕泣残红

回目将林黛玉比喻为赵飞燕。

第四十九回　琉璃世界白雪红梅　脂粉香娃割腥啖膻

因当年父亲在京时已将胞妹薛宝琴许配都中梅翰林之子为婚

薛宝琴。

第七十八回　老学士闲征姽婳词　痴公子杜撰芙蓉诔

素女约于桂岩，宓妃迎于兰渚。

素女与宓妃。

第一十五回　王凤姐弄权铁槛寺　秦鲸卿得趣馒头庵

第三十六回　绣鸳鸯梦兆绛芸轩　识分定情悟梨香院

如今且说王凤姐自见金钏死后，忽见几家仆人常来孝敬他些东西，又不时的来请安奉承，自己倒生了疑惑，不知何意。

王熙凤两次被称为王凤。

第七十八回　老学士闲征姽婳词　痴公子杜撰芙蓉诔

高标见嫉，闺帏恨比长沙；直烈遭危，巾帼惨于羽野。

长沙，指贾谊。

《西京杂记》，为古代小说集，每篇短者仅十余字，长者亦不过千余字。

傅山著有《西京杂记批注》[①]。相关部分摘录如下。

卷第一

「武帝時，西域獻吉光裘」條：墨筆眉批:「吉光裘。」

「趙王如意年幼」條：墨筆眉批:「趙王如意。」

「漢帝相傳」條:「以秦王子嬰所奉白玉璽、高祖斬白蛇劍。」墨筆眉批:「璽。劍。」

「漢綵女」條:「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鍼於開襟樓。 硃筆眉批:「開襟。」

「宣帝被收」條:「繫身毒國寶鏡一枚。」墨筆眉批:「身毒寶鏡。」

「趙飛燕爲皇后」條:「鴛鴦被、鴛鴦襦、鴛鴦褥。」硃筆眉批:「鴛鴦。」

卷第二

「元帝後宮」條:「諸宮人皆賂畫工，多者十萬，少者亦不減五萬，獨王嬙不肯。」墨筆眉批:「王嬙。」

「畫工有杜陵毛延壽，爲人形醜好老少，必得其眞。安陵陳敞、新豐劉白、龔寬，並工爲牛馬、 飛鳥、衆勢、人形好醜，不逮延壽。下杜陽望亦善畫，尤善布色。樊育亦善布色。」墨筆眉批:「毛延壽。陳敞。劉白。龔寬。陽望。樊育。」

「司馬相如與卓文君還成都」條：墨筆眉批:「司馬相如。」「以所著鶡鷸裘就巾人阳昌貰酒。」硃筆眉批:「 鶡鷸裘。」

「楊雄讀書」條：墨筆眉批:「雄著太玄經，夢吐鳳凰。」硃筆眉批:「夢吐。」

「王鳳以五月五日生」條：墨筆眉批:「王鳳。」

卷第三

「高祖初人咸陽宮」條：……「有方鏡廣四尺，高五尺九寸，表裏有明」，「 人有疾病在內，則掩心而照之，則知病 。」硃筆眉批:「方鏡照病。」

卷第五

「賈誼在長沙」條：墨筆眉批:「賈誼。」

《西京杂记》卷一有“鱼藻宫”条，即“趙王如意年幼”条。原文：

赵王如意年幼。未能亲外傅。戚姬使旧赵王内傅赵媪傅之。号其室曰养德宫。后改为鱼藻宫。

《西京杂记》卷一有“身毒国宝镜”条，即“宣帝被收”条。原文：

宣帝被收系郡邸狱。臂上犹带史良娣合采婉转丝绳。系身毒国宝镜一枚大如八铢钱。旧传此镜见妖魅。得佩之者为天神所福。故宣帝从危获济。

《西京杂记》卷二记载了王昭君出使匈奴、毛延寿被杀，以及扬雄作《太玄经》的事迹：

[①] 《傅山全书》第九册第 225 页

画工弃市

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案图召幸之。诸宫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匈奴入朝求美人为阏氏，于是上案图，以昭君行。及去，召见，貌为后宫第一，善应对，举止闲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于外国，故不复更人。乃穷案其事，画工皆弃市，籍其家，资皆巨万。画工有杜陵毛延寿，为人形，丑好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陈敞，新丰刘白、龚宽，并工为牛马飞鸟众势，人形好丑，不逮延寿。下杜阳望亦善画，尤善布色。樊育亦善布色。同日弃市。京师画工，于是差稀。

扬雄梦凤作太玄

扬雄读书，有人语之曰：「无为自苦，玄故难传。」忽然不见。雄著《太玄经》，梦吐凤凰，集《玄》之上，顷之而灭。

《西京杂记》卷五有“赵后宝琴”条：

赵后有宝琴，曰凤凰，皆以金玉隐起为龙凤蟠鸾、古贤列女之象。亦善为《归风》、《送远》之操。

赵后，即赵飞燕。第二十七回回目为“滴翠亭杨妃戏彩蝶　埋香冢飞燕泣残红”，将林黛玉比喻为赵飞燕。薛宝钗妹妹为薛宝琴。

书中原文与《西京杂记批注》的关联如下。

雀金裘，对“鹔鹴裘”、“吉光裘”。鹔鹴是古代神话传说中的西方神鸟。
凤藻宫，对“鱼藻宫”。
《白蛇记》讲汉高祖斩蛇，对“汉高祖斩白蛇”。
七月初七日，对“七月七日”。
风月宝鉴镜，对“身毒宝镜”与“方鏡照病”。镜中可见鬼或病。
丫鬟鸳鸯与鸳鸯锦被，对“鸳鸯”。
王嫱与汉帝因王昭君杀毛延寿，对“画工弃市”。
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对“司马相如与卓文君还成都”。
飞燕与薛宝琴，对“赵后有宝琴”。
“素女约于桂岩，宓妃迎于兰渚”中“素女”、“宓妃”对偶使用。杨雄的《太玄赋》中有“听素女之清兮，观宓妃之妙曲。”
王熙凤两次被称为王凤，对“王凤”。
长沙指贾谊，对“贾谊在长沙”。

这些对应关系说明，作书人的以上几点构思灵感可能源于《西京杂记》中的用词或记载。

在第一十六回，贾元春封为凤藻宫尚书，加封贤德妃。赵王的居室原名养德宫，后改为鱼藻宫。赵王如意即赵隐王刘如意，是汉高祖刘邦第四子。隐面下，“凤藻宫”可能源自“鱼藻宫”，“贤德”可能源自“养德”；贾元春的原型为明成祖朱棣，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四子，本为燕王。在第十八回中，“有凤来仪”被贾元春赐名为“潇湘馆”。

《侍儿小名录拾遗》

《红楼梦》全书中有大量丫鬟、侍女，仅点出其名的就有六十多人，如：袭人、媚人、晴雯、绮霰、麝月、檀云、秋纹、碧浪、茜雪、春燕、坠儿、四儿、佳蕙、抱琴、司棋、莲花儿、绣橘、待书、翠墨、蝉姐、入画、彩屏、紫鹃、雪雁、春纤、鸳鸯、琥珀、珍珠、玻璃、翡翠、鹦鹉、靛儿、傻大姐、银蝶、炒豆儿、坵儿、莺儿、文杏、平儿、小红、丰儿、金钏、玉钏、绣鸾、绣凤、彩云、彩霞、素云、同喜、同贵、缕儿、翠缕、宝珠、瑞珠、娇杏、小螺、善姐、臻儿、篆儿、小吉祥儿、小鹊、小舍儿、宝蟾。

这些女子的名字都比较独特，且有鲜明的女子气息。作书人要创造出这样多的丫鬟名字，显然需要有相关的经验储备。

傅山著有《侍儿小名录拾遗批注》[①]。侍儿，即使女、女婢。傅山对宋代《侍儿小名录拾遗》、《补侍儿小名录》、《续补侍儿小名录》三本小书做了批注。这三本小书主要是摘录汇编妾侍的简短故事而成轶事小说。傅山写了大约一百条批注，其中绝大部分都仅是将其提及的妾侍名字简单重写一遍。部分摘录如下。

「劉商夜遊湘中」條:「一女子命侍兒楊孟珠斟一杯雲母漿。」硃筆眉批:「楊孟珠。」
「東坡朝雲墓誌銘」條：硃筆眉批:「朝雲。」
「楊貴妃小字玉環」條：硃筆眉批:「玉環。」

補侍兒小名錄
「宋元兇劭姊東陽公主應閤婢王鸚鵡」條：硃筆眉批:「王鸚鵡。」
「柳條，女奴也」條：硃筆眉批:「柳條。」
「元公鎮南海曰」條:「公寵姬號靜君收藥貼之。」硃筆眉批:「靜君。」

績補侍兒小名錄
「初莽妻以莽殺其子，涕泣失明」條:「莽妻旁侍者原碧，莽幸之。」硃筆眉批:「原碧。」
「楚春申君有愛妾曰餘」條：硃筆眉批:「餘。」
「煬帝自到廣陵」條:「侍兒韓俊娥尤得意」,「賜名爲來夢兒。」硃筆眉批:「來夢兒。」
「崔氏鶯鶯婢曰紅娘」條：硃筆眉批:「紅娘。」

上述批语中的朝云与红娘在小说正文中皆有提及。贾母有丫鬟名鹦鹉。

《法帖谱系》

第四十回　史太君两宴大观园　金鸳鸯三宣牙牌令

当地放着一张花梨大理石大案，案上磊着各种名人法帖，并数十方宝砚，各色笔筒，笔海内插的笔如树林一般。那一边设着斗大的一个汝窑花囊，插着满满的一囊水晶球儿的白菊。西墙上当中挂着一大幅米襄阳《烟雨图》，左右挂着一副对联，乃是颜鲁公墨迹，其词云：烟霞闲骨格，泉石野生涯。

[①] 《傅山全书》第九册第 237 页

法帖，亦称“帖”，指古代名人的墨迹，摹刻在石版或木板上的法书及其拓本。称为“法帖”，即可供效法者。《法帖谱系》，为宋曹士冕撰书法著作，二卷。

傅山著有《曹士冕谱系杂说简注》。

《补注释文黄帝内经素问批注（国图本）》

第二十八回　蒋玉菡情赠茜香罗　薛宝钗羞笼红麝串

宝玉笑道:“……那为君的药,说起来唬人一跳。前儿薛大哥哥求了我一二年,我才给了他这方子。……”

第八十回　美香菱屈受贪夫棒　王道士胡诌妒妇方

王一贴道:“哥儿若问我的膏药，说来话长，其中细理，一言难尽。共药一百二十味，君臣相际，宾客得宜，温凉兼用，贵贱殊方。……”

贾宝玉知道中药方子中有君药臣药之分，王一贴说“共药一百二十味，君臣相际”。

君臣佐使，不一定是指方中具体的药味，而是中医药的结构描述，是一种格局，是一种组方原则。“君臣佐使”原则最早见于《黄帝内经》的《素问·至真要大论》:“主药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神农本草经》上也提到:“上药一百二十种为君，主养命；中药一百二十种为臣，主养性；下药一百二十种为佐使，主治病；用药须合君臣佐使。”

傅山著有《补注释文黄帝内经素问批注》，在其中对《至真要大论篇第七十四》有几十条批注。在此篇之前的批注中有至少三次提到“至真要大论”:

黃帝內經素問卷三卷四之册（乙）

封面墨笔批:「……至眞要大論。……至眞要大論。……」[①]

補註釋文黃帝內經素問卷之十一

卷前葉而有硃筆批文:「至眞要大論中『南北之政』注，不解其義之精微。」[②]

《睽车志》

第一十六回　贾元春才选凤藻宫　秦鲸卿夭逝黄泉路

【庚辰眉批:《石头记》一部中皆是近情近理必有之事，必有之言。又如此等荒唐不经之谈，间亦有之，是作者故意游戏之笔，聊以破色取笑，非如别书认真说鬼话也。】

《睽车志》，宋代郭彖撰。纪耳闻目睹鬼怪神异之事，为志怪小说。“是书皆纪鬼怪神异之事，为当时耳目所见闻者。其名《睽车志》，盖取易睽卦，上六，载鬼一车之语也。”易经睽卦中记载:“上九：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载鬼一车，装了一车鬼，形容十分荒诞离奇。

① 《傅山全书》第十八册第 11 页

② 《傅山全书》第十八册第 178 页

脂批中所说“别书认真说鬼话”，完全可指《睽车志》。《石头记》中人物原型皆已去世成鬼。

傅山著有《睽车志批注》。

《李卓吾汇选见闻雅集外史类编》

第　一　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有城曰阊门者，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甲戌侧批：妙极！是石头口气，惜米颠不遇此石。】

脂批提到米芾爱石的典故。傅山在批语中直接写下“元章拜石”：

「一泓濠上，便同庄叟之观；片石林间，堪下米颠之拜。 」墨笔眉批:「元章拜石。」[①]

米芾（1051 年－1107 年），字符章，别号米颠。

第　二　回　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甲眉：从来只见集古集唐等句，未见集俗语者。此又更奇之至!】

第四十二回　蘅芜君兰言解疑癖　潇湘子雅谑补馀音

宝钗笑道：“世上的话，到了凤丫头嘴里也就尽了。幸而凤丫头不认得字，不大通，不过一概是市俗取笑。更有颦儿这促狭嘴，他用‘春秋’的法子，将市俗的粗话，撮其要，删其繁，再加润色比方出来，一句是一句。这‘母蝗虫’三字，把昨儿那些形景都现出来了。亏他想的倒也快。”

脂批点出“集俗语者”。正文说“将市俗的粗话，撮其要，删其繁，再加润色比方出来”。书中原文与脂批都大量运用了俗语。故宫博物院藏《傅征君与戴枫仲书札》中傅山对戴廷栻说：“抄出秽稿，无足存，但发一笑耳。向日读卓老书颇习，故多类其口语。皆今皆无之矣。”卓老指李卓吾。傅山在其诗文中引入了大量的方言俗语，可能习自李卓吾。

傅山著有《李卓吾汇选见闻雅集外史类编批注》。《李卓吾汇选见闻雅集外史类编》，为李贽文集。李贽，字卓吾，是明代思想家、史学家和文学家，其观点惊世骇俗，后被理学迫害，入狱后自刎。

[①] 《傅山全书》第九册第 248 页

《红楼梦》中提及的历史人物与傅山批语的关联

《傅山全书》中收录的傅山的批注类作品达四十部以上，即傅山对四十多部典籍做过系统的批注。例如第四册就收录了《石鼓文集注》、《尔雅注疏批注》、《广韵批注》、《六书索隐批注》、《隸释批注》、《经子解》、《周易兼义批注》、《仪礼注疏批注》。例如第五册就收录了《墨子校注》、《管子批注》、《书小楷曾子问批语》、《管子评注》、《鶡冠子精语》、《墨子经简注》、《庄子翼批注》。例如第七册就收录了《史记列传批注（残本）》、《汉书批注》、《后汉书批注》、《晋书批注》、《宋书批注》、《南齐书批注》、《梁书批注》、《陈书批注》、《南史批注》。

《红楼梦》在叙述文字与在人物的对话中提及了大量历史人物名，这说明作书人对于这些历史人物都有深入的了解，从而才能因人而异地加以运用。

贾雨村谈天地生人

第　二　回　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子兴见他说得这样重大，忙请教其端。雨村道：“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恶两种，余者皆无大异。若大仁者，则应运而生，大恶者，则应劫而生。运生世治，劫生世危。尧，舜，禹，汤，文，武，周，召，孔，孟，董，韩，周，程，张，朱，皆应运而生者。蚩尤，共工，桀，纣，始皇，王莽，曹操，桓温，安禄山，秦桧等，皆应劫而生者。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恶者，挠乱天下。……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纵再偶生于薄祚寒门，断不能为走卒健仆，甘遭庸人驱制驾驭，必为奇优名倡。如前代之许由、陶潜、阮籍、嵇康、刘伶、王谢二族、顾虎头、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刘庭芝、温飞卿、米南宫、石曼卿、柳耆卿、秦少游，近日之倪云林、唐伯虎、祝枝山，再如李龟年、黄幡绰、敬新磨、卓文君、红拂、薛涛、崔莺、朝云之流。此皆易地则同之人也。”

周：周朝创礼的姬旦。
召：周朝大臣姬奭。
孔：儒家创始人孔丘。
孟：儒家亚圣孟轲。
董：汉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
韩：唐代的“百代文宗”韩愈。
周：北宋儒家理学思想的鼻祖周敦颐。
程：北宋儒家理学思想的奠基者二程，程颢与程颐。
张：北宋理学创始人之一张载。
朱：南宋理学家朱熹。

原文提及的应运而生者如下。

简称	全称	典籍位置	对此人批注条数	对此卷批注处数
尧	尧	《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一·尧》	0	0
舜	舜	《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一·舜》	0	0
禹	禹	《史记·卷二·夏本纪第二·禹》	0	0
汤	成汤	《史记·卷三·殷本纪第三·成汤》	0	0
文	周文王	《史记·卷四·周本纪第四·昌》	0	0
武	周武王	《史记·卷四·周本纪第四·发》	0	0
周	周公	《史记·卷三十三·鲁周公世家第三·周公旦》	0	0
召	召公	《史记·卷三十四·燕召公世家第四·召公》	0	0
孔	孔子	《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第十七·孔子》	0	0
孟	孟子	《史记·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孟子》	0	0
董	董仲舒	《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	2	2
韩	韩愈	《新唐书·卷一百七十六·列传第一百一·韩愈》	0	0
周	周敦颐	《宋史·卷四百二十七·列传第一百八十六·道学一·周敦颐》	4	12
程	程颢、程颐	《宋史·卷四百二十七·列传第一百八十六·道学一·程颢 程颐》	3	12
张	张载	《宋史·卷四百二十七·列传第一百八十六·道学一·张载》	0	12
朱	朱熹	《宋史·卷四百二十九·列传第一百八十八·道学三·朱熹》	3	9

从上表可见，傅山对于董、周、程、朱都有重点批注。

原文提及的应劫而生者如下。

提及名	通称名	典籍位置	对此人批注条数	对此卷批注处数
蚩尤	蚩尤	《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一·黄帝》	0	
共工	共工	《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一·帝尧》	0	
桀	桀	《史记·卷二·夏本纪第二·皋至桀》	0	
纣	帝辛	《史记·卷三·殷本纪第三·帝辛》	0	
始皇	秦始皇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	0	
王莽	王莽	《汉书·卷九十九上·王莽传·第六十九上》 《汉书·卷九十九中·王莽传·第六十九中》 《汉书·卷九十九下·王莽传·第六十九下》	0	
曹操	曹操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桓温	桓温	《晋书·卷九十八·列传第六十八·桓温》	4	25
安禄山	安禄山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五上·列传第一百五十	0	0

		上 • 逆臣上 • 安禄山》		
秦桧	秦桧	《宋史 •卷四百七十三 •列传第二百三十二 •秦桧》	0	2

从上表可见，傅山对于桓温有重点批注。

傅山在《东汉书姓名韵》中编辑有“曹操”小传，如下。

> 曹 操
> 靈紀，黜軍校尉。獻紀，初平三年，東郡太守曹操大破黃巾於壽張，降之。[①]

桓温，《晋书》中有《王敦 桓温列传》。桓温，字符子，东晋重要将领及权臣、军事家，谯国桓氏代表人物，因领兵消灭成汉而声名大盛，又曾三次领导北伐，掌握朝政并曾操纵废立，更有意夺取帝位，但未能如愿。其子桓玄后来一度篡夺东晋帝位而建立桓楚，追尊桓温为“楚宣武帝”。

许由，上古时期人物。相传为尧时高士，尧要把君位禅让给他，他逃至箕山下农耕而食，尧又请他做九州岛长官，他到颍水边洗耳，表示名禄之言污了他的耳。

陶潜，即陶渊明。陶渊明，名潜，字符亮，东晋、刘宋的著名文学家。

阮籍，《晋书》中有《阮籍传》。阮籍，字嗣宗，魏国诗人、官员，“竹林七贤”之一，与嵇康并称嵇阮。

嵇康，《晋书》中有《嵇康传》。嵇康，字叔夜，古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音乐家，“竹林七贤”之一，与阮籍齐名，并称嵇阮。

刘伶，《晋书》中有《刘伶传》。刘伶，字伯伦，“竹林七贤”之一。

王谢二族，东晋的王导与谢安两大家族。《晋书》中有《王导传》与《谢安传》。王导与谢安都是东晋权臣。

顾虎头，即顾恺之。《晋书》中有《顾恺之传》。顾恺之，字长康，东晋画家与官员，以其人物画作品著称。

“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这三位都是帝王，陈后主陈叔宝与宋徽宗赵佶都是亡国之君。唐明皇，即唐玄宗李隆基，是开启唐朝由盛转衰之人。

刘庭芝，一名刘希夷，字延之，唐朝诗人。名句“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出自其诗《代悲白头吟》。相传其舅宋之问欲据此诗为己有，他不允，宋之问竟遣人用土囊将他压死。《代悲白头吟》的意境与林黛玉的《葬花词》有相似之处。

[①] 《傅山全书》第十五册第 230 页

温飞卿，即温庭筠。温庭筠，原名岐，字飞卿，太原祁县（今属山西）人，唐代诗人、词人。

米南宫，即米芾。米芾，字符章，太原（今属山西）人，北宋著名书法家、画家。

石曼卿，即石延年。石延年，字曼卿，一字安仁，北宋文学家、书法家。

柳耆卿，即柳永。柳永，字耆卿，因排行第七，北宋词人，婉约派代表人物。

秦少游，即秦观。秦观，字少游，一字太虚，北宋婉约派词人。

原文提及的情痴情种、逸士高人如下。

提及名	通称名	典籍位置	对此人批注条数	对此卷批注处数
许由	许由	《史记·卷六十一·七十列传·伯夷列传第一》 《路史后纪·卷四十·许繇》	0	0
陶潜	陶渊明	《晋书·卷九十四·列传第六十四·隐逸·陶潜》	0	44
阮籍	阮籍	《晋书·卷四十九·列传第十九·阮籍》	0	5
嵇康	嵇康	《晋书·卷四十九·列传第十九·嵇康》	0	5
刘伶	刘伶	《晋书·卷四十九·列传第十九·刘伶》	0	5
王谢二族	王导、谢安家族	《晋书·卷六十五·列传第三十五·王导》 《晋书·卷七十九·列传第四十九·谢安》	10	
顾虎头	顾恺之	《晋书·卷九十二·列传第六十二·文苑·顾恺之》	0	1
陈后主	陈叔宝	《南史·卷十·陈本纪下第十·陈叔宝》	0	0
唐明皇	唐玄宗	《新唐书·卷五·本纪第五·玄宗》		
宋徽宗		《宋史卷一十九·本纪第十九·徽宗一》 《宋史卷二十·本纪第二十·徽宗二》 《宋史卷二十一·本纪第二十一·徽宗三》 《宋史卷二十二·本纪第二十二·徽宗四》	0	0
刘庭芝	刘希夷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中·列传第一百四十中·文苑中·刘希夷》 “时又有汝州人刘希夷，善为从军闺情之诗，词调哀苦，为时所重，志行不修，为奸人所杀。”	0	无
温飞卿	温廷筠	《新唐书·卷九十一·列传第十六·温皇甫二李姜崔·廷筠》	0	0
米南宫	米芾	《宋史·卷四百四十四·列传第二百〇三·文苑六·米芾》	0	1
石曼卿	石延年	《宋史·卷四百四十二·列传第二百〇一·文苑四·石延年》	0	5
柳耆卿	柳永	宋史 无传		

秦少游	秦观	《宋史・卷四百四十四・列传第二百〇三・文苑六・秦观》	0	1

从上表可见，傅山对于王谢二族有重点批注。

原文提及的大明时人如下。

提及名	通称名	典籍位置	对此人批注条数	对此卷批注处数
倪云林	倪瓒	（元末明初人）		
唐伯虎	唐寅			
祝枝山	祝枝山			

傅山有写给老朋友荃老信一札，提及了唐伯虎：

> 腐中偶尔无米，父子叔侄相对长笑，颇近清虚，未免有待，而此面亦得空易卦也。偶有小金笺十余幅在破案，因忆唐伯虎不使人间造业钱伎俩，作小楷《孝经》十八章，较彼犹似不造业矣。令儿持入记室，换米二三斗，救月日之枵，若能慨然留而发之，又复为大陵一场话柄矣，真切真切。

原文提及的奇优名倡如下。

提及名	通称名	典籍位置	对此人批注条数	对此卷批注处数
李龟年	李龟年	《云溪友议・卷第六》	1	3
黄幡绰	黄幡绰	《老学庵笔记・卷十》	0	23
敬新磨	敬新磨	《新五代史・卷三十七・伶官传第二十五》	0	1
卓文君	卓文君	《汉书・卷五十七上・司马相如・第二十七上・卓文君》	6	6
红拂	红拂	《太平广记・卷一百九十三・虬髯客传》 其中有“将归太原。行次灵石旅舍”。		
薛涛	薛涛	父死家贫，十六岁遂堕入乐籍		
崔莺	崔莺莺	唐代元稹《莺莺传》 记述崔莺莺与张生相恋后为张所弃而他嫁的爱情悲剧。		
朝云	朝云	《昭明文选・卷十九・高唐赋》 “战国时楚怀王游高唐，昼梦幸巫山之女。朝云是神女的化身。后好事者为立庙，号曰朝云。”		

从上表可见，傅山对于李龟年、卓文君有重点批注。

林黛玉谈学作诗

第四十八回　滥情人情误思游艺　慕雅女雅集苦吟诗

黛玉道:“断不可学这样的诗。你们因不知诗，所以见了这浅近的就爱，一入了这个格局，再学不出来的。你只听我说，你若真心要学，我这里有《王摩诘全集》，你且把他的五言律读一百首，细心揣摩透熟了，然后再读一二百首老杜的七言律，次再李青莲的七言绝句读一二百首。肚子里先有了这三个人作了底子，然后再把陶渊明、应玚、谢、阮、庾、鲍等人的一看。你又是一个极聪敏伶俐的人，不用一年的工夫，不愁不是诗翁了!”

原文提及的诗人如下。

提及名	通称名	典籍位置	对此人批注条数	对此卷批注处数
王摩诘、王右丞	王维	《新唐书・卷二百零二・列传第一百二十七　文艺中・王维》	0	29
老杜	杜甫	《新唐书・卷二百零一・列传第一百二十六　文艺上・杜甫》	0	5
李青莲	李白	《新唐书・卷二百零二・列传第一百二十七　文艺中・李白》	1	29
陶渊明	陶渊明	《晋书・卷九十四・列传第六十四・隐逸・陶潜》	0	44
应玚	应瑒	《后汉书（四库全书本）・卷七十八・杨李翟应霍爰徐列传第三十八・应奉传》	1	3
阮	阮籍	《晋书・卷四十九・列传第十九・阮籍》	0	5
庾	庾信	《周书・卷四十一・列传第三十三・王褒庾信》《北史・卷八十三・列傳第七十一・文苑・庾信》	0	13
鲍	鲍照	《南史・卷十三・列传第三・宋宗室及诸王上》	0	16
谢	谢灵运	《南史・卷十九・列传第九・谢灵运》	0	0

从上表可见，傅山对于李青莲、应玚有重点批注。

薛宝钗评诗人

第四十九回　琉璃世界白雪红梅　脂粉香娃割腥啖膻

宝钗因笑道:“我实在聒噪的受不得了。一个女孩儿家，只管拿着诗作正经事讲起来，叫有学问的人听了，反笑话说不守本分的。一个香菱没闹清，偏又添了你这么个话口袋子，满嘴里说的是什么:怎么是杜工部之沈郁，韦苏州之淡雅，又怎么是温八叉之绮靡，李义山之隐僻。放着两个现成的诗家不知道，提那些死人做什么!”

原文提及的诗人如下。

提及名	通称名	典籍位置	对此人批注条数	对此批注处数
杜工部	杜甫	《新唐书·卷二百零一·列传第一百二十六 文艺上·杜甫》	0	0
韦苏州	韦应物	《云溪友议批注·卷第七》	1	4
温八叉	温廷筠	《新唐书·卷九十一·列传第十六·温皇甫二李姜崔·廷筠》	0	0
李义山	李商隐	《新唐书·卷二百三·列传第一百二十八 文艺下》	0	21
叶法善	叶法善	《新唐书·卷二百三·列传第一百二十八 文艺下》 《新唐书·卷二百零四·列传第一百二十九 方技》	1 0	21 5

从上表可见，傅山对于韦苏州、叶法善有重点批注。

全书分散提及的历史人物名

第　一　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亦无班姑蔡女之德能

以致满纸潘安子建、西子文君

第　二　回　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自东汉贾复以来

当日宁国公与荣国公是一母同胞弟兄两个

第　三　回　金陵城起复贾雨村　荣国府收养林黛玉

此即冷子兴所云之史氏太君

第　五　回　贾宝玉神游太虚境　警幻仙曲演红楼梦
案上设着武则天当日镜室中设的宝镜，一边摆着飞燕立着舞过的金盘

悬的是同昌公主制的联珠帐。

第　八　回　比通灵金莺微露意　探宝钗黛玉半含酸
老爷在梦坡斋小书房里歇中觉呢

第一十六回　贾元春才选凤藻宫　秦鲸卿夭逝黄泉路
贾琏道：“这何用说呢！不然，这会子忙的是什么？”【甲戌侧批：一段闲谈中补明多少文章。真是费长房壶中天地也。】

第一十七回　会芳园试才题对额　贾宝玉机敏动诸宾
非范石湖田家之咏不足以尽其妙。

第二十三回　西厢记妙词通戏语　牡丹亭艳曲警芳心
把那古今小说并那飞燕、合德、武则天、杨贵妃的外传与那传奇角本买了许多来，

第二十六回　蘅芜院设言传密语　潇湘馆春困发幽情
宝玉便知是神武将军冯唐之子冯紫英来了。

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杨妃戏彩蝶　埋香冢飞燕泣残红

第三十回　宝钗借扇机带双敲　椿龄划蔷痴及局外
怪不得他们拿姐姐比杨妃

我倒象杨妃，只是没一个好哥哥好兄弟可以作得杨国忠的！

第三十五回　白玉钏亲尝莲叶羹　黄金莺巧结梅花络
便知是通判傅试家的嬷嬷来了。那傅试原是贾政的门生

只因那宝玉闻得傅试有个妹子，名唤傅秋芳

那傅试原是暴发的，因秋芳有几分姿色，聪明过人，那傅试安心仗着妹妹要与豪门贵族结姻

那傅试与贾家亲密

第三十八回　林潇湘魁夺菊花诗　薛蘅芜讽和螃蟹咏
原为世人美口腹，坡仙曾笑一生忙

第三十九回　村姥姥是信口开河　情哥哥偏寻根究底
刘智远打天下

第四十一回　贾宝玉品茶拢翠庵　刘姥姥醉卧怡红院
后有一行小真字是“晋王恺珍玩”，又有“宋元丰五年四月眉山苏轼见于秘府”一行小字

第四十八回　滥情人情误思游艺　慕雅女雅集苦吟诗
黛玉听说，便命紫鹃将王右丞的五言律拿来，递与香菱

第四十九回　琉璃世界白雪红梅　脂粉香娃割腥啖膻
‘是几时孟光接了梁鸿案？’这句最妙。‘孟光接了梁鸿案’这五个字

正纳闷‘是几时孟光接了梁鸿案’

第五十一回　薛小妹新编怀古诗　胡庸医乱用虎狼药
马援自是功劳大，铁笛无烦说子房。

单是关夫子的坟，倒见了三四处。关夫子一生事业，皆是有据的

不止关夫子的坟多

第五十二回　俏平儿情掩虾须镯　勇晴雯病补雀金裘
头一个诗题《咏〈太极图〉》

周敦颐作《太极图说》

第五十六回　敏探春兴利除宿弊　识宝钗小惠全大体
湘云道：“怎么列国有个蔺相如，汉朝又有个司马相如呢？”宝玉笑道：“这也罢了，偏又模样儿也一样，这是没有的事。”湘云道：“怎么匡人看见孔子，只当是阳虎呢？”

第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题五美吟　浪荡子情遗九龙佩
后来王荆公复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永叔有‘耳目所见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

比张华胜强十倍

第六十五回　贾二舍偷娶尤二姨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虽是富比石崇，才过子建，貌比潘安的

第七十回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云偶填柳絮词
却是一色老油竹纸上临的钟王蝇头小楷

第七十二回　王熙凤恃强羞说病　来旺妇倚势霸成亲
你们看着你家什么石崇邓通。

第七十三回　痴丫头误拾绣春囊　懦小姐不问累金凤
至上本《孟子》，就有一半是夹生的

第七十六回　凸碧堂品笛感凄清　凹晶馆联诗悲寂寞
你可知宋太祖说的好：‘卧榻之侧，岂许他人酣睡。’

如江淹《青苔赋》，东方朔《神异经》，以至《画记》上云张僧繇画一乘寺的故事

第七十八回　老学士闲征姽婳词　痴公子杜撰芙蓉诔
或拟白乐天《长恨歌》

昔叶法善摄魂以撰碑，李长吉被诏而为记

第七十九回　薛文龙悔娶河东狮　贾迎春误嫁中山狼
可与曹娥碑并传的了。

越发添了“宋太祖灭南唐”之意

原文分散提及的历史人物如下。

提及名	通称名	典籍位置	对此人批注条数	对此卷批注处数
孔子	孔子	《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第十七》	0	0
阳虎	阳虎	《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第十七》	0	0
张良	张良	《史记·卷五十五·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汉书·卷四十·张陈王周·第十》	0 5	0 19
孟子	孟子	《史记·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孟子》	0	0
蔺相如	蔺相如	《史记·卷八十一·廉颇蔺相如列·第二十一》	0	0
冯唐	冯唐	《史记·卷一百二·张释之冯唐列传第四十二冯唐》	0	0
邓通	邓通	《史记·卷一百二十五·佞幸列传·第六十五邓通》	0	0
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	《汉书·卷五十七上·司马相如传·第二十七上》 《汉书·卷五十七下·司马相如传·第二十七下》	10	10
东方朔	东方朔	《汉书·卷六十五·东方朔传·第三十五》	4	4
赵飞燕	赵飞燕	《汉书·卷九十七下·外戚传·第六十七下·孝成赵皇后》	0	0
赵合德	赵合德	《飞燕外传》	0	无
班姑	班婕妤	《汉书·卷九十七下·外戚传·第六十七下·孝成班婕妤》 班婕妤，是班固、班超和班昭的祖姑 《后汉书·卷八十四·列女传·第七十四·班	0	0

		昭乐羊子妻》		
贾复	贾复	《后汉书（四库全书本）•卷四十七 •冯岑贾 •列传第七》	1	16
马援	马援	《后汉书（四库全书本）• 卷五十四 • 马援 • 列传第十四》	4	4
费长房	费长房	《后汉书（四库全书本）• 卷一百十二下 • 方术列传第七十二下 • 费长房》	0	1
梁鸿	梁鸿	《后汉书（四库全书本）•卷一百十三 •逸民 •列传第七十三 • 梁鸿》	3	5
孟光	孟光	《后汉书（四库全书本）•卷一百十三 •逸民 •列传第七十三 • 梁鸿》	0	5
蔡女	蔡文姬	《后汉书（四库全书本）• 卷一百十四 • 列女传第七十四 • 蔡文姬》	1	2
曹娥	曹娥	《后汉书（四库全书本）• 卷一百十四 • 列女传第七十四 • 曹娥 》	0	2
曹子建	曹植	《三国志 •魏书 •任城陈萧王传 •陈思王曹植》	0	0
关夫子	关羽	《三国志 • 蜀书六 • 关张马黄赵传 • 关羽》	0	0
石崇	石崇	《晋书 • 卷三十三 • 列传第三 • 石崇》	0	0
张华	张华	《晋书 • 卷三十六 • 列传第六 • 张华》	0	0
潘安	潘岳	《晋书 • 卷五十五 • 列传第二十五 • 潘岳》	0	2
王羲之	王羲之	《晋书 • 卷八十 • 列传第五十 • 王羲之》	10	10
王恺	王恺	《晋书 •卷九十三 •列传第六十三 •外戚传 •王恂》	0	0
王敦	王敦	《晋书 • 卷九十八 • 列传第六十八 • 王敦》	21	25
张僧繇	张僧繇	《南史 • 卷五十三 • 列传第四十三 • 梁武帝诸子》	0	7
武则天	武则天	《新唐书 • 卷四 • 本纪第四 则天皇后 中宗》 《新唐书 •卷七十六 •列传第一 后妃上 •高宗则天武皇后》	2 1	3 13
杨贵妃	杨玉环	《新唐书 •卷七十六 •列传第一 后妃上 • 玄宗贵妃杨氏》	2	13
史氏	史氏	《新唐书 • 卷七十四 • 表第十四上 • 宰相世系四上》 “史 史氏出自周太史佚之后，子孙以官为氏。汉有鲁国史恭。三子：高、曾、玄。高，大司马、乐陵安侯。”	0	2
傅试	傅氏	《新唐书卷七十四 • 表第十四上 • 宰相世系四上》 “傅 傅氏出自姬姓。黄帝裔孙大由封于傅邑，因以为氏。商时虞、虢之界，有傅氏居于岩傍，号为傅岩。盘庚得说于此，命以为相。”	1	2
同昌公主	同 昌 公主	《新唐书 • 卷八十三 • 列传第八 诸帝公主》	0	0

白乐天	白居易	《新唐书・卷一百一十九・列传第四十四 白居易》	4	7
王右丞	王维	《新唐书・卷二百零二・列传第一百二十七 文艺中・王维》	0	29
李长吉	李贺	《新唐书・卷二百零三・列传第一百二十八 文艺下》	0	21
叶法善	叶法善	《新唐书・卷二百零四・列传第一百二十九 方技》	0	5
杨国忠	杨国忠	《新唐书・卷二百零六・列传第一百三十一 外戚・杨国忠》	2	27
刘智远	刘知远	《新五代史・卷十・汉本纪第十》	2	2
宋太祖	赵匡胤	《宋史・卷一・本纪第一・太祖一》 《宋史・卷二・本纪第二・太祖二》 《宋史・卷三・本纪第三・太祖三》	0 2 1	0 2 1
宁国公	赵佶	《宋史・卷十七・本纪第十七》 《宋史・卷十九・本纪第十九》	0 0	0 0
荣国公	荣国	《宋史・卷三十三・本纪第三十三》	0	0
永叔	欧阳修	《宋史・卷三百十九・列传第七十八・欧阳修》	0	0
王荆公	王安石	《宋史・卷三百二十七・列传第八十六・王安石》	10	0
苏轼、坡仙、坡	苏轼	《宋史・卷三百三十八・列传第九十七》	0	0
范石湖	范成大	《宋史・卷三百八十六・列传第一百四十五・范成大》	6	8

从上表可见，傅山对于张良、司马相如、东方朔、贾复、马援、梁鸿、蔡女、王羲之、王敦、武则天、杨贵妃、白乐天、杨国忠、刘智远、宋太祖、王荆公、范石湖都有重点批注。

未在典籍中有传但傅山在批语中有提及的两人如下。

提及名	通称名	批语中提及此人位置
叶法善	叶法善	《新唐书・卷二百零三・列传第一百二十八 文艺下》封面
范石湖	范成大	《宋史・卷三百八十三》封面

傅山说傅氏的姓始祖为傅说，史记中提到了武丁寻找圣人傅说的故事。

> 史记 卷三 殷本纪 第三
>
> 武丁
>
> 帝小乙崩，子帝武丁立。帝武丁即位，思复兴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决定于冢宰，以观国风。武丁夜梦得圣人，名曰说。以梦所见视群臣百吏，皆非也。于是乃使百工营求之野，得说于傅险中。是时说为胥靡，筑于傅险。见于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与之语，果圣人，举以为相，殷国大治。故遂以傅险姓之，号曰傅说。

傅山在《东汉书姓名韵》中编有“曹娥”小传，如下。

曹 娥　列女傳，女孝。[①]

傅山在《东汉书姓名韵》中编有“费长房”小传，如下。

費長房　五行志，注:「劉佗以父劉伯文書，請費長房讀之。」

費長房　方術傳，汝南人，爲市掾，求道壺翁云云。能療病，鞭鬼，及驅使社公。後失其符，爲衆鬼所殺。[②]

傅山著《春秋人名韵》为八百多人编写小传。傅山著《西汉书姓名韵》为五千四百多人编写小传。傅山著《东汉书姓名韵》为四千六百多人编写小传。三书共计为一万多人编写小传。

[①] 《傅山全书》第十五册第 236 页

[②] 《傅山全书》第十五册第 269 页

《红楼梦》与傅山经历的关联

文学

阴骘文

第　十　回　金寡妇贪利权受辱　张太医论病细穷源
莫过你把我从前注的《阴骘文》给我令人好好的写出来刻了

第一十一回　庆寿辰宁府排家宴　见熙凤贾瑞起淫心
还说那《阴骘文》，叫急急的刻出来，印一万张散人

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杨妃戏彩蝶　埋香冢飞燕泣残红
凤姐听了十分诧异，说道："哦！原来是他的丫头。"又笑道："林之孝两口子都是锥子扎不出一声儿来的。我成日家说，他们倒是配就了的一对夫妻，一对天聋地哑。那里承望养出这么个伶俐丫头来！你十几岁了？"

《阴骘文》是道教劝善书之一种，以通俗的形式劝人行善积阴德，久久必将得到神灵赐福。"阴骘"一词，其源大约出于《尚书·洪范》："惟天阴骘下民"，意谓冥冥之天在暗中保定人们。

《阴骘文》，其全称为《文昌帝君阴骘文》。第二十七回提到的天聋与地哑是文昌帝君的两个童子。明代编修《历代神仙通鉴》卷十一载："梓潼真君（即文昌帝君），道号六阳，每出驾白骡，随二童，曰天聋、地哑。真君为文章之司命，贵贱所系，故用聋哑于侧，使其知者不能言，言者不能知，天机弗泄也。"

傅山有楷书《文昌帝君阴骘文》册传世。其文如下：

文昌帝君阴骘文

吾一十七世为士大夫身，未尝虐民酷吏。救人之难，济人之急，广行阴骘，上格苍穹，人能如我存心，天必锡汝以福。干是训于人曰：于公治狱，大兴驷马之门，窦氏活人，高折五枝之桂。救蚁中状元之选，埋蛇享宰相之荣。欲广福田，须平心地。行时时之方便，作种种之阴功，利物利人，修善修福。正直代天行化，慈详为国教民，忠主孝亲，敬兄信友，济急如济涸辙之鱼，数危如救密罗之雀。矜孤恤寡，敬老怜贫。措衣食，周道路之饥寒，施棺椁，免尸骸之暴露，家富提携亲戚，岁饥赈济乡邻，斗秤当以公平，奴仆待之宽恕。印造经文，瓶修寺院，或舍药材以拯疾，或施茶汤以解渴，或买物而放生，或持斋而戒杀。举步常看虫蚁，禁火莫烧山林。修数百年崎岖之路，造千万人通济之桥，敬拾字纸，忌食牛犬。勿挟私仇，勿营小利，勿谋人之财产，勿妒人之技能。勿淫人之妇女，勿唆人之争讼。勿坏人之名利，勿破人之婚姻，勿倚权势而辱善良，勿恃富豪而欺穷困。善人则亲近之，恶人则远避之。不可口是心非，须要隐恶扬善。垂训以

格人非，捐资以成人美。作事须循天理，出言要顺人心。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永无恶曜加临，常有吉神拥护，近报则在自己，远报则在儿孙。百福骈臻，千祥毕集，岂不从阴骘中来者哉？

弟子傅山书

太原祁县“乔家大院”民俗博物馆收藏有傅山楷书写的《文昌帝君阴骘文》八扇木刻大屏。

司马相如

第五十六回　敏探春兴利除宿弊　识宝钗小惠全大体

湘云道：“怎么列国有个蔺相如，汉朝又有个司马相如呢？”宝玉笑道：“这也罢了，偏又模样儿也一样，这是没有的事。”湘云道：“怎么匡人看见孔子，只当是阳虎呢？”宝玉笑道：“孔子、阳虎虽同貌，却不同名；蔺与司马虽同名，而又不同貌；偏我和他就两样俱同不成？”

傅山著有《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注》。

北曲

第　五　回

【甲戌眉批：语句泼撒，不负自创北曲。】

【甲戌眉批：悲壮之极，北曲中不能多得。】

傅山自云：“北曲谩峥嵘，我好弹哀筝”。

大人先生传

第七十八回

我又不希罕那功名，不为世人观阅称赞，何必不远师楚人之《大言》、《招魂》、《离骚》、《九辩》、《枯树》、《问难》、《秋水》、《大人先生传》等法，或杂参单句，或偶成短联，或用实典，或设譬寓，随意所之，信笔而去，喜则以文为戏，悲则以言志痛，辞达意尽为止，何必若世俗之拘拘于方寸之间哉。

《晋书·卷四十九 列传第十九·阮籍》记载阮籍：

阮籍，字嗣宗，陈留尉氏人也。父瑀，魏丞相掾，知名于世。籍容貌瑰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闭戶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时人多谓之痴，惟族兄文业每叹服之，以为胜己，由是咸共称异。

籍尝于苏门山遇孙登，与商略终古及栖神导气之术，登皆不应，籍因长啸而退。至半岭，闻有声若鸾凤之音，响乎岩谷，乃登之啸也。遂归着《大人先生传》，其略曰：「世人所谓君子，惟

法是修，惟礼是克。手执圭璧，足履绳墨。行欲为目前检，言欲为无穷则。少称乡党，长闻邻国。上欲图三公，下不失九州岛牧。独不见群虱之处裈中，逃乎深缝，匿乎坏絮，自以为吉宅也。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裈裆，自以为得绳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灭都，群虱处于裈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处域内，何异夫虱之处裈中乎！」此亦籍之胸怀本趣也。

《晋书》中阮籍的形象与傅山类似，并提到了阮籍的《大人先生传》所言说的正是作者的“胸怀本趣”。《大人先生传》的起始几句如下：

大人先生盖老人也，不知姓字。陈天地之始，言神农黄帝之事，昭然也；莫知其生年之数。尝居苏门之山，故世或谓之闲。养性延寿，与自然齐光。其视尧、舜之所事，若手中耳。以万里为一步，以千岁为一朝。行不赴而居不处，求乎大道而无所寓。先生以应变顺和，天地为家，运去势颓，魁然独存。自以为能足与造化推移，故默探道德，不与世同。

傅山有文《如何先生传》，也如《大人先生传》一样，其所言说的正是作者的“胸怀本趣”，而且其中以“我奉阮步兵久”表达了傅山推崇阮籍之意。其全文如下：

如何先生者，不可何之者也。不可何之，如问之。
问之曰：先生儒耶？曰：我不讲学。
先生玄耶？曰：我不能无情而长生。
先生禅耶？曰：我不搞鬼。
先生名家耶？曰：吾其为宾乎！
先生墨耶？曰：我不能爱无差等。
先生杨耶？曰：我实不为己。
先生知兵耶？曰：我不好杀人。
先生能诗耶？曰：我耻为词人。
先生亦为文章耶？曰：我不知而今所谓大家。
先生臧否耶？曰：我奉阮步兵久。
先生高尚耶？曰：我卑卑。
先生有大是耶？曰：我大谬。
先生诚竟谬耶？曰：我有所谓大是。
先生是谁？曰：是诸是者。
先生顾未忘耶？曰：忘何容易！如何如何，忘我实多。
先生先生，究竟如何？曰：我不可何之者也，亦与如之而已。

陶渊明

第　二　回　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雨村道：“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恶两种，余者皆无大异。……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纵再偶生于薄祚寒门，断不能为走卒健仆，甘遭庸人驱制驾驭，必为奇优名倡。如前代之许由、陶潜、阮籍、嵇康、刘伶、王谢二族、顾虎头、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刘庭芝、温飞卿、米南宫、石曼卿、柳耆卿、秦少游，近日之倪云林、唐伯虎、祝枝山，再如李龟年、黄幡绰、敬新磨、卓文君、红拂、薛涛、崔莺、朝云之流。此皆易地则同之人也。”

第四十八回　滥情人情误思游艺　慕雅女雅集苦吟诗

黛玉道:“断不可学这样的诗。……肚子里先有了这三个人作了底子，然后再把陶渊明、应玚、谢、阮、庾、鲍等人的一看。你又是一个极聪敏伶俐的人，不用一年的工夫，不愁不是诗翁了!”

黛玉笑道:“你说他这‘上孤烟’好，你还不知他这一句还是套了前人的来。我给你这一句瞧瞧，更比这个淡而现成。”说着便把陶渊明的“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翻了出来，递与香菱。

傅山在书法作品《历代名臣像赞册》中有一篇陶渊明传记《陶靖节元亮》。陶渊明，名潜，字元亮，自号五柳先生，私谥靖节先生。

文选

第一十七回　会芳园试才题对额　贾宝玉机敏动诸宾

宝玉道:“……想来《离骚》《文选》等书上所有的那些异草，……”

第七十六回　凸碧堂品笛感凄清　凹晶馆联诗悲寂寞

湘云道:“幸而昨日看历朝文选见了这个字，我不知是何树，因要查一查。……”

傅山在《训子侄》一文中说:“记吾当二十上下时，读《文选》京都诸赋，先辨字，再点读三四，上口则略能成诵矣。

见解

人情物理

第　五　回　贾宝玉神游太虚境　警幻仙曲演红楼梦

又有一幅对联，写的是: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傅山留有在上兰村烈石庙前的戏台对联:“曲是曲也，曲尽人情，愈曲愈直；戏岂戏乎，戏推物理，越戏越真。”

玻璃瓶与稽颡

第三十四回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错里错以错劝哥哥

袭人看时，只见两个玻璃小瓶，却有三寸大小，上面螺丝银盖，鹅黄笺上写着“木樨清露”，那一个写着“玫瑰清露”。

第六十回　茉莉粉替去蔷薇硝　玫瑰露引来茯苓霜

芳官拿了一个五寸来高的小玻璃瓶来，迎亮照看，里面小半瓶胭脂一般的汁子，还道是宝玉吃的西洋葡萄酒。

第六十三回　寿怡红群芳开夜宴　死金丹独艳理亲丧

贾珍下了马，和贾蓉放声大哭，从大门外便跪爬进来，至棺前稽颡泣血，直哭到天亮喉咙都哑了

方住。

傅山曾经谈过“玻璃瓶”且用“稽颡”一词：“玻璃瓶子最真最精，是吾兄比来得第一东西也。清净光怪，不可思议。冰心玉壶，雅称君子文案摆设。小画且留春侨，心手略闲时勉奉文会。枫仁兄史侍。孤哀子山稽颡。”

赵氏孤儿

第五十四回　史太君破陈腐旧套　王熙凤效戏彩斑衣

当下天未二鼓，戏演的是《八义》中《观灯》八出。

外头唱的是《八义》，没唱《混元盒》，那里又跑出‘金花娘娘’来了。

刚才八出《八义》闹得我头疼，咱们清淡些好。

《八义》应指《八义记》戏曲，其赵氏孤儿的故事出自《左传》、《史记·赵世家》，讲述春秋时节，晋朝贵族赵朔被奸臣屠岸贾所害，一家三百多口人全被灭门。赵朔便将遗腹子托付给民间医生程婴。程婴为了躲避屠岸贾的追杀，不惜放弃了自己的亲生儿子才得到机会将赵武带出来，逃往盂山，最后经过多方帮助，才得以保全两人性命。所谓八义，即剧中为救济赵家和维护赵氏孤儿的八人。《观灯》应指第五出《宴赏元宵》，讲元宵节德安公主和驸马赵朔（赵盾的儿子）街上望灯，恰逢长相和赵朔很像的醉汉周坚，将其收容在府的故事。

赵氏孤儿故事中的盂山，位于山西省阳泉市盂县城北。赵氏孤儿事件之后，百姓为了纪念程婴，便把程婴与赵武藏身十五年之久的盂山改名为藏山。

在藏山，傅山为藏山祠题写“名山显位”匾。并做诗数十首，撰联多副。其中他和乔宇（清吏部尚书，平定人）《藏山用乔白岩先生韵》一首，和顾炎武先生诗一首：“好音无一字，文采会贲岩。每选高松座，谁能小草镵。天涯之子遇，真气不吾缄。秘读朝陵记，臣躬汗浃衫。”在藏山，他的同乡好友陈谧也多次看望他。大约在此期间，他为赵氏孤儿题一联：“赵文千载享血食，盂方三日荐馨香。”

押韵

第四十八回　滥情人情误思游艺　慕雅女雅集苦吟诗

黛玉道：“什么难事，也值得去学！不过是起承转合，当中承转是两副对子，平声对仄声，虚的对实的，实的对虚的，若是果有了奇句，连平仄虚实不对都使得的。”香菱笑道：“怪道我常弄一本旧诗偷空儿看一两首，又有对的极工的，又有不对的，又听见说‘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看古人的诗上亦有顺的，亦有二四六上错了的，所以天天疑惑。如今听你一说，原来这些格调规矩竟是末事，只要词句新奇为上。”黛玉道：“正是这个道理。词句究竟还是末事，第一立意要紧。若意趣真了，连词句不用修饰，自是好的，这叫做‘不以词害意’。”

傅山在《再复雪开士》中言：“韵脚只求惬当，押的稳处，即出韵不妨为好诗。若被韵拘，莽于韵中取一硬字押之，不顾妍媸，但称知韵，一字便可累一章矣。”

欧阳修

第一十七回　会芳园试才题对额　贾宝玉机敏动诸宾

贾政与诸人上了亭子，倚栏坐了，因问："诸公以何题此？"诸人都道："当日欧阳公《醉翁亭记》有云：'有亭翼然。'就名'翼然'。"贾政笑道："'翼然'虽佳，但此亭压水而成，还须偏于水题方称。依我拙裁，欧阳公之'泻出于两峰之间'，竟用他这一个'泻'字。"有一客道："是极，是极。竟是'泻玉'二字妙。"贾政拈髯寻思，因抬头见宝玉侍侧，便笑命他也拟一个来。宝玉听说，连忙回道："老爷方才所议已是。但是如今追究了去，似乎当日欧阳公题酿泉用一'泻'字则妥，今日此泉若亦用'泻'字，则觉不妥。况此处虽为省亲驻跸别墅，亦当入于应制之例，用此等字眼，亦觉粗陋不雅。求再拟较此蕴藉含蓄者。"

第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题五美吟　浪荡子情遗九龙佩

宝钗亦说道："做诗不论何题，只要善翻古人之意。若要随人脚踪走去，纵使字句精工，已落第二义，究竟算不得好诗，即如前人所咏昭君之诗甚多，有悲挽昭君的，有怨恨延寿的，又有讥汉帝不能使画工图貌贤臣而画美人的。纷纷不一。后来王荆公复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永叔有'耳目所见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二诗俱能各出己见，不与人同。今日林妹妹这五首诗，亦可谓命意新奇，别开生面了。"

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欧阳修撰有金石学著作《集古录》，即《集古录跋尾》，十卷。

清代全祖望著《鲒埼亭集》中的《阳曲傅先生事略》一文中有记载，傅山"尝批欧公《集古录》曰：'吾今乃知此老真不读书也。'"。

气在理先

第　二　回　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雨村道："……清明灵秀，天地之正气，仁者之所秉也；残忍乖僻，天地之邪气，恶者之所秉也。今当运隆祚永之朝，太平无为之世，清明灵秀之气所秉者，上至朝廷，下及草野，比比皆是。所余之秀气，漫无所归，遂为甘露，为和风，洽然溉及四海。……"

第三十一回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双星

湘云听了由不得一笑，说道："我说你不用说话，你偏好说。这叫人怎么好答言？天地间都赋阴阳二气所生，或正或邪，或奇或怪，千变万化，都是阴阳顺逆。多少一生出来，人罕见的就奇，究竟理还是一样。"

书中的观点，都是气生万物。傅山的观点为"气在理先"，在万物之前。两处观点一致。

傅山在《理字考》一文中说："老夫尝谓气在理先，气蒸成者始有理，山川、人物、草木、鸟兽、虫鱼皆然。若云理在气先，但好听耳，实无着落。"

他乡故乡与名士风流

第　一　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

第四十九回　琉璃世界白雪红梅　脂粉香娃割腥啖膻

湘云冷笑道："你知道什么！'是真名士自风流'，你们都是假清高，最可厌的。我们这会子腥膻大吃大嚼，回来却是锦心绣口。"

傅山有诗"太原人作太原侨，名士风流太寂寥。榆次颇谙有孙盛，昭余不信产温峤。"

傅山认为，明亡后，太原人也不过是侨居而已，即曾经的故乡太原已经是他乡了。这与书中"反认他乡是故乡"的观点类似，只是换了一个角度。"是真名士自风流"与"名士风流太寂寥"都用了"名士风流"的意象。

理字

第六十五回　贾二舍偷娶尤二姨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兴儿道："这就是俗语说的'天下逃不过一个理字去'了。……"

傅山借助老庄之学批评程朱理学时，着重批评了理学之"理"字。如傅山说："宋儒好缠'理'字。'理'字本有义，好字，而出自儒者之口，只觉其声容俱可笑也。"又说"老夫尝谓气在理先，气蒸成者始有理，山川人物、草木、鸟兽、虫鱼皆然。若云理在气先，但好听耳，实无着落。"[①]

傅山还在《圣人为恶篇》一文中说"读书者闻是言也，噪之曰：「市井贱夫，无理者也，足以治天下耶?」曰：「市井贱夫，最有理者也，何得无理之!」"圣人，即皇帝。贱夫，即平民。

家族

一僧一道

第　一　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一日，正当嗟悼之际，俄见一僧一道远远而来，生得骨格不凡，丰神迥别，说说笑笑来至峰下，坐于石边高谈快论。先是说些云山雾海神仙玄幻之事，后便说到红尘中荣华富贵。

傅山号朱衣道人。傅眉自号小蘖禅。《清史列传·傅山》记载："山时出游，眉与子共挽鹿车，暮宿逆旅，山课读经史骚、选诸书，诘旦必成诵乃行。[②]"傅山父子结伴出游谈经论史，正如一道一僧结伴而行高谈快论。隐面下，一僧与一道的原型之间为父子关系，一僧的

[①] 傅山《宋儒好缠理字杂记》

[②]《傅山全书》第二十册第 57 页

原型为明太祖朱元璋，一道的原型为明成祖朱棣。

傅山中年以后与僧道人士的交往伴随终身。傅山的思想中就融汇了僧与道的思想。

傅山批注过《金刚经》、《楞严经》、《五灯会元》并为二十三位同道僧人写下传略《二十三僧纪略》。傅山曾与一位一百多岁的老僧有交往，并以诗描述："老僧西塞将，正德元年生。杀虏曾君报，庐坟尽子情。徐徐数岁月，句句怕功名。说到熊经略，昂头泪满睛。[①]"正德元年为 1506 年。

崇祯十七年（1644 年，甲申年），傅山在五峰山寻访到九十岁的郭还阳，并拜其为师出家为道。傅山在《书扇贻还阳道师》中说："吾师九十矣，谈笑益精神。高阁蒲消日，深杯酒漾春。兴亡从世局，忠孝自天真。眼见松乔在，朝菌尚不信。""朝菌"，在第七十六回中，林黛玉联诗"阶露团朝菌"。朝菌即木槿。

血崩

第七十二回　王熙凤恃强羞说病　来旺妇倚势霸成亲

鸳鸯忙道："是什么病呢？"平儿见问，又往前凑了一凑，向耳边说道："只从上月行了经之后，这一个月竟淅淅沥沥的没有止住。这可是大病不是？"鸳鸯听了，忙答道："嗳哟！依你这话，这可不成了血山崩了。"

第七十八回

而玉得于衾枕栉沐之间，栖息宴游之夕，亲昵狎亵，相与共处者，仅五年八月有畸。

在傅山二十三岁时，其妻子张氏在正月生下儿子傅眉。在傅山二十七岁那年傅山妻子因血崩之症而死。"五年八月"的依据之一，应该就是傅山在婚后与妻子共同生活的这段时间。

老君眉

第　二　回　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子兴道："不然，只因现今大小姐是正月初一日所生，故名元春，……"

傅山儿子傅眉出生于崇祯元年正月。

第四十一回

贾母道："我不吃六安茶。"妙玉笑说："知道。这是老君眉。"

"老君"即"寿"。傅山儿子傅眉，字寿髦，一作寿毛。"老君眉"茶名暗含有傅山儿子的名与字。傅山爱喝茶。

傅山至少有五个号含"老人"：石老人、浊堂老人、不夜庵老人、松侨老人、西北之西

[①]《傅山全书》第一册第 178 页，六月十五曰至十九曰即事成诗廿一首之第二十首

北老人。都含“老”字。

傅山妻子名张静君，含“君”。

傅山儿子名傅眉，含“眉”。

茶名“老君眉”，每个字刚好可分别代表傅山、其妻、其子这一家人。

侯门公府以贵势压人

第一十八回

林之孝家的回道：“请他，他说：‘侯门公府，必以贵势压人，我再不去的。’”

妙玉无论是在寺庙里或者家里，应该与“侯门公府”的接触机会很少的，接触到“侯门公府，必以贵势压人”的机会就更加少了，而“我再不去的”暗示妙玉曾经经历过或见过“侯门公府以贵势压人”，这与妙玉一直在寺庙里或家里的状况是有些矛盾的。

妙玉说“侯门公府，必以贵势压人，我再不去的”，这句话的感性基础应是作书人曾祖的教训和遗言。

明正德十五年（1520 年），傅家迁居阳曲，原因是傅山曾祖傅朝宣被晋王府“抢新郎”拉郎配被迫做了王府的女婿。傅山在一则《杂记》中这样描述：“先曾祖之结亲与王府也，迫于势。即因骑过中尉之门，中尉数数见之，一旦拥而入，莽插戴之，不令出，遂闻之于府主，而请为仪宾矣。既赘于府，随其党朝画卯，米盐牵制，不得自由，因甚恨之。稍长，遂废读书业，郎青君亦无可奈何，听之而已。……先祖既贵后，诸舅尚挟宗室势力，不命坐不得坐。至先御史祖则与抗衡，不甚修甥舅意，诸舅亦稍凌迟逊谢矣。…… 先曾祖考终遗笔，有‘子孙再敢与王府结亲者，以不孝论，族人鸣鼓攻之’，凛凛在子孙耳目间也，岂无所为惩哉！岂无所为惩哉！”

第四十六回 尴尬人难免尴尬事　鸳鸯女誓绝鸳鸯偶

鸳鸯喜之不尽，拉了他嫂子，到贾母跟前跪下，一行哭，一行说，把邢夫人怎么来说，园子里他嫂子又如何说，今儿他哥哥又如何说，“因为不依，方才大老爷越性说我恋着宝玉，不然要等着往外聘，我到天上，这一辈子也跳不出他的手心去，终久要报仇。我是横了心的，当着众人在这里，我这一辈子莫说是‘宝玉’，便是‘宝金’‘宝银’‘宝天王’‘宝皇帝’，横竖不嫁人就完了！就是老太太逼着我，我一刀子抹死了，也不能从命！若有造化，我死在老太太之先；若没造化，该讨吃的命，伏侍老太太归了西，我也不跟着我老子娘哥哥去，我或是寻死，或是剪了头发当尼姑去！若说我不是真心，暂且拿话来支吾，日后再图别的，天地鬼神，日头月亮照着嗓子，从嗓子里头长疔烂了出来，烂化成酱在这里！”原来他一进来时，便袖了一把剪子，一面说着，一面左手打开头发，右手便铰。众婆娘丫鬟忙来拉住，已剪下半绺来了。

贾赦要强迫娶鸳鸯为小老婆，正是“侯门公府，必以贵势压人”。鸳鸯宁死不从，宁死不与王府结亲。

第八十回　美香菱屈受贪夫棒　王道士胡诌妒妇方

迎春方哭哭啼啼的在王夫人房中诉委曲，说孙绍祖“一味好色，好赌酗酒，家中所有的媳妇丫头将及淫遍。略劝过两三次，便骂我是‘醋汁子老婆拧出来的’。又说老爷曾收着他五千银子，不该使了

他的。如今他来要了两三次不得，他便指着我的脸说道：‘你别和我充夫人娘子，你老子使了我五千银子，把你准折买给我的。好不好，打一顿撵在下房里睡去。当日有你爷爷在时，希图上我们的富贵，赶着相与的。论理我和你父亲是一辈，如今强压我的头，卖了一辈。又不该作了这门亲，倒没的叫人看着赶势利似的。’”

“孙”绍祖与贾迎春结亲，正如傅山曾祖傅朝宣遗笔所说是“子孙再敢与王府结亲者”，但是孙绍祖绝不是如傅朝宣一样受王府之气，而是欺压王府、打骂贾迎春，这个情节犹如是为傅朝宣复仇，反映了被压迫者的反抗。隐面下，孙绍祖的原型为农民军领袖李自成。

鞭扑之恩

第四十五回　金兰契互剖金兰语　风雨夕闷制风雨词

因又指宝玉道：“不怕你嫌我，如今老爷不过这么管你一管，老太太护在头里。当日老爷小时挨你爷爷的打，谁没看见的。……”

傅山在《霜红龛杂记》中有一段记载他父亲：“先父背上有结痕数处，每洗面时以手摸着，则泪下如雨。山小时问之，云：‘此爷爷教我读书鞭扑之恩也，今不得矣。’辄大痛。子孙知此痛在那里。”

兄早死，行二，有弟

第　二　回　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这政老爹的夫人王氏，头胎生的公子，名唤贾珠，十四岁进学，不到二十岁就娶了妻生了子，一病死了。

第三十三回　手足耽耽小动唇舌　不肖种种大承笞挞

因哭出“苦命儿”来，忽又想起贾珠来，便叫着贾珠哭道：“若有你活着，便死一百个我也不管了。”

贾宝玉排行第二，有哥哥贾珠早死，有弟弟贾环。

傅山排行第二，兄为傅庚，弟为傅止。崇祯十四年（1641 年）春日，傅山病重时得到兄长傅庚精心照料而痊愈。崇祯十五年（1642 年），兄长傅庚四月病殁，傅山悲痛，日夜与老母相守，五天写下二十一首哀诗。

习惯

门外看

第十七回　会芳园试才题对额　贾宝玉机敏动诸宾

贾政刚至园门前，只见贾珍带领许多执事人来，一旁侍立。贾政道：“你且把园门都关上，我们先瞧了外面再进去。”【庚辰双行夹批：是行家看法。】贾珍听说，命人将门关了。贾政先秉正看门。只见

正门五间，上面桶瓦泥鞔脊；那门栏窗隔，皆是细雕新鲜花样，并无朱粉涂饰；一色水磨群墙，下面白石台矶，凿成西番草花样。左右一望，皆雪白粉墙，下面虎皮石，随势砌去，果然不落富丽俗套，自是欢喜。遂命开门，只见迎门一带翠嶂挡在前面。众清客都道："好山，好山！"贾政道："非此一山，一进来园中所有之悉景入目中，则有何趣。"众人道："极是。非胸中大有邱壑，焉想及此。"

戴廷拭《别传》中说傅山："道人喜游，每游诸山水胜刹，至其门，不肯入，颦眉谓同游者：是有阁、有廊、有池及花树，是左右向。果阁、廊、池、花树、左右如其所度。"

贾政先看大观园门外，正如傅山。

烹茶

第四十一回　贾宝玉品茶拢翠庵　刘姥姥醉卧怡红院

妙玉笑往里让，贾母道："我们才都吃了酒肉，你这里头有菩萨，冲了罪过。我们这里坐坐，把你的好茶拿来，我们吃一杯就去了。"妙玉听了，忙去烹了茶来。宝玉留神看他是怎么行事。只见妙玉亲自捧了一个海棠花式雕漆填金云龙献寿的小茶盘，里面放一个成窑五彩小盖钟，捧与贾母。贾母道："我不吃六安茶。"妙玉笑说："知道。这是老君眉。"贾母接了，又问是什么水。妙玉笑回："是旧年蠲的雨水。"贾母便吃了半盏，便笑着递与刘姥姥说："你尝尝这个茶。"刘姥姥便一口吃尽，笑道："好是好，就是淡些，再熬浓些更好了。"贾母众人都笑起来。然后众人都是一色官窑脱胎填白盖碗。

妙玉听如此说，十分欢喜，遂又寻出一只九曲十环一百二十节蟠虬整雕竹根的一个大海出来，笑道："就剩了这一个，你可吃的了这一海？"宝玉喜的忙道："吃的了。"妙玉笑道："你虽吃的了，也没这些茶糟蹋。岂不闻'一杯为品，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三杯便是饮牛饮骡了'。你吃这一海便成什么？"说的宝钗、黛玉、宝玉都笑了。妙玉执壶，只向海内斟了约有一杯。宝玉细细吃了，果觉轻浮无比，赏赞不绝。妙玉正色道："你这遭吃的茶是托他两个福，独你来了，我是不给你吃的。"宝玉笑道："我深知道的，我也不领你的情，只谢他二人便是了。"妙玉听了，方说："这话明白。"黛玉因问："这也是旧年的雨水？"妙玉冷笑道："你这么个人，竟是大俗人，连水也尝不出来。这是五年前我在玄墓蟠香寺住着，收的梅花上的雪，共得了那一鬼脸青的花瓮一瓮，总舍不得吃，埋在地下，今年夏天才开了。我只吃过一回，这是第二回了。你怎么尝不出来？隔年蠲的雨水那有这样轻浮，如何吃得。"

妙玉有丰富的烹茶经验。傅山有丰富的饮茶经验。

傅山在晋祠隐居时，常在景宜园饮酒品茶，并为园门上撰写了一副对联："茶七碗，酒千盅，醉来踏破瑶阶月；柳三眠，花一梦，兴到倾翻碧玉觞。"

傅山还写有一幅楷书对联："竹雨松风琴韵，茶烟梧月书声。"

傅山的虹巢诗云："虹巢不盈丈，卧看西山村。云起雨随响，松停涛细闻。书尘一再拂，情到偶成文。开士来征字，新茶能见分。"

傅山在《黄玉柳供茶》诗中云："杯中随碧芽……三盏烦能涤"。

傅山有《酒阵茶枪此第陈》诗："酒阵茶枪此第陈，湘管绿雨座中春。妖姬一曲江南弄，霖霖阴阴下宝云。"

傅山有《早起非真健》诗：“早起非真健，研头枕似杈。空心微乞酒，不寐总仇茶。脆妒经霜枣，凉怜带月瓜。掀窗试眼镜，破句入楞枷。”

傅山在《雪林读左传》中说：“雪林好腹赤，遇书无不读。初为行脚时，左传担头束。回复施传集，佳肴分段触。卒业向我言，一字足以覆。我问字云何，曰礼是其目。击节晗其慧，佛子真不俗。持是印瞿昙，断不外道逐。尹生无文窍，作坏六经戮。哀哉奴婢儒，不如吾老秃。蹇茶供大嚼，灵通毛孔馥。”

傅山有《雪林二首》诗：“独我怜和尚，全浑酒共茶。安居看左传，阁泪诵南华。者个虽疼痛，终然胜木麻。赤诚评得是，益觉此人佳。”

查字

第七十六回　凸碧堂品笛感凄清　凹晶馆联诗悲寂寞

黛玉听了，不禁也起身叫妙，说：“这促狭鬼，果然留下好的。这会子才说‘棔’字，亏你想得出。”湘云道：“幸而昨日看《历朝文选》见了这个字，我不知是何树，因要查一查。宝姐姐说不用查，这就是如今俗叫作明开夜合的。我信不及，到底查了一查，果然不错。看来宝姐姐知道的竟多。”

史湘云查“棔”字。

傅山在写给孙子的《十六格言》中说：“勤：读书勿怠。凡一字一义，不知者问人检籍，不可一‘且’字放在胸中。”

诗筒

第二十二回　听曲文宝玉悟禅机　制灯迷贾政悲谶语

都胡乱说猜着了。太监又将颁赐之物送与猜着之人，每人一个宫制诗筒，【庚辰双行夹批：诗筒，身边所佩之物，以待偶成之句草录暂收之，其归至窗前不致有忘也。或茜牙成，或琢香屑，或以绫素为之不一，想来奇特事，从不知也。】一柄茶筅，独迎春、贾环二人未得。

诗筒，即奚囊。奚，保存诗作的奚囊。唐代李商隐《李长吉小传》：“每旦日出，与诸公游，恒从小奚奴，骑距驴，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后因称诗囊为“奚囊”。

傅山有首五言律诗《僦陋》：“壁榻悬山郭，村房僦陋栖。蓬蒿仍旧径，简牍顾新奚。风雨不题凤，槐榆长坐鹏。得无华屋士，为我雪穷涕”。奚，即奚囊。

林黛玉言语尖刻

第　八　回　比通灵金莺微露意　探宝钗黛玉半含酸

林黛玉冷笑道：“我为什么助他？我也不犯着劝他。你这妈妈太小心了，往常老太太又给他酒吃，如今在姨妈这里多吃一口，料也不妨事。必定姨妈这里是外人，不当在这里的也未可定。”李嬷嬷听

了，又是急，又是笑，说道：“真真这林姑娘，说出一句话来，比刀子还尖。这算了什么呢。”宝钗也忍不住笑着，把黛玉腮上一拧，说道：“真真这个颦丫头的一张嘴，叫人恨又不是，喜欢又不是。”

第四十二回　蘅芜君兰言解疑癖　潇湘子雅谑补馀音

黛玉笑道：“别的草虫不画罢了，昨儿‘母蝗虫’不画上，岂不缺了典！”众人听了，又都笑起来。黛玉一面笑的两手捧着胸口，一面说道：“你快画罢，我连题跋都有了，起个名字，就叫作《携蝗大嚼图》。”众人听了，越发哄然大笑，前仰后合。

脂批中提到“骂”字有三四十处，提到“骂死”有八处。

傅山言语尖刻，如在《杂记》中说：“读理书，尤著不得一依傍之义。大悟的人，先后一揆，虽势易局新，不碍大同。若奴人，不曾究得人心空灵法界，单单靠定前人一半句注脚，说我是有本之学，正是咬龢人脚后跟的货，大是死狗扶不上墙也。”

傅山背好骂人之名，如其在《杂记》中说：“天下虚心人莫过我，怜才人亦莫过我，而谬膺一好骂人之名，冤乎哉！即使我真好骂人，在人亦当自反。骂不中耶？是仰面唾天。若骂中耶？何不取以自省，以我为一味药何如？”

批书

作书人对《红楼梦》八十回每一回都留下了批语，一共四千多条，其中百分之八十的批语集中于前二十八回。

傅山对几十本经典著作都作过详细的批注。《傅山全书》从第四册到第十册收录的都是傅山的批注作品，如《石鼓文集注》、《庄子翼批注》、《金刚经注》、《汉书批注》、《宋史批注》、《老学庵笔记批注》等。

地理

南京

第　一　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钗》。

当日地陷东南，这东南一隅有处曰姑苏，【甲戌侧批：是金陵。】有城曰阊门者，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

书名与开篇第一句，皆用“金陵”一词。金陵为南京别称。后文还有多处提及金陵。

第一十二回　王熙凤毒设相思局　贾天祥正照风月鉴

贾蔷又道：“……老爷正在厅上看南京的东西，……”

第三十三回　手足耽耽小动唇舌　不肖种种大承笞挞

说着便令人去看轿马，“我和你太太宝玉立刻回南京去！”

第四十六回　尴尬人难免尴尬事　鸳鸯女誓绝鸳鸯偶

鸳鸯道：“……太太才说了，找我老子娘去。我看他南京找去！”平儿道：“你的父母都在南京看房子，没上来，终久也寻的着。……”

凤姐因回说：“他爹的名字叫金彩，两口子都在南京看房子，从不大上京。……”

贾赦想了一想，即刻叫贾琏来说：“南京的房子还有人看着，不止一家，即刻叫上金彩来。”

第五十二回　俏平儿情掩虾须镯　勇晴雯病补雀金裘

宝琴笑道：“在南京收着呢，此时那里去取来？”

第五十六回　敏探春兴利除宿弊　识宝钗小惠全大体

后至蘅芜苑去看湘云病去，史湘云说他：“你放心闹罢，先是‘单丝不成线，独树不成林’，如今有了个对子，闹急了，再打很了，你逃走到南京找那一个去。”

史湘云说贾宝玉在危难之时可以逃到南京去。隐面下的依据为：贾宝玉的原型为明传国宝玺，象征大明皇权；朱棣从南京迁都北京后，南京降为留都，设有六部等机构，在北京受到致命攻击之时，位于北京的皇权确实可以转移到南京。

第七十五回　开夜宴异兆发悲音　赏中秋新词得佳谶

佩凤道：“听见说外头有两个南京新来的，倒不知是谁。”

顺治十六年（1659 年）六月，郑成功、张煌言大举入江南，七月进逼南京，八月退走。傅山南游，到达南京，但郑成功军队已经退走。傅山大为失望，留下诗作《金陵不怀古》以及《燕子矶看往来船态颔之》。在后者中，傅山说“长江三百里，如梦到金陵。”

北京

第　六　回　贾宝玉初试雨云情　刘姥姥一进荣国府

因此刘姥姥看不过，，乃劝道：“……如今咱们虽离城住着，终是天子脚下。这长安城中，遍地都是钱，只可惜没人会去拿去罢了。在家跳蹋会子也不中用。”

第五十三回　宁国府除夕祭宗祠　荣国府元宵开夜宴

乌进孝笑道：“不瞒爷说，小的们走惯了，不来也闷的慌。他们可不是都愿意来见见天子脚下世面？他们到底年轻，怕路上有闪失，再过几年就可放心了。”

贾府在“天子脚下”，在北京。傅山曾有三次进北京的记载，有对北京的直接体验。

崇祯九年（1636 年）袁继咸修复三立书院，恢复讲学制度，选拔大量才士到三立书院学习。傅山深受其器重。此年袁继咸蒙冤入狱，傅山与薛宗周组织山西诸生赴京“伏阙讼冤”，散发揭帖，包围首辅请愿示威，惊动崇祯皇帝。

顺治三年（1646 年），袁继咸矢不降清被杀。傅山密潜入京，收袁继咸遗稿。

康熙十八年（1679 年），康熙诏开博学鸿词科，傅山被迫进京。

大同

第七十九回　薛文龙悔娶河东狮　贾迎春误嫁中山狼

原来贾赦已将迎春许与孙家了。这孙家乃是大同府人氏，祖上系军官出身，乃当日宁荣府中之门生，算来亦系世交。

傅山祖籍在大同。傅山五世孙傅履巽在《征君事实》中说“先世大同人。六世祖傅天锡以春秋明经为临泉王府教授，始徙居太原忻州。”明正德十五年（1520 年），由于傅山的曾祖傅朝宣做了宁化王府的仪宾，傅家又迁居到太原阳曲。

顺治六年（1649 年）从明降大顺复降清的大同总兵姜瓖起义反清，清摄政王多尔衮同母兄阿济格围困大同数月，守将杨振威等人斩杀姜瓖首级，献城投降。阿济格入城后恨城内兵民固守，下令对大同“屠城斩墙”，除杨振威的官兵家属外，“官吏兵民、尽行诛之”，顺治七年十二月清宣大山西总督佟养量揭帖中报告：“大同、朔州、浑源三城，已经王师屠戮，人民不存。”

在大同总兵姜瓖反清之时，太原西山一带组成“交山军”响应。傅山的两个三立书院同学王如金、薛宗周参加“交山军”进军太原，在晋祠与清兵交战数日，被杀。傅山闻讯，悲痛欲绝，撰文《汾二子传》纪念。在文中，傅山提到了“大同”：“己丑四月，大同兵以明旗号从西州入汾，汾旧御史张懋爵以原官监军。”在文末，傅山还提到了明太祖朱元璋：“若疾之如仇，太祖何以夷、齐讥诮危素也？”

泰山

第 八 十 回　美香菱屈受贪夫棒　王道士胡诌妒妇方

次日一早，梳洗穿带已毕，随了两三个老嬷嬷坐车出西城门外天齐庙来烧香还愿。这庙里已是昨日预备停妥的。宝玉天生性怯，不敢近狰狞神鬼之像。这天齐庙本系前朝所修，极其宏壮。如今年深岁久，又极其荒凉。里面泥胎塑像皆极其凶恶，是以忙忙的焚过纸马钱粮，便退至道院歇息。

东岳庙是供奉泰山神东岳大帝的地方。东岳大帝又称“天齐神”，东岳庙又称“天齐庙”。东岳大帝的祖庭在泰山岱庙。岱庙位于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南麓，也称东岳庙，是历代帝王举行封禅大典和祭拜泰山神的地方。

康熙十三年（1674 年），傅山游山东，登泰山，拜孔庙，谒孔林。傅山在《朝圣庙》诗中提到“天齐”二字，即指天齐庙：“草木宫墙自甲申，周经汉纬莽风尘。恭从封禅天齐下，敢道行歌泗水春。教外别传今震旦，闻之大笑任东临。群瞠异服何来老，方领黄冠拜圣人。”

杏花村

第一十七回　会芳园试才题对额　贾宝玉机敏动诸宾

有几百株杏花，如喷火蒸霞一般。……众人道："方才世兄有云，'编新不如述旧'，此处古人已道尽矣，莫若直书'杏花村'妙极。

明初，明太祖朱元璋封三子朱㭎为晋王，杏花岭为太原晋王府的园林，因其植杏花且地势较高而得名。

傅山为太原人。

智通寺

第二回　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这日，偶至郭外，意欲赏鉴那村野风光。忽信步至一山环水旋、茂林深竹之处，隐隐的有座庙宇，门巷倾颓，墙垣朽败，门前有额，题着"智通寺"三字，门旁又有一副旧破的对联，曰：

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

智通寺的名称原型可能为陕西省榆林市府谷县黎元山智通寺。陕西为山西的西边邻接省份，府谷县距离山西太原直线距离约两百公里。

傅山去过陕西，登过华山。

山中有雪

第　五　回　贾宝玉神游太虚境　警幻仙曲演红楼梦

都道是金玉良姻，俺只念木石前盟。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妹寂寞林。

傅山在绘画《天门积雪》中题词："天门是府入西州路也。一峡卅里，高深寒溧，故多积雪。然《山海经》载，冬夏有雪之山，凡四皆北经，所（示）地气然耶。山。"

骆驼

第　六　回　贾宝玉初试雨云情　刘姥姥一进荣国府

但俗语说的，'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第四十六回　尴尬人难免尴尬事　鸳鸯女誓绝鸳鸯偶

这个娼妇专管是个'九国贩骆驼的'

第四十九回　琉璃世界白雪红梅　脂粉香娃割腥啖膻

故意装出个小骚达子来

元成宗铁穆耳时（1295 年－1307 年），据称诸王小薛何只吉在太原饲养的牛马和骆驼竟多达一万四千多匹。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 年）十二月，明军进入太原城，结束了元朝蒙古贵族在太原长达一百多年统治。太原鼓楼街以南的“达达巷”正是当年蒙古贵族居住过的地方。明时，太原常有骆驼商队经过。太原的出土文物中有许多骆驼陶俑。

傅山为太原人，对骆驼不陌生。也对“骚达子”的称谓不陌生。

用词

朱楼

第　五　回　贾宝玉神游太虚境　警幻仙曲演红楼梦
辜负了，红粉朱楼春色阑。

第一十七回　会芳园试才题对额　贾宝玉机敏动诸宾
你只知朱楼画栋，恶赖富丽为佳，

第二十三回　西厢记妙词通戏语　牡丹亭艳曲警芳心
水亭处处齐纨动，帘卷朱楼罢晚妆。

第五十二回　俏平儿情掩虾须镯　勇晴雯病补雀金裘
昨夜朱楼梦，今宵水国吟。

傅山《重刊千家注杜诗批注》中，在“花动朱楼雪，城疑碧树烟。”旁有墨笔眉批：“动。”[①]

傅山在《杜诗韵字归部》中将“萧瑟倚朱楼”归入“楼”字韵下，将“花动朱楼雪”归入“雪”字韵下[②]。

红梦

第　一　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至吴玉峰题曰《红楼梦》。

第　五　回　贾宝玉神游太虚境　警幻仙曲演红楼梦
素练魔舞歌姬数人，新填《红楼梦》仙曲十二支……

就将新制《红楼梦》十二支演上来。

① 《傅山全书》第十册第 294 页
② 《傅山全书》第十册第 112 页，第 242 页

回头命小丫鬟取了《红楼梦》原稿来，递与宝玉。

因此上，演出这怀金悼玉的《红楼梦》。

傅山诗作《三道河二首》最后一句为“黄鸟一声红梦醒，半铛石壁碧云茶。”《太原段贴》中有其草书石刻拓本。

可笑

在正文中“可笑”一词大约出现了二十一次。正文中第一次提到“可笑”一词是在第二回中：“说起来更可笑”。在脂批中“可笑”一词大约出现了三十七次。脂批第一次提到“可笑”一词是在第一回中：【甲戌侧批：竟有人问口生于何处，其无心肝，可笑可恨之极。】

傅山著作有对几十部典籍的批注，大量使用了“可笑”一词。仅《傅山全书》第八册的所有批语中，“可笑”一词就大约出现了七十九次，第一次出现是在第八页的批语中：“此句可笑”。

废

第　一　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庙旁住着一家乡宦，姓甄，名费，【甲戌侧批：废。】字士隐。

甄士隐，名费。脂批说“费”谐音“废”，因此“废”与“士”是关联的。

《傅山全书》第二册 96 页，傅山在《题宋元名人绘迹》中，多次提到外人眼中的“废”正是傅山眼中的“士”：

貧道僑西河，則薛子文伯、王子子堅與遊，而西河之人謂薛、被貧道從而廢。僑艾，則白子居實、範子垂雲與游，而艾之人亦謂白、範被貧道從而廢。今戴仲數數自昭餘來徵書問字，則昭餘之人無亦謂仲被貧道從而廢耶？仲勸題此冊，因感今世之從貧道遊者，多招詬詈，仲若獨行獨斷，天下之奇人難得者，尚當歸仲，況紙上書畫哉！若書畫，則貧道亦好之，而不精。如有以趙孟頫書畫要貧道鑑者，貧道固非張伯雨也。

一

第七十五回

果然贾珍煮了一口猪，烧了一腔羊，

傅山在傅眉去世后的《哭诗》中写道：“今日一篇雨，明日一篇风。”

科头

第三十八回
对菊　枕霞旧友
别圃移来贵比金，一丛浅淡一丛深。
萧疏篱畔科头坐，清冷香中抱膝吟。

科头：不戴冠帽，裸露头髻。

傅山曾题一联表达自己的抗清决心，其中一联为“安心要作科头老”。

薛蝌

第四十九回
宝钗笑道：“我们薛蝌和他妹妹来了不成？”

傅山在其著述中多次谈及一种“蝌蚪”面食。他说“盂欲以此面漏作蝌蚪，作汤吃，虚松如无物，亦食中妙品也。[①]”

傅山有《失题》诗提到“蝌蚪”篆：“篆籀龙蝌费守灵，三元八会妙先形。一庵去卓无人境，老至才知不识丁。”

黼黻

第　三　回　金陵城起复贾雨村　荣国府收养林黛玉
又有一副对联，乃乌木联牌，镶着錾银的字迹，道是：座上珠玑昭日月，堂前黼黻焕烟霞。

黼黻，古代礼服上所绣的色彩绚丽的花纹。

傅山在《失笑辞二》一文中提到：“以至于方外之羽客僧迦，衮冕黼黻，方襟坡风”。

番

第　三　回　金陵城起复贾雨村　荣国府收养林黛玉
黛玉虽不知原委，探春等却都晓得是议论金陵城中所居的薛家姨母之子姨表兄薛蟠，倚财仗势，打死人命，现在应天府案下审理。

薛蟠，蟠字的右边为“番”。

第六十三回　寿怡红群芳开夜宴　死金丹独艳理亲丧

[①] 《霜红龛集・杂记三》

芳官笑道："我说你是无才的。咱家现有几家土番，你就说我是个小土番儿。况且人人说我打联垂好看，你想这话可妙？"宝玉听了，喜出意外，忙笑道："这却很好。我亦常见官员人等多有跟从外国献俘之种，图其不畏风霜，鞍马便捷。既这等，再起个番名，叫作'耶律雄奴'。'雄奴'二音，又与匈奴相通，都是犬戎名姓。况且这两种人自尧舜时便为中华之患，晋唐诸朝，深受其害。幸得咱们有福，生在当今之世，大舜之正裔，圣虞之功德仁孝，赫赫格天，同天地日月亿兆不朽，所以凡历朝中跳猖獗之小丑，到了如今竟不用一干一戈，皆天使其拱手俛头缘远来降。我们正该作践他们，为君父生色。"

尧舜、匈奴，这两词皆与山西相关。尧，是上古五帝之一，都平阳（今山西临汾市襄汾县陶寺遗址）。舜，也是上古五帝之一，冀州人，都城在蒲阪（今山西永济）。山西人卫青与其外甥霍去病，都是西汉名将，都是西汉抗击匈奴的标志性人物。

宝玉又见人人取笑，恐作践了他，忙又说："海西福朗思牙，闻有金星玻璃宝石，他本国番语以金星玻璃名为'温都里纳'。如今将你比作他，就改名唤叫'温都里纳'可好？"

贾宝玉以土番之番语为芳官起一个番名。

傅山在《题宋元名人绘迹》一文中提到"番语"："翩翩千金五花，紫貂睡貉囤子，朝外金错刀一鞠，银铛腰鞮，钜胡琴，唱满词，烂醉辽烟，乜斜道番语，顾今日贵公子之得意腔调。"

宝

第　一　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士隐接了看时，原来是块鲜明美玉，上面字迹分明，镌着"通灵宝玉"四字，后面还有几行小字。

通灵宝玉。

第　三　回　金陵城起复贾雨村　荣国府收养林黛玉

在家时亦曾听见母亲常说，这位哥哥比我大一岁，小名就唤宝玉，虽极憨顽，说在姊妹情中极好的。

贾宝玉。

傅山在《开我慧者并太原三先生传》手卷中提到："如一人集，本只百首，读九十九，一首未读，我不敢曰，读是已了。恐有大宝，杂众宝中。临好其宝，我大意过，侈口笑曰，是中无宝，如此读书，思之实劳。若惜劳苦，涉猎玩物，莫说大宝，究竟不得。"

燕巢琴

第　一　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钗》。

人物名为曹雪芹，谐音“巢穴琴”。傅山有《燕巢琴赋》一文。

渺渺

第　一　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空空道人乃从头一看，原来就是无材补天，幻形入世，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携入红尘，历尽离合悲欢炎凉世态的一段故事。

第六十六回　情小妹耻情归地府　冷二郎一冷入空门

可怜“揉碎桃花红满地，玉山倾倒再难扶”，芳灵蕙性，渺渺冥冥，不知那边去了。

傅山在《燕巢琴赋》一文中提到：“顾壁间琴上，有燕子结巢焦尾。山奇之，为赋燕巢琴一篇记之。出斋门而东，临所谓芦鹜溪者，青渺渺然，映带萧索门庭。”

谢谢

第六十七回　见土仪颦卿思故里　闻秘事凤姐讯家童

宝玉巴不得黛玉出去散散闷，解了悲痛，便道：“宝姐姐送咱们东西，咱们原该谢谢去。”

在傅山与戴枫仲的信札中，多次用到“谢谢”这个词：

薏米瓜乾情至，謝謝！[①]

扇頭、字畫皆不欲作，世俗蹊逕，良足珍也。謝謝。[②]

佳篷寓盡文甚，謝謝。[③]

令作一入門小影本可也。謝謝！[④]

戟鞾遠至，謝謝。[⑤]

在与某人的信札中也用到“谢谢”这个词：

般瓜甜極，今齋早粥，一掐過之，頗加碗數，謝謝。[⑥]

① 《傅山全书》第二册第 170 页
② 《傅山全书》第二册第 197 页
③ 《傅山全书》第二册第 197 页
④ 《傅山全书》第二册第 198 页
⑤ 《傅山全书》第二册第 200 页
⑥ 《傅山全书》第二册第 231 页

天机

第四十九回　琉璃世界白雪红梅　脂粉香娃割腥啖膻

宝玉听了，喜的眉开眼笑，忙说道："倒是你明白。【蒙侧批：观宝玉"到底是你"数语，胸中纯是一团活泼泼天机。】

批语中提"活泼天机"。傅山在《霜红龛集》中说："所谓篆隶八分，不但形相，全在运笔转折活泼处论之。俗字全用人力摆列，而天机自然之妙，竞以安顿失之。"

顾炎武称赞傅山："萧然物外，自得天机，吾不如傅青主。"

西江月

第　三　回　金陵城起复贾雨村　荣国府收养林黛玉

后人有《西江月》二词，批宝玉极恰，其词曰：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

第七十回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云偶填柳絮词

于是大家拈阄，宝钗便拈得了《临江仙》，宝琴拈得《西江月》，探春拈得了《南柯子》，黛玉拈得了《唐多令》，宝玉拈得了《蝶恋花》。

因又看宝琴的是《西江月》：汉苑零星有限，隋堤点缀无穷。三春事业付东风，明月梅花一梦。几处落红庭院，谁家香雪帘栊？江南江北一般同，偏是离人恨重！

在傅山与某人的信札中，用到"西江月"这个词。

與某書

西江月興大豪，若有羊與雞獨享，似亦大寡，何不叫东山老道士共啜更好哉？[①]

手把花锄

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杨妃戏彩蝶　埋香冢飞燕泣残红

手把花锄出绣闺，忍踏落花来复去。

傅山有《七绝：手把玉锄钩玉陇》草书轴，其释文为："手把玉锄钩玉陇，云霞深处作人家。才栽八百灵光薤，又种龙鳞五色瓜。"

傅山的"手把玉锄钩玉陇"与林黛玉的"手把花锄出绣闺"，两者的用词与意象是相似的。

[①] 《傅山全书》第二册第 231 页

蓬牖绳床

第　一　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虽今日之茅椽蓬牖，瓦灶绳床，其风晨月夕，阶柳庭花，亦未有伤于我之襟怀笔墨者。

文中有“茅椽蓬牖，瓦灶绳床”。

傅山先生有草书作品，其中提到“甕牖”与“绳床”。此作品碑刻在太原市傅山碑林可见。其释文如下：

倏忽来风雨，经纶不可寻。云霞每尺度，海岳信高深。甕牖骇椒目，绳床静大心。五车怜惠子，尚未似书蟫。长江恬静练，峭壁起浓云。万窍知谁怒，希声有自闻。高才当结构，浩气与轮囷。无始文坛业，蒙藏策上勋。

九茎灵芝

第二十八回　蒋玉菡情赠茜香罗　薛宝钗羞笼红麝串

宝玉笑道：“听我说来：如此滥饮，易醉而无味。我先喝一大海，【庚辰眉批：大海饮酒，西堂产九台灵芝日也，批书至此，宁不悲乎？壬午重阳日。】发一新令，有不遵者，连罚十大海，逐出席外与人斟酒。”

此处脂批“九台灵芝”很可能为“九茎灵芝”之误抄。九茎，为典故名，《史记·孝武本纪》：“甘泉防生芝九茎。”《汉书·宣帝纪》：“金芝九茎，产於函德殿铜池中。”后因以“九茎”指芝草。亦称“九芝”等。此两处九茎灵芝都生于皇宫之中。“西堂产九茎灵芝”暗示了西堂的原型为皇宫，即西宫。朱棣在营建北京皇宫之前先营建了北京西宫作为自己在北京的皇权中心。

傅山在草书《晋公千古一快四条屏》中提到了“九茎之芝”。此草书为绫本，释文为：

晋公千古一快，逢吉敬信朱晦翁，独论祧庙事不肯附会，可谓善争道学者矣。蓦路诤辈皆一节，具足观衆也，难矣。抑之孝友，无时不可，亦不敢以时而废之。吾每见潜起兄弟之和，花朝月夕，百壶倾倒，不醉不已。敬而爱之。‘坚坐看君倾’五字，尝拟赠之。当其耳热呜呜，杂以讥嘲，戏而不虐，不知人世之所谓富贵尊崇者何事！从旁抵掌，视三叹之瑟，九茎之芝，真不值丰躅行脚也。使须报，早起写此于杏花小亭前，代简。 七十八翁傅真山书。

赘疣

第二十六回　蘅芜院设言传密语　潇湘馆春困发幽情

红玉抬头见是小丫头子坠儿。【甲戌双行夹批：坠儿者，赘也。人生天地间已是赘疣，况又生许多冤情孽债。叹叹！】

赘疣，本意是指皮肤上长的肉瘤，也用作比喻多余无用的东西。《楚辞·九章·惜诵》

中有“反离群而赘疣”之句。傅山在临终前写下了《辞世帖》:“终年负赘悬疣，今乃决痈溃疽，真返自然。礼不我设，一切俗事谢绝不行，此吾家《庄》、《列》教也，不讣不吊。”其中“负赘悬疣”即是“赘疣”一词的形象表述，与批语中“人生天地间已是赘疣”具有近似的含义。

经历

好事多磨

第　一　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二仙师听毕，齐憨笑道:“善哉，善哉！那红尘中有却有些乐事，但不能永远依恃，况又有’美中不足，好事多魔’八个字紧相连属，瞬息间则又乐极悲生，人非物换，究竟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倒不如不去的好。”

一僧一道不说“好事多磨”而说“好事多魔”，突出一个“魔”字。

《傅青主先生年谱》记载傅山曾住“伏魔祠”:“崇祯九年至京，寓琉璃厂伏魔祠；十月末，袁公入刑部狱，先生草揭帖，投通政司数上云云。”

山中看大石上文字与智通寺

第一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后来，又不知过了几世几劫，因有个空空道人访道求仙，忽从这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经过，忽见一大块石上字迹分明，编述历历。空空道人乃从头一看，原来就是无材补天，幻形入世，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携入红尘，历尽离合悲欢炎凉世态的一段故事。

第二回　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这日，偶至郭外，意欲赏鉴那村野风光。忽信步至一山环水旋、茂林深竹之处，隐隐的有座庙宇，门巷倾颓，墙垣朽败，门前有额，题着“智通寺”三字，门旁又有一副旧破的对联，曰：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

空空道人在山中崖下看大块石上的大段文字。傅山号朱衣道人，也有此经历。

朱彝尊在其《风峪石刻佛经记》一文中记载:“太原县之西五里，有山曰风峪，风穴存焉。相传神至则穴中肃然有声，风之所从出也。愚者捧土塞穴，建石佛于内，环列所刻佛经，凡石柱一百二十有六。”“予友太原傅山行平定山中，误坠崖谷，见洞口石经林列，与风峪等皆北齐天宝间字。[①]”

这些大石头今天保存在晋祠。其上刻经为《华严石经》，俗称《风洞石经》，是首尾完整的八十卷《大方广佛华严经》方柱型石刻群，镌刻于唐武周时期。

[①] 《曝书亭集》卷六十七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四十四·十通品第二十八》中一共八次提到“智通”：

尔时，普贤菩萨摩诃萨告诸菩萨言：

「佛子！菩萨摩诃萨有十种通。何者为十？

「佛子！菩萨摩诃萨以他心智通，……。是名：菩萨摩诃萨第一善知他心智神通。

「佛子！菩萨摩诃萨以无碍清净天眼智通，……。是名：菩萨摩诃萨第二无碍天眼智神通。

「佛子！菩萨摩诃萨以宿住随念智通，……。是名：菩萨摩诃萨第三知过去际劫宿住智神通。

「佛子！菩萨摩诃萨以知尽未来际劫智通，……。是名：菩萨摩诃萨第四知尽未来际劫智神通。

「佛子！菩萨摩诃萨成就无碍清净天耳，……。是名：菩萨摩诃萨第五无碍清净天耳智神通。

「佛子！菩萨摩诃萨住无体性神通、……。是名：菩萨摩诃萨第六住无体性无动作往一切佛刹智神通。

「佛子！菩萨摩诃萨以善分别一切众生言音智通，……。是名：菩萨摩诃萨第七善分别一切言辞智神通。

「佛子！菩萨摩诃萨以出生无量阿僧祇色身庄严智通，……。是名：菩萨摩诃萨为度一切众生故勤修成就第八无数色身智神通。

「佛子！菩萨摩诃萨以一切法智通，……。是名：菩萨摩诃萨第九一切法智神通。

「佛子！菩萨摩诃萨以一切法灭尽三昧智通，……。是为菩萨摩诃萨入一切法灭尽三昧智神通。

「佛子！菩萨摩诃萨住于如是十种神通，一切天人不能思议，一切众生不能思议；一切声闻、一切独觉，及余一切诸菩萨众，如是皆悉不能思议。此菩萨，身业不可思议，语业不可思议，意业不可思议，三昧自在不可思议，智慧境界不可思议，唯除诸佛及有得此神通菩萨，余无能说此人功德称扬赞叹。佛子！是为菩萨摩诃萨十种神通。若菩萨摩诃萨住此神通，悉得一切三世无碍智神通。」

宁国府

第　二　回　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街东是宁国府，街西是荣国府，二宅相连，竟将大半条街占了。

第　三　回　金陵城起复贾雨村　荣国府收养林黛玉

正门之上有一匾，匾上大书“敕造宁国府”五个大字。

“宁”者，“长久”之意。

傅山的曾祖傅朝宣，在明正德十五年（1520 年），做了太原宁化王府的仪宾、承务郎（今天太原出名老陈醋的牌子就叫“宁化府”。贾雨村“姓贾名化”。），从忻州迁至阳曲县西村。但是，宁化王之女没有生育，所以傅朝宣纳殷氏之女为妾，生有三个儿子，即傅霖、傅震、傅霈。在这一时期，傅朝宣在大关帝庙西南隅建宅立院，此街即以住有傅家得名傅家巷。

山西的名店老字号大宁堂创建于明末，傅山曾在此坐堂行医。傅山为其题写的七言律诗中有“阎浮病苦能除却，不愧堂名是大宁。”

云儿弹琵琶

第二十八回　蒋玉菡情赠茜香罗　薛宝钗羞笼红麝串
只见薛蟠早已在那里久候，还有许多唱曲儿的小厮并唱小旦的蒋玉菡、锦香院的妓女云儿。

那薛蟠三杯下肚，不觉忘了情，拉着云儿的手笑道："你把那梯己新样儿的曲子唱个我听，我吃一坛如何？"云儿听说，只得拿起琵琶来，唱道：两个冤家，都难丢下，想着你来又记挂着他。两个人形容俊俏，都难描画。想昨宵幽期私订在荼蘼架，一个偷情，一个寻拿，拿住了三曹对案，我也无回话。唱毕笑道："你喝一坛子罢了。"

《阳曲县志・志余》记有傅山葬秀云事：

秀云者，晋府乐长也，声容冠一时，善画兰，兼工小楷。操琴《汉宫秋》，称绝调，又能以琵琶弹《普唵咒》，与琴入化。文人学士多与游，字之曰明霞。卒为轻薄子所绐，倾囊相委，久知其负己也，抑郁而逝。唵殡积岁，傅青主先生闻而怜之，召僧尼导引郊外，与所知词客数辈，酹之酒而葬之，有《联珠诗》十四首。其一云："芳魂栩栩自仙游，走马章台满目愁。疏雨细风清夜永，可怜一曲《汉宫秋》"其二云："《汉宫秋》是古琴文，几个知音坐上闻。流水不逢钟子辈，当垆谁识卓文君。"其八云："小楼尘土暗窗纱，不见楼头解语花。棋冷文楸香冷篆，床头横着旧琵琶。"其九云："琵琶掩抑不堪听，司马江头涕泪零。老大只教癯骨在，何须粉白与螺青"。

卓文君、红拂

第　一　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以致满纸潘安子建、西子文君

满纸才人淑女、子建文君、红娘小玉等通共熟套之旧稿。

第　二　回　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再如李龟年、黄幡绰、敬新磨、卓文君、红拂、薛涛、崔莺、朝云之流。

第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题五美吟　浪荡子情遗九龙佩
红拂
长揖雄谈态自殊，美人巨眼识穷途。
尸居余气杨公幕，岂得羁縻女丈夫。

傅山在《犁娃从石生序》中提到："此等磊磊识力，岂文君、红拂能较？至情何逊丽娘？世之卓荦丈夫亦应愧不如。"《阳曲县志・志余》记载傅山葬秀云有诗云"流水不逢钟子辈，当垆谁识卓文君。"

祭酒

第　四　回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芦僧乱判葫芦案

这李氏亦系金陵名宦之女，父名李守中，曾为国子监祭酒，族中男女无有不诵诗读书者。

戴廷栻撰《石道人别传》中记载傅山两次被推为三立书院祭酒：

> 袁公提晋学见道人艺。以为是子忠孝人，置第一。廷于三立书院时，晋国士三百余人以道人为祭酒，而道人读方外书如故。袁公坐某御史诬逮。道人伏阙疏辨，以奇计出公。终，不告公。故马太史君常为作义士传，比之裴瑜、魏、邵。袁公补官泰州，约道人游。道人方服柏叶，辟谷，不答公书。抚军蔡公怡云修三立书院故事，复以道人为祭酒。

员外郎

第　二　回　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遂额外赐了这政老爹一个主事之衔，令其入部习学，如今现已升了员外郎了。

第　三　回　金陵城起复贾雨村　荣国府收养林黛玉

二内兄名政，字存周，现任工部员外郎。

傅山的老师袁继咸在崇祯初年曾任礼部主客员外郎。

陵

第五十八回　杏子阴假凤泣虚凰　茜纱窗真情揆痴理

在大内偏宫二十一日后，方请灵入先陵，地名曰孝慈县。这陵离都来往得十来日之功，如今请灵至此，还要停放数日，方入地宫，故得一月光景。

第七十七回　俏丫鬟抱屈夭风流　美优伶斩情归水月

前年我们往皇陵上去，是谁调唆宝玉要柳家的丫头五儿了？

顾炎武曾谒明十三陵，写下《朝陵记》。傅山有一首和顾炎武的诗《如韵与亭林》：“好音无一字，文采会贲岩。正选高松坐，全忘小草铲。天涯之子对，真气不我缄。秘读朝陵记，臣躬汗浃衫。”

梦锦

第一十九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语　意绵绵静日玉生香

茗烟大笑道：“若说出名字来话长，真真新鲜奇文，竟是写不出来的。据他说，他母亲养他的时节做了一个梦，梦见得了一匹锦，上面是五色富贵万不断头的花样，所以他的名字叫作卍儿。”

戴廷栻在《石道人别传》中记载：“岁壬午，道人梦上帝议劫，给道人单，字不可识。单尾识高尚字，且赐以黄冠衲头。心知无功名份，遂制冠衲如梦中赐者。”

智通寺内煮粥

第　二　回　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这日，偶至郭外，意欲赏鉴那村野风光。忽信步至一山环水旋、茂林深竹之处，隐隐的有座庙宇，门巷倾颓，墙垣朽败，门前有额，题着“智通寺”三字，门旁又有一副旧破的对联，曰：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雨村看了，因想到：这两句话，文虽浅近，其意则深。我也曾游过些名山大刹，倒不曾见过这话头，其中想必有个翻过筋斗来的亦未可知，何不进去试试？想着走入，只有一个龙钟老僧在那里煮粥。雨村见了，便不在意。

傅山曾在一篇短文中提及寺院大锅粥：“老人家是甚不待动，书两行，眵如胶矣。倒是那里有唱三倒腔的，和村老汉都坐在板凳上，听甚么《飞龙闹勾栏》，消遣时光，倒还使得。姚大哥说，十九日请看唱，割肉二斤，烧饼煮茄，尽足受用。不知真个请不请？若到眼前无动静，便过红土沟（南十方院）吃两碗大锅粥也好。[①]”

傅山曾在山西省吕梁金容寺寺内小憩后，与寺主对坐煮粥。翌日，傅山告别寺主，提笔留墨：“甲寅八月，游灵泉了，发青龙，过金容寺小憩。寺主老量，不募不积，不宗不教，力田修寺，知报佛恩者也。煮粥一宿去。偕来者王琚、胡庭，孙莲苏侍。”然后书右，“松侨老人傅山题”。

智通寺的名称原型可能为陕西省榆林市府谷县黎元山智通寺。傅山曾于清康熙四年（1665 年），骑着毛驴，西入陕西，登上位于渭南的华山[②]。傅山有《五言诗隶书轴》传世，录唐代诗人孟郊的五言诗《游华山云台观》。

过目成诵与一目十行

第二十三回　西厢记妙词通戏语　牡丹亭艳曲警芳心

林黛玉笑道：“你说你会过目成诵，难道我就不能一目十行么？”

傅山在《训子侄》中说：“记吾当二十上下时，读《文选》“京”、“都”诸赋，先辨字，再点读三四，上口则略能成诵矣。戊辰会试卷出，先兄子由先生为我点定五十三篇。吾与西席马生较记性，日能多少。马生亦自负高资，穷日之力，四五篇耳。吾栉沐毕诵起，至早饭成唤食，则五十三篇上口不爽一字。马生惊异叹服如神。自后凡书无论古今，皆不经吾一目。”

睡不着

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杨妃戏彩蝶　埋香冢飞燕泣残红

[①] 《霜红龛全集》第三十卷第 7 页

[②] 《傅山全书》第二十卷第 361 页

那林黛玉倚着床栏杆，两手抱着膝，眼睛含着泪，好似木雕泥塑的一般，直坐到二更多天方才睡了。

第七十六回　凸碧堂品笛感凄清　凹晶馆联诗悲寂寞

彻旦休云倦，烹茶更细论。后书：《右中秋夜大观园即景联句三十五韵》。

谁知湘云有择席之病，虽在枕上，只是睡不着。黛玉又是个心血不足常常失眠的，今日又错过困头，自然也是睡不着。二人在枕上翻来复去。黛玉因问道："怎么你还没睡着？"湘云微笑道："我有择席的病，况且走了困，只好躺躺罢。你怎么也睡不着？"黛玉叹道："我这睡不着也并非今日，大约一年之中，通共也只好睡十夜满足的。"湘云道："都是你病的原故，所以……"不知下文什么——

"彻旦休云倦"，通宵达旦直至天明都不睡觉也不说疲倦。

傅山有号"不夜庵老人"，在其《红叶楼》七言绝句中有诗句"傅山彻夜醉霜红"。

傅山为何长期夜间不睡呢？很可能是因为傅山正在写这本《红楼梦》，需要庞大细致前后呼应的构思，需要长期进行具有高度技巧的写作，大脑兴奋，而且可能白天喝茶较多，所以才长期夜间不睡。

脂砚斋

脂，胭脂色，为画家颜料之一。
砚，墨砚，为书法家文房四宝之一。
斋，书斋，为学者读书之处。

傅山，为画家、书法家、学者。傅山在《哭子诗・哭字》中说："此笔真绝矣，砚池墨泪涟。"

天祥

第一十二回　王熙凤毒设相思局　贾天祥正照风月鉴

回目称贾瑞为贾天祥。

文天祥，名云孙，字天祥。选中贡士后，换以天祥为名，改字履善。宝祐四年（1256 年）在殿试中被宋理宗钦点为状元，御赐表字宋瑞，后因住过文山，而号文山。

袁继咸为天启五年（1625 年）进士，因仰慕文天祥（文文山）的为人，自号袁山。崇祯七年（1634 年）提学山西，为傅山老师，遭巡按张孙振诬陷，被捕入狱。傅山带领众人多方营救老师，袁继咸始出狱。

大半条街上的老宅

第　二　回　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雨村道:“当日宁荣两宅的人口也极多，如何就萧疏了？”冷子兴道:“正是，说来也话长。”雨村道:“去岁我到金陵地界，因欲游览六朝遗迹，那日进了石头城，从他老宅门前经过。街东是宁国府，街西是荣国府，二宅相连，竟将大半条街占了。大门前虽冷落无人,【甲戌侧批：好！写出空宅。】隔着围墙一望，里面厅殿楼阁，也还都峥嵘轩俊，就是后【甲戌侧批:“后”字何不直用“西”字？甲戌侧批：恐先生堕泪，故不敢用“西”字。】一带花园子里面树木山石，也还都有蓊蔚润泽之气，那里象个衰败之家？”

贾府为宁荣街上的老宅，已经衰败。脂批点出花园位置在“西一带”。

傅山的曾祖名叫傅朝宣，曾是宁化王府的仪宾（明代对亲王、郡王之婿的专称）。宁化王府在宁化府街，与宁化府东巷相连。宁化王共传七代，而后绝嗣、撤府。

傅朝宣婚后就在太原城大关帝庙西南建宅立院。据传巷东口原有一座木质两柱单门过街牌坊，上书“版筑旧裔”。巷西口立有石质牌坊一座，坊额“三凤坊”（因傅朝宣的三个儿子傅霖、傅震、傅霈都在科考中高中举人、进士）。三凤坊后丈许还有石质牌坊一座，坊额“青云接武”（为傅朝宣三子傅霈立）。康熙二十一年的《阳曲县志·卷之三坊表》记载，明朝太原府还应有为傅震、傅霖立的“黄甲联芳”牌坊，但已不可考证实迹。傅家巷的名字源于傅山祖父傅霖的善举。《太原府志》中记载：“万历乙酉，岁大荒，傅公霖施粥百日，米费四百斛；所居前后左右诸贫士赈米银二十锾；傅公霖施粥费米百斛”，以及“辛丑壬寅年复大饥，傅公霖于小弥陀寺（在傅家巷东畔馒头巷）燃火地炕，收宿贫民，给死亡者，施棺埋葬，施粥从冬月至来年熟乃止”。本来其巷为傅家主要居住，巷内三四个牌坊皆为傅家所立，傅霖又有如此感人善举，因此太原民众以傅姓称其巷名。

傅山曾祖父为明廷宁化王府的仪宾，祖父与两个叔祖父都在明廷为官。从傅山的父亲傅之谟开始，傅家开始远离官场。明亡之后，傅家当年的富足生活也随之远去。

傅府，宁化王府，都是大户人家，都如南京贾府一样，都是占据大半条街的辉煌老宅，都已衰败。

批语说“恐先生堕泪，故不敢用‘西’字”。傅山是山“西”人。傅山的家乡为太原阳曲县“西”村，有诗作《西村漫吟》及其草书。傅山还有诗作《病间早起见西山》，去世后葬于太原“西”山。傅山的出生与归宿都与“西”字相连。

雪洞

第四十回　史太君两宴大观园　金鸳鸯三宣牙牌令

贾母忙命拢岸，顺着云步石梯上去，一同进了蘅芜苑，只觉异香扑鼻。那些奇草仙藤愈冷愈苍翠，都结了实，似珊瑚豆子一般，累垂可爱。及进了房屋，雪洞一般，一色玩器全无，案上只有一个土定瓶中供着数枝菊花，并两部书，茶奁茶杯而已。

薛宝钗的蘅芜苑房屋如“雪洞一般”。

傅山青年时在冰封的汾河上取冰制作冰灯，放入家中，并作诗说“大雪是吾天”。傅山的哥哥傅庚在《冷云斋冰灯诗序》中说“《冰灯诗》，吾弟青主诗，记冰灯也。弟有寒骨，于世热闹事无问。春侧侧寒，辄立汾河冰上，指挥凌工凿千亩琉璃田，供斋中灯具，即事成诗赋十有五首。”

当铺

第五十七回　慧紫鹃情辞试莽玉　慈姨妈爱语慰痴颦

宝钗道：“我到潇湘馆去。你且回去把那当票叫丫头送来，我那里悄悄的取出来，晚上再悄悄的送给你去，早晚好穿，不然风扇了事大。但不知当在那里了？”岫烟道：“叫作‘恒舒典’，是鼓楼西大街的。”

一语未了，忽见湘云走来，手里拿着一张当票，口内笑道：“这是个帐篇子？”黛玉瞧了，也不认得。地下婆子们都笑道：“这可是一件奇货，这个乖可不是白教人的。”宝钗忙一把接了，看时，就是岫烟才说的当票，忙折了起来。薛姨妈忙说：“那必定是那个妈妈的当票子失落了，回来急的他们找。那里得的？”湘云道：“什么是当票子？”众人都笑道：“真真是个呆子，连个当票子也不知道。”

“恒舒典”是当铺，谐音“横竖典”与“横竖点”。典，典当。

据祁县《李氏家谱》记载，顺治十六年（1659 年）余剩源当铺改为义振泉票号庄，这是祁县第一票号，总资本白银四十万两，由李、戴两家投资。票号位于祁县城内西大街“昭余世家”牌楼北侧，由戴廷栻、李垦为专东，戴惇林为掌柜。戴廷栻是与傅山一生关系最密切的好友。傅山还在票号中奔走过，目的是在经济上支持反清义军。《李氏家谱》记载：“顺治十六年，由傅山经手，支大同义军白银三万两，支江浙军费四万两。”

余剩源当铺是由李、戴两家投资的。“李”、“戴”、“振”，三字的起始两笔都是“横竖”。因此“恒舒典”当铺之名很可能由余剩源当铺而来。

燕子矶

第四十回　史太君两宴大观园　金鸳鸯三宣牙牌令

鸳鸯道：“凑成‘铁锁练孤舟’。

在南京燕子矶西南山上有一座观音阁，阁旁有危石，石壁中部有一根铁链下坠，长约一丈多，相传当年朱元璋乘舟西游至燕子矶江边，突遇狂风巨浪，随行的马娘娘抛八卦金钱于江中，顷刻风平浪静，之后军师刘伯温把龙舟系锁在峭壁岩石上，一行人在观音阁为皇上压惊洗尘。后人在系舟之处系了一根铁链，“铁索链孤舟”的传说也就流传开了。

永历十年（1656 年，清顺治十三年）傅山为看郑成功率领的明军，浮淮渡江，来到燕子矶，写下《燕子矶看往来船态颔之》一诗。

妙玉洁癖

第四十一回　贾宝玉品茶拢翠庵　刘姥姥醉卧怡红院

宝玉和妙玉陪笑道："那茶杯虽然脏了，白撂了岂不可惜？依我说，不如就给那贫婆子罢，他卖了也可以度日。你道可使得。"妙玉听了，想了一想，点头说道："这也罢了。幸而那杯子是我没吃过的，若我使过，我就砸碎了也不能给他。你要给他，我也不管你，只交给你，快拿了去罢。"宝玉道："自然如此，你那里和他说话授受去，越发连你也脏了。只交与我就是了。"妙玉便命人拿来递与宝玉。宝玉接了，又道："等我们出去了，我叫几个小幺儿来河里打几桶水来洗地如何？"妙玉笑道："这更好了，只是你嘱咐他们，抬了水只搁在山门外头墙根下，别进门来。"宝玉道："这是自然的。"说着，便袖着那杯，递与贾母房中小丫头拿着，说："明日刘姥姥家去，给他带去罢。"交代明白，贾母已经出来要回去。妙玉亦不甚留，送出山门，回身便将门闭了。不在话下。

妙玉是在家修行的居士，有洁癖。傅山的父亲傅之谟，字檀孟，号离垢居士。两者都是远离污浊的居士。

傅山在《太原三先生传》一文中说钱先生"傅山曰：先生癖洁。"

寒簧击敔

第七十八回　老学士闲征姽婳词　痴公子杜撰芙蓉诔

弄玉吹笙，寒簧击敔。

"寒簧击敔"，寒簧，仙女名，偶因一笑下罚人间。敔（yǔ）：古代的一种乐器，形状如一只伏着的老虎。明末清初尤侗作的传奇剧本《钧天乐》中女主角为寒簧。在第五出《叹榜》中，寒簧叹息说："咳，古来才子数奇，佳人薄命，同病相怜。世间多少女郎，七香车、五花诰，享受荣华。偏我寒簧，寂寞深闺，香消粉褪也。似下第秀才一般，好伤感人也。"在第二十出《瑶宫》中，王母介绍寒簧说："今有魏氏寒簧，本是传言玉女，因与侍香金童沈郎私订三生，误投五浊仙。他两人应作天边匹偶，却无人世姻缘，故使终日穷愁，少年离别，备尝才子佳人之苦。"寒簧逝后，王母说："今后可住我瑶宫，为散花仙史。"后来，因随嫦娥学习紫云之歌、霓裳之舞，寒簧留住月宫，为月府侍书女。

陆心源《穰梨馆过眼续录》中记载傅山在清康熙二十一年 （1682 年，壬戌年）曾为好友尤侗作《鹤栖堂图》。

童试

第一十八回　林黛玉误剪香囊袋　贾元春归省庆元宵

说毕，低头一想，早已吟成一律，便写在纸条上，搓成个团子，掷在他跟前。【庚辰眉批：纸条送递，系童试秘诀，黛卿自何处学得？一笑。丁亥春。】

童试，俗称考秀才，是明清科举中的初级考试。分为县试、府试、院试三个阶段。院试

一般两到三年举办一次，由学政主持。童生通过后，即成生员（秀才）。

傅山十五岁参加了山西提学副使文翔凤主持的童生考试，录为补博士弟子员。

其它

贾宝玉

第　六　回　贾宝玉初试雨云情　刘姥姥一进荣国府

第一十四回　林如海捐馆扬州城　贾宝玉路谒北静王

第四十六回　尴尬人难免尴尬事　鸳鸯女誓绝鸳鸯偶

三人唬了一跳，回身一看，不是别个，正是宝玉走来。【庚辰双行夹批：通部情案皆必从石兄挂号，然各有各稿，穿插神妙。】

贾宝玉是关联各个女子的中心人物。隐面下，贾宝玉的原型为明传国宝玺，传国宝玺被大明皇帝轮流拥有，犹如男子被多位女子依次占有。

傅山在五言古诗《咏史感兴雜诗三十四首》中说：“神器如传舍，真人无私营。天德昭海日，人心消甲兵。”神器，帝位、皇权。传舍，旅社。真人，帝王。私营，营以为私。

书中象征皇权的传国宝玺化身男子为多位女子钟爱。傅山说皇权如旅社为多人服务。两处类比相似。

李守中

第　四　回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芦僧乱判葫芦案

原来这李氏即贾珠之妻。珠虽夭亡，幸存一子，取名贾兰，今方五岁，已入学攻书。这李氏亦系金陵名宦之女，父名李守中，曾为国子监祭酒，族中男女无有不诵诗读书者。至李守中继承以来，便说“女子无才便有德”，故生了李氏时，便不十分令其读书，只不过将些《女四书》、《列女传》、《贤媛集》等三四种书，使他认得几个字，记得前朝这几个贤女便罢了，却只以纺绩井臼为要，因取名为李纨，字宫裁。

李纨为金陵十二钗之一，这里两次提及其父李守中，塑造了李守中为曾为国子监祭酒却并不十分让女儿读书的形象。

隐面下，李纨的原型为李自成；李守中的原型为李自成的父亲李守忠。

边大绶，字素一，号长白，直隶河间府任丘县人，崇祯十二年（1639 年）己卯科顺天乡试举人，曾任陕西米脂县知县。陕西总督汪乔年下令边大绶在崇祯十五年（1642 年）正月初八，掘毁李自成的祖父李海和父亲李守忠的坟墓，“尽数伐掘”，将骨骸“聚火烧化”。不

久因为害怕李自成报复，遂辞官。入清后，补河南修武县知县，顺治八年（1651 年），任太原府知府，曾为傅山开脱。顺治十三年（1656 年），以病辞归。著有《虎口余生记》[①]。

傅山有《致戴枫仲札》:“前月杪出门，拟自汾过府，展积冲寒，入宁乡。不谓遂稽世评，日出山则。边府尊有信将发，督以文事，匆匆北矣。”边府尊即边大绶。边大绶曾是朱衣道人案的审讯者，对傅山有偏袒开脱之意。

曾掘毁李自成父亲李守忠的坟墓的米脂县知县边大绶是傅山的朋友，傅山当然可以通过边大绶直接了解到关于李自成及其父亲的信息。脂砚斋的“脂”正是米脂之“脂”。

石呆子

第四十八回　滥情人情误思游艺　慕雅女雅集苦吟诗

平儿咬牙骂道:“……谁知就有一个不知死的冤家，混号儿世人叫他作石呆子，穷的连饭也没的吃，偏他家就有二十把旧扇子，死也不肯拿出大门来。……”

傅山有文《犁娃从石生序》。

刘姥姥与金鸳鸯

第　六　回　贾宝玉初试雨云情　刘姥姥一进荣国府

一家四口，仍以务农为业，因狗儿白日间又作些生计，刘氏又操井臼等事，青板姊妹两个无人看管，狗儿遂将岳母刘姥姥接来一处过活。这刘姥姥乃是个积年的老寡妇，膝下又无儿女，只靠两亩薄田度日。

第二十回　王熙凤正言弹妒意　林黛玉俏语谑娇音

自己要睡，天气尚早。彼时晴雯、绮霰、秋纹、碧痕都寻热闹，找鸳鸯琥珀等耍戏去了，独见麝月一个人在外间房里灯下抹骨牌。

隐面下，刘姥姥与金鸳鸯的原型都为清太祖努尔哈赤。

傅山的祖父为傅霖。傅霖，官至山东布政司参议，兵备辽海（今辽东半岛），与日渐崛起的女真努尔哈赤部对垒。傅霖在守备边疆抵抗女真部族入侵的征战中，三战三捷，均获大胜。之后他却被“拥兵拒调”的罪名弹劾，解甲归田。

《山西通志》记载:“傅霖字应期，忻州人。嘉靖壬戌进士，初授吏曹，以宗亲改寿州知州，请罢寿春驿、正阳镇巡检，并协助征岛金米。迁大名府同知，再迁河南佥事，备兵睢陈，实仓廪，简材勇，大计为权贵所构罢归。神庙即位，谓日者执政徇爱憎刺，举多不厌众心，命所司廉察以名上，除平度州知州，迁湖广荆西道。會中贵营显陵，费役万计，抗颜与争，并驳其履亩之举。艰归，补辽海兵备道，二年复为同官所构，中以计典。弟霈，以御史家居，抗疏理其冤，都御史亦以上闻，诏以原官起用，卒坚卧弗起。居乡立祭田，赡族人，

[①] zh.wikipedia.org/wiki/边大绶

煮粥哺饥者。”

傅霖去世几年后，傅山诞生。祖父傅霖的经历，通过家族的叙述与文字记录，应为傅山提供过第一手的关于明廷与努尔哈赤的信息。傅山在评注《淮南子》时，回忆起祖父傅霖：“先大夫刻此书于楚中，精致无伦。少年时不知读之，今徒思想耳。”

真有此事

第三十七回　秋爽斋偶结海棠社　蘅芜苑夜拟菊花题

宝玉道：“到底要起个社名才是。”探春道：“俗了又不好，特新了，刁钻古怪也不好。可巧才是海棠诗开端，就叫个海棠社罢。虽然俗些，因真有此事，也就不碍了。”

第七十六回　凸碧堂品笛感凄清　凹晶馆联诗悲寂寞

妙玉道：“如今收结，到底还该归到本来面目上去。若只管丢了真情真事且去搜奇捡怪，一则失了咱们的闺阁面目，二则也与题目无涉了。”

《红楼梦》中每个主要人物都有真实的历史人物原型为依据，是“真有此人”。

傅山在诗《作字示儿孙》后面的跋语中说：“书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傅山崇真尚拙。

幺爱三四五

第二十回　王熙凤正言弹妒意　林黛玉俏语谑娇音

黛玉笑道：“偏是咬舌子爱说话，连个‘二’哥哥也叫不出来，只是‘爱’哥哥‘爱’哥哥的。回来赶围棋儿，又该你闹‘幺爱三四五’了。”宝玉笑道：“你学惯了他，明儿连你还咬起来呢。”史湘云道：“他再不放人一点儿，专挑人的不好。你自己便比世人好，也不犯着见一个打趣一个。指出一个人来，你敢挑他，我就伏你。”

傅山曾住晋祠云陶洞。晋祠南部不远有清徐县。“幺爱三四五”正是清徐方言中“一二三四五”的读音。

康熙十六年（1677 年）冬，傅山受清源知县储方庆之请，至清源县署，和储方庆“纵谈三日夜乃方去。”1952 年，清源县与徐沟县合并，改设清徐县。

著述

第五十四回　史太君破陈腐旧套　王熙凤效戏彩斑衣

【庚辰：首回楔子内云“古今小说千部共成一套”云云，犹未泄真。今借老太君一写，是劝后来胸中无机轴之诸君子不可动笔作书。】

清顾炎武在《与潘次耕札》说：“读书不多，轻言著述，必误后学……虽青主读书四五

十年，亦同此见。”傅山“亦同此见”的这个见解与脂批“劝后来胸中无机轴之诸君子不可动笔作书”一样。所谓“无机轴”是暗示此书中“有机轴”。

傅山在《训子侄》中说：“自恨以彼资性，不曾闭门十年读经史，致令著述之志不能畅快。值今变乱，购书无复力量，间遇之，涉猎之耳。兼以忧抑仓皇，蒿目世变，强颜俯首，为蠹鱼终此天年。火藏焰腾，又恨咕哔大坏人筋骨。弯强跃马，呜呼已矣！或劝我著述，著述须一幅坚贞雄迈心力，始克纵横。我庾开府萧瑟极矣！虽曰虞卿以穷愁著书，然虞卿之愁可以著书解者，我之愁，郭瑀之愁也，著述无时亦无地。或有遗编残句，后之人误以刘因辈贤我，我目几时瞑也！”

刘因是汉族大儒，但服务于异族元朝。傅山说“后之人误以刘因辈贤我，我目几时瞑也”，即明确表示自己是不可能服务于清朝的。这暗示傅山的“著述”与“遗编残句”是不可能支持清朝的。

郭瑀，见《晋书・卷九十四・郭瑀》。郭瑀曾说“吾逃禄，非避罪也，岂得隐居行义，害及门人！”傅山所谓“我之愁，郭瑀之愁”很可能指他虽然如郭瑀一样“深逃绝迹”、“隐居行义”，但还是忧愁可能因“著述”而“害及门人”。傅山所说“著述无时亦无地”，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写法。这暗示傅山的“著述”或“遗编残句”在隐面下是反清的。

傅山与戴廷栻二人交往甚密，《叙枫林一支》载：“枫仲声噪社中，少所许可，独虚心向余问学。余因其早慧，规劝之。甲申后，仲敛华就实，古道相勖，竟成岁寒之友矣。忽忽三十年，风景不殊，师友云之。忆昔从游之盛，邈不可得。余与枫仲，穷愁著书，沉浮人间，电光泡影，后岁知几何，而仅以诗文自见，吾两人有愧袁门。”

傅山说“著述无时亦无地”，又说“余与枫仲，穷愁著书”，显然后者为真。那他所“著书”在哪呢？

体仁

第　二　回　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雨村道：“……不用远说，只金陵城内，钦差金陵省体仁院总裁甄家，你可知么？”

第一十八回　林黛玉误剪香囊袋　贾元春归省庆元宵

上面有一區灯，写着“体仁沐德”四字。

傅山曾在北京与众人拦住崇祯朝首辅温体仁为老师袁继咸鸣冤。

代笔

第七十回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云偶填柳絮词

探春宝钗等都笑说：“老太太不用急。书虽替他不得，字却替得的。我们每人每日临一篇给他，搪塞过这一步就完了。一则老爷到家不生气，二则他也急不出病来。”贾母听说，喜之不尽。

原来林黛玉闻得贾政回家，必问宝玉的功课，宝玉肯分心，恐临期吃了亏。因此自己只装作不耐烦，把诗社便不起，也不以外事去勾引他。探春宝钗二人每日也临一篇楷书字与宝玉，宝玉自己每日也加工，或写二百三百不拘。至三月下旬，便将字又集凑出许多来。这日正算，再得五十篇，也就混的过了。谁知紫鹃走来，送了一卷东西与宝玉，拆开看时，却是一色老油竹纸上临的钟王蝇头小楷，字迹且与自己十分相似。喜的宝玉和紫鹃作了一个揖，又亲自来道谢。史湘云宝琴二人亦皆临了几篇相送。凑成虽不足功课，亦足搪塞了。

傅山在《杂记》中提到侄子傅仁为自己代书之事：“文章小技，于道未尊，况兹书写，于道何有？吾家为此者，一连六、七代矣，然皆不为人役，至我始苦应接俗物。每逼面书，以为得真。其时对人作者，无一可观。且先有忿懑于中，大违心手造适之妙，真正外人那得知也。然此中亦有不传之秘。强做解人又辄云能辩吾父子书法，吾独为之掩口。大概以墨重笔放、满黑枒杈者为父，以墨轻笔韶、行间明媚者为子。每闻其论，正訾痴耳。三二年来，代我笔者，实多出侄仁，人辄云真我书。但知子不知侄，往往为我省劳。悲哉，仁径舍我去一年矣。每受属抚笔，酸然痛心，如何赎此小阮也。乙卯五月偶记。”末尾称侄子为“小阮”，与第七十八回中“怕不是大阮小阮了”一致。大阮，指阮籍；小阮，指阮咸；大阮小阮指叔侄俩。

卖字

第　一　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这贾雨村原系胡州人氏，也是诗书仕宦之族，因他生于末世，父母祖宗根基已尽，人口衰丧，只剩得他一身一口，在家乡无益。因进京求取功名，再整基业。自前岁来此，又淹蹇住了，暂寄庙中安身，每日卖字作文为生，故士隐常与他交接。

雨村因干过，叹道：“非晚生酒后狂言，若论时尚之学，晚生也或可去充数沽名，只是目今行囊路费一概无措，神京路远，非赖卖字撰文即能到者。”

傅山有卖字画的经历，在他写给好朋友戴廷栻的信札中有提到：“弟欲理前约，为嵩、少之游，称此老病未死，略结此案。求兄一脚力度我，临时并欲求劳一得力使者帮之也。……盘费欲以一二字画卖而凑之，不知贵县能有此迂人否？先此问之。”

傅山还有写给老朋友荃老一札，言及以书换米：“腐中偶尔无米，父子叔侄相对长笑，颇近清虚，未免有待，而此面亦得空易卦也。偶有小金笺十余幅在破案，因忆唐伯虎不使人间造业钱伎俩，作小楷《孝经》十八章，较彼犹似不造业矣。令儿持入记室，换米二三斗，救月日之枵，若能慨然留而发之，又复为大陵一场话柄矣，真切真切。”

篆刻印石

第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题五美吟　浪荡子情遗九龙佩

贾琏一面接了茶吃茶，一面暗将自己带的一个汉玉九龙珮解了下来，拴在手绢上，趁丫鬟回头时，仍撂了过去。

汉玉，汉代的玉。

第七十二回　王熙凤恃强羞说病　来旺妇倚势霸成亲

贾琏未语先笑道："因有一件事，我竟忘了，只怕姐姐还记得。上年老太太生日，曾有一个外路和尚来孝敬一个腊油冻的佛手，因老太太爱，就即刻拿过来摆着了。因前日老太太生日，我看古董帐上还有这一笔，却不知此时这件东西着落何方。古董房里的人也回过我两次，等我问准了好注上一笔。所以我问姐姐，如今还是老太太摆着呢，还是交到谁手里去了呢？"

"腊油冻的佛手"，即石雕佛手。佛手是香橼的变种之一，其果实在成熟时形成细长弯曲的黄色果瓣，状如手指，故名佛手。腊油冻，石名，指其色如腊肉般黄，油腻，凝如冻状。

腊油冻，隐面下，其原型应为福州寿山田坑中的黄颜色石材田黄冻石。田黄石素有"石中之王"、"石帝"之美誉，又谓"福寿田"，意即"福"（福建）、"寿"（寿山）、"田"（财富），"黄"则为皇帝专用色的名号。清代王士禛的《香祖笔记》中记载："印章旧尚青田石，以灯光为贵。三十年来闽寿山石出，质温栗，宜镌刻，而五色相映，光彩四射，红如鞓鞓，黄如蒸栗，白如珂雪，时竞尚之，价如灯光石相埒。"寿山、巴林、青田、昌化为四大传统印石。寿山石属叶腊石，质地滋润，富有光泽，硬度较低，其种类有寿山田黄冻石、桃花冻石、芙蓉冻石、荔枝冻石等。

故宫博物馆藏品有大明皇帝印玺，印文为"大明皇帝之宝"，寿山石质，异兽纽方形玺，篆书。洪武元年正月设尚宝司，规定宝玺为十二颗：曰奉天之宝，以镇万国，祀天地；曰皇帝之宝，以册封赐劳；……。

傅山精通篆刻，曾自述说："印章一技，吾家三世来皆好之，而吾于十八九岁即能镌之。汉非汉，一见辨之。如如来所谓如实了知，敢自信也。"两汉玉印在古印中是十分珍贵稀少的一类，一般制作精良、章法严谨、笔势圆转。傅山对于玉印是否为汉玉印，"一见辨之"。

五禽戏与拳谱

第四十九回　琉璃世界白雪红梅　脂粉香娃割腥啖膻

湘云笑道："你们瞧我里头打扮的。"一面说，一面脱了褂子。只见他里头穿着一件半新的靠色三镶领袖秋香色盘金五色绣龙窄褙小袖掩衿银鼠短袄，里面短短的一件水红装缎狐肷褶子，腰里紧紧束着一条蝴蝶结子长穗五色宫绦，脚下也穿着脚下也穿着麂皮小靴，越显的蜂腰猿背，鹤势螂形。【庚辰双行夹批：近之拳谱中有"坐马式"，便似螂之蹲立。昔人爱轻捷便俏，闲取一螂观其仰颈叠胸之势。今四字无出处却写尽矣。脂砚斋评。】

史湘云"蜂腰猿背，鹤势螂形"，即将人体与动物的姿态相类比，让人联想到五禽戏。

《后汉书·华陀传》记载："佗语普曰：'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能生，譬犹户枢，终不朽也，是以古之仙人为导引之事，熊经顾，引挽腰体，动诸关节，以求难老。吾有一术，为五禽之戏，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鸟，亦以除疾，兼利蹄足，以当导引，体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戏，怡然汗出，因以著粉，身体轻便而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余，耳目聪明，齿牙完坚。"

史湘云"麂皮小靴"、"猿背"、"鹤势"与华佗所说的"二曰鹿"、"四曰猿，五曰鸟"对

应。麃，母鹿。

傅山著有《后汉书批注》。

批语提到“拳谱”。1984 年在山西灵石县发现了一本名《傅拳谱》的拳谱，经鉴定正是傅青主所著。据《石膏山志》载，清顺治四年（1647 年）春，傅山与子傅眉到天空寺与寺内主持道成法师演示打坐和五禽戏，并传授给当地名士吴成光，接着又传授给寺内和尚。石膏山位于山西省灵石县城东南。

野史与作书动机

> 第　一　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
> 石头笑答道:“我师何太痴耶！若云无朝代可考，今我师竟假借汉唐等年纪添缀，又有何难？但我想，历来野史，皆蹈一辙，莫如我这不借此套者，反倒新奇别致，不过只取其事体情理罢了，又何必拘于朝代年纪哉！再者，市井俗人喜看理治之书者甚少，爱适趣闲文者特多。历来野史，或讪谤君相，或贬人妻女，奸淫凶恶，不可胜数。……”

野史又称稗史，是指正史上无纪录，或者正史上纪录为“传闻”的史事，多是民间的街谈巷说及遗闻佚事。野史不一定虚假。

文中特别提及“理治之书”，以暗示本书目的。傅山曾在诗中说“朱衣成罪案，洪范却无篇”。这说明傅山期望写出一部如《洪范》一样的关于治国的书。傅山著有《明纪年略》，已佚。

《红楼梦》与傅山家乡的关联

傅山为山西阳曲人（今山西省太原市尖草坪区向阳镇西村）。小说中提及的许多历史人物皆与山西有关。

太原市，古称晋阳，别称并州、龙城，位于山西省中部。大明初年，太原被定为九边重镇之一，朱元璋封其三子朱桐为晋王，并令谢成扩建太原城。谢成在原太原城基础上向东、南、北三面扩展，建成了周围十四公里，高约十八米的城墙，城外城壕深达十米，城头四角建角楼四座，城楼八座，小楼九十二座，敌台三十二座，成为重要的军事防御地区。晋王朱棡并在城内构建王宫，为大明各王府规模之首。

第四回的护官符提到“贾、王、薛、史”四大家族。东周时代，韩、赵、魏等氏族独立建国，致使晋国解体，史称三家分晋，这也是四大家族之争。山西省，简称晋。

远古人物

尧，舜，禹

第　二　回　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尧，舜，禹，汤，文，武，周，召，孔，孟，董，韩，周，程，张，朱，皆应运而生者。

第一十六回　贾元春才选凤藻宫　秦鲸卿夭逝黄泉路

说起当年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比一部书还热闹，我偏没造化赶上。

第五十回　芦雪广争联即景诗　暖香坞创制春灯谜

李绮收了一句道：凭诗祝舜尧。

第五十六回　敏探春兴利除宿弊　识宝钗小惠全大体

探春笑道：“你这样一个通人，竟没看见子书？当日《姬子》有云：‘登利禄之场，处运筹之界者，尧舜之词，背孔孟之道。’”

第六十三回　寿怡红群芳开夜宴　死金丹独艳理亲丧

况且这两种人自尧舜时便为中华之患，晋唐诸朝，深受其害。

幸得咱们有福，生在当今之世，大舜之正裔，圣虞之功德仁孝，赫赫格天，同天地日月亿兆不朽，所以凡历朝中跳猖獗之小丑，到了如今竟不用一干一戈，皆天使其拱手俛头缘远来降。

尧，传说上古时代五帝之一，起初被封于陶，后迁徙到唐（今山西省临汾、襄汾），所以又称唐尧。相传尧继帝位时二十一岁，以平阳（今山西临汾市境）为都城，以火德王，人称赤帝。

舜，传说上古时代五帝之一，又称有虞氏，出生在姚墟（今山西永济蒲州镇北）。冀州人，都城在蒲阪（今山西永济）。舜为四部落联盟首领，以受尧的“禅让”而称帝于天下。帝舜以尧的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为帝妃。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北相镇杨包村西有舜帝陵庙。

禹，传说是夏朝的开创者，定都于安邑（今山西夏县），因在大禹治水中成功治理洪水之患的故事而广为人知。

尧、舜、禹的都城都在山西境内。

傅说

第七十六回　凸碧堂品笛感凄清　凹晶馆联诗悲寂寞
湘云想了一想，道：清游拟上元。撒天箕斗灿，

第七十八回　老学士闲征姽婳词　痴公子杜撰芙蓉诔
望徽盖之陆离兮，抑箕尾之光耶？

尾、箕、斗皆二十八星宿的星名。相传傅说死后升天，跨身于箕、尾二星之上。《庄子·内篇·大宗师》中说：“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傅说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东维，骑箕尾，而比于列星。”后以“骑箕尾”隐指人的精神不死。

傅说，商代时古虞国（今山西省平陆县）人。在傅岩（今山西平陆东）当奴隶，后被商朝国君武丁（？－前 1192 年）起用。《尚书·说命》记载了三篇武丁与傅说的对话。

文人

班婕妤

第　一　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空空道人遂向石头说道：“石兄，你这一段故事，据你自己说有些趣味，故编写在此，意欲问世传奇。据我看来，第一件，无朝代年纪可考，第二件，并无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其中只不过几个异样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亦无班姑蔡女之德能。我纵抄去，恐世人不爱看呢。”

班姑，即班婕妤。班婕妤，名不详，楼烦（今山西朔城区）人，西汉时汉成帝（前 51 年－前 7 年）嫔妃，会背《诗经》和《周礼》等周朝文献。班婕妤为班况之女、班彪的姑母、班固、班超、班昭的祖姑。

王勃

第　二　回　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谁知这样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如今的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了！

第一十八回　林黛玉误剪香囊袋　贾元春归省庆元宵

真是：金门玉户神仙府，桂殿兰宫妃子家。

第六十二回　憨湘云醉眠芍药茵　呆香菱情解石榴裙

宝玉真个喝了酒，听黛玉说道：落霞与孤鹜齐飞，风急江天过雁哀，却是一只折足雁，叫的人九回肠，这是鸿雁来宾。

第六十三回　寿怡红群芳开夜宴　死金丹独艳理亲丧

晴雯忙启砚拿了出来，却是一张字帖儿，递与宝玉看时，原来是一张粉笺子，上面写着“槛外人妙玉恭肃遥叩芳辰”

宝玉忙命：“快拿纸来。”当时拿了纸，研了墨，看他下着“槛外人”三字，自己竟不知回帖上回个什么字样才相敌。

所以他自称‘槛外之人’。

第七十八回　老学士闲征姽婳词　痴公子杜撰芙蓉诔

宝玉只得念了一句，道是：恒王好武兼好色，贾政写了看时，摇头道：“粗鄙。”一幕宾道：“要这样方古，究竟不粗。且看他底下的。”贾政道：“姑存之。”宝玉又道：遂教美女习骑射。秾歌艳舞不成欢，列阵挽戈为自得。贾政写出，众人都道：“只这第三句便古朴老健，极妙。这四句平叙出，也最得体。”贾政道：“休谬加奖誉，且看转的如何。”宝玉念道：眼前不见尘沙起，将军俏影红灯里。众人听了这两句，便都叫：“妙！好个‘不见尘沙起’！又承了一句‘俏影红灯里’，用字用句，皆入神化了。”宝玉道：叱吒时闻口舌香，霜矛雪剑娇难举。众人听了，便拍手笑道：“益发画出来了。当日敢是宝公也在座，见其娇且闻其香否？不然，何体贴至此。”

文中“钟鸣鼎食之家”、“桂殿兰宫”、“槛外”，皆出自王勃的《滕王阁序》：“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桂殿兰宫，即冈峦之体势。……闾阎扑地，钟鸣鼎食之家；……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

《滕王阁序》中提到的冯唐、贾谊、梁鸿、阮籍，在《红楼梦》中也有提到。

王勃（650年－676年），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省河津市）人。初唐时期的诗人，擅长骈文，为“初唐四杰”之一。王勃最著名的作品是《滕王阁序》。

王维

第四十八回　滥情人情误思游艺　慕雅女雅集苦吟诗

你只听我说，你若真心要学，我这里有《王摩诘全集》，你且把他的五言律读一百首，细心揣摩透熟了，然后再读一二百首老杜的七言律，次再李青莲的七言绝句读一二百首。

香菱笑道：“我看他《塞上》一首，那一联云：‘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想来烟如何直？日自然是圆的：这‘直’字似无理，‘圆’字似太俗。合上书一想，倒象是见了这景的。若说再找两个字换这两个，竟再找不出两个字来。再还有‘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这‘白’‘青’两个字也似无理。想来，必得这两个字才形容得尽，念在嘴里倒象有几千斤重的一个橄榄。还有‘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这‘余’字和‘上’字，难为他怎么想来！我们那年上京来，那日下晚便湾住船，岸上又没有人，只有几棵树，远远的几家人家作晚饭，那个烟竟是碧青，连云直上。谁知我昨日晚上读了这两句，倒象我又到了那个地方去了。”

王摩诘，即王维。《塞上》为王维的诗。

王维（692 年－761 年），字摩诘，号摩诘居士，祖籍山西祁县，其父迁居于蒲州（今山西永济市），遂为河东人。盛唐山水田园派诗人、画家，号称“诗佛”。

王昌龄

第二十八回　蒋玉菡情赠茜香罗　薛宝钗羞笼红麝串
听宝玉说道：女儿悲，青春已大守空闺。女儿愁，悔教夫婿觅封侯。

“悔教夫婿觅封侯”，为王昌龄《闺怨》诗中原句：“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

王昌龄（约 756 年去世），山西太原人，盛唐著名边塞诗人，曾任龙标县尉，代表作有《从军行七首》、《出塞》、《闺怨》。

白居易

第三十八回　林潇湘魁夺菊花诗　薛蘅芜讽和螃蟹咏
咏菊　潇湘妃子
无赖诗魔昏晓侵，绕篱欹石自沉音。

诗魔，指心中的诗歌创作冲动情绪。白居易有《闲吟》诗：“自从苦学空门法，销尽平生种种心；唯有诗魔降未得，每逢风月一闲吟。”

第四十八回　滥情人情误思游艺　慕雅女雅集苦吟诗
宝钗道：“可真是诗魔了。都是颦儿引的他！”

诗魔，白居易有诗魔之称。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知我者以为诗仙，不知我者以为诗魔。”

第七十八回　老学士闲征姽婳词　痴公子杜撰芙蓉诔
或拟白乐天《长恨歌》，或拟咏古词，半叙半咏，流利飘逸，始能尽妙。

白居易（772 年－846 年），字乐天，晚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祖籍山西太原，生于河南新郑，唐代文学家，著名诗人。

温庭筠

第二十八回　蒋玉菡情赠茜香罗　薛宝钗羞笼红麝串

唱完，饮了门杯，说道："鸡声茅店月。"

"鸡鸣茅店月"出自唐代温庭筠《商山早行》诗："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

第四十九回　琉璃世界白雪红梅　脂粉香娃割腥啖膻

一个香菱没闹清，偏又添了你这么个话口袋子，满嘴里说的是什么：怎么是杜工部之沈郁，韦苏州之淡雅，又怎么是温八叉之绮靡，李义山之隐僻。

第七十五回　开夜宴异兆发悲音　赏中秋新词得佳谶

贾政看了，亦觉罕异，只是词句终带着不乐读书之意，遂不悦道："可见是弟兄了。发言吐气总属邪派，将来都是不由规矩准绳，一起下流货。妙在古人中有'二难'，你两个也可以称'二难'了。只是你两个的'难'字，却是作难以教训之'难'字讲才好。哥哥是公然以温飞卿自居，如今兄弟又自为曹唐再世了。"

温庭筠（大约812年—870年），原名岐，字飞卿，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曾任国子监助教，后被贬方城，晚唐著名诗人、花间派词人。晚唐考试律赋，八韵一篇，温庭筠叉手一吟便成一韵，八叉八韵即告完稿，故时人亦称为"温八叉"。

米芾

第　一　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当日地陷东南，这东南一隅有处曰姑苏，有城曰阊门者，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甲戌侧批：妙极！是石头口气，惜米颠不遇此石。】

第　二　回　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如前代之许由、陶潜、阮籍、嵇康、刘伶、王谢二族、顾虎头、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刘庭芝、温飞卿、米南宫、石曼卿、柳耆卿、秦少游，近日之倪云林、唐伯虎、祝枝山，再如李龟年、黄幡绰、敬新磨、卓文君、红拂、薛涛、崔莺、朝云之流。

第四十回　史太君两宴大观园　金鸳鸯三宣牙牌令

西墙上当中挂着一大幅米襄阳《烟雨图》，左右挂着一副对联，乃是颜鲁公墨迹，其词云：烟霞闲骨格，泉石野生涯。

米芾（1051年—1107年），北宋书画家。字元章，北宋著名书法家、书画理论家、画家、鉴定家、收藏家。米芾祖籍太原（今山西省太原市），迁居襄阳县（今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号称"米襄阳"，后定居润州（今江苏省镇江市）。召为书画学博士，擢南宫员外郎，人称米南宫。

戴廷栻在《题傅道翁桥梓画册》言："慧业文人，邱壑至性。即丹青小技，一花、一鸟、一木、一石，莫非幽兴。此公他先生桥梓小画八叶。先生少年笃好书画，古今图籍无不博览，

得其用笔之妙，兴之所到，聊一为之。纯以已意，不类前人。盖乘急戍缓不入流而一往来者耶！寿毛不字乃翁，时用古法，犹小米之于老颠，虽有离合，正自家教。”[①]文中公他即傅山别号，寿毛为傅山儿子傅眉之字。傅山好友戴廷栻将傅山傅眉父子比作米芾米友仁父子，称米芾为老颠，与傅山在批语中称米芾为米颠类似。

元好问

第三十八回　林潇湘魁夺菊花诗　薛蘅芜讽和螃蟹咏

饕餮王孙应有酒，横行公子却无肠。

“横行公子却无肠”，用金代诗人元好问《送蟹与兄》诗中原句改一字：“横行公子本无肠，惯耐江湖十月霜。

元好问（1190 年—1257 年），字裕之，号遗山，山西秀容（今山西忻州）人，世称遗山先生，金、元之际著名文学家。

王文郁与刘渊

第三十七回　秋爽斋偶结海棠社　蘅芜苑夜拟菊花题

迎春笑道：“就是门字韵，‘十三元’了。头一个韵定要这‘门’字。”

第四十八回　滥情人情误思游艺　慕雅女雅集苦吟诗

香菱怔怔答道：“‘闲’字是‘十五删’的，你错了韵了。”

第七十六回　凸碧堂品笛感凄清　四晶馆联诗悲寂寞

湘云道：“偏又是‘十三元’了。这韵少，作排律只怕牵强不能押韵呢。少不得你先起一句罢了。”

平水韵，是依据唐人用韵情况，把汉字划分成 106 个韵部（其书今佚），是更早的 206 韵的《广韵》的一种略本。每个韵部包含若干字，作律绝诗用韵，其韵脚的字必须出自同一韵部，不能出韵、错用。

1223 年，金朝官员王文郁著《平水新刊韵略》为 106 个韵部。
1252 年，南宋刘渊曾编写刊行过《壬子新刊礼部韵略》共 107 韵，此书已佚失。

王文郁为金朝平水（平水为隶属于金朝河东南路绛州之乡级行政区）人。刘渊为江北平水（今山西临汾市尧都区）人。两人都为山西平水人。

平水韵中上平的韵部为：一东、二冬、三江、四支、五微、六鱼、七虞、八齐、九佳、十灰、十一真、十二文、十三元、十四寒、十五删。

[①] 侯文正辑注《傅山论书画》，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 132 页

帝王皇妃

武则天

第　五　回　贾宝玉神游太虚境　警幻仙曲演红楼梦

案上设着武则天当日镜室中设的宝镜，一边摆着飞燕立着舞过的金盘，盘内盛着安禄山掷过伤了太真乳的木瓜。

第一十九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语　意绵绵静日玉生香

茗烟大笑道:“若说出名字来话长，真真新鲜奇文，竟是写不出来的。据他说，他母亲养他的时节做了一个梦，梦见得了一匹锦，上面是五色富贵万不断头的花样，所以他的名字叫作卍儿。”

第二十三回　西厢记妙词通戏语　牡丹亭艳曲警芳心

想毕，便走去到书坊内，把那古今小说并那飞燕、合德、武则天、杨贵妃的外传与那传奇角本买了许多来，引宝玉看。

武则天（624 年－705 年），是唐高宗的皇后、武周开国皇帝，是中国正史唯一承认的女性皇帝。武则天为并州文水县人。文水县位于山西省中部、太原盆地西缘，是吕梁市下辖的一个县，是武则天的故乡。

“五色富贵万不断头的花样”，即卍字纹。武则天将卍定音为“万”，义为“吉祥万德之所集”。

杨贵妃

第　五　回　贾宝玉神游太虚境　警幻仙曲演红楼梦

案上设着武则天当日镜室中设的宝镜，一边摆着飞燕立着舞过的金盘，盘内盛着安禄山掷过伤了太真乳的木瓜。

第二十三回　西厢记妙词通戏语　牡丹亭艳曲警芳心

毕，便走去到书坊内，把那古今小说并那飞燕、合德、武则天、杨贵妃的外传与那传奇角本买了许多来，引宝玉看。宝玉何曾见过这些书，一看见了便如得了珍宝。茗烟嘱咐他不可拿

第三十回　宝钗借扇机带双敲　椿龄划蔷痴及局外

宝玉听说，自己由不得脸上没意思，只得又搭讪笑道:“怪不得他们拿姐姐比杨妃，原来也体丰怯热。”宝钗听说，不由的大怒，待要怎样，又不好怎样。回思了一回，脸红起来，便冷笑了两声，说道:“我倒象杨妃，只是没一个好哥哥好兄弟可以作得杨国忠的!”

第三十七回　秋爽斋偶结海棠社　蘅芜苑夜拟菊花题

出浴太真冰作影，捧心西子玉为魂。

第七十七回　俏丫鬟抱屈夭风流　美优伶斩情归水月

小题目比，就有杨太真沉香亭之木芍药，端正楼之相思树，王昭君冢上之草，岂不也有灵验。

杨贵妃（719 年－756 年），号太真，蒲州永乐（今山西永济）人，是唐玄宗宠妃。

刘知远

第三十九回　村姥姥是信口开河　情哥哥偏寻根究底

我成日家和人说笑，有个唐僧取经，就有个白马来驮他；刘智远打天下，就有个瓜精来送盔甲；有个凤丫头，就有个你。

刘智远，即刘知远。知，加上“日”，即为“智”。日，象征皇帝。在元代南戏《刘知远白兔记》中，刘知远战胜了瓜精，得到了兵书和宝剑。

汉高祖刘知远（895 年－948 年），晋阳（今山西太原）人，五代时期后汉开国皇帝，在晋阳称帝，即帝位后改名刘暠（高，加上“日”）。刘知远在晋阳出生，祖先是沙陀人。

李存勖

第　二　回　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如前代之许由、陶潜、阮籍、嵇康、刘伶、王谢二族、顾虎头、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刘庭芝、温飞卿、米南宫、石曼卿、柳耆卿、秦少游，近日之倪云林、唐伯虎、祝枝山，再如李龟年、黄幡绰、敬新磨、卓文君、红拂、薛涛、崔莺、朝云之流。

敬新磨，五代后唐人，唐庄宗宠爱的优伶之一。《新五代史·卷三十七伶官传第二十五》中有敬新磨的传记，记载了敬新磨打皇帝唐庄宗李存勖耳光之事。敬新磨打皇帝耳光，这与《红楼梦》反皇帝主旨一致。

唐庄宗李存勗（885 年－926 年），山西应县人，沙陀族，五代时期后唐开国皇帝，艺名“李天下”，以勇猛闻名。

宋太祖

第七十六回　凸碧堂品笛感凄清　凹晶馆联诗悲寂寞

你可知宋太祖说的好：‘卧榻之侧，岂许他人酣睡。’他们不作，咱们两个竟联起句来，明日羞他们一羞。

第七十九回　薛文龙悔娶河东狮　贾迎春误嫁中山狼

又见有香菱这等一个才貌俱全的爱妾在室，越发添了“宋太祖灭南唐”之意，“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之心。

宋太祖赵匡胤（927 年－976 年），宋朝（北宋）开国皇帝，生于后唐洛阳。太祖初即帝位，便与宰相赵普“雪夜定策”，决定“先南后北”统一全国的顺序，即：荆南、湖南、后

蜀、北汉、南汉、南唐。南唐国都金陵（今江苏省南京市），宋太祖在攻打南唐之前对为南唐求情的徐铉说：“不须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乎！”

在宋太祖生前的统一战争中，唯一没有战胜的就是北汉。北汉的都城为太原（今山西省太原市），宋太祖两次征伐都失败。直到宋太祖逝世后，北宋才灭亡北汉，宋朝至此统一除燕云十六州外中国本部。

文臣武将

子野

> 第一十六回　贾元春才选凤藻宫　秦鲸卿夭逝黄泉路
> 全亏一个老明公号山子野者，一一筹画起造。
>
> 凡堆山凿池，起楼竖阁，种竹栽花，一应点景等事，又有山子野制度。

山子野，山，傅山之名；子野，师旷之字。

师旷，字子野，又称晋野，冀州南和（今河北省南和县）人，受封于晋国羊舌食邑（今山西省洪洞县曲亭镇师村），晋国的盲人乐师，是春秋时期著名的音乐家。

在第二十一回中，贾宝玉看《外篇・胠箧》，其中引用的《庄子》中的一段文字中有：“擢乱六律，铄绝竽瑟，塞瞽旷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聪矣”。这段话中的“瞽旷”就是指师旷。

《左传・襄公・十四年》记载了师旷的民本思想。鲁襄公十四年（前 559 年），晋悼公问师旷对卫人逐君的看法，师旷直言：“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匮神之祀，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弗去何为？”这比孟子（前 372 年－前 289 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要早两百多年。师旷是最早提出“民贵君轻”之人。

阳虎

> 第五十六回　敏探春兴利除宿弊　识宝钗小惠全大体
> 湘云道：“怎么匡人看见孔子，只当是阳虎呢？”宝玉笑道：“孔子、阳虎虽同貌，却不同名；蔺与司马虽同名，而又不同貌；偏我和他就两样俱同不成？”

孔子与阳虎长相神似，但是孔子不齿阳虎专横跋扈的作为。阳虎曾兴兵攻打匡邑（今河南省长垣县张寨乡孔庄村），匡人恨之，当时周游列国至匡邑的孔子曾被误认为阳虎，一度身陷险境。

阳虎，姬姓，阳氏，名虎，一名阳货，春秋鲁国人，季孙氏的家宰，一度如孔子所骂“陪臣执国命”，控制三桓，掌握鲁的实权，囚禁主公季桓子三年，最后造反失败，逃到晋国，

投奔赵简子，为赵简子重用。赵简子即赵鞅，春秋时期晋国赵氏的领袖。

太原古称晋阳。晋阳古城为春秋末期赵国立国之前的发祥地和建国初期的第一座都城，由晋国正卿赵鞅命家臣董安于创建，至前 386 年赵敬候迁都于邯郸城。

廉颇

第三十回　宝钗借扇机带双敲　龄官划蔷痴及局外

宝玉便笑道：“姐姐通今博古，色色都知道，怎么连这一出戏的名字也不知道，就说了这么一串子。这叫《负荆请罪》。”宝钗笑道：“原来这叫作《负荆请罪》！你们通今博古，才知道‘负荆请罪’，我不知道什么是‘负荆请罪’！”

负荆请罪的典故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廉颇闻之，肉袒负荆，因宾客至蔺相如门谢罪。”

廉颇（前 327—前 243 年），嬴姓，廉氏，名颇，籍贯有山西太原、山西运城、山东德州等说。战国末期赵国之良将，曾战胜齐国、魏国、燕国。

张良

第　一　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甲戌侧批：何不再添一句“择个绝世情痴作主人”？甲戌眉批：昔子房后谒黄石公，惟见一石。子房当时恨不能随此石去。余亦恨不能随此石去也。聊供阅者一笑。】

第五十一回　薛小妹新编怀古诗　胡庸医乱用虎狼药

交趾怀古　其二

铜铸金镛振纪纲，声传海外播戎羌。

马援自是功劳大，铁笛无烦说子房。

第六十八回　苦尤娘赚入大观园　酸凤姐大闹宁国府

嫂子说，我便是个韩信张良，听了这话，也把智谋吓回去了。

张良（？—前 189 年），字子房，秦末汉初杰出谋臣，西汉开国功臣。万历时《山西通志》卷一百十记载：“张良，字子房，张相村人，其先仕晋为大夫，三家分晋遂相韩。”张相村，今为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陶寺乡下辖村。

傅山在七律《索居无笔，偶折柳枝作书，辄成奇字，率意二首》之一中说：“若逢圮上黄翁帙，鸟篆虫雕试一标。”“圮上黄翁”即“黄石公”。“鸟篆虫雕”即鸟虫书。此两句含义为：如果我像张良那样遇到圮上的黄石公传授我兵书，我就会用鸟虫书标示战斗的旗帜和符信。鸟虫书，即鸟虫篆，是篆刻的使用字体之一。许慎的《说文解字》中有提到鸟虫书说：“六曰鸟虫书，所以书幡信也”。第八回中通灵宝玉的正面图示正是用篆书雕刻了“通灵宝玉”、“莫失莫忘”、“仙寿恒昌”十二个字，正是“鸟篆虫雕”。

冯唐

第二十六回　蘅芜院设言传密语　潇湘馆春困发幽情

宝玉便知是神武将军冯唐之子冯紫英来了。

冯唐，西汉时代郡人。《史记》记载，汉武帝（前 156 年－前 87 年）即位后，匈奴犯边，帝广征贤良，虽然冯唐再次被举荐，可是已经九十多岁了，只能任命其子冯遂为郎。王勃《滕王阁序》中有“冯唐易老，李广难封”之句。

代郡，战国时代赵国首设，今河北蔚县一带。秦朝四十八郡之一。西汉时属并州刺史部辖；东汉时属于幽州刺史部管辖。隋文帝时废郡，其属地划入朔州。并州刺史部，是汉朝十三州刺史部之一，州治在晋阳县（今山西省太原市西南），在西汉时州域范围大致是今日的山西省大部，东汉时扩大至陕西省北部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一带。朔州，位于山西省西北部，今为山西省下辖的地级市。

关羽

第五十一回　薛小妹新编怀古诗　胡庸医乱用虎狼药

比如那年上京的时节，单是关夫子的坟，倒见了三四处。关夫子一生事业，皆是有据的，如何又有许多的坟？

及至看《广舆记》上，不止关夫子的坟多，自古来有些名望的人，坟就不少，无考的古迹更多。

关羽（约 160 年－220 年），字云长，司隶河东解良人（今山西省运城市），汉末三国时刘备的主要亲信和将领。因山东孔夫子作春秋，山西关羽读春秋，而被称作山西夫子，关夫子。

傅山在《杂记・郭子仪》[①]一文中说“关壮缪、郭汾阳是圣人种子，只是没学问。”关壮缪即关羽，关羽谥号“壮缪”。

杨国忠

第三十回　宝钗借扇机带双敲　龄官划蔷痴及局外

回思了一回，脸红起来，便冷笑了两声，说道：“我倒象杨妃，只是没一个好哥哥好兄弟可以作得杨国忠的！”

杨国忠（700 年代－756 年），本名杨钊，唐玄宗赐名“国忠”，蒲州永乐（在今山西省永济市和芮城县）人，是与唐玄宗贵妃杨太真同一个曾祖父的堂兄，因而受到玄宗重用，成为宰辅。番将安禄山、史思明以“诛国忠、清君侧”为名，发动安史之乱，士兵恨之入骨，马嵬之变中被士兵诛杀。

[①] 《傅山全书》第三册第 163 页

郭子仪

第二十九回　享福人福深还祷福　痴情女情重愈斟情

贾珍道："是汉高祖斩蛇方起首的故事。第二本是《满床笏》。"贾母笑道："这倒是第二本上？也罢了。神佛要这样，也只得罢了。"

第七十一回　嫌隙人有心生嫌隙　鸳鸯女无意遇鸳鸯

凤姐儿道："共有十六家有围屏，十二架大的，四架小的炕屏。内中只有江南甄家一架大屏十二扇，大红缎子绣丝'满床笏'，一面是泥金'百寿图'的，是头等的。还有粤海将军邬家一架玻璃的还罢了。"

"满床笏"，是一个典故，被画成画，编成戏剧，写入小说，广泛流传。《满床笏》戏剧主要围绕郭子仪决志报效大唐，经李白推荐功成名就而展开。郭子仪功盖天下，唐王亲为其卸甲，并许配公主为三儿媳，郭子仪六十大寿，戏终。在郭子仪六十大寿时，七子八婿皆来祝寿，由于他们都是朝廷里的高官，手中皆有笏板，拜寿时把笏板放满床头。

郭子仪（698 年－781 年），华州郑县（今陕西渭南市华州区）人，祖籍山西汾阳，唐代政治家、军事家。唐朝朔方军集团将领，一生平定安史之乱等诸多乱事，历事玄、肃、代、德四帝，封汾阳郡王，世称郭令公。郭子仪收复静边军（今山西右玉县），云中（今山西大同）、马邑（今山西朔县），开通东陉关（在今山西代县东南），因功加封御史大夫。

《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七·列传第六十二·郭子仪》为郭子仪传。傅山有《新唐书批注》。

汾阳，位于山西中部，太原盆地西南缘，今是山西省的一个县级市，由吕梁市代管。汾酒与竹叶青酒是汾阳特产。

傅山在《杂记·郭子仪》[①]一文中说"关壮缪、郭汾阳是圣人种子，只是没学问。"郭汾阳即郭子仪。

吕洞宾

第二十五回　魇魔法姊弟逢五鬼　红楼梦通灵遇双真

彩霞咬着嘴唇，向贾环头上戳了一指头，说道："没良心的！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吕洞宾（796 年－1016 年）为唐朝蒲州河中府永乐县（今山西省芮城县永乐镇）人，道教仙人，八仙之一。

[①] 《傅山全书》第三册第 163 页

张德辉

第四十八回　滥情人情误思游艺　慕雅女雅集苦吟诗

展眼已到十月，因有各铺面伙计内有算年帐要回家的，少不得家内治酒饯行。内有一个张德辉，年过六十，自幼在薛家当铺内揽总，家内也有二三千金的过活，今岁也要回家，明春方来。

历史上的张德辉为山西交城人，在金朝贞佑年间，供职于御史台衙门。金亡后，投降蒙军大将史天泽为经历官，后接受元世祖忽必烈的召见，陈以治国方略，并推举名儒元好问，劝忽必烈以儒学治天下。

地域

女娲补天

第　一　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原来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于大荒山无稽崖炼成高经十二丈、方经二十四丈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娲皇氏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只单单的剩了一块未用，便弃在此山青埂峰下。

第　八　回　比通灵金莺微露意　探宝钗黛玉半含酸

后人曾有诗嘲云：

女娲炼石已荒唐，又向荒唐演大荒。

失去幽灵真境界，幻来亲就臭皮囊。

第二十二回　听曲文宝玉悟禅机　制灯迷贾政悲谶语

凤姐凑趣笑道："……难道将来只有宝兄弟顶了你老人家上五台山不成？……"

女娲炼石补天。炼，冶炼。石，铁矿石或铜矿石。山西矿产资源丰富，分布集中。占全省90%以上的铁矿资源储量分布在五台山区和吕梁山区；占全省95%以上的铜矿储量集中分布在中条山区。当石头中含有各种金属元素时，就会呈现各种颜色。

书中女娲补天炼石的地点在大荒山。大荒山，出自《山海经·大荒西经》："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荒之山，日月所入。"大荒山与山西境内的太行山有关联。大，"太"字去一点。荒，与"行"谐音。太行山又名五行山、王母山、女娲山，或作太形山。五台山位于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境内，是太行山系的一部分。大荒山下有一块巨石，五台山清凉寺中有一块大石头清凉石。

太行山在众多典籍中都有提及，如下。

《山海经·北次三经》载："北次三经之首，曰太行之山。"

先秦《列子·汤问》载："太形、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阳之北。

汉代《河图·括地象》载"太行，天下之脊。"

唐代《括地志》载："太行数千里，始于怀而终于幽，为天下之脊。"

南宋《路史》载：“女娲又曰皇母。注曰‘太行一曰皇母山，亦曰女娲山’。”

山西省境内至少有两处传说的女娲补天遗迹，以及一处女娲陵。

晋城浮山

山西省晋城市区东约二十公里的浮山北端的么儿山上，有浮山娲皇窟，相传此地为女娲炼石补天处。山的左崖上书“女娲氏炼石处”，右崖上刻“层峦耸翠”。清雍正版《泽州府志·山川》载：“县东南三十五里，插入天汉，高若浮云，形家谓为天马。上有伏羲庙，北谷娲皇窟，中虚如囊，相传炼石补天处”，即指此。半山腰上有约两百平方米的平台，后侧石壁上有娲皇窟和三清洞，均系天然石洞。

明代陆深撰《浮山遗灶记》记载：“平定之山以浮名者二，故称东西浮山。云东浮山在城东五十里馀，即女娲氏补天之处，其炼石灶尚存。山多产石炭，胜他产。而所产诸色石，亦可烧云。予尝荒唐补天之说，今适其地、睹其迹，于是召其土人问之，土人曰然。”

陆深又在《燕闲录》中说：“石炭，即煤也，东北人谓之楂，南人谓之煤，山西人谓之石炭。平定所产尤胜，坚黑而光，极有火力。史称女娲氏炼五色石以补天，今其遗灶在平定之东浮山。予谓此即后世烧煤之始。所谓天柱折，地维阙者，乃荒唐之说，不足深辩。天一气尔，岂有损坏可补？谓之补天，犹曰代明云，予别自有记。”

长治天台山

山西省长治市长治县上郝村北天台山，相传为女娲“炼石补天”处。清代程子玿有诗《天台山》云：“莫怪此乡风最古，补天原有圣人台。”据《潞安府志》记载：“在县西南二十里处，高六十九丈，周二里。四周平坦，日出入胥无影。传娲皇炼石地，名望儿台。”又载：“娲皇庙在西南天台山，相传即炼石补天处，名望儿台。”

洪洞县侯村

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县赵城镇霍山脚下侯村有女娲陵。清代《赵城县志》卷二十九记载：“女娲陵，在县东八里侯村。正、副陵各一，皆在庙后。东、西相距四十九步。居左者为正陵，其副陵相传葬衣冠者。陵前古柏一百八，树多八九人围。俗言鸟雀不粪、虫蚁不蚀，亦好事者之说也。正陵右有“补天石”。宋干德四年（966 年），诏给守陵“五户长”吏，春秋奉祀，其后代有祭告。国朝历次遣官致祭，祭文并砌石，立庙中。”

《顾炎武论考》曰：“正月，自平阳登霍山，游女娲庙，至太原，访傅山。”

赵氏孤儿

第五十四回　史太君破陈腐旧套　王熙凤效戏彩斑衣

当下天未二鼓，戏演的是《八义》中《观灯》八出。

秋纹笑道：“外头唱的是《八义》，没唱《混元盒》，那里又跑出‘金花娘娘’来了。”

贾母笑道:“大正月里,你师父也不放你们出来逛逛。你等唱什么?刚才八出《八义》闹得我头疼,咱们清淡些好。……”

《八义》即《八义记》。《八义记》为明代戏曲,改编自传奇戏曲《赵氏孤儿大报仇》,讲述春秋时晋国八位义士舍生救孤、助忠抗奸的故事。八义是指程婴、鉏麑、周坚、张维、提弥明、灵辄、韩厥、公孙杵臼八位义士。”《八义记》第五出为《宴赏元宵》,演赵朔与公主在望春楼排筵赏灯故事,《观灯》应指此。

程婴将赵氏孤儿赵武救出后逃入千里之外的孟山(今孟县藏山),藏匿达十五年之久。后人就把孟山改名为藏山,并立祠祭祀。赵武的孙子为赵简子,赵简子为晋国大卿,营建了晋阳城,在今太原晋源区晋源镇。太原,古称晋阳。第五回判词“子系中山狼”的中山狼出自《中山狼传》,其篇首第一句为“赵简子大猎于中山,有狼当道,人立而啼。”

藏山,古名孟山,位于山西省阳泉市孟县城北,西侧山腰有“藏孤洞”。

傅山为太原人。明崇祯十七年(1644 年),大明覆亡,傅山流寓孟县、忻州一带。傅山有《留题藏山》诗一首,诗云:“藏山藏在九原东,神路双松谡谡风。雾嶂几层宫霍鲜,霜苔三色绿黄红。当年难易人徒说,满壁丹青画不空。忠在晋家山亦敬,南方一笏面楼中。”诗中有畸笏叟的“笏”字。傅山还登孟县七机岩作《七机岩》诗。七机岩就位于孟县藏山村后北山之巅。

中山狼

第 五 回 贾宝玉神游太虚境 警幻仙曲演红楼梦

后面忽见画着个恶狼,追扑一美女,欲啖之意。其书云:

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

金闺花柳质,一载赴黄粱。

中山狼,典故出自明代作家马中锡所书的寓言《中山狼传》。寓言说赵简子在中山打猎,一只狼求救于墨者东郭先生。东郭先生把狼装到自己的书袋里,躲过了追捕。但是狼脱身后,竟然要吃东郭先生。后由于老人用计才救了东郭先生一命。

赵简子(?—前 476 年),《赵氏孤儿》中的孤儿赵武之孙,春秋时期晋国赵氏的领袖,原名赵鞅,又名志父,亦称赵孟。

晋国正卿赵鞅命家臣董安于创建晋阳古城,晋阳古城为春秋末期赵国立国之前的发祥地和建国初期的第一座都城。明朝初期,晋王朱棡在古城遗址南部建太原县城。

中国

第五十二回 俏平儿情掩虾须镯 勇晴雯病补雀金裘

有人说他通中国的诗书,会讲五经,能作诗填词,因此我父亲央烦了一位通事官,烦他写了一张

字，就写的是他作的诗。

众人听了，都道：“难为他！竟比我们中国人还强。”

最早的“中国”在山西。傅山为山西人。

《太平寰宇记》卷四十引《帝王世纪》说：“帝尧始封于唐，又徙晋阳，及为天子，都平阳。”平阳即今晋州，晋阳即今太原。《吕氏春秋・有始览》说：“两河间为冀州，晋也。”《日知录・卷二》说：“古之天子常居冀州，后人因之，遂以冀州为中国之号。”据考证，山西陶寺遗址很可能为史载尧都平阳所在地。

历史上，在对外官方文件上首次使用“中国”自称的是大明，如明太祖朱元璋赐日本国书中有：“朕本中国之旧家，耻前王辱，兴师振旅，扫荡胡番。”

大同府

第七十九回　薛文龙悔娶河东狮　贾迎春误嫁中山狼

这孙家乃是大同府人氏，祖上系军官出身，乃当日宁荣府中之门生，算来亦系世交。

书中仅提及过三个大明的府级行政区划：宁国府、应天府、大同府。大同镇被列为大明九边要塞之首，洪武五年（1372 年）由大将军徐达主持修建。总兵驻大同府（今山西大同市）。

崇祯十七年（1644 年）三月初一日（4 月 7 日）李自成克宁武关，前后死将士七万余人，伤亡惨重。当晚，大同总兵姜瓖投降，宣府总兵王承胤降表亦到，又连下居庸关、昌平。三月十九日，李自成军攻入北京内城，崇祯帝朱由检自缢，大明覆亡。

傅山的祖籍原在山西大同府。六世祖傅天锡，以春秋明经任临泉王府教授，始徙居忻州。

五台山

第二十二回　听曲文宝玉悟禅机　制灯迷贾政悲谶语

难道将来只有宝兄弟顶了你老人家上五台山不成？

宝钗点了一出《鲁智深醉闹五台山》。宝玉道：“只好点这些戏。”宝钗道：“你白听了这几年的戏，那里知道这出戏的好处，排场又好，词藻更妙。”宝玉道：“我从来怕这些热闹。”宝钗笑道：“要说这一出热闹，你还算不知戏呢。你过来，我告诉你，这一出戏热闹不热闹。”“是一套北《点绛唇》，铿锵顿挫，韵律不用说是好的了，只那词藻中有一支《寄生草》，填的极妙，你何曾知道。”宝玉见说的这般好，便凑近来央告：“好姐姐，念与我听听。”宝钗便念道：“漫揾英雄泪，相离处士家。谢慈悲剃度在莲台下。没缘法转眼分离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那里讨烟蓑雨笠卷单行？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

宝玉听了，喜的拍膝画圈，称赏不已，又赞宝钗无书不知，林黛玉道：“安静看戏罢，还没唱《山门》，你倒《妆疯》了。”说的湘云也笑了。于是大家看戏。

五台山位于山西省东北部忻州市五台县东北隅，位居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首。显通寺，位于五台山中心区，是五台山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一座寺院，和洛阳的白马寺同为中国最早的寺庙。明太祖时重修，赐额“大显通寺”；明成祖赐名“大吉祥显通寺”。

五台山又叫清凉山，傅山在《五台八首》中说：“信是清凉地，中烦独不除。”

傅山侨居松庄的第一年，即五十五岁，从五月开始游五台山，六月游北岳恒山，直到初冬才返回太原。

第　一　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一日，正当嗟悼之际，俄见一僧一道远远而来，生得骨格不凡，丰神迥别，说笑笑来至峰下，坐于石边高谈快论。

五台山的西台有二圣对谈石，传说为文殊菩萨和维摩诘大士的化身对谈之处。《清涼山志》记载：“二圣对谭石：唐法林，见缁白二叟坐谈石上，近之则失，因为名。宣公子覩异，于上建楼。”

书中一僧一道坐于石边对谈，对照二圣坐石上对谈的传说，意象相似。

第　一　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那僧便念咒书符，大展幻术，将一块大石登时变成一块鲜明莹洁的美玉，且又缩成扇坠大小的可佩可拿。

第　四　回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芦僧乱判葫芦案

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

五台山清凉寺中有清凉石。传说清凉石本叫歇龙石，为东海龙王之宝，清凉异常。文殊菩萨向东海龙王借歇龙石，念咒语将其变为指尖大小，然后装入袖中，返回五台山，再念咒语让其还原，从而将炎热的五台山变成了清凉之地。《清涼山志》记载：“清凉石：在清凉谷岭西畔，厚六尺五寸，围四丈七尺，面方平正，自然文藻。或能容多人不隘。古者尝有头陀趺坐其上，为众说法，梵音琅琅，异状围绕。望之悚怖，近之即失。后人目其所坐之石，曰「曼殊床」。”

那僧将大石变成扇坠大小的美玉，对照文殊菩萨将歇龙石变小袖走的传说，意象相似。东海龙王缺少白玉床，对照东海龙王的歇龙石被借走的传说，意象相似。

傅山为山西人，去过山西五台山，应熟悉五台山的清凉石与二圣对谈石的传说。傅山的《五台八首》中有一首为《清凉石》:“疏磐可林冷，云根一片秋。无情薰不热，有骨踏难柔。眼孔齐芥子，肘弓量石头。坚贞见龙象，施利颔吾游。”

大观园

第一十七回　会芳园试才题对额　贾宝玉机敏动诸宾

第十七回对大观园的景色与建筑做了详细描写。大观园中建有供皇妃贾元春用的省亲别墅，其景致是“天上人间诸景备，衔山抱水建来精”。大观园是皇家园林的规格。

晋祠，位于山西省太原市晋源区晋祠镇，原名为晋王祠，初名唐叔虞祠，是为祭祀周朝晋国的开国诸侯唐叔虞及其母亲邑姜所建，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皇家祭祀园林。

第八十回　美香菱屈受贪夫棒　　王道士胡诌妒妇方

次日一早，梳洗穿带已毕，随了两三个老嬷嬷坐车出西城门外天齐庙来烧香还愿。这庙里已是昨日预备停妥的。宝玉天生性怯，不敢近狰狞神鬼之像。这天齐庙本系前朝所修，极其宏壮。如今年深岁久，又极其荒凉。里面泥胎塑像皆极其凶恶，是以忙忙的焚过纸马钱粮，便退至道院歇息。

东岳庙是供奉泰山神东岳大帝的地方。东岳大帝又称“天齐神”，东岳庙又称“天齐庙”。

晋祠内有东岳祠。东岳祠内墙上绘有关于阴曹地府内容的壁画，如刀山剑树、金银桥、丰都城、转轮台、狰狞恶鬼、凶恶判官等，森然罗列，望之生畏。

傅山曾隐居晋祠云陶洞。云陶洞至今仍存，且有傅山手书“云陶”二字为额。被誉为“晋祠三绝”之一的难老泉上方的“难老”二字也为傅山所书。

灵石

第　一　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士隐接了看时，原来是块鲜明美玉，上面字迹分明，镌着“通灵宝玉”四字，后面还有几行小字。

玉为美石，“通灵宝玉”即“通灵美石”，可简称为“灵石”。

山西省晋中市有灵石县。其得名来自一块大铁陨石，又叫灵石。灵石至今仍在，其露于地面部分高一点六米，直径一点五米，体积约二点四立方米。灵石满身孔洞，似铁非铁，似石非石，正犹如“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剩了一块未用”。据《灵石县志》记载，此石为隋开皇十年（590 年）挖掘河槽所得。其时“文帝驾幸太原，傍汾河开道，获得此石，石上文曰‘大道永吉’，因以为瑞，遂于其地建设县治”。旧时附近乡民视此为神石，每逢春秋佳节，扶老携幼，前来焚香膜拜，祈求平安。

傅山曾四次到过灵石县。1720 年，博山的长孙傅莲苏出任灵石县训导。

清徐方言

第二十回　王熙凤正言弹妒意　林黛玉俏语谑娇音

黛玉笑道：“偏是咬舌子爱说话，连个‘二’哥哥也叫不出来，只是‘爱’哥哥‘爱’哥哥的。回来赶围棋儿，又该你闹‘幺爱三四五’了。”

“幺爱三四五”正是山西省清徐县方言中“一二三四五”的读音。清徐县在山西省太原市南部。

普救寺

第五十一回　薛小妹新编怀古诗　胡庸医乱用虎狼药

蒲东寺怀古　其九

小红骨贱最身轻，私掖偷携强撮成。

虽被夫人时吊起，已经勾引彼同行。

普救寺为《西厢记》中书生张生与相国小姐崔莺莺的相遇地点。普救寺，因在蒲郡之东，所以又称蒲东寺。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 年）的《重修普救寺碑记》记载：“河东蒲郡普救寺创自唐时，著为名胜，盖垂千余载！”《山西历史地名录》记载：“普救寺，在蒲州老城东五里。唐释道积修建十年乃成，名西永清院。五代时改今名普救寺，明初并广化、旌勋、藏海、乾明四寺入焉。其庙塔十三层，为唐代建筑。”

今天的普救寺位于山西省永济市蒲州古城遗址附近。

天齐庙

第二十回　王熙凤正言弹妒意　林黛玉俏语谑娇音

【庚辰眉批：茜雪至“狱神庙”方呈正文。袭人正文标目曰“花袭人有始有终”，余只见有一次誊清时，与“狱神庙慰宝玉”等五六稿，被借阅者迷失，叹叹！丁亥夏。畸笏叟。】

第二十六回　蘅芜院设言传密语　潇湘馆春困发幽情

【甲戌眉批：“狱神庙”红玉、茜雪一大回文字惜迷失无稿。】

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杨妃戏彩蝶　埋香冢飞燕泣残红

【甲戌侧批：且系本心本意，“狱神庙”回内方见。】

【庚辰眉批：此系未见“抄没”、“狱神庙”诸事，故有是批。丁亥夏。畸笏。】

狱神庙，即嶽神庙，即岳神庙。嶽，是“岳”的繁体写法。作书人把“嶽”上部的“山”隐藏了，犹如作书人在《红楼梦》中隐藏了自己的名字：傅山。山，为傅山之名。岳神，即泰山神东岳大帝。岳神庙，即东岳庙。道经《洞渊集》云：“太昊为青帝，治东岱，主万物发生。”此句话中，含了“青”“主”二字。傅山，字青主。

第八十回　美香菱屈受贪夫棒　王道士胡诌妒妇方

正说着，贾母打发人来找宝玉，说：“明儿一早往天齐庙还愿。”

天齐庙是东岳庙的别称。东岳庙是供奉道教神祇中专管人间生老病死的冥府之王——泰山神东岳大帝的地方，又称岱庙、天齐庙等。东岳大帝在唐武后时封为天齐君，后唐玄宗加封为天齐王。

次日一早，梳洗穿带已毕，随了两三个老嬷嬷坐车出西城门外天齐庙来烧香还愿。这庙里已是昨日预备停妥的。宝玉天生性怯，不敢近狰狞神鬼之像。这天齐庙本系前朝所修，极其宏壮。如今年深岁久，又极其荒凉。里面泥胎塑像皆极其凶恶，是以忙忙的焚过纸马钱粮，便退至道院歇息。

山西有二十座东岳庙、三座天齐庙，而其它大陆单个省市最多有三座东岳庙。这说明山西是全国最为崇拜泰山神东岳大帝之地。东岳庙又称“天齐庙”。柏山东岳庙位于山西省临汾市蒲县城东柏山山巅。现存建筑除献亭柱础为金代遗物，行宫大殿为元代建筑外，其余殿阁、楼、廊皆为明清遗物。庙内前部为天堂楼，中部为东岳行宫大殿，后部为地藏府十八层地狱，展示鬼吏们受阎罗王的指示对鬼魂施行十八种刑律。其内十殿阎君、五岳大帝及冥刑均为明代彩塑，大小与真人相仿，共一百四十多尊。

清虚观

第二十八回　蒋玉菡情赠茜香罗　薛宝钗羞笼红麝串

袭人又道：“昨儿贵妃打发夏太监出来，送了一百二十两银子，叫在清虚观初一到初三打三天平安醮，唱戏献供，叫珍大爷领着众位爷们跪香拜佛呢。还有端午儿的节礼也赏了。”

第二十九回　享福人福深还祷福　痴情女情重愈斟情

一时，凤姐儿来了，因说起初一日在清虚观打醮的事来，遂约着宝钗、宝玉、黛玉等看戏去。

前头的全副执事摆开，早已到了清虚观了。宝玉骑着马，在贾母轿前。街上人都站在两边。

北京旧有清虚观。《日下旧闻考》卷五十四记载：“清虚观在旧鼓楼大街，有景泰五年胡濙撰碑。”碑文《明勅赐清虚观记》为胡濙所撰，立于景泰五年（1454 年）。碑文中说：“清虚观者，内府供用库大使李琮舍宅所建之道场也。公自洪武中太宗文皇帝居藩邸时选入侍奉，迄今五十余年矣。”也就是说北京清虚观本来是明成祖朱棣的侍奉李琮的居所，被李琮捐出来做了清虚观。

山西省平遥有清虚观，坐落于东大街东段路北。这座山西平遥的清虚观始建于唐显庆二年（657 年），原名太平观，宋治平元年（1064 年）改为清虚观。元初改名为太平兴国观，后又易名“太平崇圣宫”，清代时复称清虚观。

上党人参

第　三　回　金陵城起复贾雨村　荣国府收养林黛玉

如今还是吃人参养荣丸。

第　十　回　金寡妇贪利权受辱　张太医论病细穷源

人参二钱　白术二钱土炒

第一十一回　庆寿辰宁府排家宴　见熙凤贾瑞起淫心

咱们若是不能吃人参的人家，这也难说了

别说一日二钱人参，就是二斤也能够吃的起。

第二十八回　蒋玉菡情赠茜香罗　薛宝钗羞笼红麝串

不过叫他吃什么人参养荣丸。

第四十五回　金兰契互剖金兰语　风雨夕闷制风雨词
昨儿我看你那药方上，人参肉桂觉得太多了。

请大夫，熬药，人参肉桂，已经闹了个天翻地覆

第五十七回　慧紫鹃情辞试莽玉　慈姨妈爱语慰痴颦
雪雁从王夫人房中取了人参来

黛玉未醒，将人参交与紫鹃。

第七十四回　惑奸谗抄检大观园　避嫌隙杜绝宁国府
不过是人参，当归，黄芪等类之剂。

第七十七回　俏丫鬟抱屈夭风流　美优伶斩情归水月
因用上等人参二两，

并没有一枝人参。

但这一包人参固然是上好的，

如今外头卖的人参都没好的。

上党郡，是山西东南部古地名。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始设中国为三十六郡，置上党郡，治所位于今天的长子县。上党山谷位于太行山麓，古人认为这里“居太行之巅，地势最高，与天为党”所以称作“上党”。

古代药用人参的主产地在山西上党。南朝齐梁年间，炼丹家兼医药学家的陶弘景，在《名医别录》中记载：“人参，生上党山谷及辽东”。最好的上党人参，出自紫团山。

早在唐代，上党人参就是贡品。“唐潞州上党郡大都督府土贡……上党郡贡人参二百小两”。但到宋代时，上党人参就产量很少了。《梦溪笔谈》中记载：“王荆公病喘，药用紫团山人参，不可得。”王荆公即王安石，宋朝宰相。连宰相患病要用紫团山人参也得不到。到了明代，上党人参已基本绝迹，“所用者皆是辽参”，以致朱元璋不得不下诏：“朕闻人参得之甚艰，岂不劳民，今后不必进。如用，当遣人自取。”书中第七十七回也说“如今外头卖的人参都没好的”。

九连环

第　七　回　送宫花贾琏戏熙凤　宴宁府宝玉会秦钟
谁知此时黛玉不在自己房中，却在宝玉房中大家解九连环顽呢。

九连环是一种流传于山西的传统民间的智力玩具，由九个圆环相连成串，以解开为胜。

驮水棍

第五十三回　宁国府除夕祭宗祠　荣国府元宵开夜宴

贾珍冷笑道:“……这会子花的这个形象,你还敢领东西来？领不成东西,领一顿驮水棍去才罢。……”

驮水棍，放在驴或骡背上挑两只水桶的棍棒。用驴或骡远途驮水，为黄土高原特有。山西省地处华北西部的黄土高原东翼。

《红楼梦》与傅山医药造诣的关联

《红楼梦》中提到的药方名有几十个，如气血双补的人参养荣丸（第 3 回）、延年益寿的八珍益母丸（第 28 回）、补阴的左归丸（第 28 回）、滋养安神的天王补心丹（第 28 回）、祛暑解表的香薷饮（第 29 回）、山羊血黎洞丸（第 31 回）、催生保命丹（第 42 回）、活络丹（第 42 回）、补阳的右归丸（第 42 回）、用于疔疮发背的梅花点舌丹（第 42 回）、调和肝脾的六味地黄丸（第 53 回）、祛邪守灵丹（第 57 回）、调经养荣丸（第 77 回）。第六十回回目甚至直接提到四味中药药名：“茉莉粉替去蔷薇硝　玫瑰露引来茯苓霜”。

真假

第　一　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第一回回目的甄与贾两个姓，分别谐音“真”与“假”。

傅山在《石室秘录・卷之五　书集》中有《伤寒相舌秘法》一篇，在其“十一、论真假”一节中，对病之真假进行了论述：

> 雷真君曰：病之有真有假也。大约寒热之症居多，《内经》已辨之无遗义矣。予再取而论之者，以真假之病难知，而用药者不可徒执泛逆之治法也。

天地生人

第　二　回　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若大仁者，则应运而生，……清明灵秀，天地之正气，仁者之所秉也……

傅山在《石室秘录・卷之二　乐集・解治法》中说：

> 我所言者数人，皆上关星宿，钟山川之灵而生者也。

人参养荣丸

第　三　回　金陵城起复贾雨村　荣国府收养林黛玉

黛玉道：“我自来是如此，从会吃饮食时便吃药，到今日未断，请了多少名医修方配药，皆不见效。那一年我三岁时，听得说来了一个癞头和尚，说要化我去出家，我父母固是不从。他又说：‘既舍不得他，只怕他的病一生也不能好的了。若要好时，除非从此以后总不许见哭声，除父母之外，凡有外姓亲友之人，一概不见，方可平安了此一世。’疯疯癫癫，说了这些不经之谈，也没人理他。如今还是吃人参养荣丸。”

第二十八回　蒋玉菡情赠茜香罗　薛宝钗羞笼红麝串

宝玉道：“我知道那些丸药，不过叫他吃什么人参养荣丸。”

人参养荣丸，点出人参是主药，其功能为“养荣”。后文张友士开的药方的第一味药就是人参。第七十七回还发生王夫人需用人参而找不到人参之事。

傅山在《本草新编・卷之一 宫集・人参》中说：

> 吕道人总批曰：今天不比古人之强壮，无病之时，尚不可缺人参以补气，况抱病之时，消烁真气乎。

傅山处方常用人参，说：

> 贫道间为人处方，数用人参，人遂谓贫道为「人参医」。贫道亦自信无他技。[①]

冷香丸

第 七 回 送宫花贾琏戏熙凤 宴宁府宝玉会秦钟

周瑞家的道：“正是呢，姑娘到底有什么病根儿，也该趁早儿请个大夫来，好生开个方子，认真吃几剂，一势儿除了根才是。小小的年纪倒作下个病根儿，也不是顽的。”宝钗听了便笑道：“再不要提吃药，为这病请大夫吃药，也不知白花了多少银子钱呢。凭你什么名医仙药，从不见一点儿效。后来还亏了一个秃头和尚，说专治无名之症，因请他看了。他说我这是从胎里带来的一股热毒，幸而先天壮，还不相干。若吃寻常药，是不中用的。他就说了一个海上方，又给了一包药末子作引子，异香异气的。不知是那里弄了来的。他说发了时吃一丸就好。倒也奇怪，吃他的药倒效验些。”

周瑞家的因问：“不知是个什么海上方儿？姑娘说了，我们也记着，说与人知道，倘遇见这样病，也是行好的事。”宝钗见问，乃笑道：“不用这方儿还好，若用了这方儿，真真把人琐碎死。东西药料一概都有限，只难得‘可巧’二字：要春天开的白牡丹花蕊十二两，夏天开的白荷花蕊十二两，秋天的白芙蓉蕊十二两，冬天的白梅花蕊十二两。将这四样花蕊，于次年春分这日晒干，和在药末子一处，一齐研好。又要雨水这日的雨水十二钱，……”周瑞家的忙道：“嗳哟！这么说来，这就得三年的工夫。倘或雨水这日竟不下雨，这却怎处呢？”宝钗笑道：“所以说那里有这样可巧的雨，便没雨也只好再等罢了。白露这日的露水十二钱，霜降这日的霜十二钱，小雪这日的雪十二钱。把这四样水调匀，和了药，再加十二钱蜂蜜，十二钱白糖，丸了龙眼大的丸子，盛在旧磁坛内，埋在花根底下。若发了病时，拿出来吃一丸，用十二分黄柏煎汤送下。”

周瑞家的听了笑道：“阿弥陀佛，真坑死人的事儿！等十年未必都这样巧的呢。”宝钗道：“竟好，自他说了去后，一二年间可巧都得了，好容易配成一料。如今从南带至北，现在就埋在梨花树底下呢。”周瑞家的又问道：“这药可有名子没有呢？”宝钗道：“有。这也是那癞头和尚说下的。叫作‘冷香丸’。”

冷香丸以花为药。现实中，常见的能入药的花有：芍药、菊花、红花等。这暗示作书人是熟悉各种中药的。

[①] 《傅山全书》第三册第 352 页

马溺、土和马粪

第　七　回　送宫花贾琏戏熙凤　宴宁府宝玉会秦钟

尤氏叹道:“你难道不知这焦大的？连老爷都不理他的，你珍大哥哥也不理他。只因他从小儿跟着太爷们出过三四回兵，从死人堆里把太爷背了出来，得了命，自己挨着饿，却偷了东西来给主子吃。两日没得水，得了半碗水给主子喝，他自己喝马溺。不过仗着这些功劳情分，有祖宗时都另眼相待，如今谁肯难为他去。他自己又老了，又不顾体面，一味吃酒，吃醉了，无人不骂。我常说给管事的，不要派他差事，全当一个死的就完了。今儿又派了他。”

焦大口渴了，用马溺代替水。这说明焦大知道马溺有此功能。魏晋陶弘景《名医别录》中对马尿与马粪的医药作用做了记载:“屎，名马通，微温。治妇人崩中，止渴及吐，下血，鼻衄，金创，止血。头骨，治喜眠，令人不睡。溺，味辛，微寒。治消渴，破症坚积聚，男子伏梁积疝，妇人瘕疾。铜器承饮之。”

傅山在信中的药方中用了“馬溺”，并且落款提到“拜手”:

與楓仲書

老人加瘦，針灸皆非所能任。天突腑中，皆是正治，恐不勝耳。若大深燥時，晚上可少服當歸、龍蒼丸子。早間空腹，用燕萸一錢，煎濃，投熱馬溺半鍾，通口飲之。然此劫劑卽少通耳，復作其常也。若少通後，卽用竹瀝一鍾，生薑二大片，下上好人參一兩，煎濃，細細啜之。總不能全復如初。人子於此，不得不多問方藥，而所遇之人，皆老夫七上八下輩，焉能少慰孝養萬一。草復。

弟山拜手。[①]

在第三回中，乌木对联联牌上小字为“同乡世教弟勋袭东安郡王穆莳拜手书”。从“弟山拜手”的落款可知“穆莳拜手书”的意思为穆莳这个人拜手后书写对联，即表极其恭敬之意。拜手，古代的一种跪拜礼。行礼时，跪下，两手拱合到地，头靠在手上。

焦大越发连贾珍都说出来，乱嚷乱叫说:“我要往祠堂里哭太爷去。那里承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牲来！每日家偷狗戏鸡，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我什么不知道？咱们‘胳膊折了往袖子里藏’!”众小厮听他说出这些没天日的话来，唬的魂飞魄散，也不顾别的了，便把他捆起来，用土和马粪满满的填了他一嘴。

焦大骂到贾珍时，众小厮用“土和马粪”来填焦大的嘴。为何一定要用“马粪”呢？马粪要到马厩里才能找到，不如土方便、且臭而脏。原因是“土和马粪”都是药，治腹痛，此处将焦大的按捺不住暗中比喻形容如腹痛难忍。这种写法也暗示了作书人是熟知医术的。

傅山著《石室秘录・卷之六 数集・内伤门》记载了用马粪与黄土一起治腹痛的方法:

腹痛之最急者，绞肠痧也。世人惧用官料药，殊不知药能去病，何畏官料哉。吾有一方最妙，不用官料之味，而功力十倍胜之。方用马粪一两，炒黑，入黄土一撮，微炒，用黄酒乘热服五钱。一剂即痛去如失。盖马粪最善止痛，而治腹痛尤神。用黄土者，因马粪过行之迅速，得土而少迟，

① 《傅山全书》第二册第 197 页

且黄土与脾土同性相亲。引之入于病处，使马粪易于奏功也。况又用黄酒佐之，则无微不达，非吐则泻，气一通而痛辄定矣。

雀卵

第　八　回　比通灵金莺微露意　探宝钗黛玉半含酸

宝玉亦凑了上去，从项上摘了下来，递在宝钗手内。宝钗托于掌上，只见大如雀卵，灿若明霞，莹润如酥，五色花纹缠护。这就是大荒山中青埂峰下的那块顽石的幻相。

薛宝钗见到贾宝玉的通灵宝玉时，想到“雀卵”，想到“明霞”。雀卵，是“补阴扶阳之妙药”。明，大明之明。隐面下的依据为：薛宝钗的原型为清太宗皇太极；皇太极意图征服大明，占有大明传国宝玺。

傅山在《本草新编·卷之五 羽集·雀卵》中记载：

雀卵，味酸，气温，无毒，益男子阳道，易致坚强，常能固闭，补阴扶阳之妙药。然亦必入人参、白术、杜仲、蛇床子之内则有功，否则亦平常也。雀卵益阳，取其淫气也。然雀卵至小，多取则伤生，亦非延生续嗣之道。不得已则用之，不可因其兴阳固精，穷日夜之力而频用之，亦犯造物之忌也。

张太医论病

第十回　金寡妇贪利权受辱　张太医论病细穷源

贾珍说道：“……冯紫英因说起他有一个幼时从学的先生，姓张名友士，学问最渊博的，更兼医理极深，且能断人的生死。……”

贾蓉于是同先生到外间房里床上坐下，一个婆子端了茶来。贾蓉道：“先生请茶。”于是陪先生吃了茶，遂问道：“先生看这脉息，还治得治不得？”先生道：“看得尊夫人这脉息：左寸沉数，左关沉伏，右寸细而无力，右关需而无神。其左寸沉数者，乃心气虚而生火；左关沉伏者，乃肝家气滞血亏。右寸细而无力者，乃肺经气分太虚；右关需而无神者，乃脾土被肝木克制。心气虚而生火者，应现经期不调，夜间不寐。肝家血亏气滞者，必然肋下疼胀，月信过期，心中发热。肺经气分太虚者，头目不时眩晕，寅卯间必然自汗，如坐舟中。脾土被肝木克制者，必然不思饮食，精神倦怠，四肢酸软。据我看这脉息，应当有这些症候才对。或以这个脉为喜脉，则小弟不敢从其教也。”旁边一个贴身伏侍的婆子道：“何尝不是这样呢。真正先生说的如神，倒不用我们告诉了。如今我们家里现有好几位太医老爷瞧着呢，都不能的当真切的这么说。有一位说是喜，有一位说是病，这位说不相干，那位说怕冬至，总没有个准话儿。求老爷明白指示指示。”

那先生笑道：“大奶奶这个症候，可是那众位耽搁了。要在初次行经的日期就用药治起来，不但断无今日之患，而且此时已全愈了。如今既是把病耽误到这个地位，也是应有此灾。依我看来，这病尚有三分治得。吃了我的药看，若是夜里睡的着觉，那时又添了二分拿手了。据我看这脉息：大奶奶是个心性高强聪明不过的人，聪明忒过，则不如意事常有，不如意事常有，则思虑太过。此病是忧虑伤脾，肝木忒旺，经血所以不能按时而至。大奶奶从前的行经的日子问一问，断不是常缩，必是常长的。是不是？”这婆子答道：“可不是，从没有缩过，或是长两日三日，以至十日都长过。”先生听了道：“妙啊！这就是病源了。从前若能够以养心调经之药服之，何至于此。这如今明显出一个水亏木旺的

症候来。待用药看看。”于是写了方子，递与贾蓉，上写的是：

益气养荣补脾和肝汤

人参二钱　白术二钱土炒　云苓三钱　熟地四钱

归身二钱酒洗　白芍二钱　川芎钱半　黄芪三钱

香附米二钱制　醋柴胡八分　怀山药二钱炒　真阿胶二钱蛤粉炒

延胡索钱半酒炒　炙甘草八分

引用建莲子七粒去心　红枣二枚

贾蓉看了，说：“高明的很。还要请教先生，这病与性命终久有妨无妨？”先生笑道：“大爷是最高明的人。人病到这个地位，非一朝一夕的症候，吃了这药也要看医缘了。依小弟看来，今年一冬是不相干的。总是过了春分，就可望全愈了。”贾蓉也是个聪明人，也不往下细问了。于是贾蓉送了先生去了，方将这药方子并脉案都给贾珍看了，说的话也都回了贾珍并尤氏了。尤氏向贾珍说道：“从来大夫不象他说的这么痛快，想必用的药也不错。”贾珍道：“人家原不是混饭吃久惯行医的人。因为冯紫英我们好，他好容易求了他来了。既有这个人，媳妇的病或者就能好了。他那方子上有人参，就用前日买的那一斤好的罢。”贾蓉听毕话，方出来叫人打药去煎给秦氏吃。不知秦氏服了此药病势如何，下回分解。

士

张友士为“士”；傅山也为“士”。顾炎武有诗《赠傅处士山》，称傅山为“傅处士”。处士，古时候称有德才而隐居不愿做官的人。

断人生死

张友士首次出场，贾珍的评价就是“学问最渊博的，更兼医理极深，且能断人的生死。”“学问最渊博”、“医理极深”，这样的人并不少见。“能断人的生死”，指对重病之人能医治还是不能医治的正确判断，能做出这种正确判断的人极为稀少，如同神医。

傅山在《石室秘录・卷之五　书集・伤寒相舌秘法》中专门有一节为“论生死”：

十论生死

雷真君曰，知生死而后可以为医。生中知死，死中知生，非易易也。何以知生中之死，如伤寒症，七日不汗死是也。何以知死中有生，如中风、中恶、中毒是也。生中之死，而辨其不死；死中之生，而辨其不生，医道其庶几乎。伤寒至七日犹无汗，人皆谓必死矣，而予独断其不死者，非因其无汗而可生也。盖伤寒邪盛，禁汗之不得出，其人无烦躁之盛，肾水犹存，邪不能熬干之也，虽无汗，必有汗矣，七日来复，岂虚言哉。此生中之死，而辨其不死之法也。中风不语，中恶不出声，中毒致闷乱，虽其人之气犹存，似乎不死，然而，遗尿则肾绝矣，手撒则肝绝矣，水不下喉则脾胃绝矣。舌本强则心绝矣，声如酣则肺绝矣。五脏无一生，无有不死者；倘有一脏之未绝，未死也。看何脏之绝，而救何脏之气，则死犹不死矣。然而，五脏之中尤最急者，莫过心肾，心肾之药，莫过人参、附子二味，二味相合，则无经不入。救心肾，而各脏亦无不救之矣。虽将死之人，必有痰涎之作祟，似祛痰化涎之药，亦不可轻度。然不多用人参，而止用祛痰化涎之药，适足以死之也。即或偶尔生全，未几仍归于死。此死中之生，而辨其不生之法也。

傅山在《脉诀阐微》中专门有一篇讲“诊脉宜分生死”：

第四篇

鬼真君曰：诊脉宜分生死，决日当定时辰。伤寒热病，洪大生而沉细死；产后热病，缓滑吉而弦急凶；头痛之疴，生于浮滑而死于短涩；腹胀之症，死于虚小而生于大浮；下痢活于微小，浮洪反有难疗之叹；癫狂全于实大，沉细转兴莫救之忧；消渴数大有生机，虚小愁其阴尽；霍乱浮洪无死法，微迟虑彼阳亡；中风最喜迟浮，急实者何能起死；中恶偏宜紧细，浮大者不易回生；心疼沉细非比浮大之难医，水气大浮不似沉细之莫疗；吐血鼻衄沉弱沉细者生，实大浮大俱为亡兆；中毒肠癖洪大滑大者吉，微细滑细各是危徵；喘急宜浮滑，短涩云亡；咳嗽尚浮濡，沉伏决毙；久泻反宜微细，浮洪者多致归阴；新产切忌大弦，缓滑者宁忧辞世；呕吐虚细者吉，实大则艰于奏功；痨瘵浮滑者佳，细数则难以取效；盗汗惟嫌紧数，虚小无愁；失血止虑浮洪，细弱可喜；内实者吉在浮洪，沉细有变迁之祸；内虚者吉在沉细，浮大无存活之祥；痹症尤嫌浮大，细涩长延；厥病更忌紧弦，洪数即解；症瘕见细微而可喜，弦滑者危；眩冒见浮滑而相宜，沉涩者危；黄疸不宜急数，迟滑易于分消；白淋偏贵濡迟，涩弱艰于止遏；便闭生于细微，洪大有阴尽之伤；发汗生于虚小，弦洪有阳亡之失；腹痛沉伏，多入泉台；胁痛芤大，定趋死路；脱症结代，难留人世；喘症促革，易走冥途；关格涩浮，常登鬼录；痈疽滑大，转庆生缘；结胸现沉紧，半寄于死亡；脏结现浮滑，速痊于淹滞；直中阴经，丧沦代结；忽成热病，全活浮洪；发斑洪大未是死徵，噎膈数细实非生气；偏枯之症，弦滑何愁；歪斜之疴，数大可治；噤口之痢，结涩不易疗；中暑之症，沉浮不须惊；循衣摸床，细小尤堪救援；遗尿撒手，促革必至丧捐；筋青囊缩，微短陨没；舌黑发直，数大焦枯；脐突唇裂，结代应殁，口张足肿；短促何延；呃逆不止，短散就木；懊憹无休，微弱加餐；血晕散促，顷刻归阴；肠结搏坚，旦夕歌露。

又曰：《素问》、《灵枢》载死亡之脉甚备，二书参观更无差错。

又曰：死亡之脉，全在看脉之有神无神，有神者有胃气也，无神者无胃气也，故有胃气，虽现死脉而可生，无胃气即现生脉而必死，又在临症而消息之也。

又曰：脉现死亡，不可轻断死期，往往有用药得宜，虽不能起死为生，然延留数日亦其常也，诀中篇末有决日之法，愚以为终非定论，但断其必死，而不必先定其日期，当与高明共商之。

又曰：死亡之脉，现之于骤者易救，以脏腑初绝，尚有根可续也，倘时日已久，虽有人参又何以生之于无何有之乡哉，有无可如何者矣。

在他人作的两篇傅山传记中，提到三次傅山“断人的生死”的事例：

《傳青主先生傳》 劉紹攽

一老人痰湧喉間，氣不得出入，其家具棺待殮，先生胗之曰：“不死。”令搗蒜汁灌之，吐痰數升而甦。凡沉疴，遇先生，无不廖。……至今晋人稱先生，皆曰「仙醫 。」[①]

《青主先生》 徐昆

又少年輦方土筑，見先生過，曰：「盍粧病試之?」少年躍而下，羣遮先生曰：「此病人，請視。」先生一望，曰：「死人也。」衆大笑。先生曰，「腸斷矣。」櫂至家而死。

先生子名眉，先生知其不壽也，故字之曰壽毛。一日壽毛己所臨先生書，贋欵置案頭。先生

[①] 《傅山全书》第二十册第 46 页

忘非己書，駭曰:「吾殆將死耶？是書何無生氣。」壽毛曰:「眞兒筆也。」先生遂大痛，不久而壽毛没。[①]

另外，王又朴在《诗礼堂杂纂》中记载傅山曾预言孙公子会大病失血，孙公子被治愈后在“朱衣道人案”中营救傅山。原文：

孙公子者，方伯孙茂兰之子也。先生故善医，尝遇公子于古寺，时公子无恙。先生视其神色谓曰：长公来年当大病失血，宜早治之。公子不谓然。届期果病，几殆，迎先生疗之得愈。感先生德，故营救甚力。

脉相

寸、关、尺是中医脉诊术语，是中医师把脉时按诊症者两手手腕寸口的位置。“关”为手腕桡骨突起（桡骨茎突）的位置，“关”之前为“寸”，“关”之后则为“尺”。这个位置的脉动分别称为“寸脉”、“关脉”及“尺脉”。

张友士给秦可卿把脉后给出的结论是“左寸沉数，左关沉伏，右寸细而无力，右关需而无神。”这是秦可卿左右手的寸脉与关脉的脉相。脉象，是指脉搏的快慢、强弱、深浅的情况，一般分为浮、沉、迟、数四大类。

傅山在《脉诀阐微·第三篇》中对左寸与右寸的各种脉象所对应的病情进行了大量详细的阐述。秦可卿的脉象都可以在其中找到对应的阐述。

秦可卿“左寸沉”，傅山说“左寸见沉，心君失相火之助”。
秦可卿“左关沉伏”，傅山说“左关见沉，必阴寒之癖积”，“左关见伏，关格收藏”。
秦可卿“右寸细而无力”，傅山说“右寸见细，言语无神”，“右寸见弱，乏气以生胃”。
秦可卿“右关需而无神”，傅山说“右关见濡，水臌可畏”。原文“需”字并非“虚”字，很可能是低频字“濡”的通假或误抄。濡，迟滞。

秦可卿“左寸数”，“右关无神”。傅山在《脉诀阐微·第一篇》中说“数则为热”，并着重阐述了“看脉须看有神无神，实是秘诀”：

又曰:看脉须看有神无神,实是秘诀。而有神无神何以别之,无论浮沉迟数滑涩大小之各脉,按指下若有条理，先后秩序不乱者，此有神之至也。若按指充然有力者，有神之次也。其馀按指而微微鼓动者，亦谓有神。倘按指而散乱者，或有或无者，或来有力而去无力者，或轻按有力，重按绝无者，或时而续时而断者，或欲续而不能，或欲接而不得，或沉细之中倏有依稀之状，或洪大之内忽有飘渺之形，皆是无神之脉。脉至无神，即为可畏，当用大补之剂救之，倘因循等待，必变为死脉，而后救之晚矣。

傅山在《脉诀阐微·第二篇》中说：

更有濡迟兼见，无非湿犯乎虚；濡滑同来，尤是痰成乎水；濡中兼大，湿因血耗以相侵；濡

[①] 《傅山全书》第二十册第 50 页

中兼小，水乘气衰以相犯；濡而兼弦，风水之患深；濡而兼芤，痰血之症急；濡而兼长，水湿易散；濡而兼革，水湿难消；濡而兼动，水有泛滥之盛；濡而兼静，水有浸润之微；濡而兼实，水邪乘虚而相生；濡而兼散，正气随湿而欲脱。

傅山在《脉诀阐微·第三篇》中说：

右关见濡，水臌可畏；……右关见虚，须补其津；……

傅山在《脉诀阐微·第四篇》中说：

又曰：死亡之脉，全在看脉之有神无神，有神者有胃气也，无神者无胃气也，故有胃气，虽现死脉而可生，无胃气即现生脉而必死，又在临症而消息之也。

气虚

秦可卿“心气虚而生火”。傅山在《石室秘录·卷之四 御集》中的“东南治法”与“平治法”中都提到了对气虚者的药方。

东南治法 论补中益气汤

天师曰：东南治者，东方之人与南方之人同治也。东南俱系向明之地，腠理疏泄，气虚者多，且天分甚薄，不比西北之人刚劲。若照西北人治法治之，立见危殆矣。人用人参一钱，白术二钱，当归一钱五分，黄芪三钱。柴胡一钱，升麻五分，陈皮五分，甘草一钱，此补中益气汤也。以此方出入加减，无有不妙。加减法，照老少贫富治法用之。

平治法 论气虚、血虚、肾虚、胃虚、脾虚诸用药方

天师曰：平治者，平常之病，用平常之法也。气虚者，用六君子、四君子汤。血虚者，用四物汤。肾虚无火者，用八味汤：肾虚有火者，用六味地黄汤。肺虚者，用生脉散。心虚者，用归脾汤或天王补心丹。肝虚者，用建中汤。胃虚者，用四君子汤。脾虚者，用补中益气汤。郁症，用逍遥散。伤风，用小柴胡汤或参苏饮。有热者，用二黄汤。胃热甚者，用竹叶石膏汤。诸如此类，俱可以平常法治之，何必出奇眩异哉，此平治之宜知也。

血亏

秦可卿除了气虚，还“肝家气滞血亏”。傅山在《本草新编·卷之一 宫集》中对黄芪进行了药理分析，强调“气虚之人，毋论各病，俱当兼用黄芪，而血虚之人尤宜多用”。

黄芪

人参得黄芪，兼能补营卫而固腠理，健脾胃而消痰食，助升麻、柴胡，以提气于至阴之中，故益气汤中无人参，则升提乏力，多加黄芪、白术，始能升举。倘用人参、白术而减去黄芪，断不能升气于至阴也。故气虚之人，毋论各病，俱当兼用黄芪，而血虚之人尤宜多用。

夫黄芪乃补气药，气虚不用黄芪，又用何药。

或疑黄芪补气，何以必助之当归以补血，岂气非血不生耶？不知气能生血，而血不能生气，不能生气，而补气必补血者，非取其助气也。盖气虚之人，未有不血亦随之而俱耗者也。我大用黄芪以生气，则气旺而血衰，血不能配气之有余，气必至生血之不足，反不得气之益，而转得气之害矣。故补气必须补血之兼施也。但因气虚以补气，而复补其血，则血旺而气仍衰，奈何。不知血旺则气不去生血，故补血而气自旺，不必忧有偏胜之虞。然多补其气而少补其血，则又调剂之甚宜也。

肺虚

秦可卿除了气虚血亏，还“肺经气分太虚”。傅山在《石室秘录·卷之四 御集·平治法》中说“肺虚者，用生脉散。”傅山在《本草新编·卷之五 羽集·蛤蚧》中说蛤蚧“主肺虚声咳无休”。

脾土被肝木克制

秦可卿“脾土被肝木克制”。傅山在《本草新编·卷之二 商集·芍药》中说“木必生火，以克脾胃之土”。两者同义。傅山详细阐述了色欲、气郁、与病死的因果关系，并指出肝木、脾土、肺金、肾水之间相生相克的关系：

芍药

芍药，味苦、酸，气平、微寒，可升可降，阴中之阳，有小毒。入手足太阴，又入厥阴、少阳之经。能泻能散，能补能收，赤白相，无分彼此。其功全在平肝，肝平则不克脾胃，而脏腑各安，大小便自利，火热自散，郁气自除，痈肿自消，坚积自化，泻痢自去，痢痛自安矣。盖善用之，无往不宜，不善用之，亦无大害。无如世人畏用，恐其过于酸收，引邪入内也。此不求芍药之功，惟求芍药之过。所以，黄农之学，不彰于天下，而夭札之病，世世难免也，予不得不出而辨之。夫人死于疾病者，色欲居其半，气郁居其半。纵色欲者，肝经之血必亏，血亏则木无血养，木必生火，以克脾胃之土矣。脾胃一伤，则肺金受刑，何能制肝。木寡于畏，而仍来克土，治法必须滋肝以平木。而滋肝平木之药，舍芍药之酸收，又何济乎。犯气郁者，其平日肾经之水，原未必大足以生肝木，一时又遇拂抑，则肝气必伤。夫肝属木，喜扬而不喜抑者也，今既拂抑而不舒，亦必下克于脾土，脾土求救于肺金，而肺金因肝木之旺，肾水正亏，欲顾子以生水，正不能去克肝以制木，而木气又因拂抑之来，更添恼怒，何日是坦怀之日乎。治法必须解肝木之忧郁，肝舒而脾胃自舒，脾胃舒，而各经皆舒也。舍芍药之酸，又何物可以舒肝乎。(〔批〕宇宙有此妙文，真是雍熙世界，不愁生民夭札也。)是肝肾两伤，必有资于芍药，亦明矣。然而芍药少用之，往往难于奏效。盖肝木恶急，遽以酸收少济之，则肝木愈急，而木旺者不能平，肝郁者不能解。必用至五、六钱，或八钱，或一两，大滋其肝中之血，始足以慰其心而快其意，而后虚者不虚，郁者不郁也。然则芍药之功用，如此神奇，而可以酸收置之乎。况芍药功用，又不止二者也，与当归并用，治痢甚效；与甘草并用，止痛实神；与栀子并用，胁痛可解；与蒺藜并用，目疾可明；且也与肉桂并用，则可以祛寒；与黄芩并用，则可以解热；与参、芪并用，则可以益气。与芎、归、熟地并用，则可以补血。用之补则补，用之泻则泻，用之散则散，用之收则收，要在人善用之，乌得以酸收二字而轻置之哉。

喜脉

张友士说“或以这个脉为喜脉”，即秦可卿的脉象存在被误诊为喜脉的可能，即有孕之脉。为何呢？

傅山在《傅青主女科・不孕・嫉妒不孕》中说：“夫妇人之有子也，必然心脉流利而滑，脾脉舒徐而和，肾脉旺大而鼓指，始称喜脉。”心脉，左寸之脉。脾脉，右关之脉。肾脉，左尺之脉。

秦可卿的脉象为“右关需而无神者”的“濡”正是迟滞之意，与傅山说的“脾脉舒徐而和”有相似之处。所以张友士说其可能被误诊为喜脉。能设计如此精妙符合逻辑的细节的作书人必为精通脉象医理之人。

病初用药

张友士说：“大奶奶这个症候，可是那众位耽搁了。要在初次行经的日期就用药治起来，不但断无今日之患，而且此时已全愈了。如今既是把病耽误到这个地位，也是应有此灾。”即，秦可卿的病如病初用药可治，现在被庸医耽搁，可能就不能治了（“灾”）。

傅山在《大小诸证方论•初病治法》中说：“如人病初起之时，用药原易奏功。无如〔世〕人看不清〔症〕，用药错乱，往往变症蜂起。”

傅山在《傅青主男科・伤寒门》中专门有“初病说”一节，说：“凡病初起之时。 用药原易奏功，无如世人看不清症，用药错乱，往往致变症蜂起，苟看病清，用药当，何变症之有。”

书中张友士强调病初用药与傅山的“初病说”的思想完全一致。

经血常长

秦可卿“经血所以不能按时而至”，“行经的日子……必是常长的”，即月经推迟而至。傅山在《傅青主女科・调经・经水后期》中详细阐述了月经推迟的各种病理，并给出了药方温经摄血汤：

> 经水后期（十六）
>
> 妇人有经水后期而来多者，人以为血虚之病也，谁知非血虚乎！盖后期之多少，实有不同，不可执一而论。盖后期而来少，血寒而不足；后期而来多，血寒而有余。夫经本于肾，而其流五脏六腑之血皆归之，故经来而诸经之血尽来附益，以经水行而门启不遑迅阖，诸经之血乘其隙而皆出也，但血既出矣，则成不足。治法宜于补中温散之，不得曰后期者俱不足也。方用温经摄血汤。
>
> 大熟地（一两，九蒸）　　白芍（一两，酒炒）

川芎（五钱，酒洗）　　白术（五钱，土炒）
柴胡（五分）　　五味子（三分）
续断（一钱）　　肉桂（五分，去粗，研）

水煎服。三剂而经调矣。此方大补肝、肾、脾之精与血，加肉桂以祛其寒，柴胡以解其郁，是补中有散，而散不耗气；补中有泄，而泄不损阴，所以补之有益，而温之收功，此调经之妙药也，而摄血之仙丹也。凡经来后期者，俱可用。倘元气不足，加人参一、二钱亦可。

益气养荣补脾和肝汤

张友士对秦可卿病情的整体判断是“水亏木旺”，病理是“忧虑伤脾，肝木忒旺，经血所以不能按时而至”，用药目的是“养心调经”，给出的药方是“益气养荣补脾和肝汤”。

“水亏木旺”，指肾水亏，肝木旺。傅山在《本草新编·卷之二 商集·芍药》中说：“夫人死于疾病者，色欲居其半，气郁居其半”；“纵色欲者……木必生火”；“犯气郁者……肾水正亏”。

“养心”，傅山在《本草新编·卷之二 商集·芍药》中说：“必用至五、六钱，或八钱，或一两，大滋其肝中之血，始足以慰其心而快其意，而后虚者不虚，郁者不郁也。”

“调经”，傅山在《傅青主女科》中有专门《调经》一章，针对女子月经的各种病症开出进行相应调理的药方，特别是对月经推迟开出“温经摄血汤”。

“益气”，傅山在《石室秘录·卷之四 御集·东南治法》中开出“补中益气汤”：

人用人参一钱，白术二钱，当归一钱五分，黄芪三钱。紫胡一钱，升麻五分，陈皮五分，甘草一钱，此补中益气汤也。以此方出入加减，无有不妙。

傅山在《石室秘录·卷之四 御集·平治法》中说：“气虚者，用六君子、四君子汤”，“脾虚者，用补中益气汤。”

傅山在《本草新编》中提到多种中药益气：黄芪“至于补中益气汤之用黄芪，又佐人参以成功者也”；白术“益气强阴”；山药“益气力，开心窍”、“健脾开胃”；柴胡“补中益气汤之妙，全在用柴胡”；芍药“与参、芪并用，则可以益气”；肉桂“调中益气”；大枣“益气”；阿胶“益气扶衰”。

傅山在《本草新编·卷之一 宫集·黄芪》中还特别提到人参与黄芪配合的药理：

人参得黄芪，兼能补营卫而固腠理，健脾胃而消痰食，助升麻、柴胡，以提气于至阴之中，故益气汤中无人参，则升提乏力，多加黄芪、白术，始能升举。

“养荣”，即养营。《素问·痹论》云：“荣者，水谷之精气也，和调于五脏，洒陈于六腑，乃能入于脉也。”《灵枢·营卫生会》云：“人受气于谷，谷入于胃，以传于肺。五脏六腑，皆以受气。清者为营，浊者为卫。营行脉中，卫行脉外。”傅山在《本草新编·卷之四

征集・桂枝》中对“荣”、“营”、“卫”进行了论述：

> 夫人身有荣卫之分，风入人身，必先中于卫，由卫而入营，由营卫而入腑，由腑而入脏，原有次第，而不可紊也。太阳病，头痛而身热，此邪入于卫，而未入于营，桂枝虽是太阳经之药，但能祛入卫之邪，不能祛入营之邪也。

> 夫人身荣、卫之不同也，邪入卫则寒，邪入荣则热，正不可谓荣、卫俱属太阳，混看而不分别也。桂枝祛卫中之寒，麻黄祛营中之热。桂枝、麻黄合用，祛荣、卫寒热之半，又何疑乎。惟邪将入于营，未离于卫，或寒多而热少，或寒少而热多之间，倘分解之未精，治疗之不当，恐不能速于解邪，转生他变耳。

“补脾”，傅山在《本草新编》中提到三种补脾之药，白术、柴胡、芍药：白术“阳药，而补脾气之阴”；柴胡“既能提气，能补脾而开胃”；“补脾可以益心，必不能外肝木而旁亲……脾滋心，必先补肝，而后脾之气，始足滋于心之内……非芍药，不可补肝以补心，又何能舍芍药”。

“和肝”，傅山在《本草新编・芍药》中说：“其功全在平肝，肝平则不克脾胃”，“治法必须解肝木之忧郁，肝舒而脾胃自舒，脾胃舒，而各经皆舒也。舍芍药之酸，又何物可以舒肝乎。”

综合傅山对于“养心、调经”，“益气、养荣、补脾、和肝”的阐述，我们将其相关用药归纳为：养心，用芍药；调经用温经摄血汤，用大熟地、白芍、川芎、白术、柴胡、五味子、续断、肉桂；益气用补中益气汤，用人参、白术、当归、黄芪、紫胡、升麻、陈皮、甘草；补气用四君子汤，出自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用人参、白术、茯苓、炙甘草；益气还可用山药、芍药、肉桂、大枣、阿胶；养荣用麻黄祛营中之热；补脾用白术、柴胡、芍药；和肝用芍药。

傅山在《本草新编》中说：香附“专解气郁气疼，调经逐瘀”；延胡索“及气血中佐使之品，可偶用见长者也。产后亦宜少用，非曰用之于补气、补血之内，便可肆然多用耳”；莲子“入心、脾、肝、肾四脏，养神定志，能交君相二火，善止泄精，清心气”；大枣“和百药，养肺胃，益气，润心肺”；芍药“与甘草并用，止痛实神；与参、芪并用，则可以益气。与芎、归、熟地并用，则可以补血。”

“益气养荣补脾和肝汤”，药方名直接表明是要对脾和肝进行补益调和。

傅山在《傅青主女科・带下・赤带下》中系统阐述了妇科病的原因与医理。

> 婦人有帶下而色紅者，似血非血，淋瀝小斷，所謂赤帶也。夫赤帶亦濕病，然濕是土之氣，宜見黃白之色，今不見黃白而見赤者，火熱之故也。火之色赤，故帶下亦赤耳。惟是帶脈繫於腰臍之間，近乎至陰之地，不宜有火，而今見火症，豈其路通於命門，而命門之火出而燒之耶？不知帶脈通於腎，而腎氣通於肝。婦人思慮傷脾，又加鬱怒惕肝，於是肝經之鬱火內熾，下克脾土，脾土不能運化，而致濕熱之氣蘊於帶脈之間；而肝不藏血，亦滲於帶脈之內，皆由脾氣受傷，運化無力，而濕熱之氣隨氣下陷，同血俱下，所以似血非血之形象現於其色也。其實血與濕不能兩分之，世人以赤帶屬之心火，誤矣。治法須清其肝之火，而扶其脾之氣氣，則庶幾可愈。”方用

清肝止淋湯：

白芍 一兩，醋炒

當歸 一两，酒洗

生地 五錢，酒炒

阿膠 三錢，白蚪炒

粉丹皮 三錢，

黃柏 二錢

牛膝 二錢

香附 一錢，酒炒

红棗 十枚

小黑豆 一两。

水煎服。一劑而少止，而劑又少止，四劑全愈，十劑不再發。

傅山的阐述与张友士的阐述，两者对典型妇科病的医理看法以及对五行学说的应用是一致的。傅山开出的药方与张友士开出的药方，都包含白芍、当归、阿胶、香附、红枣，且用量与炮制方法类似。关于药方的疗效，傅山说“四剂全愈，十剂不再发”；张友士说“过了春分，就可望全愈了”；两者都十分自信，都用“全愈”一词，都给出治好病的时间点，口气非常相似。

傅山在《大小诸证方论·辩脾胃症》中明确提出“补脾”：

> 凡人能食而食不化者，乃胃不病而脾病也，當以補脾，而補脾尤宜於補腎中之火，蓋腎火能生脾土也。

傅山在《傅青主女科·调经·经水后期》中评价温经摄血汤：“此方大补肝、肾、脾之精与血”。

“益气养荣补脾和肝汤”，其组成可分为四组：第一组，人参、白术、当归、黄芪、紫胡、甘草；第二组，熟地、白芍、川芎；第三组，山药、红枣、阿胶；第四组，茯苓、香附米、延胡索、莲子。

用以上傅山的医学理论来分析，第一组药为补中益气汤减去升麻、陈皮，第二组与第一组中的白术、柴胡结合，即为温经摄血汤减去五味子、续断、肉桂，柴胡为“解其郁”，第一组中的人参也是基于温经摄血汤，“倘元气不足，加人参一、二钱亦可”；第二组的白芍（芍药根）与第一组中的白术、柴胡为补脾之药；第三组为益气之药；第二组与第一组中的当归结合，可以补血；第四组的茯苓与第一组中的人参、白术、甘草组成四君子汤，补气；在第四组中，香附米“专解气郁气疼，调经逐瘀”，专门针对秦可卿“忧虑伤脾”、“经期不调”的病情；延胡索为“气血中佐使之品”，莲子“养神定志”，专门针对秦可卿“精神倦怠”的病情；第四组的香附米与第一组的白芍（芍药根）为和肝之药。

可见，“益气养荣补脾和肝汤”的用药具有补中益气、补气、温经摄血、补脾、和肝、养神的功效，确实为针对秦可卿的个体化的具体的病症进行灵活组方的具有“益气、养荣、补脾、和肝”四种功效的药方，为对症下药。

病愈时间

张友士说“依小弟看来，今年一冬是不相干的。总是过了春分，就可望全愈了。”即，张友士给出了秦可卿服用益气养荣补脾和肝汤的病愈时间。

傅山在《傅青主女科・调经・经水后期》中给出了温经摄血汤的疗效时间：“三剂而经调矣”。傅山经常在药方中给出疗效时间，如“二剂永无后患”、“一剂轻，二剂愈”、“一剂即痛去如失”、“一剂狂定，再剂病痊”等。这种直接给出药方疗效时间的写法，在其它医书中非常少见。

张友士与傅山都在调经的药方后给出了病愈时间。

真阿胶

张友士强调阿胶要用真阿胶。傅山在《本草新编・卷之五 羽集・阿胶》中也强调阿胶要真阿胶：

> 阿胶，味甘辛，气平、微温，降也，阳也，无毒。入太阴肺经，及肝、肾二脏。止血止嗽，止崩止带，益气扶衰，治劳伤，利便闭，禁胎漏，定喘促，止泻痢，安胎养肝，坚骨滋肾，乃益肺之妙剂，生阴之灵药，多用固可奏功，而少用亦能取效。唯觅真者为佳。

引用建莲子七粒去心

张友士强调莲子要去心。傅山在《本草新编・卷之五 羽集・莲子（藕、花、心）》中阐述莲子不能去心：

> 莲子，味甘涩，气平、寒，无毒。入心、脾、肝、肾四脏，养神定志，能交君相二火，善止泄精，清心气，去腰疼，禁痢疾。
>
> 按：莲子、花、藕，俱能益人，而莲子之功尤胜。世人谓莲子不宜食心，恐成卒暴霍乱。不知莲子去心用之，全无功效，其妙全在于心，不特只产后消渴也。莲子之心，清心火，又清肾火。二火炎，则心肾不交。二火清，则心肾自合。去莲心，而止用莲肉，徒能养脾胃，而不益心肾矣。莲子心单用入之于参、苓、芪、术之中，治梦遗尤神，取其能交心肾也。故用莲子断不可去心，一去心，则神不能养，而志不能定，精泄不能止，而腰痛不能除矣。

张友士强调“建莲子七粒去心”，正是基于“世人谓莲子不宜食心”来构思的。秦可卿服用了对症下药的“益气养荣补脾和肝汤”，但在第十一回中病势并没有好转。张友士说“如今既是把病耽误到这个地位，也是应有此灾。依我看来，这病尚有三分治得”，“吃了这药也要看医缘了”，这就已经为秦可卿不治埋下伏笔。然而“引用建莲子七粒去心”却直接在药方中埋下秦可卿病势不能好转的伏笔。

张友士作为全书唯一个掌握专业技能的能“断人生死”专业人士，能针对秦可卿的病讲出脉象、确定病源头、阐明医理依据、开出对症的药方，还说“总是过了春分，就可望全愈了。”结果，秦可卿却没有被张友士治好，在第十一回中病势并没有好转。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建莲子七粒去心”吗？可能是。张友士两次提到秦可卿“心气虚而生火”，要“以养心调气之药服之”，此时正需要“莲子之心，清心火”。张友士开出的药方中“建莲子七粒去心”，正如傅山所说的“不知莲子去心用之，全无功效”，“用莲子断不可去心，一去心，则神不能养，而志不能定”。因此，“莲子去心”会导致药引无效，从而疗效大打折扣，最终秦可卿病情加重。

何心隐（1517 年－1579 年），为明代学者，泰州学派代表人物之一。泰州学派以“百姓日用即道”为标揭，阐述“满街都是圣人”，“人人君子”，“尧舜与途人一，圣人与凡人一”，“圣人不曾高，众人不曾低”，“庶人非下，侯王非高”，充满对传统儒教的叛逆精神。泰州学派发端于阳明学派，其创始人为王阳明的弟子学者王泰州。明代大儒王阳明（1472 年－1529 年）创立的阳明学，通常又称作王学、心学。王阳明强调“心即是理”。

万历七年（1579 年），张居正以帝诏，欲毁天下书院。何心隐极力反对，特撰《原学原讲》，声言要“持正义，逐江陵去位，一新时局”。再遭通缉。万历七年（1579 年）在祁门学生胡时和家中被逮捕，押解到武昌，泰州学派许多重要人物奔波营救。湖北巡抚王之垣为讨好张居正，将之下狱，于同年九月二日用沙袋将其埋压致死。[①]此犹如张居正“建莲子七粒去心”，因为隐面下张友士的原型正是张居正，“心”可指代何心隐。

傅山在《圣人为恶篇》中说：“读书者闻是言也，嗓之曰：‘市井贱夫，无理者也，足以治天下耶?’曰：‘市井贱夫，最有理者也，何得无理之!’”即指出作为凡人的市井贱夫为最有理者，肯定了普通人的价值。这种思想与泰州学派肯定个人价值，要求平等的思想如出一辙，且更加进步。傅山在《傅山全书·第三册·杂记》中，有《陈亮与朱熹》与《朱熹与王守仁》两则提到朱熹，并有下面几则明确批判程朱理学，支持阳明心学，支持张居正“汰生儒之议”。

> 道學先生
>
> “自宋末入元百年間，無一个出頭地人，號爲賢者，不過依傍程朱皮毛蒙袂，侈口居爲道學先生，以自位置。至于华夷君臣之辨，一切置之不論，尚便便言聖人春秋之義，眞令人齒冷。”
>
> 道學門面
>
> 明王道，闢異端，是道學家門面，卻自己只作得義襲工夫。非阳明先生直指本源，千古殊無覺察。
>
> 王陽明
>
> 講學者羣攻阳明，謂近於禪。而阳明之徒不理爲高也，眞足憨殺攻者。若與饒舌爭其是非，仍是自信不篤，自居異端矣。近有袒阳明而力斥攻者之陋，眞陽明亦不必輒許可。陽明不護短望救也。
>
> 陽明工夫
>
> 其集義也如何？必有事而勿正。何謂必有事？心勿忘是也。何謂勿忘？勿助長是也。陽明先

[①] zh.wikipedia.org/wiki/何心隱

生曰:「俺這裏工夫只在必有事。」”

王陽明語

「言语正到快意时，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忿怒嗜欲正到沸騰时，便廓然能消化得：非天下大勇者不能。」張公藝百忍圖，亦是此意。

張居正

江陵汰生儒之議曰:「黌宮育才之地，非濟貧養老之所。」至言哉！使此議恆行，世界那得頓爾！”

十六味药

益气养荣补脾和肝汤，其用药组成为：人参、白术、茯苓、熟地；当归、白芍、川芎、黄芪；香附米、紫胡、山药、阿胶；延胡索、甘草；莲子、红枣。这十六味药的每一味药在傅山的《本草新编》中都有专门的一篇，阐述其药性，药理，医理。以下为对每一味药的摘录，取其开篇前几句。

卷之一 宫集

人参

人参，味甘，气温、微寒、气味俱轻，可升可降，阳中有阴，无毒。乃补气之圣药，活人之灵苗也。能入五脏六腑，无经不到，非仅入脾、肺、心而不入肝、肾也。五脏之中，尤专入肺、入脾。

黄芪

黄芪，味甘，气微温，气薄而味浓，可升可降，阳中之阳也，无毒。专补气。入手太阴、足太阴、手少阴之经。其功用甚多，而其独效者，尤在补血。夫黄芪乃补气之圣药，如何补血独效。

甘草

甘草，味甘，气平，性温，可升可降，阳中阳也。他书说阴中阳者，误。无毒。反甘遂，不可同用，同用必至杀人。

白术

白术，味甘辛，气温，可升可降，阳中阴也，无毒。入心、脾、胃、肾、三焦之经。除湿消食，益气强阴，尤利腰脐之气。

熟地

熟地，味甘，性温，沉也，阴中之阳，无毒。入肝肾二经。生血益精，长骨中脑中之髓。

真阴之气非此不生，虚火之焰非此不降。洵夺命之神品，延龄之妙味也。世人以其腻滞，弃而不用，亦未知其功效耳。夫肾有补而无泻，是肾必宜补矣。然而补肾之药，正苦无多。山茱萸、牛膝、杜仲、北五味之外，舍熟地又用何药哉。

当归

当归，味甘辛，气温，可升可降，阳中之阴，无毒。虽有上下之分，而补血则一。东垣谓尾

破血者，误。入心、脾、肝三脏。但其性甚动，入之补气药中则补气，入之补血药中则补血，入之升提药中则提气，入之降逐药中则逐血也。

卷之二 商集

山药

山药，味甘，气温平，无毒。入手足太阴二脏，亦能入脾、胃。治诸虚百损，益气力，开心窍，益知慧，尤善止梦遗，健脾开胃，止泻生精。山药可君可臣，用之无不宜者也，多用受益，少用亦受益，古今颇无异议，而余独有微辞者，以其过于健脾也。

柴胡

柴胡，味苦，气平，微寒。气味俱轻，升而不降，阳中阴也。无毒。入手足少阳、厥阴之四经。泻肝胆之邪，去心下痞闷，解痰结，除烦热，尤治疮疡，散诸经血凝气聚，止偏头风，胸胁刺痛，通达表里邪气，善解潮热。

川芎

川芎，味辛，气温，升也，阳也，无毒。入手、足厥阴二经。功专补血。治头痛有神，行血海，通肝经之脏，破症结宿血，产后去旧生新，凡吐血、衄血、溺血，便血、崩血，俱能治之。血闭者能通，外感者能散，疗头风甚神，止金疮疼痛。此药可君可臣，又可为佐使，但不可单用，必须以补气、补血之药佐之，则利大而功倍。

芍药

芍药，味苦、酸，气平、微寒，可升可降，阴中之阳，有小毒。入手足太阴，又入厥阴、少阳之经。能泻能散，能补能收，赤白相，无分彼此。其功全在平肝，肝平则不克脾胃，而脏腑各安，大小便自利，火热自散，郁气自除，痈肿自消，坚积自化，泻痢自去，痢痛自安矣。

卷之三 角集

香附

香附，味苦而甘，气寒而浓，阳中阴也，无毒。入肝、胆之经。专解气郁气疼，调经逐瘀，除皮肤瘙痒，止霍乱吐逆，崩漏下血，乳肿痈疮，皆可治疗。宿食能消，泄泻能固，长毛发，引血药至气分，此乃气血中必用之品。可为佐使，而不可为君臣。

延胡索

延胡索，味辛、苦，气温，无毒。入肺、脾二经，又入肝足厥阴。调月水气滞血凝，止产后血晕，跌扑损伤，下血崩淋，心腹卒痛，小肠胀疼，皆能主治。及气血中佐使之品，可偶用见长者也。

卷之四 征集

茯苓（茯神）

茯苓，味甘、淡，气平，降也，阳中阴也，无毒。有赤、白二种，白者佳，亦可用入心、脾、肺、肝、肾五脏，兼入膀胱、大小肠、膻中、胃经。助阳，利窍通便，不走精气，利血仅在腰脐，

除湿行水，养神益智，生津液，暖脾，去痰火，益肺，和魂练魄，开胃浓肠，却惊痫，安胎孕，久服耐老延年。

卷之五 羽集

大枣

大枣，味甘，气温，无毒，阳也，降也。入五脏。通九窍，和百药，养肺胃，益气，润心肺，生津，助诸经，补五脏。惟中满及热疾忌食，齿疼并风疾禁尝。乃调和之品，非补益之味。

莲子（藕花心）

莲子，味甘涩，气平、寒，无毒。入心、脾、肝、肾四脏，养神定志，能交君相二火，善止泄精，清心气，去腰疼，禁痢疾。

阿胶

阿胶，味甘辛，气平、微温，降也，阳也，无毒。入太阴肺经，及肝、肾二脏。止血止嗽，止崩止带，益气扶衰，治劳伤，利便闭，禁胎漏，定喘促，止泻痢，安胎养肝，坚骨滋肾，乃益肺之妙剂，生阴之灵药，多用固可奏功，而少用亦能取效。唯觅真者为佳。

肝木

第　十　回　金寡妇贪利权受辱　张太医论病细穷源

右关需而无神者，乃脾土被肝木克制。

此病是忧虑伤脾，肝木忒旺，经血所以不能按时而至。

第六十九回　弄小巧用借剑杀人　觉大限吞生金自逝

尤二姐少不得又从帐内伸出手来。胡君荣又诊了半日，说:“若论胎气，肝脉自应洪大。然木盛则生火，经水不调亦皆因由肝木所致。医生要大胆，须得请奶奶将金面略露露，医生观观气色，方敢下药。”

傅山在《外经微言·肝木篇》中对肝木有大量论述。

少师曰：肝属木，木非水不养，故肾为肝之母也。肾衰则木不旺矣，是肝木之虚，皆肾水之涸也。然而肝木之虚，不全责肾水之衰者何故?岐伯曰：此肝木自郁也。木喜疏泄，遇风寒之邪，拂抑之事，肝辄气郁不舒。肝郁必下克脾胃，制土有力，则木气自伤，势必求济肾水，水生木而郁气未解，反助克土之横。土怒水助转来克水。肝不受肾之益，肾且得土之损，未有不受病者也。肾既病矣，自难滋肝木之枯，肝无水养，其郁更甚。郁甚而克土愈力。脾胃受伤气难转输，必求救于心火，心火因肝木之郁全不顾心，心失化源，何能生脾胃之土乎。于是怜土予之受伤，不敢咎肝母之过，逆反嗔肺金不制肝木，乃出其火而克肺，肺无土气之生，复有心火之克则肺金难以自存。听肝木之逆，无能相制矣。少师曰：木无金制宜木气之舒矣，何以仍郁也?岐伯曰：木性曲直，必得金制有成。今金弱木强，则肝寡于畏，任郁之性以自肆，土无可克水，无可养火，无可助，于是木空受焚矣。此木无金制而愈郁也。所以治肝必解郁为先，郁解而肝气自平。

张友士说的“脾土被肝木克制”、“忧虑伤脾，肝木忒旺”，与《肝木篇》中的下列表述相似：“肝郁必下克脾胃”、“肺金不制肝木，乃出其火而克肺”、“木空受焚”、“此木无金制而愈郁”。

胡君荣说的“经水不调亦皆因由肝木”与张友士说的“肝木忒旺，经血所以不能按时”是一致的。但尤二姐的病是“遇风寒之邪，拂抑之事，肝辄气郁不舒”导致的，其治疗必须如傅山所说“治肝必解郁为先，郁解而肝气自平”。尤二姐在秋桐的言语攻击下，当然不能“郁解”，“金弱木强”，最终吞“金”而亡。

独参汤与脱精而死

第十二回　王熙凤毒设相思局　贾天祥正照风月鉴

自此满心想凤姐，只不敢往荣府去了。贾蓉两个常常的来索银子，他又怕祖父知道，正是相思尚且难禁，更又添了债务；日间工课又紧，他二十来岁之人，尚未娶亲，迩来想着凤姐，未免有那指头告了消乏等事；更兼两回冻恼奔波，因此三五下里夹攻，不觉就得了一病：心内发膨胀，口内无滋味，脚下如绵，眼中似醋，黑夜作烧，白昼常倦，下溺连精，嗽痰带血。诸如此症，不上一年，都添全了。于是不能支持，一头睡倒，合上眼还只梦魂颠倒，满口乱说胡话，惊怖异常。百般请医治疗，诸如肉桂、附子、鳖甲、麦冬、玉竹等药，吃了有几十斤下去，也不见个动静。

倏又腊尽春回，这病更又沉重。代儒也着了忙，各处请医疗治，皆不见效。因后来吃“独参汤”，代儒如何有这力量，只得往荣府来寻。

贾瑞收了镜子，想道：“这道士倒有些意思，我何不照一照试试。”想毕，拿起“风月鉴”来，向反面一照，只见一个骷髅立在里面，唬得贾瑞连忙掩了，骂：“道士混账，如何吓我！”“我倒再照照正面是什么。”想着，又将正面一照，只见凤姐站在里面招手叫他。贾瑞心中一喜，荡悠悠的觉得进了镜子，与凤姐云雨一番，凤姐仍送他出来。到了床上，“嗳哟”了一声，一睁眼，镜子从手里掉过来，仍是反面立着一个骷髅。贾瑞自觉汗津津的，底下已遗了一滩精。心中到底不足，又翻过正面来，只见凤姐还招手叫他，他又进去。如此三四次。到了这次，刚要出镜子来，只见两个人走来，拿铁锁把他套住，拉了就走。贾瑞叫道：“让我拿了镜子再走！”——只说了这句，就再不能说话了。

贾瑞“下溺连精，嗽痰带血。”贾代儒因要给贾瑞吃“独参汤”而来找人参。然后贾瑞因梦中云雨并梦遗而亡。

傅山在《石室秘录・卷之二 乐集・闭治法》中专门讲到用“独参汤”治疗梦遗脱精。

论交感脱精 论梦遗脱精

天师曰：闭治者，乃虚极下脱，关门不闭而闭之也。如人交感乐极，男女脱精而死者，或梦遗精滑不守者是也。男女走精而亡，亦因气虚不能自禁，一时男贪女爱，尽情纵欲，以致虚火沸腾，下元尽失。先泄者阴精，后泄者纯血，血尽继之以气而已。当此之时，切不可离炉，仍然抱住。男脱则女以口哺送其热气，女脱则男以口哺送其热气，一连数口呵之，则必悠悠忽忽，阳气重回，阴精不尽全流出。倘一出玉炉，则彼此不相交接，必立时身死，然苟能以独参汤数两急煎之，内可加附子一钱，乘热灌之，亦有已死重生者。盖脱症乃一时暴亡，阳气未绝，止阴精脱绝耳，故急补其真阳，则阳能生阴，可以回绝续于无何有之乡。方中人参，纯是补气之剂，附子乃追亡逐失之妙药，相济易于成功。倘无参而徒用附子，则阳旺而阴愈消，故必用人参以为君。既用参矣，而珍惜不肯多加，终亦无效。盖阴精尽泄，一身之中，已为空壳，若不多加人参，何以

生津，以长其再造之阴哉。故必多加参，而后收功耳。

傅山在《本草新编・卷之一 宫集・人参》中再次讲到“独参汤”的医理。

然而人参亦有单用一味而成功者，如独参汤，乃一时权宜，非可恃为常服也。盖人气脱于一时，血失于顷刻，精走于须臾，阳绝于旦夕，他药缓不济事，必须用人参一二两或四五两，作一剂，煎服以救之。否则，阳气遽散而死矣。此时未尝不可杂之他药，共相挽回，诚恐牵制其手，反致功效之缓，不能返之于无何有之乡。

痘疹

第二十一回　贤袭人娇嗔箴宝玉　俏平儿软语救贾琏

谁知凤姐之女大姐病了，正乱着请大夫来诊脉。大夫便说：“替夫人奶奶们道喜，姐儿发热是见喜了，并非别病。”王夫人凤姐听了，忙遣人问：“可好不好？”医生回道：“病虽险，却顺，倒还不妨。预备桑虫猪尾要紧。”凤姐听了，登时忙将起来：一面打扫房屋供奉痘疹娘娘，一面传与家人忌煎炒等物，一面命平儿打点铺盖衣服与贾琏隔房，一面又拿大红尺头与奶子丫头亲近人等裁衣。外面又打扫净室，款留两个医生，轮流斟酌诊脉下药，十二日不放家去。贾琏只得搬出外书房来斋戒，凤姐与平儿都随着王夫人日日供奉娘娘。

王熙凤的女儿还是很小的小孩，得了“痘疹”，即天花，医生要用“桑虫猪尾”，王熙凤还让两个医生每日轮流看病，“十二日不放家去”。

桑虫即蚕蛹，猪尾不是指猪尾巴而是指猪尾膏，桑虫猪尾确实是明时医生用于治疗痘疹之药。明申斗垣刊于万历三十二年（1604 年）的《外科启玄》中的《群方加减法》有对猪尾膏的记载：“猪尾膏，治血不活透、心经闷乱者；辰砂（末一两）；每服看大人或一钱或五分，猪尾尖血调成膏，用紫草汤送下。”清程杏轩编于道光六年岁（1826 年）的《医述》的《卷十五・痘疹精华》中则有记载：“痘家用药，……攻发，则大桑虫、猪尾膏为正兵……（《橡村痘诀》）”。

傅山著《石室秘录・卷之五 书集》中《诸真人传授儿科》与《张真人传痘疹门》中都详细讲述了治疗痘疹的药方。

在《诸真人传授儿科》有“痘疮计日 痘疮坏病 疹”一节，专门针对小儿的痘疹给出了五天，每天都不一样的药方，全文如下：

痘治法 天师曰：今人看痘为难治，不知得其法则无难也。初起之时，不论身弱身强，先以补气补血之药为君，加之发散之药，则重者必轻，而轻者必少。无如世人皆以寒凉之品为主，又助以劫散之味，此所以轻变重，重至死也。吾今传五方，朝夕服之，室七日，无不结靥，再无回毒之症，十人十活，不杀一小儿也。

第一曰方：见小儿身热，眼如醉眼者，此出痘兆也。若不是醉眼，则非出痘，不可用此方。用治外感方治之，若见醉眼，急投此方，则痘点即现，必不待三日而自出也。方用黄 三钱，白术一钱，甘草一钱，当归二钱，川芎二钱，茯苓三钱，柴胡一钱五分，升麻五分，麦冬二钱，元参三钱，陈皮五分，荆芥一钱，金银花先用五分，水三碗，煎汤二碗，再煎药至五分，与小儿饮

之。此方五岁以上俱照此分两，五岁以下减半；周岁内者又降序之。服此药，自然神思清爽。病家不肯服，劝其速服，包其速愈，不妨身任之。服后见点，再用第二方。

第二日方：白术二钱，麦冬三钱，甘草一钱，桔梗二钱，当归五钱，生地五钱，元参三钱，柴胡一钱，升麻三分，荆芥一钱，茯苓二钱，白芍三钱，白芥子二钱，金银花三钱，水煎服。服此药后，一身尽现点矣，其色必红，而无色白色黑之虞矣。

第三日方：人参五分，白芍三钱，白术三钱，茯苓三钱，元参二钱，神曲三分，丹皮一钱，水煎服。此方服后，尽皆灌浆，无不气血之足，永无退症之虞矣。再服第四日方。

第四日方：人参一钱，当归二钱，熟地五钱，茯苓三钱，金银花三钱，陈皮五分，甘草一钱，元参三钱，白术三钱，白芍二钱，神曲五分。服此方后，小儿必然口健，要吃食不已，不妨少少频与，亦不可多食也，第五方可不必用矣。然更传之者，恐小儿多食则生他病，故又传此方。

第五日方：人参一钱，茯苓三钱，白术二钱，甘草一钱。有食，加麦芽五分，山楂五粒。若不伤食不必加，止加金银花三钱。能服此五方，期七日前而回春也，以上小儿年岁小者，俱照第一方减之。如小儿已身热三日，则用第三方，四日则用第四方。如坏症，另用坏症方。

这五天的药方，每天都要依据小儿情况有所变化，这正是书中“款留两个医生，轮流斟酌诊脉下药，十二日不放家去”的依据。

《张真人传痘疹门》提到张真人。书中在第二十五回中，也提到张真人，“有的又荐玉皇阁的张真人”。在第二十九回中，张道士“又是当今封为‘终了真人’”。

狂症

第二十五回　魇魔法姊弟逢五鬼　红楼梦通灵遇双真

这里宝玉拉着林黛玉的袖子，只是嘻嘻的笑，心里有话，只是口里说不出来。此时林黛玉只是禁不住把脸红涨了，挣着要走。宝玉忽然“嗳哟”了一声，说：“好头疼！”林黛玉道：“该，阿弥陀佛！”只见宝玉大叫一声：“我要死！”将身一纵，离地跳有三四尺高，口内乱嚷乱叫，说起胡话来了。林黛玉并丫头们都唬慌了，忙去报知王夫人、贾母等。此时王子腾的夫人也在这里，都一齐来时，宝玉益发拿刀弄杖，寻死觅活的，闹得天翻地覆。贾母、王夫人见了，唬的抖衣而颤，且“儿”一声“肉”一声放声恸哭。于是惊动诸人，连贾赦、邢夫人、贾珍、贾政、贾琏、贾蓉、贾芸、贾萍、薛姨妈、薛蟠并周瑞家的一干家中上上下下里里外外众媳妇丫头等，都来园内看视。登时园内乱麻一般。正没个主见，只见凤姐手持一把明晃晃钢刀砍进园来，见鸡杀鸡，见狗杀狗，见人就要杀人。众人越发慌了。周瑞媳妇忙带着几个有力量的胆壮的婆娘上去抱住，夺下刀来，抬回房去。平儿、丰儿等哭的泪天泪地。贾政等心中也有些烦难，顾了这里，丢不下那里。

正闹的天翻地覆，没个开交，只闻得隐隐的木鱼声响，念了一句：“南无解冤孽菩萨。有那人口不利，家宅颠倾，或逢凶险，或中邪祟者，我们善能医治。”贾母、王夫人听见这些话，那里还耐得住，便命人去快请进来。

贾政问道：“你道友二人在那庙里焚修。”那僧笑道：“长官不须多话。因闻得府上人口不利，故特来医治。”贾政道：“倒有两个人中邪，不知你们有何符水？”那道人笑道：“你家现有希世奇珍，如何

还问我们有符水？”贾政听这话有意思，心中便动了，因说道：“小儿落草时虽带了一块宝玉下来，上面说能除邪祟，谁知竟不灵验。”那僧道：“长官你那里知道那物的妙用。只因他如今被声色货利所迷，故不灵验了。你今且取他出来，待我们持颂持颂，只怕就好了。“

念毕，又摩弄一回，说了些疯话，递与贾政道：“此物已灵，不可亵渎，悬于卧室上槛，将他二人安在一室之内，除亲身妻母外，不可使阴人冲犯。三十三日之后，包管身安病退，复旧如初。”说着回头便走了。

至晚间他二人竟渐渐醒来，说腹中饥饿。贾母、王夫人如得了珍宝一般，旋熬了米汤与他二人吃了，精神渐长，邪祟稍退，一家子才把心放下来。

贾宝玉的病症是“拿刀弄杖，寻死觅活”，王熙凤的病症是“手持一把明晃晃钢刀砍进园来，见鸡杀鸡，见狗杀狗，见人就要杀人”。然后一僧一道医好了此二人之病。这个病症是狂症。

傅山在《傅青主男科・癫狂门・狂症》中进行了描述并给出了药方，摘录如下：

此症有因寒得之者，一时之狂也，可用白虎汤以泻火，更有终年狂而不愈者，或拿刀杀人，或骂亲戚，不认儿女，见水大喜，见食大恶，此乃心气之虚，而热邪乘之，痰气侵之也，方用化狂丹。

傅山在《石室秘录・卷之六 数集・狂症》中也进行了描述并给出了药方，摘录如下：

雷公真君曰：狂病有伤寒得之者，此一时之狂也。照仲景张公伤寒门治之，用白虎汤以泻火矣。更有终年狂病而不愈者，或欲拿刀以杀人，或欲见官而大骂，亲戚之不认，儿女之不知，见水则大喜，见食则大怒，此乃心气之虚，而热邪乘之，痰气侵之，遂成为狂矣。

书中贾宝玉与王熙凤狂症的特征都是“拿刀”，王熙凤还“见人就要杀人”，这与傅山在两处狂症中描述的“拿刀杀人”完全一致。

“南无解冤孽菩萨。有那人口不利，家宅颠倾，或逢凶险，或中邪祟者，我们善能医治。”这句正是广告语。山西省文物管理局收藏有傅山亲笔书写的“行医招贴”，相当于现在的广告。其文曰：“西村傅氏：善疗男女杂症，兼理外感内伤；专去眼疾头风，能止心痛寒嗽；除年深坚固之沉积，破日久闭结之滞淤。不妊者亦胎，难生者易产。顿起沉疴，永消烦苦；滋补元气，益寿延年。诸疮内脱，尤愚所长。不发空言，见诸实效，令人三十年安稳无恙，所谓无病第一利益也。凡欲诊脉调治者，向省南门铁匠巷元通观阁东问之。”书中是“善能医治”，傅山招贴用“善疗男女杂症”，两处都用了“善”字。

脸上疮

第二十六回　蘅芜院设言传密语　潇湘馆春困发幽情

话说宝玉养过了三十三天之后，不但身体强壮，亦且连脸上疮痕平服，仍回大观园内去。

贾宝玉“脸上疮痕平服”，但此前没有说过贾宝玉长疮，那么这个“疮痕”很可能是粉

刺创痕。

傅山在《石室秘录·卷之四 御集·肌肤治法》专门对粉刺有论述，原文如下：

> 粉刺之症，乃肺热而风吹之，多成此刺。虽无关人病，然书生娇女各生此病，亦欠丰致。我留一方，为之添容，未为不可。方用轻粉一钱，黄芩一钱，白芷一钱，白附子一钱，防风一钱，各为细末，蜜调为丸。于每日洗面之时，多擦数遍，临睡之时，又重洗面而擦之。不须三日，自然消痕灭癜矣。

贾宝玉“脸上疮痕平服”与傅山说的“消痕灭癜”，完全一致。

失眠

> 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杨妃戏彩蝶　埋香冢飞燕泣残红
>
> 那林黛玉倚着床栏杆，两手抱着膝，眼睛含着泪，好似木雕泥塑的一般，直坐到二更多天方才睡了。

> 第七十六回
>
> 彻旦休云倦，烹茶更细论。 后书:《右中秋夜大观园即景联句三十五韵》。

> 谁知湘云有择席之病，虽在枕上，只是睡不着。黛玉又是个心血不足常常失眠的，今日又错过困头，自然也是睡不着。二人在枕上翻来复去。黛玉因问道:“怎么你还没睡着？”湘云微笑道:“我有择席的病，况且走了困，只好躺躺罢。你怎么也睡不着？”黛玉叹道:“我这睡不着也并非今日，大约一年之中，通共也只好睡十夜满足的。”湘云道:“都是你病的原故，所以……”不知下文什么——

傅山在《辨证录·卷之四》中专门有“不寐门（五则）”一篇，分析了失眠的病理并给出了药方，原文如下：

> 人有昼夜不能寐，心甚躁烦，此心肾不交也。盖日不能寐者，乃肾不交于心；夜不能寐者，乃心不交于肾也。今日夜俱不寐，乃心肾两不相交耳。夫心肾之所以不交者，心过于热，而肾过于寒也。”又说，“夫忧愁之人，未有不气郁者也。气郁既久，则肝气不舒；肝气不舒，则肝血必耗；肝血既耗，则木中之血上不能润于心，而下必取汲于肾。然而肝木大耗，非杯水可以灌溉，岂能堪日日之取给乎!于是肾水亦枯，而不能供肝木之涸矣。

林黛玉有严重的失眠症状，这是基于林黛玉忧愁来说的。表面上，林黛玉忧愁的是她与贾宝玉能否最终顺利结合。隐面下的依据为：林黛玉的原型为大明亡国之君崇祯帝朱由检；朱由检在位十七年，大明内忧外患，朱由检都是在忧愁中度过的，直到自缢身亡。

人参养荣丸与天王补心丹

> 第　三　回　金陵城起复贾雨村　荣国府收养林黛玉
>
> 黛玉道:“……如今还是吃人参养荣丸。”

> 第二十八回　蒋玉菡情赠茜香罗　薛宝钗羞笼红麝串

王夫人见了林黛玉，因问道："大姑娘，你吃那鲍太医的药可好些？"林黛玉道："也不过这么着。老太太还叫我吃王大夫的药呢。"宝玉道："太太不知道，林妹妹是内症，先天生的弱，所以禁不住一点风寒，不过吃两剂煎药就好了，散了风寒，还是吃丸药的好。"王夫人道："前儿大夫说了个丸药的名字，我也忘了。"宝玉道："我知道那些丸药，不过叫他吃什么人参养荣丸。"王夫人道："不是。"宝玉又道："八珍益母丸？左归？右归？再不，就是麦味地黄丸。"王夫人道："都不是。我只记得有个'金刚'两个字的。"宝玉扎手笑道："从来没听见有个什么'金刚丸'。若有了'金刚丸'，自然有'菩萨散'了！"说的满屋里人都笑了。宝钗抿嘴笑道："想是天王补心丹。"王夫人笑道："是这个名儿。如今我也糊涂了。"

贾宝玉认为林黛玉的病需要吃"人参养荣丸"。人参养荣丸，是中医气血双补的著名方剂，始自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由人参、黄芪、白术、陈皮、当归、茯苓、白芍、肉桂、熟地黄、远志、五味子、生姜、大枣、甘草十四味中药组成。"养荣"是什么意思呢？古代医书中多将"荣"与"营"字同等使用，养荣即养营。《素问·痹论》云："荣者，水谷之精气也，和调于五脏，洒陈于六腑，乃能入于脉也。"《灵枢·营卫生会》云："人受气于谷，谷入于胃，以传于肺。五脏六腑，皆以受气。清者为营，浊者为卫。营行脉中，卫行脉外。"

傅山将"党参养荣丸"秘方无偿赠送给太原中药店大宁堂。大宁堂的党参养荣丸，至今仍在生产销售。古代药用人参的主产地在山西上党。到了明代，上党人参已基本绝迹，"所用者皆是辽参"。

傅山在《本草新编·卷之一 宫集》中专门有"人参"一篇，对人参的药理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其开头为："人参，味甘，气温、微寒、气味俱轻，可升可降，阳中有阴，无毒。乃补气之圣药，活人之灵苗也。能入五脏六腑，无经不到，非仅入脾、肺、心而不入肝、肾也。"

贾宝玉提到"八珍益母丸"。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刊出的徐春甫撰医学全书《古今医统大全》中卷八十四记载有"八珍益母丸"。其处方为：益母草（不见铁器，只用上半截带叶者）人参（去芦）白术（土炒）茯苓（去皮）炙甘草（去皮）当归（酒洗）川芎 白芍药（醋炒）熟地黄（酒洗）。其制法为：药为末，炼蜜为丸，如弹子大。其功能主治为：气血两虚，脾胃并弱，饮食少思，四肢无力，月经不调，或腰痛腹胀，或断或续，或赤白带下，身作寒热，及体虚无子。

贾宝玉又提到"天王补心丹"。

傅山在《石室秘录·卷之四 御集》中有《平治法》一篇，提到了"天王补心丹"，全文如下：

论气虚、血虚、肾虚、胃虚、脾虚诸用药方

天师曰：平治者，平常之病，用平常之法也。气虚者，用六君子、四君子汤。血虚者，用四物汤。肾虚无火者，用八味汤；肾虚有火者，用六味地黄汤。肺虚者，用生脉散。心虚者，用归脾汤或天王补心丹。肝虚者，用建中汤。胃虚者，用四君子汤。脾虚者，用补中益气汤。郁症，用逍遥散。伤风，用小柴胡汤或参苏饮。有热者，用二黄汤。胃热甚者，用竹叶石膏汤。诸如此类，俱可以平常法治之，何必出奇眩异哉，此平治之宜知也。

傅山在《石室秘录・卷之五 书集》中有《伤寒相舌秘法》一篇，其中“一、论五行”一节又提到了“天王补心丸”，全文如下：

> 肝中无水、用四物汤。心中无水，用天王补心丸。心包无水，用归脾汤。脾胃无水，用六君、四君。肺经无水，用生脉散。举一而类推之可也。

另外，贾宝玉还提到“八珍益母丸”、“左归”丸、“右归”丸、“麦味地黄丸”四种丸剂。

紫河车、人参、何首乌、茯苓

> 第二十八回　蒋玉菡情赠茜香罗　薛宝钗羞笼红麝串
>
> 王夫人道：“放屁！什么药就这么贵？”宝玉笑道：“当真的呢，我这个方子比别的不同。那个药名儿也古怪，一时也说不清。只讲那头胎紫河车，人形带叶参，三百六十两不足。龟大何首乌，千年松根茯苓胆，诸如此类的药都不算为奇，只在群药里算。那为君的药，说起来唬人一跳。前儿薛大哥哥求了我一二年，我才给了他这方子。他拿了方子去又寻了二三年，花了有上千的银子，才配成了。太太不信，只问宝姐姐。”

“人形带叶参，三百六十两不足”，“三百六十两”不是指单颗人参的重量，没有这么大的人参，而是指要多备用人参，备用三百六十两可能还不足够治这个病。这就可视化地强调了人参的使用量之多。作书人应有喜用人参或重用人参的经验。傅山处方常用人参，说：“贫道间为人处方，数用人参，人遂谓贫道为「人参医」。贫道亦自信无他技。”

“千年松根茯苓胆”，千年松根是描述茯苓的生长环境。明代李时珍著《本草纲目》于万历二十三年（1596 年）在南京正式刊行。《本草纲目・木之四・茯苓》中记载：“时珍曰：茯苓，《史记・龟策传》作伏灵。盖松之神灵之气，伏结而成，故谓之伏灵、伏神也”，“《别录》曰：茯苓、茯神生太山山谷大松下”，“《淮南子》言：千年之松，下有茯苓，上有菟丝”，“《典术》言：松脂入地千岁为茯苓，望松树赤者下有之。”《博物志・卷四》中记载：“《神仙传》云：松柏脂入地千年化为茯苓，茯苓化为琥珀。”

贾宝玉提到的紫河车、人参、何首乌、茯苓这四种药材，在傅山著《本草新编》 中各自都有专门的一篇文章详细阐述其药材与医理。

《本草新编・卷之五 羽集・紫河车》的起始两句如下：

> 紫河车，味甘，气大温，无毒。入五脏六腑。初产者良，亦不必尽拘。焙干可用，不可洗去筋膜，洗去反不佳，以泄其元气也。”

文中又说：

> 或谓紫河车乃人之胞也，食胞以图资益，不犹食人以供口腹乎。吾恐获罪于天，又何延年之有？曰：此知一而昧一也。天地无弃物，即无弃功，胞胎虽人之命根，然人既堕于胞胎之中，则胞胎弃而无用矣。神农取无用者。而指之为延生之具，后圣即体神农之意，而造为方法，以续人之命，是无用者成有用，非参赞造化之大功乎，又何获罪于天之有哉。

《本草新编·卷之一 宫集·人参》的起始两句为：

> 人参，味甘，气温、微寒、气味俱轻，可升可降，阳中有阴，无毒。乃补气之圣药，活人之灵苗也。

结尾为：

> 吕道人总批曰：今天不比古人之强壮，无病之时，尚不可缺人参以补气，况抱病之时，消烁真气乎。是人参非惟宜用，实宜多用也。但不知人参之功用，冒昧用之，而不中肯綮，往往不得参之益，反得参之损。此陈子远公悯之，欲辨明人参功用以告世，着人参，因着《本草》也。余读之而惊其奇，逐条评之，有赞叹而无褒贬。因其所论，折衷于正，非一偏之辞也此。

《本草新编·卷之二 商集·何首乌》的起始两句为：

> 何首乌，味甘而涩，气微温，无毒。神农未尝非遗之也。以其功效甚缓，不能急于救人，故尔失载。然首乌蒸熟，能黑须鬓，但最恶铁器。

结尾为：

> 古人载何首乌，而称极大者为神，乃夸诩之辞，非真亲服而有验也。且何首乌小者之力胜于大者，世人未知也。近来士大夫得一大首乌，便矜奇异，如法修制，九蒸九晒，惟恐少越于古人，乃终年吞服，绝不见发之乌而鬓之黑，可见大者功用劣于细小者矣。无如今人为古人所愚，舍人参、熟地之奇，而必求首乌为延生变白之药，绝无一效，而不悔惑矣。

《本草新编·卷之四 征集·茯苓（茯神）》的起始两句为：

> 茯苓，味甘、淡，气平，降也，阳中阴也，无毒。有赤、白二种，白者佳，亦可用入心、脾、肺、肝、肾五脏，兼入膀胱、大小肠、膻中、胃经。

贾宝玉说“头胎”紫河车，傅山说“初产者良”，两者认知一致。

贾宝玉说人形“带叶”参，傅山说“活人之灵苗”，两者认知一致。贾宝玉说人参“三百六十两不足”，傅山说“人参非惟宜用，实宜多用也”，两者认知一致。

贾宝玉说“龟大”何首乌，傅山说“古人载何首乌，而称极大者为神，乃夸诩之辞，非真亲服而有验也”，两者认知一致。

贾宝玉说“千年松根”茯苓胆，傅山说茯苓又名“茯神”，两者认知一致。

贾宝玉这个富贵之家的公子，不但能开药方，还知道跌打损伤并吐血的症状可用山羊血黎洞丸（第三十一回），还知道女孩子不能用枳实、麻黄（第五十一回）。出生于富贵之家的贾宝玉哪里有动力与需要去学习这么深入的医药知识呢？这是由于傅山医药造诣太深，以至于他构思的主人公拥有这种能力在他眼里是算不上异常的。贾宝玉可以作出文字水品很高的《芙蓉女儿诔》也是因为傅山的文字造诣太深。贾宝玉的一些突出的能力与思想，正是作书人傅山的能力与思想的部分反映。

香薷饮解暑汤

第二十九回　享福人福深还祷福　痴情女情重愈斟情

林黛玉一行哭着，一行听了这话说到自己心坎儿上来，可见宝玉连袭人不如，越发伤心大哭起来。心里一烦恼，方才吃的香薷饮解暑汤便承受不住，“哇”的一声都吐了出来。

香薷饮是夏日消暑良方，出自宋代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由香薷、白扁豆、厚朴三味中药组成，故又称为“三物香薷饮”。“饮”与“汤”稍有区别，服有定数者，如每日服用两次或三次叫“汤”；时时不拘次数服用则叫“饮”。香薷饮原方注明，为防服药后呕吐，须冷服。

林黛玉呕吐，与香薷饮原方注明事项一致。

傅山在《傅青主男科·伤寒门》中记载有针对伤暑的药方，其中就用到了香薷：

伤暑

人感此症，必然头晕口渴恶热，甚则痰多，身热气喘方用

人参（壹钱） 白朮（伍钱） 茯苓（叁钱） 甘草（壹钱） 青蒿（壹两） 香薷（三钱） 陈皮（壹钱）

水煎服，一剂愈。

傅山在《傅青主男科·吐血门》中针对“阳症吐血”的药方中，也用到“香薷 三钱”。傅山在《石室秘录·卷之四 御集·富治法》的药方中，也用到香薷：“伤暑，加入香薷一钱”。

林黛玉吃的“香薷饮解暑汤”，应该就是“香薷饮”一种药，而非“香薷饮”与“解暑汤”两种药。“解暑汤”三字在此处是为了进一步说明“香薷饮”的目的为解暑。

吐血

第三十回　宝钗借扇机带双敲　椿龄划蔷痴及局外

宝玉一肚子没好气，满心里要把开门的踢几脚，及开了门，并不看真是谁，还只当是那些小丫头子们，便抬腿踢在肋上。袭人“嗳哟”了一声。宝玉还骂道：“下流东西们！我素日担待你们得了意，一点儿也不怕，越发拿我取笑儿了。”口里说着，一低头见是袭人哭了，方知踢错了，忙笑道：“嗳哟，是你来了！踢在那里了？”

说着，那雨已住了，宝官、玉官也早去了。袭人只觉肋下疼的心里发闹，晚饭也不曾好生吃。至晚间洗澡时脱了衣服，只见肋上青了碗大一块，自己倒唬了一跳，又不好声张。一时睡下，梦中作痛，由不得“嗳哟”之声从睡中哼出。宝玉虽说不是安心，因见袭人懒懒的，也睡不安稳。忽夜间听得“嗳哟”，便知踢重了，自己下床那壮秉灯来照。刚到床前，只见袭人嗽了两声，吐出一口痰来，“嗳哟”一声，睁开眼见了宝玉，倒唬了一跳道：“作什么？”宝玉道：“你梦里‘嗳哟’，必定踢重了。我瞧瞧。”袭人道：“我头上发晕，嗓子里又腥又甜，你倒照一照地下罢。”宝玉听说，果然持灯向地下一照，只见一口鲜血在地。宝玉慌了，只说：“了不得了！”袭人见了，也就心冷了半截。要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双星

话说袭人见了自己吐的鲜血在地，也就冷了半截，想着往日常听人说："少年吐血，年月不保，纵然命长，终是废人了。"想起此言，不觉将素日想着后来争荣夸耀之心尽皆灰了，眼中不觉滴下泪来。

第七十七回　俏丫鬟抱屈夭风流　美优伶斩情归水月

况虽无大事办理，然一应针线并宝玉及诸小丫头们凡出入银钱衣履什物等事，也甚烦琐；且有吐血旧症虽愈，然每因劳碌风寒所感，即嗽中带血，故迩来夜间总不与宝玉同房。

傅山在《傅青主男科》中专门有《吐血门》一章。在其中记载"阳症吐血"与"阴虚吐血"与"吐血"的几种症状与药方，并说：

大凡吐血，多系不归经之血，因何腑何藏而发，腑藏之血，吐则立死，此自然之理也，火盛阴亏两层，世间误杀，奚止千百，寒凉滋阴之葯，輕則凝結而成病根，重則經阻而成乾血，此論此方，發菩提心，作當頭棒喝也。

书中说"少年吐血，年月不保"，傅山说"大凡吐血……吐则立死"，两者含义相近。

山羊血黎洞丸

第三十一回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双星

话说袭人见了自己吐的鲜血在地，也就冷了半截，想着往日常听人说："少年吐血，年月不保，纵然命长，终是废人了。"想起此言，不觉将素日想着后来争荣夸耀之心尽皆灰了，眼中不觉滴下泪来。宝玉见他哭了，也不觉心酸起来，因问道："你心里觉的怎么样？"袭人勉强笑道："好好的，觉怎么呢。"宝玉的意思即刻便要叫人烫黄酒，要山羊血黎洞丸来。袭人拉了他的手，笑道："你这一闹不打紧，闹起多少人来，倒抱怨我轻狂。分明人不知道，倒闹的人知道了，你也不好，我也不好。正经明儿你打发小子问问王太医去，弄点子药吃吃就好了。人不知鬼不觉的可不好？"

《秘传刘伯温家藏接骨金疮禁方》的《序》中落款为"时宣德二年小春望日谨序"。此书记载了用于跌打损伤的黎洞丸药方，但其中并没有山羊血，且用的是白三七，非三七。

《秘传刘伯温家藏接骨金疮禁方・论斗殴穴道》中记载：

打上气眼闷倒者，照前手衬打后气眼，打后气眼还拳即打前气眼，打前上气眼即打后下气眼，打后上气眼即打前下气眼。若打左边须打右边，若打右边须打左边。若不醒照前法灸肩井穴，醒后服顺气散。打血海，其穴往上第八根肋骨空所为下血海也，第十根肋骨空所为中血海，腋窝中间为上血海也。若打下血海轻者三年死，重者一年死，再重者三月死。打中血海轻者一年死，重者半年死，再重者两月死。打上血海轻者一月死，重者五日死，再重者即死。其穴不拘上下左右，打伤俱要吐鲜血而死，急宜治之无妨。

接着后面列出了几个药方，其中之一就是：

黎洞丸 牛黄（三分） 大黄（一钱） 天竺黄（二钱） 雄黄（一钱） 藤黄（三分，铜丝打灯火上烧） 郁金（二分）言（二分） 白三七（二钱） 唐魏（一钱） 儿茶（三钱） 共为末蜜

丸，每丸六分，藏固听用，老人服一分，壮者三分，弱者二分，幼小者一分。女人壮者二分，幼小者服一分。

袭人被贾宝玉踢后吐血，贾宝玉用黎洞丹，与《秘传刘伯温家藏接骨金疮禁方·论斗殴穴道》中“其穴不拘上下左右，打伤俱要吐鲜血而死，急宜治之无妨”的症状与用黎洞丹方式相符合。这说明贾宝玉看过相关医书，知道跌打损伤并吐血的症状可用黎洞丹。

傅山在《石室秘录·卷六 数集·五绝》中记载的救绝仙丹用到了山羊血：

我传神符一道，先书黄纸上，焚化在热黄酒内，掘开牙关，灌入喉中，后再用药丸化开，亦用黄酒调匀，以人口含药水，用葱管送于死人喉内。少顷即活。招魂符式（图缺）无咒。但书符时，一心对雷真君天医使者书之。自然灵应无比。药丸名救绝仙丹。山羊血二钱，菖蒲二钱，人参三钱，红花一钱，皂角刺一钱。半夏三钱，制苏叶二钱，麝香一钱，各为末；蜜为丸，如龙眼核大，酒化开用。

为何要用山羊血呢？

傅山在《本草新编·卷之五 羽集·山羊血》中记载：

山羊血，味咸，气寒。入肺、心二脏。专活死血，故五绝之死可救。大约只消用一分，酒化开，用葱管，人口吹之，含药酒，乘人气送下喉中，少顷即活。无血，磨山羊角一分，亦入酒中，乘人气如前法送下，亦活。但山羊必须四目者乃真，真活命仙丹也，否则，功减半耳。或疑山羊血亦羊类也，何以神效至此？夫山羊四目者，神羊也，世间最不易得，用之救死者，实可重生。两广山羊，非四目者，然亦有功于世，但不能如四目者之更神。余曾在栝苍陈使君署中得一羊，实四目者，当年未知取血，取其双角，至今在家，角亦异于凡羊，磨角救人，功实神效。志之以见山羊实有四目云。

山羊血是一种中药材，是山羊的血凝固晒干后的固态，而非杀山羊时的液态。《本草汇言》中记载“山羊血　行血活血，省暖周身血脉之灵药也。倪朱谟曰：此兽中最猛健而力善攫者。其血大能活血散血，如人苦受杖打血凝垂死，跌扑内损血胀垂绝，或内伤脏腑筋骨膜络，外损血脉，破裂皮肉，色变气将绝者，用一二厘，温酒调化，灌入喉中，即生。”

贾宝玉说的“山羊血黎洞丸”，应理解为含了“山羊血”的“黎洞丸”，而不是“山羊血、黎洞丸”两种药。因为一般人家可以备丸药，但不会备“山羊血”这样非常专业特殊的单味药。贾宝玉说“山羊血黎洞丸”，是为了与传统不含山羊血的黎洞丸相区分。这说明贾宝玉不但知道黎洞丸可专门医治有吐血症状的跌打损伤之症，还知道加了山羊血的黎洞丸效果更好。

刊行于清乾隆七年（1742 年）官修医学全书《医宗金鉴》卷七十五，记载了黎洞丸，其中就加了山羊血。

别名：(山黎)峒丸、黎洞丹、(山黎)峒丹组成：三七 2 两，生大黄 2 两，阿魏 2 两，孩儿茶 2 两，天竺黄 2 两，血竭 2 两，乳香 2 两，没药 2 两，雄黄 1 两，山羊血（无真者，以小子羊鲜心血代之）5 钱，冰片 2 钱 5 分，麝香 2 钱 5 分，牛黄 2 钱 5 分（以上各研细末），藤黄（以秋

荷叶露泡之，隔汤煮 10 余次，去浮沉，取中，将山羊血拌入，晒干）2 两。功效：续筋接骨，疏风活络。主治：金疮跌扑伤，发背痈疽，恶疮，瘰疬，刑伤，疯犬咬伤，蜂、蛇、蝎毒。

贾宝玉说“叫人烫黄酒，要山羊血黎洞丸来”，傅山说“再用药丸化开，亦用黄酒调匀”、“酒化开，用葱管，人口吹之，含药酒，乘人气送下喉中，少顷即活”，两者一致，都强调药丸或山羊血要用黄酒送服。

棒疮药

第三十四回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错里错以错劝哥哥

袭人听见，知道穿不及中衣，便拿了一床袷纱被替宝玉盖了。只见宝钗手里托着一丸药走进来，向袭人说道：“晚上把这药用酒研开，替他敷上，把那淤血的热毒散开，可以就好了。”

第三十四回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错里错以错劝哥哥

袭人听见，知道穿不及中衣，便拿了一床袷纱被替宝玉盖了。只见宝钗手里托着一丸药走进来，向袭人说道：“晚上把这药用酒研开，替他敷上，把那淤血的热毒散开，可以就好了。”说毕，递与袭人，又问道：“这会子可好些？”宝玉一面道谢说：“好了。”又让坐。

第四十八回　滥情人情误思游艺　慕雅女雅集苦吟诗

平儿咬牙骂道：“都是那贾雨村什么风村，……。这几日还有几件小的，我也记不清，所以都凑在一处，就打起来了。也没拉倒用板子棍子，就站着，不知拿什么混打一顿，脸上打破了两处。我们听见姨太太这里有一种丸药，上棒疮的，姑娘快寻一丸子给我。”宝钗听了，忙命莺儿去要了一丸来与平儿。

在第三十四回中，贾宝玉被贾政打伤，薛宝钗送来丸药。在第四十八回中，平儿因贾琏被打而来问薛宝钗要治疗棒疮的丸药。由此看来，薛宝钗送的丸药是有效果为众人所知的。

薛宝钗的丸药，功能是“上棒疮的”，医理是“把那淤血的热毒散开”，用法是“用酒研开，替他敷上”。

棒疮与杖疮近义。傅山在《洞天奥旨・卷九》中阐述了杖疮医理，说要“败其毒”、“末药敷之”，与薛宝钗的丸药医理相同：

杖疮，受宫刑而成疮也。气血有馀，易于生合，气血不足，难于化消。倘受刑少者，血不凝滞，受刑多者，血必秽瘀；受刑轻者，气不萧索，受刑重者，气必败残。盖刑轻刑少，忍痛而断不叫号，刑重刑多，悲伤而自多涕泣，此气血所以愈亏也。倘受刑之先，身体原弱而不强，则恶血奔心，往往有死者。必须活其血而补其气，败其毒而消其火，然后外用膏药贴之，或末药敷之，不至死亡也。

傅山在《洞天奥旨・卷十三》中专门有《跌打损伤疮附破伤风》一文，对于跌打损伤疮的医理与药方进行论述。其开篇前几句为：

跌打损伤疮，皆瘀血在内而不散也。血不活则瘀不能去，瘀不去则折不能续。初伤之时，必须内服活血止痛之药，外用三七研末，加酒调烂敷之，痛即止，血则散。

书中说“棒疮”，傅山说“跌打损伤疮”，两者同义。书中说“把那淤血的热毒散开”，傅山说“跌打损伤疮，皆瘀血在内而不散也。血不活则瘀不能去，瘀不去则折不能续”，两者同义。书中说“用酒研开，替他敷上”，傅山说“加酒调烂敷之”，两者同义。

合欢花

第二十九回　享福人福深还祷福　痴情女情重愈斟情

又问第三本，贾珍道：“第三本是《南柯梦》。”贾母听了便不言语。

第三十八回　林潇湘魁夺菊花诗　薛蘅芜讽和螃蟹咏

宝玉忙道：“有烧酒。”便令将那合欢花浸的酒烫一壶来。黛玉也只吃了一口便放下了。

贾宝玉让林黛玉吃合欢花酒。《南柯记》第十三出《尚主》中提到了合欢酒：“槐安国里春生酒。花烛堂中夜合欢。国主娘娘钦赐驸马公主合卺之酒。〔生旦叩头谢恩介老〕驸马公主。饮合欢之酒。”

傅山曾有药名诗：“侬似蜜筩藤，鸳鸯死牵挂。欢似泽麦草，猫眼多变化。[①]”鸳鸯，指鸳鸯藤。欢，指合欢花。猫眼，指猫眼草。合欢花可以象征爱情。合欢花还是一种治病的中药材，为豆科植物合欢的干燥花序或花蕾，具有解郁安神、滋阴补阳、活血的功效，可用于心神不安、忧郁失眠的治疗。

贾宝玉让林黛玉吃“合欢花浸的酒”，隐面下的依据为：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的结局犹如贾母看的《南柯梦》；酒为水，大清五行属水。

烹茶之水

第四十一回　贾宝玉品茶拢翠庵　刘姥姥醉卧怡红院

贾母道：“我不吃六安茶。”妙玉笑说：“知道。这是老君眉。”贾母接了，又问是什么水。妙玉笑回：“是旧年蠲的雨水。”

黛玉因问：“这也是旧年的雨水？”妙玉冷笑道：“你这么个人，竟是大俗人，连水也尝不出来。这是五年前我在玄墓蟠香寺住着，收的梅花上的雪，共得了那一鬼脸青的花瓮一瓮，总舍不得吃，埋在地下，今年夏天才开了。我只吃过一回，这是第二回了。你怎么尝不出来？隔年蠲的雨水那有这样轻浮，如何吃得。”黛玉知他天性怪僻，不好多话，亦不好多坐，吃过茶，便约着宝钗走了出来。

蠲，净化。北宋苏东坡在《论雨井水》中说：“时雨降，多置器广庭中，所得甘滑不可名，以泼茶煮药，皆美而有益，正尔食之不辍，可以长生。”

梅花腊月开，“梅花上的雪”即腊雪。《本草纲目・水部・腊雪》中记载：

[①] 《傅山全书》第三册第 352 页

「释名」取雪法：用鸡毛扫取，装入瓶中，密封保存于阴凉处，虽成水液，历久不坏。

「气味」甘、冷、无毒。

「主治」腊雪用瓶密封贮存，放阴凉处，数十年也不坏。腊雪有益于菜麦，又能杀虫蝗，用以浸五谷种，则耐旱而不生虫，洒家具上，能驱苍蝇，淹藏一切水果和食品，昆可免蛀害。春归有虫，雪水容易腐败，不能入药。

傅山在《石室秘录·卷之五 羽集》中专门有一篇《水》，在其中阐述了雨水与雪水的性质：

天雨水，性轻清，味甘淡，诸水之上也。四时俱可用，而夏日尤佳。大旱之后得雨，必须收贮，饮之可以却病。

或问《本草》载天雨水性寒，而君曰性轻清，何也？曰：凡水性皆寒，独汤泉性热。然流出于外，温亦变寒，何独于天雨之水性独寒耶。是水皆寒，予所以不言其寒也。天之气最清，故天气属阳。阴气重而阳气清，理也。天之雨水，虽地气所化，然天气不交于地，则地之气终不能化雨。是雨水仍是天气所生，而非地气也。既得天之气为多，安得不轻且清哉。

或问腊雪水藏物，则不蛀不坏，岂亦有义乎？曰：安得无义哉。冬气收藏，乃乾坤不交之时也。冬日天雨，则乾坤不交而交也。不交而交，似乎冬气之不藏矣。然而，天雨则天气交于地，天雨而变为雪，则地气交于天，而天气仍不交于地也。天气既不交于地，则雪之气，纯是孤阴而无阳。孤阴不长，不长则不化，故藏物而虫不生而味亦不变也。岂惟不生虫哉，且能杀虫。盖阴主杀也。所以冬至后之水为腊水，密封阴处，亦能藏物，正取其纯阴不阳，而又居于至阴之地也。一过冬交春天所雨，虽变为雪，藏物未有不生虫而败坏者，正以其阴中藏阳耳。

妙玉说“收的梅花上的雪，共得了那一鬼脸青的花瓮一瓮，总舍不得吃，埋在地下”，与《本草纲目》中“腊雪用瓶密封贮存，放阴凉处，数十年也不坏”的描述一致。

妙玉说“隔年蠲的雨水那有这样轻浮”，即说雨水是轻浮的，与傅山说“天雨水，性轻清”、“安得不轻且清哉”是类似的。

妙玉烹茶，说雪水比雨水好很多。傅山也对雨水与雪水的性质进行了对比分析，指出“天气既不交于地，则雪之气，纯是孤阴而无阳”，“孤阴不长”。

隐面下的依据为：妙玉的原型为明神宗万历帝朱翊钧；林黛玉的原型为崇祯帝朱由检；万历末年，后金崛起，后改国号大清，大清在崇祯十七年（1644 年）取代了大明；雪，谐音薛，薛家的原型正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家；大明，五行属火；大清，五行属水；雪水，象征东北大清；崇祯帝朱由检由于东北大清攻打而最终在李自成兵临北京城下时自缢亡国；东北大清正是产生于万历时期，这就犹如妙玉用雪水烹茶招待林黛玉，口头上说的好水实际上并非好水。

着凉发热、祟

第四十二回　蘅芜君兰言解疑癖　潇湘子雅谑补馀音

凤姐儿笑道：“你别喜欢。都是为你，老太太也被风吹病了，睡着说不好过；我们大姐儿也着了凉，在那里发热呢。”刘姥姥听了，忙叹道：“老太太有年纪的人，不惯十分劳乏的。”凤姐儿道：“从来没

象昨儿高兴。往常也进园子逛去，不过到一二处坐坐就回来了。昨儿因为你在这里，要叫你逛逛，一个园子倒走了多半个。大姐儿因为找我去，太太递了一块糕给他，谁知风地里吃了，就发起热来。”刘姥姥道：“小姐儿只怕不大进园子，生地方儿，小人儿家原不该去。比不得我们的孩子，会走了，那个坟圈子里不跑去。一则风扑了也是有的；二则只怕他身上干净，眼睛又净，或是遇见什么神了。依我说，给他瞧瞧祟书本子，仔细撞客着了。”一语提醒了凤姐儿，便叫平儿拿出《玉匣记》着彩明来念。彩明翻了一回念道：“八月二十五日，病者在东南方得遇花神。用五色纸钱四十张，向东南方四十步送之，大吉。”

祟，指鬼怪或指鬼怪害人。刘姥姥说“撞客”，是指大姐儿可能是碰到鬼邪而生病。

傅山在《石室秘录・卷之一 礼集・死治法》中说：

> 盖有神人作祟，附在此家不肯去。人家有不愿者，将平生所得财物，并将金蚕包裹其内，故意置在道旁，倘人不知其故，拾之而归，则金蚕附于身中，而不可脱离矣。

傅山在《石室秘录・卷之六 数集・呆病门》中说：

> 此等病似乎有祟凭之，然而实无祟也，即或有祟不可治邪，补正而邪自退。

梅花点舌丹、活络丹、催生保命丹

> 第四十二回　蘅芜君兰言解疑癖　潇湘子雅谑补馀音
>
> 到了下房，鸳鸯指炕上一个包袱说道：“这是老太太的几件衣服，都是往年间生日节下众人孝敬的，老太太从不穿人家做的，收着也可惜，却是一次也没穿过的。昨日叫我拿出两套儿送你带去，或是送人，或是自己家里穿罢，别见笑。这盒子里是你要的面果子。这包子里是你前儿说的药：梅花点舌丹也有，紫金锭也有，活络丹也有，催生保命丹也有，每一样是一张方子包着，总包在里头了。这是两个荷包，带着顽罢。”

梅花点舌丹、紫金锭，活络丹，催生保命丹，这四种药都为中成药。

《奇方类编》记载“梅花点舌丹”的功能为“治一切疔毒及一切恶疮初起，天行瘟毒，咽喉等肿痛诸症。”在第四十回中，薛姨妈说过“梅花朵朵风前舞”。

《万氏秘传片玉心书・卷五・诸疮门》记载“紫金锭”的功能为“头上生软疖，脓水不干者，用紫金锭搽之，自愈。”紫金锭外敷可治疔疮疖肿。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记载“活络丹”的功能为“治丈夫元脏气虚，妇人脾血久冷，诸般风邪湿毒之气，留滞经络，流注脚手，或发赤肿，行步艰辛，腰腿沉重，脚心吊痛，及上冲腹胁膨胀，胸膈痞闷，不思饮食，冲心闷乱，及一切痛风走注，浑身疼痛。”

医书中并无“催生保命丹”的记载，此应为作书人的杜撰药名。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记载“催生丹”的功能为“治产妇生理不顺，产育艰难，或横或逆，并宜服之，神效。”又记载“至圣保命丹”的功能为“治小儿胎惊内吊，腹肚坚硬，目

睛上视，手足抽掣，角弓反张。但是涎痰 慢惊风，悉皆治之。”《奇方类编》记载“长生保命丹”的功能为“（此药能转老还童，一切疾病都皆除，服百日能记万言）”

隐面下的依据为：紫金锭，明太祖朱元璋葬于紫金山，刘姥姥的原型为后金开国大汗清太祖努尔哈赤；万历四十四年（1616 年），努尔哈赤建国后金，后金是大清的前身，大清诞生于后金，这就犹如需要“催生丹”来催大清之诞生；天启六年（1626 年）八月，努尔哈赤因背生恶疮，毒发而死，袁宗焕说努尔哈赤“皆云奴酋耻宁远之败，遂蓄愠患疽，死于八月初十日[①]”；后金大汗努尔哈赤患毒疮，当然犹如刘姥姥需要梅花点舌丹、紫金锭，活络丹各种治疮之药，用药的目的是为了“保命”。

傅山撰有外科著作《青囊秘诀》，这是一本侧重于疮痈方面的方剂书。卷上列背痈论、肺痈论、无名肿毒论、对口疮论、脑疽论、囊痈论、臂痈论、乳痈论、肚痈论、恶疽论、疔疮论、唇疔论、鬓疽论；卷下列杨梅疮论、腰疽论、瘰疬论、顽疮论、脚疽论、痔漏论、大肠痈论、小肠痈论等。此书在序言中说“石道人传《青囊秘诀》，余阅之，未知其果效与否？而其议论纯正，望之而知为异书也。因挥汗抄录，带入都门，试之对口、痔漏等症，无不应手而愈。虽扁卢神术，无逾乎此。”

此书对疮痈的各种病进行了论述。先对每一种病分症状进行医理分析，然后给出药方与秘诀。努尔哈赤背生恶疮，傅山《青囊秘诀》最先论述的就是背痈，摘录部分如下：

> 背痈论
>
> 人有背心间先发红瘰，后渐红肿，此发背之兆也，最为可畏。古人云：“外大如豆，内大如拳，外大如拳，内大如盘”；言其外小而内实大也。然而痈疽等毒，必先辨其阴阳：有先阴而后阳者，有先阳而后阴者，有先后俱阴者，有先后俱阳者。阳症虽重而实轻，阴症虽轻而实重。先阴而变阳者生，先阳而变阴者死。病症既殊，而何以辨之也？阳症之形，必高突而肿起；阴症之形，必低平而陷下。阳症之色必纯红，阴症之色必带黑。阳症之初起必痛，阴症之初起必痒。阳症之溃烂必多脓，阴症之溃烂必多血。阳症之收口，身必轻爽；阴症之收口，身必沉重。至于变阴变阳，亦以此消息之，断断不差矣。倘见红肿而高突者，乃阳症之痈也，乘其内毒初起，毒尤未化，急以败毒之药治之，可随手而解也。发背而至于横决者，皆因循失治，以至于破败而不可救，阳变阴者多矣。救痈如救火，宜一时扑灭，否则延烧屋庐，不尽不止，切勿见为阳症无妨，而轻缓治之也。
>
> 方用急消汤：
>
> 忍冬藤（二两）紫花地丁（一两）天花粉（三钱）桔梗（三钱）青蒿（三钱）甘草（三钱）茜草（三钱）甘菊花（三钱）贝母（二钱）黄柏（一钱）水煎服，一剂轻，二剂又轻，三剂全消，不必四剂也。此方消阳毒之初起者最神，既无迅烈之虞，大有和解之妙。世人不知治法，谓阳毒易于祛除，孟浪用虎野狼之药，虽毒幸消散，而真元耗损于无形，往往变成别病，乃医者成之也。何若此方王霸并施，有益无损之为妙哉。
>
> 秘诀：
>
> 背痈急消两地丁，花粉三钱与桔梗，
>
> 蒿草茜菊同上用，忍冬二两齐煎冲，
>
> 贝母二钱钱黄柏，初起三剂见奇功。

作书人应该熟悉背痈的医药治疗，才能构思出刘姥姥需要梅花点舌丹与紫金锭的情节。

[①] 《大明熹宗悊皇帝实录 卷之七十六》

人参肉桂太多、平肝健胃、燕窝

第四十五回　金兰契互剖金兰语　风雨夕闷制风雨词

黛玉叹道："'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也不是人力可强的。今年比往年反觉又重了些似的。"说话之间，已咳嗽了两三次。宝钗道："昨儿我看你那药方上，人参肉桂觉得太多了。虽说益气补神，也不宜太热。依我说，先以平肝健胃为要，肝火一平，不能克土，胃气无病，饮食就可以养人了。每日早起拿上等燕窝一两，冰糖五钱，用银铫子熬出粥来，若吃惯了，比药还强，最是滋阴补气的。"黛玉叹道："你素日待人，固然是极好的，然我最是个多心的人，只当你心里藏奸。……"

林黛玉的药方效果不佳，薛宝钗说"人参肉桂觉得太多了。虽说益气补神，也不宜太热"。人参，益气补神。肉桂，性热。

傅山在《本草新编·卷之一 宫集·人参》中说："人参，味甘，气温、微寒、气味俱轻，可升可降，阳中有阴，无毒。"即人参是气温的，多用并不会导致"太热"。

傅山在《本草新编·卷之四 征集·肉桂》中说："肉桂，味辛、甘、香、辣，气大热，沉也，阳中之阴也，有小毒"以及"或问肉桂性热，守而不走"。由于肉桂"气大热"，又在此篇篇末特别强调用肉桂太多会有"有燃烧之祸"，即"太热"："肉桂性虽不走，补火则火之焰不升。然过于补火，则火过旺，未免有燃烧之祸矣。大约火衰则益薪，而火盛宜抽薪也。又不可因肉桂之守而不走，但知补火，而不知损火也。"

薛宝钗说"先以平肝健胃为要，肝火一平，不能克土，胃气无病，饮食就可以养人了"，强调的是肝、土、胃这三者之间的因果关联关系。她对这种关系的描述是对的，而且强调了"胃气无病"的重要性。傅山在《脉诀阐微·第四篇》中说：

又曰：死亡之脉，全在看脉之有神无神，有神者有胃气也，无神者无胃气也，故有胃气，虽现死脉而可生，无胃气即现生脉而必死，又在临症而消息之也。

傅山在《本草新编·卷之一 宫集·芍药》中说芍药"其功全在平肝，肝平则不克脾胃"，"故芍药必须宜多用以平肝"，"因肝木之过旺而平肝，则肝平而土已得养。土得养，则土且自旺，脾胃既有旺气，又何畏于肝木之旺哉"，"夫芍药平肝，而不平胃，胃受肝木之克，泻肝而胃自平矣，何必疑"，"胃火之盛，正胃土之衰也。胃土既衰，而肝木又旺，宜乎克土矣"，"芍药最善平肝，是补泻攸宜也"。

傅山在《本草新编·卷之一 宫集·白术》中说 "白术正开胃开脾之圣药"，"宜用白术以健胃，尚可以生土也。"

薛宝钗在阐述万肝、土、胃这三者之间的因果关联关系后，却并不是开出"平肝健胃"的药方，而劝林黛玉用燕窝来"滋阴补气"。连作为专业人士的医生都没有治好林黛玉，那作为非专业人士的薛宝钗出的主意会比医生的药方更强吗？

明代一般医生开药，应该是不会用到燕窝的，因为李时珍于明万历二十三年（1596 年）刊行的《本草纲目》中就没有燕窝。赵学敏成书于清乾隆三十年（1765 年）的《本草纲目拾

遗》中才收录了燕窝。凌奂成书于清咸丰壬戌年（1862 年）的《本草害利》中也收录了燕窝，在《补肺・次将・燕窝》中记载了燕窝的害与利：“〔害〕海味多寒，寒哮冷嗽不宜用，食之恐增病。〔利〕甘淡平润，大养肺阴，化痰止嗽，补而能清，治肺气不能清肃下行之症。又能开胃气，已劳痢。”燕窝确实可以“养肺阴”、“开胃气”，但并没有“平肝”的作用，而且对于畏寒怕冷的林黛玉更是“不宜用，食之恐增病”。

庸医用错药可以杀人，薛宝钗并非医生，连林黛玉的病因病理是什么都不知道，就开出燕窝的方子，当然更可以杀人。所以林黛玉会紧接着说薛宝钗“只当你心里藏奸”。隐面下的依据为：林黛玉的原型为崇祯帝朱由检；薛宝钗的原型为清太宗皇太极；朱由检在位十七年，其中前十六年里的外敌就是皇太极；皇太极多次入关掠夺攻打大明，还“心里藏奸”用反间计除掉负责对后金作战的蓟辽督师袁崇焕，后又在松锦之战中消灭明军主力；皇太极的进攻导致明廷加重赋税，从而激化社会矛盾，最终大明亡于农民军领袖李自成；然而真正导致朱由检自缢，导致大明覆亡的外敌正是清太宗皇太极，这就犹如薛宝钗送燕窝给林黛玉，企图让林黛玉的病情加重，但没有人知道导致林黛玉病情加重的真正推手是薛宝钗。

王熙凤是手中有几条人命的人。在第五十五回中，王熙凤说自己，“若按私心藏奸上论，我也太行毒了”。在第六十九回中，尤三姐说王熙凤“内藏奸狡”。“藏奸”二字，除了用在薛宝钗身上之外，仅用在了王熙凤身上。这就暗示了薛宝钗与王熙凤类似，是一个暗中欲杀人之人。

瘟病

第五十一回　薛小妹新编怀古诗　胡庸医乱用虎狼药

晴雯睡在暖阁里，只管咳嗽，听了这话，气的喊道：“我那里就害瘟病了，只怕过了人！我离了这里，看你们这一辈子都别头疼脑热的。”

傅山在《辨证录・卷之十・瘟疫门》中说：

> 世有城市之中，乡村镇店之处，传染瘟疫，多至死亡。其症必头痛眩晕，胸膈膨胀，口吐黄痰，鼻流浊水，或身发红斑，或发如焦黑，或呕涎如红血，或腹大如圆箕，或舌烂头大，或胁痛心疼，种种不一，象形而名，人以为天灾流行，谁知皆人事召之也。

药香

第五十一回　薛小妹新编怀古诗　胡庸医乱用虎狼药

晴雯因说：“正经给他们茶房里煎去，弄得这屋里药气，如何使得。”宝玉道：“药气比一切的花香果子香都雅。神仙采药烧药，再者高人逸士采药治药，最妙的一件东西。这屋里我正想各色都齐了，就只少药香，如今恰好全了。”一面说，一面早命人煨上。

普通人不喜欢药气，而贾宝玉推崇药香。这种观点应非常人所有。傅山为医学家，时人称“仙医”，当然喜欢药香。

庸医杀人

第五十一回　薛小妹新编怀古诗　胡庸医乱用虎狼药

晴雯睡在暖阁里，只管咳嗽，听了这话，气的喊道："我那里就害瘟病了，只怕过了人！我离了这里，看你们这一辈子都别头疼脑热的。"

这里的丫鬟都回避了，有三四个老嬷嬷放下暖阁上的大红绣幔，晴雯从幔中单伸出手去。那大夫见这只手上有两根指甲，足有三寸长，尚有金凤花染的通红的痕迹，便忙回过头来。有一个老嬷嬷忙拿了一块手帕掩了。那大夫方诊了一回脉，起身到外间，向嬷嬷们说道："小姐的症是外感内滞，近日时气不好，竟算是个小伤寒。幸亏是小姐素日饮食有限，风寒也不大，不过是血气原弱，偶然沾带了些，吃两剂药疏散疏散就好了。"说着，便又随婆子们出去。

宝玉看时，上面有紫苏、桔梗、防风、荆芥等药，后面又有枳实、麻黄。宝玉道："该死，该死，他拿着女孩儿们也象我们一样的治，如何使得！凭他有什么内滞，这枳实、麻黄如何禁得。谁请了来的？快打发他去罢！再请一个熟的来。"老婆子道："用药好不好，我们不知道这理。如今再叫小厮去请王太医去倒容易，只是这大夫又不是告诉总管房请来的，这轿马钱是要给他的。"

一时茗烟果请了王太医来，诊了脉后，说的病症与前相仿，只是方上果没有枳实、麻黄等药，倒有当归、陈皮、白芍等，药之分量较先也减了些。宝玉喜道："这才是女孩儿们的药，虽然疏散，也不可太过。旧年我病了，却是伤寒内里饮食停滞，他瞧了，还说我禁不起麻黄、石膏、枳实等狼虎药。我和你们一比，我就如那野坟圈子里长的几十年的一棵老杨树，你们就如秋天芸儿进我的那才开的白海棠，连我禁不起的药，你们如何禁得起。"

第六十九回　弄小巧用借剑杀人　觉大限吞生金自逝

谁知王太医亦谋干了军前效力，回来好讨荫封的。小厮们走去，便请了个姓胡的太医，名叫君荣。进来诊脉看了，说是经水不调，全要大补。贾琏便说："已是三月庚信不行，又常作呕酸，恐是胎气。"胡君荣听了，复又命老婆子们请出手来再看看。尤二姐少不得又从帐内伸出手来。胡君荣又诊了半日，说："若论胎气，肝脉自应洪大。然木盛则生火，经水不调亦皆因由肝木所致。医生要大胆，须得请奶奶将金面略露露，医生观观气色，方敢下药。"贾琏无法，只得命将帐子掀起一缝，尤二姐露出脸来。胡君荣一见，魂魄如飞上九天，通身麻木，一无所知。一时掩了帐子，贾琏就陪他出来，问是如何。胡太医道："不是胎气，只是迂血凝结。如今只以下迂血通经脉要紧。"于是写了一方，作辞而去。贾琏命人送了药礼，抓了药来，调服下去。只半夜，尤二姐腹痛不止，谁知竟将一个已成形的男胎打了下来。于是血行不止，二姐就昏迷过去。贾琏闻知，大骂胡君荣。一面再遣人去请医调治，一面命人去打告胡君荣。胡君荣听了，早已卷包逃走。这里太医便说："本来气血生成亏弱，受胎以来，想是着了些气恼，郁结于中。这位先生擅用虎狼之剂，如今大人元气十分伤其八九，一时难保就愈。煎丸二药并行，还要一些闲言闲事不闻，庶可望好。"说毕而去。急的贾琏查是谁请了姓胡的来，一时查了出来，便打了半死。

晴雯先被用虎狼药后因痨病而死、尤二姐被胡君荣打掉成形的男胎失去依靠而吞金自杀，这两个医案都是庸医杀人的案例。

顾炎武在《大小诸证方论》序言中说："古之时，庸医杀人。今之时，庸医不杀人亦不活人，使其人在不死不活之间，其病日深，而则效速；倍则浓，浓则力深。"顾炎武为傅山

好友，这个序言当然也是得到傅山的同意才会放在傅山著《大小诸证方论》的书首，因此也反映了傅山的观点。

痨病

第五十三回　宁国府除夕祭宗祠　荣国府元宵开夜宴

话说宝玉见晴雯将雀裘补完，已使的力尽神危，忙命小丫头子来替他捶着，彼此捶打了一会歇下。没一顿饭的工夫，天已大亮，且不出门，只叫快传大夫。一时王太医来了，诊了脉，疑惑说道："昨日已好了些，今日如何反虚微浮缩起来，敢是吃多了饮食？不然就是劳了神思。外感却倒清了，这汗后失于调养，非同小可。一面说，一面出去开了药方进来。宝玉看时，已将疏散驱邪诸药减去了，倒添了茯苓、地黄、当归等益神养血之剂。宝玉忙命人煎去，一面叹说："这怎么处！倘或有个好歹，都是我的罪孽。"晴雯睡在枕上嗐道："好太爷！你干你的去罢！那里就得痨病了。"

第六十九回　弄小巧用借剑杀人　觉大限吞生金自逝

贾母道："信他胡说，谁家痨病死的孩子不烧了一撒，也认真的开丧破土起来。既是二房一场，也是夫妻之分，停五七日抬出来，或一烧或乱葬地上埋了完事。"

第七十八回　老学士闲征姽婳词　痴公子杜撰芙蓉诔

话说两个尼姑领了芳官等去后，王夫人便往贾母处来省晨，见贾母喜欢，便趁便回道："宝玉屋里有个晴雯，那个丫头也大了，而且一年之间，病不离身；我常见他比别人份外淘气，也懒；前日又病倒了十几天，叫大夫瞧，说是女儿痨，所以我就赶着叫他下去了。若养好了也不用叫他进来，就赏他家配人去也罢了。再那几个学戏的女孩子，我也作主放出去了。一则他们都会戏，口里没轻没重，只会混说，女孩儿们听了如何使得？二则他们既唱了会子戏，白放了他们，也是应该的。况丫头们也太多，若说不够使，再挑上几个来也是一样。"

王夫人闻知，便命赏了十两烧埋银子。又命："即刻送到外头焚化了罢。女儿痨死的，断不可留！"

傅山在《大小诸证方论序・痨病症》中说：

> 劳病既成，最难治者。盖必有虫生之，以食人之气血也。若徒补其气血，而不入杀虫之品，则饮食入胃，只荫虫而不生气血矣。

并给出药方。又针对"未成痨而将成痨病"给出药方。

傅山在《傅青主男科・虚劳门・痨症虚损辨》中说：

> 二症外相似而治法不同，虚损者，阴阳两虚也，劳症者，阴虚阳亢也，故虚损可用温补，若劳症则忌温补而用清补也，两症辨法不必凭脉，但看人着复衣，此着单衣者为劳症，人着单衣，此着复衣者为虚损，劳症骨蒸而热，虚损营卫虚而热也。

傅山在《傅青主男科・虚劳门・痨症》中说：

> 痨症既成，最难治者，必有虫生之以食人之气血也，若徒补其气血，而不入杀虫之药，则饮食入胃，祇荫虫而不生气血，若但杀虫而不补气血，则五藏俱受伤，又何有生理哉，惟于大补之

中，加杀虫之药，则元气既全，真阳未散，虫死而身安矣。

并给出了药方。

王太医给晴雯的药“已将疏散驱邪诸药减去了，倒添了茯苓、地黄、当归等益神养血之剂”，但晴雯最终还是因“女儿痨”死去。其原因，应该就是如傅山所说，王太医的药“徒补其气血，而不入杀虫之药”，“又何有生理哉”，即对于痨症仅补气血而不杀虫，病人还是会死。

小月

第五十五回

刚将年事忙过，凤姐儿便小月了，在家一月，不能理事，天天两三个太医用药。

凤姐禀赋气血不足，兼年幼不知保养，平生争强斗智，心力更亏，故虽系小月，竟着实亏虚下来，一月之后，复添了下红之症。

小月，即小产，即流产，是以胎儿已成形而自然殒堕为主要表现的疾病。

傅山在《傅青主女科 • 小产 • 行房小产》中描述了小产的病理并给出药方，说“妊妇因行房癫狂致小产，血崩不止”，“凡有妊娠者，须忍欲谨避房事，万勿自蹈危途，慎之！”

傅山在《辨证录 • 卷之十一 • 妇人科》中专门有“小产门（五则）”一篇。傅山说“妇人因行房颠狂，遂至小产，血崩不止，人以为火动之极也，谁知是气脱之故乎。”

在第二十三回中，贾琏对王熙凤说：“果这样也罢了。只是昨儿晚上，我不过是要改个样儿，你就扭手扭脚的。”这就暗示了王熙凤与贾琏的行房可能“癫狂”，为王熙凤流产埋下伏笔。

呆病

第五十七回　慧紫鹃情辞试莽玉　慈姨妈爱语慰痴颦

因祝妈正来挖笋修竿，便怔怔的走出来，一时魂魄失守，心无所知，随便坐在一块山石上出神，不觉滴下泪来。直呆了五六顿饭工夫，千思万想，总不知如何是可。偶值雪雁从王夫人房中取了人参来，从此经过，忽扭项看见桃花树下石上一人手托着腮颊出神，不是别人，却是宝玉。雪雁疑惑道：“怪冷的，他一个人在这里作什么？春天凡有残疾的人都犯病，敢是他犯了呆病了？”

傅山在《石室秘录 • 卷之六 数集 • 呆病》中描述了呆病的症状与病理，并给出了药方。其症状为：

雷公真君曰：呆病如痴，而默默不言也，如饥而悠悠如失也，意欲癫而不能，心欲狂而不敢，有时睡数日不醒，有时坐数日不眠，有时将己身衣服密密缝完，有时将他人对象深深藏掩；与人言则无语而神游，背人言则低声而泣诉，与之食则厌薄而不吞，不与食则吞炭而若快。

傅山在《辩证录・卷之四・呆病门（六则）》中描述了呆病的症状与病理，并给出了药方：

> 人有终日不言不语，不饮不食，忽笑忽歌，忽愁忽哭，与之美馔则不受，与之粪秽则无辞，与之衣不服，与之草木之叶则反喜，人以为此呆病，不必治也。然而呆病之成，必有其因，大约其始也，起于肝气之郁；其终也，由于胃气之衰。

贾宝玉“在一块山石上出神，不觉滴下泪来”、“直呆了五六顿饭工夫”与傅山所说“与人言则无语而神游，背人言则低声而泣诉”、“终日不言不语，不饮不食”的症状外表类似，所以雪雁疑惑贾宝玉是否得了呆病。

大喘

> 第五十七回　慧紫鹃情辞试莽玉　慈姨妈爱语慰痴颦
>
> 黛玉一听此言，李妈妈乃是经过的老妪，说不中用了，可知必不中用。哇的一声，将腹中之药一概呛出，抖肠搜肺，炽胃扇肝的痛声大嗽了几阵，一时面红发乱，目肿筋浮，喘的抬不起头来。紫鹃忙上来捶背，黛玉伏枕喘息半晌，推紫鹃道：“你不用捶，你竟拿绳子来勒死我是正经！”

傅山在《傅青主男科・喘证门・抬肩大喘》中描述了大喘的病因、症状，“人忽感风邪，寒入于肺，以致喘息肩抬气逆，痰吐不出，身不能卧”，然后给出药方，阐述医理。

林黛玉“喘的抬不起头来”、“伏枕喘息半晌”与傅山说的“喘息肩抬气逆”类似。

祛邪守灵丹、开窍通神散

> 第五十七回　慧紫鹃情辞试莽玉　慈姨妈爱语慰痴颦
>
> 彼时贾母又命将祛邪守灵丹及开窍通神散各样上方秘制诸药，按方饮服。

祛邪守灵丹及开窍通神散，皆为医药书中无记载之中成药，应为作书人杜撰。

蔷薇硝治癣

> 第五十九回　柳叶渚边嗔莺咤燕　绛云轩里召将飞符
>
> 于是唤起湘云等人来，一面梳洗，湘云因说两腮作痒，恐又犯了杏癍癣，因问宝钗要些蔷薇硝来。宝钗道：“前儿剩的都给了妹子。”因说：“颦儿配了许多，我正要和他要些，因今年竟没发痒，就忘了。”因命莺儿去取些来。

> 第六十回　茉莉粉替去蔷薇硝　玫瑰露引来茯苓霜
>
> 宝玉并无与琮环可谈之语，因笑问芳官手里是什么。芳官便忙递与宝玉瞧，又说是擦春癣的蔷薇硝。宝玉笑道：“亏他想得到。”

正值彩云和赵姨娘闲谈，贾环嘻嘻向彩云道：“我也得了一包好的，送你擦脸。你常说，蔷薇硝擦癣，比外头的银硝强。你且看看，可是这个？”

史湘云与薛宝钗都认为蔷薇硝可以治杏癍癣。《正字通》记载“硝有七种：朴硝，芒硝，英硝，马牙硝，硝石，风化硝，玄明粉。”

傅山在《本草新编·卷之五 羽集·朴硝（芒硝、皮硝、玄明粉）》中记载：“皮硝，乃硝皮而出之者也。只可用之以洗目，则老眼可复明，洗阴囊可以去湿，洗痔疮可以却疼，余无可用”，朴硝、芒硝、皮硝、玄明粉，这“四味，除皮硝乃外治之药，余俱内治之药也”。

因此外用“擦春癣的蔷薇硝”中的硝，不是硝石，而是皮硝，以除湿气。

傅山在《石室秘录·卷之四 御集·肌肤治法》“论顽癣”一节中就用了白薇来治：

惟有顽癣之方最难治理，然一经我治，亦易收功。方用楝树皮一两，白薇一两，轻粉三钱，冰片一钱，生甘草一钱，蜗牛三钱，火焙干，有壳亦可用，杜大黄根一两，各为细末。先以荔枝壳扒碎其癣皮，而后以此药末，用麻油调搽之，三日即结靥而愈。此皆治肌肤之法，可以为式。

白薇，有解毒疗疮之作用。傅山在《本草新编·卷之三 角集·白薇》中对白薇进行了详细阐述。

蔷薇，明代李时珍著万历二十三年（1596 年）刊行的《本草纲目》记载：“营实、蔷薇根，能入阳明经，除风热湿热，生肌杀虫，故痈疽疮癣古方常用，而泄痢、消渴、遗尿、好瞑，亦皆阳明病也。”蔷薇花，清代汪绂辑于 1758 年的《医林纂要》记载：“干之可罨金疮，去瘀生肌。”

傅山有草书七言诗轴提到蔷薇，释文为：“幽花烂漫斗春晖，庵主扶藜启石扉。煨雪团团山蔫蔔，香风阵阵野蔷薇。 山书”。

蔷薇硝，应该是由蔷薇根磨成粉与皮硝组成的治癣外用药。

茯苓霜

第六十回　茉莉粉替去蔷薇硝　玫瑰露引来茯苓霜

他嫂子因向抽屉内取了一个纸包出来，拿在手内送了柳家的出来，至墙角边递与柳家的，又笑道：“这是你哥哥昨儿在门上该班儿，谁知这五日一班，竟偏冷淡，一个外财没发。只有昨儿有粤东的官儿来拜，送了上头两小篓子茯苓霜。余外给了门上人一篓作门礼，你哥哥分了这些。这地方千年松柏最多，所以单取了这茯苓的精液和了药，不知怎么弄出这怪俊的白霜儿来。说第一用人乳和着，每日早起吃一钟，最补人的；第二用牛奶子；万不得，滚白水也好。我们想着，正宜外甥女儿吃。原是上半日打发小丫头子送了家去的，他说锁着门，连外甥女儿也进去了。本来我要瞧瞧他去，给他带了去的，又想主子们不在家，各处严紧，我又没什甚么差使，有要没紧跑些什么。况且这两日风声，闻得里头家反宅乱的，倘或沾带了倒值多的。姑娘来的正好，亲自带去罢。”

第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宝玉瞒赃　判冤决狱平儿行权

柳家的听了，便将茯苓霜搁起
又将茯苓霜一节说了
五儿便将茯苓霜递与了小燕，又说这是茯苓霜
又得了一包茯苓霜
但这茯苓霜前日人送了来
若勾起茯苓霜来
将茯苓霜一节也悄悄的教他说系芳官所赠
那茯苓霜是宝玉外头得了的

第六十二回　憨湘云醉眠芍药茵　　呆香菱情解石榴裙
你只知道玫瑰露和茯苓霜两件

傅山有医药手稿《茯苓酥》传世[①]，其文字完全抄录自北宋《本草图经·木部上品 卷第十·茯苓》：

茯苓酥：取白茯苓三十斤，山之阳者甘美，山之阴者味苦，去皮薄切，曝干蒸之。以汤淋去苦味，淋之不止，其汁当甜。乃曝干筛末，用酒三石、蜜三升相和，置大瓮中，搅之百匝，密封勿泄气。冬五十日，夏二十五日，酥自乳出酒上。掠取之，其味极甘美。以作饼大如手掌，空室中阴干，色赤如枣。饥时食一枚，酒送之，终日不须食，自饱，此名神仙度世之法。

《本草图经·木部上品 卷第十·茯苓》在茯苓酥一段之前有记载：

神仙方多单饵之。其法：取白茯苓五斤，去黑皮，捣筛，以熟绢囊盛，于二斗米下蒸之，米熟即止，曝干又蒸，如此三过，乃取牛乳二斗和合，着铜器中，微火煮如膏，收之。

其方法是把茯苓与牛乳混合煮成膏。第六十回中，他嫂子说的“第二用牛奶子”也是有依据的。霜和膏的区别主要在质地上，霜轻膏厚。

傅山在《本草新编 卷之四（征集）》中对茯苓有长篇论述，摘录前后段如下：

茯苓（茯神）
茯苓，味甘、淡，气平，降也，阳中阴也，无毒。有赤、白二种，白者佳，亦可用入心、脾、肺、肝、肾五脏，兼入膀胱、大小肠、膻中、胃经。助阳，利窍通便，不走精气，利血仅在腰脐，除湿行水，养神益智，生津液，暖脾，去痰火，益肺，和魂练魄，开胃浓肠，却惊痫，安胎孕，久服耐老延年。

茯神，即茯苓之一种。但茯神抱松木之根而生者也，犹有顾本之义，故善补心气，止恍惚惊悸，尤治善忘，其余功用，与茯苓相同，此二种，利中有补，久暂俱可用也，可君可臣，而又可佐使。

……

或问今人用茯苓，多用人乳浸泡，久制则白色变红，其有益于人乎？夫补药而用茯苓者，恐

[①] 《傅山医药手稿研究》第 32 页

纯补之脏滞，故用之通达，使于泻之中，以助其补之力也，若过用乳制，则通利之性全失，一味呆补，反不能佐补药以成功。此近人不知用药之功，而妄为制变，不可以为法也。

第六十回中，他嫂子说的“说第一用人乳和着，每日早起吃一钟，最补人的”。傅山说“或问今人用茯苓，多用人乳浸泡，久制则白色变红，其有益于人乎？”两处都是“今人用茯苓”“用人乳”和着，完全一致。

血山崩

第七十二回　王熙凤恃强羞说病　来旺妇倚势霸成亲

平儿道：“我的姐姐，说起病来，据我看也不是什么小症候。”鸳鸯忙道：“是什么病呢？”平儿见问，又往前凑了一凑，向耳边说道：“只从上月行了经之后，这一个月竟淅淅沥沥的没有止住。这可是大病不是？”鸳鸯听了，忙答道：“嗳哟！依你这话，这可不成了血山崩了。”平儿忙啐了一口，又悄笑道：“你女孩儿家，这是怎么说的，倒会咒人呢。”鸳鸯见说，不禁红了脸，又悄笑道：“究竟我也不知什么是崩不崩的，你倒忘了不成，先我姐姐不是害这病死了。我也不知是什么病，因无心听见妈和亲家妈说，我还纳闷，后来也是听见妈细说原故，才明白了一二分。”平儿笑道：“你该知道的，我竟也忘了。”

王熙凤“上月行了经”有血山崩之病。

傅山在《傅青主女科》中有专门的《血崩》一章。在其中“少妇血崩”一节中，傅山说：

有少妇甫娠三月，即便血崩，而胎亦随堕，人以为挫闪受伤而致，谁知是行房不慎之过哉！治法自当以补气为主，而少佐以补血乏品，斯为得之。方用固气汤。

又在《小产·行房小产》中说：“妊妇因行房癫狂致小产，血崩不止”，“血崩本于气虚”。

在第二十三回中，贾琏对王熙凤说：“果这样也罢了。只是昨儿晚上，我不过是要改个样儿，你就扭手扭脚的。”这就暗示了王熙凤与贾琏的行房可能“不慎”，为王熙凤血崩埋下伏笔。

不孕、干血之症

第八十回　美香菱屈受贪夫棒　王道士胡诌妒妇方

自此以后，香菱果跟随宝钗去了，把前面路径竟一心断绝。虽然如此，终不免对月伤悲，挑灯自叹。本来怯弱，虽在薛蟠房中几年，皆由血分中有病，是以并无胎孕。今复加以气怒伤感，内外折挫不堪，竟酿成干血之症，日渐羸瘦作烧，饮食懒进，请医诊视服药亦不效验。

傅山在《傅青主女科》中有专门的《不孕》一章。在其中“嫉妒不孕”一节中，傅山说：

妇人有怀抱素恶不能生子者，人以为天心厌之也，谁知是肝气郁结乎。夫妇人之有子也，必然心脉流利而滑，脾脉舒徐而和，肾脉旺大而鼓指，始称喜脉。未有三部脉郁而能生子者也。若三部脉郁，肝气必因之而更郁，肝气郁则心肾之脉必致郁之极而莫解。盖子母相依，郁必不喜，

喜必不郁也。其郁而不能成胎者，以肝木不舒，必下克脾土而致塞。

香菱“对月伤悲，挑灯自叹”，即忧郁，结果就导致“并无胎孕”，即傅山说的“郁而不能成胎”。

香菱“今复加以气怒伤感，内外折挫不堪”，就导致进一步的忧郁，从而“肝气不舒”，导致“干血之症”，即月经不来之病。

傅山在《傅青主女科》中有专门的《调经》一章。在“经水忽来忽断时疼时止”小节中，傅山说：

妇人有经水忽来忽断，时疼时止，寒热往来者，人以为血之凝也，谁知是肝气不舒乎！夫肝属木而藏血，最恶风寒。妇人当行经之际，腠理大开，适逢风之吹寒之袭，则肝气为之闭塞，而经水之道路亦随之而俱闭，由是腠理经络，各皆不宣，而寒热之作，由是而起。

傅山在《辨证录・卷之十一・妇人科》专门有“血枯门（二则）”一篇。傅山说：

妇人有年未至七七之期，经水先断者，人以为血枯经闭，谁知是心、肝、脾之气郁乎。人若血枯，安能久延人世，医见其经水不行，谓其血枯，其实非血枯，乃血闭也。

傅山指出血枯即月经不来，其原因为“心、肝、脾之气郁”。这与香菱受气导致“干血之症”的描写完全一致。

妒妇方

第七十九回　薛文龙悔娶河东狮　贾迎春误嫁中山狼

黛玉笑道：“他又不是我的丫头，何用作此语。况且小姐丫鬟亦不典雅，等我的紫鹃死了，我再如此说，还不算迟。”宝玉听了，忙笑道：“这是何苦又咒他。”黛玉笑道：“是你要咒的，并不是我说的。”

第八十回　美香菱屈受贪夫棒　王道士胡诌妒妇方

彼时金桂已暗和宝蟾说明，今夜令薛蟠和宝蟾在香菱房中去成亲，命香菱过来陪自己先睡。先是香菱不肯，金桂说他嫌脏了，再必是图安逸，怕夜里劳动伏侍，又骂说：“你那没见世面的主子，见一个，爱一个，把我的人霸占了去，又不叫你来。到底是什么主意，想必是逼我死罢了。”

宝玉道：“可是呢，天天只听见你的膏药好，到底治什么病？”王一贴道：“哥儿若问我的膏药，说来话长，其中细理，一言难尽。共药一百二十味，君臣相际，宾客得宜，温凉兼用，贵贱殊方。内则调元补气，开胃口，养荣卫，宁神安志，去寒去暑，化食化痰；外则和血脉，舒筋络，出死肌，生新肉，去风散毒。其效如神，贴过的便知。”宝玉道：“我不信一张膏药就治这些病。我且问你，倒有一种病可也贴的好么？"王一贴道："百病千灾，无不立效。若不见效，哥儿只管揪着胡子打我这老脸，拆我这庙何如？只说出病源来。"宝玉笑道："你猜，若你猜的着，便贴的好了。"王一贴听了，寻思一会笑道："这倒难猜，只怕膏药有些不灵了。"宝玉命李贵等："你们且出去散散。这屋里人多，越发蒸臭了。"李贵等听说，且都出去自便，只留下茗烟一人。这茗烟手内点着一枝梦甜香，宝玉命他坐在身旁，却倚在他身上。王一贴心有所动，便笑嘻嘻走近前来，悄悄的说道：“我可猜着了。想是哥儿如今有了房中的事情，要滋助的药，可是不是？”话犹未完，茗烟先喝道：“该死，打嘴！”宝玉犹未解，

忙问："他说什么？"茗烟道："信他胡说。"唬的王一贴不敢再问，只说："哥儿明说了罢。"宝玉道："我问你，可有贴女人的妒病方子没有？"王一贴听说，拍手笑道："这可罢了。不但说没有方子，就是听也没有听见过。"宝玉笑道："这样还算不得什么。"王一贴又忙道："这贴妒的膏药倒没经过，倒有一种汤药或者可医，只是慢些儿，不能立竿见影的效验。"宝玉道："什么汤药，怎么吃法？"王一贴道："这叫做'疗妒汤'：用极好的秋梨一个，二钱冰糖，一钱陈皮，水三碗，梨熟为度，每日清早吃这么一个梨，吃来吃去就好了。"宝玉道："这也不值什么，只怕未必见效。"王一贴道："一剂不效吃十剂，今日不效明日再吃，今年不效吃到明年。横竖这三味药都是润肺开胃不伤人的，甜丝丝的，又止咳嗽，又好吃。吃过一百岁，人横竖是要死的，死了还妒什么！那时就见效了。"说着，宝玉茗烟都大笑不止，骂"油嘴的牛头"。王一贴笑道："不过是闲着解午盹罢了，有什么关系。说笑了你们就值钱。实告你们说，连膏药也是假的。我有真药，我还吃了作神仙呢。有真的，跑到这里来混？"正说着，吉时已到，请宝玉出去焚化钱粮散福。功课完毕，方进城回家。

傅山在《傅青主女科》中有专门的《不孕》一章。在其中的"嫉妒不孕"小节中，傅山说：

> 妇人有怀抱素恶不能生子者，人以为天心厌之也，谁知是肝气郁结乎。夫妇人之有子也，必然心脉流利而滑，脾脉舒徐而和，肾脉旺大而鼓指，始称喜脉。未有三部脉郁而能生子者也。若三部脉郁，肝气必因之而更郁，肝气郁则心肾之脉必致郁之极而莫解。盖子母相依，郁必不喜，喜必不郁也。其郁而不能成胎者，以肝木不舒，必下克脾土而致塞。脾土之气塞，则腰脐之气必不利。腰脐之气不利，必不能通任脉而达带脉，则带脉之气亦塞矣。带脉之气既塞，则胞胎之门必闭，精即到门。亦不得其门而入矣。其奈之何哉?治法必解四经之郁，以开胞胎之门，则几矣。方用开郁种玉汤。

然后傅山列出了开郁种玉汤的药方：

> 白芍一两，酒炒；香附三钱，酒炒；当归五钱，酒洗；白术五钱，土炒；丹皮三钱，酒洗；茯苓三钱，去皮；花粉二钱。

这个药方与第十回张友士给秦可卿开的"益气养荣补脾和肝汤"中的药方相对比，都有白芍、香附、当归、白术、茯苓这五味药，并且都要白术土炒，当归酒洗。

贾宝玉问"可有贴女人的妒病方子没有？"从情节上看，"女人的妒病"是指夏金桂嫉妒宝蟾。林黛玉嫉妒心也强，多次因之与贾宝玉发生情绪冲突。在第二十八回中，贾宝玉提到过人参养荣丸与天王补心丹，还开过含有紫河车、人参、何首乌、茯苓的方子给薛蟠。在第三十一回中，贾宝玉提到山羊血黎洞丸。由此看来，贾宝玉是懂医的。

傅山在《脉诀阐微·第五篇》中说：

> 又曰：妇人之病最难治者，以其性情多郁耳，郁则气血即不流通，经辄闭塞，而左关随现涩脉矣。故看妇人之脉，贵切肝脉，辨其涩与不涩，是第一秘法。虽各经皆有涩脉，而左关不涩是其郁未甚也。

贾宝玉最关心的是林黛玉而非夏金桂，因此，贾宝玉应是希望通过"贴女人的妒病方子"来根治好林黛玉的病而非夏金桂的病。更进一步，熟知医理的贾宝玉可能还担心未来如果自

己与林黛玉结合后林黛玉不孕，这样贾宝玉就无后了。

贾宝玉没有从王一贴这里问到“贴女人的妒病方子”，因此林黛玉的病就不能根治，且有将来不孕的可能。隐面下的依据为：绛珠仙子、秦可卿与王一贴的原型都为明成祖朱棣；贾宝玉的原型为朱棣登基后重刻的明传国宝玺；林黛玉是绛珠仙子下世，其原型为大明最后一位皇帝朱由检；大明在崇祯十七年里，内忧外患，犹如林黛玉多病，而其病根在于明成祖朱棣；崇祯十七年（1644 年）三月，崇祯帝朱由检拥有大明皇权十七年后大明覆亡。

傅山开出的方子名叫“开郁种玉汤”，其“玉”字，即为贾宝玉的“玉”，传国宝玉的“玉”。

药饵与卖药

第二十四回　醉金刚轻财尚义侠　痴女儿遗帕惹相思

凤姐正是要办端阳的节礼，采买香料药饵的时节，忽见贾芸如此一来，听这一篇话，心下又是得意又是欢喜，便命丰儿：“接过芸哥儿的来，送了家去，交给平儿。”

第五十八回　杏子阴假凤泣虚凰　茜纱窗真情揆痴理

况贾母又千叮咛万嘱咐托他照管林黛玉，薛姨妈素习也最怜爱他的，今既巧遇这事，便挪至潇湘馆来和黛玉同房，一应药饵饮食十分经心。

第八十回　美香菱屈受贪夫棒　王道士胡诌妒妇方

这老王道士专意在江湖上卖药，弄些海上方治人射利，这庙外现挂着招牌，丸散膏丹，色色俱备，亦长在宁荣两宅走动熟惯，都与他起了个浑号，唤他作“王一贴”，言他的膏药灵验，只一贴百病皆除之意。

药饵，药、饵，是“体同而用别”的。其意思是说药、饵都以治病为原则，而二者的方式方法，则大不相同。药是指药石祛病而言，饵是指服食营养品而言。头脑是山西太原特有的一种汤状食品，常作早点，相传由明末清初傅山发明。其成分主要有羊肉、羊髓、酒糟、煨面、藕根、长山药、黄芪、良姜等八种，因而亦称“八珍汤”。此头脑即为饵。

傅山曾卖药。“太原古晋阳，城中有傅先生卖药处，竖牌「卫生堂药饵」五字，为先生笔，字大如斗，端方圆正，逼真鲁公书。[①]”

王道士挂招牌卖药与傅山挂招牌卖药，情节一样。

王道士在天齐庙卖药

第八十回　美香菱屈受贪夫棒　王道士胡诌妒妇方

众嬷嬷生恐他睡着了，便请当家的老王道士来陪他说话儿。这老王道士专意在江湖上卖药，弄些海上方治人射利，这庙外现挂着招牌，丸散膏丹，色色俱备，亦长在宁荣两宅走动熟惯，都与他起了个浑号，唤他作“王一贴”，言他的膏药灵验，只一贴百病皆除之意。

[①] 《傅山全书》第二十册第 69 页

宝玉也笑着起身整衣。王一贴喝命徒弟们快泡好酽茶来。茗烟道:“我们爷不吃你的茶，连这屋里坐着还嫌膏药气息呢。”王一贴笑道:“没当家花花的，膏药从不拿进这屋里来的。知道哥儿今日必来，头三五天就拿香熏了又熏的。”宝玉道:“可是呢，天天只听见你的膏药好，到底治什么病？”王一贴道:“哥儿若问我的膏药，说来话长，其中细理，一言难尽。共药一百二十味，君臣相际，宾客得宜，温凉兼用，贵贱殊方。内则调元补气，开胃口，养荣卫，宁神安志，去寒去暑，化食化痰；外则和血脉，舒筋络，出死肌，生新肉，去风散毒。其效如神，贴过的便知。”宝玉道:“我不信一张膏药就治这些病。我且问你，倒有一种病可也贴的好么？”

大明灭亡后，傅山在寿阳五峰山龙泉寺拜郭静中为师，成为一名道人。陈右玄与傅山是生死之交，他成为太原中药店大宁堂的掌柜后，力邀傅山来坐堂问诊。傅山应邀入驻大宁堂。他为大宁堂立下这样的堂训:“方剂所设务求其验，药料所采务求其真，后堂所修务求其精，丸散所成务求其用。”不仅如此，傅山还亲笔题写了大宁堂牌匾和前堂内的四根柱联，分别是“本堂秘授脾肾两助丸发客”、“本堂秘传应症丸散膏丹”、“本堂炮制咀片地道药材”、“本堂秘传二仙和合丸发庄”。为了让更多人免受病痛之苦，傅山将他的多个秘方都无偿赠送给大宁堂，这其中有：和合二仙丸、脾肾两助丸、麝香牛黄丸、固本延龄丸、党参养荣丸。相传大宁堂的“前五个号”是傅山专门留出来给“特殊人”用的。不过这些特殊人不是达官贵人，也不是他的亲朋好友，而是那些鳏寡老人和无钱看不起病的急诊患者。另，太原市东米市街“济生馆”出售之济生膏、拔毒膏、九龙膏及如神丹，为太原市之特效药。实为傅山将多年实践的外科特效秘方，献给“济生馆”精心炮制，都有很好疗效，远近驰名，一直卖至1952年。[①]

傅山曾在太原开设两处药铺，即子傅眉在大南门小铁匠巷元通观设“药局”，侄傅仁在三桥街路东设药铺“卫生馆药饵”。山西省文物局还珍藏有傅山当年行医时的“招贴”底稿一纸:“世传儒医西村傅氏，善治男女杂症，兼理外感内伤；专长眼疾头风，能止心痛寒嗽；除年深坚固之沉积，破日久闭结之滞瘀。不妊者亦胎，难生者易产。顿起沉疴，永消烦苦；滋补元气，益寿延年。诸疮内脱，尤愚所长。不发空言，见诸实效，令人三十年安稳无恙，所谓无病第一利益也。凡欲诊脉调治者，向省南门铁匠巷元通观阁东问之。”

朱衣“道人”傅山在“元通观”卖药，坐诊大“宁”堂，为大宁堂书写“丸散膏丹”，送“党参养荣丸”药方给大宁堂，照顾无钱看不起病的急诊患者，献出的“济生膏、拔毒膏、九龙膏”给“济生馆”炮制出售，广告称“不发空言，见诸实效，令人三十年安稳无恙”。这就犹如王“道士”在“天齐庙”卖药，熟惯“宁”府，“丸散膏丹，色色俱备”，特别是“膏药灵验，只一贴百病皆除”，而且“贵贱殊方”。

[①] 《太原晚报》2023年12月18日

《红楼梦》与傅山佛学造诣的关联

第　一　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甲戌本凡例

【《红楼梦》旨意。是书题名极多，《红楼梦》是总其全部之名也。……】

【此书开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撰此《石头记》一书也，故曰’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杨、庚、觉、舒回前：此回中凡用梦用幻等字，是提醒阅者眼目，亦是此书立意本旨。】

一日，正当嗟悼之际，俄见一僧一道远远而来，生得骨格不凡，丰神迥别，说笑笑来至峰下，坐于石边高谈快论。

二仙师听毕，齐憨笑道：“善哉，善哉！那红尘中有却有些乐事，但不能永远依恃，况又有’美中不足，好事多魔’八个字紧相连属，瞬息间则又乐极悲生，人非物换，究竟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甲戌侧批：四句乃一部之总纲。】

那僧又道：“若说你性灵，却又如此质蠢，并更无奇贵之处，如此也只好踮脚而已。也罢，我如今大施佛法助你助，待劫终之日，复还本质，以了此案。你道好否？”石头听了，感谢不尽。那僧便念咒书符，大展幻术，将一块大石登时变成一块鲜明莹洁的美玉，且又缩成扇坠大小的可佩可拿。

全部《红楼梦》的故事都是在一僧的佛法下经由石头演化出来的。体现其主旨的“梦”、“幻”，是佛家的“梦”、“幻”。佛家怎么说的呢？《金刚经》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隐面下，脂批批书人的原型为明成祖朱棣，对他来说，他的大明正如《金刚经》所说“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也犹如一僧所说的“乐极悲生、人非物换，究竟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一僧的原型为明太祖朱元璋。

鸠摩罗什所译的《金刚经》译本中有大量的类似于“如来说〇〇，即非〇〇，是名〇〇”的文字，如“如来说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佛说微尘众，即非微尘众，是名微尘众”等等。这些文字是《金刚经》的一个重要立论：即所有的东西，都只是语言文字的名相施设而已，有它背后要传达的真相，而真相不离两边也不即两边。所以《金刚经》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

对于《石头记》来说，所有书中的重要角色〇〇，都可以这样说：“石头说〇〇，即非〇〇，是名〇〇”，如“石头说林黛玉，即非林黛玉，是名林黛玉”，因为书中所有重要角色都有其历史原型，大多为皇帝，如林黛玉的原型为明崇祯帝朱由检。

傅山对佛学有精深的研究，著有《金刚经注》、《楞严经批注》、《开天经简注》、《五灯会元批注》，《二十三僧纪略》等作品。

傅山在《读列子蕉鹿梦书后》中，特别提到庄子之“梦觉”与金刚经中“梦幻”的关系：

> 列子一书，多本于庄子。此与梦蝶大旨相类。然庄子言梦觉，多以生死为喻，此则言人在世闲，动静云为，无一是梦，无一非梦，执以为眞者固非，卽漫以为妄者亦非。顚倒反复，竟无处讨得消息来，犹金刚经所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又不徒单指生死之时而言矣。[①]

傅山在《金刚经注》中对《金刚经》提出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的观点进行了注解：

> 「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以虛幻觀諸法，自然不取于相，降伏安住俱無。泡者，水上浮泡，易生易滅也。影者，如身之影，無所提攝也。露者，不久停者也。電者，乃頃刻之光也。六者相類，變滅不常。以比一切有爲法，亦是變滅不常，非關于我眞性分毫，故應當作此六者觀看，所以决是執相，不得一切諸法，特聽他在外之紛紜，而我初無纖毫染着，此便是具有智慧性者矣，何難登諸佛之彼岸哉！[②]

脂批说“此回中凡用梦用幻等字，是提醒阅者眼目，亦是此书立意本旨”，又说原文“乐极悲生，人非物换，究竟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这“四句乃一部之总纲”。这是什么意思呢？红楼之梦犹如《金刚经》中“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一样转瞬即逝。

> 第　一　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
> 后来，又不知过了几世几劫，因有个空空道人访道求仙，忽从这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经过，忽见一大块石上字迹分明，编述历历。

空空道人的“空空”二字也是源于佛教思想。空空，是大乘佛教般若思想中的十八空之一，空之亦空曰“空空”。《大智度论》卷四十六中说：“何等为空空？一切法空，是空亦空，是名空空。”

傅山在《金刚经注》中说“人法两空”，即“人空”与“法空”，“空空”：

> 人法兩空，無諸妄念。心是衆善之根，人能種得善根，故纔聞經，從一念清淨不染中，眞实际聽信。故五百世後，尚有是人，何況近代乎！[③]

傅山在写给雪峰和尚的送别辞《草草付》中说：

> 若能于六朝花柳裡面討一個真空實相，不妨多作幾首豔詩。

真空：非空之空。实相：事物本质；凡有所相，皆是虚妄。

> 第　一　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
> 从此空空道人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为情僧，改《石头记》为《情

① 《傅山全书》第二册第 70 页
② 《傅山全书》第六册第 299 页
③ 《傅山全书》第六册第 264 页

僧录》。

这句关于色与空的转换的叙述，明显脱胎于《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中“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这句叙述将“情”放在“空”“色”转化的中间起核心作用。

第　一　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出则既明，且看石上是何故事。按那石上书云：

当日地陷东南，这东南一隅有处曰姑苏，有城曰阊门者，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

傅山对《金刚经》的第一句话进行过详细的注解，如下：

《金剛經注・法會因由分第一》

如是我聞：如是，指法。我。是阿難自稱。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一時，指當日。佛者，覺也。舍衛，國名。祇樹，太子所施之樹。長老曾於此給濟孤獨之人，故名給孤獨园。[①]

傅山在注解中提到“阿难”与“当日”。而“当日”是《红楼梦》石头上所书写故事的第一个词。《红楼梦》的开篇“按那石上书云：当日地陷东南……”的句式与《金刚经》的开篇“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非常类似。

《金刚经》等佛经经典都是以“如是我闻”与听到的经文构成。“如是我闻”的意思是：“阿难我听佛是这么说的。”表示经的内容是阿难亲见亲闻佛说，是真实有据的。《红楼梦》全书由楔子故事与石头上书写的故事构成。《红楼梦》的这种结构类似于《金刚经》的结构。《红楼梦》中石头上的故事都是石头入世后亲眼所见亲耳所听而来，如第四回中说“石头亦曾抄写了一张”。傅山有号“石头”。石头犹如阿难一样为见闻述说者，空空道人抄录《石头记》犹如经典的结集者将阿难诵出佛经抄录为《金刚经》。傅山别号“朱衣道人”。

脂批中专门提及“此书立意本旨”与“一部之总纲”，隐面下，这暗示《红楼梦》就犹如《金刚经》。其立意本旨在于通过《红楼梦》觉悟众生,让众生认识到皇权专制制度是一切罪恶之源,从而将来可借众生之手推翻度皇权专制制度而度众生。这就如傅山在《金刚经注》中阐述《金刚经》的观点说众生自度：

衆生自性，本來是佛。衆生自性自度，佛言:「我何功哉？」故曰实無衆生得滅度者。[②]

傅山有一枚闲章传世，上刻“我是如来最小之弟”两列八字。“我是如来最小之弟”是指阿难，出自《楞严经》卷一：“尔时阿难，在大众中，即从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我是如来最小之弟，蒙佛慈爱，虽今出家，犹恃娇怜，所以多闻，未得无漏。”

《红楼梦》犹如《金刚经》。《金刚经》是阿难诵出佛经抄录集结的文字。《红楼梦》是傅山经历了大明亡国之痛后探析大明覆亡原因而形成的文字。傅山的“我是如来最小之弟”

① 《傅山全书》第六册第 257 页

② 《傅山全书》第六册第 260 页

闲章犹如他留下的线索，暗示傅山之于《红楼梦》犹如阿难之于《金刚经》。

在第四十二回薛宝钗说“男人们读书明理，辅国治民，这便好了”旁有【蒙侧批：作者一片苦心，代佛说法，代圣讲道，看书者不可轻忽。】这个“代佛说法，代圣讲道”让人联想到阿难。

傅山不但著有《金刚经注》一书，还有书法作品小楷《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传世。

第　二　回　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忽信步至一山环水旋、茂林深竹之处，隐隐的有座庙宇，门巷倾颓，墙垣朽败，门前有额，题着“智通寺”三字，门旁又有一副旧破的对联，曰：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雨村看了，因想到：这两句话，文虽浅近，其意则深。我也曾游过些名山大刹，倒不曾见过这话头，其中想必有个翻过筋斗来的亦未可知，何不进去试试？想着走入，只有一个龙钟老僧在那里煮粥。雨村见了，便不在意。及至问他两句话，那老僧既聋且昏，齿落舌钝，所答非所问。

智通寺。智通，谐音亡国“之痛”。

第　五　回　贾宝玉神游太虚境　警幻仙曲演红楼梦

正在犹豫之间，忽见警幻后面追来，告道：“快休前进，作速回头要紧！”宝玉忙止步问道：“此系何处？”警幻道：“此即迷津也。深有万丈，遥亘千里，中无舟楫可通，只有一个木筏，乃木居士掌舵，灰侍者撑篙，不受金银之谢，但遇有缘者渡之。尔今偶游至此，设如堕落其中，则深负我从前谆谆警戒之语矣。”

傅山在《金刚经注》中说：

以筏濟川，既濟，捨筏而去。以法伏心，既伏，捨法而去。法本無法，則非法亦常捨也。

佛謂我所說之法，譬如渡水之船然，未濟須用以渡之，一登彼岸，卽棄而不用矣，豈可常守之也！[①]

第五回与傅山都提到了佛经中常用的“筏”。

第　七　回　送宫花贾琏戏熙凤　宴宁府宝玉会秦钟

只见惜春正同水月庵的小姑子智能儿一处顽笑，见周瑞家的进来，惜春便问他何事。

水月庵。

第一十二回　王熙凤毒设相思局　贾天祥正照风月鉴

当下，代儒料理丧事，各处去报丧。三日起经，七日发引，寄灵于铁槛寺，日后带回原籍。

铁槛寺。

第一十五回　王凤姐弄权铁槛寺　秦鲸卿得趣馒头庵

即今秦氏之丧，族中诸人皆权在铁槛寺下榻，独有凤姐嫌不方便，因而早遣人来和馒头庵的姑子

[①] 《傅山全书》第六册第 264 页

净虚说了，腾出两间房子来作下处。

铁槛寺。馒头庵。

第一十五回　王凤姐弄权铁槛寺　秦鲸卿得趣馒头庵

净虚听了，打去妄想，半晌叹道："虽如此说，张家已知我来求府里，如今不管这事，张家不知道没工夫管这事，不希罕他的谢礼，倒像府里连这点子手段也没有的一般。"凤姐听了这话，便发了兴头，说道："你是素日知道我的，从来不信什么是阴司地狱报应的，凭是什么事，我说要行就行。你叫他拿三千银子来，我就替他出这口气。"老尼听说，喜不自禁，忙说："有！有！这个不难。"

净虚作为佛教出家人，竟然用激将法让王熙凤承揽张家之事，最终害死两条人命。由此可见作书人对于佛教弟子甚至佛学中存在的糟粕是持批判态度的。

傅山在杂记中的"不要被瞎话瞒蔽"条下说：

南无虚空藏菩萨宗门下事，亦不可不留心，但不得令瞎话瞒蔽。若自己有见地了，饶他奇奇怪怪，却是糟粕。何则？我又有一种张眉竖拂作用，所以者个事套他不得。案可翻，不可袭。即有袭者，语言之际，颠倒亦复不同。从来不知瞎喝瞎打出了多少笑话，造了多少黑业，到如今日胜一日。[①]

即，要抛弃佛学中的糟粕，不要被瞎话瞒蔽。

第一十八回　林黛玉误剪香囊袋　贾元春归省庆元宵

又有林之孝家的来回："采访聘买的十个小尼姑、小道姑都有了，连新作的二十分道袍也有了。外有一个带发修行的，本是苏州人氏，祖上也是读书仕宦之家。因生了这位姑娘自小多病，买了许多替身儿皆不中用，到底这位姑娘亲自入了空门，方才好了，所以带发修行，今年才十八岁，法名妙玉。如今父母俱已亡故，身边只有两个老嬷嬷，一个小丫头伏侍。文墨也极通，经文也不用学了，模样儿又极好。因听见长安都中有观音遗迹并贝叶遗文，去岁随了师父上来，现在西门外牟尼院住着。他师父极精演先天神数，于去冬圆寂了。妙玉本欲扶灵回乡的，他师父临寂遗言，说他'衣食起居不宜回乡，在此静居，后来自有你的结果'。所以他竟未回乡。"王夫人不等回完，便说："既这样，我们何不接了他来。"

妙玉是带发修行的尼姑，入了空门，住在牟尼院。

第二十二回　听曲文宝玉悟禅机　制灯迷贾政悲谶语

宝玉细想这句趣味，不禁大哭起来，翻身起来至案，遂提笔立占一偈云：你证我证，心证意证。是无有证，斯可云证。无可云证，是立足境。

偈，佛经中的唱词。

三人拍手笑道："这样钝愚，还参禅呢。"黛玉又道："你那偈末云：'无可云证，是立足境。'固然好了，只是据我看，还未尽善。我再续两句在后。"因念云："无立足境，是方干净。"宝钗道："实在这方悟彻。当日南宗六祖惠能，初寻师至韶州，闻五祖弘忍在黄梅，他便充役火头僧。五祖欲求法嗣，

[①] 《傅山全书》第三册第 369 页

令徒弟诸僧各出一偈。上座神秀说道：‘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彼时惠能在厨房碓米，听了这偈，说道：‘美则美矣，了则未了。’因自念一偈曰：‘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尘埃？‘五祖便将衣钵传他。今儿这偈语，亦同此意了。只是方才这句机锋，尚未完全了结，这便丢开手不成？“黛玉笑道：”彼时不能答，就算输了，这会子答上了也不为出奇。只是以后再不许谈禅了。连我们两个所知所能的，你还不知不能呢，还去参禅呢。“宝玉自己以为觉悟，不想忽被黛玉一问，便不能答，宝钗又比出“语录”来，此皆素不见他们能者。自己想了一想：”原来他们比我的知觉在先，尚未解悟，我如今何必自寻苦恼。“想毕，便笑道：”谁又参禅，不过一时顽话罢了。“说着，四人仍复如旧。

薛宝钗讲的六祖惠能的故事，提及出自《六祖坛经》中的偈：“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这首偈与《金刚经》相呼应，因为禅宗六祖惠能认为《金刚经》的宗旨为“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这首偈，还有更深的含义。明朝为朱姓王朝，朱，即赤心木，为树。薛宝钗的原型为清太宗皇太极。薛宝钗借“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对“树”即“朱”进行了否定，对“明”进行了否定。朱棣本来只是燕王而非太子，篡位成为明成祖，最后大明在其子孙崇祯帝朱由检手中覆亡，其结局就如一僧所说的“到头一梦、万境归空”。大清在崇祯十七年（1644 年）取代了大明，然后覆灭南明。大明的最终结局为空，犹如“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

傅山著有《二十三僧纪略》。

第二十五回　魇魔法姊弟逢五鬼　红楼梦通灵遇双真

可巧王夫人见贾环下了学，便命他来抄个《金刚咒》唪诵唪诵。

朱棣在永乐九年编制了《御制大乘经咒》一书。经卷首有御制经赞，卷中有朱棣在永乐九年与永乐十年的御制序五则，卷一收录有《心经》与《金刚经》诸经，卷四的真言咒汇编中就有《金刚心咒》。

傅山有楷书《心经》、楷书《金刚经》等书法作品传世。在其为慈明居士书写的楷书《金刚经》作品中，其经文正文结束后有《秽迹金刚神咒》，约五十字。

王夫人的原型为明成祖朱棣。贾环是赵姨娘所生。贾环的原型为李自成的农民军王印。念《金刚心咒》的作用为忏悔生德。念《秽迹金刚神咒》的作用为除秽降魔。从这两咒的作用以及王夫人与贾环的原型之间的关系来看，王夫人让贾环抄的《金刚咒》应指《秽迹金刚神咒》。隐面下，赵姨娘的原型为农民军领袖大顺皇帝李自成；李自成相对于明成祖朱棣，犹如赵姨娘之于王夫人，为秽为魔；明成祖朱棣为其皇位永传子孙之梦，当然希望除秽降魔。

傅山亲自抄写过《秽迹金刚神咒》。傅山明确记录其抄写《金刚经》的目的就是为了“持诵”。这与“抄个《金刚咒》唪诵唪诵”的情节完全一致。

第二十五回　魇魔法姊弟逢五鬼　红楼梦通灵遇双真

贾政道：“倒有两个人中邪，不知你们有何符水？”那道人笑道：“你家现有希世奇珍，如何还问我们有符水？”贾政听这话有意思，心中便动了，因说道：“小儿落草时虽带了一块宝玉下来，上面说能除邪祟，谁知竟不灵验。”那僧道：“长官你那里知道那物的妙用。只因他如今被声色货利所迷，故不

灵验了。你今且取他出来，待我们持颂持颂，只怕就好了。”

傅山在《金刚经注》中转述说：

《金剛經注・福智無比分第二十四》

五祖曰：自性若迷，佛何可救？六祖曰：乘船求寶，不知自身是寶，言世人修身不修性。徒施寶以求福也。[①]

书中贾政求符水，不知贾宝玉自身佩戴的通灵宝玉就是“希世奇珍”。傅山转六祖的话说 “乘船求宝，不知自身是宝”。两处的观点相似。

第二十五回　魘魔法姊弟逢五鬼　红楼梦通灵遇双真

宝钗笑道：“我笑如来佛比人还忙：又要讲经说法，又要普渡众生；这如今宝玉，凤姐姐病了，又烧香还愿，赐福消灾；今才好些，又管林姑娘的姻缘了。你说忙的可笑不可笑。”

如来佛成了被嘲笑的对象，是因为佛学理论中存在自相矛盾之处。

傅山肯定佛学中存在的合理部分，又指出其理论中的矛盾之处与不合理之处。傅山在《金刚经批注》中说：“分明有身，不是如来。如来舍身，又安在哉？[②]”即指出佛家实相非相说是自相矛盾的。

傅山还“笑”过“佛独自一个忙乱个整死”。

第三十六回　绣鸳鸯梦兆绛芸轩　识分定情悟梨香院

回目点“梦”字。

第四十一回　贾宝玉品茶拢翠庵　刘姥姥醉卧怡红院

宝玉笑道：“常言‘世法平等’，他两个就用那样古玩奇珍，我就是个俗器了。”

贾宝玉所说的“世法平等”，出自《金刚经》中的“是法平等，无有高下”，将“是”改为了“世”，更加容易理解。

傅山在《杜遇余论》一文中说“法本法无法，法尚应舍，何况非法？非法非非法，如此知，如此见，如此信。解不生法相，一切诗文之妙，与求作佛者界境最相似。”

傅山著有《金刚经批注》。

第七十七回　俏丫鬟抱屈夭风流　美优伶斩情归水月

当下因八月十五日各庙内上供去，皆有各庙内的尼姑来送供尖之例，王夫人曾于十五日就留下水月庵的智通与地藏庵的圆心住两日，至今日未回，听得此信，巴不得又拐两个女孩子去作活使唤，因都向王夫人道：“咱们府上到底是善人家。因太太好善，所以感应得这些小姑娘们皆如此。虽说佛门轻

① 《傅山全书》第六册第 292 页
② 《傅山全书》第六册第 263 页

易难入，也要知道佛法平等。我佛立愿，原是一切众生无论鸡犬皆要度他，无奈迷人不醒。若果有善根能醒悟，即可以超脱轮回。所以经上现有虎狼蛇虫得道者就不少。如今这两三个姑娘既然无父无母，家乡又远，他们既经了这富贵，又想从小儿命苦入了这风流行次，将来知道终身怎么样，所以苦海回头，出家修修来世，也是他们的高意。太太倒不要限了善念。”

“我佛立愿，原是一切众生无论鸡犬皆要度他，无奈迷人不醒。若果有善根能醒悟，即可以超脱轮回”，这句话的依据为《金刚经》：“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

虎，《贤愚经》中的《摩诃萨埵以身施虎品》讲述了印度王子为救幼虎而舍身饲虎的故事。

狼，《地藏菩萨本愿经》中列出的种种地狱中有“火狼地狱”。

蛇，《金光明最胜王经》中说“于此四种毒蛇中，地水二蛇多沉下；风火二蛇性轻举，由此乖违众病生。”

虫，《金刚经》中提到的“湿生”指从湿润之地产生的昆虫。

傅山著有《金刚经批注》。

《红楼梦》与傅山道学造诣的关联

第　一　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一日，正当嗟悼之际，俄见一僧一道远远而来，生得骨格不凡，丰神迥别，说笑笑来至峰下，坐于石边高谈快论。先是说些云山雾海神仙玄幻之事，后便说到红尘中荣华富贵。

一道随一僧出场，“骨骼不凡，丰神迥异”，他没有显示出像一僧的法力，仅仅见证石头被一僧变成美玉。

崇祯十七年（1644 年）大明覆亡之后，傅山拜寿阳县五峰山的还阳子郭静中为师，出家为道士，道号真山，以避剃发令。

后来，又不知过了几世几劫，因有个空空道人访道求仙，忽从这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经过，忽见一大块石上字迹分明，编述历历。

从此空空道人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为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

空空道人本来要“访道求仙”，却因为抄录《石头记》后，经历了佛学境界的变化，最后“易名为情僧”。

由于傅山出家为道士后经常穿着红色外衣，人称“朱衣道人”。傅山虽然为道人，却对佛学进行了精深的研究，著有《金刚经注》、《楞严经批注》、《开天经简注》、《五灯会元批注》，《二十三僧纪略》等作品。

第　二　回　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雨村笑道：“……又常对跟他的小厮们说：‘这女儿两个字，极尊贵，极清净的，比那阿弥陀佛，元始天尊的这两个宝号还更尊荣无对的呢！你们这浊口臭舌，万不可唐突了这两个字，要紧。但凡要说时，必须先用清水香茶漱了口才可，设若失错，便要凿牙穿腮等事。’……”

元始天尊是道教崇拜的最高神灵，三清尊神之一。

第　十　回　金寡妇贪利权受辱　张太医论病细穷源

贾珍说道：“我方才到了太爷那里去请安，兼请太爷来家来受一受一家子的礼。太爷因说道：‘我是清净惯了的，我不愿意往你们那是非场中去闹去。你们必定说是我的生日，要叫我去受众人些头，莫过你把我从前注的《阴骘文》给我令人好好的写出来刻了，比叫我无故受众人的头还强百倍呢。……’如此说了又说，后日我是再不敢去的了。且叫来升来，吩咐他预备两日的筵席。”

第一次提到《阴骘文》。《阴骘文》，全称为《文昌帝君阴骘文》，是道教劝善书之一种，结合历史上的真人真事，劝人行善积阴德。此书成书时间在《太上感应篇》之后。

傅山有楷书《文昌帝君阴骘文》书法作品传世。据傅山孙子傅莲苏的文章，傅山曾到文

昌庙得药治好其父之病：

《傳徽君事實》 傳蓮蘇

徽君性至孝，天啓甲子，父離垢先生病劇，醫藥罔效，徽君躬祷順城關文昌廟，蒙帝君賜藥，紅黑十粒，灌之卽愈。[①]

第一十一回　庆寿辰宁府排家宴　见熙凤贾瑞起淫心

正说话间，贾蓉进来，给邢夫人、王夫人、凤姐儿前都请了安，方回尤氏道："方才我去给太爷送吃食去，并回说我父亲在家中伺候老爷们，款待一家子的爷们，遵太爷的话未敢来。太爷听了甚喜欢，说：'这才是。'叫告诉父亲母亲好生伺候太爷太太们，叫我好生伺候叔叔婶子们并哥哥们。还说那《阴骘文》，叫急急的刻出来，印一万张散人。我将此话都回了我父亲了。我这会子得快出去打发太爷们并合家爷们吃饭。"

第二次提到道教劝善书《阴骘文》。

第二十一回　贤袭人娇嗔箴宝玉　俏平儿软语救贾琏

因命四儿剪灯烹茶，自己看一回《南华经》。正看至《外篇·胠箧》一则，其文曰：故绝圣弃知，大盗乃止，擿玉毁珠，小盗不起，焚符破玺，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争，殚残天下之圣法，而民始可与论议。擢乱六律，铄绝竽瑟，塞瞽旷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聪矣；灭文章，散五采，胶离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毁钩绳而弃规矩，擢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

第一次提到《南华经》。道教中奉《庄子》为经典，也称之为《南华真经》或《南华经》。

傅山非常重视老庄之学。傅山著有《庄子翼批注》，常常自命是老庄之徒。如他说："老夫学老庄者也"、"我本徒蒙庄"、"吾师庄先生"、"吾漆园家学"。他还写道："癸巳（1653 年）之冬，自汾州移寓土堂，行李只有《南华经》，时时在目。"傅山还有小楷《逍遥游》、小楷《人间世》等抄写《庄子》篇章的书法作品传世。

宝玉往上房去后，谁知黛玉走来，见宝玉不在房中，因翻弄案上书看，可巧翻出昨儿的《庄子》来。

第一次提到《庄子》。

第二十二回　听曲文宝玉悟禅机　制灯迷贾政悲谶语

正合着前日所看《南华经》上，有"巧者劳而智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又曰"山木自寇，源泉自盗"等语。

第二次提到《南华经》。

第二十九回　享福人福深还祷福　痴情女情重愈斟情

且说贾珍方要抽身进去，只见张道士站在旁边陪笑说道："论理我不比别人，应该里头伺候。只因天气炎热，众位千金都出来了，法官不敢擅入，请爷的示下。恐老太太问，或要随喜那里，我只在这里伺候罢了。"贾珍知道这张道士虽然是当日荣国府国公的替身，曾经先皇御口亲呼为"大幻仙人"，

[①] 《傅山全书》第二十册第 48 页

如今现掌“道录司”印，又是当今封为“终了真人”，现今王公藩镇都称他为“神仙”，所以不敢轻慢。

道录司，明洪武十五年（1382 年）始置，属礼部。朱棣迁都北京后地点在北京烟袋斜街广福观。

第三十一回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双星

湘云听了由不得一笑，说道：“我说你不用说话，你偏好说。这叫人怎么好答言？天地间都赋阴阳二气所生，或正或邪，或奇或怪，千变万化，都是阴阳顺逆。多少一生出来，人罕见的就奇，究竟理还是一样。”翠缕道：“这么说起来，从古至今，开天辟地，都是阴阳了？”湘云笑道：“糊涂东西，越说越放屁。什么‘都是些阴阳’，难道还有个阴阳不成！‘阴’‘阳’两个字还只是一字，阳尽了就成阴，阴尽了就成阳，不是阴尽了又有个阳生出来，阳尽了又有个阴生出来。”

史湘云说阴阳是共存的。傅山在《本草新编 •卷之一　宫集 •人参》中说：“盖天地之道，阳根于阴，阴亦根于阳。无阴则阳不生，而无阳则阴不长，实有至理，非好奇也。”

第五十二回　俏平儿情掩虾须镯　勇晴雯病补雀金裘

宝钗因笑道：“下次我邀一社，四个诗题，四个词题。每人四首诗，四阕词。头一个诗题《咏〈太极图〉》，限一先的韵，五言律，要把一先的韵都用尽了，一个不许剩。”

道教的太极图据传是宋朝的陈抟所创。原叫“无极图”。据史书记载，陈抟曾将“太极图”传给其学生种放，种放以之分别传穆修、李溉等人，后来穆修将“太极图”传给周敦颐。周敦颐写了《太极图说》加以解释。现在我们看到的太极图，就是周敦颐所传的[①]。

第六十三回　寿怡红群芳开夜宴　死金丹独艳理亲丧

家下人说：“老爷天天修炼，定是功行圆满，升仙去了。”尤氏一闻此言，又见贾珍父子并贾琏等皆不在家，一时竟没个着己的男子来，未免忙了。只得忙卸了妆饰，命人先到玄真观将所有的道士都锁了起来，等大爷来家审问。一面忙忙坐车带了赖升一干家人媳妇出城。又请太医看视到底系何病。大夫们见人已死，何处诊脉来，素知贾敬导气之术总属虚诞，更至参星礼斗，守庚申，服灵砂，妄作虚为，过于劳神费力，反因此伤了性命的。如今虽死，肚中坚硬似铁，面皮嘴唇烧的紫绛皱裂。便向媳妇回说：“系玄教中吞金服砂，烧胀而殁。”众道士慌的回说：“原是老爷秘法新制的丹砂吃坏事，小道们也曾劝说‘功行未到且服不得’，不承望老爷于今夜守庚申时悄悄的服了下去，便升仙了。这恐是虔心得道，已出苦海，脱去皮囊，自了去也。”

玄真观。

“导气之术”、“参星礼斗”、“守庚申”、“服灵砂”都是道家修炼的专门术语。道教认为北斗星君掌消灾解厄，南斗星君掌延寿施福。所以，拜斗是一种为人消灾解厄、祈福延寿的科仪，亦称之为朝真礼斗。守庚申亦称“守三尸”。

《太上感应篇》说：“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庚申日，辄上诣天曹，言人罪过。”也就是说，庚申日是身中三尸神上天报告人善恶的日子，修仙之人，恐三尸神在天庭打自己的小报告，所以庚申日，彻夜不眠，使三尸神没有机会上天庭，这样天庭就不知道自己的过错了。

[①] zh.wikipedia.org/wiki/太極圖

第七十三回　痴丫头误拾绣春囊　懦小姐不问累金凤

迎春劝止不住，自拿了一《太上感应篇》来看。

《太上感应篇》为道教经典，在明清时流行，内容主要是劝人作善。

第八十回　美香菱屈受贪夫棒　王道士胡诌妒妇方

正说着，贾母打发人来找宝玉，说："明儿一早往天齐庙还愿。"宝玉如今巴不得各处去逛逛，听见如此，喜的一夜不曾合眼，盼明不明的。次日一早，梳洗穿带已毕，随了两三个老嬷嬷坐车出西城门外天齐庙来烧香还愿。这庙里已是昨日预备停妥的。宝玉天生性怯，不敢近狰狞神鬼之像。这天齐庙本系前朝所修，极其宏壮。如今年深岁久，又极其荒凉。里面泥胎塑像皆极其凶恶，是以忙忙的焚过纸马钱粮，便退至道院歇息。

天齐庙。道院。

这老王道士专意在江湖上卖药，弄些海上方治人射利，这庙外现挂着招牌，丸散膏丹，色色俱备，亦长在宁荣两宅走动熟惯，都与他起了个浑号，唤他作"王一贴"，言他的膏药灵验，只一贴百病皆除之意。

王一贴道士卖药。

朱衣道人傅山曾卖药。邓之诚在《傅青主逸事》一文中记载："太原古晋阳，城中有傅先生卖药处，竖牌「卫生堂药饵」五字，为先生笔，字大如斗，端方圆正，逼真鲁公书。[①]"傅山还著有《傅青主女科》、《本草新编》等大量医学著作。

[①] 《傅山全书》第二十册第 69 页

《红楼梦》与傅山诗文造诣的关联

小说中按情节所需嵌入了各种文体，如诗、词、曲、歌、谣、谚、赞、诔、偈语、辞赋、联额、书启、灯谜、酒令、骈文、拟古文……等等。就诗而言，就有五绝、七绝、五律、七律、排律等，还有谜语诗、打油诗、联句体等。

这表明作书人除了能创作小说外，还必须具备创作其它多种文体的能力。

第　一　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从此空空道人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为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

佛教经典《心经》的起始两句为：“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这里明确指出了色与空的关系。

空空道人境界的提升是按照空－色－情－色－空的路径，强调了其中情所起的核心作用。最后改名情僧更是直接把“情”字放入名号中，可见作书人对情的重视。

傅山强调情在文艺创作中的核心作用。他说“文者，情之动也；情者，文之机也。文乃性情之华，情动中而发于外。是故情深而文精，气盛而化神，才挚而气盈，气取盛而才见奇。[①]”

第　五　回　贾宝玉神游太虚境　警幻仙曲演红楼梦

说毕 ，回头命小丫鬟取了《红楼梦》原稿来，递与宝玉。宝玉接来，一面目视其文，一面耳聆其歌曰：[红楼梦引子] 开辟鸿蒙，谁为情种？都只为风月情浓。趁着这奈何天，伤怀日，寂寥时，试遣愚衷。因此上，演出这怀金悼玉的《红楼梦》。……

贾宝玉看暗示十二钗命运的《红楼梦》曲。

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杨妃戏彩蝶　埋香冢飞燕泣残红

宝玉心下想道：“这不知是那房里的丫头，受了委曲，跑到这个地方来哭。”一面想，一面煞住脚步，听他哭道是：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

林黛玉作《葬花吟》。

第四十八回　滥情人情误思游艺　慕雅女雅集苦吟诗

黛玉道：“正是这个道理。词句究竟还是末事，第一立意要紧。若意趣真了，连词句不用修饰，自是好的，这叫做‘不以词害意’。”香菱笑道：“我只爱陆放翁的诗‘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说的真有趣！”黛玉道：“断不可学这样的诗。你们因不知诗，所以见了这浅近的就爱，一入了这

[①] 《傅山全书》第二册《文训》

个格局，再学不出来的。你只听我说，你若真心要学，我这里有《王摩诘全集》，你且把他的五言律读一百首，细心揣摩透熟了，然后再读一二百首老杜的七言律，次再李青莲的七言绝句读一二百首。肚子里先有了这三个人作了底子，然后再把陶渊明、应玚、谢、阮、庾、鲍等人的一看。你又是一个极聪敏伶俐的人，不用一年的工夫，不愁不是诗翁了！”香菱听了，笑道：“既这样，好姑娘，你就把这书给我拿出来，我带回去夜里念几首也是好的。”黛玉听说，便命紫鹃将王右丞的五言律拿来，递与香菱，又道：“你只看有红圈的都是我选的，有一首念一首。不明白的问你姑娘，或者遇见我，我讲与你就是了。”

林黛玉谈做诗的方法。

傅山好友戴廷拭著《叙霜红龛诗略》记载了傅山对诗理的描述：“余尝问诗于公他先生，先生曰：「我非诗人。」余疑之。而窃读其诗，支离神胜，而不得其解，缺然太息，先生岂欺我哉？先生非诗人也？无何，而复闻先生之言曰：「诗无才则不高，不博则不典，无气则不厚，无力则不雄，不藻彩则不艳，不老则不淡，不淡则不远；无性则不真，无情则不风流；无理则倍，重理则腐；无格则野，变化则神，神非内非外，非离非合。」余闻之，疑固在也。急取先生之诗赞之，横口之所言，时高时典，时雄时厚，时老时艳，时淡时远；至性至情，纯乎风流而未尝无格；遇使我得，过使我失；晦明之间，云蒸龙变，美人满堂，而目成者，知其神之所在，先生殆欺我战！[①]”

第七十回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云偶填柳絮词

宝玉一壁走，一壁看那纸上写着《桃花行》一篇，曰：桃花帘外东风软，桃花帘内晨妆懒。……

林黛玉作《桃花行》。

第七十八回　老学士闲征姽婳词　痴公子杜撰芙蓉诔

所以都要作一首《姽婳词》，以志其忠义。

宝玉只得念了一句，道是：恒王好武兼好色，贾政写了看时，摇头道：“粗鄙。”

贾宝玉作《姽婳词》。

第七十八回　老学士闲征姽婳词　痴公子杜撰芙蓉诔

想了一想，“如今若学那世俗之奠礼，断然不可；竟也还别开生面，另立排场，风流奇异，于世无涉，方不负我二人之为人。况且古人有云：‘潢污行潦，苹蘩蕴藻之贱，可以羞王公，荐鬼神。’原不在物之贵贱，全在心之诚敬而已。此其一也。二则诔文挽词也须另出己见，自放手眼，亦不可蹈袭前人的套头，填写几字搪塞耳目之文，亦必须洒泪泣血，一字一咽，一句一啼，宁使文不足悲有余，万不可尚文藻而反失悲戚。况且古人多有微词，非自我今作俑也。奈今人全惑于功名二字，尚古之风一洗皆尽，恐不合时宜，于功名有碍之故。我又不希罕那功名，不为世人观阅称赞，何必不远师楚人之《大言》、《招魂》、《离骚》、《九辩》、《枯树》、《问难》、《秋水》、《大人先生传》等法，或杂参单句，或偶成短联，或用实典，或设譬寓，随意所之，信笔而去，喜则以文为戏，悲则以言志痛，辞达意尽为止，何必若世俗之拘拘于方寸之间哉。”

贾宝玉说“宁使文不足悲有余，万不可尚文藻而反失悲戚”。

[①] 《傅山全书》第二十册第 93 页

傅山说书法“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即突出真性情。

宝玉本是个不读书之人，再心中有了这篇歪意，怎得有好诗文作出来。他自己却任意纂著，并不为人知慕，所以大肆妄诞，竟杜撰成一篇长文，用晴雯素日所喜之冰鲛縠一幅楷字写成，名曰《芙蓉女儿诔》，前序后歌。又备了四样晴雯所喜之物，于是夜月下，命那小丫头捧至芙蓉花前。先行礼毕，将那诔文即挂于芙蓉枝上，乃泣涕念曰：维太平不易之元，蓉桂竞芳之月，无可奈何之日，怡红院浊玉，谨以群花之蕊，冰鲛之縠，沁芳之泉，枫露之茗，四者虽微，聊以达诚申信，乃致祭于白帝宫中抚司秋艳芙蓉女儿之前曰：窃思女儿自临浊世，迄今凡十有六载。……

贾宝玉作《芙蓉女儿诔》。

《傅山全书》前三册与第十一册中收录了傅山创作的各种文体，如下所示。

第一册：

卷 1	赋
卷 2	乐府
卷 3-6	五言古诗
卷 7	七言古诗
卷 8-11	五言律诗
卷 12	七言律诗
卷 13	排律
卷 14	五言绝句
卷 15-16	七言绝句
卷 17	杂诗
卷 18	对联

第二册：

卷 19	传
卷 20	叙
卷 21	书后
卷 22	题跋
卷 23	寿序 墓铭 哀辞
卷 24	记
卷 25	碑碣
卷 26	疏引
卷 27-30	书札
卷 31	家训
卷 32-35	杂文

第三册：

卷 36	读书笔记
卷 37-46	杂记

第十一册：

卷 156-157　　傅史

卷 158　　剧本

《红楼梦》每回皆有批语，总计几千条。脂批的批语也是一种特殊的文体形式。《傅山全书》从第五册到第十册收录的都是傅山的几十部批注类著作。傅山曾在给好友戴廷栻的书信中说“但照有黑圈者，再抄一本来，好略加一二批语。[①]”

傅山极为重视以文章将思想传世，他在《杂训》中说：“人无百年不死之人，所留在天地间，可以增光岳之气，表五行之灵者，只此文章耳。念之！念之！[②]”

傅山极为重视文章的创造性，他在《哭子诗·哭文九》中说：“法本法无法，吾家文所来。法家谓之野，不野胡为哉！……一扫书袋陋，大刀阔斧裁。号令自我发，文章自我开。[③]”

[①] 《傅山全书》第二册第 195 页

[②] 《傅山全书》第二册第 259 页

[③] 《傅山全书》第一册第 345 页

《红楼梦》与傅山杜甫诗造诣的关联

傅山对杜甫诗研究精深，著有《重刊千家诗杜诗批注》、《杜诗通批注》、《杜诗韵字归部》。书中有多处诗句化自杜甫诗句。

第一十八回　林黛玉误剪香囊袋　贾元春归省庆元宵

贾妃看道：

有凤来仪　臣宝玉谨题

秀玉初成实，堪宜待凤凰。 ……

“堪宜待凤凰”，杜甫《江亭王阆州筵饯萧遂州》中有“川路风烟接，俱宜下凤凰。”傅山在《杜诗韵字归部》将“俱宜下凤凰”归入“凰”字韵下[①]。

傅山在《重刊千家注杜诗批注》中对杜甫的诗《江亭王阆州筵饯萧遂州》有两处批注：

江亭王阆州筵饯萧遂州

墨筆眉批:「陽。」

詩末注:「洙曰 : 覽德燭有下之。」墨筆改「有」爲「而」。[②]

江亭王阆州筵饯萧遂州

「二天開寵餞」。硃筆旁批:「平平。」[③]

第二十二回　听曲文宝玉悟禅机　制灯迷贾政悲谶语

只见后面写着七言律诗一首，却是宝钗所作，随念道：朝罢谁携两袖烟，琴边衾里总无缘。 ……

“朝罢谁携两袖烟”，杜甫《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中有“朝罢香烟携满袖，诗成珠玉在挥毫。”傅山有书法作品《杜甫和贾舍人早朝诗、贾舍人早朝大明宫诗》传世，其中就有这句。隐面下，贾府的原型正是大明皇宫。

傅山在《重刊千家注杜诗批注》中对杜甫的诗《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有批注：

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

题上墨筆眉批:「七律。」[④]

第二十五回　魘魔法姊弟逢五鬼　红楼梦通灵遇双真

信步出来，看阶下新迸出的稚笋，【甲戌侧批：妙妙！“笋根稚子无人见”，今得颦儿一见，何幸如之。】

① 《傅山全书》第十一册第 92 页
② 《傅山全书》第十册第 356 页
③ 《傅山全书》第十册第 386 页
④ 《傅山全书》第十册第 273 页

批语中“笋根稚子无人见”出自杜甫《绝句漫兴》一诗中的“笋根稚子无人见，沙上凫雏傍母眠”。

第三十八回 林潇湘魁夺菊花诗　薛蘅芜讽和螃蟹咏

种菊　怡红公子

……

冷吟秋色诗千首，醉酌寒香酒一杯。

杜甫《不见》诗中有“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

傅山在《重刊千家注杜诗批注》中对杜甫的诗《不见》有批注：

不見

自注:「近無李白消息。」墨筆眉批「李太白。」又墨筆眉批:「灰。」[①]

第四十八回　滥情人情误思游艺　慕雅女雅集苦吟诗

这里有《王摩诘全集》，你且把他的五言律读一百首，细心揣摩透熟了，然后再读一二百首老杜的七言律，次再李青莲的七言绝句读一二百首。

老杜，即杜甫。

一日，黛玉方梳洗完了，只见香菱笑吟吟的送了书来，又要换杜律。

杜律，杜甫的律诗。唐人七律之中，以杜甫的成就最高。

香菱又逼着黛玉换出杜律来，又央黛玉探春二人:“出个题目，让我诌去，诌了来，替我改正。”

杜律。

第四十九回 琉璃世界白雪红梅　脂粉香娃割腥啖膻

若使得，我便还学；若还不好，我就死了这作诗的心了。【蒙侧批：说“死了心不学”方是才人“语不惊人死不休”本怀!】

批语中引用的“语不惊人死不休”出自杜甫的七言律诗《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

第四十九回　琉璃世界白雪红梅　脂粉香娃割腥啖膻

一个香菱没闹清，偏又添了你这么个话口袋子，满嘴里说的是什么：怎么是杜工部之沈郁，韦苏州之淡雅，又怎么是温八叉之绮靡，李义山之隐僻。

杜工部，杜甫。《杜工部集》是杜甫的诗文集，因杜甫曾任检校工部员外郎，因而得名杜工部。

第五十一回　薛小妹新编怀古诗　胡庸医乱用虎狼药

[①] 《傅山全书》第十册第 284 页

众人闻得宝琴将素习所经过各省内的古迹为题，作了十首怀古绝句，内隐十物，皆说这自然新巧。都争着看时，只见写道是：

赤壁怀古　其一
赤壁沉埋水不流，徒留名姓载空舟。
喧阗一炬悲风冷，无限英魂在内游。

交趾怀古　其二
铜铸金镛振纪纲，声传海外播戎羌。
马援自是功劳大，铁笛无烦说子房。

钟山怀古　其三
名利何曾伴汝身，无端被诏出凡尘。
牵连大抵难休绝，莫怨他人嘲笑频。

淮阴怀古　其四
壮士须防恶犬欺，三齐位定盖棺时。
寄言世俗休轻鄙，一饭之恩死也知。

广陵怀古　其五
蝉噪鸦栖转眼过，隋堤风景近如何。
只缘占得风流号，惹得纷纷口舌多。

桃叶渡怀古　其六
衰草闲花映浅池，桃枝桃叶总分离。
六朝梁栋多如许，小照空悬壁上题。

青冢怀古　其七
黑水茫茫咽不流，冰弦拨尽曲中愁。
汉家制度诚堪叹，樗栎应惭万古羞。

马嵬怀古　其八
寂寞脂痕渍汗光，温柔一旦付东洋。
只因遗得风流迹，此日衣衾尚有香。

蒲东寺怀古　其九
小红骨贱最身轻，私掖偷携强撮成。
虽被夫人时吊起，已经勾引彼同行。

梅花观怀古　其十
不在梅边在柳边，个中谁拾画蝉娟。
团圆莫忆春香到，一别西风又一年。

此处录了薛宝琴十首古迹怀古绝句。杜甫有《咏怀古迹五首》组诗，这五首诗分别吟咏

了庾信、宋玉、王昭君、刘备、诸葛亮等人在长江三峡一带留下的古迹。

李纨又道："……及至看《广舆记》上，不止关夫子的坟多，自古来有些名望的人，坟就不少，无考的古迹更多。……"

李纨看过《广舆记》，说明作书人熟悉《广舆记》。傅山在《重刊千家注杜诗批注》中不但提到《广舆记》，还直接录了其中的两句话：

「大历五年庚戌。」硃筆眉批:「广舆记：衡洲府流寓云：公避亂耒陽，嘗至岳廟，阻暴水，旬日不得食。聂令具舟迎之，餽以牛炙白酒，大醉，一夕卒。」[①]

第六十二回　憨湘云醉眠芍药茵　呆香菱情解石榴裙

湘云便说道：奔腾而砰湃，江间波浪兼天涌，须要铁锁缆孤舟，既遇着一江风，不宜出行。

"江间波浪兼天涌"，出自杜甫《秋兴・其一》中的一句："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傅山在《杜诗韵字归部》中将"塞上风云接地阴"归入"阴"字韵下[②]。

第七十回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云偶填柳絮词

宝钗笑道："所以你不通。难道杜工部首首只作'丛菊两开他日泪'之句不成！一般的也有'红绽雨肥梅''水荇牵风翠带长'之媚语。"

杜工部，即杜甫。

"丛菊两开他日泪"出自杜甫《秋兴・其一》中的一句："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傅山在《杜诗韵字归部》将"孤舟一系故园心"归入"心"字韵下[③]。此句紧接着上一句"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傅山有行草作品《杜甫秋兴八首手卷》传世，其中有"江间波浪兼天涌"、"丛菊两开他日泪"两句。

傅山在《重刊千家注杜诗批注》中对杜甫的《秋兴八首》有多处批注，还特别指出其中几句"粗浅无味"：

秋興八首

「孤舟一繫故園心」。硃筆旁批:「對不得。」

「匡衡抗疏功名薄」。硃筆旁批:「不必切題。」

「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时。」硃筆眉批:「粗淺無味。」

「西望瑤池降王母」。硃筆旁批:「別有寄托。」[④]

"红绽雨肥梅"，出自杜甫《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中的一句："绿垂风折笋，红绽雨

① 《傅山全书》第十册第 212 页
② 《傅山全书》第十一册第 117 页
③ 《傅山全书》第十一册第 115 页
④ 《傅山全书》第十册第 399 页

肥梅”。傅山在《杜诗韵字归部》将“红绽雨肥梅”归入“梅”字韵下[①]。

傅山在《重刊千家注杜诗批注》中对杜甫的诗《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有多处批注：

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十首
題上墨笔眉批:「五近。」
「銀甲彈箏用，金魚換酒來。」墨筆眉批:「來。」
「憶過楊柳渚，走馬定昆池。」「過」字旁墨筆批:「平。」又墨筆眉批:「過。」
「出門流水住，回首白雲多。」墨筆眉批:「庾信同泰寺詩：晝水流全住，图云色半輕。」又墨筆根批:「出門見流水而住。」
「祇應與朋好，風雨亦來過。」墨筆眉批:「過。」又墨筆尾批:「用志不分，凝于神。」[②]

“水荇牵风翠带长”，出自杜甫《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中的一句：“林花著雨燕支湿，水荇牵风翠带长”。薛宝钗强调的杜甫的后两句诗有“雨”、“水”二字。隐面下的依据为：薛宝钗的原型为大清第一位皇帝清太宗皇太极；大清五行属水。

傅山在《重刊千家注杜诗批注》中对杜甫的诗《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有多处批注：

江畔獨步尋花七絕句
題上硃筆眉批:「七絕。」又墨筆眉批:「陽、眞、麻、先、束、齊、來。」[③]

第七十六回　凸碧堂品笛感凄清　凹晶馆联诗悲寂寞
湘云笑道:“这个鹤有趣，倒助了我了。”因联道：窗灯焰已昏。寒塘渡鹤影，

“寒塘渡鹤影”，杜甫《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中有“蝉声集古寺，鸟影度寒塘。”傅山对此诗有多处批注：

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
題上硃筆眉批:「五近。」又墨筆眉批:「陽。」[④]

第七十八回　老学士闲征姽婳词　痴公子杜撰芙蓉诔
高标见嫉，闺帏恨比长沙；直烈遭危，巾帼惨于羽野。

长沙指贾谊。傅山在《重刊千家注杜诗批注》明确更改原诗注，指明贾谊为长沙王：

寄李十二白二十韻
詩末注:「洙曰：賈誼爲长沙三。」硃筆改「三」爲「王」。[⑤]

除了提到杜甫的诗之外，书中还有四次提到“朱楼”一词，如下：

① 《傅山全书》第十一册第 37 页
② 《傅山全书》第十册第 251 页
③ 《傅山全书》第十册第 313 页
④ 《傅山全书》第十册第 317 页
⑤ 《傅山全书》第十册第 293 页

第　五　回　贾宝玉神游太虚境　警幻仙曲演红楼梦
可叹这，青灯古殿人将老，辜负了，红粉朱楼春色阑。

第一十七回　会芳园试才题对额　贾宝玉机敏动诸宾
贾政听了道:“无知的蠢物！你只知朱楼画栋，恶赖富丽为佳，……”

第二十三回　西厢记妙词通戏语　牡丹亭艳曲警芳心
水亭处处齐纨动，帘卷朱楼罢晚妆。

第五十二回　俏平儿情掩虾须镯　勇晴雯病补雀金裘
宝琴因念道：昨夜朱楼梦，今宵水国吟。 ……

傅山在《重刊千家注杜诗批注》中对杜甫的诗“花动朱楼雪”有批注：

「花動朱樓雪，城疑碧樹煙。」墨筆眉批:「動。」[①]

傅山在《杜诗韵字归部》中将“萧瑟倚朱楼”归入“楼”字韵下[②]，将“花动朱楼雪”归入“雪”字韵下[③]。

傅山在《诗训》一文中高度评价杜甫的诗说：

杜詩不可測之才人，振古一老，亦不得但以詩讀，其中氣化精微，極文士心手之妙，常目在之。[④]

朱楼，隐面下指朱明王朝的北京皇宫。

① 《傅山全书》第十册第 294 页
② 《傅山全书》第十册第 112 页
③ 《傅山全书》第十册第 242 页
④ 《傅山全书》第二册第 245 页

《红楼梦》与傅山音韵学造诣的关联

汉语音韵学研究汉语语音从古至今的变化。脂批是作书人设计的，全书有六处批语指出某字的发音与含义，甚至两处还指出其字出自《谐声字笺》。

第　三　回　金陵城起复贾雨村　荣国府收养林黛玉

大紫檀雕螭案上，设着三尺来高青绿古铜鼎，悬着待漏随朝墨龙大画，一边是金蜼彝，【甲戌侧批：蜼，音垒。周器也。】一边是玻璃盒。【甲戌侧批：盒，音海。盛酒之大器也。】地下两溜十六张楠木交椅。

脂批对“蜼”与“盒”进行注音与注解。

第　五　回　贾宝玉神游太虚境　警幻仙曲演红楼梦

说着亲自展开了西子浣过的纱衾，移了红娘抱过的鸳枕，于是众奶母伏侍宝玉卧好，款款散了，只留袭人、媚人、晴雯、麝月四个丫鬟为伴。

傅山说“文”字即“五”字。隐面下，晴雯的原型为崇祯帝朱由检；“雯”，朱棣推翻建文帝朱允“炆”，即犹如去了“炆”之“火”旁而换为“雨”旁，成“雯”；正是朱棣埋下了属火的大明被属水的大清取代的祸根；崇祯帝朱由检排行第“五”。

第　六　回　贾宝玉初试雨云情　刘姥姥一进荣国府

一家四口，仍以务农为业，因狗儿白日间又作些生计，刘氏又操井臼等事，青板姊妹两个无人看管，狗儿遂将岳母刘姥姥【甲戌双行夹批：音老，出《谐声字笺》。称呼毕肖。】接来一处过活。

脂批对“姥”进行注音。指出其字出自《谐声字笺》。甲戌本此回“刘姥姥”三字本来写作“刘嫽嫽”，后依照《谐声字笺》改为“刘姥姥”。

《谐声字笺》系《谐声品字笺》一书之简称。《谐声品字笺》刊于康熙十六年（1677 年），是一部以声统字的字书，收字 19843 个，由明末清初钱塘人虞德升耗数十年撰写，付梓前由子虞嗣集校准。康熙十六年（1677 年）时傅山七十一岁。在《谐声品字笺》刊出七年后，傅山逝世于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 年），享年七十八岁。

《谐声品字笺 • 十一》中“姥”的条目原文为：

姥：老母也；又天姥，山名；又姓；今江北变作老音，呼外祖母为姥；又呼收生者亦曰姥，亦欲等之外婆也。

收生者，即接生婆。刘姥姥是王板儿的“外祖母”，是王狗儿嫡妻刘氏的“老母”。

那板儿才五六岁的孩子，一无所知，听见刘姥姥带他进城逛去，【甲戌双行夹批：音光，去声。游也。出《谐声字笺》。】便喜的无不应承。

脂批对“逛”进行注音。指出其字出自《谐声字笺》。 批书人如果不是作书人，又如何知道这一点的呢？

第一十七回　会芳园试才题对额　贾宝玉机敏动诸宾

贾政道：“此论极是。且喜今日天气和暖，大家去逛逛。”【庚辰双行夹批：音光，字去声，出《谐声字笺》。】

批语第二次提及《谐声字笺》。

第二十回　王熙凤正言弹妒意　林黛玉俏语谑娇音

二人正说着，只见湘云走来，笑道：“二哥哥，林姐姐，你们天天一处顽，我好容易来了，也不理我一理儿。”黛玉笑道：“偏是咬舌子爱说话，连个‘二’哥哥也叫不出来，只是‘爱’哥哥‘爱’哥哥的。回来赶围棋儿，又该你闹‘幺爱三四五’了。”宝玉笑道：“你学惯了他，明儿连你还咬起来呢。”

这是全书中最突出的关于地方方言的例子。将“二”读作“爱”是山西清徐县的地方方言发音。

傅山曾常住晋祠，清徐县离晋祠不远。

傅山在杂记中有《太原人语多不正》一条，说：

太原人語多不正，最鄙陋惱人。吾少時聽人語，不過百人中一二人耳。今盡爾矣。如酒為九，九為酒；見為箭，箭為見之類，不可勝與辨。有僧學等韻切法，讀等字最熟，而舌不能分之，是知其學切法時，未得變得其鄙陋之音。非切法之鄙陋，是鄙陋切法也。此等錮弊，再沒法救之，與文士之弊一也。[①]

傅山在杂记中有《太原汾州读风为分》一条，说：

太原、汾州讀「風」為「分」，最為鄙也。[②]

第三十七回　秋爽斋偶结海棠社　蘅芜苑夜拟菊花题

那丫头正倚门立着，便说了个“门”字。迎春笑道：“就是门字韵，‘十三元’了。头一个韵定要这‘门’字。”说着，又要了韵牌匣子过来，抽出“十三元”一屉，又命那小丫头随手拿四块。那丫头便拿了“盆”“魂”“痕”“昏”四块来。宝玉道：“这‘盆’‘门’两个字不大好作呢！”

第一次提到“十三元”。

第四十一回　贾宝玉品茶拢翠庵　刘姥姥醉卧怡红院

宝玉会意，知为刘姥姥吃了，他嫌脏不要了。又见妙玉另拿出两只杯来。一个旁边有一耳，杯上镌着“瓠瓟斝”三个隶字，后有一行小真字是“晋王恺珍玩”，又有“宋元丰五年四月眉山苏轼见于秘府”一行小字。妙玉便斟了一斝，递与宝钗。那一只形似钵而小，也有三个垂珠篆字，镌着“点犀盉”。妙玉斟了一□与黛玉。仍将前番自己常日吃茶的那只绿玉斗来斟与宝玉。

① 《傅山全书》第三册第 358 页

② 《傅山全书》第三册第 359 页

妙玉杯子上的字，连用了“瓠瓟舉”与“盉”四个生僻字。

第四十八回　滥情人情误思游艺　慕雅女雅集苦吟诗

一时探春隔窗笑说道：“菱姑娘，你闲闲罢。”香菱怔怔答道：“‘闲’字是‘十五删’的，你错了韵了。”众人听了，不觉大笑起来。

提到“十五删”。

第四十九回　琉璃世界白雪红梅　脂粉香娃割腥啖膻

凤姐儿冷眼觇殽【庚辰：音颠夺,心内忖度也。】岫烟心性为人，竟不象邢夫人及他的父母一样，却是温厚可疼的人。

脂批对“觇殽”一词进行注音注解。

第五十一回　薛小妹新编怀古诗　胡庸医乱用虎狼药

凤姐道：“并不多事。一样的分例，这里添了，那里减了。就便多费些事，小姑娘们冷风朔气的，【庚辰双行夹批：“朔”字又妙！“朔”作韶，北音也，用北音，奇想奇想。】

脂批对“朔”字字音进行注解。

第六十回　茉莉粉替去蔷薇硝　玫瑰露引来茯苓霜

柳五儿的母亲柳家的的哥嫂给了她一包茯苓霜，让她拿回去给柳五儿吃。隐面下的依据为：柳五儿的原型为崇祯帝朱由检；茯苓，谐音“福临”；“吃茯苓”谐音“吃福临”；柳五儿并没有吃茯苓霜。

傅山在改良发明了太原头脑之后，还为经营头脑的店家题写了招牌：清和元。这样人们吃头脑，就是吃清和元头脑。清朝与元朝都是异族统治中原。

吃茯苓与吃清和元头脑，创意异曲而同工。

第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题五美吟　浪荡子情遗九龙佩

雪雁方说道：“……叫我传瓜果去时，又听叫紫鹃将屋内摆着的小琴桌上的陈设搬下来，将桌子挪在外间当地，又叫将那龙文鼏【蒙双行夹批：子之切，小鼎也。】……”

脂批对“鼏”字进行注音与注解。

第七十六回　凸碧堂品笛感凄清　凹晶馆联诗悲寂寞

于是二人起身，便从头数至尽头，止得十三根。湘云道：“偏又是‘十三元’了。这韵少，作排律只怕牵强不能押韵呢。少不得你先起一句罢了。”

这是第二次提到“十三元”。接着，史湘云与林黛玉连用三十多个字做韵脚，即“元繁轩喧媛萱园宣暄坤昆门谖痕根吞奔孙存昏魂盆温鸳扪原蹲屯猿源村烦言”，其中就“误”将

仙韵的“宣”字押了“十三元”，这就呼应了史湘云说十三元“这韵少，作排律只怕牵强不能押韵呢。”

《平水韵》依据唐人用韵情况，把汉字划分成106个韵部，是更早的206韵的《广韵》的一种略本，在宋代以后广泛使用。《平水韵》将最早的韵书《切韵》音系成型的南北朝时期发音押韵但现实语音已经不押韵的“元韵”与“魂痕韵”并作平声第十三元部，也就是所谓的“十三元”。这样就导致文人作诗与科举考试时一不留意就会出错，如元韵的“繁轩言原”和先仙韵的“员缘田年”本来发音可相押，但不符合规则。

此处让书中人物以最易押韵出错“十三元”联诗，又故意设计错韵以反映“十三元”的不合理之处，这表明作书人精通于作诗押韵。

黛玉听了，不禁也起身叫妙，说:“这促狭鬼，果然留下好的。这会子才说‘棔’字，亏你想得出。”湘云道:“幸而昨日看历朝文选见了这个字，我不知是何树，因要查一查。宝姐姐说不用查，这就是如今俗叫作明开夜合的。我信不及，到底查了一查，果然不错。看来宝姐姐知道的竟多。”

史湘云看到书上的“棔”不理解，就要去查。这正是“求甚解”、“析得一疑”。

傅山在杂记中“读书难字过”条下说：

「讀書難字過」是老人眞實話。「 不求甚解」，亦是曠人通識，亦是懶散人自然處。頃見人士以讀書博學自雄者，見其所與致辨為勝，率皆人所易曉，不勞紬繹可知者，輒篡之以自鳴。至於精義奧物，皆置而不論，豈得「難字過」「不求解」與宗耶？①

傅山还在杂记中“读书是学人分内事”条下说：

讀書是學人分內事。析得一疑，闡得一幽，與後進作眼目，則誠有功。專欲指謫前輩之陋，則非矣。況疑義不二，後複有所析闡，則我亦在陋中耶！戒之，戒之！②

傅山还在杂记中“桧树”条下直接提到了史湘云要查的“棔树”：

檜，柏葉松身。不識棔者，謂卽檜。書注:「馬融曰:白棔，是今晉地自有棔樹，鬚似松而皮白，所謂白松也。」柏葉松身之檜，與此迥殊。③

第七十八回　老学士闲征姽婳词　痴公子杜撰芙蓉诔

孰料鸠鸩恶其高，鹰鹯翻遭罟羿；簪蕤妒其臭，茝兰竟被芟鉏！……今犯慈威，复拄杖而遽抛孤匿。及闻楛棺被燹，惭违共穴之盟；……籍葳蕤而成坛畤兮，檠莲焰以烛兰膏耶？……文虺匏以为觯罍兮，漉醨酴以浮桂酮耶？……既宅穸且安稳兮，反其真而复奚化耶？……人语兮寂历，天籁兮篁笙。鸟惊散而飞，鱼唼喋以响。

《芙蓉女儿诔》中用了很多生僻字词，如“罦羿”、“葳蕤”、“被燹”、“瓠匏”、“觯罍”、

① 《傅山全书》第三册第363页
② 《傅山全书》第三册第365页
③ 《傅山全书》第三册第356页

“醼醁”、“窀穸”、“匪篚匪莒”、“篔筜”。作书人必然通晓这些生僻字词的发音与含义，才能熟练运用。这表明作书人拥有深厚的汉字研究功底。

在《傅山致魏一鰲、戴廷栻手札》一书中收录有傅山草书陈右玄《秋诗》长卷，诗三十首，题签下署“木公珍藏”[①]。《秋花》下注“十三元”。《秋空》下注“十五删”。陈右玄为老字号药店大宁堂的奠基人。

《傅山全书》中收录的傅山的批注类作品达四十部以上，即傅山对四十多部典籍做过系统的批注。例如第四册就收录了《石鼓文集注》、《尔雅注疏批注》、《广韵批注》、《六书索隐批注》、《隸释批注》、《经子解》、《周易兼义批注》、《仪礼注疏批注》。例如第五册就收录了《墨子校注》、《管子批注》、《书小楷曾子问批语》、《管子评注》、《鶡冠子精语》、《墨子经简注》、《庄子翼批注》。傅山在这些批注中对大量汉字的读音与含义做了注解。在《墨子校注》中，傅山还对《墨子》一书的文字中的错字、漏字、多字做了大量校正，例如：

> 「今夫天兼天下而愛之，遂萬物以利之。」墨筆根批:「檄，音擊。又古堯切。後有擊字，口吊切，傍擊也。本是一字耳。」

傅山在《家训・韵学训》一文中专门讲了汉字之音韵的问题：

> 險韻在沈訂者，能有多少！須取玉篇、廣韻、今行等韻諸書，擇其純雅有義不犯複者，盡限而押之濫熟，如人用上平前數韻者用之，亦是一種功夫學問。若做詩怕險韻，難道彼韻諸字可不識耶？險之相命，亦不識字人為之耳。若一字不識人，展卷見「東」字亦險也。呵呵！眉、仁識此，眉、仁識此！[②]

傅山在《家训・音学训》一文中专门讲了汉字之字音的问题：

> 讀書之聲死，說話之聲活，歌曲之聲牽就。凡字書曰音，曰反切，曰讀若，皆死法。天然之口音，不在其希微之間。至於呵呀閞闔，順逆輕重，同聲異意，遠近聽別，全在此之口音、彼之耳音，齊通無礙，始知聲音之妙之變，由於聲前、聲中、聲後，皆有然否、直宛、平側、枝遁之氣，掂掇於中也。音切之書，焉能盡之！不過用其死法讀書可耳。[③]

[①] 《傅山致魏一鰲、戴廷栻手札》第 173 页
[②] 《傅山全书》第二册第 246 页
[③] 《傅山全书》第二册第 246 页

《红楼梦》与傅山人名造诣的关联

第　四　回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芦僧乱判葫芦案

石头亦曾抄写了一张，今据石上所抄云：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

书中的四大家族贾、王、薛、史中的贾姓与王姓都与山西有密切关联。

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记载："贾氏出自姬姓。唐叔虞少子公明，康王封之于贾，为贾伯，河东临汾有贾乡，即其地也，为晋所灭，以国为氏。晋公族狐偃之子射姑为晋太师，食邑于贾，亦号贾季。"贾姓形成的两支源头都源自于古代的"贾"地，即现在的山西襄汾县一带，因此有"山西贾氏"一称[①]。

根据史书记载，周武王灭掉商朝以后，定都于镐，历史上称为西周。传二十一世至周灵王（前 571 年至前 545 年在位），国都在成周，即今河南洛阳。周灵王的儿子太子晋（也被称为王子晋或王子侨），因为直谏被废为平民。其子宗敬仍在朝中任司徒之职，当时的人们因其是王族的后代，便称其为"王家"。从此，这支族人就以"王"为姓。传到第八代孙王错拜了魏国将军，姬姓王氏又重新贵显。先秦时期，这支王姓一直活跃于河南洛阳一带。秦末汉初，秦名将王翦的后代，武城侯王离之子王元和王威，为了躲避战乱，分别迁徙到山东琅琊和山西太原，最终发展成了最为著名的琅琊和太原两大王姓望族[②]。

第一十八回　林黛玉误剪香囊袋　贾元春归省庆元宵

又有林之孝家的来回："采访聘买的十个小尼姑、小道姑都有了，连新作的二十分道袍也有了。外有一个带发修行的，本是苏州人氏，祖上也是读书仕宦之家。因生了这位姑娘自小多病，买了许多替身儿皆不中用，到底这位姑娘亲自入了空门，方才好了，所以带发修行，今年才十八岁，法名妙玉。【庚辰双行夹批：妙卿出现。至此细数十二钗，以贾家四艳再加薛林二冠有六，添秦可卿有七，熙凤有八，李纨有九，今又加妙玉仅得十人矣。后有史湘云与熙凤之女巧姐儿者共十二人，雪芹题曰"金陵十二钗"是本宗《红楼梦》十二曲之意。后宝琴、岫烟、李纹、李绮皆陪客也，《红楼梦》中所谓副十二钗是也。又有又副册三断词乃晴雯、袭人、香菱三人，余未多及，想为金钏、玉钏、鸳鸯、苗云、平儿等人无疑矣。观者不待言可知，故不必多费笔墨。】……。"

八十回中，正式出场的人物在一百五十人以上。这些人物大部分都有一个不但在书中，也在现实中独一无二的名字。如金陵十二钗的取名：林黛玉、薛宝钗、贾元春、贾探春、史湘云、妙玉、贾迎春、贾惜春、王熙凤、巧姐、李纨、秦可卿。当读者在讨论这些人物的时候，每个名字就代表了背后独特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不可能与其它书中或生活中的人混淆在一起。书中重要人物的名字皆寓意深刻。

书中有大量丫鬟、侍女，仅点出其名的就有六十多人，如：袭人、媚人、晴雯、绮霰、麝月、檀云、秋纹、碧浪、茜雪、春燕、坠儿、四儿、佳蕙、抱琴、司棋、莲花儿、绣橘、

① zh.wikipedia.org/wiki/贾姓

② zh.wikipedia.org/wiki/王姓

待书、翠墨、蝉姐、入画、彩屏、紫鹃、雪雁、春纤、鸳鸯、琥珀、珍珠、玻璃、翡翠、鹦鹉、靛儿、傻大姐、银蝶、炒豆儿、㐄儿、莺儿、文杏、平儿、小红、丰儿、金钏、玉钏、绣鸾、绣凤、彩云、彩霞、素云、同喜、同贵、缕儿、翠缕、宝珠、瑞珠、娇杏、小螺、善姐、臻儿、篆儿、小吉祥儿、小鹊、小舍儿、宝蟾。这些女子的名字都比较独特，且有鲜明的女子气息。

书中大量采用同音或谐音的手法来暗示更多的信息。例如：大荒山，荒唐也；无稽崖，无稽也；十里街，势利街；仁清巷，人情巷；葫芦庙，糊涂庙；甄士隐，真事隐；贾雨村，假语村；甄费，真废；英莲，应怜；严老爷，炎老爷；霍启，祸起；娇杏，侥幸；元春迎春探春惜春，原应叹息、原因探析；雪，薛；千红一窟，千红一哭；万艳同杯，万艳同悲；余信，愚性；秦钟，情种；詹光，沾光；单聘人，善骗人；秦业，情孽；卜世仁，不是人。

这种不但创造出大量独特人名还赋予部分名字深刻含义的命名手法，表明作书人在人物命名方面有相当高的造诣。

傅山著有三本人名著作《春秋人名韵》、《西汉书姓名韵》、《东汉书姓名韵》。皆以历史人物姓名最后一字为排序依据，为每人立一小传，是专门的传记索引工具书。

傅山著《春秋人名韵》为八百多人编写小传。傅山著《西汉书姓名韵》为五千四百多人编写小传。傅山著《东汉书姓名韵》为四千六百多人编写小传。三书共计一万多人。

傅山熟知大量的历史人物姓名及其传记，因此具备拟定出大量不俗的姓名、有历史背景的姓名的能力。傅山编写过一万多人的分别单独传记，因此具备为重点的一百多人编写合在一起的合传的能力。

> 第一十八回　林黛玉误剪香囊袋　贾元春归省庆元宵
>
> 宝钗见问，悄悄的咂嘴点头笑道：“亏你今夜不过如此，将来金殿对策，你大约连‘赵钱孙李’都忘了呢！唐钱珝咏芭蕉诗头一句‘冷烛无烟绿蜡干’，你都忘了不成？”

在第十八回中，薛宝钗直接提到“赵钱孙李”。在第三十四回中，提到“接着，周瑞媳妇、吴新登媳妇、郑好时媳妇这几个有年纪常往来的，听见宝玉捱了打，也都进来。”这正是“周吴郑”的顺序。百家姓“蒋沈韩杨”后面为“朱秦尤许”。朱，只有第七十二回提到朱大娘。秦，秦可卿。尤，尤氏、尤老娘、尤二姐、尤三姐。隐面下，秦可卿的原型为明成祖朱棣，姓朱。

傅山有大字楷书《百家姓》书法作品传世，其书写的几个大字为：“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褚卫、蒋沈韩杨。”这十六个姓，只有“褚”姓未用，且此字全书都未提到。全书的主要人物的原型正是多为姓“朱”的皇帝。

《红楼梦》与傅山书法造诣的关联

书中出现的书法字体名有：篆书、隶书、楷书，草书。傅山为书法大家，精通篆书、隶书、楷书，草书，皆有书法作品传世，其中以草书最为知名。全祖望在《阳曲傅青主先生事略》中称傅山：“工书，自大小篆，隶以下，无不精，兼工画”。

第　一　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后来，又不知过了几世几劫，因有个空空道人访道求仙，忽从这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经过，忽见一大块石上字迹分明，编述历历。

大块石上刻有字，为碑。

士隐接了看时，原来是块鲜明美玉，上面字迹分明，镌着“通灵宝玉”四字，后面还有几行小字。正欲细看时，那僧便说已到幻境，便强从手中夺了去，与道人竟过一大石牌坊，上书四个大字，乃是“太虚幻境”。两边又有一幅对联，道是：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美玉上镌有字，为印。

这贾雨村原系胡州人氏，也是诗书仕宦之族，因他生于末世，父母祖宗根基已尽，人口衰丧，只剩得他一身一口，在家乡无益。因进京求取功名，再整基业。自前岁来此，又淹蹇住了，暂寄庙中安身，每日卖字作文为生，故士隐常与他交接。

贾雨村卖字为生。

雨村因干过，叹道：“非晚生酒后狂言，若论时尚之学，晚生也或可去充数沽名，只是目今行囊路费一概无措，神京路远，非赖卖字撰文即能到者。”

卖字。

第　二　回　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忽信步至一山环水旋、茂林深竹之处，隐隐的有座庙宇，门巷倾颓，墙垣朽败，门前有额，题着“智通寺”三字，门旁又有一副旧破的对联，曰：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

门额题字与门旁对联。

不想后来又生一位公子，说来更奇，一落胎胞，嘴里便衔下一块五彩晶莹的玉来，上面还有许多字迹，就取名叫作宝玉。

玉上有字，为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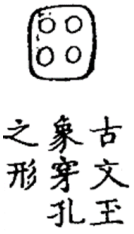
象征皇权帝位传承的传国玺叫宝玺。汉代蔡邕《独断》载：“天子玺以玉螭虎纽。古者尊卑共之……秦以来，天子独以印称玺，又独以玉，群臣莫敢用也。”

第　三　回　金陵城起复贾雨村　荣国府收养林黛玉

【宝玉通灵可爱，天生有眼堪穿。万年幸一遇仙缘，从此春光美满。随时喜怒哀乐，远却离合悲欢。地久天长香影连，可意方舒心眼。】【宝玉衔来，是补天之余，落地已久，得地气收藏，因人而现。其性质内阳外阴，其形体光白温润，天生有眼可穿，故名曰宝玉，将欲得者尽宝爱此玉之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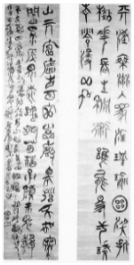
此处两段批语都提到宝玉“天生有眼可穿”。

傅山著有《六书索隐批注》。明杨慎撰《六书索隐》收录了大量古文籀书字，并加以注解。其中第五卷中，有一个字，其字形为一个圆角方形内有四个小圆圈，注解为“古文玉，象穿孔之形”。



六书索隐

傅山在《仙游诗十二屏》（日本澄怀堂藏）中的篆书条屏中写有这个古文篆书玉字，正是一个大圈内四个小圈。这样的“玉”，正是“天生有眼可穿”。



仙游诗十二屏

进入堂屋中，抬头迎面先看见一个赤金九龙青地大匾，匾上写着斗大的三个大字，是“荣禧堂”，后有一行小字“某年月日，书赐荣国公贾源”，又有“万几宸翰之宝”。大紫檀雕螭案上，设着三尺来高青绿古铜鼎，悬着待漏随朝墨龙大画，一边是金蝉彝，一边是玻璃盒。地下两溜十六张楠木交椅。又有一副对联，乃乌木联牌，镶着錾银的字迹，道是：座上珠玑昭日月，堂前黼黻焕烟霞。下面一行小字，道是：“同乡世教弟勋袭东安郡王穆莳拜手书。”

“荣禧堂”为皇帝御笔，并有钤印。对联上的字“錾银”。

“万几”，指帝王日常处理的纷繁的事务。宸，北极星（北辰）的所在之处，后借指帝王所居，又引申为王位、帝王的代称。翰，本义指长而坚硬的羽毛，借指毛笔和文字、书信等。“宸翰”，皇帝的手笔。“宝”，皇帝宝玺。“万几宸翰之宝”，是皇帝宝玺钤印的印文。

林黛玉进入的这间堂屋为荣国府贾政的“荣禧堂”，且有皇帝钤印“万几宸翰之宝”。隐面下的依据为：贾政的原型为明神宗万历帝朱翊钧；“禧”与“几”都与“历”谐音；“万

几”隐“万历”；万历帝朱翊钧书法较好；“荣禧堂”三个字犹如万历帝给自己正室题的字，“万几宸翰之宝”犹如万历帝的宝玺；贾政的儿子贾宝玉的原型正是大明传国宝玺。

傅山有《书神宗御书后》一文，不认为大明覆亡于万历，且以“宸翰”指万历帝的墨迹：

> 追论朝事者率谓天下之弊酿于万历间。此以膏粱公子待太平天子之言，其言意实大不敬。若尔，则诸宸翰者，亦当如徐偃王耳。伏睹当日御书‘海阔’五言十字，一字整于一字，一画劲于一画，威仪恂栗，无所不备。以前后四十余年太平之福，曾不敢逸豫于笔墨之间。其蠲蜎蠖濩之中，览道德之精刚者，从可知矣。凡事，上有好之，下有甚焉。当时以书法噪于缙绅者，莫过南董北米。董则清媚，米又肥靡。其为颜、柳足以先后书法者，无之。所以董谓赵孟頫为五百年来一人，以若见解习气，仰视神宗兹制，不违咫尺，有汗流浃背已耳。有君无臣，岂笔墨间亦有然者耶？言之于邑，不胜凌谇。臣山观，时茀戊午之又戊午三月也。

“座上珠玑昭日月，堂前黼黻焕烟霞”，隐面下，贾珠的原型为亡国之君崇祯帝朱由检；“日月”，即大明的“明”字；“烟霞”，含有化烟之意，即覆亡；作书人认为大明覆亡的原因根源在于明成祖朱棣，而不在于万历帝朱翊钧。

> 第　五　回　贾宝玉神游太虚境　警幻仙曲演红楼梦
> 又有一幅对联，写的是：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对联。

> 两边有宋学士秦太虚写的一副对联，其联云：嫩寒锁梦因春冷，芳气笼人是酒香。

对联。

秦观，字少游、太虚，号淮海居士，北宋词人。秦观词多写男女爱情和身世感伤，风格轻婉秀丽，是婉约词的代表作家之一。李清照在《词论》中评价秦观词：“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中乏富贵态。”“嫩寒锁梦因春冷，芳气笼人是酒香”，这副虚构的对联恰恰与李清照的评价一致。贾宝玉是在“秦”可卿的房间中做梦游“太虚”幻境。

> 宝玉听说，便忘了秦氏在何处，竟随了仙姑，至一所在，有石牌横建，上书“太虚幻境”四个大字，两边一副对联，乃是：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转过牌坊，便是一座宫门，上面横书四个大字，道是“孽海情天”。又有一副对联，大书云：厚地高天，堪叹古今情不尽；痴男怨女，可怜风月债难偿。

门额题字与对联。

> 宝玉喜不自胜，抬头看这司的匾上，乃是“薄命司”三字，两边对联写的是：春恨秋悲皆自惹，花容月貌为谁妍。

门额题字与对联。

壁上也见悬着一副对联，书云：幽微灵秀地，无可奈何天。

对联。

第　八　回　比通灵金莺微露意　探宝钗黛玉半含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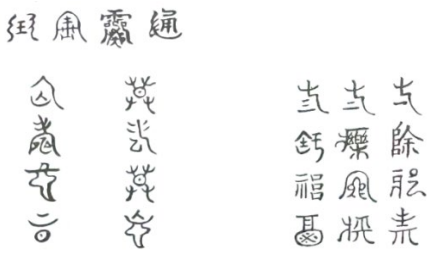
众人都笑说："前儿在一处看见二爷写的斗方儿，字法越发好了，多早晚儿赏我们几张贴贴。"宝玉笑道："在那里看见了？"众人道："好几处都有，都称赞的了不得，还和我们寻呢。"

贾宝玉被称作"二爷"。斗方儿，书画所用的一尺见方的纸。李渔《闲情偶寄·器玩·屏轴》："十年之前，凡作围屏及书画卷轴者，止有中条、斗方及横批三式。"

傅山有一首《即事戏题》诗："乱嚷吾书好，吾书好在那。点波人应侭，分数自知多。汉隶中郎想，唐真鲁国科。相如颂布濩，老腕一双摩。"此回中众人所说的话就如"乱嚷吾书好"一样。傅山也被人称作"傅二爷"。

那顽石亦曾记下他这幻相并癞僧所镌的篆文，今亦按图画于后。

通灵宝玉正面图式　　通灵宝玉反面图式



此处通灵宝玉正反面图示上的字为篆书。

石头上镌有篆文，为印。图画上的篆文含有异体字。傅山掌握大量异体字的写法，经常在书法作品中运用异体字，如《啬庐妙翰》。《啬庐妙翰》中的大篆部分的神态与甲戌本中通灵宝玉上的八个篆字的神态非常相似，皆是古拙。

通灵宝玉上的"恒"（ ）字与"忘"（ ）相似，是把甲骨文的"亘"（ ）字简化为一个圆圈加一横放于上部，然后把金文"恒"（ ）字的左边竖"心"旁放下面而来，是一个变体字。也就是说作书人不但熟悉篆书而且还能通过改变部首位置的方式造字。

傅山正是这样的书法家。傅山在书法作品中抄写了《庄子·天运》中东施效颦的这段话，并将四个"瞪"字字形加以改变，将"目"旁写入"瞪"右部的中间。在自己的批语中，傅山还对这种造字的过程进行了描述。

宝玉忙托了锁看时，果然一面有四个篆字，两面八字，共成两句吉谶。亦曾按式画下形相：

璎珞正面式　　璎珞反面式

音注云：不离不弃。　　音注云：芳龄永继。

篆字。

第一十一回　庆寿辰宁府排家宴　见熙凤贾瑞起淫心

宝玉正眼瞅着那《海棠春睡图》并那秦太虚写的“嫩寒锁梦因春冷，芳气笼人是酒香”的对联，不觉想起在这里睡晌觉梦到“太虚幻境”的事来。

第一十八回　又有太监引荣国太君及女眷等自东阶升月台上排班，【庚辰双行夹批：一丝不乱，精致大方。有如欧阳公九九。】

批语中“欧阳公九九”指欧阳询书写的《九成宫醴泉铭》，其被视为楷书正宗，被后世誉为“天下第一楷书”。用楷书来比喻排班，批书人应该是极为熟悉书法之人。

第一十八回　林黛玉误剪香囊袋　贾元春归省庆元宵

宝玉打开一看，只觉此首比自己所作的三首高过十倍，真是喜出望外，遂忙恭楷呈上。

恭楷，工整的楷书。

第二十二回　听曲文宝玉悟禅机　制灯迷贾政悲谶语

然后各人拈一物作成一谜，恭楷写了，挂在灯上。

恭楷，工整的楷书。

第二十三回　西厢记妙词通戏语　牡丹亭艳曲警芳心

话说贾元春自那日幸大观园回宫去后，便命将那日所有的题咏，命探春依次抄录妥协，自己编次，叙其优劣，又命在大观园勒石，为千古风流雅事。因此，贾政命人各处选拔精工名匠，在大观园磨石镌字，贾珍率领蓉、萍等监工。

勒石，即刻字于石，立碑。

因这几首诗，当时有一等势利人，见是荣国府十二三岁的公子作的，抄录出来各处称颂，再有一等轻浮子弟，爱上那风骚妖艳之句，也写在扇头壁上，不时吟哦赏赞。因此竟有人来寻诗觅字，倩画求题的。宝玉亦发得了意，镇日家作这些外务。

“十二三岁的公子”贾宝玉的字的书法成就已经达到有人来“觅字”“求题”的水平。

傅山“八九岁即临元常”，即八九岁时即从钟繇入手，继而学王羲之、颜真卿，至二十岁左右，已“于先世所传晋唐楷书无所不临”。

第二十六回　蘅芜院设言传密语　潇湘馆春困发幽情

宝玉道：“我可有什么可送的？若论银钱吃穿等类的东西，【甲戌侧批：谁说的出？经过者方说得出。叹叹！】究竟还不是我的，惟有我写一张字，画一张画，才算是我的。”

贾宝玉认为物质的东西都不是自己的，只有自己创作的作品才是自己的。

傅山持类似见解，他在“教两孙”的家训《杂训二》一文中说：“人无百年不死之人，所留在天地间可以增光岳之气、表五行之灵者，只此文章耳。念之念之。[①]”

第三十七回　秋爽斋偶结海棠社　蘅芜苑夜拟菊花题

昨蒙亲劳抚嘱，复又数遣侍儿问切，兼以鲜荔并真卿墨迹见赐，何痌瘝惠爱之深哉！

贾探春认为贾宝玉将颜真卿墨迹送给自己，表达了贾宝玉“惠爱之深”的感情。颜真卿为唐朝政治家、书法家，其楷书与欧阳询、柳公权、赵孟頫并称“楷书四大家”。墨迹，书画的真迹。

黛玉笑道：“你们快牵了他去，炖了脯子吃酒。”众人不解。黛玉笑道：“古人曾云‘蕉叶覆鹿’。他自称‘蕉下客’，可不是一只鹿了？快做了鹿脯来。”

鹿脯，颜真卿有《鹿脯帖》与《鹿脯后帖》拓本信札书法作品存世，为颜真卿与李光进书。李光进是李光弼之弟，官至太子太保兼御史大夫。颜真卿在帖中称：“病妻服药，要少鹿肉，干脯有新好者，望惠少许。”

第四十回　史太君两宴大观园　金鸳鸯三宣牙牌令

探春素喜阔朗，这三间屋子并不曾隔断。当地放着一张花梨大理石大案，案上磊着各种名人法帖，并数十方宝砚，各色笔筒，笔海内插的笔如树林一般。那一边设着斗大的一个汝窑花囊，插着满满的一囊水晶球儿的白菊。西墙上当中挂着一大幅米襄阳《烟雨图》，左右挂着一副对联，乃是颜鲁公墨迹，其词云：烟霞闲骨格，泉石野生涯。

法帖，是汇集历代名家书法墨迹，将其镌刻在石或木板上，然后拓成墨本并装裱成卷或册的刻帖，是学习书法的范本。《法帖谱系》是宋曹士冕撰书法著作，二卷。每条叙述摹刻始末，兼订其异同工拙。

傅山在《补镌宝贤堂帖跋》中提到曹士冕：“曹士冕甚服其博”，又提到“绛”“梦”二字：“曹氏言《宣示帖》‘报’字右边直画向左钩起。‘梦’字下“夕”字微仰曲。今《宝贤》钩起、仰曲，皆与曹氏言合，钩之《绛帖》之证二。”绛帖，汇刻丛贴，因刻于绛川（今山西新绛）而得名。《红楼“梦”》主角林黛玉是“绛”珠仙子下世为人。

从摆设来看，贾探春应常年进行书法临摹、练习，并且已经达到相当的水品。

唐代宗即位后，颜真卿晋升鲁郡公，因此人称“颜鲁公”。“颜鲁公墨迹”，应即前文贾宝玉送给贾探春的“真卿墨迹”。联系前文有人来找贾宝玉“觅字”“求题”，暗示了贾宝玉的书法水平应在贾探春之上，并藏有“颜鲁公墨迹”，推崇“颜鲁公”。

贾宝玉送给贾探春的颜真卿墨迹对联，与秦可卿房中秦太虚对联形成对比。颜真卿为书法家，其楷书为后世千年楷模，苏轼说“书至于颜鲁公”。颜真卿在平定安禄山叛乱中建功，在平李希烈兵叛中被杀，又为一代忠臣。秦太虚秦观与秦可卿同姓，为词人，并非书法家。

[①] 《傅山全书》第二册第 259 页

颜真卿为“真”，秦太虚为“虚”。

全书唯一提到的前人书法墨迹为颜真卿墨迹，是贾宝玉送给贾探春的这副对联：“烟霞闲骨格，泉石野生涯”。虽然这副对联是虚构的，却非常契合颜真卿的为人。贾宝玉送颜真卿墨迹，暗示贾宝玉推崇颜真卿书法与为人。

傅山对颜真卿的人品与书法推崇备至。他的《作字示儿孙》诗云：“未习鲁公书，先观鲁公诂。平原气在中，毛颖足吞虏”。毛颖，毛笔的代称。又云：“作字先作人，亦恶带奴貌。试看鲁公书，心画自孤傲。生死不可回，岂为乱逆要”。

第四十一回　贾宝玉品茶拢翠庵　刘姥姥醉卧怡红院

又见妙玉另拿出两只杯来。一个旁边有一耳，杯上镌着“瓠瓟罍”三个隶字，后有一行小真字是“晋王恺珍玩”，又有“宋元丰五年四月眉山苏轼见于秘府”一行小字。妙玉便斟了一罍，递与宝钗。那一只形似钵而小，也有三个垂珠篆字，镌着“点犀盉”。妙玉斟了一盉与黛玉。仍将前番自己常日吃茶的那只绿玉斗来斟与宝玉。宝玉笑道：“常言‘世法平等’，他两个就用那样古玩奇珍，我就是个俗器了。”妙玉道：“这是俗器？不是我说狂话，只怕你家里未必找的出这么一个俗器来呢。”

隶字，隶书之字。真字，楷书之字。篆字，篆书之字。

垂珠篆字，即垂露篆之字，为书法专门术语。垂露篆的特点是在篆书笔画的末端做特殊处理，收笔时圆润饱满，含而不露，像坠着一颗露珠一样。

“世法平等”，《金刚经》说“是法平等，无有高下”。

第四十六回　尴尬人难免尴尬事　鸳鸯女誓绝鸳鸯偶

鸳鸯听说，立起身来，照他嫂子脸上下死劲啐了一口，指着他骂道：“你快夹着屄嘴离了这里，好多着呢！什么‘好话’！宋徽宗的鹰，赵子昂的马，都是好画儿。什么‘喜事’！……”

赵孟頫（1254 年—1322 年），字子昂，官至翰林学士，为元代文人画、书法的领袖人物。赵孟頫为宋室后代，却选择与元朝合作。赵孟頫的书法以行书、楷书最为著名。赵孟頫的绘画题材有山水、人物、鞍马、花鸟，其中留存至今的鞍马画约有二三十幅，如：《人骑图卷》、《滚尘马图卷》、《饮马图》、《调良图》、《古木散马图卷》、《浴马图卷》、《秋郊饮马图卷》等。

此处宋徽宗与赵子昂的“好画”谐音“好话”，与“屄嘴”关联在一起，显然作书人不喜欢宋徽宗与赵子昂。既然他们的画都是“好画”，为什么不喜欢他们呢？人品问题。宋徽宗亡宋，赵子昂降元。

傅山在《作诗示儿孙》自注中说：“偶得赵子昂《香光诗》墨迹，爱其圆转流丽，遂临之，不数过，而遂欲乱真。”傅山在《家训》中说：“予极不喜赵子昂，薄其人，遂恶其书。”傅山在《杂记》中说：“赵子昂善抹索得此意，然楷中多行，殊不知兰亭行中多楷也。”

第五十三回　宁国府除夕祭宗祠　荣国府元宵开夜宴

且说宝琴是初次，一面细细留神打谅这宗祠，原来宁府西边另一个院子，黑油栅栏内五间大门，上悬一块匾，写着是“贾氏宗祠”四个字，旁书“衍圣公孔继宗书”。两旁有一副长联，写道是：肝脑

涂地，兆姓赖保育之恩；功名贯天，百代仰蒸尝之盛。亦衍圣公所书。

匾额与对联。

抱厦前上面悬一九龙金匾，写道是：“星辉辅弼”。乃先皇御笔。两边一副对联，写道是：勋业有光昭日月，功名无间及儿孙。亦是御笔。五间正殿前悬一闹龙填青匾，写道是：“慎终追远”。旁边一副对联，写道是：已后儿孙承福德，至今黎庶念荣宁。俱是御笔。

匾额与对联，都是皇帝御笔。

每一枝花侧皆用古人题此花之旧句，或诗词歌赋不一，皆用黑绒绣出草字来，且字迹勾踢、转折、轻重、连断皆与笔草无异，亦不比市绣字迹板强可恨。他不仗此技获利，所以天下虽知，得者甚少，凡世宦富贵之家，无此物者甚多，当今便称为“慧绣”。

草字，草书之字。特别点出草书特点中的“勾踢、转折、轻重、连断”。

第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题五美吟　浪荡子情遗九龙佩

宝玉忙道：“我多早晚给人看来呢。昨日那把扇子，原是我爱那几首白海棠的诗，所以我自己用小楷写了，不过为的是在手中看着便易。我岂不知闺阁中诗词字迹是轻易往外传诵不得的。自从你说了，我总没拿出园子去。”

小楷。

第七十回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云偶填柳絮词

说话时大家安下。至次日起来梳洗了，便在窗下研墨，恭楷临帖。

临摹楷书。

探春宝钗二人每日也临一篇楷书字与宝玉，宝玉自己每日也加工，或写二百三百不拘。至三月下旬，便将字又集凑出许多来。这日正算，再得五十篇，也就混的过了。谁知紫鹃走来，送了一卷东西与宝玉，拆开看时，却是一色老油竹纸上临的钟王蝇头小楷，字迹且与自己十分相似。喜的宝玉和紫鹃作了一个揖，又亲自来道谢。

钟繇（151 年－230 年），字元常，三国魏书法家。王羲之（303 年－361 年），字逸少，东晋书法家。后世将钟繇与王羲之并称“钟王”。“字迹且与自己十分相似”，这表明贾宝玉的楷书是临习钟繇与王羲之的。

傅山多次提到“钟王”。

傅山在《寄龑兄》中说：“若以楷求，开罪钟王，何能逭。”

傅山在《杂记》中说“楷书不知篆隶之变，任写到妙境，终是俗格。钟、王之不可测处，全得自阿堵。老夫实实看破地，工夫不能纯至耳，故不能得心应手。若其偶合，亦有不减古人之分厘处。及其篆、隶得意，真足吁骇，觉古籀、真、行、草、隶，本无差别。”

傅山在《家训》中说“吾八九岁即临元常，不似。少长，如《黄庭》、《曹娥》、《乐毅论》、《东方赞》、《十三行洛神》下及《破邪论》，无所不临，而无一近似者。最后写鲁公《家庙》，略微得其支离。又溯而临《争座》，颇欲似之。又进而临《兰亭》，虽不得其神情，渐欲知此技之大概矣。”元常，即钟繇。《兰亭》，即王羲之所作《兰亭集序》，有“天下第一行书”之称。

傅山在书法作品《历代名臣像赞册》中有王羲之一篇传记《王右军羲之》，称王羲之“盖有晋忠孝名贤也，而至今徒以书法传。”王羲之（303 年－361 年），字逸少，东晋书法家，官拜右军将军，人称王右军。傅山在《百泉帖》中说：“昨见莲和尚临王右军七八帖，甚可喜。”莲和尚，傅山的孙子傅莲苏。

傅山在《杂记》中提到“蝇头小楷”：“王太守献明公写《圣教》、《兰亭》最熟，而疏爽遒劲，后人不及亦不知。曾见扇头作蝇头小楷，临《黄庭》，其弟名士式于，临《曹娥》酷肖，至于寸半大真行，有意无意之间，大有二郗高致。但懒，不肯作。视我辈书，岂只夫人之于婢也。”书中王夫人与袭人的关系正是“夫人之于婢”的关系，王夫人是贾母的儿媳妇，袭人本是贾母之婢，后为王夫人的儿子贾宝玉的丫鬟。

傅山有小楷《千字文》传世，朴实古拙。

贾探春、薛宝钗、紫鹃，三人都帮贾宝玉写字，用以蒙混贾政的检查，这其实就是代笔。傅山笔墨酬应较多，常常由儿子傅眉、侄子傅仁代笔应付求字之事。

傅山在《不为人役》一文中提到为自己代笔的是儿子与侄子两人：

> 文章小技，于道未尊，况兹书写，于道何有！吾家为此者，一连六七代矣，然皆不为人役，至我始苦应接。俗物每必面书，以为得真。其实对人作者，无一可观。且先有忿懑于中，大违心手造适之妙，真正外人那得知也！然此中亦有不传之秘。强作解人，又辄云能辨吾父子书法，吾犹为之掩口。大概以墨重笔放、满黑枉权为父，以墨轻笔韶、行间明姻者为子。每闻其论，正聆痴耳。三二年来，代吾笔者，实多出侄仁，人辄云真我书。人但知子，不知侄，往往为我省劳。悲哉！仁竟舍我去一年矣。每受属抚笔，酸然痛心，如何赎此小阮也？乙卯五月偶记。

此处提到“小阮”，在第七十八回中众人说“再过几年，怕不是大阮小阮了”，也提到“小阮”。大阮，阮籍；小阮，阮咸。大阮小阮指叔侄俩。

> 第七十八回　老学士闲征姽婳词　痴公子杜撰芙蓉诔
>
> 他自己却任意纂著，并不为人知慕，所以大肆妄诞，竟杜撰成一篇长文，用晴雯素日所喜之冰绡縠一幅楷字写成，名曰《芙蓉女儿诔》，前序后歌。又备了四样晴雯所喜之物，于是夜月下，命那小丫头捧至芙蓉花前。

《周礼》疏：“轻者为纱，绉者为縠。”贾宝玉的长文《芙蓉女儿诔》是用楷书写成，写在洁白的薄纱上。

傅山有五言律诗《丝素》：

丝素怜光净，初秋见白云。
聊为回雁阵，岂复计鹅群。
字正辟支果，书空烦恼军。
隃麋华几笏，屋漏满氤氲。

丝素，丝织的白色生绢。傅山说自己喜欢白色丝绢的光泽与匀净，因为它就如初秋时天空中的白云。

此诗中“几笏”与脂批中的畸笏叟的“畸笏”同音，且皆为“笏”。

第七十九回　薛文龙悔娶河东狮　贾迎春误嫁中山狼
走出来细看，不是别人，却是林黛玉，满面含笑，口内说道：“好新奇的祭文！可与曹娥碑并传的了。”

曹娥碑，是东汉年间为曹娥的孝行而立的石碑。蔡邕于碑阴书“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字，隐“绝妙好辞”四字。

傅山在《家训》中说“吾八九岁即临元常，不似。少长，如《黄庭》、《曹娥》、《乐毅论》、《东方赞》、《十三行洛神》下及《破邪论》，无所不临，而无一近似者。”傅山还在《杂记》中提到“曹娥”：“曾见扇头作蝇头小楷，临《黄庭》，其弟名士式于，临《曹娥》酷肖”

传蔡邕撰并书著名的郭泰碑，但原碑已失。东汉太原郡介休郭泰去世，蔡邕作碑文，说：“吾为碑铭多矣，皆有惭德，唯郭有道无愧色耳。”傅山所书郭泰碑（即郭林宗碑）今基本完好，存于介休后土庙真武大殿廊下。傅山在《书补郭林宗碑阴》中说“洪景伯《天下碑录》此碑有二：一曰《郭有道碑》，蔡邕文并书，在太原平晋龙泉侧；一曰《郭林宗碑》，在介休墓侧。……岂敢唐突中郎，聊以补晋金石之缺尔。……”中郎，指蔡邕。蔡邕在汉献帝时曾拜左中郎将，故亦称“蔡中郎”。傅山在《即事戏题》诗中提到自己心仪蔡邕之隶书：“汉隶中郎想，唐真鲁国科。”

明妃

林黛玉作的《五美吟》中有一首为《明妃》。

第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题五美吟　浪荡子情遗九龙佩
明妃
绝艳惊人出汉宫，红颜命薄古今同。
君王纵使轻颜色，予夺权何畀画工？

傅山有草书作品李白《于阗采花》传世，其中提到“明妃”。释文为：

于阗采花人，自言花相似。
明妃一朝西入胡，胡中美女多羞死。
乃知汉地多名姝，胡中无花可方比。

丹青能令丑者妍，无盐翻在深宫里。
自古妒蛾眉，胡沙埋皓齿。

天祥

第十二回　王熙凤毒设相思局　贾天祥正照风月鉴

回目中称贾瑞为“贾天祥”，此后“天祥”二字再未出现过。文天祥被宋理宗钦点为状元，御赐表字宋瑞。贾瑞被称作贾天祥，暗示了“贾”与“宋”之间为类似关系。隐面下，贾姓的原型为朱姓，与宋姓一样，都是王朝国姓；宋朝亡于异族元朝，明朝亡于异族清朝。

傅山有《楷书文天祥信札》传世，其中有行书评语“此定奇士”四字，相关文字如下：

文文山集 六卷
回长沙傅县尉合　此定奇士
某他日，接玉泉于涓涓中。去之十年，君且抚汗漫，神变化而为龙已。高言轧霄，自当向上位置，需云岳翠，不淹腾踔乎！豸府知心，贻书道君出处之概，广文又缇袭琳琅以来，目中将快见缁之好也。敢不预戒行窝，汛扫以俟。虽然，落木荒凉之境，飘风滔荡之踪，以君堂堂发轫，而肯相从于庖俎间，此意携持琬琰者不屑也。吾意不薄，惟君熟裁之。持对不敏，切惟照宽。[①]

馆

第一十四回　林如海捐馆扬州城　贾宝玉路谒北静王

馆，住所。捐馆，比喻死亡。唐代颜真卿《中散大夫京兆尹汉阳郡太守赠太子少保鲜于公神道碑铭》中有“公之捐馆也，万里迎丧。”

傅山在《哭子诗》第一首中说“父哭子常事，奈兹八十身。……若言恩爱末，痛失此词人。”之后落款“八十八岁老人题于麋道人之蜕馆[②]”。道家认为修道者死后留下形骸，魂魄散去成仙，称为尸解，也叫“蜕”。傅山称儿子傅眉麋道人之死用“蜕”，符合父子两人的道人之称。蜕馆与捐馆近义。

傅山称自己为“八十八岁老人”，实际应为“七十八”岁。在第二十九回中，张道士说“看着小道是八十多岁的人”。

赞王羲之

第七十回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云偶填柳絮词
谁知紫鹃走来，送了一卷东西与宝玉，拆开看时，却是一色老油竹纸上临的钟王蝇头小楷，字迹且与自己十分相似。

① 《我来填尔一峰青 傅山书画精品集》第 40 页
② 《我来填尔一峰青 傅山书画精品集》第 161 页

钟王，钟繇与王羲之。

傅山在《历代名臣像赞》中有对王羲之画像的赞语：

羲之字逸少，系郎邪。年十三，见周顗，奇之。郗鉴遣门生问婿从父导，导令遍观子弟。子弟闻之，皆矜持。羲之独于东床坦腹食，如不闻。郗以女妻之。起家秘书郎，参庾亮征西军，迁长史，召侍中、吏部尚书，不就。授护国将军，辞。顷受护军，以为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与王述不能。会述为扬州，耻属述，称病归。誓墓不出，放情山水间。先未受会稽时，诒书殷浩，请使关、蜀、巴、陇，宣天子威德，不遂所志。既与浩及谢公安论征伐、赋役事，亹亹君国。盖有晋忠孝名贤也，而至今乃徒以书法传。[①]

赞陶渊明

第四十八回　滥情人情误思游艺　慕雅女雅集苦吟诗

黛玉道:“断不可学这样的诗。……肚子里先有了这三个人作了底子，然后再把陶渊明、应玚、谢、阮、庾、鲍等人的一看。你又是一个极聪敏伶俐的人，不用一年的工夫，不愁不是诗翁了!”

说着便把陶渊明的“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翻了出来，递与香菱。

傅山在《历代名臣像赞》中有对陶渊明画像的赞语：

陶渊明字元亮,侃曾孙。高才嗜酒,薄令彭泽,赋《归去来》。晋亡,以先世功勋大臣,耻复事人,更名潜。著文示志,率澹磊而情。集有《夷齐》《箕子》赞、《咏荆卿》诗也。[②]

赞白居易

第七十八回　老学士闲征姽婳词　痴公子杜撰芙蓉诔

宝玉笑道:“……这题目名曰《姽婳词》，且既有了序，此必是长篇歌行方合体的。或拟白乐天《长恨歌》，或拟咏古词，半叙半咏，流利飘逸，始能尽妙。”

傅山在《历代名臣像赞》中有对白居易画像的赞语：

侨黄之人读昌黎文公之文,而想见其人岩岩毅毅之不可夺也。读晋阳文公之文,而未尝想其为岩岩毅毅不可夺之人也。而其争河东王锷之加平章,谏吐突承璀之监军,奇气危言,未逊韩先生也。河朔再乱,言兵多将众,费堪无功,请泽潞、魏博、定、沧四节度,各出兵三千,隶光颜,还晋公招讨使,悉太原兵西压境,乘隙趋利,又何其精于谈兵制胜,似韩先生之论取淮蔡也!然性颇似淡于韩,故得以优游香山,醉吟而物化。[③]

此文最后一句提到“香山”。

① 《我来填尔一峰青 傅山书画精品集》第 44 页
② 《我来填尔一峰青 傅山书画精品集》第 46 页
③ 《我来填尔一峰青 傅山书画精品集》第 48 页

颜真卿、司马相如、蔡邕

第四十回　史太君两宴大观园　金鸳鸯三宣牙牌令

西墙上当中挂着一大幅米襄阳《烟雨图》，左右挂着一副对联，乃是颜鲁公墨迹，其词云：烟霞闲骨格，泉石野生涯。

第五十六回　敏探春兴利除宿弊　识宝钗小惠全大体

湘云道："怎么列国有个蔺相如，汉朝又有个司马相如呢？"

第七十九回　薛文龙悔娶河东狮　贾迎春误嫁中山狼

走出来细看，不是别人，却是林黛玉，满面含笑，口内说道："好新奇的祭文！可与曹娥碑并传的了。"

曹娥碑，是东汉会稽郡上虞县（今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曹娥庙内的石碑，为元嘉元年（151 年），上虞县县长度尚悲怜曹娥的孝义，立碑纪念之。传蔡邕在其流亡生涯中，远迹吴会，闻《曹娥碑》，径访之，值暮夜，手摸其文而读，题八字于碑之背面："黄绢幼妇，外孙虀臼。"意义不明，据《世说新语》之说，曹操与杨修解出此八字实为谜语，暗含"絶（绝）妙好辞（辞）"四字。

书中同时直接提到颜真卿与司马相如，间接提到蔡邕。傅山有一首《即事戏题》诗，同时提及此三人："乱嚷吾书好，吾书好在那。点波人应侭，分数自知多。汉隶中郎想，唐真鲁国科。相如颂布濩，老腕一双摩。"其大意为：人们都乱嚷我的书法好，我的书法好在哪里呢？我笔下点画的写法与别人一样，只是我对它们妙处的运用比别人更多一些。写隶书，我法汉代的蔡邕（蔡邕在汉献帝时曾拜左中郎将，故后人称他为"蔡中郎"），写楷书我法唐代的颜真卿（楷书又称真书；鲁国即颜真卿，颜真卿被封为鲁郡开国公）。汉代的司马相如歌颂的是气势磅礴（司马相如《上林赋》："布濩闳泽"，薛综注"布濩"："犹散被也"，"散披"即磅礴广大之意），我挥动一双老腕，也是追求书法的气势磅礴。

《红楼梦》与傅山绘画造诣的关联

傅山擅长绘画，有多幅绘画作品传世，见《我来添尔一峰青 傅山书画精品集》[①]以及《傅山画集》[②]。

燃藜图

第 五 回 贾宝玉神游太虚境 警幻仙曲演红楼梦

宝玉抬头看见一幅画贴在上面，画的人物固好，其故事乃是《燃藜图》，也不看系何人所画，心中便有些不快。

《燃藜图》乃是神仙劝人勤学苦读的画面。《拾遗记》第六卷记载：“刘向於成帝之末，校书天禄阁，专精覃思。夜有老人，著黄衣，植青藜杖，登阁而进，见向暗中独坐诵书。老父乃吹杖端，烟燃，因以见向，说开辟已前。向因受《洪范五行》之文，恐辞说繁广忘之，乃裂裳及绅，以记其言。至曙而去，向请问姓名。云：‘我是太一之精，天帝闻金卯之子有博学者，下而观焉。’乃出怀中竹牒，有天文地图之书，‘余略授子焉’。至向子歆，从向受其术，向亦不悟此人焉。”

傅山著有《拾遗记批注》。在《拾遗記》第六卷中，傅山对这个燃藜典故有批注：

「劉向於成帝之末」條:「夜有老人着黃衣，植青藜杖，扣閤而進。」墨筆眉批:「青藜杖。」「我是太一之精，天帝閒金卯之子，有博學者。」墨筆眉批:「金卯子。太乙之精。」

海棠春睡图

第 五 回 贾宝玉神游太虚境 警幻仙曲演红楼梦

入房向壁上看时，有唐伯虎画的《海棠春睡图》，两边有宋学士秦太虚写的一副对联，其联云：嫩寒锁梦因春冷，芳气笼人是酒香。

在第二回中，贾雨村提到“近日之倪云林、唐伯虎、祝枝山”。在第二十六回中提到唐寅画春宫图：“众人都看时，原来是‘唐寅’两个字”。

唐伯虎，即唐寅，是明代著名画家、文学家。唐伯虎的人物画有《班姬团扇图》、《王蜀宫伎图》、《陶穀赠词图》等。

此处《海棠春睡图》是作书人为唐伯虎虚构的作品。

傅山有写给老朋友荃老信一札，提及了唐伯虎：

---

① 《我来添尔一峰青 傅山书画精品集》，广西美术出版社，2016 年

② 《傅山画集》，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 年

廪中偶尔无米，父子叔侄相对长笑，颇近清虚，未免有待，而此面亦得空易卦也。偶有小金笺十余幅在破案，因忆唐伯虎不使人间造业钱伎俩，作小楷《孝经》十八章，较彼犹似不造业矣。令儿持入记室，换米二三斗，救月日之枵，若能慨然留而发之，又复为大陵一场话柄矣，真切真切。

在第十一回，再次提到《海棠春睡图》：

第一十一回　庆寿辰宁府排家宴　见熙凤贾瑞起淫心

宝玉正眼瞅着那《海棠春睡图》并那秦太虚写的“嫩寒锁梦因春冷，芳气笼人是酒香”的对联，不觉想起在这里睡晌觉梦到“太虚幻境”的事来。

烟雨图

第四十回　史太君两宴大观园　金鸳鸯三宣牙牌令

西墙上当中挂着一大幅米襄阳《烟雨图》，左右挂着一副对联，乃是颜鲁公墨迹，其词云：烟霞闲骨格，泉石野生涯。

米襄阳，即米芾，北宋书画家，太原人。此处《烟雨图》是作书人为米芾虚构的作品。

戴廷栻在《题傅道翁桥梓画册》言：“慧业文人，邱壑至性。即丹青小技，一花、一鸟、一木、一石，莫非幽兴。此公他先生桥梓小画八叶。先生少年笃好书画，古今图籍无不博览，得其用笔之妙，兴之所到，聊一为之。纯以已意，不类前人。盖乘急戍缓不入流而一往来者耶！寿毛不字乃翁，时用古法，犹小米之于老颠，虽有离合，正自家教。”[①]文中公他即傅山别号，寿毛为傅山儿子傅眉之字。

傅山好友戴廷栻将傅山傅眉父子比作米芾米友仁父子，称米芾为老颠，与傅山在批语中称米芾为米颠类似。

双艳图

第五十回　芦雪广争联即景诗　暖香坞创制春灯谜

众人都笑道：“就象老太太屋里挂的仇十洲画的《双艳图》。”

仇十洲，即仇英，明代绘画大师。仇英擅画人物，尤长仕女。此处《双艳图》为作书人为仇英虚构的作品。

冬闺集艳图

第五十二回　俏平儿情掩虾须镯　勇晴雯病补雀金裘

宝玉笑道：“好一副‘冬闺集艳图’！可惜我迟来了一步。横竖这屋子比各屋子暖，这椅子上坐着并不

[①] 侯文正辑注《傅山论书画》第 132 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 年

冷。”

冬闺集艳图。

作书人为唐伯虎虚构《海棠春睡图》，为米襄阳虚构《烟雨图》，为仇十洲画虚构《双艳图》，都符合各个画家的绘画风格。这说明作书人熟悉这些画家的绘画。

傅山不但熟悉名画收藏，还为山西收藏家鉴定真伪。在《宋元名人绘迹》中，傅山说：“此册中多霍凤黄孝廉家藏幅。孝廉之祖，有宦晋官承奉者，故多得晋分藩时书画。而孝廉又博学，精赏鉴，以文章从龙池先生游。是以收藏精富，在嘉、隆为太原最。庚午、辛未之间曾留贫道冰龛，颇细为删存之。[①]”

薛宝钗讲作画

第四十二回　蘅芜君兰言解疑癖　潇湘子雅谑补馀音

宝钗冷笑道：“我说你不中用！那雪浪纸写字画写意画儿，或是会山水的画南宗山水，托墨，禁得皴搜。拿了画这个，又不托色，又难滃，画也不好，纸也可惜。我教你一个法子。原先盖这园子，就有一张细致图样，虽是匠人描的，那地步方向是不错的。你和太太要了出来，也比着那纸大小，和凤丫头要一块重绢，叫相公矾了，叫他照着这图样删补着立了稿子，添了人物就是了。就是配这些青绿颜色并泥金泥银，也得他们配去。你们也得另熤上风炉子，预备化胶、出胶、洗笔。还得一张粉油大案，铺上毡子。你们那些碟子也不全，笔也不全，都得从新再置一分儿才好。”惜春道：“我何曾有这些画器？不过随手写字的笔画画罢了。就是颜色，只有赭石、广花、藤黄、胭脂这四样。再有，不过是两支着色笔就完了。”宝钗道：“你不该早说。这些东西我却还有，只是你也用不着，给你也白放着。如今我且替你收着，等你用着这个时候我送你些，也只可留着画扇子，若画这大幅的也就可惜了的。今儿替你开个单子，照着单子和老太太要去。你们也未必知道的全，我说着，宝兄弟写。”宝玉早已预备下笔砚了，原怕记不清白，要写了记着，听宝钗如此说，喜的提起笔来静听。宝钗说道：“头号排笔四支，二号排笔四支，三号排笔四支，大染四支，中染四支，小染四支，大南蟹爪十支，小蟹爪十支，须眉十支，大著色二十支，小著色二十支，开面十支，柳条二十支，箭头朱四两，南赭四两，石黄四两，石青四两，石绿四两，管黄四两，广花八两，蛤粉四匣，胭脂十片，大赤飞金二百帖，青金二百帖，广匀胶四两，净矾四两。矾绢的胶矾在外，别管他们，你只把绢交出去叫他们矾去。这些颜色，咱们淘澄飞跌着，又顽了，又使了，包你一辈子都够使了。再要顶绢箩四个， 志箩四个，担笔四支，大小乳钵四个，大粗碗二十个，五寸粗碟十个，三寸粗白碟二十个，风炉两个，沙锅大小四个，新瓷罐二口，新水桶四只，一尺长白布口袋四条，浮炭二十斤，柳木炭一斤，三屉木箱一个，实地纱一丈，生姜二两，酱半斤。”黛玉忙道：“铁锅一口，锅铲一个。”宝钗道：“这作什么？”黛玉笑道：“你要生姜和酱这些作料，我替你要铁锅来，好炒颜色吃的。”众人都笑起来。宝钗笑道：“你那里知道。那粗色碟子保不住不上火烤，不拿姜汁子和酱预先抹在底子上烤过了，一经了火是要炸的。”众人听说，都道：“原来如此。”

薛宝钗详细讲述了作画所需的颜料与笔等基础条件，其方法犹如排兵布将。如果作书人不深谙绘画，很难做出如此描写。

在与戴枫仲的一封书札中，傅山详叙了自己作画的过程：“老眼麻花，久不作画，忽然

[①] 《傅山全书》第二册第 95 页

手滑，马捉老鼠，草学营邱、元晖、请庵以至唐突宣庙数幅，急中会有彦雪新送洋中眼镜，带之从事，不觉尚成模样也。他人肉眼莫测，吾兄慧珠一见，自能辨之耶。学营邱杏花，以胭脂嫩晕，恐不禁刷。杨管巧手，尚须轻便，加之意也。[①]”

这段话提到“宣庙”、“胭脂”、“眼镜”。宣庙指明宣宗朱瞻基，宣宗是朱瞻基的庙号。

慧绣

第五十三回　宁国府除夕祭宗祠　荣国府元宵开夜宴

一色皆是紫檀透雕，嵌着大红纱透绣花卉并草字诗词的璎珞。原来绣这璎珞的也是个姑苏女子，名唤慧娘。因他亦是书香宦门之家，他原精于书画，不过偶然绣一两件针线作耍，并非市卖之物。凡这屏上所绣之花卉，皆仿的是唐、宋、元、明各名家的折枝花卉，故其格式配色皆从雅，本来非一味浓艳匠工可比。每一枝花侧皆用古人题此花之旧句，或诗词歌赋不一，皆用黑绒绣出草字来，且字迹勾踢、转折、轻重、连断皆与笔草无异，亦不比市绣字迹板强可恨。他不仗此技获利，所以天下虽知，得者甚少，凡世宦富贵之家，无此物者甚多，当今便称为“慧绣”。竟有世俗射利者，近日仿其针迹，愚人获利。偏这慧娘命夭，十八岁便死了，如今竟不能再得一件的了。凡所有之家，纵有一两件，皆珍藏不用。有那一干翰林文魔先生们，因深惜“慧绣”之佳，便说这“绣”字不能尽其妙，这样笔迹说一“绣”字，反似乎唐突了，便大家商议了，将“绣”字便隐去，换了一个“纹”字，所以如今都称为“慧纹”。若有一件真“慧纹”之物，价则无限。贾府之荣，也只有两三件，上年将那两件已进了上，目下只剩这一副璎珞，一共十六扇，贾母爱如珍宝，不入在请客各色陈设之内，只留在自己这边，高兴摆酒时赏玩。

姑苏女子慧娘“所绣之花卉，皆仿的是唐、宋、元、明各名家的折枝花卉”，还“用黑绒绣出草字”，当今称为“慧绣”。折枝，花卉画的一种。画花卉不写全株，只画从树干上折下来的部分花枝，故名。隐面下，姑苏女子慧娘的事迹原型应源于韩希孟。

韩希孟，明代女工艺家，武林（今浙江杭州）人。北宋名相韩琦五世孙，明嘉靖进士顾名世孙媳，顾寿潜妻。居上海。韩希孟擅长画花卉、刺绣，通晓六法（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模移写），作品擘丝极细，绣出的山水、动物极富神韵，针法精妙，临摹之作相当传神，在当代其作品被视为珍宝，世人称她的刺绣为“韩媛绣”。

韩希孟的刺绣作品，多临摹宋元名画，极力追求绘画效果。她充分发挥刺绣技艺的特长，深得名家笔意。韩希孟曾于明崇祯七年（1634 年）搜访宋元绘画名迹，摹绣成册，计有《洗马图》、《百鹿图》、《女后图》、《鹑鸟图》、《米画山水图》、《葡萄松鼠图》、《扁豆蜻蜓图》和《花溪渔隐图》，共八开，每开均绣有“韩氏女红”印，末开皆有绣题“韩氏希孟”，世称《韩希孟绣宋元名迹册》。

韩希孟还绣有《花卉虫鱼册》与《花鸟图册》传世。《花鸟图册》有郭棻题咏，册尾两开金笺纸上有乾隆丙子年（1756 年）“又村二酉”长跋：“……兹册吾少梁甥得之吴中旧家所藏者，凡八页，虽俱折枝小景，而枝叶翻正，花蕊向背，真得写生三昧，又无烟火气，信非顾氏不能……。”

[①] 《霜红龛集》卷二十四，第 655 页

韩希孟是北宋名相韩琦五世孙。韩琦与范仲淹一起抗御西夏，时称“韩范”。韩琦范仲淹两人守边疆时间长，又名重一时，时边区民有歌唱：“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

傅山《历代名臣像赞》最后一开第十五开为韩琦画像[①]，无傅山题字。韩琦、韩希孟，正符合第二回贾雨村所说的“置之于万万人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

胭脂与醑

第一十九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语　意绵绵静日玉生香

还有更要紧的一件，再不许吃人嘴上擦的胭脂了，与那爱红的毛病儿。

贾宝玉爱吃胭脂。傅山在与戴枫仲的一封书札中说“以胭脂嫩晕”。

第七十八回　老学士闲征姽婳词　痴公子杜撰芙蓉诔

文鲍匏以为觯舉兮，漉醽醁以浮桂酹耶？

醽，美酒名。傅山在《题酒人适画》中有“呵冻写寒色，胭脂一滴醑”之句。醑是醽的异体字。

补天

第　一　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原来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于大荒山无稽崖练成高经十二丈、方经二十四丈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

傅山在《题画二首》中说“世界犹牵补，丹青现羽毛。君臣存贵贱，朋友寄孤高。”

女娲补天的原因是天破了一个洞，犹如“世界犹牵补”。

贾惜春不会画人物

第四十二回　蘅芜君兰言解疑癖　潇湘子雅谑补馀音

惜春道：“原说只画这园子的，昨儿老太太又说，单画了园子成个房样子了，叫连人都画上，就象‘行乐’似的才好。我又不会这工细楼台，又不会画人物，又不好驳回，正为这个为难呢。”黛玉道：“人物还容易，你草虫上不能。”

隐面下的依据为：贾惜春的原型为明宪宗成化帝朱见深；画史中称成化帝善画神像以及梅、兰、竹、菊等，成化帝有亲笔御制《一团和气》和《岁朝佳兆》等画流世。

[①] 《我来填尔一峰青 傅山书画精品集》第 71 页

在与戴枫仲的一封书札中，傅山说：“请庵以至唐突宣庙数幅[①]”。宣庙，就是指明宣宗朱瞻基，宣宗是朱瞻基的庙号。明宣宗是明宪宗的祖父。八十回中一共用了“唐突”九次，如第七十九回贾宝玉说“唐突闺阁”。

坡仙

第　八　回　比通灵金莺微露意　探宝钗黛玉半含酸

二人点头道:“老爷在梦坡斋【甲戌侧批：妙！梦遇坡仙之处也。】小书房里歇中觉呢，不妨事的。”

第三十八回　林潇湘魁夺菊花诗　薛蘅芜讽和螃蟹咏

众人看道：持螯更喜桂阴凉，泼醋擂姜兴欲狂。饕餮王孙应有酒，横行公子却无肠。脐间积冷馋忘忌，指上沾腥洗尚香。原为世人美口腹，坡仙曾笑一生忙。

坡仙，苏东坡。傅山《题赵凤白山水巨幅》中提到坡仙。原文如下：

> 此老友凤白赵丈画，绝不用绳尺，为丹青家蹊径。磊柯蜂恋，万丈丹梯也。浊堂老人山题。产于笔底，拔出嵚崎， 落势真奇称矣。若以此事法脉求之，风伯大笑，但高诵坡仙诗：“作诗必是诗，定知非佳诗”，以谢之。山又题。

王摩诘

第四十八回　滥情人情误思游艺　慕雅女雅集苦吟诗

你只听我说，你若真心要学，我这里有《王摩诘全集》，你且把他的五言律读一百首，细心揣摩透熟了，然后再读一二百首老杜的七言律，次再李青莲的七言绝句读一二百首。

王摩诘，字摩诘，号摩诘居士。傅山在《阳泉四景图册》中的“春晓图”对幅题有诗一首提到王摩诘：

> 磅礴横肱醉笔仙，一丘一壑画家禅。
> 蒲团参入王摩诘，石绿丹砂总不妍。

木石前盟与木石姻缘

第　五　回　贾宝玉神游太虚境　警幻仙曲演红楼梦

因此上，演出这怀金悼玉的《红楼梦》。[终身误] 都道是金玉良姻，俺只念木石前盟。

第三十六回　绣鸳鸯梦兆绛芸轩　识分定情悟梨香院

这里宝钗只刚做了两三个花瓣，忽见宝玉在梦中喊骂说：“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什么是金玉姻缘，我偏说是木石姻缘！”

傅山在《题自画老柏》中提到木与石的关系。原诗如下：

[①] 《霜红龛集》卷二十四，第 655 页

老心无所住，丹青莽萧瑟。
不知石苛木，不知木挈石。
石顽木不材，冷劲两相得。
飞泉不訾相，凭凌故冲激。
礧砢五色溅，轮囷一蛟轶。
寒光竞澎渤，转更见气力。
掷笔荡空胸，怒者不可覓。
笑观身外身，消遣又几日。

竹子

第二十六回　蘅芜院设言传密语　潇湘馆春困发幽情

说着，顺着脚一径来至一个院门前，只见凤尾森森，龙吟细细。举目望门上一看，只见匾上写着“潇湘馆”三字。

潇湘竹又名斑竹。傅山画竹，并在《题自画竹与枫仲》中提到竹子：“一心有所甘，是节都不苦。寥寥种竹人，龙孙伏何所？”龙孙，是竹笋的别称。

道人与大石

第一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后来，又不知过了几世几劫，因有个空空道人访道求仙，忽从这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经过，忽见一大块石上字迹分明，编述历历。空空道人乃从头一看，原来就是无材补天，幻形入世，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携入红尘，历尽离合悲欢炎凉世态的一段故事。

这段文字呈现的是天地中只有一道人与一石的情景。

《傅山傅眉山水合册》中有一幅傅眉的画，画中为两块巨大的黑色山石，中间有一个穿着红色披风之人[①]。傅山自号朱衣道人、石道人。

其它

第五十二回　俏平儿情掩虾须镯　勇晴雯病补雀金裘

宝钗因笑道：“下次我邀一社，四个诗题，四个词题。每人四首诗，四阕词。头一个诗题《咏〈太极图〉》，限一先的韵，五言律，要把一先的韵都用尽了，一个不许剩。”

太极图。

第四十二回　蘅芜君兰言解疑癖　潇湘子雅谑补馀音

黛玉一面笑的两手捧着胸口，一面说道：“你快画罢，我连题跋都有了，起个名字，就叫作《携蝗

[①] 《我来填尔一峰青 傅山书画精品集》第 228 页

大嚼图》。”

携蝗大嚼图。

第七十一回　嫌隙人有心生嫌隙　鸳鸯女无意遇鸳鸯

“共有十六家有围屏，十二架大的，四架小的炕屏。内中只有江南甄家一架大屏十二扇，大红缎子绲丝‘满床笏’，一面是泥金‘百寿图’的，是头等的。还有粤海将军邬家一架玻璃的还罢了。”

满床笏。百寿图。

《红楼梦》与傅山批书造诣的关联

第一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甲戌本凡例

【《红楼梦》旨意。是书题名极多，《红楼梦》是总其全部之名也。又曰《风月宝鉴》，是戒妄动风月之情。又曰《石头记》，是自譬石头所记之事也。此三名则书中曾已点睛矣。如宝玉做梦，梦中有曲名曰《红楼梦》十二支，此则《红楼梦》之点睛。又如贾瑞病，跛道人持一镜来，上面即錾“风月宝鉴”四字，此则《风月宝鉴》之点睛。又如道人亲见石上大书一篇故事，则系石头所记之往来，此则《石头记》之点睛处。然此书又名曰《金陵十二钗》，审其名则必系金陵十二女子也。然通部细搜检去，上中下女子岂止十二人哉？若云其中自有十二个，则又未尝指明白系某某，及至“红楼梦”一回中亦曾翻出金陵十二钗之簿籍，又有十二支曲可考。】

《红楼梦》最初以抄本形式流传，名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其内容是包含小说正文与脂砚斋批语的，并非仅小说正文。在书的全部八十回中，每回都有批语，一共有四千多条。这些批语都是作书人设计的。

傅山有批书的习惯。《傅山全书》第四册至第十册，共收录了四五十本傅山的批注或评注作品。

《傅山全书》第四册（卷四十七至卷五十八）收录：《石鼓文》集注、《尔雅注疏》批注、《广韵》批注、《六书索引》批注、《隶释》批注、《广韵批注》、《经子解》、《百泉帖》、《周易兼义》批注、《仪礼注疏》批注。

《傅山全书》第五册（卷五十九至卷六十九）收录：《墨子》校注、《管子》批注、《庄子翼》批注等。

《傅山全书》第六册（卷七十至卷八十四）收录：《荀子》批注、《荀子》评注、《淮南子》评注、《吕氏春秋》批注、《说苑》批注、《金刚经》注、《楞严经》批注等。

《傅山全书》第七册（卷八十五至卷九十八）收录：《史记列传》批注、（残本）、《后汉书》批注、《晋书》批注、《宋书》批注、《南齐书》批注、《梁书》批注、《陈书》批注、《南史》批注。

《傅山全书》第八册（卷九十九至卷一百一十六）：《魏书》批注、《北齐书》批注、《周书》批注、《北史》批注、《隋书》批注、《新唐书》批注、《新五代史》批注、《宋史》批注、《金史》批注、《元史》批注。

《傅山全书》第九册（卷一百一十七至卷一百三十）：《春秋左传注疏》批注、《战国策校注》批注、《老学庵笔记》批注、《睽车志》批注等。

《傅山全书》第十册（卷一百三十至卷一百四十六）：《文选》批注、《重刊千家注杜诗》

批注、《杜诗通》批注等。

傅山曾在给好友戴廷栻的书信中说“但照有黑圈者，再抄一本来，好略加一二批语。[①]”傅山在批注中，或注解、或注音、或疑问、或否定、或肯定、或赞叹。

傅山阅读大量经典，进行大量批注，应该是在为创作《红楼梦》作准备。

由于傅山有丰富的批注经验，所以他为《红楼梦》设计的批语异常逼真，毫无破绽，瞒过读者几百年，让人以为这是早期读者留下的批语。实际上傅山是要通过这些批语来提供更多正文以外的信息，供未来的读者去发现与验证书中隐藏的秘密。

[①] 《傅山全书》第二册第 195 页

《红楼梦》与傅山金石学造诣的关联

第　八　回　比通灵金莺微露意　探宝钗黛玉半含酸

那顽石亦曾记下他这幻相并癞僧所镌的篆文，今亦按图画于后。

通灵宝玉正面图式　　通灵宝玉反面图式

“篆文”，指隶书以前的书体，又指大篆和小篆。六朝道教传说，天界所用文字及道经都是篆书。

宝玉忙托了锁看时，果然一面有四个篆字，两面八字，共成两句吉谶。亦曾按式画下形相：

璎珞正面式　　璎珞反面式

音注云：不离不弃。　　音注云：芳龄永继。

宝玉看了，也念了两遍，又念自己的两遍，因笑问：“姐姐这八个字倒真与我的是一对。”莺儿笑道：“是个癞头和尚送的，他说必须錾在金器上……”

“篆字”，篆书之字。

第四十一回　贾宝玉品茶拢翠庵　刘姥姥醉卧怡红院

又见妙玉另拿出两只杯来。一个旁边有一耳，杯上镌着“瓠瓟斝”三个隶字，后有一行小真字是“晋王恺珍玩”，又有“宋元丰五年四月眉山苏轼见于秘府”一行小字。妙玉便斟了一斝，递与宝钗。那一只形似钵而小，也有三个垂珠篆字，镌着“点犀盉”。妙玉斟了一盉与黛玉。仍将前番自己常日吃茶的那只绿玉斗来斟与宝玉。宝玉笑道：“常言‘世法平等’，他两个就用那样古玩奇珍，我就是个俗器了。”妙玉道：“这是俗器？不是我说狂话，只怕你家里未必找的出这么一个俗器来呢。”

“隶字”，隶书之字。“真字”，楷书之字。“垂珠篆字”，即垂露篆之字，为书法专门术语。垂露篆的特点是在篆书笔画的末端做特殊处理，收笔时圆润饱满，含而不露，像坠着一颗露珠一样。

金石学，是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前，文字学中主要研究青铜器及石器，特别是其上的文字铭刻及拓片的学问。金石学形成于北宋时期，唐宋八大家之一欧阳修是金石学的开创者，其学生曾巩的《金石录》最早提出“金石”一词。

在第一十七回中，“当日欧阳公《醉翁亭记》有云”；在第六十四回中，“永叔有‘耳目所见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文中的欧阳公与永叔都指欧阳修。

阎若璩在其《潜邱札记》中说：“傅山先生长于金石遗文之学，每与余语，穷以继夜，不少衰止”。清代秦祖永编著的《桐阴论画》评价傅山“工诗文，兼长分隶书，尤精篆刻，收藏金石最富，辨别真赝百不失一，称当代巨眼”。

在《傅山全书》中收录的《石鼓文集注》中，傅山以《石鼓文》石刻本、《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金石略》等书目为依据，还引用了《尔雅》、《玉篇》、《广韵》等字书、韵书，比较了不同学者对《石鼓文》的隶定释文，给出了自己的考释。

《红楼梦》与傅山古董造诣的关联

第　一　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

“脂砚”，谐音紫砚。傅山在《题北宋燕文贵山水卷》中赞赏“紫端砚”。

《题北宋燕文貴山水卷》

戴仲好古畫法書器皿，見之若得，不惜削划田舍而有之，今之奇人也。余曾見雨公一旧紫端硯，隨用之有年矣，乱後亦歸於王清虛。堅潤無比，戴仲既用白鏹五十錢易歸文房，可謂篤好。如此高韻，豈得一世！[①]

以上文中，傅山好友戴廷栻用五十钱购得紫端砚。

第　二　回　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雨村忙看时，此人是都中在古董行中贸易的号冷子兴者，旧日在都相识。

冷子兴，有正式工作，在古董行中贸易。

第　五　回　贾宝玉神游太虚境　警幻仙曲演红楼梦

宝玉觉得眼饧骨软，连说：“好香！”入房向壁上看时，有唐伯虎画的《海棠春睡图》，两边有宋学士秦太虚写的一副对联，其联云：嫩寒锁梦因春冷，芳气笼人是酒香。案上设着武则天当日镜室中设的宝镜，一边摆着飞燕立着舞过的金盘，盘内盛着安禄山掷过伤了太真乳的木瓜。上面设着寿昌公主于含章殿下卧的榻，悬的是同昌公主制的联珠帐。

画、对联、宝镜、金盘、木瓜、榻、帐，皆是古董。这些古董分为四类：第一类，木瓜，不可能长期保存而不腐朽，是明显的假古董；第二类，宝镜、金盘、榻、帐，这些物品无法自证其就是如描述所说的古董，基本为故意作伪的假古董；第三类，对联，秦观并非为书法家，其对联很可能为假古董；第四类，画，可以通过鉴定识别其是否真为唐伯虎的画，可能为真古董。

整体上而言，秦可卿房内的陈设，看上去古董多、有文化，实际上是假多真少。

第　七　回　送宫花贾琏戏熙凤　宴宁府宝玉会秦钟

原来这周瑞的女婿，便是雨村的好友冷子兴，近因卖古董和人打官司，故教女人来讨情分。

冷子兴卖古董打官司，那其原因很大可能是卖了假古董。

第一十四回　林如海捐馆扬州城　贾宝玉路谒北静王

这下剩的按着房屋分开，某人守某处，某处所有桌椅古董起，至于痰盒掸帚，一草一苗，或丢或

[①] 《傅山全书》第二册第 112 页

坏，就和守这处的人算帐描赔。

古董。

第一十七回　会芳园试才题对额　贾宝玉机敏动诸宾

因问贾珍道:“这些院落房宇并几案桌椅都算有了，还有那些帐幔帘子并陈设玩器古董，可也都是一处一处合式配就的？”

古董。

且满墙满壁，皆系随依古董玩器之形抠成的槽子。诸如琴、剑、悬瓶、桌屏之类，虽悬于壁，却都是与壁相平的。

古董的陈设。

第一十八回　林黛玉误剪香囊袋　贾元春归省庆元宵

各处古董文玩，皆已陈设齐备；……

古董。

第二十四回　醉金刚轻财尚义侠　痴女儿遗帕惹相思

这里贾芸便看字画古玩，有一顿饭工夫还不见来，再看看别的小厮，都顽去了。

古玩。

第二十六回　蘅芜院设言传密语　潇湘馆春困发幽情

谁知古董行的程日兴，他不知那里寻了来的这么粗这么长粉脆的鲜藕，……

程日兴与冷子兴一样，也是卖古董的。

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杨妃戏彩蝶　埋香冢飞燕泣残红

宝玉道:“我这么城里城外、大庙小庙的逛，也没见个新奇精致东西，左不过是那些金玉铜磁没处摆的古董，再就是绸缎吃食衣服了。”

古董。

第四十回　史太君两宴大观园　金鸳鸯三宣牙牌令

说着，命鸳鸯去取些古董来，又嗔着凤姐儿:“不送些玩器来与你妹妹，这样小器。”

古董。

第四十一回　贾宝玉品茶拢翠庵　刘姥姥醉卧怡红院

又见妙玉另拿出两只杯来。一个旁边有一耳，杯上镌着“瓠瓟斝”三个隶字，后有一行小真字是“晋王恺珍玩”，又有“宋元丰五年四月眉山苏轼见于秘府”一行小字。妙玉便斟了一斝，递与宝钗。

那一只形似钵而小，也有三个垂珠篆字，镌着“点犀盉”。妙玉斟了一盉与黛玉。仍将前番自己常日吃茶的那只绿玉斗来斟与宝玉。宝玉笑道：“常言‘世法平等’，他两个就用那样古玩奇珍，我就是个俗器了。”妙玉道：“这是俗器？不是我说狂话，只怕你家里未必找的出这么一个俗器来呢。”

瓠瓟罍上有小字“宋元丰五年四月眉山苏轼见于秘府”，而元丰五年时苏轼在黄州，并没有在京城，当然不可能“见于秘府”，这就说明妙玉递给薛宝钗的瓠瓟罍这个所谓“晋王恺珍玩”的古玩，并非真品，而是假古董。这样的情节暗示作书人具备古董鉴别方面的经验。

第四十八回　滥情人情误思游艺　慕雅女雅集苦吟诗

谁知就有一个不知死的冤家，混号儿世人叫他作石呆子，穷的连饭也没的吃，偏他家就有二十把旧扇子，死也不肯拿出大门来。

石呆子正是收藏古董的真爱古董的人，为了古董愿意死。傅山在《题北宋燕文贵山水卷》中提到自己的好友戴廷栻是一个收藏古董的真爱古董的人：“戴仲好古画法书器皿，见之若得，不惜削划田舍而有之，今之奇人也。”

第五十三回　宁国府除夕祭宗祠　荣国府元宵开夜宴

岂有不赏之理，按时到节不过是些彩缎古董顽意儿。

古董。

第六十七回　见土仪颦卿思故里　闻秘事凤姐讯家童

又说这一件可以摆在面前；又说那一件可以放在条桌上当古董儿倒好呢。

古董。

第七十二回　王熙凤恃强羞说病　来旺妇倚势霸成亲

贾琏未语先笑道：“因有一件事，我竟忘了，只怕姐姐还记得。上年老太太生日，曾有一个外路和尚来孝敬一个腊油冻的佛手，因老太太爱，就即刻拿过来摆着了。因前日老太太生日，我看古董帐上还有这一笔，却不知此时这件东西着落何方。古董房里的人也回过我两次，等我问准了好注上一笔。

“腊油冻的佛手”被记在古董帐上。贾府还有古董房，说明贾府古董非常多，需要专人专房管理。

傅山精于古董鉴别。傅山在《题宋元名人绘迹》中提到自己在二十四五岁就为黄双凤鉴别宋元名人绘迹了，如下：

题宋元名人繪蹟

此册中多霍鳳黃孝廉家藏幅。孝廉之祖，有宦晉官承奉者，故多得晉分藩時書畫。而孝廉又博學，精賞鑒，以文章從龍池先生遊。是以收藏精富，在嘉、隆爲太原最。庚午、辛未之閒曾留貧道冰龕，頗細爲删存之。[①]

清代秦祖永在其绘画品评著作《桐阴论画》中称傅山“工诗文，兼长分隶书，尤精篆刻，

[①] 《傅山全书》第二册第 95 页

收藏金石最富，辨别真赝百不失一，称当代巨眼”。

《红楼梦》与傅山戏曲造诣的关联

第　八　回　比通灵金莺微露意　探宝钗黛玉半寒酸

又着实的称赞秦钟的人品行事，使人怜爱。【蒙府侧批：“怜爱”二字写出宝玉真神，若是别个断不肯透露。凤姐帮话是为秦氏，用意曲尽人情。】

傅山有对联：“曲是曲也，曲尽人情，愈曲愈妙；戏岂戏乎，戏推物理，越戏越真”。对联中“曲尽人情”四字与批语中“曲尽人情”四字完全一样。

第一十一回　庆寿辰宁府排家宴　见熙凤贾瑞起淫心

话说是日贾敬的寿辰，贾珍先将上等可吃的东西，稀奇些的果品，装了十六大捧盒，着贾蓉带领家下人等与贾敬送去，向贾蓉说道：“你留神看太爷喜欢不喜欢，你就行了礼来。你说：‘我父亲遵太爷的话未敢来，在家里率领合家都朝上行了礼了。’”

在贾敬生日这一天，宁国府安排家宴“庆寿辰”。

凤姐儿立起身来答应了一声，方接过戏单，从头一看，点了一出《还魂》，一出《弹词》，递过戏单去说：“现在唱的这《双官诰》，唱完了，再唱这两出，也就是时候了。”

此处演出戏曲有：《双官诰》、《牡丹亭·还魂》、《弹词》。

《双官诰》，讲的是薛广外出后，其第三妾王春娥独自养薛广与妾刘氏的庶子薛倚哥，后薛倚哥得中状元，薛广亦得官还乡，王春娥获双官诰的故事。官诰，皇帝赐爵或授官的诏令。

双官，指薛广与薛倚哥这对薛家父子。

看《双官诰》的为邢夫人、王夫人、尤老娘、尤氏、王熙凤。邢夫人与王熙凤为婆媳关系。尤老娘与尤氏为母子关系。另外荣国府中确实有一对“薛家”母子：薛姨妈与薛蟠。第四回说“请姨太太和姐儿哥儿住了甚好”、“薛家母子就在梨香院住了”。第五回说“薛家母子在荣府中寄居”。明确点出“哥儿”与“薛家母子”。在这三对关系中，只有尤老娘与尤氏在宁国府看戏的现场。

王熙凤说“现在唱的这《双官诰》，唱完了，再唱这两出，也就是时候了”。“再唱这两出”指的是“一出《还魂》，一出《弹词》”。《牡丹亭》第三十五出为《回生》，舞台本称《还魂》，讲杜丽娘死后复生。尤氏的公公贾敬与丈夫贾珍是父子关系，且为“双官”：贾敬袭了原任京营节度使世袭一等神威将军贾代化的官，贾珍为世袭三品爵威烈将军。隐面下的依据为：贾珍的原型为明武宗正德帝朱厚照；贾敬的原型为嘉靖帝朱厚熜；王熙凤的原型为天启年间大太监魏忠贤；尤氏的原型为在北京自缢的亡国之君崇祯帝朱由检；明武宗朱厚照驾崩后无子，朝廷征召其堂弟朱厚熜继位，嘉靖帝继位后发动“大礼仪”事件，尊其父兴献王朱祐杭为献皇帝，这样朱厚熜就犹如薛倚哥得中状元，正德帝与嘉靖帝两人如同“双官”；“《双官诰》唱完了”指大明帝系嘉靖帝朱厚熜这一支完结，即大明亡于崇祯帝朱由检之时，且民间也认为明亡“始亡于嘉靖”；大明覆亡后，朱由崧在明南京皇宫登基，南明继续，国号仍

是大明，犹如大明“还魂”；尤老娘的原型正是弘光帝朱由崧；宁国府的原型正是明南京皇宫。

《弹词》，是指《长生殿·弹词》吗？《长生殿》第三十八出为《弹词》，主要情节为宫廷乐师李龟年在战乱中流落江南卖艺，弹唱唐明皇、杨贵妃的荣枯陈迹。其开篇唱词为“一从鼙鼓起渔阳，宫禁俄看蔓草荒。留得白头遗老在，谱将残恨说兴亡。老汉李龟年，昔为内苑伶工，供奉梨园。”曲词有“唱不尽兴亡梦幻，弹不尽悲伤感叹，大古里凄凉满眼对江山。我只待拨繁弦传幽怨，翻别调写愁烦，慢慢的把天宝当年遗事弹”，“一代红颜为君绝，千秋遗恨滴罗巾血”。在第二回中，贾雨村提到过唐明皇与李龟年。

隐面下，《双官诰》与《还魂》象征大明覆亡与南明相继；如果《弹词》是指《长生殿·弹词》，那么《弹词》就应象征南明四帝相继覆亡，这与《长生殿·弹词》的内容并不相符。

“一出弹词”，这里“弹词”二字看上去可为戏剧剧目，也可指说唱形式的弹词。弹词是一种说唱艺术，弹词本身是韵文跟散文的综合体，包括说白和唱词两部分。弹词在明代嘉靖、万历时流行全国各地。著名的弹词有《二十一史弹词》、《天雨花》等。

《廿一史弹词》为杨慎在嘉靖年间谪戍云南时所作，原名《历代史略十段锦词话》，传世后易名为《廿一史弹词》。它取材于正史，用浅近文言写成，被誉为“后世弹词之祖”。杨慎是明朝人，只写了明朝以前的廿一史。《廿一史弹词》中并无具体人物故事情节，是抽象的对历朝的评点，如开头的第一段《总说西江月》：“天上乌飞兔走，人间古往今来。沉吟屈指数英才，多少是非成败。富贵歌楼舞榭，凄凉废冢荒台。万般回首化尘埃，只有青山不改。”

《双官诰》与《牡丹亭·还魂》两出讲的都是普通人的故事。《长生殿·弹词》讲的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廿一史弹词》讲的是历朝评点，这与王熙凤点《双官诰》、《牡丹亭·还魂》两出风格都不一样，似乎还不应景。

明末清初，弹词已非常流行。清代有三大流行弹词：《天雨花》、《再生缘》、《笔生花》。其中出现在清初的只有《天雨花》。《天雨花》陶贞怀在序言中说“余生长乱离，遭时患难，每读英雄之传，慨然忠孝之才。每叹汉室亡于宦官，唐家乱于宠嬖，天启兼此，宜长厉阶；而屠戮忠良，烈于前古，卒移龟鼎，自取丧亡。慨已！……顺治八年，岁次辛卯，九月十九日，梁溪陶贞怀自叙。”《天雨花》的写作意图与《红楼梦》作者的写作意图是一致的，都有亡国之恨。而且《天雨花》讲的是普通人的故事，如《第一回　武曲星乐善村除害　绿林贼卧狮寨遭擒》。

弹词《天雨花》讲的是主人公左维明与权奸郑国泰、魏忠贤斗争的故事，反映了明朝后期东林党与阉党的斗争，再现了明末著名的梃击、红丸、移宫三大案等重大历史事件。如《第二十六回　左丞相怒毁隆仁祠　魏忠贤计害琼林客》。隐面下，点《弹词》的王熙凤的原型正是魏忠贤！此回最后一句话讲的正是王熙凤要计害贾瑞，犹如《魏忠贤计害琼林客》。

《弹词》是在宁国府王熙凤为贾敬庆生日而点。如果《弹词》是指《长生殿·弹词》或者《天雨花》，隐面下会与情节有冲突。隐面下的依据为：宁国府的原型为明南京皇宫；贾敬的原型为嘉靖帝朱厚熜；王熙凤的原型为天启年间大太监魏忠贤；《长生殿》与《天雨花》都产生于大明覆亡之后，与嘉靖帝与魏忠贤皆为明时最高实权人物的情节在时间上不符合。

《弹词》是在宁国府王熙凤为贾敬庆生日而点。《弹词》应指《廿一史弹词》。如果说《廿一史弹词》不应景的话，《牡丹亭・还魂》讲死而复生，也不应景。王熙凤在两出故事性的戏剧后换个类型，点有趣味性的讲历史的弹词，应该是合适的。《廿一史弹词》为杨慎谪戍云南时所作，杨慎为内阁首辅杨廷和之子，正德年间状元，官至翰林院修撰。隐面下的依据为：贾敬的原型为嘉靖帝朱厚熜；王熙凤的原型为天启年间大太监魏忠贤；《廿一史弹词》原名《历代史略十段锦词话》，传世后易名为《廿一史弹词》，它取材于正史，用浅近文言写成，被誉为“后世弹词之祖”，只写了明朝以前，最后一段第十段为“说元史西江月”；《双官诰》与《还魂》象征大明覆亡与南明相继，《廿一史弹词》没有明史，即“无明”，可象征大明南明相继覆亡之后的清顺治年间，其中第三章《说秦汉》开场词《临江仙》有“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之句[①]，这正如对大清取代大明的描述；清代学者在总结明亡原因时，提出“明之亡，非亡于崇祯，而亡于天启，实亡于万历，始亡于嘉靖”的观点；正德年间，大学士杨廷和曾帮武宗起草遗诏，诏朱厚熜“嗣皇帝位”，之后嘉靖帝朱厚熜对其右长史袁宗皋说：“遗诏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以内阁首辅杨廷和为首的朝中大臣要嘉靖帝朱厚熜以明孝宗为皇考，祭祀时对其亲生父母自称“侄皇帝”，嘉靖帝坚决不从，这引发了著名的“大礼议”事件[②]；嘉靖三年（1524 年）七月杨廷和之子翰林院修撰杨慎与王元正等二百多人伏于左顺门，撼门大哭，自言“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跪请嘉靖帝改变旨意，嘉靖帝下令将众人下诏狱廷杖，当场杖死者十六人，十日后，杨慎等七人又聚众当廷痛哭，再次遭到廷杖，杨慎被谪戍云南永昌卫[③]；点戏的王熙凤的原型大太监魏忠贤是天启年间最高实权人物，是“亡于天启”的责任人，过生日的贾敬的原型嘉靖帝朱厚熜是“始亡于嘉靖”的责任人，《弹词》作者的父子两人都为嘉靖“大礼议”事件的参与人。

> 第一十八回　林黛玉误剪香囊袋　贾元春归省庆元宵
>
> 那时贾蔷带领十二个女戏，在楼下正等的不耐烦，只见一太监飞来说：“作完了诗，快拿戏目来！”贾蔷急将锦册呈上，并十二个花名单子。少时，太监出来，只点了四出戏：第一出《豪宴》；【庚辰双行夹批：《一捧雪》中伏贾家之败。】第二出《乞巧》；【庚辰双行夹批：《长生殿》中伏元妃之死。】第三出《仙缘》；【庚辰双行夹批：《邯郸梦》中伏甄宝玉送玉。】第四出《离魂》。【庚辰双行夹批：《牡丹亭》中伏黛玉死。所点之戏剧伏四事，乃通部书之大过节、大关键。】……贾蔷忙答应了，因命龄官做《游园》、《惊梦》二出。龄官自为此二出原非本角之戏，执意不作，定要作《相约》《相骂》二出。【庚辰双行夹批：《钗钏记》中总隐后文不尽风月等文。】贾蔷扭他不过，只得依他作了。

此处演出戏曲有：《一捧雪・豪宴》，《乞巧》，《邯郸记・仙缘》，《牡丹亭・离魂》、《钗钏记・相约》，《钗钏记・相骂》。提到而没有演出的为《牡丹亭・游园》与《牡丹亭・惊梦》两折。

《一捧雪》是由明末清初作家李玉所著的戏剧。故事讲述明朝嘉靖年间，京官莫怀古家有祖传玉杯一捧雪，被裱糊匠汤勤得知，向严世蕃密告。严世蕃以权势向莫怀古索取此杯。莫怀古连番设计保卫祖传玉杯，却尽被识破。莫家仆人莫成代主人赴死，汤勤被莫妾薛雪艳刺死。最后莫怀古儿子莫昊冒死上书，以昭雪父亲不白之冤，一家得以团聚。

---

① zh.wikipedia.org/wiki/廿一史彈詞

② zh.wikipedia.org/wiki/大禮議

③ zh.wikipedia.org/wiki/杨慎

《一捧雪·豪宴》一出，主要讲述莫怀古到严世蕃家中赴宴，向严世蕃推荐了汤勤，然后严世蕃命家中戏班为莫、汤演绎《中山狼》故事。中山狼暗指汤勤。

在第四十一回中，贾宝玉把妙玉的古董茶杯给了刘姥姥，说“那茶杯虽然脏了，白撂了岂不可惜？依我说，不如就给那贫婆子罢，他卖了也可以度日。你道可使得。”刘姥姥得到古董杯子，就如严世蕃得到古董杯子。

在第五回中，贾迎春的判词中有“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金闺花柳质，一载赴黄粱。”红楼梦曲中有“[喜冤家] 中山狼，无情兽，全不念当日根由。”中山狼指孙绍祖。

脂批说“《一捧雪》中伏贾家之败。”《一捧雪》剧情核心为大明高官严世蕃以权势向莫怀古索取“玉”杯。雪，谐音“薛”。隐面下的依据为：贾家的原型为大明朱棣皇家；燕王朱棣以燕军发动靖难之役向建文帝“索取明传国玉玺”，大顺李自成军攻入北京内城向崇祯帝“索取明传国玉玺”；大明覆亡的原因根源在于明成祖朱棣。

《仙缘》，即《仙圆》，为《邯郸梦记》中第三十出《合仙》在昆剧剧本中的名字。在这一出中，卢生被多位神仙点醒梦境，身边的黄粱饭还没有熟，卢生由此悟化，随吕洞宾而去。

贾元春点《仙缘》，脂批说“《邯郸梦》中伏甄宝玉送玉”，“甄宝玉送玉”暗示后文似乎还有此情节，但书中并未说甄宝玉有一块通灵宝玉。隐面下的依据为：贾元春的原型为明成祖朱棣；甄宝玉的原型为朱棣在南京登基成为永乐帝后重新刻制的明传国宝玺；“送玉”之“玉”为林红玉之“玉”；林红玉的原型为弘光帝朱由崧；崇祯十七年（1644 年）三月大明覆亡，五月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位，改元弘光；朱由崧得到机会而成为南明第一位皇帝，这就犹如“甄宝玉送玉”，也犹如吕洞宾送枕头给卢生，因朱由崧在位仅一年，犹如卢生的黄粱一梦。

《牡丹亭》中没有《离魂》这一出，《离魂》指第二十出《闹殇》，这一回中，杜丽娘因思念梦中情郎郁郁寡欢而亡。脂批说“《牡丹亭》中伏黛玉死。”点出“亭”字。隐面下的依据为：林黛玉的原型为崇祯帝朱由检；贾宝玉的原型为明传国宝玺；崇祯十七年（1644 年）三月，崇祯帝朱由检自缢于万岁山（景山）寿皇“亭”树下，大明覆亡。

《明季北略·第二十卷 崇祯十七年甲申》记载：“上登万岁山之寿皇亭，即煤山之红阁也。亭新成，先帝为阅内操特建者。时上逡巡久之，叹曰：「吾待士亦不薄，今日至此，群臣何无一人相从？」如先朝靖难时，有程济其人者乎？」已而太息曰：「想此辈不知，故不能遽至耳。」遂自经于亭之海棠树下。太监王承恩，对面缢死。”

“第二出《乞巧》”，讲述的是唐明皇与杨贵妃在长生殿乞巧盟誓永不分离的故事，这个剧目在多个戏剧中皆有。《唐明皇秋夜梧桐雨》是元代文学家白朴创作的杂剧，被誉为元杂剧四大悲剧之一。其第一折的情节就是唐明皇与杨贵妃在长生殿乞巧盟誓。这一折剧中提到“乞巧”七次，提到“长生殿”三次。如“今日是七月七夕，牛女相会，人间乞巧令节。已曾分付宫娥，排设乞巧筵在长生殿，妾身乞巧一番。”又如“是太真娘娘在长生殿乞巧排宴哩。”《长生殿》第二十二出为《密誓》，其中有对话“是唐天子的贵妃杨玉环，在宫中乞巧哩。”

在第四十二回，王熙凤说贾巧姐“正是生日的日子不好呢，可巧是七月初七日。”乞巧，乞求巧艺。乞巧节为七夕节别称，起始于上古，其星宿崇拜活动在每年七月初七晚举行。民间相传，在每年的七夕夜晚，是天上织女牛郎鹊桥相会之时。

在第七十八回中，众人说：“这题目名曰《姽婳词》，且既有了序，此必是长篇歌行方合体的。或拟白乐天《长恨歌》，或拟咏古词，半叙半咏，流利飘逸，始能尽妙。”《长恨歌》，是唐朝诗人白居易所作的长篇叙事诗，是白居易最为人传颂的代表作。诗中描写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故事。其最后几句为：

> 昭阳殿里恩爱绝，蓬莱宫中日月长。回头下望人寰处，不见长安见尘雾。
> 惟将旧物表深情，钿合金钗寄将去。钗留一股合一扇，钗擘黄金合分钿。
> 但教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临别殷勤重寄词，词中有誓两心知。
> 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唐明皇秋夜梧桐雨》与《长生殿》其实都取材了《长恨歌》。诗句中提到“蓬莱”、“日月”、“长安”、“金钗”、“连理枝”，这些都是书中用到过的词语。“七月七日长生殿”正是指唐明皇与杨贵妃在乞巧节发誓之事。七月七日，就是七月初七。长生殿，指隋唐京师长安城大明宫中一处宫殿。第四十二回提到巧姐的生日“七月初七”，刘姥姥因此给巧姐取的名字叫“巧哥儿”。

杨贵妃在书中也多次被提到。第五回提到“太真乳”、第二十三回提到“杨贵妃的外传”，第二十七回提到“杨妃戏彩蝶”，第三十回贾宝玉说“拿姐姐比杨妃”，薛宝钗说“我倒象杨妃”。

“第二出《乞巧》”，此出指的是《唐明皇秋夜梧桐雨》的第一折呢，还是《长生殿》第二十二出《密誓》呢？

《唐明皇秋夜梧桐雨》的第一折相比《密誓》，更突出乞巧的情节，提到“乞巧”七次，并直接提到“长生殿乞巧”。《乞巧》如果是作书人对《唐明皇秋夜梧桐雨》的第一折的指称，那么“长生殿”就可是此折中“排设乞巧筵在长生殿”中的地点长生殿，其也是《长恨歌》中“七月七日长生殿”中的地点。

长生殿，位于今西安市临潼区的华清池。长生殿为供奉唐代自高祖李渊、太宗李世民、高宗李治、大圣皇后武则天、中宗李显、睿宗李旦以及追封的太上玄元皇帝老子李耳，共七位皇帝灵位之地，所以唐代该殿也被称为七圣殿。脂批“长生殿中伏元妃之死”明确地暗示了贾元春的人物原型就是皇帝，因为长生殿就是皇帝灵位之地。

在书中，贾元春很多次被称作贵妃。脂批说“长生殿中伏元妃之死”，是指贾元春将如杨贵妃一样死去。杨贵妃是在行军途中，被唐明皇李隆基赐死的。隐面下，贾元春的原型为明成祖朱棣；朱棣自己下旨进行第五次亲征漠北，结果死于班师回京途中的榆木川，犹如杨贵妃死于行军途中；朱棣驾崩后，当然灵位进入了太庙；朱棣葬于明十三陵中的“长陵”，长陵的正殿为祾恩殿，匾额为“祾恩殿”，“祾”即“祭而受福”；长生殿，暗指供奉朱棣“长生牌位”的“长”陵祾恩“殿”。

《长生殿》第“二十二”出《密誓》，故事为，唐明皇与杨贵妃在七月七日乞巧节这天，深夜祭拜牛郎织女二星许下爱情誓言。但杨贵妃最后命运为死在行军途中。《乞巧》如果是指《长生殿》第二十二出《密誓》，为何不直接用《密誓》这个剧目呢？可能《乞巧》这个名字更突出与巧姐的关联。《牡丹亭》中没有《离魂》这一出，文中也用《离魂》指第二十出《闹殇》，更适合突出与文中情节的关联。

脂批说“所点之戏剧伏四事，乃通部书之大过节、大关键”中“所点之戏剧”是指正文中所点的四出戏剧《豪宴》、《乞巧》、《仙缘》、《离魂》。其中两出《乞巧》与《离魂》都是作书人所改的名字。脂批提到的“一捧雪”、“长生殿”、“邯郸梦”、“牡丹亭”，并没有书名号，其中《一捧雪》、《邯郸梦》、《牡丹亭》都是戏剧名，“长生殿”有歧义，可指地点也可指戏剧。隐面下，脂批所说“所点之戏剧伏四事”的含义为：《豪宴》象征朱棣埋下大明衰败之因；《乞巧》象征朱棣登基；《仙缘》象征朱棣的皇位传给子孙；《离魂》象征大明覆亡。

傅山有诗《七夕》：“望天青汉水光，云鬟风袖动微凉。要知无限相思意，不是人间空断肠。”

如果脂批中的“长生殿”指洪昇的《长生殿》，那么前文《弹词》就必然指《长生殿》第三十八出《弹词》，《乞巧》必然指《长生殿》剧本第二十二出《密誓》。

傅山会用洪昇的《长生殿》吗？《长生殿》作者洪昇出生于大明覆亡的次年 1645 年，是清朝人。《长生殿》三易其稿，虽然最终定稿成书在康熙二十七年（1688 年），在这十年前其中的剧目就已经在上演了。《长生殿》自序中，洪昇的落笔为“康熙己未仲秋稗畦洪昇题于孤屿草堂”，但这康熙十八年（1679 年，己未年）并非是三十四岁的洪昇已经完成《长生殿》的时间，而更可能是开始构思的时间。傅山为山西人，生于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 年），卒于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 年），享年七十八岁。就算傅山在在康熙十八年（1679 年）看到《长生殿》，应不太可能将其用入书中，因不但此时剧本刚出太新而且此时傅山应早完成《红楼梦》写作而已进入批语阶段，五年后傅山就去世了。

既然脂批中的“长生殿”不是指洪昇的《长生殿》，那么前文《弹词》就很可能为《廿一史弹词》，《乞巧》指《唐明皇秋夜梧桐雨》的第一折。

第一十九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语　意绵绵静日玉生香

谁想贾珍这边唱的是《丁郎认父》、《黄伯央大摆阴魂阵》，更有《孙行者大闹天宫》、《姜子牙斩将封神》等类的戏文。倏尔神鬼乱出，忽又妖魔毕露，甚至于扬幡过会，号佛行香，锣鼓喊叫之声闻于巷外。满街之人个个都赞：“好热闹戏，别人家断不能有的。”

此处演出的戏曲有：《丁郎认父》、《孙行者大闹天宫》、《姜太公斩将封神》。

第二十二回　听曲文宝玉悟禅机　制灯迷贾政悲谶语

吃了饭点戏时，贾母一定先叫宝钗点。宝钗推让一遍，无法，只得点了一折《西游记》。贾母自是欢喜，然后便命凤姐点。凤姐亦知贾母喜热闹，更喜谑笑科诨，便点了一出《刘二当衣》。贾母果真更又喜欢，然后便命黛玉点。

宝玉听了，喜的拍膝画圈，称赏不已，又赞宝钗无书不知，林黛玉道："安静看戏罢，还没唱《山门》，你倒《妆疯》了。"说的湘云也笑了。于是大家看戏。

此处演出的戏曲有：《西游记》、《刘二当衣》、《虎囊弹·山门》。

第二十九回　享福人福深还祷福　痴情女情重愈斟情

贾珍一时来回："神前拈了戏，头一本《白蛇记》。"贾母问："《白蛇记》是什么故事？"贾珍道："是汉高祖斩蛇方起首的故事。第二本是《满床笏》。"贾母笑道："这倒是第二本上？也罢了。神佛要这样，也只得罢了。"又问第三本，贾珍道："第三本是《南柯梦》。"贾母听了便不言语。

此处演出的戏曲有：《白蛇记》、《满床笏》、《南柯梦》。

第四十四回　变生不测凤姐泼醋　喜出望外平儿理妆

话说众人看演《荆钗记》，宝玉和姐妹一处坐着。林黛玉因看到《男祭》这一出上，便和宝钗说道："这王十朋也不通的很，不管在那里祭一祭罢了，必定跑到江边子上来作什么！俗语说'睹物思人'，天下的水总归一源，不拘那里的水舀一碗看着哭去，也就尽情了。"

此处演出的戏曲为：《荆钗记·男祭》。

第五十一回　薛小妹新编怀古诗　胡庸医乱用虎狼药

李纨又道："……如今这两首虽无考，凡说书唱戏，甚至于求的签上皆有注批，老小男女，俗语口头，人人皆知皆说的。况且又并不是看了《西厢》《牡丹》的词曲，怕看了邪书。这竟无妨，只管留着。"

第五十三回　宁国府除夕祭宗祠　荣国府元宵开夜宴

这媳妇们都素知规矩的，放下桌子，一并将钱都打开，将彩绳抽去，散堆在桌上。正唱《西楼·楼会》这出将终，于叔夜因赌气去了，那文豹便发科诨道："你赌气去了，恰好今日正月十五，荣国府中老祖宗家宴，待我骑了这马，赶进去讨些果子吃是要紧的。"

此处演出的戏曲为《西楼记·楼会》。《西楼记》为明袁于令所作昆曲传统剧目。讲述的是明代书生于鹃（叔夜）与歌女丽华（穆素徽）的爱情故事，共四十出。袁于令（1592 年—1672 年）为苏州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人，明末清初戏曲家、小说家。

第五十四回　史太君破陈腐旧套　王熙凤效戏彩斑衣

当下天未二鼓，戏演的是《八义》中《观灯》八出。正在热闹之际，宝玉因下席往外走。

此处演出的戏曲为《八义记·观灯》。明传奇《八义记》改编自赵氏孤儿的故事。春秋时晋国权臣屠岸贾残杀赵盾全家，并搜捕孤儿赵武。赵家门客程婴与公孙杵臼定计救出赵武，程婴抚养成人，报了冤仇。《八义记》所赞扬八位舍生取义的义士为：程婴、公孙杵臼、鉏麑、周坚、张维、提弥明、灵辄、韩厥。

赵氏孤儿故事中的孟山，位于山西省阳泉市盂县城北。赵氏孤儿事件之后，百姓为了纪念程婴，便把程婴与赵武藏身十五年之久的孟山改名为藏山。傅山为藏山祠题写"名山显位"匾。

贾母笑道:“大正月里,你师父也不放你们出来逛逛。你等唱什么?刚才八出《八义》闹得我头疼,咱们清淡些好。你瞧瞧,薛姨太太这李亲家太太都是有戏的人家,不知听过多少好戏的。这些姑娘们都比咱们家姑娘见过好戏,听过好曲子。如今这小戏子又是那有名玩戏家的班子,虽是小孩子们,却比大班还强。咱们好歹别落了褒贬,少不得弄个新样儿的。叫芳官唱一出《寻梦》,只提琴至管箫合,笙笛一概不用。”

此处演出的戏曲为《牡丹亭·寻梦》。

贾母笑道:“我们这原是随便的顽意儿,又不出去做买卖,所以竟不大合时。”说着又道:“叫葵官唱一出《惠明下书》,也不用抹脸。只用这两出叫他们听个疏异罢了。若省一点力,我可不依。”文官等听了出来,忙去扮演上台,先是《寻梦》,次是《下书》。众人都鸦雀无闻,薛姨妈因笑道:“实在亏他,戏也看过几百班,从没见用箫管的。”贾母道:“也有,只是象方才《西楼·楚江晴》一支,多有小生吹箫和的。这大套的实在少,这也在主人讲究不讲究罢了。这算什么出奇?”指湘云道:“我象他这么大的时节,他爷爷有一班小戏,偏有一个弹琴的凑了来,即如《西厢记》的《听琴》,《玉簪记》的《琴挑》,《续琵琶》的《胡笳十八拍》,竟成了真的了,比这个更如何?”

此处演出的戏曲为《惠明下书》。提到《西楼·楚江晴》、《西厢记·听琴》、《玉簪记·琴挑》、《续琵琶·胡笳十八拍》。

第六十三回　寿怡红群芳开夜宴　死金丹独艳理亲丧

宝钗吃过,便笑说:“芳官唱一支我们听罢。”芳官道:“既这样,大家吃门杯好听的。”于是大家吃酒。芳官便唱:“寿筵开处风光好。”众人都道:“快打回去。这会子很不用你来上寿,拣你极好的唱来。”芳官只得细细的唱了一支《赏花时》:翠凤毛翎扎帚叉,闲踏天门扫落花。您看那风起玉尘沙。猛可的那一层云下,抵多少门外即天涯。您再休要剑斩黄龙一线儿差,再休向东老贫穷卖酒家。您与俺眼向云霞。洞宾呵,您得了人可便早些儿回话;若迟呵,错教人留恨碧桃花。才罢。宝玉却只管拿着那签,口内颠来倒去念“任是无情也动人”,听了这曲子,眼看着芳官不语。湘云忙一手夺了,掷与宝钗。

此处演出的戏曲为:《上寿》、《邯郸记·扫花》。

《赏花时》出自《邯郸记·扫花》。明汤显祖所写的《邯郸记》与《南柯记》、《牡丹亭》、《紫钗记》合称临川四梦,揭示了人生如梦、宠辱皆空的主题。

《邯郸记》是在唐人传奇《枕中记》的基础上创作的。故事讲述八仙之一吕洞宾下凡去度一人上天代替何仙姑天门扫花之役,于邯郸客店见一名叫卢生的书生热衷仕途功名,于是点化他。吕洞宾用一个有法术的枕头引卢生入梦。梦中卢生经历娶妻、入仕、遭贬、受奖、挂帅、勒石、封相、受谄、戴罪、昭雪、复官、享乐、寿终,让他觉得死而无憾,梦醒时才发现一切都是虚幻,于是他就开悟,追随学仙,上天去当扫花人。

傅山游山东,登泰山,途径邯郸,写诗《与邯郸任尹四首》赠友,其中“自信无仙骨,黄粱梦懒寻”、“邯郸好都会,厮养亦精神”两句就提到了“邯郸”“黄粱梦”。

第七十一回　嫌隙人有心生嫌隙　鸳鸯女无意遇鸳鸯

凤姐儿道:“共有十六家有围屏,十二架大的,四架小的炕屏。内中只有江南甄家一架大屏十二

扇，大红缎子绲丝‘满床笏’，一面是泥金‘百寿图’的，是头等的。还有粤海将军邬家一架玻璃的还罢了。”

一架围屏上有刺绣戏曲场面《满床笏》。

从时间上看，《红楼梦》书中出现的戏剧，都是元代杂剧或明代和清初的传奇或杂剧。

山西著名戏曲《拉郎配》中的主人公的原型就是傅山曾祖傅朝宣。傅山在一则《杂记》中这样描述：

> 先曾祖之结亲与王府也，迫于势。即因骑过中尉之门，中尉数数见之， 一旦拥而入，莽插戴之，不令出，遂闻之于府主，而请为仪宾矣。既赘于府 随其党朝画卯，米盐牵制，不得自由，因甚恨之。稍长，遂废读书业，郎青 君亦无可奈何，听之而已。……先祖既贵后，诸舅尚挟宗室势力，不命坐 不得坐。至先御史祖则与抗衡，不甚修甥舅意，诸舅亦稍凌迟逊谢矣。…… 先曾祖考终遗笔，有‘子孙再敢与王府结亲者，以不孝论，族人鸣鼓攻之’，凛凛在子孙耳目间也，岂无所为惩哉！岂无所为惩哉！

傅山精通戏剧创作，有三部戏剧作品传世：《红罗镜》、《齐人乞食》、《八仙庆寿》。《红罗镜》杂剧共六折，是篇幅最大的作品，在其中运用到大量山西地方方言。

在清代咸丰年间，发生过寿阳张静生及其弟古娱搜罗到傅山杂剧却将其烧毁的事。《霜红龛集备存例言》记载“先生传奇亦多，世传《骄其妻妾》、《八仙庆寿》诸曲，《穿吃醋》止传序文，又有《红罗梦》，语少含蓄，古娱一见即投诸火，诗文有类此者，概不收录。”其中《红罗梦》即《红罗镜》。《红罗梦》与《红楼梦》仅一音之差。

《红楼梦》与傅山俗语造诣的关联

作书人在第四十二回中直接指出如何利用俗语：“将市俗的粗话，撮其要，删其繁，再加润色比方”。其目的是为了增加人物语言的现实度、新鲜度与形象度。

全书八十回中，大量使用俗语，其中仅直接引用明确说“俗语”或“俗话”的，就有四十多处。如下所示。

第　六　回　贾宝玉初试雨云情　刘姥姥一进荣国府

周瑞家的道：“说那里话。俗语说的：‘与人方便，自己方便。’不过用我说一句话罢了，害着我什么。”

凤姐儿笑道：“这话没的叫人恶心。不过借赖着祖父虚名，作个穷官儿，谁家有什么，不过是个旧日的空架子。俗语说，‘朝廷还有三门子穷亲戚’呢，何况你我。”

那刘姥姥先听见告艰难，只当是没有，心里便突突的，后来听见给他二十两，喜的又浑身发痒起来，说道：“嗳，我也是知道艰难的。但俗语说的，‘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凭他怎样，你老拔根寒毛比我们的腰还粗呢！”

第　七　回　送宫花贾琏戏熙凤　宴宁府宝玉会秦钟

焦大越发连贾珍都说出来，乱嚷乱叫说：“我要往祠堂里哭太爷去。那里承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牲来！每日家偷狗戏鸡，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我什么不知道？咱们‘胳膊折了往袖子里藏’！”

第　九　回　恋风流情友入家塾　起嫌疑顽童闹学堂

原来这学中虽都是本族人丁与些亲戚家的子弟，俗语说的好，“一龙生九种，种种各别。”未免人多了，就有龙蛇混杂，下流人物在内。

贾瑞只要暂息此事，又悄悄的劝金荣说：“俗语说的好，‘杀人不过头点地’。你既惹出事来，少不得下点气儿，磕个头就完事了。”金荣无奈，只得进前来与秦钟磕头。

第一十三回　秦可卿死封龙禁尉　王熙凤协理宁国府

凤姐听了，恍惚问道：“有何心事？你只管托我就是了。”秦氏道：“婶婶，你是个脂粉队里的英雄，连那些束带顶冠的男子也不能过你，你如何连两句俗语也不晓得？常言‘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又道是‘登高必跌重’。如今我们家赫赫扬扬，已将百载，一日倘或乐极悲生，若应了那句‘树猢狲散’的俗语，岂不虚称了一世诗书旧族了！”

秦氏道：“……眼见不日又有一件非常喜事，真是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要知道，也不过是瞬息的繁华，一时的欢乐，万不可忘了那‘盛筵必散’的俗语。此时若不早为后虑，临期只恐后悔无益了。”

第一十五回　王凤姐弄权铁槛寺　秦鲸卿得趣馒头庵

老尼道:“这点子事，别人的跟前就忙的不知怎么样，若是奶奶的跟前，再添上些也不够奶奶一发挥的。只是俗语说的‘能者多劳’，太太因大小事见奶奶妥贴，越发都推给奶奶了，奶奶也要保重金体才是。”

第一十六回　贾元春才选凤藻宫　秦鲸卿夭逝黄泉路

无奈这些鬼判都不肯徇私，反叱咤秦钟道:“亏你还是读过书人，岂不知俗语说的:‘阎王叫你三更死，谁敢留人到五更。’我们阴间上下都是铁面无私的，不比你们阳间瞻情顾意，有许多的关碍处。”

都判道:“放屁！俗语说的好，‘天下官管天下事’，自古人鬼之道却是一般，阴阳并无二理。别管他阴也罢，阳也罢，还是把他放回没有错了的。”

第一十八回　林黛玉误剪香囊袋　贾元春归省庆元宵

宝钗见问，悄悄的咂嘴点头笑道:“亏你今夜不过如此，将来金殿对策，你大约连‘赵钱孙李’都忘了呢！唐钱翊咏芭蕉诗头一句‘冷烛无烟绿蜡干’，你都忘了不成？”

“赵钱孙李”是《百家姓》的前四姓。傅山有写着《百家姓》的前十六姓“赵钱孙李　周吴郑王　冯陈褚卫　蒋沈韩杨”的大字书法作品传世，如下所示。

①

第二十一回　贤袭人娇嗔箴宝玉　俏平儿软语救贾琏

见了凤姐，正是俗语云“新婚不如远别”，更有无限恩爱，自不必烦絮。

第二十四回　醉金刚轻财尚义侠　痴女儿遗帕惹相思

原来这贾芸最伶俐乖觉，听宝玉这样说，便笑道:“俗语说的，‘摇车里的爷爷，拄拐的孙孙’。虽然岁数大，山高高不过太阳。只从我父亲没了，这几年也无人照管教导。如若宝叔不嫌侄儿蠢笨，认作儿子，就是我的造化了。”

第二十六回　蘅芜院设言传密语　潇湘馆春困发幽情

红玉道:“也不犯着气他们。俗语说的好，‘千里搭长棚，没有个不散的筵席’，谁守谁一辈子呢？不过三年五载，各人干各人的去了。那时谁还管谁呢？”

第二十九回　享福人福深还祷福　痴情女情重愈斟情

老人家急的抱怨说:“我这老冤家是那世里的孽障，偏生遇见了这么两个不省事的小冤家，没有一天不叫我操心。真是俗语说的，‘不是冤家不聚头’。几时我闭了这眼，断了这口气，凭着这两个冤家闹上天去，我眼不见心不烦，也就罢了。偏又不咽这口气。”自己抱怨着也哭了。这话传入宝林二人耳内。原来他二人竟是从未听见过“不是冤家不聚头”的这句俗语，如今忽然得了这句话，好似参禅的一般，都低头细嚼此话的滋味，都不觉潸然泣下。

① 作者摄于太原市博物馆“我为青山主——傅山专题展”，2022 年

第三十四回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错里错以错劝哥哥

袭人忙回道："……一家子的事，俗语说的'没事常思有事'，世上多少无头脑的事，多半因为无心中做出，有心人看见，当做有心事，反说坏了。……俗语又说'君子防不然'，不如这会子防避的为是。……"

第四十二回　蘅芜君兰言解疑癖　潇湘子雅谑补馀音

宝钗笑道："世上的话，到了凤丫头嘴里也就尽了。幸而凤丫头不认得字，不大通，不过一概是市俗取笑。更有颦儿这促狭嘴，他用'春秋'的法子，将市俗的粗话，撮其要，删其繁，再加润色比方出来，一句是一句。这'母蝗虫'三字，把昨儿那些形景都现出来了。亏他想的倒也快。"

第四十四回　变生不测凤姐泼醋　喜出望外平儿理妆

林黛玉因看到《男祭》这一出上，便和宝钗说道："这王十朋也不通的很，不管在那里祭一祭罢了，必定跑到江边子上来作什么！俗语说'睹物思人'，天下的水总归一源，不拘那里的水舀一碗看着哭去，也就尽情了。"

第四十六回　尴尬人难免尴尬事　鸳鸯女誓绝鸳鸯偶

听邢夫人道："……你又是个要强的人，俗语说的，'金子终得金子换'，谁知竟被老爷看重了你。如今这一来，你可遂了素日志大心高的愿了，也堵一堵那些嫌你的人的嘴。跟了我回老太太去！"

嫂子脸上下不来，因说道："愿意不愿意，你也好说，不犯着牵三挂四的。俗语说，'当着矮人，别说矮话'。姑奶奶骂我，我不敢还言；这二位姑娘并没惹着你，小老婆长小老婆短，大家脸上怎么过得去？"

第四十九回　琉璃世界白雪红梅　脂粉香娃割腥啖膻

众人看了笑道："这首不但好，而且新巧有意趣。可知俗语说'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社里一定请你了。"

宝钗道："真俗语说'各人有缘法'。他也再想不到他这会子来，既来了，又有老太太这么疼他。"

第五十二回　俏平儿情掩虾须镯　勇晴雯病补雀金裘

麝月笑劝他道："你太性急了，俗语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又不是老君的仙丹，那有这样灵药！你只静养几天，自然好了。你越急越着手。"

第五十五回　辱亲女愚妾争闲气　欺幼主刁奴蓄险心

门外的众媳妇都笑道："姑娘，你是个最明白的人，俗语说，'一人作罪一人当'，我们并不敢欺蔽小姐。如今小姐是娇客，若认真惹恼了，死无葬身之地。"

凤姐儿笑道："……如今俗语'擒贼必先擒王'，他如今要作法开端，一定是先拿我开端。倘或他要驳我的事，你可别分辩，你只越恭敬，越说驳的是才好。千万别想着怕我没脸，和他一犟，就不好了。"

第五十七回　慧紫鹃情辞试莽玉　慈姨妈爱语慰痴颦

紫鹃笑道："……俗语说'老健春寒秋后热'，倘或老太太一时有个好歹，那时虽也完事，只怕耽误了时光，还不得趁心如意呢。……"

紫鹃笑道："……姑娘是个明白人，岂不闻俗语说：'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

第六十回　茉莉粉替去蔷薇硝　玫瑰露引来茯苓霜

他娘笑道:“小蹄子，你走罢，俗语道:‘不经一事，不长一智。’我如今知道了。你又该来支问着我。”

第六十二回　憨湘云醉眠芍药茵　呆香菱情解石榴裙

令完，鸳鸯袭人等皆说的是一句俗语，都带一个“寿”字的，不能多赘。

第六十三回　寿怡红群芳开夜宴　死金丹独艳理亲丧

岫烟笑道:“他这脾气竟不能改，竟是生成这等放诞诡僻了。从来没见拜帖上下别号的，这可是俗语说的‘僧不僧，俗不俗，女不女，男不男’，成个什么道理。”

岫烟听了宝玉这话，且只顾用眼上下细细打量了半日，方笑道:“怪道俗语说的‘闻名不如见面’，又怪不得妙玉竟下这帖子给你，又怪不得上年竟给你那些梅花。……”

第六十五回　贾二舍偷娶尤二姨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尤三姐一叠声又叫:“将姐姐请来，要乐咱们四个一处同乐。俗语说‘便宜不过当家’，他们是弟兄，咱们是姊妹，又不是外人，只管上来。”

兴儿道:“这就是俗语说的‘天下逃不过一个理字去’了。……”

第六十七回　见土仪颦卿思故里　闻秘事凤姐讯家童

宝钗听了，并不在意，便说道:“俗语说的好，‘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薛姨妈说:“……咱们家没人,俗语说的‘夯雀儿先飞’,省得临时丢三落四的不齐全,令人笑话。……”

宝钗因笑道:“妹妹知道，这就是俗语说的‘物离乡贵’，其实可算什么呢。”

第六十八回　苦尤娘赚入大观园　酸凤姐大闹宁国府

贾蓉只跪着磕头，说:“……婶子是何等样人，岂不知俗语说的‘胳膊只折在袖子里’。……”

凤姐见他母子这般，也再难往前施展了，只得又转过了一副形容言谈来，与尤氏反陪礼说:“……可是蓉儿说的‘胳膊折了往袖子里藏’，少不得嫂子要体谅我。……”

凤姐儿又冷笑道:“……俗语说:“拼着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他穷疯了的人，什么事作不出来，况且他又拿着这满理，不告等请不成。’……我是耗子尾上长疮——多少脓血儿。所以又急又气，少不得来找嫂子。”

第七十二回　王熙凤恃强羞说病　来旺妇倚势霸成亲

司棋一把拉住，哭道:“……再俗语说:‘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再过三二年，咱们都是要离这里的。俗语又说:‘浮萍尚有相逢日，人岂全无见面时。’倘或日后咱们遇见了，那时我又怎么报你的德行。”

说着向鸳鸯道:"……俗语说，`求人不如求己'。说不得，姐姐担个不是，暂且把老太太查不着的金

银家伙偷着搬运出一箱子来，暂押千数两银子支腾过去。不上半年的光景，银子来了，我就赎了交还，断不能叫姐姐落不是。”

因又说起家道艰难，便趁势又说：“人口太重了。不如拣个空日回明老太太老爷，把这些出过力的老家人用不着的，开恩放几家出去。一则他们各有营运，二则家里一年也省些口粮月钱。再者里头的姑娘也太多。俗语说：‘一时比不得一时。’……”

第七十三回　痴丫头误拾绣春囊　懦小姐不问累金凤
探春冷笑道：“俗语说的，‘物伤其类’，‘齿竭唇亡’，我自然有些惊心。”

第七十六回　凸碧堂品笛感凄清　凹晶馆联诗悲寂寞
黛玉道：“我先起一句现成的俗语罢。”因念道：三五中秋夕，湘云想了一想，道：清游拟上元。

第七十八回　老学士闲征姽婳词　痴公子杜撰芙蓉诔
王夫人笑道：“……俗语又说：‘女大十八变。’况且有本事的人，未免就有些调歪。……”

第八十回　美香菱屈受贪夫棒　王道士胡诌妒妇方
这魇魔法究竟不知谁作的，实是俗语说的“清官难断家务事”，此事正是公婆难断床帏事了。

在四千多条脂批中，有十九条与俗语有关。直接提到谚语或俗语的部分如下。

第　一　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甲戌侧批：世上原宜假，不宜真也。谚云：“一日卖了三千假，三日卖不出一个真。”信哉！】

第　二　回　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甲眉：从来只见集古集唐等句，未见集俗语者。此又更奇之至！】

点出“集俗语者”。傅山在其诗文中引入了大量的方言俗语。

第　四　回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芦僧乱判葫芦案
【甲戌侧批：谚云：“人若改常，非病即亡。”信有之乎？】

第一十七回　会芳园试才题对额　贾宝玉机敏动诸宾
【庚辰侧批：好诗，全是讽刺。近之谚云：“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真骂尽无厌贪痴之辈。】

第一十八回　林黛玉误剪香囊袋　贾元春归省庆元宵
【庚辰双行夹批：按近之俗语云：“宁养千军，不养一戏。”盖甚言优伶之不可养之意也。……】

第一十九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语　意绵绵静日玉生香
【庚辰双行夹批：正是按谚云：“人在气中忘气，鱼在水中忘水。”余今续之曰：“美人忘容，花则忘香。”此则黛玉不知自骨肉中之香同。】

第二十二回　听曲文宝玉悟禅机　制灯迷贾政悲谶语

【庚辰双行夹批：拍案叫绝！此又深一层也。亦如谚云：“去年贫，只立锥；今年贫，锥也无。”其理一也。】

第五十回　芦雪广争联即景诗　暖香坞创制春灯谜

我因为到了老祖宗那里，鸦没雀静的，【庚辰双行夹批：这四个字俗语中常闻，但不能落纸笔耳。便欲写时，究竟不知系何四字，今如此写来，真是不可移易。】

第七十四回　惑奸谗抄检大观园　避嫌隙杜绝宁国府

【庚辰双行夹批：妙妙，好肩！俗云：“水蛇腰则游曲小也。”又云：“美人无肩。”又曰：“肩若削成。”皆是美之形也。凡写美人皆用俗笔反笔，与他书不同也。】

第七十八回　老学士闲征姽婳词　痴公子杜撰芙蓉诔

世上凡该死之人阎王勾取了过去，是差些小鬼来捉人魂魄。若要迟延一时半刻，不过烧些纸钱浇些浆饭，那鬼只顾抢钱去了，该死的人就可多待些个工夫。【庚辰双行夹批：好奇之至！古来皆说“阎王注定三更死，谁敢留人至五更”之语，今忽借此小女儿一篇无稽之谈，反成无人敢翻之案，且又寓意调侃，骂尽世态。岂非……之至文章耶？寄语观者：至此一浮一大白者，以后不必看书也。】

第二回脂批突出“集俗语者”“更奇之至！”

以上表明，作书人重视俗语，有意识地收集俗语，并加以整理润色。

傅山著有《李卓吾汇选见闻雅集外史类编批注》。故宫博物院藏《傅征君与戴枫仲书札》作品中，傅山对戴廷栻说：“抄出秽稿，无足存，但发一笑耳。向日读卓老书颇习，故多类其口语。皆今皆无之矣。”《李卓吾汇选见闻雅集外史类编》，为李贽文集。李贽，字卓吾，是明代思想家、史学家和文学家，其观点惊世骇俗，后被理学迫害，入狱后自刎。

《清史稿·傅山传》称：“先生诗文初学韩昌黎，倔强自喜，后信笔书写，排调俗语，皆入笔端。”在创作上，傅山喜欢将大量的方言俗语引入诗文，丰富文学的表现形式，同时又喜欢运用生僻难字。如下面这首七绝诗。

亭亭怨七绝

芍药干娇不会歌，亭亭低唱拨琵琶。着意调欢欢不采，伤心悔作小山花。
怨杀风魔道士误，无情无礼脱欢鞔。共间欢笑道欢喜，侬察声音是恼来。
恼得侬欢不理论，催吹灯灺悄开门，浓才拟暮西山雨，欢已先朝南浦云。
欢就要行侬好扯，恨无一语对侬呀。束床会有怜香老，深抱云娘打大家。
懊侬家住泌河傍，九曲河渠九曲肠。一曲恨郎道我去，为郎八曲计踉跄。
也想援欢不分援，呪教风附打前村。打转郎来侬不礼，仰仰冀冀就侬温。
欢再来时侬行胁，不弹不唱鼙青杨。但拈一句新语好，天壤之间有王郎。

其中“不理论”、“仰仰冀冀”等都是山西至今在用的口头俗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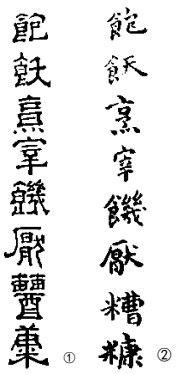
第七十七回　俏丫鬟抱屈夭风流　美优伶斩情归水月

宝玉心下暗道：“往常那样好茶，他尚有不如意之处；今日这样。看来，可知古人说的‘饱饫烹宰，饥餍糟糠’，又道是‘饭饱弄粥’，可见都不错了。”【庚辰双行夹批：妙！通篇宝玉最恶书者，每因女

子之所历始信其可，此为触类旁通之妙诀矣。】

“饱饫烹宰，饥餍糟糠”出自《千字文》。《千字文》原名为《次韵王羲之书千字》，南朝梁（502 年－549 年）周兴嗣所作的一首长韵文。相传，梁武帝萧衍命周兴嗣从搨取王羲之一千字不重者编为四言韵语而成。饱饫烹宰，不挨饿的人鸡鸭鱼肉才能使其满足。饥餍糟糠，饥饿的人糟糠食物就可以令他满足。

傅山有书法作品隶书《千字文》、楷书《千字文》与草书《千字文》传世，其中“饱饫烹宰，饥餍糟糠”八个字的隶书与楷书如下所示。



第七十八回　老学士闲征姽婳词　痴公子杜撰芙蓉诔

怡红院浊玉，【庚辰双行夹批：自谦得更奇。盖常以“浊”字许天下之男子，竟自谓，所谓“以责人之心责己”矣。】

脂批中“责人之心责己，恕己之心恕人”出自《增广贤文》。《增广贤文》，是明代时期编写的儿童启蒙书目，书名最早见之于明万历年间的戏曲《牡丹亭》，据此可推知此书最迟写成于万历年间。

傅山出生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 年），很可能小时候就读过《增广贤文》。

① 《傅山隶书千字文》

② 《傅山楷书千字文》

《红楼梦》书中的干支年份

书中大量提及干支年份。这些年份最早的为甲戌，最迟的为甲辰，相距整整三十年。隐面下，批书人的原型为明成祖朱棣；提到的干支年份为朱棣去世前生命中最后三十年所经历的年份。

脂批中一共五次提及“三十年”，对这个时间跨度进行了强调，如下：

第　一　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甲戌眉批：佛以世谓“劫”，凡三十年为一世。三劫者，想以九十春光寓言也。】

第　八　回　比通灵金莺微露意　探宝钗黛玉半寒酸

【甲戌眉批：余亦受过此骗，今阅至此，赧然一笑。此时有三十年前向余作此语之人在侧，观其形已皓首驼腰矣，乃使彼亦细听此数语，彼则潸然泣下，余亦为之败兴。】

第一十三回　秦可卿死封龙禁尉　王熙凤协理宁国府

【甲戌眉批：旧族后辈受此五病者颇多，余家更甚。三十年前事见书于三十年后，令余悲痛血泪盈面。】

第一十八回　林黛玉误剪香囊袋　贾元春归省庆元宵

【庚辰双行夹批：按近之俗语云：“宁养千军，不养一戏。”盖甚言优伶之不可养之意也。大抵一班之中此一人技业稍出众，此一人则拿腔作势、辖众恃能种种可恶，使主人逐之不舍责之不可，虽欲不怜而实不能不怜，虽欲不爱而实不能不爱。余历梨园弟子广矣，个个皆然，亦曾与惯养梨园诸世家兄弟谈议及此，众皆知其事而皆不能言。今阅《石头记》至“原非本角之戏，执意不作”二语，便见其恃能压众、乔酸娇妒，淋漓满纸矣。复至“情悟梨香院”一回更将和盘托出，与余三十年前目睹身亲之人现形于纸上。使言《石头记》之为书，情之至极、言之至恰，然非领略过乃事、迷蹈过乃情，即观此，茫然嚼蜡，亦不知其神妙也。】

第二十四回　醉金刚轻财尚义侠　痴女儿遗帕惹相思

【靖藏：“醉金刚”一回文字，伏芸哥仗义探庵。余三十年来得遇金刚之样人不少，不及金刚者亦不少。惜不便一一注明耳。壬午孟夏。】

第一回的批语说“佛以世谓‘劫’，凡三十年为一世。”明确提示“三十年”是为“劫”的三十年。对“世”字的解释，《说文解字》：“三十年为一世。从卅而曳长之。亦取其声也。”《说文解字注》：“三十年为一世。论语：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孔曰：三十年曰世。按父子相继曰世，其引伸之义也。从而曳长之。曳长之，谓末笔也。亦取其声。”

在序言中，有干支纪年的有二条，是甲戌本的“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与甲辰本的“甲辰岁菊月中浣”。

在四千多条批语中，有干支纪年的有九十九条，没有提到甲戌或甲辰。

在所有的提到干支纪年中，以甲戌最早，以甲辰最晚，刚好相距“三十年”。这三十年是批书人的原型明成祖朱棣所经历的三十年。

傅山开始写作《红楼梦》之前所经历的三十年，也是从甲戌年到甲辰年，期间大明覆亡，南明覆亡。

朱棣所经历的三十年与傅山所经历的三十年的相关关系如下表。

明初皇帝	年号	年份	干支	干支被提次数	朱棣大事	明末（清）皇帝	年号	年份	干支	明末大事
明太祖朱元璋	洪武二十七年	1394年	甲戌年	1	朱棣34岁	崇祯帝朱由检	崇祯七年	1634年	甲戌年	傅山28岁
明太祖朱元璋	洪武二十八年	1395年	乙亥年			崇祯帝朱由检	崇祯八年	1635年	乙亥年	
明太祖朱元璋	洪武二十九年	1396年	丙子年			崇祯帝朱由检	崇祯九年	1636年	丙子年	
明太祖朱元璋	洪武三十年	1397年	丁丑年	1	朱元璋去世的前一年	崇祯帝朱由检	崇祯十年	1637年	丁丑年	
明太祖朱元璋	洪武三十一年	1398年	戊寅年			崇祯帝朱由检	崇祯十一年	1638年	戊寅年	
建文帝朱允炆	建文元年	1399年	己卯年	**20**	朱瞻基出生前夕朱棣梦玉圭 朱棣起兵发动靖难之役	崇祯帝朱由检	崇祯十二年	1639年	己卯年	
建文帝朱允炆	建文二年	1400年	庚辰年	1	朱棣大败李景隆中央军	崇祯帝朱由检	崇祯十三年	1640年	庚辰年	
建文帝朱允炆	建文三年	1401年	辛巳年			崇祯帝朱由检	崇祯十四年	1641年	辛巳年	
建文帝朱允炆	建文四年	1402年	壬午年	**44**	朱棣登基	崇祯帝朱由检	崇祯十五年	1642年	壬午年	松锦大战明军覆没
明成祖朱棣	永乐元年	1403年	癸未年			崇祯帝朱由检	崇祯十六年	1643年	癸未年	
明成祖朱棣	永乐二年	1404年	甲申年			崇祯帝朱由检	崇祯十七年	1644年	甲申年	大明覆亡
明成祖朱棣	永乐三年	1405年	乙酉年	1	派郑和、王景弘出使西洋		弘光元年，隆武元年	1645年	乙酉年	
明成祖朱棣	永乐四年	1406年	丙戌年				隆武二年，绍武元年	1646年	丙戌年	
明成祖朱棣	永乐五年	1407年	丁亥年	**29**	徐皇后去世 朱棣颁诏开始营建紫禁城	南明永历帝朱由榔	永历元年	1647年	丁亥年	
明成祖朱棣	永乐六年	1408年	戊子年	1	北京皇宫动工 《永乐大典》正式成书	南明永历帝朱由榔	永历二年	1648年	戊子年	
明成祖朱棣	永乐七年	1409年	己丑年			南明永历帝朱由榔	永历三年	1649年	己丑年	
明成祖朱棣	永乐八年	1410年	庚寅年			南明永历帝朱由榔	永历四年	1650年	庚寅年	
明成祖朱棣	永乐九年	1411年	辛卯年	1	朱棣立朱瞻基为皇太孙	南明永历帝朱由榔	永历五年	1651年	辛卯年	
明成祖朱棣	永乐十年	1412年	壬辰年			南明永历帝朱由榔	永历六年	1652年	壬辰年	
明成祖朱棣	永乐十一年	1413年	癸巳年			南明永历帝朱由榔	永历七年	1653年	癸巳年	
明成祖朱棣	永乐十二年	1414年	甲午年	1	朱棣亲征瓦剌	南明永历帝朱由榔	永历八年	1654年	甲午年	
明成祖朱棣	永乐十三年	1415年	乙未年			南明永历帝朱由榔	永历九年	1655年	乙未年	
明成祖朱棣	永乐十四年	1416年	丙申年			南明永历帝朱由榔	永历十年	1656年	丙申年	
明成祖朱棣	永乐十五年	1417年	丁酉年			南明永历帝朱由榔	永历十一年	1657年	丁酉年	
明成祖朱棣	永乐十六年	1418年	戊戌年			南明永历帝朱由榔	永历十二年	1658年	戊戌年	
明成祖朱棣	永乐十七年	1419年	己亥年			南明永历帝朱由榔	永历十三年	1659年	己亥年	
明成祖朱棣	永乐十八年	1420年	庚子年			南明永历帝朱由榔	永历十四年	1660年	庚子年	
明成祖朱棣	永乐十九年	1421年	辛丑年			南明永历帝朱由榔	永历十五年	1661年	辛丑年	
明成祖朱棣	永乐二十年	1422年	壬寅年			南明永历帝朱由榔	永历十六年	1662年	壬寅年	南明覆亡
明成祖朱棣	永乐二十一年	1423年	癸卯年			清圣祖玄烨	康熙二年	1663年	癸卯年	
明成祖朱棣	永乐二十二年	1424年	甲辰年	1	朱棣64岁，去世	清圣祖玄烨	康熙三年	1664年	甲辰年	傅山58岁，开始写作

干支列表

《红楼梦》甲戌本，书名原题《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因书中第一回正文中有“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一十五字，故名甲戌本。这几个字不但点出了“甲戌”这个干支纪年，还将批书人“脂砚斋”写入了正文。这暗示“脂砚斋”是一个虚构的角色。

甲戌年，是序言、封面、总目与批语中提到的所有干支中最早的纪年。

明朝第一个甲戌年是洪武二十七年（1394 年），十年之后便是永乐二年（1404 年），明朝历史上第一个甲申年。

明朝最后一个甲戌年是崇祯七年（1634 年），十年之后便是崇祯十七年（1644 年），明朝历史上最后一个甲申年，在这年大明覆亡了。也就是说大明在朱棣篡位后经过了四个甲子即二百四十年便覆亡了。在第三十六回中，王熙凤说“太太把二百年头里的事都想起来问我”。

作书人选择朱棣生活年代中的干支纪年，为何要从甲戌年即洪武二十七年（1394 年）

开始呢？因为，在前年即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 年），皇太子朱标死，朱允炆被祖父朱元璋立为皇太孙，朱棣的不满从这年开始；在去年即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 年），朱元璋命燕王棣、晋王㭎总制北平、山西军事，事大者方奏闻，燕王朱棣由于这两点原因形成未来在军事实力上打败建文皇帝朱允炆的可能。据《朝鲜王朝实录》记载，洪武二十七年（1394 年），还是王子的朝鲜太宗李芳远在北平（今北京）燕王府拜见朱棣，燕王亲自接见，酒食待遇甚佳。这表明了朱棣在外部条件逐渐成熟后，内心已经开始谋图大位。洪武二十七年（1394 年），经过皇太子朱标死、自己被朱元璋命总制北平两件事后，朱棣夺取皇位之梦应该就是从这一年开始了。更重要的是，在洪武二十七年（1394 年），大明开国功臣颍国公傅友德遭朱元璋猜忌，在杀死其儿子后，当着朱元璋的面自杀身亡。朱元璋曾说过“论将之功，傅友德第一。”在次年（1395 年），开国功臣宋国公冯胜因惧罪自尽。明王世贞怀疑傅友德与蓝玉之死可能与朱棣有关，朱棣可能借朱元璋之手铲除自己未来军事进攻上最大的阻碍。

批语中最远的为丁丑年（1397 年），最近的为甲午年（1414 年），两者相距 17 年。且都在洪武二十七年（1394 年）甲戌年之后。更重要的是，最后一条出现纪年的批语的辛卯年（1411 年），正是从大明第一个甲戌年（1394 年）算起的第 17 年。大明覆亡于崇祯 17 年。

壬午年的批语最多，一共 44 条，显示批书人在这一年最为兴奋，为何呢？因为批书人的原型为朱棣，朱棣在壬午年即建文四年（1402 年）登基成为了永乐皇帝。240 年后的壬午年为的明崇祯十五年（1642 年），这一年大明与大清之间的总决战松锦之战，在持续三年后以明军全军覆没告终，大明覆亡已成定势。

丁亥年的批语为次多，一共 29 条，因为这一年为永乐五年（1407 年），朱棣的徐皇后去世了。此后朱棣再未立皇后。

己卯年的批语为第三多，一共 20 条，因为这一年为建文元年（1399 年），朱棣的孙子朱瞻基出生，在其出生之前，朱棣做了一个梦，梦中太祖朱元璋授予他大圭，上面写着“传之子孙，永世其昌”字样。这个梦就是《红楼梦》书名中“梦”的历史依据。此年，朱棣发动靖难之役，三年之后攻入南京推翻建文帝自己登基。

其它 5 个年份，分别只有 1 条批语，显然这是因为这些年份不如前面三个年份重要，但批书人需要点出其干支纪年，以便让批书时间范围合理分布。

《红楼梦》己卯本，书名原题《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因书中第三十一至第四十回的总目上有“己卯冬月定本”的题记，故名己卯本。己卯年指建文元年（1399 年），这一年朱棣的孙子朱瞻基出生，在朱瞻基出生前朱棣做了太祖朱元璋授予他大圭之梦，这个梦就是《红楼梦》之梦的原型。

《红楼梦》庚辰本，书名原题《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各册卷首标明“脂砚斋凡四阅评过”，第五至八册封面书名下注云“庚辰秋月定本”或“庚辰秋定本”，故名庚辰本。庚辰年，指建文二年（1400 年），这一年朱棣在靖难之役中大败李景隆中央军，大明丢失六十万大军，攻守形势逆转。

《红楼梦》甲辰本，书前有梦觉主人写于“甲辰岁菊月中浣”的序言，故名甲辰本。农历九月是菊花开放的时期，古人称之为“菊月”，是书法中的常用落款题词。甲辰年，指永

乐二十二年（1424 年），这一年七月朱棣病逝于榆木川。如果说人生是一场大梦，那么死了就是“梦觉”了，梦觉主人的原型正是明成祖朱棣。

甲辰年，是序言、封面、总目与批语中提到的干支中最晚的纪年。

从最早的洪武二十七年（1394 年）甲戌年，到永乐二十二年（1424 年）甲辰年，正是朱棣生命中的最后“三十年”，正是做皇帝梦的“三十年”，正是“一世”，正是“一劫”。

《红楼梦》脂批与傅山的关联

中医

傅山为医学大师。《傅山医学全书》收录了傅山的医学著作——《大小诸证方论》、《傅山医学手稿》、《傅山验方秘方辑》、《傅青主女科》、《傅青主男科》，还收载了傅山悉心传授，陈士铎以“托名仙授”抢救整理的傅山医著——《外经微言》、《石室秘录》、《本草新编》、《辨证奇闻》、《辨证录》、《洞天奥旨》。

全部脂批一共有至少 5 条批语与中医有关。如下。

第 一十 回　　【蒙侧批：医毒。非止近世，从古有之。】

第 一十 回　　【蒙侧批：医生多是推三阻四，拿腔做调。】

第 一十 回　　【蒙侧批：恐不合其方，又加一番议论，一方合为药，一为夭亡症，无一字一句不前后照应者。】

第 二十 回　　【庚辰双行夹批：云宝玉亦知医理，却只是在颦、钗等人前方露，亦如后回许多明理之语，只在闺前现露三分，越在雨村等经济人前如痴如呆，实令人可恨。但雨村等视宝玉不是人物，岂知宝玉视彼等更不是人物，故不与接谈也。宝玉之情痴，真乎？假乎？看官细评。】

第五十一回　　【蒙回前总批：文有一语写出大景者，如“园中不见一女子”句，俨然大家规模。“疑是姑娘”一语，又俨然庸医口角，新医行径。笔大如椽。】

在批语中，脂砚斋多次署名“脂研”以及“脂砚”。

傅山在《本草新编・卷之一　宫集・人参》中说：

> 参之所恶者，五灵脂。五灵脂研细末，用一分，将水泡之，欲用参一钱，投之五灵脂水内，即时取起，入于诸阴药之内，但助阴以生水，断不助阳以生火，此又千秋不传之秘。

其中“五灵脂研细末”包含“脂研”二字。

傅山在《本草新编・卷之一　羽集・五灵脂》中说：

> 五灵脂，味甘，气平，无毒。功专生血止血，通经闭，又治经行不止，去心疼，并疗血气刺痛，祛血痢肠风，逐心腹冷气，定产妇血晕，除小儿疳蚵，善杀虫，又止虫牙之痛。药笼中亦不可缺也。
>
> 或问五灵脂长于治血，不识诸血症可统治之乎？夫五灵脂长于行血，而短于补血，故瘀者可

通，虚者难用耳。

五灵脂是什么呢？五灵脂，又称作寒号虫粪、灵脂、糖灵脂、灵脂米，是鼯鼠科动物复齿鼯鼠的粪便，主要分布于华北、塞北、华西等地。可入药，属活血化瘀药，能活血止痛[①]。

五灵脂以脂为名，好听，但其实是鼠的粪便。在第一十九回中，贾宝玉讲过“林子洞里原来有群耗子精”的故事。如果脂砚斋暗指研末五灵脂之斋，那么隐面下就指老鼠窝。隐面下，作书人将大明皇帝比作老鼠；脂砚斋的原型为明成祖朱棣；朱棣生肖属鼠；长陵之明楼之于朱棣，正如一个专用之斋，且有一块大石在内。

中药

傅山为医学大师。《傅山医学全集》中收载了傅山悉心传授，陈士铎以“托名仙授”抢救整理的《本草新编》，其对二百七十二味中药的性味、归经、功效、主治等进行了论述。

全部脂批一共有至少 5 条批语与中药有关。

第　七　回　　【甲戌双行夹批：卿不知从那里弄来，余则深知是从放春山采来，以灌愁海水和成，烦广寒玉兔捣碎，在太虚幻境空灵殿上炮制配合者也。】

第　七　回　　【甲戌双行夹批：末用黄柏更妙。可知“甘苦”二字，不独十二钗，世皆同有者。】

第　七　回　　【甲戌双行夹批：以花为药，可是吃烟火人想得出者？诸公且不必问其事之有无，只据此新奇妙文悦我等心目，便当浮一大白。】

第一十二回　　【庚辰双行夹批：然便有二两独参汤，贾瑞固亦不能微好，又岂能望好，但凤姐之毒何如是？终是瑞之自失也。】

第三十八回　　【庚辰双行夹批：伤哉！作者犹记矮颧舫前以合欢花酿酒乎？屈指二十年矣。】

书法

傅山为书法大家，精通篆书、隶书、楷书，草书，皆有书法作品传世，其中以草书最为知名。全祖望在《阳曲傅青主先生事略》中称傅山：“工书，自大小篆，隶以下，无不精，兼工画”。

全部脂批一共至少有 7 条批语与书法有关。如下。

第　一　回　　【甲戌侧批：妙极！是石头口气，惜米颠不遇此石。】

米颠是米芾的别名。米芾是北宋书法家，擅篆、隶、楷、行、草等书体。

[①] zh.wikipedia.org/wiki/五靈脂

第一十八回　　【庚辰双行夹批：一丝不乱，精致大方。有如欧阳公九九。】

“欧阳公九九”指欧阳询书写的《九成宫醴泉铭》，其被视为楷书正宗，被后世誉为“天下第一楷书”。用楷书来比喻排班，其人应是极为熟悉书法之人。

第三十七回　　【庚辰双行夹批：妙文！迎春惜春固不能答言，然不便撕之不叙，故插他二人问。试思近日诸豪宴集雄语伟辩之时，座上或有一二愚夫不敢接谈，然偏好问，亦真可厌之事。】

第四十二回　　【蒙回末总批：描写富贵至于家人女子，无不妆点；论诗书，讲书法，皆尽其妙，而其中隐语警人教人，不一而足，作者之用心，诚佛菩萨之用心，读者不可因其浅近而渺忽之。】

第五十八回　　【戚序总评：道理彻上彻下，提笔左濛右拂，浩浩千万言不绝。又恐后人溺词失旨，特自注一句以结穴，曰诚曰信。杏子林对禽惜花一席话，仿佛茂叔庭草不除襟怀。】

王阳明《传习录》中有“此须汝心自体当。汝要去草，是甚么心？周茂叔窗前草不除，是甚么心？”王阳明说：“这须得你自己心中去体会。你要除草，是出于什么用心？那周敦颐窗前的草不除，又是什么用心？”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周茂叔指周敦颐，字茂叔，他窗前的野草，他认为是天地自然的产物，而他的心与天地相通，天人合一，所以不除。

傅山有书法作品《草书王阳明诗》。

第七十二回　　【蒙回前总批：此回似着意似不着意，似接续似不接续，在画师为浓淡相间，在墨客为骨肉停匀，在乐工为笙歌间作，在文坛为养局为别调。前后文气，至此一歇。】

墨客，书法家。

第七十七回　　【蒙回末总批：看晴雯与宝玉永诀一段，的是消魂文字；看宝玉几番呆论，真是至诚种子；看宝玉给晴雯斟茶，又真是呆公子。前文叙袭人奔丧时，宝玉夜来吃茶，先呼袭人，此又夜来吃茶，先呼晴雯。字字龙跳天门，虎卧凤阙，语语婴儿恋母，雏鸟寻巢。】

批语中“龙跳天门，虎卧凤阙”的出处为《古今书人优劣评》。文中评曰：“王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接着又评曰“羊欣书如婢作夫人，不堪位置，而举止羞涩，终不似真。”提到“婢作夫人”。

傅山在《真行无过兰亭》一文中提到“婢作夫人”、“赵子昂”（第四十六回原文有提及）、“米颠”（第一回脂批有提及）：

> 真行无过兰亭，再下则圣教序。两者皆无善本。若必求善本而后临池，此道不几乎息耶？近来学书家多从事圣教，然皆婢作夫人。圣教比之兰亭，已是辕下之驹，而况屋下架屋重儳之奴？赵子昂善抹索得此意，然楷中多行，殊不知兰亭行中多楷也。即兰亭一记，世之脍炙定武之一，以余视之，无过唐临绢本。此可与知者言，难与门外人语。若以大乖论之，子敬尚不可学，何况其他。开米颠一流，子敬之罪；开今日一流，米家之罪。是非作者之罪，是学之者之过也。有志

者断不堕此恶道。此余之妄谈，然亦见许有瞻有识之同人，不敢强人之同我也。[①]

绘画

傅山擅长绘画，有多幅绘画作品传世，见《我来添尔一峰青 傅山书画精品集》[②]、《傅山画集》、《傅山傅眉山水合册》等。这些画中有《东海乔松图》、《天泉舞柏图》、《文笔双峰》、《瓮泉难老》、《土堂怪柏》、《天门积雪》、《阳泉春晓》、《阳泉夏荷》、《阳泉秋黛》和《阳泉冬雪》等。

全部脂批一共有至少 89 条批语与绘画有关。如下。

第 一 回 【甲戌眉批：若云雪芹披阅增删，然则开卷至此这一篇楔子又系谁撰？足见作者之笔狡猾之甚。后文如此者不少。这正是作者用画家烟云模糊处，观者万不可被作者瞒蔽了去，方是巨眼。】

第 一 回 【蒙侧批：画的虽不依样，却是葫芦。】

第 二 回 【甲戌：此回亦非正文本旨，只在冷子兴一人，即俗谓“冷中出热，无中生有”也。其演说荣府一篇者，盖因族大人多，若从作者笔下一一叙出，尽一二回不能得明，则成何文字？故借用冷子一人，略出其文，使阅者心中，已有一荣府隐隐在心，然后用黛玉、宝钗等两三次皴染，则耀然于心中眼中矣。此即画家三染法也。】

第 二 回 【甲戌侧批：又一染。】

第 二 回 【甲戌侧批：画。】

第 三 回 【甲戌侧批：画出心事。】

第 三 回 【甲戌眉批：此书得力处，全是此等地方，所谓“颊上三毫”也。】

第 三 回 【蒙府侧批：欲画天尊，先画众神。如此，其天尊自当另有一番高山世外的景象。】

第 三 回 【甲戌眉批：又从宝玉目中细写一黛玉，直画一美人图。】

第 四 回 【甲戌侧批：横云断岭法，是板定大章法。】

第 四 回 【甲戌侧批：闲语中补出许多前文，此画家之云罩峰尖法也。】

第 五 回 【甲戌侧批：妙图。】

第 五 回 【甲戌双行夹批：正恐观者忘却首回，故特将甄士隐梦景重一渲染。】

[①] 《傅山全书》第三册第 337 页

[②] 广西美术出版社，2016 年

第　五　回　　【甲戌侧批：已为省亲别墅画下图式矣。】

第　六　回　　【甲戌侧批：惯用此等横云断山法。】

第　七　回　　【甲戌侧批：画。】

第　七　回　　【甲戌侧批：一幅《绣窗仕女图》，亏想得周到。】

第　七　回　　【甲戌双行夹批：用画家三五聚散法写来，方不死板。】

第　七　回　　【甲戌双行夹批：妙文奇想！阿凤之为人，岂有不着意于“风月”二字之理哉？若直以明笔写之，不但唐突阿凤身价，亦且无妙文可赏。若不写之，又万万不可。故只用“柳藏鹦鹉语方知”之法，略一皴染，不独文字有隐微，亦且不至污渎阿凤之英风俊骨。所谓此书无一不妙。甲戌眉批：余素所藏仇十洲《幽窗听莺暗春图》，其心思笔墨，已是无双，今见此阿凤一传，则觉画工太板。】

第　八　回　　【甲戌眉批：一路用淡三色烘染、行云流水之法，写出贵公子家常不即不离气致。经历过者则喜其写真，未经者恐不免嫌繁。】

第　八　回　　【甲戌双行夹批：这方是宝卿正传。与前写黛玉之传一齐参看，各极其妙，各不相犯，使其人难其左右于毫末。甲戌眉批：画神鬼易，画人物难。写宝卿正是写人之笔，若与黛玉并写更难。今作者写得一毫难处不见，且得二人真体实传，非神助而何？】

第　八　回　　【甲戌双行夹批：画出小儿愁蹙之状，楔紧后文。】

第　九　回　　【蒙双行夹批：又画出历来学中一群顽皮来。】

第一十一回　　【蒙侧批：此书总是一幅《云龙图》。】

《云龙图》为宋代陈容的作品。该画为绢本，水墨 ，现收藏于中国美术馆。皇帝即真龙天子，是龙。第五回秦可卿“忽听宝玉在梦中唤他的小名”旁有甲戌侧批：“云龙作雨，不知何为龙，何为云，何为雨。”雨属水，从天降。大清，五行属水。

第一十三回　　【庚辰眉批：所谓层峦叠翠之法也。野史中从无此法。即观者到此，亦为写秦氏未必全到，岂料更又写一尤氏哉！】

第一十三回　　【甲戌侧批：奇谈，画尽阉官口吻。】

第一十四回　　【甲戌侧批：接上文，一点痕迹俱无，且是仍与方才诸人说话神色口角。庚辰侧批：接的紧，且无痕迹，是山断云连法也。】

第一十五回　　【甲戌双行夹批：如何便急了，话无头绪，可知张家理缺。此系作者巧摹老尼无头绪之语，莫认作者无头绪，正是神处奇处。摹一人，一人必到纸上活现。】

第一十五回　【甲戌双行夹批:忽又作如此评断,似自相矛盾,却是最妙之文。若不如此隐去,则又有何妙文可写哉?这方是世人意料不到之大奇笔。若通部中万万件细微之事俱备,《石头记》真亦太觉死板矣。故特因此二三件隐事,指石之未见真切,淡淡隐去,越觉得云烟渺茫之中,无限丘壑在焉。】

第一十六回　【庚辰双行夹批:一段赵姬讨情闲文,却引出通部脉络。所谓由小及大,譬如登高必自卑之意。细思大观园一事,若从如何奉旨起造,又如何分派众人,从头细细直写将来,几千样细事,如何能顺笔一气写清?又将落于死板拮据之乡,放只用琏凤夫妻二人一问一答,上用赵姬讨情作引,下文蓉蔷来说事作收,馀者随笔顺笔略一点染,则耀然洞彻矣。此是避难法。】

第一十六回　【甲戌侧批:大观园一篇大文,千头万绪,从何处写起,今故用贾琏夫妻问答之间,闲闲叙出,观者已省大半。后再用蓉、蔷二人重一渲染。便省却多少赘瘤笔墨。此是避难法。】

第一十六回　【甲戌侧批:园中诸景,最要紧是水,亦必写明方妙。余最鄙近之修造园亭者,徒以顽石土堆为佳,不知引泉一道。甚至丹青,唯知乱作山石树木,不知画泉之法,亦是恨事。脂砚斋。】

第一十七回　【庚辰双行夹批:写出水源,要紧之极!近之画家着意于山,若不讲水。又造园圃者,唯知弄莽憨顽石壅笨冢辄谓之景,皆不知水为先着。此园大概一描,处处未尝离水,盖又未写明水之从来,今终补出,精细之至!】

第一十八回　【庚辰双行夹批:画出内家风范。《石头记》最难之处别书中摸不着。】

第一十九回　【庚辰双行夹批:八字画出一才收泪之女儿,是好形容,切实宝玉眼中意中。】

第一十九回　【庚辰双行夹批:是颦儿,活画。然这是阿颦一生心事,故每不禁自及之。】

第一十九回　【庚辰双行夹批:画。】

第一十九回　【蒙回末总评:若知宝玉真性情者,当留心此回。其于袭人何等留连,其于画美人何等古怪。其遇茗烟事何等怜惜,其于黛玉何等保护。再袭人之痴忠,画人之惹事,茗烟之屈奉,黛玉之痴情,千态万状,笔力劲尖,有水到渠成之象,无微不至。真画出一个上乘智慧之人,入于魔而不悟,甘心堕落。且影出诸魔之神通,亦非冷冷,有势不能登彼岸。凡我众生掩卷自思,或于身心少有补益。小子妄谈,诸公莫怪。】

第二十一回　【庚辰眉批:“到便宜他”四字与“忘了”二字是一气而来,将一侯府千金白描矣。畸笏。】

第二十一回　【庚辰侧批:纯用画家烘染法。】

第二十三回　【庚辰侧批:一幅采芝图,非葬花图也。】

第二十三回　【庚辰眉批:此图欲画之心久矣,誓不过仙笔不写,恐亵我颦卿故也。己卯冬。】

第二十三回　【庚辰眉批：丁亥春间，偶识一浙省新发，其白描美人，真神品物，甚合余意。奈彼因宦缘所缠无暇，且不能久留都下，未几南行矣。余至今耿耿，怅然之至。恨与阿颙结一笔墨之难若此！叹叹！丁亥夏。笏叟。】

第二十四回　【庚辰眉批：是书最好看如此等处，系画家山水树非褊志惚 ，末用浓淡墨点苔法也。 丁亥夏。畸笏叟。】

第二十四回　【庚辰双行夹批：妙极！写小人口角，羡慕之言加一倍，毕肖。却又是背面傅粉法。】

第二十四回　【庚辰双行夹批：神情如画。】

第二十四回　【庚辰眉批：怡红细事俱用带笔白描，是大章法也。丁亥夏。畸笏叟。】

第二十四回　【庚辰侧批：难说小红无心，白描。】

第二十五回　【甲戌侧批：纯用画家笔写。】

第二十六回　【甲戌侧批：总是画境。】

第二十六回　【甲戌侧批：此文若张僧繇点睛之龙，破壁飞矣，焉得不拍案叫绝!】

第二十六回　【甲戌侧批：有神理，真真画出。】

第二十六回　【庚辰侧批：阿呆兄所见之画也!】

第二十七回　【庚辰侧批：画美人之秘诀。】

第二十七回　【甲戌侧批：画美人秘诀。】

第二十七回　【庚辰侧批：前批的画美人秘诀，今竟画出《金闺夜坐图》来了。】

第二十八回　【甲戌眉批：峰峦全露，又用烟云截断，好文字。】

第三十二回　【蒙侧批：豪爽情性如画。】

第三十二回　【蒙侧批：云龙现影法，可爱煞人。】

第三十三回　【蒙侧批：慈母如画。】

第三十六回　【蒙侧批：能事得意之人如画。】

第三十八回　【庚辰双行夹批：看他各人各式，亦如画家有孤耸独出则有攒三聚五，疏疏密密，

直是一幅《百美图》。】

第三十八回　【蒙回末总批：请看此回中，闺中女儿能作此等豪情韵事，且笔下各能自画其性情，毫不乖舛。作者之锦心绣口，无庸赘续。其用意之深，奖励之勤，都此文者亦不得轻忽戒之也。】

第 四十 回　【蒙回前总批：两宴不觉已深秋，惜春只如画春游。可怜富贵谁能保，只有恩情得到头。】

第四十一回　【蒙侧批：画工。】

第四十一回　【蒙侧批：妙手层层迭起，竟能以他人所画之天王作众神矣。】

第四十一回　【蒙回末总批：刘姥姥之憨从利，妙玉尼之怪图名，宝玉之奇黛玉之妖亦自饮迹，何等画工能将他人之天王，作我卫护之纵（？）神。文技至此，可为之美。】

第四十三回　【庚辰双行夹批：纯写阿凤以衬后文，二人形景如见，语言如闻，真描画得到。】

第 五十 回　【庚辰双行夹批：看他又写出一处，从起至末一笔一部之文也有，千万笔成一部之文也有，一二笔成一部之文也有。如“试才”一回起若都说完，以后则索然无味，故留此几处以为后文之点染也。此方活泼不板，耳目屡新。】

第五十一回　【庚辰双行夹批：此为三染无痕也，妙极！天花无缝之文。】

第五十一回　【蒙回末总批：此回再从猜谜着色，便与前回末犯重，且又是一幅即景联诗图矣，成何趣味？就灯谜中生一番讖评，别有情思，迥非凡艳。】

第五十二回　【戚序总评：写宝玉写不尽，却于仆从上描写一番。于管家见时描写一番，于园工诸人上描写一番。园中马是慢慢行，出门后又是一阵烟，大家气象、公子局度如画。】

第五十二回　【戚序总评：中一段写黛玉与宝玉满怀愁绪，有口难言，说不出一种凄凉，真是吴道子画顶上圆光。】

第五十四回　【蒙回末总批：读此回者凡三变。不善读者徒赞其如何演戏、如何行令、如何挂花灯、如何放爆竹，目眩耳聋，应接不暇。少解读者，赞其座次有伦、巡酒有度，从演戏渡至女先，从女先渡至凤姐，从凤姐渡至行令，从行令渡至放花爆：脱卸下来，井然秩然，一丝不乱。会读者须另具卓识，单着眼史太君一席话，将普天下不近理之“奇文”、不近情之“妙作”一起抹倒。是作者借他人酒杯，消自己块垒，画一幅行乐图，铸一面菱花镜，为全部总评。噫！作者已逝，圣叹云亡，愚不自量，辄拟数语，知我罪我，其听之矣。】

第五十七回　【戚序：作者发无量愿，欲演出真情种，性地圆光，遍示三千。遂滴泪为墨，研血成字，画一幅大慈大悲图。】

第五十七回　【庚辰双行夹批：画出宝玉来，却又不画阿颦，何等笔力！便不从鹃写，却写一雁，更奇。是仍归写鹃。】

第五十八回　　【庚辰双行夹批：画出病势。】

第五十八回　　【庚辰双行夹批：画出宝玉来。】

第五十八回　　【庚辰双行夹批：画出病人。】

第五十九回　　【戚总评：苏堤柳暖，阆苑春浓，兼之晨妆初罢，疏雨梧桐，正可借软草以慰佳人，采奇花以寄公子。不意莺嗔燕怒，逗起波涛，婆子长舌，丫鬟碎语，群相聚讼，又是一样烘云托月法。】

第七十二回　　【蒙回前总批：此回似着意似不着意，似接续似不接续，在画师为浓淡相间，在墨客为骨肉停匀，在乐工为笙歌间作，在文坛为养局为别调。前后文气，至此一歇。】

第七十三回　　【庚辰双行夹批：妙极！直画出一个懦弱小姐来。】

第七十四回　　【庚辰双行夹批：活画出晴雯来。可知已前知晴雯必应遭妒者，可怜可伤，竟死矣。】

第七十五回　　【庚辰双行夹批：前文有探春一语，过至此回又用尤氏陪点，且轻轻淡染出甄家事故，此画家未落墨之法也。】

第七十五回　　【庚辰双行夹批：妙！先画赢家。】

第七十五回　　【庚辰双行夹批：妙！又画输家。】

第七十六回　　【庚辰双行夹批:“转身”妙!画出对月听笛如痴如呆、不觉尊长在上之形景来。】

第七十九回　　【庚辰双行夹批：又画出宝玉来，究竟不知是咒谁，使人一笑一叹。】

第七十九回　　【庚辰双行夹批：画出一个俗物来。】

第 八十 回　　【庚辰双行夹批：画出一个悍妇来。】

批语中多次出现“丁亥夏”三字。傅山在《秋海棠赋》中说“丁亥夏过晋祠，示周出稿，命书之。[①]”也提到“丁亥夏”三字。

文学

全部脂批一共有至少 72 条批语与文学有关。

批语中提到《春秋》、《昭明文选》中的名篇、《西厢记》、《金瓶梅》、《西游记》、《诗经》、

[①] 《傅山全书》第一册第 8 页

《楚辞》、《会真记》、《牡丹亭》、《水浒传》、《左传》、《后汉书》等文学经典作品。

批语中还提到《金刚咒》与《往生咒》两篇佛教作品以及《推背图》这样的预言作品。

批语中直接提到《庄子》、《离骚》、《水浒传》、《西厢记》。书中正文多处提到或引用杜甫之诗（《杜诗》），引用《史记》典故，提到《西厢记》。也就是说，作书人熟悉明末清初金圣叹（1608 年－1661 年）评定的六才子书：《庄子》、《离骚》、《史记》、《杜诗》、《水浒传》、《西厢记》。

第　一　回　　【甲戌侧批：奇诡险怪之文，有如髯苏《石钟》《赤壁》用幻处。】

此批语所针对的原文为：“那僧便念咒书符，大展幻术，将一块大石登时变成一块鲜明莹洁的美玉，且又缩成扇坠大小的可佩可拿。”幻术可以称“奇”，但为何批语称之为“奇诡险怪”呢？髯苏，即苏轼。批语将一僧把大石变为美玉的幻术用苏轼的“幻笔”来比喻，这暗示了“幻笔”的重要性。

《赤壁赋》、《后赤壁赋》作于北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 年），重点在于设立“客”、“道士”两个角色来阐述苏轼自己的情感与思想。《石钟山记》作于北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 年），重点在于突出“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

这三篇散文名作的创作背景为苏轼因乌台诗案入狱，几死。乌台诗案，发生于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 年），为苏轼政治生涯的一次重大转折，后经多方力保，改谪黄州团练副使安置。所谓“乌台”，即御史台，因汉代御史府内遍植柏树，又称“柏台”。柏树上常有乌鸦栖息筑巢，乃称乌台。称“诗案”则主要是因诗得祸，实际上，案子也涉及十多篇文章。宋朝大兴文字狱。而乌台诗案实为见诸历史记载的一次成规模的文字狱[①]。

“《石钟》《赤壁》用幻处”，指苏轼在《石钟山记》与《赤壁赋》、《后赤壁赋》中借用“石钟山名字的考证”、“赤壁景色与问答”来避开文字狱阐述自己政治失意与政治理想。

一僧将大石变为美玉，为何批语要说这是“奇诡险怪之文，有如髯苏《石钟》《赤壁》用幻处”呢？隐面下的依据为：一僧的原型为明太祖朱元璋；一道、“作者”曹雪芹、批书人的原型都为明成祖朱棣；一僧将大石变为美玉的事件原型为朱元璋（推翻元朝后）建立大明刻制了明传国宝玺；朱元璋建立大明之时，朱棣八岁，正是“目见耳闻”这样的大事；明亡清兴，大清也大兴文字狱；“作者”曹雪芹为了避开文字狱也要通过“一僧将大石变为美玉”这样的“幻笔”来阐述通灵宝玉的来历。

一僧将大石变为美玉，隐面下表达了“作者”曹雪芹什么样的政治失意呢？其政治失意为大明覆亡。

第　一　回　　【甲戌眉批：开卷一篇立意，真打破历来小说巢臼。阅其笔则是《庄子》《离骚》之亚。】

第　二　回　　【甲戌眉批：官制半遵古名亦好。余最喜此等半有半无，半古半今，事之所无，

[①] zh.wikipedia.org/wiki/烏臺詩案

理之必有，极玄极幻，荒唐不经之处。】

批书人最喜“事之所无，理之必有，极玄极幻，荒唐不经之处”。

傅山在《书山海经后》说：“《山海经》不但物类奇瑰，即文字之古峻，皆后世文人所不能拟肖。或曰：荒唐之言也。……以实为诞矣，能以诞为实乎？”

第　二　回　　【甲戌侧批:《女仙外史》中论魔道已奇，此又非《外史》之立意，故觉愈奇。】

《女仙外史》是批判朱棣篡位的，但仍然希望有一位明君。《红楼梦》虽然也批判朱棣篡位，但更重要的是这部书对明朝所有皇帝都进行了批判，是一部以反皇帝为本旨，彻底否定皇权制度的书。当然是“此又非《外史》之立意”。不是作书人不可能作此批语。“故觉愈奇”是从批书人的原型朱棣的角色来讲的，这也暗示了《红楼梦》的主旨在《女仙外史》主旨之上。

第　三　回　　【甲戌侧批:《春秋》字法。】

第　三　回　　【甲戌侧批:《春秋》字法。】

第　三　回　　【甲戌侧批:《洛神赋》中云“肩若削成”是也。】

第　三　回　　【甲戌眉批：奇奇怪怪一至于此。通部中假借癞僧、跛道二人点明迷情幻海中有数之人也。非袭《西游》中一味无稽、至不能处便用观世音可比。】

第　三　回　　【甲戌侧批：文字不反，不见正文之妙，似此应从《国策》得来。】

第　四　回　　【甲戌侧批：可怜真可怜！一篇《薄命赋》，特出英莲。】

第　四　回　　【甲戌眉批：又一首《薄命叹》。英、冯二人一段小悲欢幻境从葫芦僧口中补出，省却闲文之法也。所谓“美中不足，好事多魔”，先用冯渊作一开路之人。】

第　五　回　　【甲戌侧批：一篇《蓬莱赋》。】

第　五　回　　【甲戌眉批：世之好事者争传《推背图》之说，想前人断不肯煽惑愚迷，即有此说，亦非常人供谈之物。此回悉借其法，为众女子数运之机。无可以供茶酒之物，亦无干涉政事，真奇想奇笔。】

第　八　回　　【蒙侧批：又一转换。若无此则必有宝玉之穷究，宝钗之重复，加长无味。此等文章是《西游记》的请观世音菩萨，菩萨一到，无不扫地完结者。】

第　八　回　　【甲戌侧批：四字便有隐意。《春秋》字法。】

第　九　回　　【蒙侧批：此写黛玉，差强人意。《西厢》双文，能不抱愧！】

第一十二回　　【庚辰眉批：瑞奴实当如是报之。此一节可入《西厢记》批评内十大快中。畸笏。】

第一十三回　　【甲戌：若明指一州名，似若《西游》之套，故曰至中之地，不待言可知是光天化日仁风德雨之下矣。不云国名更妙，可知是尧街舜巷衣冠礼义之乡矣。直与第一回呼应相接。】

第一十三回　　【甲戌眉批：写个个皆到，全无安逸之笔，深得《金瓶》壶奥！】

第一十三回　　【庚辰眉批：奇文。若明指一州名，似若《西游》之套，故曰至中之地，不待言可知是光天化日仁风德雨之下矣。不云国名更妙，可知是尧街舜巷衣冠礼义之乡矣。直与第一回呼应相接。】

第一十五回　　【甲戌：秦、智幽情，忽写宝、秦事云："不知算何账目，未见真切，不曾记得，此系疑案，不敢纂创。"是不落套中，且省却多少累赘笔墨。昔安南国使有题一丈红句云："五尺墙头遮不得，留将一半与人看。"】

钱谦益编纂的大型明代诗歌总集《列朝诗集》中在"闰集第六"章"占城使臣（四首）"条下记录的第四首诗为："题葵花 花如木槿浑相似，叶比芙蓉只一般。五尺栏杆遮不尽，尚留一半与人看。[①]"批语中的一丈红即蜀葵。占城，是占族人于今越南中部地区建立的古国。

隐面下的依据为：批书人的原型为明成祖朱棣；朱棣在位期间对外唯一征服的邻国就是安南（越南古名）；安南被大明永乐、洪熙、宣德三代皇帝统治的历史时期一共二十年。

安南从大明独立后，称安南国，直到嘉庆八年（1803 年）清朝改"安南国"为"越南国"。

脂批称"安南国使"。安南国使曾用重金设计求傅山题字"安南国"。徐昆在《青主先生》[②]一文中有记载：

> 安南國使者入覲，求書「安南國」三字，將鐫石於都門，輦千金購之，不可。聞先生與一僧善，以千金施僧，僞作佛事，僧乞先生書「國泰民安」四字、「南無佛」三字。使者得之，急馳去。

第一十七回　　【庚辰双行夹批：采《诗》颂圣最恰当。】

第一十七回　　【庚辰双行夹批：采《风》采《雅》都恰当。然冠冕中又不失香奁格调。】

第一十七回　　【庚辰双行夹批：前三处皆还在人意之中，此一处则今古书中未见之工程也。连用几"或"字，是从昌黎《南山诗》中学得。】

昌黎，指韩愈。韩愈为唐代中期大臣，文学家、思想家，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南山诗》为韩愈三次游历南山之后创作的长诗。南山，即终南

[①] 明代杨穆《西墅杂记》又记载"成化甲午倭人入贡，见栏前蜀葵花不识，因问之。遂题诗云'花如木槿浑相似，叶比芙蓉只一般。五尺栏杆遮不尽，尚留一半与人看'。"倭人，日本人。

[②] 《傅山全书》第二十册第 50 页

山，古称中南、地肺、太一、周南，指长安城南群山，秦岭山脉之一部，西起秦陇，东至蓝田，相去六百里。《南山诗》中连用五十一个“或”字句形容山壑峰峦诸种态势。摘录如下：

或连若相从；或鼜若相斗；
或妥若弭伏；或竦若惊雊；
或散若瓦解；或赴若辐辏；
或翩若船游；或决若马骤；
或背若相恶；或向若相佑；
或乱若抽笋；或嵺若灶灸；
或错若绘画；或缭若篆籀；
或罗若星离；或蓊若云逗；
或浮若波涛；或碎若锄耨；
或如贲育伦，赌胜勇前购；
先强势已出，后钝嗔浢譨；
或如帝王尊，丛集朝贱幼，
虽亲不亵狎，虽远不悖谬；
或如临食案，肴核纷饤饾；
又如游九原，坟墓包椁柩；
或累若盆罌；或揭若登豆；
或覆若曝鳖；或颓若寝兽；
或蛇若藏龙；或翼若搏鹫；
或齐若友朋；或随若先后；
或迸若流落；或顾若宿留；
或戾若仇雠；或密若婚媾；
或俨若峨冠；或翻若舞袖；
或屹若战阵；或围若蒐狩；
或靡然东注；或偃然北首；
或如火燔焰；或若气饙馏；
或行而不辍；或遗而不收；
或斜而不倚；或弛而不彀；
或赤若秃鬝；或熏若柴槱；
或如龟坼兆；或若卦分繇；
或前横若剥；或后断若姤；

《清史稿·傅山传》称：“先生诗文初学韩昌黎，倔强自喜，后信笔书写，排调俗语，皆入笔端。”批语“连用几‘或’字，是从昌黎《南山诗》中学得”保留了作书人兼批书人傅山“诗文初学韩昌黎”的痕迹。

第一十七回　　这一种大约是清葛，那一种是金簦草，这一种是玉蕗藤，红的自然是紫芸，绿的定是青芷。【庚辰双行夹批：金簦草，见《字汇》。玉蕗，见《楚辞》“莶蕗杂于�deprecated蒸”。芑、葛、芸、芷，皆不必注，见者太多。此书中异物太多，有人生之未闻未见者，然实系所有之物，或名差理同者亦有之。】

《楚辞》。

第一十七回　　想来《离骚》《文选》等书上所有的那些异草，也有叫作什么蘼蕪姜蓴的，也有叫什么纶组紫绛的，还有石帆、水松、扶留等样，【庚辰双行夹批：左太冲《吴都赋》。】

《吴都赋》中有“纶组紫绛，食葛香茅。石帆水松，东风扶留。”吴都，指苏州。

第一十七回　　又有叫作什么绿蒀的，还有什么丹椒、蘼芜、风连。【庚辰双行夹批：以上《蜀都赋》。】

《蜀都赋》中有“或丰绿蒀，或蕃丹椒。麋芜布濩于中阿，风连莛蔓于兰皋。”

《蜀都赋》与《魏都赋》、《吴都赋》并称《三都赋》，均为左思所著。《文选》收录了这三篇于《京都》卷中，此卷中也收录了张衡的《西京赋》、《东京赋》。

傅山在《训子侄》中说：“记吾当二十上下时，读《文选》‘京’、‘都’诸赋，先辨字，再点读三四，上口则略能成诵矣。”

第二十一回　　【庚辰双行夹批：此上语本《庄子》。】

第二十一回　　【庚辰眉批：趁着酒兴不禁而续，是作者自站地步处，谓余何人耶，敢续《庄子》？然奇极怪极之笔，从何设想，怎不令人叫绝？己卯冬夜。】

第二十一回　　【庚辰双行夹批：直似庄老，奇甚怪甚！庚辰眉批：赵香梗先生《秋树根偶谭》内兖州少陵台有子美祠为郡守毁为己祠。先生叹子美生遭丧乱，奔走无家，孰料千百年后数椽片瓦犹遭贪吏之毒手。甚矣，才人之厄也！因改公《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数句，为少陵解嘲：“少陵遗像太守欺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折克非己祠，旁人有口呼不得，梦归来兮闻叹息，白日无光天地黑。安得旷宅千万间，太守取之不尽生欢颜，公祠免毁安如山。”读之令人感慨悲愤，心常耿耿。壬午九月。因索书甚迫，姑志于此，非批《石头记》也。为续《庄子因》数句，真是打破胭脂阵，坐透红粉关，另开生面之文，无可评处。】

少陵台位于兖州九州大道中段。唐开元二十年春，杜甫贡举下第，是时杜甫的父亲杜闲正在兖州司马任上，杜甫由洛阳来兖州省父，以后并于此寓居。明初，朱元璋第十子朱檀封为鲁王，藩兖州。兖州城南扩，为纪念杜甫，在杜甫登楼处城墙保留一段，改建成台，遂称少陵台。清顺治年间，知县赵惠芽在台上建八角凉亭一座，并刻“杜公造像碑”树立亭中。少陵台成为明清时期兖州名胜“南楼秋月”，即八景之一。

批语叹杜甫“生遭丧乱”。傅山也在批语中录下杜甫因“生遭丧乱”而死。傅山在《重刊千家注杜詩批注》中转述了杜甫死因：

「大历五年庚戌。」硃筆眉批：「广舆记：衡洲府流寓云：公避亂耒陽，嘗至岳廟，阻暴水，旬日不得食。聂令具舟迎之，餽以牛炙白酒，大醉，一夕卒。」[①]

批语描述的故事为兖州郡守居然把杜甫祠堂改建为自己的祠堂，并注明下批时间为“壬

[①] 《傅山全书》第十册第 212 页

午九月”，还特别说明“非批《石头记》也”。这暗示这段故事就是“批《石头记》”。杜甫父亲杜闲，曾任兖州司马、奉天县令。杜甫，字子美，有《登兖州城楼》诗。祠堂又称家庙，是供奉与祭祀祖先或先贤的场所。批语描述的故事，即某地新官员冒天下之大不韪将此地旧官员之子的祠堂改建为自己的祠堂。隐面下的依据为：批书人的原型为明成祖朱棣；建文四年（1402 年）为“壬午”年，此年七月十七日，朱棣登基即位，改元永乐，随后重建奉天殿（旧殿被朱允炆所焚），刻玉玺；明皇宫内奉先殿，是明皇室祭祀祖先用的家庙；朱棣篡位之前，明南京皇宫内奉先殿有建文帝父亲朱标的牌位；朱棣在南京篡位登基后，否定哥哥朱标一系的合法性，将其牌位迁出，这就犹如将朱允炆的家庙改建为自己的家庙；朱元璋、朱标、朱棣，这三者的关系犹如批语所讲故事中杜闲、杜甫、兖州郡守三者间的关系。

脂批说“为续《庄子因》数句”，傅山著有《庄子翼批注》[①]。

> 第二十二回　　【庚辰双行夹批：是极！宝钗可谓博学矣，不似黛玉只一《牡丹亭》便心身不自主矣。真有学问如此，宝钗是也。】

> 第二十二回　　【庚辰双行夹批：此阕出自《山门》传奇。近之唱者将“一任俺”改为“早辞却”，无理不通之甚。必从“一任俺”三字，则“随缘”二字方不脱落。】

《山门》即戏曲《醉打山门》。故事情节源自《水浒传》。鲁达打死郑屠，逃至代州，入五台山削发为僧。出游，遇卖酒人，夺酒豪饮，醉打山门，长老智真遣之下山。

批语认为“随缘”二字与“一任俺”三字是相互呼应的，强调行文的逻辑性。

傅山在《杂训二》中说：

> 可常讀陶先生詩。如:「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眞意，欲辯已忘言。」「此中」一作「此閒」，然不如「中」。……此等詩，眞足千古，須熟读之。[②]

其说“「此中」一作「此閒」，然不如「中」”，与“随缘”批语相似，都指出两种歧文中的更佳者。

> 第二十二回　　【庚辰双行夹批：源泉味甘，然后人争取之，自寻干涸也，亦如山木意，皆寓人智能聪明多知之害也。前文无心云看《南华经》，不过袭人等恼时，无聊之甚，偶以释闷耳。殊不知用于今日，大解悟大觉迷之功甚矣。市徒见此必云：前日看的是外篇《胠箧》，如何今日又知若许篇？然则彼时只曾看外篇数语乎？想其理，自然默默看过几篇，适至外篇，故偶触其机，方续之也。若云只看了那几句便续，则宝玉彼时之心是有意续《庄子》，并非释闷时偶续之也。且更有见前所续，则曰续的不通，更可笑矣。试思宝玉虽愚，岂有安心立意与庄叟争衡哉？且宝玉有生以来，此身此心为诸女儿应酬不暇，眼前多少现成有益之事尚无暇去做，岂忽然要分心于腐言糟粕之中哉？可知除闺阁之外，并无一事是宝玉立意作出来的。大则天地阴阳，小则功名荣枯，以及吟篇琢句，皆是随分触情。偶得之，不喜；失之，不悲。若当作有心，谬矣。只看大观园题咏之文，已算平生得意之句得意之事矣，然亦总不见再吟一句，再题一事，据此可见矣。然后可知前夜是无心顺手拈了一本《庄子》在手，且酒兴醺醺，芳愁默默，顺手不计工拙，草草一续也。若使顺手拈一本近时鼓词，或如“钟无艳赴会，

[①] 《傅山全书》第五册
[②] 《傅山全书》第二册第 258 页

齐太子走国”等草野风邪之传，必亦续之矣。观者试看此批，然后谓余不谬。所以可恨者，彼夜却不曾拈了《山门》一出传奇。若使《山门》在案，彼时拈着，又不知于《寄生草》后续出何等超凡入圣大觉大悟诸语录来。黛玉一生是聪明所误，宝玉是多事所误。多事者，情之事也，非世事也。多情曰多事，亦宗《庄》笔而来，盖余亦偏矣，可笑。阿凤是机心所误，宝钗是博识所误，湘云是自爱所误，袭人是好胜所误，皆不能跳出庄叟言外，悲亦甚矣。再笔。】

第二十二回　【蒙双行夹批：已悟已觉。是好偈矣。宝玉悟禅亦由情，读书亦由情，读《庄》亦由情。可笑。】

第二十二回　【庚辰双行夹批：此处亦续《寄生草》。余前批云不曾见续，今却见之，是意外之幸也。盖前夜《庄子》是道悟，此日是禅悟，天花散漫之文也。】

第二十二回　【庚辰眉批：前以《庄子》为引，故偶继之。又借颦儿诗一鄙驳，兼不写着落，以为瞒过看官矣。此回用若许曲折，仍用老庄引出一偈来，再续一《寄生草》，可为大觉大悟矣。以之上承果位，以后无书可作矣。却又作黛玉一问机锋，又续偈言二句，并用宝钗讲五祖六祖问答二实偈子，使宝玉无言可答，仍将一大善知识，始终跌不出警幻幻榜中，作下回若干书。真有机心游龙不测之势，安得不叫绝？且历来不说中万写不到者。己卯冬夜。】

在第二十二回，批语特别重视贾宝玉续《庄子》的情节，为之进行了阐述。

傅山在其留存的诗文、杂记、批语中屡屡言及庄子，褒赞庄子。傅山研究庄子的主要作品有书籍《庄子翼批注》、文章《老庄二书》、《逍遥游》、《应帝王》、《读南华经》、《庄子天下篇》、《庄子理字》、《庄子情字》、《荀卿评庄子》等。

第二十三回　【庚辰：前以《会真记》文，后以《牡丹亭》曲，加以有情有景消魂落魄诗词，总是急于令颦儿种病根也。看其一路不迹不离，曲曲折折写来，令观者亦自难持，况怯怯之弱女乎!】

第二十四回　【庚辰眉批：这一节对《水浒》杨志卖大刀遇没毛大虫一回看，觉好看多矣。己卯冬夜。脂砚。】

第二十五回　【甲戌侧批：用《金刚咒》引五鬼法。】

第二十五回　【甲戌侧批：该云“我正看《会真记》呢”。一笑。】

第二十五回　【甲戌眉批：通灵玉听癞和尚二偈即刻灵应，抵却前回若干《庄子》及语录机锋偈子。正所谓物各有所主也。叹不得见玉兄“悬崖撒手”文字为恨。】

第二十六回　【甲戌侧批：《水浒》文法用的恰，当是芸哥眼中也。】

第二十六回　【庚辰眉批：方才见芸哥所拿之书一定是《西厢记》，不然如何忘情之此？】

第二十六回　【甲戌侧批：不止玉兄一惊，即阿颦亦不免一吓，作者只顾写来收拾二玉之文，忘却颦儿也。想作者亦似宝玉道《西厢》之句，忘情而出也。】

第二十六回　【甲戌侧批：呆兄亦有此语，批书人至此诵《往生咒》至恒河沙数也。】

第二十八回　【甲戌眉批：此段与《金瓶梅》内西门庆、应伯爵在李桂姐家饮酒一回对看，未知孰家生动活泼？】

第三十二回　【庚辰：前明显祖汤先生有《怀人》诗一截，堪合此回，故录之以待知音。曰：无情无尽却情多，情到无多得尽么？解道多情情尽处，月中无树影无波。】

此批为回前批。此回回目为“诉肺腑心迷活宝玉　含耻辱情烈死金钏”。“前明”，明确批书时为大明覆亡之后。《怀人》诗见于《汤显祖诗文集》卷十四，题为《江中见月怀达公》，作于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 年）。“达公”指汤显祖的好友，紫柏真可（1543 年－1603 年），明代四大高僧之一。《江中见月怀达公》为汤显祖与好友紫柏真可高僧离别之后想念之而作。

批语用《怀人》诗来描述此回史湘云、林黛玉与贾宝玉之间的关系。史湘云表面上关心贾宝玉，为“有情”，本质上却是“无情”。林黛玉表面上对贾宝玉“无情”，本质上却是“有情”。

“前明显祖”，换一个字，就成了“前明成祖”。

第三十七回 【蒙双行夹批：宝钗诗全是自写身份，讽刺时事。只以品行为先，才技为末。……】

批语说“只以品行为先，才技为末”。傅山曾说“文章小技，于道未尊，况兹书写，于道何有！”

第四十三回　【庚辰双行夹批：妙计！用《洛神赋》赞洛神本地风光，愈觉新奇。】

第四十三回　【庚辰双行夹批：忽插入茗烟一篇流言，粗看则小儿戏语，亦甚无味。细玩则大有深意，试思宝玉之为人岂不应有一极伶俐乖巧之小童哉？此一祝亦如《西厢记》中双文降香，第三柱则不语，红娘则代祝数语，直将双文心事道破。此处若写宝玉一祝，则成何文字？若不祝则成一哑迷，如何散场？故写茗烟一戏直戏入宝玉心中，又发出前文，又可收后文，又写茗烟素日之乖觉可人，且衬出宝玉直似一个守礼代嫁的女儿一般，其素日脂香粉气不待写而全现出矣。今看此回，直欲将宝玉当作一个极清俊羞怯的女儿，看茗烟则极乖觉可人之丫鬟也。靖藏：这方是作者真意。】

第四十五回　【庚辰双行夹批：自忙不暇，又加上一“帮”字，可笑可笑，所谓《春秋》笔法。】

第四十五回　【庚辰双行夹批：“复”字妙，补出宝钗每年夜长之事，皆《春秋》字法也。】

第四十五回　【庚辰双行夹批：代下收夕，写针线下“商议”二字，直将寡母训女多少温存活现在纸上。不写阿呆兄已见阿呆兄终日饱醉优游，怒则吼、喜则跃，家务一概无闻之形景毕露矣。《春秋》笔法。】

第 五十 回　【庚辰双行夹批：一篇《红梅赋》。】

第五十三回　【庚辰双行夹批：《在园杂字》曾有此说。】

第五十六回　【蒙回前总批：叙入梦景，极迷离，却极分明。牛鬼蛇神不犯笔端，全从至情至理中写来，《齐谐》莫能载也。】

《齐谐》，古代先秦神话集。属于记载奇闻逸事的志怪书籍。《庄子·逍遥游》提到："齐谐者，志怪者也。"

第六十六回　【庚辰双行夹批：奇极之文！趣极之文！《金瓶梅》中有云"把忘八的脸打绿了"，已奇之至，此云"剩忘八"，岂不更奇！】

第六十八回　【蒙回前总评：余读《左氏》见郑庄，读《后汉》见魏武，谓古之大奸巨猾，惟此为最。今读《石头记》，又见凤姐，作威作福，用柔用刚；站步高，留步宽；杀得死，救得活；天生此等人，斫丧元气不少！】

金圣叹对《水浒传》有批语"林冲自然是上上人物，写得只是太狠。看他算得到，熬得住，把得牢，做得彻，都使人怕。这般人在世上，定做得事业来，然琢削元气也不少。""斫丧元气不少"与"琢削元气也不少"相似。

郑庄，即郑庄公，春秋时代郑国第三任君主，在容忍了弟弟共叔段达二十年之久后平定其发动的叛乱，然后挟天子令诸侯，远交近攻。魏武，即曹操，三国时代曹魏奠基者。曹操，也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为曹魏篡汉打下基础。

批书人在批语中提自己读过《左氏》、《后汉》且深有体会。傅山对《左氏》《后汉》皆有批注。

第七十三回　【蒙回末总批：一篇奸盗淫邪文字，反以《四子书》、《五经》、《公羊》、《谷梁》、秦汉诸作起，以《太上感应篇》结后，何心哉！他深见"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有女美如玉"等语误尽天下苍生，而大奸大盗从此出。故特作此一起结，为五淫浊世顶门一声棒喝也。眼空似箕，笔大如椽，何得以寻行数墨绳之。】

第七十八回　【庚辰双行夹批：《离骚》："鸷鸟之不群兮。"又语："吾令鸠为媒兮，鸠告余以不好。雄鸠之鸣逝兮，余犹恶其佻巧。"注：鸷，特立不群，故不群。鸠羽毒杀人。鸠多声，有如人之多言不实。罦罳，音孚抽。翻车网。《诗经》："雉离于罗。"《尔雅》："罳谓之罘。"】

第七十八回　【庚辰双行夹批：《离骚》。蘅、蕙皆恶草，以别邪佞。茝兰，芳草，以别君子。】

第七十八回　【庚辰双行夹批：《离骚》："长顑颔亦何伤。"面黄色。】

第七十八回　【庚辰双行夹批：《离骚》："謇朝谇而夕替。"废也。"忍尤而攘诟。"攘，取也。】

第七十八回　【庚辰双行夹批：鲧刚直自命，殛殛于羽山。《离骚》曰："鲧婞直以亡身兮，终然殀乎羽之野。"】

批语五次强调《离骚》，为暗示《红楼梦》与《离骚》存在共性，启发读者从《离骚》

的写作手法的角度去理解《红楼梦》。

西汉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虽流放，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

东汉王逸《楚辞章句·离骚经序》：“《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谕。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脩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其辞温而雅，其义皎而朗，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彩，哀其不遇，而愍其志焉。”

南宋朱熹《楚辞集注》：“《离骚》以灵脩、美人目君，盖托为男女之辞而寓意于君，非以是直指而名之也。”

《红楼梦》正是如朱熹称《离骚》一样，美丽女子的原型多为君王，“盖托为男女之辞而寓意于君”。

第七十八回　【庚辰双行夹批：《庄子》：“箝杨墨之口。”《孟子》谓：“诐辞知其所蔽。”】

第七十八回　【庚辰双行夹批：《楚辞》：“驷玉虬以乘鹥兮。”】

第七十八回　【庚辰双行夹批：《楚辞》：“杂瑶象以为车。”】

第七十八回　【庚辰双行夹批：《逍遥游》：“天阏”，止也。】

第七十八回　【庚辰双行夹批：《庄子·至乐篇》：“我独何能无慨然？”】

第七十八回　【庚辰双行夹批：《庄子》：“噭噭然随而哭之。”】

第七十八回　【庚辰双行夹批：《庄子》：“偃然寝于巨室。”谓人死也。又“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天道篇》：“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

第七十八回　【庚辰双行夹批：窀音肫。《左传》：“窀穸之事”，墓穴幽堂也。左贵嫔《杨后诔》：“早即窀穸。”《庄子·大宗师》：“而已反其真。”以死为真。“方将不化，恶知已化哉？”言人死犹如化去。】

第七十八回　【庚辰双行夹批：《庄子·大宗师》：“彼以生为附赘悬疣，以死为决疣溃痈。”“嗟来 户乎！嗟来 户乎！”桑户，人名。孟子反、子琴张二人招其魂而语之也。“方将不化，恶知已化哉！”言人死犹如化去。《法华经》云：“法华道师多殊方便，于险道中化一城，疲极之众，入城皆生已度想，安稳想。”　】

除了正文大段引用《庄子》，贾宝玉续《庄子》以外，批语在此回还七次强调《庄子》。这是因为作书人傅山对《庄子》非常熟悉，着力最深，对其中文字可随手拈来，且对其中生僻字词的音、形、意都非常精通。

傅山极为推崇《庄子》，说“老夫学老庄者也”、“我本徒蒙庄”、“吾师庄先生”、“愚父子学庄列”、“吾漆园家学。”傅山研究庄子的主要作品有书籍《庄子翼批注》、文章《老庄二书》、《逍遥游》、《应帝王》、《读南华经》、《庄子天下篇》、《庄子理字》、《庄子情字》、《荀卿评庄子》等。

戏曲

傅山精通戏剧创作，有三部戏剧作品传世：《红罗镜》、《齐人乞食》、《八仙庆寿》。

全部脂批一共有至少 10 条批语与戏曲有关。如下。

第　五　回　　【甲戌眉批：警幻是个极会看戏人。近之大老观戏，必先翻阅角本。目睹其词，耳听彼歌，却从警幻处学来。】

第　五　回　　【甲戌眉批：语句泼撒，不负自创北曲。】

第　五　回　　【甲戌侧批：绝妙！曲文填词中不能多见。】

第一十八回　　【庚辰双行夹批：《一捧雪》中伏贾家之败。】

第一十八回　　【庚辰双行夹批：《长生殿》中伏元妃之死。】

第一十八回　　【庚辰双行夹批：《邯郸梦》中伏甄宝玉送玉。】

第一十八回　　【庚辰双行夹批：《牡丹亭》中伏黛玉死。所点之戏剧伏四事，乃通部书之大过节、大关键。】

第一十八回　　【庚辰双行夹批：《钗钏记》中总隐后文不尽风月等文。】

第一十九回　　【庚辰双行夹批：形容刻薄之至，弋阳腔能事毕矣。阅至此则有如耳内喧哗、目中离乱，后文至隔墙闻“袅晴丝”数曲，则有如魂随笛转、魄逐歌销。形容一事，一事毕肖，石头是第一能手矣。】

第五十四回　　【蒙回末总批：读此回者凡三变。不善读者徒赞其如何演戏、如何行令、如何挂花灯、如何放爆竹，目眩耳聋，应接不暇。少解读者，赞其座次有伦、巡酒有度，从演戏渡至女先，从女先渡至凤姐，从凤姐渡至行令，从行令渡至放花爆：脱卸下来，井然秩然，一丝不乱。会读者须另具卓识，单着眼史太君一席话，将普天下不近理之“奇文”、不近情之“妙作”一起抹倒。是作者借他人酒杯，消自己块垒，画一幅行乐图，铸一面菱花镜，为全部总评。噫！作者已逝，圣叹云亡，愚不自量，辄拟数语，知我罪我，其听之矣。】

音韵学

傅山为音韵学大家。傅山在四十多部的批注作品中对大量原书中汉字做了校正，并对大量汉字的读音与含义做了注解。

全部脂批一共有至少 6 条批语与音韵学有关。如下。

第　三　回　　【甲戌侧批：蜼，音垒。周器也。】

第　三　回　　【甲戌侧批：盦，音海。盛酒之大器也。】

第　六　回　　【甲戌双行夹批：音老，出《谐声字笺》。称呼毕肖。】

第　六　回　　【甲戌双行夹批：音光，去声。游也。出《谐声字笺》。】

第五十一回　　【庚辰双行夹批：“朔”字又妙！“朔”作韶，北音也，用北音，奇想奇想。】

第六十四回　　【蒙双行夹批：子之切，小鼎也。】

多条脂批落款“脂砚斋”。“脂砚斋”谐音“脂现哉”。新近发现的傅山《儒有满师藩者》一文中多次用到“旨哉”一词。

佛学

傅山对佛学有精深的研究，著有《金刚经注》、《楞严经批注》、《开天经简注》、《五灯会元批注》，《二十三僧纪略》等作品，还有书法作品小楷《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传世。

全部脂批一共有至少 30 条批语与佛学有关。如下。

第　一　回　　【甲戌眉批：佛以世谓“劫”，凡三十年为一世。三劫者，想以九十春光寓言也。】

第　一　回　　【蒙侧批：“庙中安身”、“卖字为生”，想是过午不食的了。】

过午不食是佛陀为出家人制定的戒律。

第　二　回　　【甲戌侧批：随笔带出禅机，又为后文多少语录不落空。】

第　五　回　　【甲戌眉批：菩萨天尊皆因僧道而有，以点俗人，独不许幻造太虚幻境以警情者乎？观者恶其荒唐，余则喜其新鲜。有修庙造塔祈福者，余今意欲起太虚幻境以较修七十二司更有功德。】

第　五　回　　【甲戌双行夹批：是作者具菩萨之心，秉刀斧之笔，撰成此书，一字不可更，一语不可少。】

第　五　回　　【甲戌侧批：机锋。点醒世人。】

第　七　回　　【甲戌眉批：余阅送花一回，薛姨妈云“宝丫头不喜这些花儿粉儿的”，则谓是宝钗正传。又出阿凤、惜春一段，则又知是阿凤正传。今又到颦儿一段，却又将阿颦之天性，从骨中一写，方知亦系颦儿正传。小说中一笔作两三笔者有之，一事启两事者有之，未有如此恒河沙数之笔也。】

第　七　回　　【戚序：焦大之醉，伏可卿之病至死。周妇之谈，势利之害真凶。作者具菩提心，于世人说法。】

第　九　回　　【蒙双行夹批：一并隐其姓名，所谓“具菩提之心，秉刀斧之笔”。】

第一十二回　　【蒙侧批：这也未必不是预为埋伏者。总是慈悲设教，遇难教者，不得不现三头六臂，并吃人心、喝人血之相，以警戒之耳。】

第一十三回　　【庚辰侧批：可笑可叹。古今之儒，中途多惑老佛。王梅隐云：“若能再加东坡十年寿，亦能跳出这圈子来。”斯言信矣。】

第一十八回　　【蒙回末总批：此回铺陈，非身经历开巨眼伸文笔，则必有所滞罣牵强，岂能如此触处成趣，立后文之根，足本文之情者。且借象说法，学我佛开经，代天女散花，已成此奇文妙趣，惟不得与四才子书之作者同时讨论臧否，为可恨恨耳。】

第一十九回　　【蒙回末总评：若知宝玉真性情者，当留心此回。其于袭人何等留连，其于画美人何等古怪。其遇茗烟事何等怜惜，其于黛玉何等保护。再袭人之痴忠，画人之惹事，茗烟之屈奉，黛玉之痴情，千态万状，笔力劲尖，有水到渠成之象，无微不至。真画出一个上乘智慧之人，入于魔而不悟，甘心堕落。且影出诸魔之神通，亦非冷冷，有势不能登彼岸。凡我众生掩卷自思，或于身心少有补益。小子妄谈，诸公莫怪。】

第二十二回　　【庚辰双行夹批：拍案叫好！当此一发，西方诸佛亦来听此棒喝，参此语录。】

第二十二回　　【庚辰双行夹批：拍案叫绝！大和尚来答此机锋，想亦不能答也。非颦儿，第二人无此灵心慧性也。】

第二十二回　　【蒙回末总评：作者倍菩提心，捉笔现身说法，每于言外警人再三再四。而读者但以小说古词目之，则大罪过。其先以庄子为引，已曲句作醒悟之语，以警觉世人。犹恐不入，再以灯谜试伸致意，自解自叹，以不成寐，为言其用心之切之诚。读者忍不留心而慢忽之耶？】

第二十三回　　【蒙回末总评：诗童才女，添大观园之颜色；埋花听曲，写灵慧之悠娴。妒妇主谋，愚夫听命，恶仆殷勤，淫词胎邪。开楞严之密语，闭法戒之真宗，以撞心之言，与石头讲道，悲夫！】

第二十五回　　【甲戌侧批：用《金刚咒》引五鬼法。】

第二十五回　【甲戌侧批：三次锻炼，焉得不成佛作祖？】

第二十五回　【甲戌：灯油引大光明普照菩萨，大光明普照菩萨引五鬼魔魔法是一线贯成。】

第二十六回　【甲戌侧批：呆兄亦有此语，批书人至此诵《往生咒》至恒河沙数也。】

第二十七回　【甲戌侧批：木是旃檀，泥是金沙方可。】

第二十八回　【甲戌侧批：非大善知识，说不出这句话来。】

第二十八回　【甲戌侧批：二句作禅语参。】

第三十二回　【蒙侧批：何等神佛，开慧眼照见众生孽障，为现此锦绣文章，说此上乘功德法。】

第四十二回　【蒙侧批：作者一片苦心，代佛说法，代圣讲道，看书者不可轻忽。】

第四十二回　【蒙回末总批：描写富贵至于家人女子，无不妆点；论诗书，讲书法，皆尽其妙，而其中隐语警人教人，不一而足，作者之用心，诚佛菩萨之用心，读者不可因其浅近而渺忽之。】

第五十七回　【戚序：作者发无量愿，欲演出真情种，性地圆光，遍示三千。遂滴泪为墨，研血成字，画一幅大慈大悲图。】

第六十五回　【庚辰双行夹批：全用醍醐灌顶，全是大翻身大解悟法。】

第 七十 回　【蒙回前总评：空将佛事图相报，以触飘风散艳花。一片精神传好句，题成谶语任呼嗟！】

脂批为何频频使用佛学的语言词句呢？隐面下的依据为：批书人的原型为朱棣；朱棣深受道衍和尚的佛学熏陶，敕令雕印了大量的佛教著作，亲自编撰了《神僧传》与《金刚经集注》。

第二十二回脂批说“每于言外警人再三再四”。隐面下，批书人的原型为朱棣，朱棣为朱元璋第“四”子；作书人为傅山，山谐音“三”。

第二十七回脂批说“木是旃檀”。相传旃檀佛是世界上最早制作的佛像，鸠摩罗什携入中国，明代曾在圣安寺安供，并依原样复制了一尊铜鎏金旃檀佛像。刘雪崖在《石道人（傅真山）别传》一文中记载傅山的出生与旃檀佛像有关：

> 石道人真山者，还阳真人之弟子也。父离垢先生，母贞髦君。孕十二月而生。先是道人从叔某托朝海比丘造旃檀香佛。佛至所费过赢，中悔。离垢先生告贞髦君。贞髦君出所积簪珥资百金，请事佛。即梦，佛指以一臞老修为比丘曰以是子汝。及生道人时，见所指比丘来。俄而，龙起所居屋极，雷电大雨。道人生而雨止，生复不啼。

在第四十二回薛宝钗说“男人们读书明理，辅国治民，这便好了”旁有【蒙侧批：作者

一片苦心，代佛说法，代圣讲道，看书者不可轻忽。】这个“代佛说法，代圣讲道”其实就是将作者与《红楼梦》的关系比作阿难与《金刚经》的关系。《金刚经》是佛陀说的，是由阿难记录的。为什么作书人要将《红楼梦》暗中比作《金刚经》呢？作书人希望读者众生能通过《红楼梦》理解大明覆亡之因，从而认识到专制帝制造成的罪恶，期望众生觉悟而自度。

傅山有一枚闲章传世，上刻“我是如来最小之弟”两列八字。“我是如来最小之弟”是指阿难，出自《楞严经 卷一》：“尔时阿难，在大众中，即从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我是如来最小之弟，蒙佛慈爱，虽今出家，犹恃娇怜，所以多闻，未得无漏。”

“我是如来最小之弟”的口气是很大的，是将自己比作阿难。在佛陀灭后，很多佛经都是基于阿难的背诵整理的。佛经中出现“如是我闻”，“我”即是指阿难。傅山自称“我是如来最小之弟”，那么他所整理的如佛经一样的书在哪里呢？只有傅山写出《红楼梦》这样的伟大的小说，他应才可能自称“我是如来最小之弟”。因为《红楼梦》的主旨正如佛经一样是为了如第五回脂批所点出的“唤醒众人”。

第　三　回　金陵城起复贾雨村　荣国府收养林黛玉

面若中秋之月，【甲戌眉批：此非套“满月”，盖人生有面扁而青白色者，则皆可谓之秋月也。用“满月”者不知此意。】色如春晓之花。鬓若刀裁，眉如墨画，面如桃瓣，目若秋波。

书中贾宝玉的思想正是傅山的思想体现。傅山自比为阿难。脂批强调贾宝玉“面若中秋之月”，是如“秋月”而非“满月”。文殊菩萨赞阿难说：“相如秋满月，眼似净莲花，佛法如大海，流入阿难心。能令人心眼，见者大欢喜，诸来求见佛，通现不失宜。”阿难正是“相如秋满月”。

俗语

傅山喜欢将大量的方言俗语引入诗文，丰富文学的表现形式。《清史稿・傅山传》称：“先生诗文初学韩昌黎，倔强自喜，后信笔书写，排调俗语，皆入笔端。”

全部脂批一共有至少 20 条批语与俗语有关。如下。

第　一　回　【甲戌侧批：好极！今之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者，见此大不欢喜。】

第　一　回　【甲戌侧批：世上原宜假，不宜真也。谚云：“一日卖了三千假，三日卖不出一个真。”信哉！】

第　二　回　【甲眉：从来只见集古集唐等句，未见集俗语者。此又更奇之至！】

第　三　回　【甲戌眉批：“少年色嫩不坚牢”，以及“非夭即贫”之语，余犹在心。今阅至此，放声一哭。】

第　四　回　【甲戌侧批：谚云：“人若改常，非病即亡。”信有之乎？】

第一十三回　【甲戌眉批：“树倒猢狲散”之语，今犹在耳，屈指三十五年矣。哀哉伤哉，宁不痛杀！】

第一十七回　【庚辰侧批：好诗，全是讽刺。近之谚云：“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真骂尽无厌贪痴之辈。】

第一十九回　【庚辰双行夹批：正是按谚云：“人在气中忘气，鱼在水中忘水。”余今续之曰：“美人忘容，花则忘香。”此则黛玉不知自骨肉中之香同。】

第二十二回　【庚辰双行夹批：拍案叫绝！此又深一层也。亦如谚云：“去年贫，只立锥；今年贫，锥也无。”其理一也。】

第二十四回　【庚辰侧批：如此称呼，可知芸哥素日行止，是“金盆虽破分量在”也。】

第二十四回　【庚辰侧批：“光棍眼内揉不下沙子”是也。】

第二十五回　【庚辰眉批：此等世俗之言，亦因人而用，妥极当极！壬午孟夏，雨窗。畸笏。】

第二十七回　【庚辰侧批：所谓“久病床前少孝子”是也。】

第二十九回　【庚辰：二玉心事此回大书，是难了割，却用太君一言以定，是道悉通部书之大旨。】

第三十五回　【蒙侧批：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其中深意味，岂能持告君。】

第三十七回　【庚辰双行夹批：妙极趣极！所谓“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看因一谑便勾出一美号来，何等妙文哉！另一花样。】

第三十八回　【庚辰双行夹批：近之暴发专讲理法竟不知礼法，此似无礼而礼法井井，所谓“整瓶不动半瓶摇”，又曰“习惯成自然”，真不谬也。】

第五十回　【庚辰双行夹批：这四个字俗语中常闻，但不能落纸笔耳。便欲写时，究竟不知系何四字，今如此写来，真是不可移易。】

第七十四回　【庚辰双行夹批：妙妙，好肩！俗云：“水蛇腰则游曲小也。”又云：“美人无肩。”又曰：“肩若削成。”皆是美之形也。凡写美人皆用俗笔反笔，与他书不同也。】

第七十八回　【庚辰双行夹批：好奇之至！古来皆说“阎王注定三更死，谁敢留人至五更”之语，今忽借此小女儿一篇无稽之谈，反成无人敢翻之案，且又寓意调侃，骂尽世态。岂非……之至文章耶？寄语观者：至此一浮一大白者，以后不必看书也。】

骂人

傅山自己说别人说他爱骂人。他在《杂记·说我好骂人》中说“天下虚心人莫过我，怜

才人亦莫过我，而谬膺一「好骂人」之名，冤乎哉！即使我真好骂人，在人亦当自反。骂不中耶，是仰面唾天。若骂中耶，何不取以自省，以我为一味药何如？[①]”

全部脂批一共有至少 8 条批语与骂人有关。如下。

第　六　回　　【甲戌双行夹批：骂死。】

第　六　回　　【甲戌双行夹批：骂死】

第　六　回　　【脂批：骂死世人，可叹可悲！】

第　八　回　　【甲戌双行夹批：一句骂死天下浓妆艳饰富贵中之脂妖粉怪。】

第二十六回　　【甲戌眉批：闲事顺笔，骂死不学之纨绔。叹叹！】

第二十六回　　【庚辰眉批：闲事顺笔将骂死不学之纨绔。壬午雨窗。畸笏。】

第六十五回　　【庚辰双行夹批：一骂反有理。】

第七十五回　　【庚辰双行夹批：调侃，骂死世人。庚辰眉批：此一段娈童语句太真，反不得其为钱为势之神，当改作委曲认罪语方妥。】

傅山在《不要奴》一文中说：“不拘甚事，只不要奴。奴了，随他巧妙雕鐀，为狗为鼠已耳。[②]”

[①] 《傅山全书》第三册第 382 页
[②] 《傅山全书》第三册第 367 页

《傅山医学全集》摘要

《傅山医学全集（第 2 版）》（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为十六开本，共一千五百多页。除了收录傅山医学著作——《大小诸证方论》、《傅山医学手稿》、《傅山验方秘方辑》、《傅青主女科》、《傅青主男科》，还收载了傅山悉心传授，陈士铎以“托名仙授”抢救整理的傅山医著——《外经微言》、《石室秘录》、《本草新编》、《辨证奇闻》、《辨证录》、《洞天奥旨》。

傅山的医学著作强调五行生克，调理肝、脾、肾，常有“人以为……，谁知……”的创新之论，用药君臣均重，佐使药极轻，且对疗效有判断。

这里将与《红楼梦》中提及的医案与医药明显有关的部分摘录出来，便于对照。

《大小诸证方论》

大小诸证方论序

古之时，庸医杀人。今之时，庸医不杀人亦不活人，使其人在不死不活之间，其病日深，而则效速；倍则浓，浓则力深。今日之用药者，大抵杂泛而均停，既见之不明，而又治之不勇，病所以不能愈也。

予友傅青主先生，学问渊博，精实纯萃，而又隐于医。手著《女科》一卷、《小儿科》一卷之因昔陆宣公晚年居家，尤留心于医，闻有秘方，必手自抄录。范文正公尝曰:「吾不能为良相心之考《唐书》许允宗言:「古之上医，惟是别脉，脉既精别，然后识病。夫病之与药，有正相情臆假令一药，偶然当病，他药相制，气势不行，所以难差瘥，谅由于是。」是集精于方药，理明词简，即令不知医之人读之，亦了如指掌，诚医林不可不有之书。而先生著书之心，亦犹陆、范二公之心，其意之切于救人者，岂有异欤？是为序。

康熙癸丑仲秋东吴顾炎武拜序

小儿惊风方

世人动曰惊风，谁知小儿惊则有之，而风则无。小儿纯阳之体，不当有风，而状〔若〕有风是逮白术三分 茯苓二钱 陈皮一分 栀子三分 甘草一分 白芍一钱 半夏一此方健脾平肝之圣药，肝平则火散，健脾则风止，断不可以风药表散之也。

初病治法

如人病初起之时，用药原易奏功。无如〔世〕人看不清〔症〕，用药错乱，往往变症蜂起。苟看病真，用药当，又何有变症耶？如伤风之症，必然头痛身疼，咳嗽痰多，鼻流清水，切防风一钱 柴胡一钱 黄芩一钱 半夏一钱 荆芥一钱 甘草一钱 水煎服一剂即止，不必再剂也。

痨病症

劳病既成，最难治者。盖必有虫生之，以食人之气血也。若徒补其气血，而不入杀虫之品，则饮食入胃，只荫虫而不生气血矣。〔若〕但只杀虫而不补气血，则五脏尽伤，又何有生理哉？惟于大补之中，加入杀虫之品，则元气既全，真阳未散，虫死而身安矣。方用：人参（三两 熟地八两 地栗粉八两 鳖甲一斤，醋炙 神曲五两 麦冬五上共为末，将山药末打成糊，〔和〕为丸。每日滚白水送下五钱，

半年而虫从大便出〔矣〕。

〔未成痨而将成痨病〕

未成痨病，而将成痨病者，方用：熟地（一两 地骨皮五钱 人参五钱 麦冬五钱 白术一钱 山药三钱 白芥子

《傅山医学手稿》

为傅山留下的药方手稿影印件及其释文。

《傅青主女科》

血崩

少妇血崩（八）

有少妇甫娠三月，即便血崩，而胎亦随堕，人以为挫闪受伤而致，谁知是行房不慎之过哉！治法自当以补气为主，而少佐以补血乏品，斯为得之。方用固气汤。

人参（一两）　　白术（五钱，土炒）
大熟地（五钱，九蒸）　　当归（三钱，酒洗）
白茯苓（二钱）　　甘草（一钱）
杜仲（三钱，炒黑）　　山萸肉（二钱，蒸）
远志（一钱，去心）　　五味子（十粒，炒）

水煎服。一剂而血止，连服十剂全愈。此方固气而兼补血。已去之血，可以速生，将脱之血，可以尽摄。凡气虚而崩漏者，此方最可通治，非仅治小产之崩。其最妙者，不去止血，而止血之味，含於补气之中也。

（妊娠宜避房事，不避者纵幸不至崩，往往堕胎，即不堕胎，生子亦难养，慎之！戒之！）

调经

经水后期（十六）

妇人有经水后期而来多者，人以为血虚之病也，谁知非血虚乎！盖后期之多少，实有不同，不可执一而论。盖后期而来少，血寒而不足；后期而来多，血寒而有余。夫经本于肾，而其流五脏六腑之血皆归之，故经来而诸经之血尽来附益，以经水行而门启不遑迅圖，诸经之血乘其隙而皆出也，但血既出矣，则成不足。治法宜于补中温散之，不得曰后期者俱不足也。方用温经摄血汤。

大熟地（一两，九蒸）　　白芍（一两，酒炒）
川芎（五钱，酒洗）　　白术（五钱，土炒）
柴胡（五分）　　五味子（三分）
续断（一钱）　　肉桂（五分，去粗，研）

水煎服。三剂而经调矣。此方大补肝、肾、脾之精与血，加肉桂以祛其寒，柴胡以解其郁，是补中有散，而散不耗气；补中有泄，而泄不损阴，所以补之有益，而温之收功，此调经之妙药也，而摄血之仙丹也。凡经来后期者，俱可用。倘元气不足，加人参一、二钱亦可。

经水忽来忽断时疼时止（二十）

妇人有经水忽来忽断，时疼时止，寒热往来者，人以为血之凝也，谁知是肝气不舒乎！夫肝属木而藏血，最恶风寒。妇人当行经之际，腠理大开，适逢风之吹寒之袭，则肝气为之闭塞，而经水之道路亦随之而俱闭，由是腠理经络，各皆不宣，而寒热之作，由是而起。其气行于阳分则生热，其气行于阴分则生寒，然此犹感之轻者也。倘外感之风寒更甚，则内应之热气益深，往往有热入血室，而变为如狂之症。若但往来寒热，是风寒未甚而热未深耳。治法宜补肝中之血，通其郁而散其风，则病随手而效，所谓治风先治血，血和风自灭，此其一也。方用加味四物汤。

大熟地（一两，九蒸）　　白芍（五钱，酒炒）
当归（五钱，酒洗）　　川芎（三钱，酒洗）
白术（五钱，土炒）　　粉丹皮（三钱）
元胡（一钱，酒炒）　　甘草（一钱）
柴胡（一钱）

水煎服。此方用四物以滋脾胃之阴血；用柴胡、白芍、丹皮以宣肝经之风郁；用甘草、白术、元胡以利腰脐而和腹疼，入於表里之间，通乎经络之内，用之得宜，自奏功如响也。

（加荆芥穗（炒黑）一钱，尤妙。）

不孕

嫉妒不孕（三十四）

妇人有怀抱素恶不能生子者，人以为天心厌之也，谁知是肝气郁结乎。夫妇人之有子也，必然心脉流利而滑，脾脉舒徐而和，肾脉旺大而鼓指，始称喜脉。未有三部脉郁而能生子者也。若三部脉郁，肝气必因之而更郁，肝气郁则心肾之脉必致郁之极而莫解。盖子母相依，郁必不喜，喜必不郁也。其郁而不能成胎者，以肝木不舒，必下克脾土而致塞。脾土之气塞，则腰脐之气必不利。腰脐之气不利，必不能通任脉而达带脉，则带脉之气亦塞矣。带脉之气既塞，则胞胎之门必闭，精即到门。亦不得其门而入矣。其奈之何哉?治法必解四经之郁，以开胞胎之门，则几矣。方用开郁种玉汤。

白芍一两，酒炒　　香附三钱，酒炒
当归五钱，酒洗　　白术五钱，土炒
丹皮三钱，酒洗　　茯苓三钱，去皮
花粉二钱

水煎服。一月则郁结之气开，郁开则无非喜气之盈腹，而嫉妒之心亦可以一易，自然两相合好，结胎于顷刻之间矣。此方之妙。解肝气之郁，宣脾气之困，而心肾之气亦因之俱舒，所以腰脐利而任带通达，不必启胞胎之门，而胞胎自启。不特治嫉妒考也。

（方似平平无奇，然却能解妒种子，不可忽视。若怀娠而仍然嫉妒，必致血郁堕胎。即幸不堕胎，生子多不能成。方加解妒合煎之，可保无虞，必须变其性情始效。解妒饮：黍、谷各九十粒，麦（生

用)、小黑豆各四十九粒〔豆炒熟)，高粱五十粒。)

小产

行房小产（五十一）

妊妇因行房癫狂致小产，血崩不止。人以为火动之极也，谁知是气脱之故乎！大凡妇人之怀妊也，赖肾水以荫胎。水源不足，则火易沸腾。加以久战不已，则火必大动，再至兴酣颠狂，精必大泄。精大泄则肾水益涸，而龙雷相火益炽。水火两病，胎不能固而堕矣。胎堕而火犹未息，故血随火而崩下，有不可止遏之势。人谓火动之极，亦未为大误也。但血崩本于气虚，火盛本于水亏，肾水既亏，则气之生源涸矣；气源既涸，而气有不脱者乎？此火动是标，而气脱是本也。经云:「治病必求其本」。本固而标自立矣。若只以止血为主，而不急固其气，则气散不能速回，而血何由止！不大补其精，则水涸不能速长，而火且益炽，不揣其本，而齐其末，山未见有能济者也。方用固气填精汤。

人参（一两）　　黄耆（一两，生用）
白术（五钱，土炒）　　大熟地（一两，九蒸）
当归（五钱，酒洗）　　三七（三钱，研末）
荆芥穗（二钱，炒黑）

水煎。服一剂而血止，二剂而身安，四剂则全愈。此方之妙，妙在不去清火，而惟补气补精，其奏功独神者，以诸药温润能除大热也。盖热是虚，故补气自能摄血，补精自能止血，意在本也。

（小产血期多由行房而致。若年逾四十参耆宜倍用，熟地宜减半用，以其气虚火衰也，否则每令气脱不救。凡有妊娠者，须忍欲谨避房事，万勿自蹈危途，慎之!)

《傅青主男科》

伤寒门

初病说

凡病初起之时。 用药原易奏功，无如世人看不清症，用药错乱，往往致变症蜂起,苟看病清，用药当，何变症之有。

伤暑

人感此症，必然头晕口渴恶热，甚则痰多，身热气喘方用

人参（壹钱） 白朮（伍钱） 茯苓（叁钱） 甘草（壹钱） 青蒿（壹两） 香薷（三钱） 陈皮（壹钱）

水煎服,一剂愈。

虚劳门

痨症虚损辨

二症外相似而治法不同，虚损者，阴阳两虚也，劳症者，阴虚阳亢也,故虚损可用温补，若劳症则忌温补而用清补也，两症辨法不必凭脉，但看人着复衣,此着单衣者为劳症，人着单衣，此着复衣者为虚损，劳症骨蒸而热，虚损营卫虚而热也。

内伤发热

方用

当归 柴胡 陈皮 栀子 甘草（各壹钱） 白芍 花粉（各贰钱）

水煎服。

凡肝木郁者，此方一剂即快，人病发热，有内伤外感，必先散其邪气，邪退而后补正，则正不为邪所伤也，但外感内伤，不可用一方也，外感发热方见前。

未成劳而将成劳

方用

熟地（壹两） 地骨皮 人参 麦冬（各伍钱） 白芥子 山药（各叁钱） 白朮（壹钱） 五味子（参分）

水煎服。

凡人右寸脉大于左寸，即内伤之症，不论左右关尺脉何如，以此方投之效验。

阳虚下陷

凡人饥饱劳役，内伤正气，以致气乃下行，脾胃不能克化，饮食不能运动，往往变为劳瘵，盖疑饮食不进为脾胃之病，肉黍之积，轻则砂仁、枳壳、山查、麦芽之品，重则芒硝、大黄、牵牛巴豆之类，纷然杂进，必致臌闷而渐成劳矣，若先以升提之药治之，何至于成劳，方用

人参 柴胡 陈皮 甘草（各壹钱） 升麻（三分） 黄耆 白朮（各叁钱）

水煎服。

痨症

痨症既成，最难治者，必有虫生之以食人之气血也，若徒补其气血，而不入杀虫之药，则饮食入胃，祇荫虫而不生气血，若但杀虫而不补气血，则五藏俱受伤，又何有生理哉，惟于大补之中，加杀虫之药，则元气既全，真阳未散，虫死而身安矣，方用

熟地 地栗粉 何首乌（各半斛） 鳖甲 山药（各壹斛） 神曲 麦冬（各伍两） 桑叶（半斛） 人参 白微（各参两）

熟地为丸，每日白水送下五钱，半年虫从大便出矣。

喘证门

抬肩大喘

人忽感风邪，寒入于肺，以致喘息肩抬气逆，痰吐不出，身不能卧，方用

柴胡 茯苓 麦冬 桔梗（各二钱） 黄芩 当归 甘草 半夏 射干（各一钱）

水煎服。

此方妙在用柴胡、射干、桔梗，以发舒肺金之气，半夏以去痰，黄芩以去火，盖感寒邪，内必变为热证，故用黄芩以清解之，然徒用黄芩，虽曰清火，转足以遏抑其火，而火未必伏也，有射干桔梗柴胡一派辛散之品，则足以消火灭邪矣。

吐血门

阳症吐血

人有感暑伤气，忽然吐血盈盆，人以为阴虚也，不知阴虚吐血与阳虚不同，阴虚吐血，人安静无躁动，阳虚必大热作渴，欲饮冷水，舌必有刺，阴虚口不渴而舌胎滑也，法当清胃火，不必止血也，方用

人参 当归 香薷 石膏（各叁钱） 荆芥（壹钱） 青蒿（伍钱）

水煎服。

此方乃阳症吐血之神曲剂也，方中虽有解暑之品，然补正多于解暑，去香薷一味，实可同治，但此方祇可用一二剂，即改六味地黄汤。

吐血

此症人非以为火盛，即以为阴亏，用凉药以泻火，乃火愈退而血愈多，用滋阴之味，止血之品，仍不效，谁知是血不归经乎，治法当用补气之药，而佐以引血归经之味，不止血而血自止矣，方用

人参（伍钱） 当归（壹两） 丹皮炒，黑芥穗（各叁钱）

水煎服,一剂而止。

此方妙在不专补血，而反去补气以补血，尤妙在不去止血，而去行血以止血，盖血逢寒则凝，逢散则归经，救死于呼吸之际，大有神曲功。

[大凡吐血，多系不归经之血，因何腑何藏而发，腑藏之血，吐则立死，此自然之理也，火盛阴亏两层，世间误杀，奚止千百，寒凉滋阴之药，輕則凝結而成病根，重則經阻而成乾血，此論此方，發菩提心，作當頭棒喝也。]

癫狂门

狂症

此症有因寒得之者，一时之狂也，可用白虎汤以泻火，更有终年狂而不愈者，或拿刀杀人，或骂亲戚，不认儿女，见水大喜，见食大恶，此乃心气之虚，而热邪乘之，痰气侵之也，方用化狂丹。

人参 白朮 茯神（各一两） 附子（一分） 半夏 兔丝子（各三钱） 菖蒲 甘草（各一钱）

水煎服，一剂狂定。

此方妙补心脾胃三经，而化其痰，不去泻火，盖泻火则心气益虚，而痰涎益盛，狂何以止乎，尤妙在微用附子，引补心消痰之品，直入心中，则气易补而痰易消，又何用泻火之多事哉。

[此症因寒得之，何以用白虎汤，血寒邪外逼，裹不熱泄而擾心胃，如冬傷於寒，春必病溫是也。]

怔忡惊悸门

怔忡不寐

此症心经血虚也，方用

人参 当归 茯苓（各叁钱） 丹皮 麦冬（各贰钱） 甘草 菖蒲 五味子（各壹钱） 生枣仁 熟枣仁（各伍钱）

水煎服。

此方妙在用生熟枣仁，生使其日间不卧，熟使其日间不醒，又以补心之药为佐，而怔忡安矣。

《外经微言》

肝木篇

少师曰：肝属木，木非水不养，故肾为肝之母也。肾衰则木不旺矣，是肝木之虚，皆肾水之涸也。然而肝木之虚，不全责肾水之衰者何故?岐伯曰：此肝木自郁也。木喜疏泄，遇风寒之邪，拂抑之事，肝辄气郁不舒。肝郁必下克脾胃，制土有力，则木气自伤，势必求济肾水，水生木而郁气未解，反助克土之横。土怒水助转来克水。肝不受肾之益，肾且得土之损，未有不受病者也。肾既病矣，自难滋肝木之枯，肝无水养，其郁更甚。郁甚而克土愈力。脾胃受伤气难转输，必求救于心火，心火因肝木之郁全不顾心，心失化源，何能生脾胃之土乎。于是怜土予之受伤，不敢咎肝母之过，逆反嗔肺金不制肝木，乃出其火而克肺，肺无土气之生，复有心火之克则肺金难以自存。听肝木之逆，无能相制矣。少师曰：木无金制宜木气之舒矣，何以仍郁也?岐伯曰：木性曲直，必得金制有成。今金弱木强，则肝寡于畏，任郁之性以自肆，土无可克水，无可养火，无可助，于是木空受焚矣。此木无金制而愈郁也。

所以治肝必解郁为先，郁解而肝气自平。何至克土，土无木克则脾胃之气自易升腾，自必忘克，肾水转生肺金矣。肺金得脾胃二土之气，则金气自旺，令行清肃。肾水无匮乏之忧，且金强制木，木无过旺肝气平矣。少师曰：肝气不平可以直折之乎?岐伯曰：肝气最恶者郁也。其次则恶不平，不平之极即郁之极也。故平肝尤尚解郁。少师曰：其故何也?岐伯曰：肝气不平，肝中之火过旺也。肝火过旺，由肝木之塞也。外闭内焚，非烁土之气即耗心之血矣。夫火旺宜为心之所喜，然温火生心，烈火逼心，所以火盛之极，可暂用寒凉以泻。肝火郁之极，宜兼用舒泄以平肝也。少师曰：善。

陈士铎曰：木不郁则不损，肝木之郁即逆之之谓也。人能解郁，则木得其平矣。何郁之有。

肾水篇

少师曰；请问肾水之义。岐伯曰：肾属水，先天真水也。水生于金，故肺金为肾母。然而肺不能竟生肾水也，必得睥土之气熏蒸，肺始有生化之源，少师曰：土克水者也，何以生水?岐伯曰：土贪生金，全忘克水矣。，少师曰；金生水而水养于金，何也?岐伯曰：肾水非肺金不生，肺金非肾水不润。盖肺居上焦，诸脏腑之火，咸来相逼，苟非肾水灌注，则肺金立化矣。所以二经子母最为关切。无时不交相生，亦无时不交相养也。是以补肾者必须益肺，补肺者必须润肾，始既济而成功也。少师曰：肾得肺之生即得肺之损，又何以养各脏腑乎?岐伯曰：肾交肺而肺益生肾，则肾有生化之源。山下出泉涓涓正不竭也。肾既优渥，乃分其水以生肝。肝木之中本自藏火，有水则木且生心，无水则火且焚木，木得水之济，则木能自养矣。木养于水，木有和平之气，自不克土。而脾胃得遂其升发之性，则心火何至躁动乎。自然水不畏火之炎，乃上润而济心矣。少师曰：水润心固是水火之既济，但恐火炎而水不来济也。岐伯曰：水不润心，故木无水养也。木无水养肝必干燥，火发木焚，烁尽脾胃之液，肺金救土之不能，何暇生肾中之水。水涸而肝益加燥，肾无沥以养肝，安得余波以灌心乎！肝木愈横，心火愈炎，肾水畏焚，因不上济于心，此肾衰之故，非所谓肾旺之时也。少师曰：肾衰不能济心，独心受其损乎?岐伯曰：心无水养，则心君不安，乃迁其怒于肺金，遂移其火以逼肺矣。肺金最畏火炎，随移其热于肾，而肾因水竭，水中之火正无所依，得心火之相会，翕然升木变出龙雷，由下焦而腾中焦，由中焦而腾上焦，有不可止遏之机矣。是五脏七腑均受其害，宁独心受损乎！少师曰：何火祸之酷乎?岐伯曰：非火多为害，乃水少为炎也。五脏有脏火，七腑有腑火，火到之所，同气相亲，故其势易旺，所异者，水以济之也。而水止肾脏之独有，且水中又有火也。水之不足，安敌火之有余。此肾脏所以有补无泻也。少师曰；各脏腑皆取资于水，宜爱水而畏火矣。何以多助火以增焰乎?岐伯曰：水少火多，一见火发，惟恐火之耗水，竟来顾水，谁知反害水乎。此祸生于爱，非恶水而爱火也。少师曰：火多水少，泻南方之火，非即补北方之水乎?岐伯曰：水火又相根也。无水则火烈，无火则水寒，火烈则阴亏也，水寒则阳消也。阴阳两平，必水火既济矣。少师曰：火水既济独不畏土之侵犯乎?岐伯曰：土能克水，而土亦能生水也。水得土以相生，则土中出水，始足以养肝木而润各脏腑也。第不宜过于生之，则水势汪洋亦能冲决堤岸，水无土制，变成洪水之逆流，故水不畏土之克也。少师曰：善。

陈士铎曰：五行得水则润，失水则损。况取资多而分散少乎。 故水为五行之所窈，不可不多也。说得水之有益，有此可悟永矣。

脾土篇

少师问曰：脾为湿土，土生于火，是火为脾土之父母乎?岐伯曰：脾土之父母，不止一火也。心经之君火，包络、三焦、命门之相火，皆生之。然而君火之生，脾土甚疏；相火之生，脾土甚切，而相火之中命门之火，尤为最亲。少师曰：其故何欤?岐伯曰：命门盛衰，即脾土盛衰。命门生绝即脾土生

绝也。盖命门为脾土之父母，实关死生。非若他火之可旺、可微、可有、可无也。少师曰：命门火过旺，多非脾土之宜，又何故乎?岐伯曰：火少则土湿，无发生之机；火多则土干，有燥裂之害。盖脾为湿土，土中有水。命门者，水中之火也。火藏水中则火为既济之火。自无亢焚之祸，与脾土相宜，故火盛亦盛，火衰亦衰，火生则生，火绝则绝也。若火过于旺，是火胜于水矣。水不足以济火，乃未济之火也。火似旺，而实衰，假旺而非真旺也。与脾土不相宜耳。非惟不能生脾，转能耗土之生气，脾土无生气则赤地千枯，欲化精微以润各脏腑难矣。且火气上炎与三焦包络之火直冲而上与心火相合。火愈旺而土愈耗，不成为焦火得乎。少师曰：焦土能生肺金乎?岐伯曰：肺金非土不生。今土成焦土，中鲜润泽之气，何以生金哉。且不特不生金也，更且嫁祸于肺矣，盖肺乏土气之生，又多火气之逼，金弱木强，必至之势也。木强凌土而土败更难生金，肺金绝而肾水亦绝也，水绝则木无以养，木枯自焚益添火焰，土愈加燥矣。少师曰：治何经以救之?岐伯曰：火之有余水之不足也，补水则火自息。然而徒补水则水不易生，补肺金火气则水有化源，不患乎无本也。肾得水以制火，则水火相济，火无偏旺之害。此治法之必先补水也。少师曰：善。

陈士铎曰：脾土与胃土不同。生脾土与胃土生不同，虽生土在于火也，然火各异。生脾土必须于心，生胃土必须于包络。心为君火，包络为相火也。二火断须补肾，以水能生火耳。

五行生克篇

雷公问于岐伯曰：余读《内经》载五行甚详，其旨尽之乎?岐伯曰：五行之理，又何易穷哉。雷公曰：盍不尽言之?岐伯曰；谈天乎，谈地乎，谈人乎。雷公曰，请言人之五行。岐伯曰：心、肝。脾，肺、肾配火、木，土、金、水，非人身之五行乎。雷公曰；请言其变。岐伯曰：变则又何能尽哉。试言其生克。生克之变者，生中克也，克中生也。生不全生也，克不全克也，生畏克而不敢生也，克畏生而不敢克也。雷公曰：何以见生中之克乎?岐伯曰：肾生肝，肾中无水，水涸而火腾矣，肝木受焚，肾何生乎?肝生心，肝中无水，水燥而木焦矣，心火无烟，肝何生乎?心君火也，包络相火也，二火无水将自炎也，土不得火之生，反得火之害矣。脾生肺金也，土中无水，于土何以生物，铄石流金，不生金反克金矣。肺生肾水也，金中无水，死金何以出泉。崩垆飞汞，不生水反克水矣。盖五行多水则不生，五行无水亦不生也。雷公曰：何以见克中之生乎?岐伯曰：肝克土，土得木以疏通则土有生气矣。脾克水，水得土而畜积则土有生基矣。肾克火，火得水以相济，则火有神光矣。心克金，然肺金必得心火以煅炼也。肺克木，然肝木必得肺金以斫削也。非皆克以生之乎。雷公曰：请言生不全生。岐伯曰；生不全生者，专言肾水也。各脏腑无不取资于肾。心得肾水而神明焕发也；脾得肾水而精微化导也；肺得肾水而清肃下行也；肝得肾水而谋虑决断也。七腑亦无不得肾水而布化也。然而取资多者分给必少矣。亲于此者疏于彼，厚于上者薄于下。此生之所以难全也。雷公曰：请言克不全克。岐伯曰：克不全克者，专言肾火也。肾火易动难静，易逆难顺，易上难下，故一动则无不动矣，一逆则无不逆矣，一上则无不上矣。腾于心躁烦矣。入于脾干涸矣，于肺喘嗽矣，流于肝焚烧矣，冲击于七腑燥渴矣。虽然肾火乃雷火也，亦龙火也。龙雷之火其性虽猛，然聚则力专，分则势散，无乎不克反无乎全克矣。雷公曰：生畏克而不敢生者若何?岐伯曰；肝木生心火也，而肺金太旺，肝畏肺克不敢生心则心气转弱，金克肝木矣。心火生胃土也，而肾火太旺不敢生胃则胃气更虚，水侵胃土矣。心包之火生脾土也，而肾水过泛不敢生脾，则脾气加困，水欺脾土矣。脾胃之土生肺金也，而肝木过刚，脾胃畏肝不敢生肺，则肺气愈损，木侮脾胃矣。肺金生肾水也，而心火过炎，肺畏心克，不敢生肾，则肾气益枯，火刑肺金矣。肾水生肝木也，而脾胃过燥，肾畏脾胃之土，不敢生肝，则肝气更凋，土制肾水矣。雷公曰：何法以制之乎?岐伯曰：制克以遂其生，则生不畏克。助生而忘其克，则克即为生，雷公曰：善。克畏生而不敢克者，又若何?岐伯曰：肝木之盛由于肾水之旺也，木旺而肺气自衰，柔金安能克刚木乎。脾胃土盛由于心火之旺也，土旺而肝气自弱，僵木能克焦土乎。肾水之盛由肺金之旺也，水旺而脾土自微浅，土能克湍水乎。心火之盛由于肝木乏旺也，火旺而肾气必虚，匀水能克烈火乎。肺金

之盛由于脾土之旺也，金盛而心气自怯，寒火能克顽金乎。雷公曰：何法以制之?岐伯曰：救其生不必制其克，则弱多为强。因其克反更培其生则衰转为盛。雷公曰：善。

陈士铎曰：五行生克本不可颠倒。不可颠倒而颠倒者，言生克之变也。篇中专言其变，而变不可穷矣。 当细细观之。

水不克火篇

大封司马问于岐伯曰；水克火者也，人有饮水而火不解者，岂火不能制水乎?岐伯曰：人生于火，养于水。水养火者，先天之真水也。水克火者，后天之邪水也。饮水而火热不解者，外水不能救内火也。大封司马曰：余终不解其义，幸明示之。岐伯曰：天开于子，地辟于丑，人生于寅，寅实有火也。天地以阳气为生，以阴气为杀。阳即火，阴即水也。然而火不同，有形之火，离火也。无形之火，干火也。有形之火，水之所克。无形之火，水之所生。饮水而火不解者，无形之火得有形之水而不相入也。岂惟不能解，且有激之而火炽者。大封司马曰：然则水不可饮乎?岐伯曰：水可少饮以解燥。不可畅饮以解氛。大封司马曰：此何故乎?岐伯曰：无形之火旺，则有形之火微。无形之火衰则有形之火盛。火得水反炽，必多饮水也，水多则无形之火因之益微矣。无形之火微，而有形之火愈增酷烈之势，此外水之所以不能救内火，非水之不克火也。大封司马曰：何以治之?岐伯曰：补先天无形之水，则无形之火自息矣，不可见其火热饮水不解，劝多饮以速亡也。

陈士铎曰：水分有形无形，何疑于水哉。水克有形之火，难克无形之火，故水不可饮也。说得端然实理，非泛然而论也。

《石室秘录》

序二

医道大矣哉，非学博天人，非理穷幽秘，非传得异人，则不可以谈医。甚矣！医道之大而难也。远公陈子，幼读班、马之书，长习黄、岐之教，且性喜好游，足迹几遍历宇内。然而见闻不广，所见者不过世上之文，所闻者不过时师之语，欲匠心自师，以求刀圭之获效，虽所在奏功，终焦劳无术，仰天而叹有以也。康熙丁卯夏秋之间，过我于玉河之西。初不知我为天上人也，与之辨难《内经》诸书，多未曾有。余出秘录示之，乃手抄行笈，慨然以着书为己任。余笑曰：君之志则大矣，而君之学则未也。远公愀然曰：我安得读尽碧落秘函以救天下哉。余乃于袖中出此书与观，目瞪口呆，不敢出一语。余乃细加指示，尽传无隐。因戒之曰：子得此书，可以着书矣。而远公犹以未足也，余又为之辨难《内经》者一月。陈子改容而谢之曰：吾今而后，不敢以着书让之后世也。余亦欣然色笑。遂将《石室秘录》令其抄录一通。存之笥中，以备着书时之考稽也。第是书奇怪，世多不识，倘以此治人之症，未免惊愕欲走。吾传之以见天地之大。何所不有。正不必执此以治天下人，使人疑惧而动其议论也。因序数语于前，以警陈子远公也。天师岐伯职拜中清殿下弘宣秘录无上天真大帝真君岐伯书于玉河之南。

时康熙丁卯冬至前一日也

序四

今上戊辰二月花朝后三日，远公陈子。将岐天师《石室秘录》请序于余，余读之惊异，叹医道之神而奇也。夫医至起死奇矣，而兹编实不止此。其文肆而醇，其意深而旨，乃性天之学，非刀圭之书也。陈子学博天人，理通鬼神，人得此编之秘，何患医道之不入于化乎。而陈子不然，长跽而请予曰：习医救一人，不若救一世也；救一世，不若救万世也，亦何言大而心善乎。吾尼山立教，不过救一世为心也。己立立人，己达达人。未尝教人施德于万世。然而尼山之书，垂之至今，虽谓之救万世可也。今陈子注《素问》、《内经》，余叹其有志未逮，乃以华元化青囊术动之。陈子愀然曰：吾安得此天上奇编读之乎？余乃正襟而训之曰：予欲注《素问》乎？舍青囊术何以着书尚论为耶。陈子忧之。而余曰：无忧也，吾当召岐天师尽传之。盖青囊秘术，华君原得之岐天师者也。陈子再拜受教。余乃邀天师至燕市，而天师又邀仲景张公同游客邸，晨夕往还，罄传方法，共一百二十八门，名曰《石室秘录》，即青囊之术也。无方不神，无论不异。陈子得之，乃决奥阐幽，肆力于《素问》以大壮其文澜。而陈子尤以天师传之未尽，更求仲景张公为之发明，以补天师之所略。又请于天师召华元化，质今昔之异同，华君又罄传之毋隐。今其书具在，陈子不乐自秘，欲公之万世，不欲仅活一世之人已也。与尼山己立立人，己达达人之心，不千古相同乎。但陈子苦于客贫，不能速授梨枣，然而其言之大，其心之善，实觉覆被万世也。陈子仍存之，以待世之好善如子者斯可矣。余因陈子请序，遂题数言于前。亦以劝天下好善之君子也。积善必有余庆，吾于陈子见之，吾不愿止陈子一人见之，天下人亦可闻吾言以自勉于为善，毋让陈子独为仁人也。

吕道人题于燕山

卷之一 礼集

死治法

论中邪 尸厥 论见鬼卒倒 中毒 中恶

天师曰：死治法者，如人死厥不醒人事，中风不语，或感鬼神之祟，或遇山魈之侵，一时卒倒，不醒人事是也。此等病，是邪气中之，痰迷心窍也。怪病多起于痰，不必惊惶，治其痰而病自愈。然而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用祛痰之药，加入于补正之中，则病去如扫，死者重生。方用人参三钱，白术五钱，茯苓三钱，半夏三钱，天南星三钱，白芥子一钱，生附子五分、生姜一大块、捣汁，水半酒半，共二碗，煎八分服。外用皂角刺为末。人研皂角刺时，(〔批〕刺字疑衍文。李子永识)。先用纸一张湿透，封住同在之人鼻孔，然后研为细末。取一匙于鹅翎管，吹入病患鼻孔内，必取喷嚏，以前药灌之，立醒。必吐出痰水半盆，或一盆，如胶如汤之类，或黄黑青红之色。人自然困倦欲睡，不可惊他，任他自睡。醒来用人参一钱，白薇一钱，茯苓三钱，白术五钱，半夏一钱，白芥子三钱，陈皮五分，甘草五分，水煎服，一剂全愈。(〔批〕回正散)。此死治之一法也。盖人之中邪，必由元气之虚，邪遂乘虚而入。故用人参以助其正气，而以半夏、白芥子以祛邪与痰，天南星尤能入心而祛邪，用附子猛烈之将，单刀直入，邪自惊退。故一下口，而邪即外越上涌出矣。然邪出之后，当纯补胃气，故又不用祛痰之剂，而竟用健脾补胃之品也。更有死症治法，如尸厥之症，亦是气虚。当用人参一两，白术五钱，半夏五钱，茯苓五钱，菖蒲五钱，陈皮五分治之。(〔批〕祛阴至圣丹。雷公曰：予治尸厥更易，只消一味苍术，切片三两，水六碗，煎三碗，灌之尽必吐，吐后即愈。盖苍术阳药，善能祛鬼，故用之者有奇效矣。此方凡见鬼者，治之俱妙。)虽同是中邪，然前症是阳邪，此乃遇阴邪也。阳邪者，

日间遇之；阴邪者，夜间遇之也，后方虽亦用人参以补正，而终不用南星之类直入其心中也。如不能语言亦用皂角末吹之。倘其前二症，俱遗尿手撒，则多不能救。否则，皆一剂回生也。以上二症，皆死治之法也。触类旁通。头头是道。大约治邪之法，二方足以包括，再看病之轻重用药之多寡、则得之矣。

张公曰：死治之妙，尽此二方：更求其余，尚有一法。是救穷人之法也。如人卒然见鬼卒倒，或在神庙之内，或在棺椁之旁，偶遇尸气，感中阴邪鬼魅，不省人事者，以瓜蒂散吐之，必然吐痰如涌泉，倾盆而出，鬼若远走则已。吐后仍见鬼者，痰未净也。又用前瓜蒂吐之，以不见鬼为度。后用白术一两，茯苓五钱，白薇一钱，陈皮五分，半夏一钱，神曲一钱，炮姜一钱，水煎服。（〔批〕祛鬼散。）此法可治贫穷之人，以慰远公怜悯之心也。紫金锭亦祛痰圣药也。

华君曰：天师传予，尚有二方，并传于君。死症有中阴邪、阳邪是矣，另有中恶、中毒之分。中恶者，如天师所言之类是也；中毒者，尚未及之。如中蛇虫之毒，亦一时猝倒。中蛇毒则身必直撑，舌必外出，眼必细开一缝是也。急用雄黄一两，研为细末，入水中飞过，取水用之，而不用雄黄。一碗加食盐少许，入滚水一碗，同调匀灌之。以鹅翎探吐之，必吐出恶痰如蜗牛涎者，碗许自愈。后用人参五钱，茯苓五钱，生甘草三钱，白滚水煎服；再加白芷二钱，另煎水，倾入汤中同服，二剂永无后患矣。（〔批〕雷公曰：予中毒亦有神方，无论各毒，治之俱神效，方用白芷二钱，生甘草三钱，金银花二两，白矾五钱，水三碗，煎一碗，服之即解毒。天师方更胜吾方也。）更有中金蚕之毒。如两粤间有金蚕，人家收留在家，用计遣之不去。其初有嫁金蚕之法，人家感受此蚕、则子子孙孙永不脱离；最可恶之物也。

盖有神人作祟，附在此家不肯去。人家有不愿者，将平生所得财物，并将金蚕包裹其内，故意置在道旁，倘人不知其故，拾之而归，则金蚕附于身中，而不可脱离矣。再祷而再送之，断断不能也。天师曾传予方治一人，神效灭踪。方用雷丸三钱，为末，同白矾少许，调匀。倘见金蚕出见之时，辄以末少许，渗在虫身之上，立时化为红水如血，神道必然震怒作祟。倘空中有声，仰将此药末，听其声音响处，望空洒去，则神道必大骂，负心而去，永不再至矣。此余在三国入蜀中亲见者，近来此风少息。然南宁蛮洞中，尚有其毒，今传此方，以备不虞，未为不可。天师想因远公不重至西粤，故尔不传。然终隐天师方法，吾所以罄传无隐，以表扬天师术之奇也。余曾问之矣，初起得物之时，必然骤富，物从空中来，其人喜极，将金蚕供之厨柜间，晨夕拜祷，久之人面如金色，与金蚕相同，服药无效，又久之，腹大如臌胀矣。当时蜀中盛多此风，得金蚕者，大约年岁不能出五年必死，而金蚕不去也。又传于子，子死传孙，往往至灭门之祸。

幸孔明先生入蜀，用符水解之，故蜀中今无此症矣。

卷之二 乐集

假治法

论假热假寒

天师曰：假治者，病是假热，而治以假热之方；症是假寒，而治以假寒之药也。如人喉痛口干，舌燥身热，人以为热，而非热也。内真寒而外现假热耳。如人手足冰冷，或发厥逆，或身战畏寒，人以为寒，而非寒也，内真热而外现假寒耳。此时看症未确，死生反掌。吾以假热之药，治假寒之症，

以假寒之品，治假热之病，是以假对假也，假寒方：附子一钱，肉桂一钱，人参三钱，白术五钱，猪胆汁半个，苦菜汁三匙。先将药二碗，水煎好，以冰水泡凉，入猪胆汁、苦菜汁调匀，一气服之即愈。方中全是热药，倘服之不宜，必然虚火上冲，尽行呕出。吾以热药凉服，已足顺其性而下行，况又有苦菜汁、胆汁之苦，以骗其假道之防也。盖上热之症，下必寒极，热药入之，至于下焦，投其所喜。无奈关门皆为强贼所守，非以间牒 之，必然拒绝而不可入。内无粮草，外无救援，奈之何哉。吾今用胆汁、菜汁，以与守关之士，买其欢心，不特不为拒绝，转能导我入疆，假道灭虢，不信然哉。

至于假热之方，则又不然。心胸之内，全是一团邪火，盘踞于中焦。若不直捣中坚，巨魁不擒，余党安能星散。然而用师无法，则彼且力拒死斗而不可救。方用黄连三钱，柴胡二钱，白芍三钱，当归三钱，炒栀子二钱，半夏三钱，枳壳一钱，茯苓三钱，菖蒲三分，水煎服。此方妙在用黄连一味，直入心经；佐以栀子副将，单刀直入，无邪不散；又柴胡、白芍泻其运粮之道；又半夏、枳壳斩杀余党，中原既定，四隅不战而归正矣。然而火热居中，非用之得宜，则贼势弥空，安能直入。又加菖蒲之辛热，乘热饮之，则热喜同热，不致相反；而转能相济，此又假治之妙法也。

张公曰：讲得透彻痛快，予又何说之词。然而假热假寒，不止此二症也，吾再广言之。如人气喘不安，痰涎如锯而不止者，人以为热，而非热也，乃下元寒极，逼其火而上喘也。此最急最危之症，苟不急补其命门之火与肾水，则一线微阳，必然断绝。方用熟地四两，山茱萸三两，麦冬三两，北五味一两，牛膝一两，附子一钱，肉桂一钱，冰水泡冷服之，一剂即愈。附子、肉桂斩关夺门之药，其性最热，倘不用之于熟地、山茱萸、北五味之中，则孤阳乘大热之势，沸腾而上矣。方中妙在用熟地、山茱萸之类，使足以济火；又麦冬以滋肺金之化原，使金去生水，而水益足以生火，而火不敢于飞越，况又有牛膝之下走而不上行乎。然必冰水泡之，骗其上焦之热，直至肾宫，肾宫下热，则上焦清凉，火自归舍，又何患喘与痰作祟哉。更有眼目红肿，经年不愈者，人以为热，而不知非热也，亦肾火上升而不下降耳。法用六味地黄汤，加麦冬、甘菊花、白芍、当归各三两，柴胡五钱，各为末，蜜为丸。每日吞服五钱，一料必全愈。

此虽病轻，而世人多患之，迷而不悟，予所以特表出也。虽非假治之法，而症实假热之症，可触类而旁通之耳。假寒之法，莫妙岐天师之方，可以统治矣，故不再传。

华君曰：亦同。

真治法

论真热真寒

天师曰：真病原难分晰，然有假即有真也。即以前症言之，如人喉痛口干，舌燥身热，与假热无异，然而此曰真热者，何以辨之。假热之症，口虽渴而不甚，舌虽干而不燥，即燥而无芒刺，无裂纹，喉虽痛而日间轻，身虽热而有汗；不若真热之症，口干极而呼水，舌燥极而开裂生刺，喉日夜痛而不已，身大热烙手而无汗也。方用麻黄三钱，黄连三钱，黄芩三钱，石膏三钱，知母三钱，半夏二钱，枳壳二钱，甘草一钱，当归五钱，水煎服。一剂轻，二剂愈。此方纯用寒凉之药，以祛逐其火，火一去而上焦宽快矣。更有人手足冰冷。或数厥逆，身战畏寒，与假寒无异，然而谓之真寒者，何以辨之？假寒之症，手足冰冷，或有时温和，厥逆身战，亦不太甚，有时而安，然有时而发搐；不若真寒之症，手足寒久不回，色变青紫，身战不已，口噤出声而不可禁也。方用附子三钱，肉桂一钱，干姜一钱，白术五钱，人参一两，急救之。此乃直中寒邪，肾火避出躯壳之外，而阴寒之气直犯心宫，心君不守，肝气无根据，乃发战发噤，手足尽现青色也。然则止宜用附、桂、干姜祛逐其寒邪足矣，何以又用白

术、人参？且少用亦足济用，何以多加如许也？盖元阳飞越，止一线之气未绝，若不急用人参，返气于若存若亡之际，而徒用桂、附、干姜，一派辛辣火热之药，邪虽外逐，而正气亦就垂绝。故不若多加于危急之际，则败军残卒，见有孤军未亡，而又骁勇之将，号召散失，有不再整旗枪，共奔毒□下者乎，此真治之妙也。

张公曰：奇论天开。真治即直治，真治其本病，而不必以假药骗之，对症用药可也，余不再论。

华君曰：亦同。

解治法

论结胸 论内伤肝郁

天师曰：解者，邪聚于一处，而分解之也。如人病结胸等症者是。伤寒初愈，五脏六腑，久不见饮食矣，一旦饱食，则各经群起而 。无如胃经火炽，一瓯之物，不足以供其自餐，又安能分散于诸人乎，势必群起而争，而胃经自家困乏，茹而不吐，则五脏六腑，喧哗扰攘，而胃经坚不肯出矣。然则治之法奈何？惟有坚壁以待，枵腹以守，则敌人自散。盖原因无食，所以起争，使终无粮草，势亦难于久待，自然仰关而攻，不战自退。乘其散亡之时，少佐师旅，声言追逐，实仍和解，彼此同归于好。方用元参一两，麦冬一两，水二碗煎服。此方之妙，全不去顾胃中之火，亦不去消胃中之食，止厘清肺中之气，散其心肾浮游之焰。心肾肺经既已退舍，则肝经一旅之师，又何能为难哉。脾与胃唇齿相倚，从前不过同群共逐，大家声扬，原未尝有战攻之举，今心肝肺肾之火既已收师，则脾脏一经，亦自相安于无事矣。

倘一逢结胸，即以此方投之，则不特无功，转且有害。故一遇结胸之病，必须令其空腹数日，而后以此方投之，万举万当，此解治之一法也。

张公曰：真妙绝奇文，结胸之症，不意发如许奇语。非天师又乌能哉。我欲再发一言，不可得矣。非学贯天人，不可言医；非识通今古，不可谈医；非穷尽方书，不可注医。此得人所以最难，自古及今，代不数人。元以前无论，明朝三百年，止得数人而已。李濒湖之博，缪仲醇之辨，薛立斋之智，近则李士材之达，喻嘉言之明通，吾子亡弘肆，我所言者数人，皆上关星宿，钟山川之灵而生者也。今日既许子在着书中人，愿吾子勿以菲薄自待也。着书当弘而肆：医道尽矣至矣，化矣神矣。

解法：更有人病内伤，而头疼目疼，心胁痛，遍身痛，手足又痛，此皆肝气郁蒸之故。或头痛救头，脚痛救脚，治何日始能尽期。当据其要而先治之，余者不治自愈。方用白芍五钱，当归三钱，柴胡三钱，天花粉三钱，丹皮三钱，栀子三钱，甘草三钱，川芎一钱，香附一钱，桂枝一钱，水煎服。此方妙在白芍为君，柴胡为臣，祛风祛痰之药为佐使。一剂而胁痛失，再剂而诸痛平，三剂而一身泰，真扼要争奇，解法之至妙者。施之内伤之症，尤多奇功。愿世人勤而用之，收功无量也。

华君曰：未传于予。

闭治法

论交感脱精 论梦遗脱精

天师曰：闭治者，乃虚极下脱，关门不闭而闭之也。如人交感乐极，男女脱精而死者，或梦遗精滑不守者是也。男女走精而亡，亦因气虚不能自禁，一时男贪女爱，尽情纵欲，以致虚火沸腾，下元尽失。先泄者阴精，后泄者纯血，血尽继之以气而已。当此之时，切不可离炉，仍然抱住。男脱则女以口哺送其热气，女脱则男以口哺送其热气，一连数口呵之，则必悠悠忽忽，阳气重回，阴精不尽全流出。倘一出玉炉，则彼此不相交接，必立时身死，然苟能以独参汤数两急煎之，内可加附子一钱，乘热灌之，亦有已死重生者。盖脱症乃一时暴亡，阳气未绝，止阴精脱绝耳，故急补其真阳，则阳能生阴，可以回绝续于无何有之乡。方中人参，纯是补气之剂，附子乃追亡逐失之妙药，相济易于成功。倘无参而徒用附子，则阳旺而阴愈消，故必用人参以为君。既用参矣，而珍惜不肯多加，终亦无效。盖阴精尽泄，一身之中，已为空壳，若不多加人参，何以生津，以长其再造之阴哉。故必多加参，而后收功耳。

问用阴药以引阳可否？

天师曰：似是而非，此喻嘉言之臆说耳。盖阴精尽出，用补阴之味，内无根源，何从补入。故必补阳以生阴，而不可补阴以引阳也。论理阴精脱尽，宜用涩精之药以闭之，殊不知内已无阴，何从闭涩。独用人参补气，气足而阴自生，阴生而关自闭，此不闭之闭，正妙于闭也。

至于梦遗脱精，又不可执此法以治之。梦遗之病，多成于读书飘荡之子，或见色而思，或已泄而战，或用心作文，以取快于一时，或夜卧不安而渔色，遂至风情大胜，心气不宁，操守全无，玉关不闭。往往少年坐困，老大徒伤，为可叹也。今立一方，熟地八两，山茱萸四两，山药八两，北五味三两，麦冬三两，炒枣仁四两，远志一两，车前子三两，茯苓三两，芡实半斤，白术八两，各为末，蜜为丸。每日白滚水送下一两，一料全愈，不再发。比方妙在用芡实、山药为君，而以熟地、山茱之类为佐，直补其心肾之阴；而又以白术利其腰脐，而元精自不外泄。况梦遗原无止法，愈止而愈泄，不若补其阴气，纵或走泄，亦不野狼狈，何必补涩而后不走失乎。然则不闭之闭，正深于闭，又何必牡蛎、金樱子之为得哉。车前利小便而不走气，利其水则必存其精，又不可不知其功也。

张公曰：前后俱妙，男女脱精，以口送气固佳。然而不知其法，以冷气送之，亦是徒然。必须闭口先提关元之气，尽力哺其口中，而后送下喉，可救于垂绝之顷，否则，适所以害之也。但不可遽然离炉，即欲离炉，亦须缓缓取出，不可见其死去，惊走下床也。离炉抱住其身，尚不至死。此等症，富贵人多，而贫贱人少。富贵人，自宜独参三两，或四两，或半斤，或一斤愈妙，煎汤灌之，可以重苏；若贫穷之士，荆布之妇，亦得此病，急用黄 四两，当归二两，附子二钱，水五碗，煎一碗，急灌之，亦有生者，又不可不知。即死在床褥之内，亦可以药灌之而生。大约夜死者，日救之则活；日死者，夜救之则亡。梦遗之症，余尚有一方至妙，可佐天师之不言。有人梦遗，日日而遗者，有不须梦而遗者，俱效。方用芡实八两，山药十两，生枣仁十两，莲子心五钱，将莲子劈开，肉不用，单用其绿芽，焙干为末，前药俱为末，米汤打粉为丸，如桐子大。每日早晚用白滚水送下各五钱。此方平淡之中，有至理存焉。盖心一动而精即遗，此乃心虚之故，而玉门不闭也。方中山药补肾而生精，芡实生心而去湿，生枣仁清心而益心包之火，莲肉心尤能清心，而气下通于肾，使心肾相交，关玉门之圣药。谁知莲肉之妙全在心，总由世医之不读书耳。果然此段文，乃载在《大乘莲花经》内，医道所以须通竺典。生枣仁正安其不睡，始能不泄，妙在与山药同用，又能睡而不泄。

华君曰：同。

雷公曰，我亦有梦遗方最妙。方用白术八两，山药八两。人参二两，生枣仁四两，远志一两，麦

冬四两，芡实四两，炒北五味一两，车前一两，各为末，蜜为丸。每日白滚水送下五钱自愈，此亦补心肾之法。

孙真君曰：遇交感脱精，急以人参三两，煎汤灌之，固是奇妙方法，然贫家何以救之。我有法，用人抱起坐之，以人之口气哺其口，又恐不能入喉，以笔管通其两头，入病患喉内，使女子呵之，不必皆妻外家也。凡妇人皆可尽力呵之，虽死去者亦能生。妙法也，吾今日泄天地之奇。（〔批〕孙君泄尽天地之秘矣。）

卷之四 御集

富治法

论治膏粱宜补正气

天师曰：富治者，治膏粱富贵之人也。身披重裘，口食肥甘，其腠理必疏，脾胃必弱。一旦感中邪气，自当补正为先，不可以祛邪为急。若惟知推荡外邪，而不识急补正气，必至变生不测，每至丧亡，不可不慎也。方用人参三钱，白术三钱，甘草一钱，陈皮五分，茯苓三钱，半夏五分，为君主之药。倘有风邪，加入桂枝一钱，或柴胡一钱；伤暑，加入香薷一钱；伤湿，加入猪苓二钱；伤热，加入黄连一钱；

伤燥，加入苏子一钱、麦冬五钱；伤气，加入白芍五钱；伤寒，加入肉桂一钱，水煎服。此方之妙，妙在健脾顺气，正补而邪自退。况又逐经各有加减妙法，使膏粱之子，永无屈死矣。此富贵之善治也。

张公曰：富贵治法，已备极细微，不必再行加减。

东南治法 论补中益气汤

天师曰：东南治者，东方之人与南方之人同治也。东南俱系向明之地，腠理疏泄，气虚者多，且天分甚薄，不比西北之人刚劲。若照西北人治法治之，立见危殆矣。人用人参一钱，白术二钱，当归一钱五分，黄芪三钱。柴胡一钱，升麻五分，陈皮五分，甘草一钱，此补中益气汤也。以此方出入加减，无有不妙。加减法，照老少贫富治法用之。

张公曰，东南治法，以补中益气汤加减，俱得其妙，不必再言。

西北治法

天师曰：西北人赋质既坚，体亦甚壮，冷水冷饭，不时常用，始觉快然，一用热剂，便觉口鼻双目火出。故治法与东南人迥别，方用黄连五分，黄芩一钱，栀子一钱，陈皮一钱，枳壳一钱，浓朴一钱，甘草一钱，麦芽二钱，水煎服。有食，加山楂三十粒；伤食，加大黄一钱；有痰，加天花粉三钱；伤风，加柴胡二钱；伤暑，加香薷三钱：伤热，加石膏五钱；

怒气伤肝，加白芍五钱。余俱照病加减可也。此治西北人又如此，因其强而多用消导之品也。

张公曰：西北治法，尚可斟酌。倘健者，可加大黄一钱。

华君曰：无。

春夏治法

论春宜理气 夏宜健脾

天师曰：春夏治者，随春夏发生之气而治之得法也。春宜疏泄，夏宜清凉，亦不易之法也。然而舒发之中，宜用理气之药，清凉之内，宜兼健脾之剂，未可尽为舒发与清凉也。春用方，春则用人参一钱，黄 一钱。柴胡一钱，当归二钱，白芍三钱，陈皮五分，甘草一钱，神曲五分，水煎服。(〔批〕迎春汤。)此方有参、 以理气，又有柴、芍、当归以养肝而舒木气，则肝不克脾土，自然得养矣。夏则用麦冬三钱，元参三钱，五味子一钱，白术五钱，甘草一钱，香薷八分，神曲三分，茯苓三钱，陈皮五分，水煎服。(〔批〕养夏汤。)此方妙在健脾之中；而有润肺之药，脾健而肺润，又益之去暑之品，又何患暑极之侵入哉。此春夏之法，所宜知者。

张公曰：春夏治法最妙，以老幼加减法门法通用之，妙甚。

秋冬治法

论秋宜润肺 冬宜补肾

天师曰：秋冬治者，以顺秋气之肃，冬气之寒也。然秋天而听其气肃，冬令而顺其气寒，则过于肃杀矣。法当用和平之药以调之，使肃者不过于肃，而寒者不过于寒也。秋则用麦冬五钱，北五味一钱。人参一钱，甘草一钱，百合五钱，款冬花一钱、天花粉一钱，苏子一钱，水煎服。(〔批〕润秋汤。)此方妙在不寒不敛、不热不散、则肺金既无干燥之患，而有滋润之益，又何虑金风之凉也，冬则用白术五钱，茯苓三钱，山茱萸二钱，熟地五钱，肉桂三分，生枣仁一钱，枸杞子一钱，菟丝子一钱，薏仁三钱，水煎服。(〔批〕温冬饮。)此方补肾之水多，补肾之火少，使水不寒而火不沸，又何虞冬令之寒哉。秋冬治法之佳妙者。

张公曰：妙。亦以老少门法加减之。

平治法

论气虚、血虚、肾虚、胃虚、脾虚诸用药方

天师曰：平治者，平常之病，用平常之法也。气虚者，用六君子、四君子汤。血虚者，用四物汤。肾虚无火者，用八味汤：肾虚有火者，用六味地黄汤。肺虚者，用生脉散。心虚者，用归脾汤或天王补心丹。肝虚者，用建中汤。胃虚者，用四君子汤。脾虚者，用补中益气汤。郁症，用逍遥散。伤风，

用小柴胡汤或参苏饮。有热者，用二黄汤。胃热甚者，用竹叶石膏汤。诸如此类，俱可以平常法治之，何必出奇眩异哉，此平治之宜知也。

肌肤治法

论脓窠疮粉刺 论顽癣 论冻疮 论坐板疮

天师曰：肌肤者，虽同是皮毛，而各有治法。肌肤之病，从腠理而出，较皮毛略深，如人生脓窠疮、粉刺、顽癣之类是也。然皆气血不和，故虫得而生焉。活其气血，则病自愈。脓窠疮，用当归三钱，生地三钱，熟地三钱，白芍三钱，麦冬三钱，天门冬三钱，川芎一钱，茯苓三钱，甘草一钱，柴胡一钱，人参一钱，白术三钱，黄 五钱，荆芥一钱，薏仁五钱，水煎服。此方妙在补气补血之药，而略用柴胡、荆芥以发之。先服四剂，必然疮口尽加臌胀作脓。四剂后，去柴胡，加五味子五粒，又服四剂，则满身之疮如扫而愈矣。

粉刺之症，乃肺热而风吹之，多成此刺。虽无关人病，然书生娇女各生此病，亦欠丰致。我留一方，为之添容，未为不可。方用轻粉一钱，黄芩一钱，白芷一钱，白附子一钱，防风一钱，各为细末，蜜调为丸。于每日洗面之时，多擦数遍，临睡之时，又重洗面而擦之。不须三日，自然消痕灭瘢矣。

惟有顽癣之方最难治理，然一经我治，亦易收功。方用楝树皮一两，白薇一两，轻粉三钱，冰片一钱，生甘草一钱，蜗牛三钱，火焙干，有壳亦可用，杜大黄根一两，各为细末。先以荔枝壳扒碎其癣皮，而后以此药末，用麻油调搽之，三日即结靥而愈。此皆治肌肤之法，可以为式。

张公曰：冻疮乃人不能耐寒。而肌肤冻死，忽遇火气，乃成冻疮耳。耳上冻疮，必人用手去温之，反成疮也。方用黄犬屎，露天久者变成白色，用炭火 过为末，再用锻石敷，陈年者，炒，各等分，以麻油调之，敷上。虽成疮而烂。敷上即止痛生肌，神方也。若耳上面上虽冻而不成疮者，不必用此药，止消荆芥煎汤洗之，三日愈。

坐板疮亦是肌肤之病，止消轻粉一钱。萝卜子种三钱，冰片半分，杏仁去皮尖十四粒，研为末。

以手擦之疮口上，一日即愈。神效奇绝，无以过也。

卷之五 书集

伤寒相舌秘法

一、论五行

雷公真君曰：五行火木土金水，配心肝脾肺肾，人尽知之也。然而，生中有克，克中有生，生不全生，克不全克，生畏克而不敢生，克畏生而不敢克，人未必尽知之也。何以见生中有克？肾生肝也，肾之中有火存焉，肾水干枯，肾不能生肝木矣，火无水制，则肾火沸腾，肝木必致受焚烧之祸，非生中有克乎。治法当急补其肾中之水，水足而火息，肾不克木，而反生木矣。肝生心也，肝之中有水存焉，肝火燥烈，肝不能生心火矣，木无水养，则肝木焦枯，心火必有寒冷之虞，非生中有克乎。治法当急补其肝中之水，水足而木旺，肝不克火，而反生火矣。心中之火，君火也，心包之火，相火也，

二火之中，各有水焉。二火无水，则心燔灼而包络自焚矣，又何能火生脾胃之土乎。火无所养，则二火炽盛，必有燎原之害，此生中有克，不信然乎。治法当补其心中之水，以生君火，更当补其肾中之水，以滋相火。

水足而二火皆安，不去克脾胃之土，而脾胃之土自生矣。脾土克水者也，然土必得水以润之，而后可以生金。倘土中无水，则过于亢热，必有赤地千里、烁石流金之灾，不生金而反克金矣。治法当补其脾阴之水，使水足以润土，而金之气有所资，庶几金有生而无克也。肺金生水者也，然金亦必得水以濡之，而后可以生水，倘金中无水，则过于刚劲，必有煅炼太甚，崩炉飞汞之忧，不生水而反克水矣。治法当补其肺中之水，使水足以济金，而水之源有所出，庶几水有生而无克也。以上五者，言生中有克，实有至理，非漫然立论。倘肾中无水，用六味地黄丸汤，大剂与之。

肝中无水、用四物汤。心中无水，用天王补心丸。心包无水，用归脾汤。脾胃无水，用六君、四君。肺经无水，用生脉散。举一而类推之可也。

何以见克中有生乎？肝克土也。而肝木非土，又何以生。然而肝木未尝不能生土，土得木以疏通，则土有生气矣。脾克水也，而脾土非水，又何以生。然而脾土未尝不生水，水得土而蓄积，则水有根基矣。肾克火也，而肾水非火不能生，无火则肾无温暖之气矣。然而心火必得肾水以生之也，水生火，而火无自焚之祸。心克金也，而心火非金不能生，无金则心无清肃之气矣。然而肺金必得心火以生之也，火生金，而金无寒冷之忧。肺克木也，而肺金非木不能生，无木则金无舒发之气矣。然而肝木必得肺金以生之也，金生木，而木无痿废之患。以上五者，亦存至理，知其颠倒之奇，则治病自有神异之效。

何以见生不全生乎？肾生肝也，而不能全生肝木。盖肾水无一脏不取资也。心得肾水，而神明始焕发也；脾得肾水，而精微始化导也；肺得肾水，而清肃始下行也：肝得肾水，而谋虑始决断也：六腑亦无不得肾水，而后可以分布之。此肾经之不全生，而无乎不生也。

何以见克不全克乎？肾克火也，而不至全克心火。盖肾火无一脏不焚烧也。心得肾火，而躁烦生焉；脾得肾火，而津液干焉；肺得肾火，而喘嗽病焉；肝得肾火，而龙雷出焉；六腑亦无不得肾火，而燥渴枯竭之症见矣。此肾经之不全克，而无乎不克也。

何以见生畏克而不敢生乎？肝木本生心火也，而肝木畏肺金之克，不敢去生心火，则心气愈弱，不能制肺金之盛，而金愈克木矣。心火本生胃土也，而心火畏肾水之侵，不敢去生胃土，则胃气转虚，不能制肾水之胜，而水益侵胃土矣。心包之火本生脾土也，而心包之火畏肾水之泛，不敢去生脾土，则脾气更困，不能伏肾水之凌，而水益欺脾土矣。脾胃之土，所以生肺金也，而脾胃之土畏肝木之旺，不敢去生肺金，则肺金转衰，不敢制肝木之犯，而木愈侮土矣。肾经之水，所以生肝木也，而肾水畏脾胃之土燥，不敢去生肝木，则肝木更凋，不能制脾胃二土之并，而上愈制水矣。见其生而制其克，则生可全生，忘其克而助其生，则克且更克。此医道之宜知，而用药者所宜究心也。

何以见克畏生而不敢克乎？金克木也，肺金之克肝，又何畏于肾之生肝乎？不知肾旺则肝亦旺，肝旺则木盛，木盛则肺金必衰，虽性欲克木，见茂林而自返矣，故木衰者，当补肾以生肝、不必制肺以扶肝。

木克土也，肝之克脾，又何畏于心之生脾乎？不知心旺则脾亦旺，脾旺则土盛，土盛则肝木自弱，虽性思克土，遇焦土而自颓矣，故土衰者，当补心以培土，不必制木以救土。土制水者也，脾之克肾，

又何畏于肺之生肾乎？不知肺旺则肾亦旺，肾旺则水盛，水盛则脾土自微，虽性欲制水，见长江而自失矣，故水衰者，当补肺以益水，不必制土以蓄水。水制火者也，肾水之克心，又何畏肝之生心乎？不知肝旺则心亦旺，心旺则火盛，火盛则肾水必虚，虽性喜克火，见车薪而自退矣，故火衰者，当补肝以助心，不必制水以援心。火制金者也，心之克肺，又何畏脾之生肺乎？不知脾旺则肺亦旺，肺旺则金盛，金盛则心火自衰，虽性欲克金，见顽金而难 矣，故金衰者，当补土以滋金，不必息火以全金也。此五行之妙理，实医道之精微。能于此深造之，医不称神，未之前闻也。

长沙守张真人曰：阐发至此，精矣神矣。自有轩岐之书，从未有谈五脏之五行，颠倒神奇至此。实有至理存乎其中，用之却有效。莫惊言过创辟可喜，而难见施行也。

二论脏腑

雷真君曰：五脏六腑，人所知也。然而，五脏不止五，六腑不止六，人未之知也。心肝脾肺肾，此五脏也。五脏之外，胞胎亦为脏。虽胞胎系妇人所有，然男子未尝无胞胎之脉。其脉上系于心，下连于肾，此脉乃通上通下，为心肾接续之关。人无此脉，则水火不能相济，下病则玉门不关，上病则怔忡不宁矣。若妇人上病，与男子同，下病则不能受妊。是生生之机属阴，而藏于阳，实另为一脏也。然既为一脏，何以不列入五脏之中？因五脏分五行，而胞胎居水火之两歧。不便分发，所以止言五脏而不言六脏也。

或疑胞胎既是一脏，不列入五脏之中，何以千古治病者，不治胞胎，竟得无恙，是胞胎亦可有可无之脉，其非五脏之可比，而不知非也。盖胞胎不列入五脏，亦因其两歧。故病在上则治心，而心气自通于胞胎之上；病在下则治肾，而肾气自通于胞胎之下。故不必更列为一脏，而非胞胎之不为脏也，或又疑女子有胞胎以怀妊，以胞胎为一脏固宜，而男子亦曰有胞胎，其谁信之。

不知男子之有胞胎，论脉之经络，而非胞之有无也。于心之膜膈间，有一系下连于两肾之间，与妇人无异，惟妇人下大而上细，男子上下俱细耳，妇人下有口，而男子下无口为别。

此脉男女入房。其气下行，而妇人之脉，其口大张，男子泄精，直射其口，而胞胎之口始闭而受妊矣。若男子精不能射，或女子气不下行，或痰塞，或火烧，或水冷，其口俱不敢开，断不能受妊。此胞胎之为一脏甚重也。至小肠、大肠、膀胱、胆、胃、三焦，此六腑也。六腑外，更有膻中，亦一腑也。膻中，即心包络，代君火司令者也。膻中与心，原为一脏一腑。两相表里，今独称心而遗膻中，非膻中不可为腑。尊心为君火，不得不抑膻中为相火也。或曰千古不治膻中，何以治心而皆效。不知心与膻中为表里，表病则里亦病，故治里而表自愈，况膻中为脾胃之母，土非火不生，心火不动。必得相火之往来以生之，而后胃气能入，脾气能出也。膻中既为脾胃母，谓不足当一腑之位乎。此膻中之为一腑，人当留意。

张真君曰：六脏七腑，今日始明，真一快事。（尝论五脏各相生相克，实各相成。一经之病，每兼数经以治，此经之邪。或向别经而求，故用药不得胶柱，过于区别，然论其大概，亦不可混。肺为金脏，其质娇，畏寒畏热，而过寒过热之药，不可以之治肺也。脾为土脏，其质浓。可寒可热，而偏寒偏热之药，无不可以之治脾也。心为火脏，体居上，忌用热，其有以热药治心者，乃肾虚而坎不交离，本肾病而非心病也，肾为水脏。体居下，忌用寒，其有以寒药治肾者，乃心实而阳亢烁阴，本心病而非肾病也。至于肝为木脏。木生于水，其源从癸，火以木炽，其权挟丁，用热不得远寒，用寒不得废热，古方治肝之药，寒热配用，反佐杂施，职此故也。其五脏之不同如此，谨附志以俟后来者之鉴诸。李子永识。）

三论阴阳

雷真君曰：天地之道，不外阴阳，人身之病，又何能离阴阳也。内经论阴阳，已无余义。

然而止论其细微，反未论其大纲也。人身之阴阳，其最大者，无过气血，内经虽略言之，究未尝言其至大也。盖气血之至大者，在气之有余与血之不足。气有余，则阳旺而阴消；血有余，则阴旺而阳消。阳旺而阴消者，当补其血；阴旺而阳消者，当补其气。阳旺而阴消者，宜泄其气；阴旺而阳消者，宜泄其血。欲阴阳补泻之宜，视气血之有余不足而已。

四论昼夜

雷真君曰：昼夜最可辨病之阴阳，然而最难辨也。阳病昼重而夜轻，谓阳气与病气交旺也，然亦有阳病而昼不重者，盖阳气虚之故耳。阴病昼轻而夜重、阴气与病气交旺也，然亦有阴病而夜反轻者，盖阴气虚之故耳。夫阳气与病气交旺者，此阳未虚之症，故元阳敢与邪气相争而不止，虽见之势重，其实病反轻，当助其阳气以祛邪，不可但祛邪而不补其阳气也。阴气与病气交旺者，此阴未衰之症，故真阴与邪气相战而不已，虽见之势横，其实病未甚也，助其阴气以逐邪，不必仅逐邪而不补其阴气也。阳虚则昼不重，视其势若轻，而不知其邪实重。盖元阳虚极，不敢与阳邪相战，有退缩不前之意，非阳旺而不与邪斗也。阴虚而夜反轻，视其势亦浅，而不知其邪实深。盖真阴微甚，不敢与阴邪相犯，有趋避不遑之象，非阴旺而不与邪角也。此阴相辨于昼夜，不可为病之所愚。然而尚不可拘于此也，或昼重而夜亦重，或昼轻而夜亦轻，或有时重，有时不重，或有时轻，有时不轻，此阴阳之无定，而昼夜之难拘。又不可泥于补阳之说，当峻补于阴，而少佐其补阳之品，则阴阳有养，而邪气不战自逃矣。

张真君曰：论阴阳亦不能出经之微。

五论四时

雷真君曰：春夏秋冬，各有其令，得其时则无病，失其时则病生，《内经》亦详言之矣。而余更取而言之者，劝人宜先时加谨，不可后时以恃药也。别有导引法，欲传世久矣，知天师已先有之，然法未尝不佳，可并行不悖也。法开后。

先春养阳法 每日闭目冥心而坐，心注定肝中，咽津七口，送下丹田，起立，双手自抱两胁，微摇者三，如打恭状，起立俟气定，再坐如前法，咽津七口，送下丹田，永无风症之侵。一月行六次可也。多多更妙。

先夏养阴法 每日闭目冥心而坐，心中注定于心，咽津十四口，送下心中，永无暑气之侵。

先秋养阴法 每日闭目冥心而坐，心注肺中，咽津送下丹田者十二口，以双手攀足心者三次，候气定，再如前咽津送下丹田者七口而后止，永无燥热之病。

先冬养阳法 每日五更坐起，心中注定两肾，口中候有津水，送下丹田者三口，不必漱津，以手擦足心；火热而后已，再送津三口至丹田，再睡，永无伤寒之症。而长生之法。亦在其中矣。长夏不必更有方法。

张真君曰：妙方也。惜人不肯行耳，行则必能却疾。

六论气色

雷真君曰：有病必须察色，察色必须观面，而各有部位。

不可不知。面之上两眉心，候肺也。如色红则火，色青则风，色黄则湿，色黑则痛，色白则寒也。两眼之中为明堂，乃心之部位。明堂之下，在鼻之中，乃肝之部位。肝位之两傍以候胆也。鼻之尖上以候脾。鼻尖两傍以候胃。两颧之上以候肾。肾位之上以候大肠。肝胆位下，鼻之两傍，以候小肠。肺位之上为额，以候咽喉。额之上以候头面。心位之傍，以候膻中。鼻之下人中为承浆，以候膀胱。三焦无部位，上焦寄于肺，中焦寄于肝，下焦寄于膀胱。其余各部位，俱照《灵枢》无差错也。五色之见，各出于本部，可照五色以断病。一如肺经法断之，无不神验。但其中有生有克。如青者而有黄色，则木克土矣；红者而有黑色，则水克火矣；黄者而有红色，则火生土矣；黑者而有白色，则金生水矣。克者死，生者生也。治之法，克者救其生，生者制其克，否则病不能即瘥。然其中有从内出外，有从外入内。从内出外者，病欲解而不欲藏；从外入内者，病欲深而不欲散。欲解者病轻，欲深者病重也。治之法，解者助其正，深者逐其邪，否则病不能遽衰。男女同看部位，无有分别，《灵枢》误言也。但内外何以别之？色之沉而浊者为内，色之浮而泽者为外也。五色既见于部位。必细察其浮沉，以知其病之钱深焉；细审其枯润，以观其病之生死焉；细辨其聚散，以知其病之远近焉；细观其上下，而知其病之脏腑焉。其间之更妙者，在察五色之有神无神而已。色暗而神存，虽重病亦生；色明而神夺，虽无病亦死。然有神无神，从何辨之？辨之于色之黄明。倘色黄而有光彩，隐于皮毛之内，虽五色之分见，又何患乎。此观神之法，又不可不知之也。

七论脉诀

雷真君曰：脉诀，《内经》已畅言矣，王叔和又发明之，予又何言。虽然尚有未备者，不可不一论之。脉诀，大约言愈多则旨益晦，吾独尚简要以切脉，不必纷纷于七表八里也。切脉之最要者在浮沉，其次则迟数，又其次则大小，又其次则虚实，又其次则涩滑而已。知此十脉，则九人之病不能出其范围。至于死脉，尤易观也。不过鱼虾之游、禽鸟之喙、屋漏弹石、劈索水流之异也。知十法之常，即可知六法之变，又何难知人之疾病哉。《灵枢》之形容脉象，不可为法也。

张真君曰：脉诀原不必多，多则反晦。明言十法，至简至要，可以为万世切脉之法。

八论强弱

人有南北之分者，分于强弱也。南人之弱，不及北人之强也远甚。然而南人亦有强于北人者，北人亦有弱于南人者，亦不可一概而论。然而统治强弱，又断断不可，当观人以治病，不可执南北以治强弱也。盖天下有偏阴偏阳之分，偏于阳者，虽生于南而亦强；偏于阴者，虽生于北而亦弱。故偏于阳者，宜用寒凉之剂；偏于阴者，宜用温热之品也。

张真君曰：是。

九论寒热

雷真君曰：病之有寒热也，半成于外来之邪，然亦有无邪而身发寒热者，不可不知。无邪而身发寒热，乃肝气郁而不得宣，胆气亦随之而郁。木之气既郁滞，而心之气自然不舒，心肝胆三经皆郁，则脾胃之气不化，肺金无养，其金不刚，上少清肃之气下行，而木寡于畏，土且欲发泄而不能，于是作寒作热，似疟非疟、而不能止。倘用祛邪之药，则其势更甚，惟有舒其木气，而寒热自除矣。

张真君曰：亦创论也，方宜用逍遥散，大加白芍可也。

十论生死

雷真君曰，知生死而后可以为医。生中知死，死中知生，非易易也。何以知生中之死，如伤寒症，七日不汗死是也。何以知死中有生，如中风、中恶、中毒是也。生中之死，而辨其不死；死中之生，而辨其不生，医道其庶几乎。伤寒至七日犹无汗，人皆谓必死矣，而予独断其不死者，非因其无汗而可生也。盖伤寒邪盛，禁汗之不得出，其人无烦躁之盛，肾水犹存，邪不能熬干之也，虽无汗，必有汗矣，七日来复，岂虚言哉。此生中之死，而辨其不死之法也。中风不语，中恶不出声，中毒致闷乱，虽其人之气犹存，似乎不死，然而，遗尿则肾绝矣，手撒则肝绝矣，水不下喉则脾胃绝矣。舌本强则心绝矣，声如酣则肺绝矣。五脏无一生，无有不死者；倘有一脏之未绝，未死也。看何脏之绝，而救何脏之气，则死犹不死矣。然而，五脏之中尤最急者，莫过心肾，心肾之药，莫过人参、附子二味，二味相合，则无经不入。救心肾，而各脏亦无不救之矣。虽将死之人，必有痰涎之作祟，似祛痰化涎之药，亦不可轻度。然不多用人参，而止用祛痰化涎之药，适足以死之也。即或偶尔生全，未几仍归于死。此死中之生，而辨其不生之法也。

张公曰：真奇绝之文。

十一论真假

雷真君曰：病之有真有假也。大约寒热之症居多，《内经》已辨之无遗义矣。予再取而论之者，以真假之病难知，而用药者不可徒执泛逆之治法也。予有治真寒假热之法，而不必尚夫汤剂也。如人下部冰凉，上部大热，渴欲饮水，下喉即吐，此真寒反现假热之象以欺人。自当用八味汤，大剂搅冷与饮。人或不敢用，或用之不多，或病患不肯服，当用吾法治之。以一人强有力者，擦其脚心，如火之热，不热不已，以大热为度，后用吴茱萸一两为末，附子一钱，麝香一分，为细末，以少少白面入之，打为糊，作膏二个，贴在脚心之中，少顷必睡熟，醒来下部身热，而上部之火自息矣，急以八味汤与之，则病去如失。至于治真热假寒之法，则又不然。如人外身冰凉，内心火炽，发寒发热，战栗不已，此内真热反现假寒之象。自当用三黄石膏汤加生姜，乘热饮之。医或信之不真，或病家不肯与服，予法亟宜用之也。井水一桶，以水扑心胸，似觉心快，扑之至二三十次，则内热自止，而外之战栗不觉顿失。急以元参、麦冬，白芍各二两，煎汤与之，任其恣饮，则病不至再甚矣。

张公曰：何方法之奇至此，遵而行之，人无死法矣。

诸真人传授儿科

痘疮计日 痘疮坏病 疹

痘治法 天师曰：今人看痘为难治，不知得其法则无难也。初起之时，不论身弱身强，先以补气补血之药为君，加之发散之药，则重者必轻，而轻者必少。无如世人皆以寒凉之品为主，又助以劫散之味，此所以轻变重，重至死也。吾今传五方，朝夕服之，室七日，无不结靥，再无回毒之症，十人十活，不杀一小儿也。

第一曰方：见小儿身热，眼如醉眼者，此出痘兆也。若不是醉眼，则非出痘，不可用此方。用治外感方治之，若见醉眼，急投此方，则痘点即现，必不待三日而自出也。方用黄 三钱，白术一钱，甘草一钱，当归二钱，川芎二钱，茯苓三钱，柴胡一钱五分，升麻五分，麦冬二钱，元参三钱，陈皮五分，荆芥一钱，金银花先用五分，水三碗，煎汤二碗，再煎药至五分，与小儿饮之。此方五岁以上俱照此分两，五岁以下减半；周岁内者又降序之。服此药，自然神思清爽。病家不肯服，劝其速服，包其速愈，不妨身任之。服后见点，再用第二方。

第二日方：白术二钱，麦冬三钱，甘草一钱，桔梗二钱，当归五钱，生地五钱，元参三钱，柴胡一钱，升麻三分，荆芥一钱，茯苓二钱，白芍三钱，白芥子二钱，金银花三钱，水煎服。服此药后，一身尽现点矣，其色必红，而无色白色黑之虞矣。

第三日方：人参五分，白芍三钱，白术三钱，茯苓三钱，元参二钱，神曲三分，丹皮一钱，水煎服。此方服后，尽皆灌浆，无不气血之足，永无退症之虞矣。再服第四日方。

第四日方：人参一钱，当归二钱，熟地五钱，茯苓三钱，金银花三钱，陈皮五分，甘草一钱，元参三钱，白术三钱，白芍二钱，神曲五分。服此方后，小儿必然口健，要吃食不已，不妨少少频与，亦不可多食也，第五方可不必用矣。然更传之者，恐小儿多食则生他病，故又传此方。

第五日方：人参一钱，茯苓三钱，白术二钱，甘草一钱。有食，加麦芽五分，山楂五粒。若不伤食不必加，止加金银花三钱。能服此五方，期七日前而回春也，以上小儿年岁小者，俱照第一方减之。如小儿已身热三日，则用第三方，四日则用第四方。如坏症，另用坏症方。

秦真人传坏症方：治痘疮坏症已黑者，人将弃之，下喉即活。人参三钱，陈皮一钱，蝉蜕五分，元参二钱，当归二钱，荆芥穗一钱，水二钟，煎八分，灌下喉中即活。大约坏症，皆元气虚而火不能发也。我用参以助元气，用元参以去浮游之火，用陈皮去痰开胃，则参无所碍，而相得益彰，荆芥以发之，又能引火归经，当归以生新去旧消滞气，蝉蜕亦解毒去斑。世人如何知此妙法。初起不可服，必坏症乃可，一剂即回春，不必再剂也。

雷真君传痘疮坏症方：痘疮坏症，最为可怜，身如黑团之气，口不能言，食不能下，世人到此，尽弃之沟中，医者到此，亦置而罔顾，谁知尽人皆可生之乎。吾有奇方，名必全汤。人参三钱，元参一两，荆芥一钱，金银花一两，陈皮三分，水煎五分灌之。下喉而眼开，少顷而身动，久之而神气回，口能言，食能下矣。不必再服他药。痘疮自面而生全，至奇至神之方也。盖痘疮坏症，皆气虚而火不能发也。火毒留于中而不得泄，故形如死状，其实脏腑未坏。我用参以固元气，用元参以去火，用金银花以消毒，用陈皮以化痰，用荆芥以引经，而发出于外。内中原有生机，所以一剂回春也。

疹治法 凡疹初起，小儿必发热，口必大渴呼水。其发疹之状，如红云一片，大约发斑相同。

但斑无头粒，而疹有头粒也；头如蚤咬之状，无他别也。我今传四时之疹方：用元参三钱，麦冬二钱，苏叶一钱，升麻五分，天花粉一钱，金银花三钱，陈皮三分，甘草一钱，生地三钱，黄芩八分，桂枝二钱，水钟半，煎五分，热服。凡有疹子，无不神效。

惟夏天加青蒿三钱可也。小儿初生数月减半，一周外俱照此分两，不必再传方也。服吾方一剂即愈，何至三 。

张真人传痘疹门

痘疹初起方：白芍二钱，柴胡一钱，当归一钱，陈皮五分，荆芥八分，防风三分，生地二钱，甘草一钱，桔梗一钱。麦冬一钱。干葛一钱，水煎服二剂，痘疮恶者必变为良。

痘疮出齐方：人参一钱，黄 一钱，甘草一钱，白芍二钱，生地二钱，麦冬二钱，柴胡八分，红花五分，水煎服。有热，加黄连五分，或黄芩一钱，栀子一钱，亦可；有惊，加蝉蜕去翅足三分：色黑

者，加肉桂五分；大便闭结不通，加大黄三分：腹痛，加芍药一钱，甘草一钱：泄泻，加茯苓一钱；

有汗，倍加黄 ：有痰。加白芥子一钱；痒，加荆芥子六分；身痛者，加广木香三分；色白者，寒也，加肉桂一钱，人参黄 俱多加；痘疮头不突者，气虚也；倍黄 ；腰不满者，血虚也，加当归一钱，熟地二钱可也。

痘疮将回方：人参一钱，白术一钱，茯苓一钱，甘草三分，桔梗三分。升提其气，而又益肺金，使皮毛得诸补药之益也，水煎服。有红紫干燥黑陷者，热未退也，本方加黄芩一钱；如痘色白黑灰黑色而陷，寒虚也，加肉桂三分，人参一钱；灌脓者，倍加人参，再加黄 二钱，当归二钱；泄泻，加干姜五分，茯苓一钱；心慌闷乱者，多加人参：呕吐者，亦加人参、干姜；身痒者，加广木香三分；当靥不靥，多加人参；大便闭者，加大黄三分；口渴者，热也，加麦冬二钱，元参一钱；失音者，加石菖蒲三分，桔梗一钱；痘疮入眼成翳者。加蝉蜕五分。从前初起方中即加蝉蜕七个，则目无痘矣。咽喉之中，防其生痘者，初起方即用桔梗一钱，即无比症。小儿痘症，有此三方，再无死法，神而通之，可谓神医矣。坏症亦以此方治之，无不生者。总之，小儿宜补不宜散，一言尽之矣。

疹乃热也，不可用人参白术，当用补血，而不可散血，俱宜切记。

方用当归二钱，元参三钱，升麻三分，甘草三分，干葛一钱，水煎服。此治疹奇方也。有此奇方为骨，又出入加减可也。心火热极，加黄连三分；肝火，加栀子六分；肺火，加黄芩一钱，麦冬一钱。

辨各经病，亦看小儿山根之色，然看之时，须用洗去面上尘土，细看之。《痘疹全书》统诸症以立言，而余总秘要以传方。有此四方为骨，参之彼书，出入加减，神奇之极矣。

卷之六 数集

内伤门

腹痛之最急者，绞肠痧也。世人惧用官料药，殊不知药能去病，何畏官料哉。吾有一方最妙，不用官料之味，而功力十倍胜之。方用马粪一两，炒黑，入黄土一撮，微炒，用黄酒乘热服五钱。

一剂即痛去如失。盖马粪最善止痛，而治腹痛尤神。用黄土者，因马粪过行之迅速，得土而少迟，且黄土与脾土同性相亲。引之入于病处，使马粪易于奏功也。况又用黄酒佐之，则无微不达，非吐则泻，气一通而痛辄定矣。

人有小解之时，忽然昏眩而倒者，亦阴阳之气脱也。此症多得之入内过于纵欲。夫纵欲宜即亡于男女之身，兹何以离男女而暴亡。盖亡于男女之身，乃泄精甚酣，乐极情浓使然也。离男女而亡者，乃泄精未畅，平日肾气销亡，肾火衰弱，既泄其精，更加虚极，故气随小便而俱绝，二症虽异而实同。救法亦不必大异，惟死于男女之身，桂，附可不必重加，而脱于小便之顷，桂、附断须多用，至人参则二症皆当用至二三两。予有一方，名逢生丹。人参二两，附子二钱，白术一两，菖蒲一钱，半夏一钱，生枣仁一两，水煎服。此方妙在人参急救其气，以生于无何有之乡，加附子以追其散亡之气，菖蒲启心窍而还迷，半夏消痰饮而辟邪，尤妙用白术以利腰脐而固肾气之脱，用枣仁以安魂魄而清心君之神，自然绝处逢生也。此方阴阳脱，俱可兼治而收功。怔忡之症，扰扰不宁，心神恍惚，惊悸不已，此肝肾之虚，而心气之弱也，若作痰治，往往杀人。盖肾虚以致心气不交，心虚以致肝气益耗，不治

虚而反攻痰，安得不速死乎。吾有一方，名宁静汤。人参一两，白术五钱，白芍一两，熟地一两，元参一两，生枣仁五钱，白芥子三钱，麦冬五钱。水煎服。此方一派补心肝肾之药，三经同治，则阴阳之气自交，上下相资，怔忡自定，而惊悸恍惚之症，亦尽除矣，怔忡治之不得法，多致危亡。此症乃因泄精之时，又得气恼，更不慎色而成者也。似乎宜治肾为主，不知愈补肾而心气愈加怔忡者何故？因肝得气恼，肝气大旺。

血症

雷公真君曰：凡人有一时忽吐狂血者，人以为火也，多用寒凉药泻火，乃火愈退而血愈多，或用止血药治之而仍不效，此乃血不归经之故，若再以寒凉泻火之药而重泻之，未有不死者矣。当用补气之药，而佐之归经之味，不必止而自止矣。方用引血汤：人参五钱，当归一两，炒黑荆芥三钱，丹皮二钱，水煎服。一剂而血无不止。此方妙在不专去补血，反去补气以补血；尤妙在不单去止血，反去行血以止血。盖血逢寒则凝滞而不行，逢散则归经而不逆，救死于呼吸之际，此方实有神功也。

人有大怒而吐血者，或倾盆而出、或冲口而来，一时昏晕，亦生死顷刻也。倘以止血药治之，则气闷而不能安；倘以补血药治之，则胸痛而不可受，往往有变症蜂起而毙者，不可不治之得法也。方用解血平气汤，白芍二两，当归二两，荆芥炒黑三钱，柴胡八分，红花二钱，炒栀子三钱；甘草一钱，水煎服。

一剂而气舒，二剂而血止，三剂而病全愈。盖怒气伤肝，不能平其气，故致一时吐血，不失去舒气，而遽去止血，愈激动肝木之气，气愈旺而血愈吐矣。方中芍药多用之妙，竟去平肝，又能舒气，荆芥、柴胡皆引血归经之味，又适是开郁宽胁之剂，所以奏功甚速，而止血实神，全非用当归补血之故，当归不过佐芍药以成功耳。

凡人有血崩不止者，妇人之病居多。亦一时昏晕，或有不知人而死者。此病多起于贪欲，若治之不得法，日用止涩之药，未有不轻变重而重变死者。方用安崩汤治之：人参一两，黄 一两，白术一两，三七根末三钱，水煎，调三七根末服之。一剂即止崩，可返危为安也。盖崩血之后，惟气独存，不补气而单补血，缓不济事，今亟固其欲绝之气，佐之三七以涩其血，气固而血自不脱也。

狂症

雷公真君曰：狂病有伤寒得之者，此一时之狂也。照仲景张公伤寒门治之，用白虎汤以泻火矣。更有终年狂病而不愈者，或欲拿刀以杀人，或欲见官而大骂，亲戚之不认，儿女之不知，见水则大喜，见食则大怒，此乃心气之虚，而热邪乘之，痰气侵之，遂成为狂矣。此等症欲泻火，而火在心之中不可泻也；欲消痰，而痰在心之中不易消也。惟有补脾胃之气，则心自得养；不必祛痰痰自化，不必泻火火自无矣。

方为化狂丹。人参一两，白术一两，甘草一钱；茯神一两，附子一分，半夏三钱，菖蒲一钱，菟丝子三钱，水煎服。一剂狂定，再剂病痊。此方妙在补心脾胃之三经，而化其痰，不去泻火。盖泻火则心气愈伤，而痰涎愈盛，狂将何止乎。尤妙用附子一分，引补心消痰之剂，直入心中，则气尤易补，而痰尤易消，又何用泻火之多事乎，此所以奏功如神也。

呆病

雷公真君曰：呆病如痴，而默默不言也，如饥而悠悠如失也，意欲癫而不能，心欲狂而不敢，有时睡数日不醒，有时坐数日不眠，有时将己身衣服密密缝完，有时将他人对象深深藏掩；与人言则无语而神游，背人言则低声而泣诉，与之食则厌薄而不吞，不与食则吞炭而若快。此等症虽有祟凭之，实亦胸腹之中，无非痰气。故治呆无奇法，治痰即治呆也。然而痰势最盛，呆气最深，若以寻常二陈汤治之，安得获效。方用逐呆仙丹：人参一两，白术二两，茯神三两，半夏五钱，白芥子一两，附子五分，白薇三钱，菟丝子一两，丹砂三钱，研末。先将各药煎汤，调丹砂末与半碗，彼不肯服，以炭之，欣然服矣。又 之，又服半碗，然后听其自便。彼必倦怠欲卧矣，乘其睡熟，将其衣服被褥尽行火化，单留身上所服之衣，另用新被盖之，切不可惊醒。此一睡，有睡至数日者，醒来必觅衣而衣无，觅被而被非故物，彼必大哭，然后又以前药与一剂，必不肯服，即 之炭。亦断不肯矣，不妨以鞭责之，动其怒气，用有力之人，将前药执而灌之。彼必大怒，已而又睡去矣。此时断须预备新鲜衣服被褥等项，俟其半日即醒，彼见满房皆是亲人，心中恍然如悟，必又大哭不已，诸人当以好言劝之，彼必说出鬼神之事。亲人说幸某人治疗，已将鬼神尽行祛遣，不必再虑，彼听之欣然而病亦全愈矣。此方之妙，妙在大补心脾。以茯神为君，使痰在心者尽祛之而出，其余消痰之药，又得附子引之，无经不入，将遍身上下之痰，尽行祛入膀胱之中，而消化矣；白薇、菟丝子，皆是安神妙药，而丹砂镇魂定魄，实多奇功，所以用之而奏效也。

五绝

五绝，乃缢死、跌死、魇死、淹死、压死是也。世人祸成仓猝，往往不救。然此等之死，五脏未绝，因外来之祸，而枉死者也。其魂魄守于尸旁，相去未远，苟以神术招之，魂魄即附体而可生也。我传神符一道，先书黄纸上，焚化在热黄酒内，掘开牙关，灌入喉中，后再用药丸化开，亦用黄酒调匀，以人口含药水，用葱管送于死人喉内。少顷即活。招魂符式（图缺）无咒。但书符时，一心对雷真君天医使者书之。自然灵应无比。药丸名救绝仙丹。**山羊血二钱**，菖蒲二钱，人参三钱，红花一钱，皂角刺一钱。半夏三钱，制苏叶二钱，麝香一钱，各为末；蜜为丸，如龙眼核大，酒化开用。修此丸时，端午日妙，如临时木必如许之多，十分之一可也。此方神奇之极，又胜于秦真人。闲时备药，修合一料，大可救人。若到临期，缓不济事。此方不特救五绝，凡有邪祟昏迷，一时猝倒者，皆可灌之，以起死回生也。

《本草新编》

卷之一 宫集

人参

人参，味甘，气温、微寒、气味俱轻，可升可降，阳中有阴，无毒。乃补气之圣药，活人之灵苗也。能入五脏六腑，无经不到，非仅入脾、肺、心而不入肝、肾也。五脏之中，尤专入肺、入脾。其入心者十之八，入肝者十之五，入肾者十之三耳。世人止知人参为脾、肺、心经之药，而不知其能入肝、入肾。但肝、肾乃至阴之经，人参气味阳多于阴，少用则泛上，多用则沉下。故遇肝肾之病，必

须多用之于补血补精之中，助山茱、熟地纯阴之药，使阴中有阳，反能生血生精之易也。（〔批〕吕道人曰：人参功用，诚如所言，无奈世人错看了。非单用以出奇，即乱用以眩异，反致无功而收败。）盖天地之道，阳根于阴，阴亦根于阳。无阴则阳不生，而无阳则阴不长，实有至理，非好奇也。有如气喘之症，乃肾气之欲绝也，宜补肾以转逆，故必用人参，始能回元阳于顷刻，非人参入肾，何能神效如此。（〔批〕肾虚气不归元而喘，乃是虚喘。人参定喘嗽须多用，一服即止。若是肺家实火而喘，断不可用。）又如伤寒厥症，手足逆冷，此肝气之逆也，乃用四逆等汤，亦必多加人参而始能定厥，非人参入肝，又何能至此。是人参入肝、肾二经，可共信而无疑也。惟是不善用人参者，往往取败。盖人参乃君药，宜同诸药共用，始易成功。如提气也，必加升麻、柴胡；如和中也，必加陈皮、甘草；如健脾也，必加茯苓、白术；如定怔忡也，必加远志、枣仁；如止咳嗽也，必加薄荷、苏叶；如消痰也，必加半夏、白芥子；如降胃火也，必加石膏、知母；如清阴寒也，必加附子、干姜。如败毒也，必加芩、连、栀子；如下食也，必加大黄、枳实。用之补则补，用之攻则攻，视乎配合得宜，轻重得法耳。然而人参亦有单用一味而成功者，如独参汤，乃一时权宜，非可恃为常服也。盖人气脱于一时，血失于顷刻，精走于须臾，阳绝于旦夕，他药缓不济事，必须用人参一二两或四五两，作一剂，煎服以救之。否则，阳气遽散而死矣。此时未尝不可杂之他药，共相挽回，诚恐牵制其手，反致功效之缓，不能返之于无何有之乡。一至阳回气转，急以他药佐之，才得保其不再绝耳。否则阴寒逼人，又恐变生不测。可见人参必须有辅佐之品，相济成功，未可专恃一味，期于必胜也。

或疑人参乃气分之药，而先生谓是入肝、入肾，意者亦血分之药乎？夫人参岂特血分之药哉，实亦至阴之药也。肝中之血，得人参则易生。世人以人参为气分之药，绝不用之以疗肝肾，此医道之所以不明也。但人参价贵，贫人不能长服为可伤耳。（〔批〕人参疗肝肾才得精血之长生，妙论也。）

或疑人参既是入肾之药，肾中虚火上冲，以致肺中气满而作嗽，亦可用乎？此又不知人参之故也。夫肾中水虚，用参可以补水；肾中火动，用参反助火矣。盖人参入肝、入肾，止能补血添精，亦必得归、芍、熟地、山茱，同群以共济，欲其一味自入于肝、肾之中，势亦不能。如肾中阴虚火动，此水不足而火有余，必须补水以制火，而凡有温热之品，断不可用。即如破故、杜仲之类，未尝非直入肾中之味，亦不可同山茱、熟地而并用。况人参阳多于阴之物，乌可轻投，其不可同用明甚。不知忌而妄用之，则肺气更满，而嗽且益甚，所谓肺热还伤肺者，此类是也。至火衰而阴虚者，人参断宜重用。肾中下寒之剧，则龙雷之火不能下藏于至阴之中，势必直冲而上，至于咽喉，往往上热之极而下体反畏寒，两足如冰者有之。倘以为热，而投以芩、连、栀、柏之类，则火焰愈炽，苟用人参同附子、桂、姜之类以从治之，则火自退藏，消归乌有矣。盖虚火不同，有阳旺而阴消者，有阴旺而阳消者，正不可执之概用人参以治虚火也。

或问人参乃纯正之品，何故攻邪反用之耶？不知人参乃攻邪之胜药也。凡人邪气入身，皆因气虚不能外卫于皮毛，而后风寒暑湿热燥之六气始能中之。是邪由虚入，而攻邪可不用参以补气乎。然而用参以攻邪，亦未可冒昧也。当邪之初入也，宜少用参以为佐，及邪之深入也，宜多用参以为君，及邪之将去也，宜专用参以为主。斟酌于多寡之间，审量于先后之际，又何参之不可用，而邪之不可攻哉。故邪逼其气，陷之至阴之中，非人参何能升之于至阳之上；邪逼其气，拒于表里之间，非人参何能散于腠理之外。邪逼其气，逆于胸膈之上，非人参何能泻之于膀胱之下。近人一见用人参，病家先自吃惊，而病患知之有死之心，无生之气，又胡能取效哉。谁知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用人参于攻邪之中，始能万无一失。余不得不畅言之，以活人于万世也。（〔批〕人参不是攻邪之药，而遇邪气盛，正气虚，佐之以攻邪，则取胜也。）

用人参于攻邪之中，亦自有说。邪之轻者，不必用也。人之壮实者，不必用也。惟邪之势重而人之气虚，不得不加人参于攻药之中，非助其攻，乃补其虚也。补虚邪自退矣。

或问人参阳药，自宜补阳，今曰兼阴，又宜补阴，是人参阴阳兼补之药，何以阳病用参而即宜，阴病用参反未安也？不知人参阳多阴少，阳虚者阴必虚，阳旺者阴必旺。阳虚补阳，无碍于阴，故补阳而阳受其益，补阳而阴亦受其益也。阳旺补阳，更助其阳，必有火盛之虞，阳火盛则阴水必衰，阴水衰而阳火更盛，阳且无补益之宜，又安望其补阴乎，故谓人参不能补阴非也。人参但能补阳虚之阴，不能补阳旺之阴耳。又何疑于人参之是阳而非阴哉。（〔批〕人参补阳虚之阴，千古定论。）

或问人参不能补阳旺之阴，自是千秋绝论。然吾以为补阴之药中，少加人参，似亦无碍，使阴得阳而易生，不识可乎，此真窥阴阳之微，而深识人参之功用也。但用参于补阴之中，不制参于补阴之内，亦有动火之虞，而制参之法何如。参之所恶者，五灵脂。五灵脂研细末，用一分，将水泡之，欲用参一钱，投之五灵脂水内，即时取起，入于诸阴药之内，但助阴以生水，断不助阳以生火，此又千秋不传之秘。余得异人之授，亲试有验，公告天下，以共救阳旺阴虚之症也。（〔批〕此人未知用参以救阳旺阴虚者，所以寡效，今得此法，可以善用之矣。）

或问喘胀之病，往往用参而更甚，是人参气药，以动气也，吾子不言治喘胀，深有卓见。

嗟乎。人参定喘之神方，除胀之仙药，如何说气药动气耶。夫喘症不同，有外感之喘，有内伤之喘；有外感之胀，有内伤之胀。外感之喘，乃风邪入于肺也，用山豆根、柴胡、天花粉、桔梗、陈皮、黄芩之类即愈，固非人参所能治也。若内伤之喘，乃平日大亏其脾胃之气，一时气动，挟相火而上冲于咽喉，觉脐下一裹之气升腾，出由胸膈，直奔而作喘，欲睡不能，欲行更甚，其状虽无抬肩作声之象，然实较外感之症而大重。盖病乃气不归原，肾气虚绝，下无藏身之地，不得不上而相冲，看其气若盛而实虚，非有余之症，乃不足之症也，此时若用外感之药，则气更消亡，不得不用人参以挽回于垂绝。然而少用则泛上，转觉助喘，必须用至一二两，则人参始能下行，生气于无何有之乡，气转其逆而喘可定也。（〔批〕气绝非多用参不能救，不独救喘症也。）外感之胀，乃水邪也，按之皮肉必如泥土之可捻，用牵牛、甘遂各二钱泻之，一利水而症愈，不必借重人参也。若内伤之胀，似水而非水，乃脾胃之气大虚，虚胀而非实胀也。此时若作水治，则气脱而胀益甚，不得不用人参以健脾胃之气。然而骤用人参，则脾胃过弱，转不能遽受，反作饱满之状，久则胃气开而脾气亦健，渐渐加用人参，饱满除而胀亦尽消也。谁谓人参非治喘胀者哉。（〔批〕气虚中满，非参不除，先少后多，实有次第，用参必加行气之药，渐渐引之，使入于胃方投。）

或问人参乃升提气分之药，今用之以定喘，是又至阴之药也。吾子言人参入肾，信矣，然何以舍喘之外，别不能用参以补肾，此予所未解也。曰：人参入肾，乃一时权宜，非中和之道也。大凡气绝者，必皆宜用人参以救之，盖气绝非缓药可救，而肾水非补阴之药可以速生。

人参是气分之药，而又兼阴分，所以阳生而阴亦生，救元阳正所以救真阴也。君以为舍喘之外，别不能用参以补肾，吾以为凡用参救绝者，无非补肾也，肾气不生，绝必难复。然则救绝者，正救肾也。故肾不至绝，不必用参；肾既至绝，不得不用参矣。（〔批〕人参救气绝，即救肾气之绝也，论特精妙。）

或问人参生气者也，有时不能生气而反破气，其故何也？夫人参生气而不破气者也。不破气而有时如破气者，盖肺气之太旺也。肺气旺则脾气亦旺，肺气之旺，因脾气之旺而旺也。用人参以助气，则脾愈旺矣，脾旺而肺有不益旺乎。于是咳嗽胀满之病增，人以为人参之破肺气也，谁知是人参之生脾气乎。夫脾本生肺，助气以生肺之不足，则肺受益；助气以生肺之有余，则肺受损。惟是肺气天下未有有余者也，何以补其不足而反现有余之象？因肺中有邪火而不得散，不制其克肺金之邪，而反补

其益肺金之气，此肺金之全不受生而转且受克也。然则治之法，制其邪火而兼益其肺气，则自得人参之生，不得人参之破矣。又乌可舍人参而徒泻肺气哉。

或问人参健脾土之旺，以克水者也，何以水湿之症，用人参而愈加肿胀乎？曰：此非人参之不健脾土，乃脾土之不能制肾水耳。肾水必得脾土之旺，而水乃不敢泛滥于中州。惟其土之不坚，而后水之大旺，欲制水，必健土矣。健土之药，舍人参何求。然而土之所不坚者，又因于火之太微也。火在水之中，不在水之外，补土必须补火，则补火必在水之中补之。用人参以健土，是克水也，克水则火愈微矣，火愈微则水愈旺，水愈旺而土自崩，又何能克水哉。故水胀之病，愈服人参而愈胀也。然则治之法奈何？先补水以生火，后补火以生土，用人参于补肾之中，亟生火于水之内，徐用人参于补肾之内，再生土于火之中，自然肾生水而水不泛，肾生火而土不崩，又何必去人参以防其增胀哉。（〔批〕补肾中之火，乃是真火，不可误认作心中之阳火。）

或又问补火以生土，则土自不崩，补水以生火，欲水之不泛难矣，岂人参同补肾药用之，即可制水以生火乎？曰：水宜补以消之，不宜制以激之，水火之不相离也，补火不补水，则火不能生；补水更补火，则水不能泛。补水以生火者，即于水中补火也。益之以人参者，以人参同补肾之药兼施，则人参亦能入肾，使阳气通于肾内而火尤易生。盖阴无阳不长，肾水得阳气而变化，肾火即随阳气而升腾。然而人参终是健脾之物，自然引火而出于肾内，入于脾矣。火既入脾，土自得养。是人参乃助水以生火。非克水以生土也。又何疑于补水而水泛哉。（〔批〕人参助水以生火，非克水以生土。议论真泄天地之奇。）

或疑人参功用，非一言可尽，宜子之辩论无穷，然吾恐议论多而成功少，反不若从前简约直捷痛快之为妙也。嗟乎。余岂好辩哉。其不得已之心，窃比于子舆氏耳。盖当今之世，非畏人参，即乱用人参。畏用之弊，宜用而不用；乱用之弊，不当用而妄用，二者皆能杀人。余所以辩人参之功，增畏用者之胆；辩人参之过，诛乱用者之心。

或疑人参补气血之虚，虚即用人参可矣，何必问其症，而先生多论若此，恐世人心疑，反不敢用人参矣。曰：用人参不可无识，而识生于胆之中。故必讲明其功过，使功过既明，胆识并到，自然随症用参，无先后之背缪，无多寡之参差，无迟速之舛错，既收其功，而又绝其害矣。吾犹恐言之少，无以助人之胆识，而子反以论多为虑乎。

或问人参阳药，何以阴分之病用之往往成功？先生谓阴非阳不生是矣，然而世人执此以治阴虚之病，有时而火愈旺，岂非阴虚不宜用参之明征乎？古人云：肺热还伤肺，似乎言参之能助肺火也。夫人参何能助火哉，人参但能助阳气耳。阴阳虽分气血，其实气中亦分阴阳也。

阴气必得阳气而始生，阳气必得阴气而始化，阴阳之相根，原在气之中也。人参助阳气者十之七，助阴气者十之三。于补阴药中，少用人参以生阳气，则阳生而阴愈旺；倘补阴药中，多用人参以生阳气，则阳生而阴愈亏。故用参补阴，断宜少用，而非绝不可用也。

或问先生阐发各病用人参之义，既详且尽，而独于伤寒症中略而不言，岂伤寒果不可以用参乎？不知伤寒虚症，必须用参，而坏症尤宜用参也。虚症如伤寒脉浮紧，遍身疼痛，自宜用麻黄汤矣，但其人尺脉迟而无力者，又不可轻汗，以荣中之气血亏少故耳。气血亏少，不胜发汗，必须仍用麻黄汤而多加人参以补之，使元气充足，能生气血于无何有之乡，庶乎可矣。

倘少用人参而多加麻黄，则元气既虚，力难胜任，亦取败之道也。（〔批〕于伤寒门中用参者，另

开生路。）

或问伤寒脏结，亦可用人参以救之乎？夫脏结之病，乃阴虚而感阴邪，原是死症，非人参可救。然舍人参又无他药可救也。盖人参能通达上下，回原阳之绝，返丹田之阴，虽不能尽人而救其必生，亦可于死中而疗其不死也。

或问伤寒烦燥，亦可用人参乎？夫烦躁不同，有下后而烦躁者，有不下而烦躁者。不下而烦躁者，乃邪感而作祟，断不可用人参。若下后而烦躁，乃阴阳虚极，不能养心与膻中也，必须用人参矣。但其中阴虚阳虚之不同，必须分别。阴虚者，宜于补阴之中少用人参以补阴；阳虚者，宜于补阳之中多用人参以补阳。而阴虚阳虚何以辨之。阴虚者，夜重而日轻。阳虚者，日重而夜轻也。

或问阳明病谵语而发潮热，脉滑而疾，明是邪有余也，用承气汤不大便，而脉反变为微涩而弱，非邪感而津液干乎？欲攻邪而正气益虚，欲补正而邪又未散，此际亦可用人参乎？嗟乎。

舍人参又何以夺命哉，惟是用参不敢据为必生耳。法当用人参一两、大黄一钱，同煎治之。

得大便而气不脱者即生，否则未可信其不死。

或问先生谓伤寒坏症，尤宜用参，不识何以用之？夫坏症者，不宜汗而汗之，不宜吐而吐之，不宜下而下之也，三者皆损伤胃气。救胃气之损伤，非人参又何以奏功乎。故不宜汗而汗之，必用人参而汗始收；不宜吐而吐之，必用人参而吐始安；不宜下而下之，必用人参而下始止也。用人参则危可变安，死可变生。然不多加分两，则功力有限，亦未必汗吐下之可皆救也。

或问伤寒传经，入于少阴，手足四逆，恶寒呕吐，而身又倦卧，脉复不至，心不烦而发躁，是阳已外越而阴亦垂绝也。用人参于附子之中，亦能救乎？嗟乎。阴阳两绝，本不可救，然用人参于附子之中，往往有生者。盖真阴真阳，最易脱而最难绝也，有一线之根，则救阳而阳即回，救阴而阴即续也。以真阴真阳原自无形，非有形可比。宁用参、附以生气于无何有之乡，断不可先信为无功，尽弃人参不用，使亡魂夜哭耳。

或问伤寒传经，入少阴，脉微细欲绝，汗出不烦，上吐而下又利，不治之症也，亦可用人参以救之乎？夫舍人参又何以救之哉，但须加入理中汤内，急固其肾中之阳，否则真阳扰乱，顷刻奔散，单恃人参，亦无益矣。（〔批〕更阐发得妙。）

或问伤寒下利，每日十余次，下多亡阴，宜脉之虚矣，今不虚而反实，亦可用人参以补其虚乎？夫下利既多，脉不现虚而反现实，非脉之正气实，乃脉之邪气实也。邪实似乎不可补正，殊不知正虚而益见邪盛，不亟补正，则邪盛而正必脱矣。论此症，亦死症也。于死中求生，舍人参实无别药。虽然，徒用人参而不用分消水邪之味佐之，则人参亦不能建非常之功。

宜用人参一二两，加茯苓五六钱同服，庶正气不脱，而水邪可止也。（〔批〕探本穷源，故能尽其变也。）

吕道人总批曰：今天不比古人之强壮，无病之时，尚不可缺人参以补气，况抱病之时，消烁真气乎。是人参非惟宜用，实宜多用也。但不知人参之功用，冒昧用之，而不中肯綮，往往不得参之益，反得参之损。此陈子远公悯之，欲辨明人参功用以告世，着人参，因着《本草》也。余读之而惊其奇，

逐条评之，有赞叹而无褒贬。因其所论，折衷于正，非一偏之辞也此。

黄芪

黄芪，味甘，气微温，气薄而味浓，可升可降，阳中之阳也，无毒。专补气。入手太阴、足太阴、手少阴之经。其功用甚多，而其独效者，尤在补血。夫黄芪乃补气之圣药，如何补血独效。盖气无形，血则有形。有形不能速生，必得无形之气以生之。黄芪用之于当归之中，自能助之以生血也。夫当归原能生血，何藉黄芪，不知血药生血其功缓，气药生血其功速，况气分血分之药，合而相同，则血得气而速生，又何疑哉。或疑血得气而生，少用黄芪足矣，即不少用，与当归平用亦得，何故补血汤中反少用当归而倍用黄芪？不知补血之汤，名虽补血，其实单补气也。失血之后，血已倾盆而出，即用补血之药，所生之血不过些微，安能遍养五脏六腑，是血失而气亦欲失也。在血不能速生，而将绝未绝之气，若不急为救援，一旦解散，顷刻亡矣。故补血必先补气也。但恐补气则阳偏旺而阴偏衰，所以又益之当归以生血，使气生十之七而血生十之三，则阴阳有制，反得大益。生气而又生血，两无他害也。至于补中益气汤之用黄芪，又佐人参以成功者也。人参得黄芪，兼能补营卫而固腠理，健脾胃而消痰食，助升麻、柴胡，以提气于至阴之中，故益气汤中无人参，则升提乏力，多加黄芪、白术，始能升举。倘用人参、白术而减去黄芪，断不能升气于至阴也。故气虚之人，毋论各病，俱当兼用黄芪，而血虚之人尤宜多用。惟骨蒸痨热与中满之人忌用，然亦当临症审量。（〔批〕无黄芪不能提气于至阴，创论亦是确论。）

或问黄芪性畏防风，而古人云黄芪得防风，其功愈大，谓是相畏而相使也，其说然乎？

此说亦可信不可信之辞也。黄芪无毒，何畏防风，无畏而言畏者，以黄芪性补而防风性散也，合而用之，则补者不至大补，而散者不至大散，故功用反大耳。（〔批〕黄芪欲防风者，以防风能通达上下周身之气，得黄芪而生，黄芪达表，防风御风，外来之风得黄芪而拒绝也。）

或问黄芪补气，反增胀满，似乎黄芪不可补气也，岂有药以解其胀，抑可不用黄芪耶？

夫黄芪乃补气药，气虚不用黄芪，又用何药。然服之而增胀满者，非黄芪之助气，乃黄芪之不助气也。阴阳有根，而后气血可补。阴阳之根将绝。服补药而反不受补。药见病不能受，亦不去补病矣。此黄芪补气而反增胀满，乃不生气之故。然亦因其不可生而不生也，又岂有别药以解其胀哉。

或问黄芪气分之药，吾子以为补血之品，是凡有血虚之症，俱宜用黄芪矣，何以古人用补血之药多，用四物汤、佛手散，绝不见用黄芪之补血者，岂古人非欤？古人未尝非也，第以血症不同，有顺有逆。顺则宜用血药以补血，逆则宜用气药以补血也。盖血症之逆者，非血逆而气逆也，气逆而后血逆耳。血逆而仍用血分之药，则气不顺而血愈逆矣，故必须补气以安血也。气逆则血逆，气安则血安，此不易之理也。凡血不宜上行，呕咯吐衄之血，皆逆也。血犹洪水，水逆则泛滥于天下，血逆则腾沸于上焦，徒治其血，又何易奏平成哉。故必用补气之药于补血之中，虽气生夫血，亦气行夫血也。此黄芪补血汤所以独胜于千古也。（〔批〕补血分气逆气顺，确有见解。）

或问黄芪以治气逆之血，发明独绝，然而亦有用四物汤、佛手散以止血而效者，又是何故？

洵乎吾子之善问也。夫血逆亦有不同，有大逆，有小逆。大逆者，必须补气以止血；小逆者，亦可调血以归经。用四物汤、佛手散治血而血止者，血得补而归经也。盖血最难归经，何以四物、佛手偏能取效，正因其血逆之轻耳。逆轻者，气逆之小也；逆重者，气逆之大也。

以四物汤、佛手散治血而血安，虽亦取效，终必得效之迟，不若补血汤治气而血止得效之捷也。

或问黄芪补气，初作胀满，而少顷安然者，何也？此气虚见补，反作不受也。黄芪补气之虚，而胃中之望补，更甚于别脏腑。黄芪一入胃中，惟恐有夺其补者，乃闭关而不肯吐，此胀满所由生也。治之法，用黄芪不可单用，增入归、芎、麦冬三味，使之分散于上下之间，自无胀满之忧矣。故服黄芪胀满有二症，一不能受而一过于受也。过于受者，服下胀而少顷宽；不能受者，初胀轻而久反重。以此辨之最易别耳。

或问黄芪补气之圣药，宜乎凡气虚者，俱可补之矣，何喘满之病反不用者？恐其助满而增胀也。先生既明阴阳之道，深知虚实之宜，必有以教我也。曰：黄芪补气而不可治胀满者，非黄芪之故，不善用黄芪之故也。夫人喘大满，乃肾气欲绝，奔腾而上升，似乎气之有余，实是气之不足。古人用人参大剂治之者，以人参不能助胀而善能定喘耳，用之实宜。然天下贫人多而富人少，安得多备人参救急哉。古人所以用黄芪代之，而喘满增剧，遂不敢复用，且志之书曰：喘满者不可用黄芪，因自误而不敢误人也。谁知黄芪善用之以治喘满实神。铎受异人传，不敢隐也。黄芪用防风之汁炒而用之，再不增胀增满，但制之实有法。防风用少，则力薄不能制黄芪，用多则味浓，又嫌过制黄芪，不惟不能补气，反有散气之忧。大约黄芪用一斤，用防风一两。先将防风用水十碗煎数沸，漉去防风之渣，泡黄芪二刻，湿透，以火炒之干。再泡透，又炒干，以汁干为度。再用北五味三钱，煎汤一大碗，又泡半干半湿，复炒之，火焙干，得地气，然后用之。凡人参该用一两者，黄芪亦用一两。定喘如神，而又不增添胀满，至妙之法，亦至便之法也。凡用黄芪，俱宜如此制之。虽古人用黄芪加入防风，治病亦能得效，然其性尚未制伏，终有跳梁之虞，不若先制之为宜，彼此畏忌而成功更神，又何喘病之不可治哉。（〔批〕用制黄芪以治喘者，救贫寒之人也。若富贵膏粱之子，毕竟宜用人参。）

或疑黄芪得防风其功更大，用黄芪加入防风足矣，而必先制而后用，毋乃太好奇乎？不知用黄芪而加防风，则防风之性与黄芪尚有彼此之分，不若先制之，调和其性情，制伏其手足，使之两相亲而两相合，绝不知有同异之分。如异姓之兄弟胜于同胞，相顾而收其全功也。

或疑黄芪补气之虚，止可补初起之虚，而不可补久病之虚，予问其故。曰：初虚之病，用黄芪易受；久虚之病，用黄芪难受也。嗟乎。虚病用补，宜新久之皆可受，其不可受者，非气之虚，乃气之逆也。气逆之虚，必用人参，而不可用黄芪。在初虚气逆之时，即忌黄芪矣，何待久病而后不可用哉。若气虽虚而无逆，则久病正宜黄芪，未有不服之而安然者也。谁谓黄芪之难受乎。（〔批〕黄芪不能补气逆之虚，妙论。）

或疑黄芪补气，何以必助之当归以补血，岂气非血不生耶？不知气能生血，而血不能生气，不能生气，而补气必补血者，非取其助气也。盖气虚之人，未有不血亦随之而俱耗者也。我大用黄芪以生气，则气旺而血衰，血不能配气之有余，气必至生血之不足，反不得气之益，而转得气之害矣。故补气必须补血之兼施也。但因气虚以补气，而复补其血，则血旺而气仍衰，奈何。不知血旺则气不去生血，故补血而气自旺，不必忧有偏胜之虞。然多补其气而少补其血，则又调剂之甚宜也。

或问黄芪何故必须蜜炙，岂生用非耶？然疮疡之门，偏用生黄芪，亦有说乎？曰：黄芪原不必蜜炙也，世人谓黄芪炙则补而生则泻，其实生用未尝不补也。

甘草

甘草，味甘，气平，性温，可升可降，阳中阳也。他书说阴中阳者，误。无毒。反甘遂，不可同用，同用必至杀人。入太阴、少阴、厥阴之经。能调和攻补之药，消痈疽疖毒，实有神功。尤善止诸痛，除阴虚火热，止渴生津。但其性又缓，凡急病最宜用之。故寒病用热药，必加甘草，以制桂、附之热。热病用寒药，必加甘草，以制石膏之寒。下病不宜速攻，必加甘草以制大黄之峻。上病不宜遽升，必加甘草以制梔子之动，缓之中具和之义耳。独其味甚甘，甘则善动，吐呕家不宜多服，要亦不可拘也。甘药可升可降，用之吐则吐，用之下则下，顾善用之何如耳。

或问中满症忌甘，恐甘草助人之胀乎？不知中满忌甘，非忌甘草也。中满乃气虚中满。气虚者，脾胃之气虚也。脾胃喜甘，安在反忌甘草。因甘草性缓，缓则入于胃而不即入于脾。胃气即虚，得甘草之补，不能遽然承受，转若添其胀满者，亦一时之胀，而非经久之胀也。故中满之症，反宜用甘草，引人参、茯苓、白术之药，入于中满之中，使脾胃之虚者不虚，而后胀者不胀，但不可多用与专用耳。盖多用则增满，而少用则消满也。专用则添胀，而同用则除胀也，谁谓中满忌甘草哉。（〔批〕中满忌甘草，反用之以成功，可见药宜善用，何独甘草哉？）

或问甘草乃解毒之圣药，古人盛称而吾子约言，岂甘草不可以解毒也？嗟乎。甘草解毒，无人不知，然尽人皆知解毒，而尽人不知用之也。愚谓甘草解毒，当分上、中、下三法。上法治上焦之毒，宜引而吐之；中法治中焦之毒，宜和而解之；下法治下焦之毒，宜逐而泻之。

（〔批〕甘草解毒分上、中、下三法，实确而妙。）吐之奈何？用甘草一两，加瓜蒂三枚，水煎服。凡有毒，一吐而愈。和之奈何？用甘草一两五钱，加柴胡三钱、白芍三钱、白芥子三钱、当归三钱、陈皮一钱，水煎服，毒自然和解矣。泻之奈何？用甘草二两，加大黄三钱、当归五钱、桃仁十四粒、红花一钱，水煎服，毒尽从大便出矣。此三者，虽不敢谓解毒之法尽乎此，然大约亦不能出乎此。毋论服毒、中毒与初起疮毒，皆可以三法治之。此用甘草解毒之法，人亦可以闻吾言而善用之乎。

或问甘草乃和中之药，攻补俱用，不识亦有不宜否？夫甘草，国老也，其味甘，甘宜于脾胃。然脾胃过受其甘，则宽缓之性生，水谷入之，必不迅于传导，而或至于停积瘀滞。夫水谷宜速化者也，宜速化而不速化，则传于各脏腑，未免少失其精华，而各脏腑因之而不受其益者有之。世人皆谓甘草有益而无损，谁知其益多而损亦有之乎。知其益而防其损，斯可矣。

或疑甘草在药中不过调和，无大关系，此论轻视甘草矣。甘草实可重用以收功，而又能调剂以取效，盖药中不可缺之药，非可有可无之品也。

或疑甘草视之平平，世医无不轻之，先生独重者，何好恶与人殊乎？曰：甘草乃夺命之药，如之何而忽之，诚观上、中、下解毒之妙，神效无比，亦可以悟甘草之宜重而不宜轻矣，况调和百药更有殊功乎。

或问细节甘草，其性少寒，可泻阴火，不识阴虚火动之症，亦可多用之乎？吾谓甘草乃泻火之品，原不在细小也。细小泻火，岂粗大者反助火乎。惟是甘草泻火，用之于急症者可以多用，用之于缓症者难以重加。盖缓症多是虚症，虚则胃气必弱，而甘草性过于甘，多用难以分消，未免有饱胀之虞，不若少少用之，则甘温自能退大热耳。若阴虚之症，正胃弱也，如何可多用乎，毋论粗大者宜少用，即细小者亦不可多用也。

白术

白术，味甘辛，气温，可升可降，阳中阴也，无毒。入心、脾、胃、肾、三焦之经。除湿消食，益气强阴，尤利腰脐之气。(〔批〕白术利腰脐之气，原是利肾中之湿也。肾不湿则腰不疼，湿去而腰脐自利矣。)有汗能止，无汗能发，与黄 同功，实君药而非偏裨。往往可用一味以成功，世人未知也，吾今泄天地之奇。如人腰疼也，用白术二三两，水煎服，一剂而疼减半，再剂而痛如失矣。夫腰疼乃肾经之症，人未有不信。肾虚者用熟地、山茱以补水未效也，用杜仲、破故纸以补火未效也，何以用白术一味而反能取效。不知白术最利腰脐。腰疼乃水湿之气浸入于肾宫，故用补剂，转足以助其邪气之盛，不若独用白术一味，无拘无束，直利腰脐之为得。夫二者之气，原通于命门，脐之气通，而腰之气亦利，腰脐之气既利，而肾中之湿气何能久留，自然湿去而痛忽失也。通之而酒湿作泻，经年累月而不愈者，亦止消用此一味，一连数服，未有不效者。而且湿去而泻止，泻止而脾健，脾健而胃亦健，精神奋发，颜色光彩，受益正无穷也。是白术之功，何亚于人参乎。不特此也，如人患疟病，用白术二两、半夏一两，米饭为丸，一日服尽即愈。夫疟病，至难愈之病也。用柴胡、青皮散邪不效，用鳖甲、首乌逐邪不效，用草果、常山伐邪不效，何以用白术二两为君，半夏一两为臣，即以奏功，不知白术健脾开胃之神药，而其妙尤能去湿，半夏去痰，无痰不成疟，而无湿亦不成痰。利湿则痰已清其源，消痰则疟已失其党，况脾胃健旺，无非阳气之升腾，疟鬼又于何地存身哉。此效之所以甚捷也。由此观之，则白术非君药而何。推之二陈汤，必多加白术所以消痰也；四君子汤，必多加白术所以补气也；五苓散，必多加白术所以利水也；理中汤，必多加白术所以祛寒也；香薷饮，必多加白术所以消暑也。至于产前必多加白术以安胎，产后必多加白术以救脱，消食非多用白术何以速化，降气非多用白术何以遽定，中风非多用白术安能夺命于须臾，痞块非多用白术安能救困于败坏哉。人知白术为君药而留心于多用也，必能奏功如神矣。或问白术利腰脐而去湿，若不在腰脐者，似非可利，胡为凡有湿病皆不能外耶？此未明乎腰脐之义也。人之初生，先生命门。命门者，肾中之主，先天之火气也。有命门而后生五脏六腑，而脐乃成，是脐又后天之母气也。命门在腰而对乎脐，腰脐为一身之主宰。腰脐利而人健，腰脐不利而人病矣。凡有水湿，必侵腰脐，但有轻重之分耳。治水湿者，一利腰脐而水即入于膀胱，从小便而化出，所以得水必须利腰脐，而利腰脐必须用白术也。况白术之利腰脐者，利腰脐之气，非利腰脐之水也。腰脐之气利，则气即通于膀胱，而凡感水湿之邪，俱不能留，尽从膀胱外泄，是白术不利之利，正胜于利也。(〔批〕利气非泻气之谓，正利其气通膀胱也。膀胱非气不行，气闭则塞，气通则开。白术利气以利水，所以必用之也。)

或问白术健脾去湿，为后天培土圣药，真缓急可恃者也。虽然人知白术益人，而不知白术之损人也。白术利水，则其性必燥。世人湿病，十居其四，而燥症十居其六。肺气之燥也，更用白术以利之，则肺气烁尽津液，必有干嗽之忧；胃气之燥也，更用白术以利之，则胃气炎蒸津液，必有口渴之虑。脾气之燥也，更用白术以利之，则脾气焦枯津液，必有肠结之苦。盖宜于湿者，不宜于燥也。去湿既受其益，则添燥安得不受其损哉。

或疑白术乃去湿生津之上品，而先生谓其性燥，不可治肺、胃、脾三家之燥病，吾不得其义也。夫白术生津，但能生水火既济之津，不能生水火未济之津也。如湿病宜去其湿，则燥病宜解其燥，亦明矣，乃不解其燥，而反用燥以治之，即能生津，亦为火所烁矣。况白术去湿，则内无津液而外无水气，又从何而生津乎。此白术止可治湿而不可治燥也。虽然白术性虽燥，终是健脾之物，脾健而津液自生。用润药以佐其燥，则白术且自失其燥矣，又何能助燥哉。(〔批〕性燥而润制之，白术何往不可善用乎。)

或疑白术健脾生胃，有时用白术而脾胃不能受补者何也？此虚不受补也。脾胃之气，喜生发而不

喜闭塞。白术正开胃开脾之圣药，何至用之而反无功，明是土崩瓦解之象。而土崩瓦解之故，由于肾火之大败也。土非火不生，火非土不旺，脾胃之土必得肾中之火相生，而土乃坚刚，以消水谷。今因肾水既枯，而肾火又复将绝，土既无根培之，又何益乎。徒用白术以健脾开胃，而肾中先天之火已耗尽无余，如炉中烬绝，益之薪炭，而热灰终难起焰。此生之不生，乃脾不可生。非白术能生而不生也。（〔批〕无根之土，必须培火。）

或又问脾土固肾火所生，而胃土实心火所生，肾火绝而心火未绝，宜用白术以健胃，尚可以生土也。夫胃土非心火不生，而心火必得肾火以相济，肾火绝，又何以济心之不足乎。心火因肾火之绝，而心火欲救肾火而未遑，又何能救胃哉。胃既不可救，则胃无二火之生，胃气欲不亡，不可得矣。胃气既亡，而白术虽能健脾，而欲生胃无从也。（〔批〕脾土生于肾火，胃土生于心火，虽有所分，其实脾胃皆生于肾火也，故肾一绝而脾胃两无可救矣。）

或又问心、肾二火既绝，故用白术而无功，吾救心、肾之火而兼用白术，则不生者可以生矣。嗟乎。先天之火虽绝而未绝也，后天之火一绝而俱绝矣。肾中之火，先天之火也。心中之火，后天之火也。后天火绝者，由于先天之火先绝也。救先天之火，则后天之火自生。救后天之火，则先天之火难活。故救火者，必须先救肾中之火，肾火生则心火不死，肾火绝则心火不生。故欲救脾胃之生，不可徒救心火之绝，非心火之不宜救也，救肾火正所以救心火耳。倘肾火之绝不及救，而徒救夫心火，多用桂、附于白术、人参之中，欲救心以救肾也，终亦必亡而已矣，况仅用白术，又何以救之哉。（〔批〕阐发白术之义，得如许奇论，真石破天惊。）

或疑白术性燥，脾胃有火者不宜用，恐其助热也。此等议论，真民生之大不幸也。夫白术甘温，正能去热，脾胃有火者，安在不相宜。（〔批〕白术甘温，正解火热。）惟胃中邪火沸腾，不可用之以助邪。倘胃中虚火作祟，非白术之甘温，又何以解热哉。世人一见白术，无论有火无火，与火之是虚是邪，一概曰白术助火不宜用，更有疑白术为闭气者，尤为可笑。白术利腰脐之气，岂有腰脐利而脾胃反不利者乎。

或疑白术闭气，闭上焦之气也。先生谓利腰脐之气，乃利下焦之气，上下各不相同，恐未可以利下而并疑上焦之俱利也。曰：腰脐为生气之根，岂有根本大利而枝叶不舒发之理。彼言白术之闭气者，言气虚散失者，白术能补而收闭其耗散之气也。世人错认闭字，致使白术利气之药，反同闭气之品而弃之。此千古之冤也。

或问白术阳药，能益脾土之阴，是白术自能生阳中之阴乎，抑必有藉于补阴之味以生阳也？

曰：阳药补阳，而白术偏能于阳中补阴，是白术亦阴分之药也。白术既阴阳兼补，得阴阳之药，皆相济而成功，安在入诸补阴以生阳，入诸补阳而不能生阴哉。

或疑白术阳药，而补脾气之阴，是阳能生阴也，又何以阳又能生阳乎？夫阴阳原两相生也，阳以生阳，不若阳以生阴之速，但不可谓阳不生阳也。白术阳药，以生脾中之阴者十之八，而生脾中之阳者十之二耳。

熟地

熟地，味甘，性温，沉也，阴中之阳，无毒。入肝肾二经。生血益精，长骨中脑中之髓。

真阴之气非此不生，虚火之焰非此不降。洵夺命之神品，延龄之妙味也。世人以其腻滞，弃而不用，亦未知其功效耳。夫肾有补而无泻，是肾必宜补矣。然而补肾之药，正苦无多。山茱萸、牛膝、杜仲、北五味之外，舍熟地又用何药哉。况山茱萸、牛膝不可为君，而杜仲又性过于温，可以补肾火之衰，而不可补肾水之乏。此熟地之必宜用也。熟地系君药，可由一两以用至八两。盖补阴之药与补阳之药，用之实有不同。补阳之药，可少用以奏功，而补阴之药，必多用以取效。以阳主升而阴主降。阳升，少用阳药而气易上腾。阴降，少用阴药而味难下达。熟地至阴之药，尤与他阴药有殊，非多用之，奚以取胜。或谓熟地至阴之药，但其性甚滞，多用之而腻膈生痰，万一助痰以生喘，亦甚可危也。此正不知熟地之功力也。自神农尝草之后，将此味失谈，遂使后世不知其故。虽历代名医多有发明，而亦未尝言其秘奥。

夫熟地岂特不生痰，且能消痰，岂特不滞气，且善行气，顾人用之何如耳。夫痰有五脏之异。痰出脾、肺者，用熟地则助其湿，用之似乎不宜。倘痰出于心、肝、肾者，舍熟地又何以逐之耶。故人有吐痰如清水者，用二陈消痰化痰之药，百无成功，乃服八味汤，而痰气之汹涌者顷刻即定，非心、肝、肾之痰用熟地之明验乎。（〔批〕心火郁、肝气逆、肾水衰，皆能生痰，非熟地不能化也。）更有一种，朝夕之间，所吐皆白沫，日轻而夜重，甚则卧不能倒。用六味汤，大加熟地、山茱萸，一边数服，而痰即大减，再服数十剂，白沫尽消而卧亦甚安，又非熟地消痰之明验乎。熟地消痰而不生痰，又何疑哉。至于气之滞也，服地黄汤而消痰于顷刻，犹谓气之不行也可乎。（〔批〕熟地行气而不滞气，论实创开。）人生饮食，脾肾之气行，水谷入腹，不变痰而变精。惟其脾肾之虚也，水谷入腹，不化精而化痰矣。用地黄汤而痰消者，往往多能健饭，是熟地乃开胃之圣品也。其所以能开胃者何也？胃为肾之关，肾水旺而胃中之津液自润，故肾气足而胃气亦足，肾气升而胃气亦升也。然则熟地行气而非滞气，不又可共信哉。气行痰消，乌能作喘，尤所不必疑者矣。（〔批〕阴虚之人胃气不开，用熟地反易饥而嗜食，胃中阴邪散而正气伸，故开胃。）

或问熟地既是君药，亦可单用一味以奏功乎？夫熟地虽是君药，不可独用之以取胜。盖阳药可以奇用，而阴药必须耦用也。况熟地乃至阴之品，性又至纯，非佐之偏胜之药，断断不能成功，此四物汤补血所以必益之当归、白芍、川芎也。推之而与人参同用，可以补心肾之既济；与白术同用，可以补脾肾之有亏；与麦冬、五味同用，可以滋肺肾之将枯；与白芍同用，可以益肝肾之将绝；与肉桂同用，可以助命门之火衰。与枣仁同用，可以安膻中之火沸；

与地榆同用，可以清大肠之血；与沙参同用，可以凉胃中之炎。与元参同用，可以泻阳明之焰。然必用至一两、二两为君，而加所佐之味，或五钱或八钱，自易取胜于万全也。倘熟地少用，其力不全，又何以取胜哉。内惟肉桂止可用一二钱，不可用至三钱之外，余则可与熟地多用而无忌者也。

或问产前必用熟地以补血，不识产后亦可重用乎？曰：产后正宜重用也。产妇血大亏，不用熟地以生新血，用何药乎？虽佛手散乃产后圣药，然能加入熟地，则生血尤奇。凡产后血晕诸病，同人参、当归并用，必建殊功，不特产后脐腹急痛者始可用之也。夫肾中元气，为后天之祖，熟地禀先天之气而生，产妇亏损血室，元气大耗，后天之血既不能速生，正藉先天之气以生之。用熟地以助后天，实有妙理，非泛论也。

或问熟地腻膈生痰，世人以姜汁、砂仁制之可乎？顾熟地何尝腻膈也。熟地味甘而性温，味甘为脾胃所喜，性温为脾胃所宜，脾胃既不相忤，又何所忌而腻膈哉。况熟地乃阴分之药，不留胃中，即留肾中。胃为肾之关门，胃见肾经之味，有不引导至肾者乎，腻膈之说，起于不知医理之人，而不可惑深知医理之士也。虽姜汁开胃，砂仁苏脾，无碍于熟地，而终不可谓熟地之腻膈生痰耳。（〔批〕自腻膈生痰之说出，世人畏熟地而不敢用，今得远公阐发，可以破惑矣。）

或谓熟地既不腻膈，何以六味地黄丸中加茯苓、山药、泽泻，非因其腻隔而用之乎？是以茯苓、山药、泽泻，为制熟地之品，亦何其轻视茯苓、山药、泽泻哉。肾宜补而不宜泻，既用熟地以补肾，岂可复用利药以泻肾，况又用利药以制补肾之药，使之有泻而无补乎，是熟地之不宜制也明矣。熟地既不宜制，用茯苓、山药、泽泻之三味，非因制熟地也，亦明矣。熟地既不宜制，用茯苓、山药、泽泻之三味，非因熟地之腻膈也，抑又明矣。然则用三味之意谓何？因熟地但能滋阴而不能去湿，但能补水而不能生阳，用三味以助其成功，非用三味而掣其手足也。

或问熟地既不腻膈，何以生痰，前人言之，岂无见而云然乎？曰：熟地实消痰圣药，而世反没其功，此余所以坚欲辨之也。凡痰之生也，起于肾气之虚，而痰之成也，因于胃气之弱。

肾气不虚，则胃气亦不弱。肾不虚则痰无从生，胃不弱则痰无由成也。然则欲痰之不成，必须补胃，而欲痰之不生，必须补肾。肾气足而胃气亦足，肾无痰而胃亦无痰。熟地虽是补肾之药，实亦补胃之药也。胃中津液原本于肾，补肾以生胃中之津液，是真水升于胃矣。真水升于胃，则胃中邪水自然难存，积滞化而痰涎消，有不知其然而然之妙。熟地消痰不信然乎，而可谓其腻膈而生痰乎。

或问熟地补肾中之水，何必又用山药、山萸以相佐。盖肾水非得酸不能生，山茱萸味酸而性又温，佐熟地实有水乳之合。然而山茱萸味过于酸，非得熟地之甘温，山茱萸亦不能独生肾水也。配合相宜，如夫妇之好合，以成既济之功也。

或问熟地入于八味地黄丸中，何独为君？盖八味丸补肾中之火也。然火不可以独补，必须于水中补之。补火既须补水，则补水之药必宜为君矣。方中诸药，惟熟地乃补水之圣药，故以之为君。有君则有臣，而山药、山茱佐之。有臣则有佐使，而丹皮、泽泻、茯苓从之。至于桂、附，反似宾客之象。盖桂附欲补火而无能自主，不得不推让熟地为君，补水以补火也。

或问熟地可独用以治病乎？熟地亦可以独用者也。凡遇心肾不交之病，只消熟地二两，煎汤饥服，而心肾交于眉睫。人以为熟地乃肾经之药，谁知其能上通于心乎。夫心肾不交之病，多是心火太过而肾水大亏也。用熟地以滋其肾中之枯干，肾得水之滋，而肾之津即上济于心，心得肾之济，而心之气即下交于肾，又何黄连、肉桂之多事哉。

或问熟地既可单用以成功，凡遇心肾不交之病，竟用熟地一味为丸，朝夕吞服之得乎？

此则又不宜也。熟地单用，只可偶尔出奇，要必须辅之以茯神、山药，佐之以山茱、枣仁，始可久用以成功耳。

或问熟地宜多用以奏功，抑宜少用以取效乎？熟地宜多不宜少也。然而用之得宜，虽重用数两不见多；用之失宜，虽止用数钱未见少。用之于肾水大亏之日，多用犹觉少；用之于脾土大崩之时，少用亦觉多；用之于肾火沸腾之病，用多而殊欠其多；用之于胃土喘胀之症，用少而殊憎其少。全在用之得宜，而多与不多，不必计也。

或疑熟地腻滞，补阴过多，终有相碍，未可单用一味以取胜，然前人亦有用一味以成功者何也？愚谓熟地单用以出奇，实偶然权宜之法，不若佐之他味，使两味以建功之更胜。如治心肾之亏也，加入龙眼肉；如肝肾之亏也，加入白芍；如治肺肾之亏也，加入麦冬。如治脾肾之亏也，加入人参，或加白芍。既无腻膈，更多捷效，是在人之权变耳。（〔批〕又开无数法门。）

或疑肾虚者，宜用熟地，以阴补阴也，何以补胃者亦用之，补胆者亦用之耶？此固古人权宜之法，然亦至当之法也。夫胃为肾之关门，肾虚则胃亦虚，补肾正所以补胃也。胆虽附于肝，而胆之汁必得肾之液渗入，始无枯涸之忧。肾虚则胆亦虚，补肾正所以补胆也。倘见胃之虚而徒用补胃之药，则香燥之品，愈烁其肾水之干；见胆之虚而只用补胆之味，则酸涩之剂，愈耗其肾水之竭。肾水既虚，而胃胆愈弱矣。惟用熟地以补肾，而胃与胆取给于肾而有余，自然燥者不燥，而枯者不枯，谁谓阳症不宜补阴哉。

或疑熟地至阴之药，多用之以滋肾宜也。然何以至阳之病，古人亦用以奏效，岂熟地亦阳分药乎？熟地非阳分药也。非阳分之药而偏用之以治阳病者，阳得阴而平也。阳非阴不伏，用熟地以摄至阳之气，则水升火降，阴阳有既济之美矣。

或疑熟地滋阴而不能开胃，孰知熟地正开胃之神药也。胃为肾之关门，肾中枯槁，全藉胃之关门，搬运水谷以济其困乏，岂有肾中所喜之物，而胃反拒绝之理。况肾虚无水，则胃中无非火气，亦望真阴之水以急救其干涸也。然则熟地正胃之所喜，不独肾之所喜也。安有所喜者投之，不亟为开关以延入者乎，所以肾虚之人。必用熟地以开胃耳。至于肾水不亏，胃中无火，一旦遽用熟地，未免少加胀闷，是不善用熟地也。谁谓熟地尽闭胃之物哉。

当归

当归，味甘辛，气温，可升可降，阳中之阴，无毒。虽有上下之分，而补血则一。东垣谓尾破血者，误。入心、脾、肝三脏。但其性甚动，入之补气药中则补气，入之补血药中则补血，入之升提药中则提气，入之降逐药中则逐血也。而且用之寒则寒，用之热则热，无定功也。

功虽无定，然要不可谓非君药。如痢疾也，非君之以当归，则肠中之积秽不能去；如跌伤也，非君之以当归，则骨中之瘀血不能消；大便燥结，非君之以当归，则硬粪不能下；产后亏损，非君之以当归，则血晕不能除。肝中血燥，当归少用，难以解纷；心中血枯，当归少用，难以润泽；脾中血干，当归少用，难以滋养。是当归必宜多用，而后可以成功也。倘畏其过滑而不敢多用，则功用薄而迟矣。而或者谓当归可臣而不可君也，补血汤中让黄 为君，反能出奇以夺命；败毒散中让金银花为君，转能角异以散邪，似乎为臣之功胜于为君。然而当归实君药，而又可以为臣为佐使者也。用之彼而彼效，用之此而此效，充之五脏六腑，皆可相资，亦在人之用之耳。用之当，而攻补并可奏功；用之不当，而气血两无有效。用之当，而上下均能疗治；用之不当，而阴阳各鲜成功。又何论于可君而不可臣，可臣而不可佐使哉。

或问当归补血，而补气汤中何以必用，岂当归非血分之药乎？曰：当归原非独补血也，实亦气分之药，因其味辛而气少散，恐其耗气，故言补血，而不言补气耳。其实补气者十之四，而补血者十之六，子试思产后非气血之大亏乎。佛手散用当归为君，川芎为佐，人以为二味乃补血之圣药也，治产后血少者，似乎相宜，治产后气虚者。似乎不足。乃何以一用佛手散而气血两旺，非当归补血而又补气，乌能至此，是当归亦为气分之药，不可信哉。

或问当归性动而滑，用之于燥结之病宜也，用之下利之症，恐非所宜，何以痢症必用之耶？

夫痢疾与水泻不同。水泻者，脾泻也。痢疾者，肾泻也。脾泻最忌滑，肾泻最忌涩。而肾泻之所以忌涩者何故？盖肾水得邪火之侵，肾欲利而火阻之，肾欲留而火迫之，故有后重之苦。夫肾水无多，

宜补而不宜泻也。若下多亡阴，肾水竭而愈加艰涩矣。故必用当归以下润其大肠。大肠润而肾水不必来滋大肠，则肾气可安。肾气安而大肠又有所养，火自不敢阻迫于肾矣，自然火散而痢亦安，此当归所以宜于下痢而必用之也。（〔批〕水泻忌滑，痢疾喜滑，当归润滑，正其所宜。）

或问当归既是君主之药，各药宜佐当归以用之矣，何以时为偏裨之将反易成功，得毋非君主之药乎？士铎曰：当归性动，性动则无不可共试以奏功也。所以入之攻则攻，入之补则补。

然而当归虽为偏裨之将，其气象自有不可为臣之意，倘驾御不得其方，未必不变胜而为负，反治而为乱也。

或问当归不宜少用，亦可少用以成功乎？曰：用药止问当与不当，不必问多与不多也。

大约当归宜多用者，在重病以救危，宜少用者，在轻病以杜变。不敢多用，固非疗病之奇，不肯少用，亦非养病之善也。

或问当归滑药也，有时用之而不滑者何故？凡药所以救病也。肠胃素滑者，忌用当归，此论其常也。倘变生意外，内火沸腾，外火凌逼，不用润滑之当归，又何以滋其枯槁哉。当是时，吾犹恐当归之润滑，尚不足以救其焦涸也，乌可谓平日畏滑而不敢用哉。

或问当归专补血而又能补气，则是气血双补之药矣。曰：当归是生气生血之圣药，非但补也。血非气不生，气非血不长。当归生气而又生血者，正其气血之两生，所以生血之中而又生气，生气之中而又生血也。苟单生气，则胎产之门，何以用芎、归之散，生血于气之中。苟单生血，则止血之症，何以用归、 之汤，生气于血之内。惟其生气而即生血，血得气而自旺，惟其生血而即生气，气得血而更盛也。

或问当归气味辛温，虽能活血补血，然终是行走之性，每致滑肠。缪仲醇谓与胃不相宜，一切脾胃恶食与食不消，并禁用之，即在产后、胎前亦不得入，是亦有见之言也。嗟嗟！此似是而非，不可不亟辨也。当归辛温，辛能开胃，温能暖胃，何所见而谓胃不相宜耶。夫胃之恶食，乃伤食而不能受也。辛以散之，则食易化。食不消者，乃脾气寒也。脾寒则食停积而不能化矣，温以暖之，则食易消。至于产前产后，苟患前症，尤宜多用，则胃气开而脾气健，始可进饮进食，产前无堕产之忧，产后无退母之怯。试问不用当归以救产后之重危，又用何物以救之。岂必用人参而后可乎。夫人参止可治富贵之家，而不可疗贫寒之妇，天下安得皆用人参以尽救之哉。此当归之不可不用，而不可误听仲醇之言，因循坐视，束手而不相救也，如畏其滑肠，则佐之白术、山药之味，何不可者。

或疑当归滑肠，产妇血燥，自是相宜。然产妇亦有素常肠滑者，产后亦可用当归乎？曰：产后不用当归补血，实无第二味可以相代。即平素滑肠，时当产后，肠亦不滑，正不必顾忌也。或过虑其滑，即前条所谓佐之白术、山药，则万无一失矣。

或疑当归乃补血之圣药，凡见血症自宜用之，然而用之有效有不效者，岂当归非补血之品乎？当归补血，何必再疑，用之有效有不效，非当归之故，乃用而不得其法之故也。夫血症有兼气虚者，有不兼气虚而血虚者，有气血双虚而兼火者，原不可一概用当归而单治之也。血症而兼气虚，吾治血而兼补其气，则气行而血自归经；血症而气血双虚，吾平补气血，而血亦归经。血症气血双虚而兼火作祟，吾补其气血而带清其火，则气血旺而火自消，又何至血症之有效有不效哉。

或问缪仲醇谓疔肿痈疽之未溃者，忌用当归，亦何所见而云然耶？夫仲醇之谓不可用者，恐当归性动，引毒直走胃中，不由外发，致伤胃气故耳。殊不知引毒外散，不若引毒内消之为速。用当归于败毒化毒药中，正取其性动，则引药内消，直趋大便而出，奏功实神。故已溃者断宜大用，使之活血以生肌，即未溃者尤宜急用，使之去毒而逐秽也。

卷之二 商集

山药

山药，味甘，气温平，无毒。入手足太阴二脏，亦能入脾、胃。治诸虚百损，益气力，开心窍，益知慧，尤善止梦遗，健脾开胃，止泻生精。山药可君可臣，用之无不宜者也，多用受益，少用亦受益，古今颇无异议，而余独有微辞者，以其过于健脾也。夫人苦脾之不健，健脾，则大肠必坚牢，胃气必强旺而善饭，何故独取而贬之？不知脾胃之气太弱，必须用山药以健之，脾胃之气太旺，而亦用山药，则过于强旺，反能动火。世人往往有胸腹饱闷，服山药而更甚者，正助脾胃之旺也。人不知是山药之过，而归咎于他药，此皆不明药性之理也。

盖山药入心，引脾胃之邪，亦易入心。山药补虚，而亦能补实，所以能添饱闷也。因世人皆信山药有功而无过，特为指出，非贬山药也。山药舍此之外，别无可议矣。

或问山药乃补阴精之物，而吾子谓是健脾胃之品，何子之好异也？曰：山药益人无穷，损人绝少。余谈《本草》，欲使其功过各不掩也。山药有功而无过。言其能助脾胃之火者，是求过于功之中也。然而天下之人脾胃太旺者，千人中一、二，不可执动火之说，概疑于脾胃之未旺者，而亦慎用之也，脾胃未旺，则肾气必衰，健脾胃正所以补阴精也。予道其常，何好异之有。

或问山药补肾，仲景张公所以用之于六味地黄丸中也，然而山药实能健脾开胃，意者六味丸非独补肾之药乎？曰：六味丸实直补肾水之药也，山药亦补肾水之药，同群共济何疑。然而，六味丸中之用山药，意义全不在此。山药，乃心、肝、脾、肺、肾无经不入之药也。六味丸虽直补肾中之水，而肾水必分资于五脏，而五脏无相引之使，又何由分布其水，而使之无不润乎。倘别用五脏佐使之品，方必杂而不纯，故不若用山药以补肾中之水，而又可遍通于五脏。此仲景张夫子补一顾五，实有鬼神难测之机也。（〔批〕山药补水，而又通五脏，仲景公所以用之于六味丸中，自有此方，无此妙论。）

或问山药入于六味丸中之义，予既已闻之，不识入于八味丸中，亦有说乎？曰：八味丸，由六味而加增者也，似乎知六味，即可知八味之义矣。谁知八味丸中之用山药，又别有妙义乎。六味，补肾中之水。而八味，则补肾中之火也。补肾中之火者，补命门之相火也。夫身之相火有二：一在肾之中，一在心之外。补肾中之相火，则心外之相火，必来相争，相争则必相乱，宜豫有以安之，势必下补肾中之火，即当上补心下之火矣。然而既因肾寒而补其下，又顾心热以补其上，毋论下不能温其寒，而上且变为热矣。用药之杂，可胜叹哉。妙在用山药于八味丸中，山药入肾者十之七，入心者十之三，引桂、附之热，多温于肾中，少温于心外，使心肾二火各有相得，而不致相争，使肾之气通于心，而心之气通于肾，使脾胃之气安然健运于不息，皆山药接引之功也。仲景公岂漫然用之哉。（〔批〕八味丸，补命门之火也，补命门之火，虑及心包之火必来相争，用山药解纷，使心肾相通、胃脾两健，何论奇而理确如此，真仲景公入室之药也。）

或疑山药不宜多用。何以六味地黄丸终年久服而无害也，得毋入于地黄丸可以多用，而入于他药

之中即宜少用耶？不知山药可以多用而无忌。吾前言脾健之人宜忌者，虑助火以动燥，而非言其不可以多用也。

或疑山药津滑，何能动燥？曰：山药生精，自然非助燥之物。吾言其助燥者，助有火之人，非助无火之人也。

或问山药色白，何能乌须，何吾子用之为乌须圣药？曰：山药何能乌须哉。山药入肾，而尤通任督。任督之脉，上行于唇颊，故借山药用之于乌芝麻、黑豆、地黄、南烛、何首乌之内，导引以黑须鬓，非山药之能自乌也。或又问山药既为引导之药，则不宜重用之为君矣。不知山药虽不变白，而性功实大补肾水者也。肾水不足者，须鬓断不能黑，我所以重用山药而奏功也。

金钗石斛

金钗石斛，味甘、微苦，性微寒，无毒。不可用竹斛、木斛，用之无功，石斛却惊定志，益精强阴，尤能健脚膝之力，善起痹病，降阴虚之火，大有殊功。今世吴下之医，颇喜用之，而天下人尚不悉知其功用也。盖金钗石斛，生于粤闽岩洞之中，岩洞乃至阴之地，而粤闽又至阳之方也，秉阴阳之气以生，故寒不为寒，而又能降虚浮之热。夫虚火，相火也，相火宜补，而不宜泻。金钗石斛妙是寒药，而又有补性，且其性又下行，而不上行。若相火则易升，而不易降者也，得石斛则降而不升矣。夏月之间，两足无力者，服石斛则有力，岂非下降而兼补至阴之明验乎。故用黄柏、知母泻相火者，何如用金钗石斛之为当乎。盖黄柏、知母泻中无补，而金钗石斛补中有泻也。

或问金钗石斛降阴虚之火，乃泻阴之物也，何以能健脚膝之力，其中妙义，尚未畅发。

曰：肾有补而无泻，何以金钗石斛泻肾，而反补肾，宜子之疑也。余上文虽已略言之，而今犹当罄言之。夫肾中有水、火之分，水之不足，火之有余也；火之有余，水之不足也。是水火不能两平者，久矣。脚膝之无力者，肾水之不足也。水不足则火觉有余，火有余则水又不足，不能制火矣。不能制火，则火旺而熬干骨中之髓，欲其脚膝之有力也。必不得之数矣。金钗石斛，本非益精强阴之药，乃降肾中命门虚火之药也，去火之有余，自然益水之不足，泻肾中之虚火，自然添骨中之真水矣，故曰：强阴而益精。此脚膝之所以健也。然则黄柏、知母亦泻肾火之药，何以不能健脚膝？不知肾中之火，大寒则泻而不补，微寒则补而能泻。此金钗石斛妙在微寒，以泻为补也。（〔批〕相火者，虚火也，虚火必补而后息。石斛之补肾，岂及熟地，然以轻虚之体，潜入于命门阴火之中，能引入命门之火，仍归于肾，舍石斛更无他药可代。大寒之药，有泻而无补；微寒之药，有补而无泻，发前人所未发。）

或问子恶用黄柏、知母之泻火，何又称金钗石斛？不知金钗石斛，非知母、黄柏可比。

知母、黄柏大寒，直入于至阴，使寒入于骨髓之中。金钗石斛不过微寒，虽入于至阴，使寒出于骨髓之外，各有分别也。

或疑金钗石斛使寒出于骨髓，实发前人之未发，但无征难信耳。曰：石斛微寒，自不伤骨，骨既不伤，则骨中之热自解，骨中热解，必散于外，此理之所必然，不必有征而后信也。

柴胡

柴胡，味苦，气平，微寒。气味俱轻，升而不降，阳中阴也。无毒。入手足少阳、厥阴之四经。泻肝胆之邪，去心下痞闷，解痰结，除烦热，尤治疮疡，散诸经血凝气聚，止偏头风，胸胁刺痛，通达表里邪气，善解潮热。伤寒门中必须之药，不独疟症、郁症之要剂也。妇人胎产前后，亦宜用之。目病用之亦良，但可为佐使，而不可为君臣。盖柴胡入于表里之间，自能通达经络，故可为佐使，而性又轻清微寒，所到之处，春风和气，善于解纷，所以用之，无不宜也。然世人正因其用无不宜，无论可用不可用，动即用之。如阴虚痨瘵之类，亦终日煎服，耗散真元，内热更炽，全然不悟，不重可悲乎。夫柴胡只可解郁热之气，而不可释骨髓之炎也，能入于里以散邪，不能入于里以补正，能提气以升于阳。使参、 、归、术，共健脾而开胃，不能生津以降于阴；使麦冬、丹皮，同益肺以滋肾，能入于血室之中以去热，不能入于命门之内以去寒。无奈世人妄用柴胡以杀人也，余所以探辨之耳。〔批〕柴胡散半表半里之邪，开手即宜用之，远公阐发独精，斟酌尽详。）

或问柴胡不可用之以治阴虚之人是矣，然古人往往杂之青蒿、地骨皮、丹皮、麦冬之内，每服退热者，又谓之何？曰：此阴虚而未甚者也。夫阴虚而火初起者，何妨少用柴胡，引诸补阴之药，直入于肝、肾之间，转能泻火之速。所恶者，重加柴胡，而又久用不止耳。用药贵通权达变，岂可拘泥之哉。

又问柴胡既能提气，能补脾而开胃，何以亦有用之而气上冲者，何故？此正见柴胡之不可妄用也。夫用柴胡提气而反甚者，必气病之有余者也。气之有余，必血之不足也，而血之不足也，必阴之甚亏也。水不足以制火，而反助气以升阳，则阴愈消亡，而火愈上达，气安得而不上冲乎。故用柴胡以提气，必气虚而下陷者始可。至于阴虚火动之人，火正炎上，又加柴胡以升提之，火愈上腾，而水益下走，不死何待乎？此阴虚火动，断不可用柴胡，不更可信哉。〔批〕柴胡提气，止宜提阳气之虚，不宜提阴火之旺，不可不知。）

或问柴胡乃半表半里之药，故用之以治肝经之邪最效，然而肝经乃阴脏也，邪入于肝，已入于里矣，又何半表半里之是云，乃往往用柴胡而奏效如神者，何也？夫肝经与胆经为表里，邪入于肝，未有不入于胆者，或邪从胆而入于肝，或邪已入肝，而尚留于胆，彼此正相望而相通也。柴胡乃散肝邪，而亦散胆邪之药，故入于肝者半，而入于胆者亦半也。所以治肝而胆之邪出，治胆而肝之邪亦出也。

或问柴胡既是半表半里之药，邪入于里，用柴胡可引之以出于表，则病必轻；邪入于表，亦用柴胡，倘引之以入于里，不病增乎？不知柴胡乃调和之药，非引经之味也。邪入于内者，能和之而外出，岂邪入于内者，反和之而内入乎。此伤寒汗、吐、下之病，仲景夫子所以每用柴胡，以和解于半表半里之间，使反危而为安，拨乱而为治也。

又问柴胡既是调和之药，用之于郁症者固宜，然有时解郁，而反动火，又是何故？此必妇女郁于怀抱，而又欲得男子，而不可得者也。论妇女思男子而不可得之脉，肝脉必大而弦出于寸口。然其怀抱既郁，未用柴胡之前，肝脉必涩而有力，一服柴胡，而涩脉必变为大而且弦矣。郁开而火炽，非柴胡之过，正柴胡之功，仍用柴胡，而多加白芍、山栀，则火且随之而即散矣。

或问柴胡为伤寒要药，何子不分别言之？曰：伤寒门中，柴胡之症甚多，何条宜先言，何条宜略言乎。虽然柴胡之症虽多，而其要在寒热之往来，邪居于半表半里之言尽之矣，用柴胡而顾半表半里也，又何误用哉。〔批〕伤寒用柴胡之症虽多，数言已足包括。）

或问柴胡开郁，凡男子有郁，亦可用之乎？盖一言郁，则男妇尽在其中矣，岂治男一法，而治女又一法乎。世人治郁，多用香附，谁知柴胡开郁，更易于香附也。

或问柴胡本散风之味，何散药偏能益人，此予之未解也。盖克中不克，克即是生也。柴胡入肝，而性专克木。何以克木而反能生木？盖肝属木，最喜者水也，其次则喜风。然风之寒者，又其所畏，木遇寒风则黄落，叶既凋零，而木之根必然下生而克土矣。土一受伤，而胃气即不能开而人病，似乎肝之不喜风也，谁知肝不喜寒风，而喜温风也。木一遇温风，则萌芽即生，枝叶扶疏，而下不生根，又何至克土乎。土不受伤，而胃气辄开，人病顿愈。柴胡，，风药中之温风也，肝得之而解郁，竟不知抑滞之气何以消释也，故忘其性之相制，转若其气之相宜。克既不克，非克即所以生之乎。克即是生，克非真克，生乃是克，生实非生。全生于克之中，制克于生之外，是以反得其生之之益，而去其克之之损也。

或疑柴胡用之于补中益气汤，实能提气，何以舍补中益气汤用之，即不见有功，意者气得补而自升，无藉于柴胡耶？曰：柴胡提气，必须于补气之药提之，始易见功，舍补气之药，实难奏效。盖升提之力，得补更大，非柴胡之不提气也。

或疑柴胡用之补中益气汤中，为千古补气方之冠，然吾以为柴胡不过用之升提气之下陷耳，胡足奇。此真不知补中益气汤之妙也。补中益气汤之妙，全在用柴胡，不可与升麻并论也。

盖气虚下陷，未有不气郁者也。惟郁故其气不扬，气不扬，而气乃下陷，徒用参、归、芪、术以补气，而气郁何以舒发乎。即有升麻以提之，而脾胃之气，又因肝气之郁来克，何能升哉。得柴胡同用以舒肝，而肝不克土，则土气易于升腾。方中又有甘草、陈皮，以调和于胸膈之间，则补更有力，所以奏功如神也。是柴胡实有奇功，而非提气之下陷一语可了。使柴胡止提气之下陷，何风药不可提气，而东垣先生必用柴胡，以佐升麻之不及耶。夫东垣先生一生学问，全在此方，为后世首推，盖不知几经踌度精思，而后得之也，岂漫然哉。(〔批〕阐发补中益气之妙，□东垣自己亦不过□□。)

或问大、小柴胡汤，俱用柴胡，何以有大小之分，岂以轻重分大小乎？不知柴胡调和于半表半里，原不必分大小也，而仲景张夫子分之者，以大柴胡汤中有攻下之药，故以大别之。实慎方之意，教人宜善用柴胡也，于柴胡何豫哉。

青黛

青黛，即靛之干者。《本草》辨其出波斯国者，始真转误矣。味苦，气寒，无毒。杀虫除热，能消赤肿疔毒，兼疗金疮，余无功效。他书盛称之，皆不足信也。惟喉痹之症，倘系实火，可以内外兼治，而《本草》各书反不言及。大约此物，止可为佐使者也。惟杀虫可以多用，只消一味，用至一两，研末，加入神曲三钱、使君子三钱，同为丸，一日服尽，虫尽死矣。(〔批〕青黛杀虫方神效，试之屡验。)他病不必多用。盖青黛气寒，能败胃气，久服，则饮食不能消也。

或问青黛微物，先生亦慎用之，毋乃太过乎？嗟乎。用药一味之失，便杀一人，况发明《本草》，而可轻言之乎。故物虽至微，不敢忽也。

或问青黛物虽至微，仲景公用以治发斑之伤寒，何子未之言及？曰：吾前言赤肿，即发斑之别名，非满身肿起为赤肿也。青黛至微，而能化斑者，以其善凉肺金之气。肺主皮毛，皮肤之发斑，正肺之

火也。然而发斑，又不止肺火，必挟胃火而同行，青黛又能清胃火，仲景公所以一物而两用之，退肺、胃之火，自易解皮肤之斑矣。

何首乌

何首乌，味甘而涩，气微温，无毒。神农未尝非遗之也。以其功效甚缓，不能急于救人，故尔失载。然首乌蒸熟，能黑须鬓，但最恶铁器。凡入诸药之中，曾经铁器者，沾其气味，绝无功效。世人久服而不变白者，正坐此耳，非首乌之不黑须鬓也。近人尊此物为延生之宝，余薄而不用。惟生首乌用之治疟，实有速效，治痞亦有神功，世人不尽知也。虽然首乌蒸熟，以黑须鬓，又不若生用之尤验。盖首乌经九蒸之后，气味尽失，又经铁器，全无功效矣。

不若竟以石块敲碎，晒干为末，同桑叶、茉萸、熟地、枸杞子、麦冬、女贞子、乌饭于黑芝麻、白果，共捣为丸，全不见铁器，反能乌须鬓，而延年至不老也。

或问何首乌蒸熟则味甘，生用则味涩，自宜制熟为黑，则白易变为黑矣，此情理之必然也，先生独云生用为佳，亦有说乎？曰：首乌制黑，犹生地之制熟也，似宜熟者之胜生。然而首乌不同生地也，生地性寒而味苦，制熟则苦变甘，而寒变温矣，故制熟则佳。首乌味本甘而气本温，生者原本益人，又何必制之耶。况生者味涩，凡人之精，未有不滑者也，正宜味涩以止益，奈何反制其不涩，使补者不补也。余所以劝人生用之也。

或疑何首乌乃乌须圣药，不制之，何能乌须？先生谓生胜于熟，读先生之论，则实有至理，然未见先生之自效，恐世人未必信先生之言也。曰：吾谈其理，何顾吾须之变白不变白哉。

况吾须之白而乌，乌而白者屡矣，乃自不慎酒色，非药之不验也，盖服乌须之药，必须绝欲断酒，否则无功耳。

或疑何首乌既能延年，而神农未尝言，先生又薄其功用之缓，是此药亦可有可无之药也。

虽然，何首乌乌可缺也，亦顾人用之何如耳。大约用之乌须延寿，其功缓，用之攻邪散疟，其功速。近人用之，多犯铁器，所以皆不能成功也。

或疑何首乌今人艳称之，吾子薄其功用，得毋矫枉之过欤？嗟乎。何首乌实有功效，久服乌须鬓，固非虚语。吾特薄其功用之缓，非薄其无功用也。如补气也，不若黄 、人参之捷。

如补血也，不若当归、川芎之速。如补精也，不若熟地、山茱之易于见胜。此余之所以宁用彼，而不用此也。至于丸药之中，原图缓治，何首乌正宜大用，乌可薄而弃之哉。

或问何首乌毕竟以大者为佳，近人用何首乌而不甚效者，大抵皆细小耳，未必有大如斗者也。曰：古人载何首乌，而称极大者为神，乃夸诩之辞，非真亲服而有验也。且何首乌小者之力胜于大者，世人未知也。近来士大夫得一大首乌，便矜奇异，如法修制，九蒸九晒，惟恐少越于古人，乃终年吞服，绝不见发之乌而鬓之黑，可见大者功用劣于细小者矣。无如今人为古人所愚，舍人参、熟地之奇，而必求首乌为延生变白之药，绝无一效，而不悔惑矣。

川芎

川芎，味辛，气温，升也，阳也，无毒。入手、足厥阴二经。功专补血。治头痛有神，行血海，通肝经之脏，破症结宿血，产后去旧生新，凡吐血、衄血、溺血，便血、崩血，俱能治之。血闭者能通，外感者能散，疗头风甚神，止金疮疼痛。此药可君可臣，又可为佐使，但不可单用，必须以补气、补血之药佐之，则利大而功倍。倘单用一味以补血，则血动，反有散失之忧；单用一味以止痛，则痛止，转有暴亡之虑。若与人参、黄 、白术、茯苓同用以补气，未必不补气以生血也；若与当归、熟地、山茱、麦冬、白芍以补血，未必不生血以生精也。所虞者，同风药并用耳，可暂而不可常，中病则已，又何必久任哉。

或问川芎既散真气，用四物汤以治痨怯，毋乃不可乎？不知四物汤中，有当归、熟地为君，又有芍药为臣，用川芎不过佐使，引入肝经，又何碍乎？倘四物汤，减去川芎，转无效验。

盖熟地性滞，而芍药性收，川芎动而散气，四物汤正藉川芎辛散以动之也。又未可鉴暴亡之失，尽去之以治虚劳也。

或问佛手散用川芎，佐当归生血，为产门要药，我疑其性动而太散，何以产后之症偏服之，而生血且生气也？夫血不宜动，而产后之血，又惟恐其不动也。产后之血一不动，即凝滞而上冲，则血晕之症生矣。佛手散，正妙在于动也，动则血活，旧血易去，而新血易生。新血既生，则新气亦自易长，又何疑川芎性动而太散哉。

或问川芎散气是真，何以补血药必须用之，岂散气即生血乎？曰：血生于气，气散则血从何生。不知川芎散气，而复能生血者，非生于散，乃生于动也。血大动，则走而不能生；血不动，则止而不能生矣。川芎之生血，妙在于动也。单用一味，或恐过动而生变，合用川芎，何虞过动哉。所以为生血药中之必需，取其同群而共济也。（〔批〕不动不生，血过动又失血，合用川芎，自然得宜。）

或问川芎妙在于动而生血，听其动可也。胡必用药以佐之，使动而不动耶？不知动则变者，古今之通义。防其变者，用药之机权。川芎得群补药，而制其动者，正防其变也。虽然，天下不动则不变，不制其动而自动者，必生意外之变，其变为可忧。制其动而自动者，实为意中之变，其变为可喜。盖变出意外者，散气而使人暴亡；变出意中者，生血而使人健旺。血非动不变，血非变不化也。（〔批〕倡论可妙，真胸有智珠。）

或疑川芎生血出于动，又虑其生变而制其动，则动犹不动也，何以生血之神哉？曰：不动而变者，无为而化也。川芎过动，而使之不动，则自忘其动矣。其生血化血，亦有不知其然而然之妙，是不动之动，正治于动也。

或疑川芎生血，而不生气，予独以为不然。盖川芎亦生气之药，但长于生血，而短于生气耳。世人见其生血有余，而补气不足，又见《神农本草》言其是补血之药，遂信川芎止补血，而不生气，绝无有用补气之中。岂特无有用之于补气，且言耗气而相戒。此川芎生气之功，数千年未彰矣，谁则知川芎之能生气乎。然而川芎生气，实不能自生也，必须佐参、术以建功，辅 、归以奏效，不可嫌其散气而不用之也。

或疑川芎生气，终是创谈，仍藉参、术、 、归之力，未闻其自能生气也。曰：用川芎，欲其自生

气也，固力所甚难。用川芎，欲其同生气也，又势所甚易。盖川芎得参、术、 、归，往往生气于须臾，生血于眉睫，世人以为是参、术、 、归之功也。然何以古人不用他药以佐参、术、 、归，而必用川芎以佐之，不可以悟生气之说哉。

或疑川芎用之于佛手散中，多获奇功，离当归用之，往往偾事，岂川芎与当归，性味之相宜耶？夫当归性动，而川芎亦动，动与动相合，必有同心之好，毋怪其相得益彰也。然而两动相合，反不全动，故不走血，而反生血耳。

或问川芎性散而能补，是补在于散也。补在散，则补非大补，而散为大散矣。不知散中有补，则散非全散。用之于胎产最宜者，盖产后最宜补，又虑过补则血反不散，转不得补之益矣。川芎于散中能补，既无瘀血之忧，又有生血之益，妙不在补而在散也。（〔批〕川芎之补在散，未经人道。）

##芍药

芍药，味苦、酸，气平、微寒，可升可降，阴中之阳，有小毒。入手足太阴，又入厥阴、少阳之经。能泻能散，能补能收，赤白相，无分彼此。其功全在平肝，肝平则不克脾胃，而脏腑各安，大小便自利，火热自散，郁气自除，痈肿自消，坚积自化，泻痢自去，痢痛自安矣。盖善用之，无往不宜，不善用之，亦无大害。无如世人畏用，恐其过于酸收，引邪入内也。此不求芍药之功，惟求芍药之过。所以，黄农之学，不彰于天下，而夭札之病，世世难免也，予不得不出而辨之。夫人死于疾病者，色欲居其半，气郁居其半。纵色欲者，肝经之血必亏，血亏则木无血养，木必生火，以克脾胃之土矣。脾胃一伤，则肺金受刑，何能制肝。木寡于畏，而仍来克土，治法必须滋肝以平木。而滋肝平木之药，舍芍药之酸收，又何济乎。犯气郁者，其平日肾经之水，原未必大足以生肝木，一时又遇拂抑，则肝气必伤。夫肝属木，喜扬而不喜抑者也，今既拂抑而不舒，亦必下克于脾土，脾土求救于肺金，而肺金因肝木之旺，肾水正亏，欲顾子以生水，正不能去克肝以制木，而木气又因拂抑之来，更添恼怒，何日是坦怀之日乎。治法必须解肝木之忧郁，肝舒而脾胃自舒，脾胃舒，而各经皆舒也。舍芍药之酸，又何物可以舒肝乎。（〔批〕宇宙有此妙文，真是雍熙世界，不愁生民夭札也。）是肝肾两伤，必有资于芍药，亦明矣。然而芍药少用之，往往难于奏效。盖肝木恶急，遽以酸收少济之，则肝木愈急，而木旺者不能平，肝郁者不能解。必用至五、六钱，或八钱，或一两，大滋其肝中之血，始足以慰其心而快其意，而后虚者不虚，郁者不郁也。然则芍药之功用，如此神奇，而可以酸收置之乎。况芍药功用，又不止二者也，与当归并用，治痢甚效；与甘草并用，止痛实神；与栀子并用，胁痛可解；与蒺藜并用，目疾可明；且也与肉桂并用，则可以祛寒；与黄芩并用，则可以解热；与参、 并用，则可以益气。与芎、归、熟地并用，则可以补血。用之补则补，用之泻则泻，用之散则散，用之收则收，要在人善用之，乌得以酸收二字而轻置之哉。

或问芍药有不可用之时，先生之论，似乎无不可用，得毋产后亦可用，而伤寒传经亦可用乎曰：产后忌芍药者，恐其引寒气入腹也，断不可轻用。即遇必用芍药之病，只可少加数分而已。若伤寒未传太阳之前，能用芍药，则邪尤易出。惟传入阳明，则断乎不可用。至于入少阳、厥阴之经，正须用芍药和解，岂特可用而已哉。

或问芍药平肝气也，肝气不逆，何庸芍药，吾子谓芍药无不可用，毋乃过于好奇乎？夫人生斯世，酒、色、财、气，四者并用，何日非使气之日乎，气一动，则伤肝，而气不能平矣。

气不平，有大、小之分，大不平，则气逆自大；小不平，则气逆亦小。人见气逆之小，以为吾气未尝不平也，谁知肝经之气已逆乎。故平肝之药，无日不可用也，然则芍药又何日不可用哉。

或问郁症利用芍药，亦可多用之乎？曰：芍药不多用，则郁结之气，断不能开。世人用香附以解郁，而郁益甚，一多用芍药，其郁立解，其故何也？盖郁气虽成于心境之拂抑，亦终因于肝气之不足，而郁气乃得而结也。用芍药以利其肝气，肝气利，而郁气亦舒。但肝因郁气之结，则虚者益虚，非大用芍药以利之，则肝气未易复，而郁气亦未易解也。（〔批〕郁成于肝气之虚，芍药解郁，妙在益肝也。）故芍药必须宜多用以平肝，而断不可少用以解郁耳。

或问芍药虽是平肝，其实乃益肝也。益肝则肝木过旺，不畏肝木之克土乎？曰：肝木克土者，乃肝木之过旺也。肝木过旺则克土，肝木既平，何至克土乎。因肝木之过旺而平肝，则肝平而土已得养。土得养，则土且自旺，脾胃既有旺气，又何畏于肝木之旺哉。况肝木因平而旺，自异于不平而自旺也，不平而自旺者，土之所畏；因平而旺者，土之所喜。盖木旺而土亦旺，土木有相得之庆，又何畏于肝木之克哉。（〔批〕古有青莲，谈皆玉屑。）

或问芍药妙义，先生阐发无遗，不识更有异闻，以开予之心胸乎？曰：芍药之义，乌能一言而尽哉，但不知吾子欲问者。用芍药治何经之病也，或人以克胃者，何以用芍药耶。夫芍药平肝，而不平胃，胃受肝木之克，泻肝而胃自平矣，何必疑。或人曰：非此之谓也。余所疑者，胃火炽甚，正宜泻肝木，以泻胃火，何以反用芍药益肝以生木，便木旺而火益旺耶？曰：胃火之盛，正胃土之衰也。胃土既衰，而肝木又旺，宜乎克土矣。谁知肝木之旺，乃肝木之衰乎。肝中无血则干燥，而肝木欲取给于胃中之水以自养，而胃土之水，尽为木耗，水尽则火炽，又何疑乎。用芍药以益肝中之血，则肝足以自养其木，自不至取给于胃中之水，胃水不干，则胃火自息，山下出泉，不可以济燎原之火乎。此盖肝正所以益胃也。或人谢曰：先生奇论无穷，不敢再难矣。（〔批〕设难固奇，剖晰更奇。）

或又问曰：肝木之旺，乃肝木之衰，自当用芍药以益肝矣，不识肝木不衰，何以亦用芍药？

曰：子何以见肝木之不衰也。或人曰：胁痛而至手不可按，目疼而至日不可见，怒气而血吐之不可遏，非皆肝木之大旺而非衰乎。嗟乎！子以为旺，而我以为衰也。夫胁痛至手不可按，非肝血之旺，乃肝火之旺也，火旺由于血虚；目痛至日不可见，非肝气之旺，乃肝风之旺也，风旺由于气虚怒极。至血之狂吐，非肝中之气血旺也，乃外来之事，触动其气，而不能泄，使血不能藏而外越，然亦因其平日之肝木素虚，而气乃一时不能平也。三症皆宜用芍药以滋肝，则肝火可清，肝风可去，肝气可舒，肝血可止。否则，错认为旺，而用泻肝之味，变症蜂起矣。总之，芍药毋论肝之衰旺、虚实，皆宜必用，不特必用，而更宜多用也。（〔批〕灼有至理，非同剿袭。）

或又问曰：肝虚益脾，敬闻命矣，何以心虚而必用芍药耶？夫肝为心之母，而心为肝之子也，子母相关，补肝正所以补心，乌可弃芍药哉。或人曰：予意不然。以心为君主之官，心虚，宜五脏兼补，何待补肝以益心哉。嗟乎！补肾可以益心，必不能舍肝木而上越；补脾可以益心，必不能外肝木而旁亲；补肺可以益心，亦不能舍肝木而下降。盖肾交心，必先补肝，而后肾之气始可交于心之中，否则，肝取肾之气，而心不得肾之益矣。脾滋心，必先补肝，而后脾之气，始足滋于心之内，否则，肝盗脾之气，而心不得脾之益矣。肺润心，必先补肝，而后肺之气，始得润于心之宫，否则，肝耗肺之气，而心不得肺之益矣。可见肾、脾、肺三经之入心，俱必得肝气而后入，正因其子母之相亲，他脏不得而间之也。三脏补心，既必由于肝，而肝经之药，何能舍芍药哉。非芍药，不可补肝以补心，又何能舍芍药哉。

或问芍药平肝之药也，乃有时用之以平肝，而肝气愈旺，何故乎？曰：此肺气之衰也。肺旺，则肝气自平，金能克木也。今肝旺之极，乃肺金之气衰极也，不助金以生肺，反助木以生肝，则肝愈旺

矣，何畏弱金之制哉。此用芍药而不能平肝之义也。

或问芍药不可助肝气之旺，敬闻命矣。然有肝弱而用之，仍不效者，又是何故？此又肺气之过旺也。肝弱补肝，自是通义。用芍药之益肝，谁曰不宜。然而肝之所畏者，肺金也，肺气大旺，则肝木凋零。用芍药以生肝气，而肺金辄来伐之，童山之萌芽，曷胜斧斤之旦旦乎。

故芍药未尝不生肝经之木，无如其生之而不得也。必须制肺金之有余，而后用芍药以益肝木之不足。樵采不入于山林，枝叶自扶苏于树木，此必然之势也，又何疑于芍药之不生肝木哉？（〔批〕制金以生肝，实有至理。）

或问芍药生心，能之乎？夫心乃肝之子也，肝生心，而芍药生肝之物，独不可生肝以生心乎，独是生肝者，则直入于肝中，而生心者，乃旁通于心外，毕竟入肝易，而入心难也。虽然，心乃君主之宫，补心之药不能直入于心宫，补肝气，正所以补心气也。母家不贫，而子舍有空乏者乎。即有空乏，可取之于母家而有余。然则芍药之生心，又不必直入于心中也。

或疑芍药味酸以泻肝，吾子谓是平肝之药，甚则誉之为益肝之品，此仆所未明也。嗟乎？肝气有余则泻之，肝气不足则补之。平肝者，正补泻之得宜，无使不足，无使有余之谓也。芍药最善平肝，是补泻攸宜也。余言平肝，而泻在其中矣，又何必再言泻哉？

或疑芍药赤、白有分，而先生无分赤、白，又何所据而云然哉。夫芍药之不分赤、白，非创说也，前人已先言之矣。且世人更有以酒炒之者，皆不知芍药之妙也。夫芍药正取其寒，以凉肝之热，奈何以酒制，而使之温耶。既恐白芍之凉，益宜用赤芍之温矣，何以世又尚白而尚赤也？总之，不知芍药之功用，而妄为好恶，不用赤而用白，不用生而用熟也，不大可哂也哉。（〔批〕说来真可哂。）

卷之三 角集

香附

香附，味苦而甘，气寒而浓，阳中阴也，无毒。入肝、胆之经。专解气郁气疼，调经逐瘀，除皮肤瘙痒，止霍乱吐逆，崩漏下血，乳肿痈疮，皆可治疗。宿食能消，泄泻能固，长毛发，引血药至气分，此乃气血中必用之品。可为佐使，而不可为君臣。今人不知其故，用香附为君，以治妇人之病，如乌金丸、四制香附丸之类，暂服未尝不快，久之而虚者益虚，郁者更郁，何也。香附非补剂也，用之下气以推陈，非用之下气以生新；引血药至气分而散郁，非引血药入气分而生血也。舍气血之味，欲其阴生阳长得乎？故气虚宜补，必用参、芪。血少宜生，必须归、熟。香附不过调和于其内，参赞之察佐，而轻任之为大将，鲜不败乃事矣。

或问香附为解郁圣药，吾子谓不可为君，岂香附不能解郁耶？曰：香附不解郁，又何药以解郁，但不可专用之为君耳。盖郁病未有不伤肝者也，香附入肝入胆之经，而又解气，自易开肝中之滞涩。但伤肝必伤其血，而香附不能生血也，必得白芍药、当归以济之，则血足而郁尤易解也。夫君药中之解郁者，莫善于芍药。芍药得臣使，速于解者，莫妙于香附、柴胡。

是芍药为香附之君，而香附为芍药之佐，合而治郁，何郁不解乎。

或问香附解郁而开胃，乃有用香附而郁仍不解，胃仍不开，岂又芍药、当归之未用乎？

曰：是又不尽然也。香附解郁者，解易舒之郁也；香附开胃者，开未伤之胃也。相思之病，必得其心上之人，而郁乃解；断肠之症，必得其意外之喜，而胃乃开。区区香附，固自无功，即益之以大料之芍药、浓味之当归，亦有无可如何者矣。岂尽可望于草木之解郁而开胃哉。

或问香附解郁之品，先生谓解郁之无用，是郁症乃不可解之症，吾甚为天下之有郁者危矣。

嗟！郁之不解者，非草木之能开。而郁之可解者，舍草木，又奚以开之耶。香附正开郁之可解者也。可解之郁，而欲舍香附而求之草木之外，斯惑矣。

或疑香附性燥，故易入肝，肝气既郁，而肝木必加燥矣，以燥投燥，又何解郁之有？曰：香附之解郁，正取其燥也。惟燥，故易入于燥之中，惟燥，故不可单用于燥之内，和之以芍药、当归，则燥中有润而肝舒，燥中不燥而郁解也。

延胡索

延胡索，味辛、苦，气温，无毒。入肺、脾二经，又入肝足厥阴。调月水气滞血凝，止产后血晕，跌扑损伤，下血崩淋，心腹卒痛，小肠胀疼，皆能主治。及气血中佐使之品，可偶用见长者也。产后亦宜少用，非曰用之于补气、补血之内，便可肆然多用耳。

或问延胡索乃妇人所宜用，而子曰宜慎用者，何也？延胡索，破气、破血之药也。无气之滞，无血之瘀，用之能安然无恙乎。用之于补血、补气之内，补血而不能救其破血之伤，补气而不能救其破气之损，况全无补剂，其伤损之大，更何如哉。

卷之四 征集

灯心草

灯心草，味辛、甘，气寒，无毒。入心、小肠、膀胱经。通阴窍，利小便，除癃闭成淋，消水湿作肿。此物用之以引经，并非佐使之药也。

或问灯心能除心热，而子不言者，何也？夫灯心能通心而入小肠，心与小肠为表里，既通水道，则小便无壅滞之苦，小肠既通利，而心中之热随之下行，入于膀胱，从前阴而出矣。其实，灯心草不能除心中之热也。

肉桂

肉桂，味辛、甘、香、辣，气大热，沉也，阳中之阴也，有小毒。肉桂数种，卷筒者第一，平坦者次之，俱可用也。入肾、脾、膀胱、心胞、肝经。养精神，和颜色，兴阳耐老，坚骨节，通血脉，

疗下焦虚寒，治秋冬腹痛、泄泻、奔豚，利水道，温筋暖脏，破血通经，调中益气，实卫护营，安吐逆疼痛。此肉桂之功用也，近人亦知用之，然而肉桂之妙，不止如斯。

其妙全在引龙雷之火，下安肾脏。夫人身原有二火，一君火，一相火。君火者，心火也；相火者，肾火也。君火旺，则相火下安于肾；君火衰，而相火上居于心。欲居于心者，仍下安于肾，似乎宜补君火矣。然而君火之衰，非心之故，仍肾之故也。肾气交于心，而君火旺。肾气离于心，而君火衰，故欲补心火者，仍须补肾火也。夫肾中之火既旺，而后龙雷之火沸腾，不补水以制火，反补火以助火，无乃不可乎。不知肾水非相火不能生，而肾火非相火不能引。盖实火可泻，而虚火不可泻也。故龙雷之火沸腾，舍肉桂，又何以引之于至阴之下乎。譬犹春夏之间，地下寒，而龙雷出于天；秋冬之间，地下热，而龙雷藏于地，人身何独不然。下焦热，而上焦自寒；下焦寒，而上焦自热，此必然之理也。我欲使上焦之热，变为清凉，必当使下焦之寒，重为温暖。用肉桂以大热其命门，则肾内之阴寒自散，以火拈火，而龙雷收藏于顷刻，有不知其然而然之神。于是，心宫宁静，火宅倏化为凉风之天矣。然而肉桂之妙，又不止如斯，其妙更在引龙雷之火，上交于心宫。夫心肾，两不可离之物也，肾气交于心则昼安，心气交于肾则夜适。苟肾离于心，则晓欲善寝而甚难；心离于肾，则晚欲酣眠而不得。盖心中有液，未尝不欲交于肾，肾内有精，未尝不欲交于心也，乃时欲交接，而终不能交接者，其故何也？一由于君火之上炎，一由于相火之下伏耳。试看盛夏之时，天不与地交，而天乃热；隆冬之时，地不与天交，而天乃寒。

人身何独不然？君火热而能寒，则心自济于肾；相火寒而能热，则肾自济于心，亦必然之理也。我欲使心气下交于肾，致梦魂之宁贴，必先使肾气上交于心，致寤寐之恬愉。用肉桂于黄连之中，则炎者不炎，而伏者不伏，肾内之精自上通于心宫，心内之液自下通于肾脏，以火济水，而龙雷交接于顷刻，亦有不知其然而然之神。于是，心君快乐，燥室忽化为华胥之国矣。肉桂之妙如此，其他功用，亦可因斯一者而旁通之矣。

或问肉桂堕胎，有之乎？曰有。曰有则古人产前间用之，而胎不堕者，何也？曰：肉桂堕胎，乃单用之为君，而又佐之以堕胎行血之药，所以堕胎甚速也，若以肉桂为佐使，入于补气补血之中，何能堕胎乎？胎前忌用者，恐其助胎气之热，未免儿生之日，有火症之多，非因其堕胎而切忌之者也。

或问肉桂温补命门，乃肾经之药，而君子谓上通于心，得毋亦心经之药乎？肉桂非心经之药也。非心经，何以交接于心宫？不知心之表，膻中也，膻中乃心君之相臣，心乃君火，而膻中乃相火也。相火非君火不生。肉桂，补相火之药。相代君以出治，肉桂至膻中以益相火，而膻中即代肉桂以交接于心。此肉桂所以能通于心，而非肉桂之能至于心也。

或疑肉桂用之于六味汤中，名为七味汤，此后世减去附子而名之也，可为训乎？曰：肉桂用之于六味汤中，暂用则可也，而久用则不可也。盖肉桂温命门之火，而又引龙雷之火而下伏也。暂用之以引雷火，则火下归于肾脏。倘久用之丸中，则力微而不足以温补命门之火，则火仍有奔腾之患。故必与附子同用于丸中，而日久吞咽，则火生而水愈生，水生而火自安，而龙雷永藏，断无一朝飞越之失者也。

或疑肉桂用之于六味丸，补火之不足，然则加麦冬、五味子于其中，以补肺气，势必至补水之有余，似不可以为训也。嗟乎。六味丸加此三味，则又甚神，名为九味地黄丸。唯六味地黄丸增肉桂、五味子，名为都气丸，非仲景夫子之原方也。其去附子，而加北五味子，实有妙义，我今更畅发之。夫都气丸之用肉桂、北五味子也，因五味之酸收，以佐肉桂之敛虚火也。肉桂在六味丸中，仅可以引火之归元，而不能生火之益肾，得北五味子之助，则龙雷之火有所制伏，而不敢飞腾于霄汉，且五味

子又自能益精，水足而无不足。肉桂既不必引火之归元，又不致引火之升上，则肉桂入于肾中，欲不生火而不可得矣。此则都气丸之所以神也。至九味地黄丸，又因都气丸而加者也，麦冬补肺金之气，与五味子同用于七味地黄丸中，则五味子又可往来于肺、肾之中，既可以助麦冬而生水，又可以助肉桂而伏火，上下相资，彼此俱益。此又善用地黄丸，愈变而愈神者也。又未可疑非仲景夫子之原方，而轻议之也。

或疑肉桂何以必与附子同用于六味地黄丸中，易之以他药如破故纸、沉香之类，何不可者？

曰：肉桂可离附子以成功，而附子断不能离肉桂以奏效。盖附子之性走而不守，肉桂之性守而不走也。虽附子迅烈，入于群阴之内，柔缓亦足以济刚，然而时时飞越，无同类之朋相亲相爱，眷恋有情，未必不上腾于上焦矣。有肉桂之坚守于命门而不去，则附子亦安土重迁，不能飞越。此八味丸中仲景夫子用附子，而不得不用肉桂者，又有此妙义耳。至于破故、沉香之类，虽与附子同性，或虑过于沉沦，或少嫌于浮动，皆不如肉桂不沉不浮之妙也。

或疑肉桂用之于八味丸中，经先生之阐扬，真无微不悉矣。但肉桂之于金匮肾气丸，尚未说破，岂即八味丸之义耶？夫八味丸用肉桂者，补火以健脾也。肾气丸用肉桂者，补火以通膀胱也。虽肾气丸用茯苓至六两，未尝不利水以通于膀胱，然而膀胱之气，必得肉桂而易通，茯苓得肉桂而气温，而水化矣。虽丸中用附子，则肾火亦可通于膀胱，然而附子之性走而不守，无肉桂之引经，未必不遍走一身，而不能专入膀胱，以行其利水之功也。肉桂用于肾气丸，其义又如此矣。

或疑肉桂于都气丸中，未必非利小便，何以治水者不用都气，而用肾气丸乎？夫肉桂虽能入膀胱而利水，不能出膀胱而泻水也。都气丸中以熟地为君，而以茯苓为佐，是补多于利也；

肾气丸中以茯苓为君，而以熟地为佐使，是利多于补也。补多于利，则肉桂佐熟地而补水，补先于利，而利不见其损；利多于补，则肉桂佐茯苓而利水，利先于补，而利实见其益。故治水者，必用肾气丸，而不用都气丸也。

或问肉桂用之于黄柏、知母之中，东垣治膀胱不通者神效，则黄柏、知母前人用之矣，未可咎丹溪也。曰：膀胱热结而小水不通，用黄柏、知母而加之肉桂者，此救一时之意也，用之正见东垣之妙。若毋论有热、无热，而概用知母、黄柏，减去肉桂，即膀胱之水且不能通，又何以补肾哉？夫人生于火而死于寒，命门无火，则膀胱水冻，而水不能化矣。若用黄柏、知母，更加寒凉，则膀胱之中愈添其冰坚之势，欲其滴水之出而不可得，安得不腹痛而死哉。治法用肉桂五钱、茯苓一两，乘热饮之，下喉而腹痛除，少顷而便出，此其故何也？盖膀胱寒极，得肉桂之热，不啻如大寒之得阳和，溪涧沟渠无非和气，而雪消冰泮矣。

或问肉桂性热，守而不走，当火可引以归于命门之中，但已归之后，不识可长用之否？

曰：肉桂性虽不走，补火则火之焰不升。然过于补火，则火过旺，未免有燃烧之祸矣。大约火衰则益薪，而火盛宜抽薪也。又不可因肉桂之守而不走，但知补火，而不知损火也。

茯苓（茯神）

茯苓，味甘、淡，气平，降也，阳中阴也，无毒。有赤、白二种，白者佳，亦可用入心、脾、肺、肝、肾五脏，兼入膀胱、大小肠、膻中、胃经。助阳，利窍通便，不走精气，利血仅在腰脐，除湿行

水，养神益智，生津液，暖脾，去痰火，益肺，和魂练魄，开胃浓肠，却惊痫，安胎孕，久服耐老延年。

茯神，即茯苓之一种。但茯神抱松木之根而生者也，犹有顾本之义，故善补心气，止恍惚惊悸，尤治善忘，其余功用，与茯苓相同，此二种，利中有补，久暂俱可用也，可君可臣，而又可佐使。惟轻重之宜分，无损益之可论。或谓汗多而阴虚者宜忌，少用之何损哉。或言小便素利者勿服，恐助燥损阴，微用之何妨。初病与久病相殊，而健脾正宜于久病，何必尽去夫茯苓也。丹溪曰：茯苓有行水之能，久服损人。八味丸用之，亦不过接引诸药，归就肾经，去胞中积陈，而以为搬运之功也。夫八味丸有桂、附、熟地、山萸之直入于肾，何藉茯苓之引经耶。仲景张夫子用茯苓于八味丸中，大有深意。以熟地纯阴，而性过于腻滞，虽泽泻利水，熟地之滋润已足相制，然而泽泻过于利水，未必健脾以去湿。故亦用茯苓以佐之，利腰脐而又不走气，使泽泻亦不过于渗泄，则泻中有补，助熟地、山药、山茱速于生阴，实非徒为接引而用之也。

或问茯苓健脾，而张仲景公用之益肾，意者脾肾同治耶？夫茯苓虽亦入脾，而张夫子用之全非取其健脾，止取其益肾耳，夫肾恶燥，而亦恶湿，过燥则水干，而火易炽，过湿则邪住，而精难生。用茯苓于六味丸中，泻肾中之邪水，以补肾中之真水也，故与健脾之意全不相干，勿认作脾肾同治也。

或问茯苓不健脾而益肾，而茯苓实健脾之物也，意者肾健而脾亦健乎？夫肾健而脾亦健，此六味汤之功用也。茯苓只能益肾以通胃耳，胃为肾之关门，肾气足而关门旺，不可单归功于茯苓也。然而，茯苓之气实先通于胃。夫茯苓下利之物，如何能上行于胃。不知茯苓尤通上下之窍，而胃亦是水谷之海，利水而水不入海，将何注乎。故下通膀胱，而上通于胃，胃气得肾气之升腾，而胃气有不更开，饮食有不更进乎。似乎脾健而能容，实亦胃健而能受焉也。

或疑茯苓、泽泻，同是利水之物，而或言过于利水，或言未能健脾，皆是与人相反，谓先生不好奇得乎？曰：非好奇也。二味实各有功用，不得不分言之耳。泽泻，泻之中有补，表其补之功，则其泻正可用也；茯苓，补中有泻，论其泻之益，则其补亦可用也。凡药有功有过，明辨功过于胸中，自然临症无差也。

或问六味丸中阐发已尽，不识茯苓于前说之外，尚有异论乎？前说不足以尽茯苓之义也。

仲景夫子用茯苓于六味丸中也，岂特泻肾中之邪水，以补肾中之真水哉。茯苓更能入肾，以通肾中之火气。肾中火气，上通胃而下通膀胱二经。苟无肾火之气以相通，则上水不能入，而下水不能出矣。上水不能入者，非不能饮也，饮水而水之气不消；下水不能出者，非不能容，而水之气不泄不消，而水势必奔迫于中焦，而不能化矣，惟有火气以相通，而上下之水始周流而无滞。六味补肾中之水，而不补肾中之火，则火不能自通于胃与膀胱矣。得茯苓代为宣化，而上下之水得行，何致有不消不泄之虑哉。茯苓用之于六味丸中者，尚有如此妙义也。

又问茯苓用之于六味丸中，奇义如此，而用之于八味丸中，亦别有意义乎？曰：有。茯苓泻水，亦能泻火。泻水者泻肾中之邪水，则泻火者独不泻肾中之邪火乎。八味丸用桂、附以补火者，补肾中之真火也。然补肾中之真火，而肾中之邪火不去，则真火不生，反助邪火而上升矣。仲景夫子用茯苓于八味丸中，正取其泻邪火以补真火也。桂、附得茯苓之助，无邪火之相干，自然真火之速长。于是火生而脾土得其益，受水谷而能容，胃土得其益，进饮食而无碍，肺气调，而心气降、肝气平矣。

又问茯苓用之四君子汤与六君子汤，似非尽利水也，何独不言其奇乎？夫茯苓用之于阴药之内，

可以出奇。茯苓用之于阳药之间，无以显异，不过佐人参、白术，分消其水湿，以固其脾土而开胃气也。

又问茯苓用之于都气丸中，亦未见出奇，必得肉桂，而后泻水，安在入肾气丸中即能出奇乎？曰：肾气丸之妙，全在茯苓。茯苓利水，人人知之。利水之中，得群阴之助，更能于补水中，以行其利水之权；得二阳之助，更能于补火之中，以全其化水之神。止利其邪水，而不使波涛泛溢，又不损其真水，而转使热气薰蒸，通上下三焦，消内外二湿，皆茯苓为君之功也。倘以茯苓为臣，而君以熟地，势必中焦阻滞，水积于皮肤而不得直入于膀胱矣，又何以泻之哉。

或问夏子益集奇异治病之方，有人十指节断坏，惟有筋连无节肉，虫出如灯心，长数寸，遍身绿毛，以茯苓、胡黄连，煎饮而愈，岂亦有义乎？曰：是湿热出虫耳。茯苓以去湿，黄连以解热，湿热散而虫自死矣。惟是虫身长绿毛，实有秘义。此人必手弄青蛙，戏于池塘之中，绿毛之龟在池内，欲吞之而不可得，故气冲而手，久之而手烂，得至阴之毒而不散，故皮烂而肉腐，生长虫绿毛也。惜吾发异议，无人证之耳。

或问今人用茯苓，多用人乳浸泡，久制则白色变红，其有益于人乎？夫补药而用茯苓者，恐纯补之脏滞，故用之通达，使于泻之中，以助其补之力也，若过用乳制，则通利之性全失，一味呆补，反不能佐补药以成功。此近人不知用药之功，而妄为制变，不可以为法也。

枳实（枳壳）

枳实，味苦、酸，气寒，阴中微阳，无毒。枳实，本与枳壳同为一种，但枳实夏收，枳壳秋采。

枳壳性缓而治高，高者主气，治在胸膈。枳实性速而治下，下者主血，治在心腹。故胸中痞，肺气结也，用枳壳于桔梗之中，使之升提而上消。心下痞，脾血积也，用枳实于白术之内，使之荡涤而下化。总之，二物俱有流通破结之功，倒壁推墙之用。凡有积滞壅塞、痰结瘕痞，必须用之，俱须分在上、在下。上用枳壳缓治，下用枳实急治，断断无差也。然而切不可单用，必附之补气、补血之药，则破气而气不耗，攻邪而正不伤，逐血而血不损，尤为万全耳。

或问枳壳、枳实同是一种，枳壳乃秋收之物，其味之重，宜浓于枳实，何以不下沉而反上浮也？不知枳壳之性，愈熟则愈浮。枳壳收金之气，故能散肺金之结气，非枳壳性缓而留中也。

或问枳实收于夏，其性轻，宜薄于枳壳，何以反峻烈于枳壳，量其未熟而然乎？曰：枳实之性，小而猛，大而弱，收于夏，得夏令之威也。脾乃土脏也，宜于夏气，故能下行，而推荡其脾中之积滞，非枳实性急而速行也。

或问枳实过于迅利，病宜消导者，何不用枳壳之为善乎？夫枳壳与枳实，不可同用，一治上而一治下。枳壳之功，不如枳实之大。枳实攻坚，佐大黄以取胜，实为破敌之先锋，非若枳壳居中调剂，仅可以攻城内之狐鼠也。

或问枳实无坚不破，佐之大黄，则祛除荡积之功更神，以之治急，何不可者，而必戒之谆谆乎？夫看症既清，用药之更当，何必顾瞻而不用。惟是病有变迁之不同，人有虚实之各异，苟辨之不确，而妄用枳实，不几杀人乎，我有一辨之之法，腹中疼痛，而不可手按者，可用无疑。倘按之不疼痛，而确是有坚积者，又将何法辨之？辨之于口中之舌，如有红黑者，即用无疑。如此，则何至有失乎。

或问枳壳治胎气不安，古人入于瘦胎药中，以防难产，何子不言及耶？曰：妇人怀孕，全藉气血以养胎，气血足而易产，气血亏而难产。用枳壳以安胎，必至胎动不安，而生产之时，亦必艰涩。是枳壳非安胎之药，乃损胎之药，非易产之剂，乃难产之剂也。况古人瘦胎饮，为湖阳公主而设，以彼生长皇家，奉养太过，其气必实，不得已而损其有余，则胎易养也。岂执之而概治膏粱之妇乎。膏粱之妇，既不可用枳壳以安胎，况荆布之家，原非丰浓，又胡可损其不足哉，余所以略而不谈也。

或问枳壳治心下痞满与心中痞痛，何也？盖胃之上口，名曰贲门。贲门与心相连，胃气壅住，则心下亦急而不舒，故痞满也。邪塞于中焦，则欲升不能，欲降不可，必然气逆而上冲，而肝经本郁，又不能条达而开畅，则胁亦胀满，而心中痞痛矣。得枳壳之破散消导，而痞满、痞病尽去也。

酒

酒，味苦、甘、辛，气大热，有毒。无经不达，能引经药，势尤捷速，通行一身之表，高中下皆可至也。少饮有节，养脾扶肝，驻颜色，荣肌肤，通血脉，浓肠胃，御露雾瘴气，敌风雪寒威，诸恶立驱，百邪竟辟，消愁遣兴，扬意宣言，此酒之功也。若恣饮助火，则乱性损身，烂胃腐肠，蒸筋溃髓，伤生减寿，此酒之过也。嗟乎。酒何过哉。知酒之功受其益，知酒之过而防其损，何害于人。况酒又实能愈人之病乎。

或问酒味甘者多热，味苦者多寒。仲景张公用苦酒，以治咽喉之肿痛与黄汗之淋漓，似乎饮甘香，不若饮苦辣，不致烧肠腐胃耳。

卷之五 羽集

橘皮（陈皮、青皮）

或问世人竟尚法制陈皮，不知吾子亦有奇方否？曰：陈皮制之得法，实可消痰，兼生津液，更能顺气以化饮食。市上贸易者非佳，惟姑苏尤胜。

大枣

大枣，味甘，气温，无毒，阳也，降也。入五脏。通九窍，和百药，养肺胃，益气，润心肺，生津，助诸经，补五脏。惟中满及热疾忌食，齿疼并风疾禁尝。乃调和之品，非补益之味。《本经》曰其补者，亦因其调和之故也。

按：大枣，仙人遗种，故其味独异于凡枣，善能调和五脏之气也。虽非补益，要亦无损。

吾浙诸暨，往往枣实有大如鸡蛋者，真仙种也。得其解者食之，实能益暮，惜不可多得耳。

莲子（藕花心）

莲子，味甘涩，气平、寒，无毒。入心、脾、肝、肾四脏，养神定志，能交君相二火，善止泄精，清心气，去腰疼，禁痢疾。

花心，益肾，涩精，固髓。

藕，甘寒。主血多验，治瘀血，逐散不凝，止吐衄溢妄行，破产后血积烦闷，解酒却热，治金疮生肌。

按：莲子、花、藕，俱能益人，而莲子之功尤胜。世人谓莲子不宜食心，恐成卒暴霍乱。不知莲子去心用之，全无功效，其妙全在于心，不特只产后消渴也。莲子之心，清心火，又清肾火。二火炎，则心肾不交。二火清，则心肾自合。去莲心，而止用莲肉，徒能养脾胃，而不益心肾矣。莲子心单用入之于参、苓、芪、术之中，治梦遗尤神，取其能交心肾也。故用莲子断不可去心，一去心，则神不能养，而志不能定，精泄不能止，而腰痛不能除矣。

或问莲子清心汤，前人用之，未闻用心也。曰：莲子而不用心，此清心汤之所以不效也。

前人制方，未必不单用莲心，岁久失传，人不知用，致清心汤神效竟为无用之方。此铎所以三叹也。原世人用清心汤者，用莲子心一钱以清心，未有不效应如响者矣。石莲子，树上者，不可入药也。

赤石脂

赤石脂，味甘、酸、辛，气温，无毒。入脾与大肠。凡有溃疮，收口长肉甚验。能止血归经，养心气，涩精，住泻痢。此亦止涩之药，内外科俱不可缺者也。

赤石脂，禀土金之气，而色赤则象离火，寒邪之下痢白积者，似可涩之。若大热暴注滞下，全是湿热，似宜祛暑祛积，未可用此以止涩之也。

或问赤石脂酸涩之味，过于收敛，似不可轻用？曰：病有泄泻太滑者，非此不能止。有不可不用之时，亦不宜慎重而失之也。

朴硝（芒硝、皮硝、玄明粉）

朴硝，味苦、辛、咸，气寒，降也，阴也，有毒。青白者佳，黄赤杀人。诸石药毒能化，六腑积聚堪祛。润燥粪，推陈致新。消痈肿，排脓散毒，却天行疫痢，破留血闭藏，伤寒发狂，停痰作痞。凡有实热，悉可泻除。又善堕胎，孕妇忌用。

芒硝，即朴硝之再煎者。消痰癖，通月经延发，漆疮可敷，难产子胞可下，洗心肝明目，涤肠胃止疼，经云：热淫于内，治以咸寒，佐以苦寒。仲景夫子所以用大黄、芒硝相须为使也。

皮硝，乃硝皮而出之者也。只可用之以洗目，则老眼可复明，洗阴囊可以去湿，洗痔疮可以却疼，

余无可用。

玄明粉，微祛虚热，亦消老痰。以上四味，除皮硝乃外治之药，余俱内治之药也。硝性最紧，朴硝第一，芒硝次之，玄明粉又次之，俱宜救急而不可救缓，以之治实病则宜，以之治虚病则失。虽玄明粉能退虚热，似可治虚，然亦只可暂治虚热，而不可久治虚热也。

或疑朴硝不可用，用芒硝以佐大黄，似乎平善矣，而用之不得当，往往杀人。不识单用大黄而不用硝石，亦可乎？曰：大黄，下药也。用大黄，似可不用芒硝，然而伤寒之邪传在脏中，常有一刻不可再停之势。大黄不得芒硝，则其势不速，非好用芒硝也。用芒硝以助其迅扫之机，邪去而正始存，安可徒用大黄而不用硝石哉。

或问芒硝佐大黄，其势更急，使大黄迅逐趋下，吾恐邪气反不尽去也。曰：邪在上焦，用药宜缓；邪在下焦，用药宜急。肠中既有硬粪，不迅逐趋下，则谵语能定乎？子疑芒硝佐大黄，虑其势甚急，而余犹恐其不急，致邪之不去也。

或问芒硝佐大黄，不过助其急也，岂别有义乎？曰：芒硝佐大黄，亦能制大黄之猛。盖大黄性速，而芒硝之性更紧于大黄。大黄转不敢恃其威，而过于逐北，反有彼此牵制之益，故功成更神也。

或问芒硝佐大黄而成功，岂不能佐大黄而致败，何子但言其功，不言其过乎？曰：嗟乎。

孟贲、乌获之将，骁勇绝伦，用之不得其宜，有不跋扈者乎。唯是宜用而用之耳。用之得宜，则成功于扫荡。用之不得其宜，则致败于崩摧。谁谓芒硝但有功而无过哉。

山羊血

山羊血，味咸，气寒。入肺、心二脏。专活死血，故五绝之死可救。大约只消用一分，酒化开，用葱管，人口吹之，含药酒，乘人气送下喉中，少顷即活。无血，磨山羊角一分，亦入酒中，乘人气如前法送下，亦活。但山羊必须四目者乃真，真活命仙丹也，否则，功减半耳。

或疑山羊血亦羊类也，何以神效至此？夫山羊四目者，神羊也，世间最不易得，用之救死者，实可重生。两广山羊，非四目者，然亦有功于世，但不能如四目者之更神。余曾在栝苍陈使君署中得一羊，实四目者，当年未知取血，取其双角，至今在家，角亦异于凡羊，磨角救人，功实神效。志之以见山羊实有四目云。

阿胶

阿胶，味甘辛，气平、微温，降也，阳也，无毒。入太阴肺经，及肝、肾二脏。止血止嗽，止崩止带，益气扶衰，治劳伤，利便闭，禁胎漏，定喘促，止泻痢，安胎养肝，坚骨滋肾，乃益肺之妙剂，生阴之灵药，多用固可奏功，而少用亦能取效。唯觅真者为佳。

或疑阿胶煎膏，必取阿井之水，黑驴之皮以煎之，然而安得尽取黑驴之皮，彼地取杂驴皮以煎膏，亦可用乎？曰：阿胶原取阿井之水，非必取黑驴之皮也。阿井生东方，取其天一生水，且其性急而下趋，清而且重，乃济水之所注，取其去浊以祛逆痰也。用驴皮者，驴性最纯，而皮则取其外现于皮肤，

原不必取黑以走肾也。夫水入于肾，而皮走于肺，肺主皮毛，故用皮也。前人尚黑驴皮者，谓黑属水，以制其热则生风之义，反为蛇足矣。

或问阿胶益肺生阴，安得真者而用之？曰：阿胶出于东阿者即真，不必问其真假。东阿之水，皆济水之所注也。〔批〕亦是，然出于阿井者，更妙。）

或问近人阿胶，多加药品同煎，想更有益乎？曰：阿胶之妙，全在济水。若加药味杂之，更失其义。本欲加药味以取益，谁知反因药味而失利乎。世人强不知以为知，半是此类也。

雀卵

雀卵，味酸，气温，无毒，益男子阳道，易致坚强，常能固闭，补阴扶阳之妙药。然亦必入人参、白术、杜仲、蛇床子之内则有功，否则亦平常也。

雀卵益阳，取其淫气也。然雀卵至小，多取则伤生，亦非延生续嗣之道。不得已则用之，不可因其兴阳固精，穷日夜之力而频用之，亦犯造物之忌也。

蟾酥

蟾酥，去毒如神，以毒制毒也。消坚破块，解瘀化痈。虽皆外治之功，而药笼中断不可缺。

蟾酥有大毒，似不宜服，而诸家皆云可服，不可信也。虽曰以毒攻毒，亦宜于外治，而不宜于内治也。

蝌蚪

蝌蚪，蛤蟆子也。治火伤与汤火伤，捣烂敷之即止痛，如皮破，且无伤痕，同桑椹汁染须亦佳，但必须加入冰片耳。

蛤蚧

蛤蚧，味咸，气平，有小毒。主肺虚声咳无休，治肺痿，定喘止嗽，益精血，助阳道，血咯不已，逐传尸痨症，祛着体邪魅，仍通月经，更利水道。至神功用，全在于尾，尾损则无用也。然亦必得人参、麦冬、五味子、沙参乃奇。

蛤蚧生于西粤者佳，夜间自鸣声至八九声者为最胜。捕得之须护其尾，尾伤即有毒，所断之尾反可用也。

蛤蚧，善能固气，含其尾急趋，多不动喘，故止喘实神。

真珠

真珠，气寒，无毒。镇心神，润颜色。点目去膜，塞耳治聋，治小儿惊痫，尤堪止渴，亦能坠痰。然内治绝少，存之以为外治之需。

真珠，生肌最良，疮毒中必用之药。然内毒未净，遽用真珠以生肌，转难收口。

紫河车

紫河车，味甘，气大温，无毒。入五脏六腑。初产者良，亦不必尽拘。焙干可用，不可洗去筋膜，洗去反不佳，以泄其元气也。疗诸虚百损，痨瘵传尸，治五痨七伤，骨蒸潮热，喉咳喑哑，体瘦发枯，吐衄赤红，并堪制服，男女皆益。世有埋藏地下，久化为水，名曰河车水，则无功效矣。祛狂祛疫，亦虚言也。

或问紫河车乃胞衣，儿已脱离于胞，则胞中元气尽泄，胞宜无用矣，何以古来《本草》尽称其补益，而神农乃尊之为上品乎？曰：人之初生，先生胞而后生人。及胞之破，先产人而后下胞，是胞乃先天之母气，亦后天之父气也。故儿虽脱离于胞，而阴阳之气未散，仍存于胞也。人得此胞而生身体，自然可得此胞而生气血也。或者曰：胞在腹中，则元气未漓，胞落地下则元气尽失。总之，胞是先后天之父母，又安能生无根之气血乎？虽然胞成于阴阳之气，是胞即阴阳之根也。凡花木之根，得土气而重生，人身何独不然，胞入于脾胃之中，自然生气勃发，况又益之以补气、补血、补精之品，则气得根而再壮，血得根而再溢，精得根而再满矣。古人所定大造丸，尚未得天地之奥，服之效验亦是平常，遂疑紫河车非出奇之物，弃而不用，为可惜也。铎蒙岐天师秘传乾坤化育丹，用熟地、人参、白术为君，用当归、山茱萸、巴戟天为臣，用茯苓、苡蓉、枸杞子、麦冬、北五味、山药、芡实、柏子仁、枣仁、巨胜子、牛膝为佐，用沙参、甘菊、覆盆子、远志、莲子心、附子为使，以治下寒无火、元阳不举之客，绝非大造丸功效可比。铎虽不尽载分两，而智者见君臣佐使之分明，亦可意会而心得之也。〔批〕紫河车实生人之根，故用之可以接续命根，实非虚语。乾坤化育丹较大造丸，更奇十倍。）

或疑紫河车既为先天之母、后天之父，与紫河车同生之脐带，又何独非乾坤化育之丹乎？

曰：脐带之功，虽不及于紫河车，而补益之功，大非草木可比，盖脐带为接续之关，实性命之根蒂也。儿虽堕地，已离于胎元，而先天之祖气尚未绝于带内。凡气弱者，可接之以重壮；

气短者，可接之以再延；气绝者，可接之以再活。后天既老，得先天而再造者，其斯之谓乎。然修合服食之不得其法，终亦不能获效。

铎受奇方，共传于世，名为造化丹。用脐带二十条，文火焙干为末，入人参、黄 、白术、玄参、沙参、五味子、麦冬、山茱萸、熟地、沙苑蒺藜、菟丝子、淫羊藿、巴戟天、炒枣仁、远志、砂仁、茯神、肉桂、枸杞、当归、杜仲、牛膝之末，共蜜捣为丸，每日吞食。其方如此，其分两可酌定矣。倘照方修服，必返少为童也。〔批〕脐带与胞胎之功相同，而造化丹与乾坤化育丹，正不相上下也。）

或谓紫河车乃人之胞也，食胞以图资益，不犹食人以供口腹乎。吾恐获罪于天，又何延年之有？曰：此知一而昧一也。天地无弃物，即无弃功，胞胎虽人之命根，然人既堕于胞胎之中，则胞胎弃而无用矣。神农取无用者。而指之为延生之具，后圣即体神农之意，而造为方法，以续人之命，是无用

者成有用，非参赞造化之大功乎，又何获罪于天之有哉。

或疑紫河车乃大热之物，食之最能动火，凡阴虚火动之人，恐不宜食耳。曰：紫河车大温，非大热也，阴虚火动，正宜食之。盖火动由于水衰，水衰者精少也。紫河车乃生人之母，即生精之母也。精生于温，而不生寒，大寒不生精，而大温至生精也，况紫河车又生精之母气乎。其相得之宜，不啻如水银之见金。倘以大热疑之，不治阴虚火动之人则惑矣。(〔批〕紫河车生精之母气，即生火之母气也。火生于精之中，何疑乎。)

或疑紫河车为生精之母气，亦因其藏子而言之也。夫儿已堕矣，破釜安能煮物乎？曰：紫河车为生人之母，子虽生，而母气未绝也。母能生子，自是阴阳之至理，况紫河车天性温热，温热之物，未有食之而不生精者也，况又是先天之母气乎。

水

天雨水，性轻清，味甘淡，诸水之上也。四时俱可用，而夏日尤佳。大旱之后得雨，必须收贮，饮之可以却病。

或问《本草》载天雨水性寒，而君曰性轻清，何也？曰：凡水性皆寒，独汤泉性热。然流出于外，温亦变寒，何独于天雨之水性独寒耶。是水皆寒，予所以不言其寒也。天之气最清，故天气属阳。阴气重而阳气清，理也。天之雨水，虽地气所化，然天气不交于地，则地之气终不能化雨。是雨水仍是天气所生，而非地气也。既得天之气为多，安得不**轻且清**哉。

或问立春节雨水，夫妇饮之，易于得孕，验乎不验乎？曰：春为阳气之首，立春之雨水，似乎得发育之义。然而，男女媾精，始能生子，未闻媾水而可以得男者也。此说尚在可信不可信之间，未可全恃饮立春之水，便为种子奇方也。

或问梅雨水，何以有毒也？曰：梅雨水，味甘性平，安得有毒。因天气郁蒸，水易化物。

凡不变之物，得之变化，故水浆则易热也，沾水则易斑也。造酒醋则改味也，浣衣则去垢也。

其实，何尝有毒哉。倘久贮之，不特无毒，并能化毒耳。

或问芒种后逢壬为入梅，小暑后逢壬为出梅，立冬后十日为入液，至小雪为出液，有之乎？

曰：此《月令》载之，余何敢辨其非。但谓百虫饮液内之水，尽皆伏蛰，宜制杀虫药饵，此则铎所不信也。倘液内无雨，虫不饮水，即不蛰乎。虫既不蛰，而修合药饵，岂皆不效乎？

大约百虫交冬则俯，俯即蛰也，安在必饮液内之雨水哉。

或问腊雪水藏物，则不蛀不坏，岂亦有义乎？曰：安得无义哉。冬气收藏，乃乾坤不交之时也。冬日天雨，则乾坤不交而交也。不交而交，似乎冬气之不藏矣。然而，天雨则天气交于地，天雨而变为雪，则地气交于天，而天气仍不交于地也。天气既不交于地，则雪之气，纯是孤阴而无阳。孤阴不长，不长则不化，故藏物而虫不生而味亦不变也。岂惟不生虫哉，且能杀虫。盖阴主杀也。所以冬至后之水为腊水，密封阴处，亦能藏物，正取其纯阴不阳，而又居于至阴之地也。一过冬交春天所雨，

虽变为雪，藏物未有不生虫而败坏者，正以其阴中藏阳耳。

或问雪与冰之性味同乎？曰：不同也。雪味淡而性寒，冰味甘而性寒。淡而寒者，可以涤冬日之热邪；甘而寒者，可以解夏日之暑邪。然而二味虽解冬夏之邪，而多饮反致助邪。盖寒热相激，久而从邪，邪不去而相留于腹中，转难速愈。故只可暂解其热，而不可久恃其寒也。

或问露水，亦天一之水也。服之必能益人？曰：露水可内治，而亦可外治也。外治者取七夕之水，洗目最佳。然不可取凌霄花上之露，反致损目矣。内治者，最善解肺金之燥，然必须五更之时，取之百草头上者为佳。古人取秋露以造酒，名曰秋露白。亦取其解肺气之干涸也。秋露大能入五脏之阴，用药欲入阴分者，必须用之为引经之味，非秋露之竟能益五脏也。

得补阴药同用，实奏奇功。

或问半天河水，得毋有毒乎？曰：在枯竹梢内取之者，无毒。若空树中取之者，防有蛇、蝎之毒。半天河水，取其水未入于地也。愚意用半天河水，不若取天雨水而不落地者为佳。恐取水之时，正值无雨之候，不得已取半天河水可也。

或问檐下雨水与屋漏水，何殊乎？然人饮之，有病、有不病者，何也？曰：屋漏水，则同尘而下，不洁亦甚矣。难免百虫之秽，不特味苦性寒，而且有大毒，故食之杀人。若檐下之水，瓦片之中，久雨冲淋，即有虫秽，得雨而化，故饮之无恙。若初雨之时，虫秽犹存，毒难尽解，饮之虽不杀人，安得免于疾病乎。

或问冬霜亦雪之类，雪可能解冬日之热邪，不识冬霜亦能解之乎？曰：冬霜味甘性寒，与雪相同，然而功用实别。霜可外治，而不可内服，外治热毒最效，随扫随干，随干随轻矣。若内治热症，下喉少快，一入腹内则腹痛矣。盖冬霜肃杀，其气太刚。五脏之热，乃假热居多，一遇真寒，其假立破，不敢争斗，反觅路逃遁，有不可入之路亦入矣，故不可轻用也。

或问冰雹之水，亦霜雪之类，亦可入药乎？曰：冰雹乃天地乖戾之气，降之以灾害世人也。

乖戾之气，乌可入药乎。人误吞之，必有奇灾。盖其味咸而气腥，乃毒龙取海水而变者也，切忌用药。

或问流水亦有分别乎？曰：流水不同，有江水、有河水、有溪水、有涧水。而水之中，又分逆流水、顺流水。大约以源长顺流者为佳，而顺流者，又以东流者为更佳，取其流入生方也。然病有顺逆，有时取逆流者，欲因其逆而逆之，正取其逆而仍顺也。劳水者，即取流水而扬之千万遍，后以入药，乃炼生为熟之法也。

或问井水与流水异乎？曰：性寒则同，味之甘咸淡则异也。用井水，不若用流水为佳。

然有时入药，有必用井水，而不可用流水者，取其静也。井水得地气俱多。取平旦之井华水者，为天一之水，又取其地中而得天气也，故井水在屋内者有小毒，正以其纯阴而无阳耳。古人投入丹砂者，化其阴气也。井水沸溢，亦不可饮，此纯阴欲变也。变而未化，饮之腹胀也。

投管仲二枚亦佳。一年投两次足矣，有毒尽化。

或问山岩泉水亦各不同乎？曰：不同。岩水从石壁上堕下者可饮，余不可轻用。恐黑土毒木恶草之中，有蛇虫伏之则有毒，饮之杀人。山中泉水，尤好者，乳泉也。乳泉亦有不同，有从沙中出者，有从石骨中出者。石骨为上，沙中次之，其味甘温，不比他水皆寒也。然乳泉初取之时，其气微腥，其色少浊，隔宿则澄清香冽，饮之可以却病，久服难老，取其为石中之液也。倘隔宿而腥且浊者，又不可用。盖山质不佳也。

或问水性寒，彼温泉之水为热而不可饮者，何也？曰：温泉非不可饮，且有不可浴者。

盖亢阳之水也，纯阳无阴，故水寒变热耳。凡人阳旺而阴衰者，为多饮水，所以济阳也。饮温泉反去助阳，自然无益。况所助者，又邪阳而非真阳乎，故不可饮也。

或问人身之精，应海中之水，宜海中为补阴之味，何以食盐则有益，而服海水则无功，且多饮盐卤，竟至丧命耶？曰：肾水虽应海水，言其气味也，非言海水即肾水也。肾水乃先天之水，无形之水也。海水乃后天之水，有形之水也。有形乌能补无形哉。食盐有益于肾水者，以水经火化也。火亦无形，故能入于无形之中。然多食则过助火矣。亦必无功，犹之多饮海水□□□□□纯是火化而成。今无阴气，且味又大苦，苦先入□□□□□膜，使不得入，而心之气不通，盐卤见心不受，乃下犯于□□□因其味大苦，又坚闭不受，肾之气亦不通矣。

于是流入□□□收缩其气，必至肠结而死矣，何能助肾而受益乎？

或问阴水既无益于人，何故医家又用地浆之水耶？曰：病□□阳无阴者，不得不用地浆之水，掘地作坑，以新汲井水，投入搅浊，澄清服之。取其纯阴而又得土气，与井水又不同耳。凡水有土气，皆不伤脾胃之气，毒物遇之解，邪热得之去也。

或问西北人好饮酸浆水，亦有益乎？曰：浆水亦能解渴，行路困乏，人得而饮之亦有益，但久则有损。盖酸浆水，□炊饮投入韭菜之中，久则菜与饭皆败。南方三日尚可饮，北方七日尚可啜。南方过三日，北方过七日，俱不可用矣。用则无益有损，以此过于酸，则必伐肝。

气过于臭，则反败脾。妇人服之，必至绝经。孕妇服之，必至胎瘦，不可不慎也。

或问百沸汤古人所尚，愚以为太热而无生气矣。曰：□□□□凡饮茶汤，亦不可过沸。

过沸则其性太急，五脏□□□□□□气，然又不可不沸而即饮，饮之往往腹胀，以□□□□□□□或问半滚汤既不可用，何以阴阳水医家用□□□□□□□阳水非可常用之物也。因病阴阳反覆，故用□□□□□□□合以灌之，取其不阴不阳。因其乱而乱之，以动其吐□□□□阴，阳各归阳也。倘无病而妄吐之，则反乱阴阳矣。乌□□□□。

或问泽中池塘之水亦可饮乎？曰：凡不流动之水，皆不□□□五六月间尤忌。恐蛇、虫、鱼、鳖之交，而流精于水中，误饮□□□秋冬亦无害，然总不若饮井水之为得也。

或问水不可饮止此乎？曰：吾就日用之所需者言之耳。若推其变，则忌饮者甚多，如浸花之水、铜器贮水、经宿水而有五色之光者、古井之水、混浊之水，皆不可饮也。

火

火性不同，皆可炊□□焚，今世取人，大约□□□□□□□□□□火也。其实火之资益，关于疾病寿夭□□□□□□□□□□火，非无意也。今人不讲者，以炉灶石火，取□□□□□□□□□之法，谁知钻燧之火，有益于人不浅乎。我今阐发其义□□□君子采择焉。春宜取榆柳之火，盖榆柳之气，得春气最早□□叶先百木而青，取其火以生春气，则一春无郁结之病也。夏宜取枣杏之火，盖枣杏之气，得夏气最全，故其心纯赤，取其火以长夏气，则一夏无吐泻之病也。秋宜取柞 之火，盖柞 之气，得秋气俱多，故其理皆白，取其火以收秋气，则一秋无疟痢之病。冬宜取槐檀之木，盖槐檀之木，得冬气甚坚，□□□□□火以藏冬气，则一冬无寒凛之病也。长夏宜取桑柘之□□□柘之木，得长夏和气，故其肌为黄，取其火以合四时之□□□夏无湿热之病也。上古之人，无有 疾者，虽性情恬□□□□火之益也。

今世所用□灶之火，此传薪之□□□□□□□□未免杂而不纯，乌能却病哉。至于石中□□□□□□□□□损，又不若传薪之火矣。夫延年即□□□□□□□□□□□□以益寿哉，修仙之士，专尚水火，可不留□□。

《辨证奇闻》

卷之一 伤寒门

一、冬月伤寒，发厥，面青手冷，两足又热。人谓直中阴寒，宜理中汤。不知此乃肝气抑郁不散，风邪在半表里，若用理中，必发狂死。夫直中阴寒，未有不从足先冷者，今足既热，非直中肝经明矣。邪既不在肝，似不可径治肝。然邪虽不在肝经内，未尝不在肝经外。邪在门外，与主何与，而现发厥、面青、手冷？不知震邻之恐，犹而警惕，岂贼在门外，主人有不张惶者乎。势必执枪刀思御侮。此时而能登高号召，劝谕高呼，贼知内有防护，外恐有应援，自易解散。倘用理中，是以火攻杀贼，贼未摘，房舍先焚，贼且乘火突入，杀主而去。法用小柴胡汤加减，以散半表里之邪，肝气自安，外邪化为乌有。柴胡二钱，白芍五钱，甘草、黄芩、半夏一钱，当归钱半。一剂手温，再剂厥止身热，面青自愈。

一、冬月伤寒五六日，吐泄后又大汗，气喘不得卧，发厥，此因误汗，人谓坏症，不可治。大汗后宜身热尽解，今热不退，现此恶症，诚坏症也。欲于不可治中施治，庶几于不宜汗中救其失汗。伤寒至吐泄后，上下之邪必散，热未解者，邪在中焦也。理宜当时用柴胡汤和解，自然热退身凉，无如误汗何。误汗，热仍不退，身仍不凉，邪仍在中焦。此时用前方则虚虚，不死何待？必大补中气，使汗出亡阳仍归腠理，少加柴胡以和解，则转败为功，实有妙用。救汗，用救汗回阳汤：人参三两、当归二两，柴胡二钱，白芍一两，陈皮五分，甘草一钱，冬麦五钱。一剂汗收，再剂喘定，三剂厥不作。去柴胡，将此方减十之六，渐渐调理，此救坏症一法也。人见人参多用，未必不惊，不知阳已尽亡，非多用参，何以能回。恐参回阳不能回阴，故又佐当归助参奏功。至于多用白芍、麦冬，恐参、归勇猛，使调和藏府，二经不相战克，阳回阴中，阴摄阳内，听柴胡解纷，有水乳之合也，何必以多用参、归为虑哉。

救败散亦妙。当归、麦冬、人参一两、白芍五钱，柴胡、甘草五分，北五味五粒，神曲三分。

一、冬月伤寒，汗吐后加大下，身热如火，发厥，气息奄奄欲死，人谓坏症，然亦有可救者，其误下也。夫误下必损胃气，未必不增风寒之势。必须救脾胃又不助邪，乃为得。方用援下回生丹：人参、茯苓五钱，白术一两，柴胡五分，甘草、赤石脂一钱。水煎调服。一荆泄止厥定，再剂身热解，思饮食。此时止可少与米汤，渐加米粒。若骤用饮食，必变结胸，断难救。同是坏症，何前多用参，此条少用？盖大汗亡阳，势甚急；大下亡阴，势少缓。亡阳者，阳尽散；亡阴者，阴难尽。亡阳，遍身之阳皆泄，非多用参不能挽回于顷刻；亡阴，脾胃之阴尽而后及于肾，故少用参即救死于须臾。方妙参、术以固脾、胃、肾，茯苓分消水湿，柴胡、甘草以调和于邪正之内，赤石脂收涩其散亡之阴，此又救坏症法也。

一冬月伤寒，太阳麻黄汤症。元气素薄，尺脉迟缓，不敢用前方，人谓宜建中汤。以国弱兵微，宜守不宜战。建中能守而不能战，且贼盛围城，城中又有奸细，安能尽祛而出。症本太阳伤荣，舍麻黄终非治法。加人参一两，则麻黄汤散邪，入参助正，补攻兼施，正不伤，邪尽去。或谓麻黄症不得已而用参，可少用否？不知元气大虚，非参不能胜任，故必用一两，庶元气无太弱之虑，且能生阳于无有之乡，可以御敌逐寇。倘不多加人参，则邪留胸中，元气未复，安能背城一战乎？或曰：无气大虚，直用参，何以又用麻黄？似麻黄断不可少，何不以麻黄为君？嗟乎！麻黄为君，人参为佐使，必偾事。今人参一两，麻黄止一钱，是以人参为君，麻黄转作佐使，正正奇奇，并而用之，此兵道可通医道。

人有猝犯阴寒，两胁极痛至不可受，如欲破裂，人谓寒犯肝，谁知寒犯肾。胁乃肝位，犯肾宜病在肾，何在肝？因肾寒又畏外寒之侵，肾血逃肝子家，受创深重，不敢复出。肝因肾水遁入，见母受伤，能无复仇乎？自然奋不顾身，怒极欲战，两胁欲破，正肝郁难宣也。法以火熨外寒，少济其急。用宜宽汤救之。人参一两，熟地二两，附子一钱，柴胡五分，甘草三分，肉桂三钱。一剂痛定。人见用参、附回阳，未必疑；用熟地滋阴，必疑。嗟乎！肾遁入肝，寒邪必乘势逼肝，肝气一怯，非上走于心，必下走于肾。走于心，引邪上犯心君，有下堂之祸；走于肾，引邪下侵相位，有同殉之虞。故用人参补心，使心不畏邪；熟地补肾，使肾不畏邪。肝瞻顾于子母。两无足虑，自然并力御寒。又益助火舒木之品，肝中之郁火解，故背城一战而奏捷。倘此药不效，是心肾两绝，肝独存，何能生？

《脉诀阐微》

第一篇

脉理甚微，原非一言可尽，人病多变，又岂一脉能包。论其阴阳，别其生死，察其脏腑，观其症候，既上中下之宜分，必寸关尺之自定。左寸心，左关肝，火木宁无至性；右寸肺，右关脾，土金本有深情。唯两尺为肾，水火实难分配，中间是命，左右还可同观。三焦别上中下以相诊，馀经合寸关尺而共视。盖部位乌容倒置，辨贵分明，而表里何必细分，不宜拘执。虽按指以三部为法，数息便悟断经，顾看脉以五脏为主，知脏即通治腑。察四时之节气，春夏异于秋冬；审一日之晷时，寅卯殊于申酉。大约逢克则凶，逢生可救，我生则缓，我克难医。因五行而推断，举一隅而可知。弦似乎紧，涩似乎微，浮与芤相反，沉与伏宁殊。洪同实状，弱带濡形，辨之既清，病将安遁。故急则为痛，弦则为风，紧则为邪，缓则为虚，微则为冷，数则为热，滑则痰多，涩则郁塞，洪为火旺，大为血干，沉为阴寒，迟为困乏，小者气衰，细者血涸，浮者气升，伏者脉结，芤多失血，实多壅气，弱者阴亏，濡是湿犯，长是正气之和，短是邪气之克，代为正气之衰，革为正气之脱，结为邪气之搏，促为正气之耗，动有变动之机，静有安宁之喜。毛主火之将旺，石乃水之极沉，耎是力薄，坚乃邪深，钩为气血之和，躁为气血之燥，搏击指而有太过之虞，散去指而无可留之状。脉嫌其绝脉，脉贵其平。既知

各脉之异同，可断诸症之常变。然而诊脉必须得时，要在日之平旦。按指原无异法，贵取气之甚清，自然虚实易明，盛衰易辨矣。

又曰：看脉须看有神无神，实是秘诀。而有神无神何以别之，无论浮沉迟数滑涩大小之各脉，按指下若有条理，先后秩序不乱者，此有神之至也。若按指充然有力者，有神之次也。其馀按指而微微鼓动者，亦谓有神。倘按指而散乱者，或有或无者，或来有力而去无力者，或轻按有力，重按绝无者，或时而续时而断者，或欲续而不能，或欲接而不得，或沉细之中倏有依稀之状，或洪大之内忽有飘渺之形，皆是无神之脉。脉至无神，即为可畏，当用大补之剂救之，倘因循等待，必变为死脉，而后救之晚矣。

第二篇

沉而兼迟也，寒虚之至；沉而兼涩也，郁滞之深；沉而兼滑也，寒痰之不舒；沉而兼小也，冷气之难发；沉而兼实也，气得寒而不扬；沉而兼微也，精因冷而欲脱；沉而兼细也，血逢阴凝之象；沉而兼紧也，邪乘寒冷之徵；沉而兼急，小腹有寒邪之痛；沉而兼濡，两足多水胀之侵；沉而兼长，气陷而正尚未伤；沉而兼短，精冷而邪将不涣；沉而兼结，邪搏于至阴；沉而兼革，正脱于髓海；沉而兼代，命门将绝而可危；沉而兼促，元阳欲脱而可畏；沉而兼静，阳寒能守；沉而兼石，阴固不迁；沉而兼奕，腹冷而有痛楚之苦；沉而兼散，精寒有涸绝之危。

更有濡迟兼见，无非湿犯乎虚；濡滑同来，尤是痰成乎水；濡中兼大，湿因血耗以相侵；濡中兼小，水乘气衰以相犯；濡而兼弦，风水之患深；濡而兼芤，痰血之症急；濡而兼长，水湿易散；濡而兼革，水湿难消；濡而兼动，水有泛滥之盛；濡而兼静，水有浸润之微；濡而兼奕，水邪乘虚而相生；濡而兼散，正气随湿而欲脱。

第三篇

鬼真君曰：五脏之病，必以寸关尺为凭，七府之症，亦以寸关尺为据，然不分析其精微，又何能尽知其玄妙。试观其寸口也，左寸见浮，风热上越而头痛；右寸见浮，咽喉中燥而鼻塞；左寸见芤，胸难藏血而呕吐；右寸见芤，胃多瘀血而痛疼；左寸见滑，热痰入心而舌强；右寸见滑，热痰入肺而鼻折；左寸见实，火焚心而面赤；右寸见实，火生胃而唾乾；左寸见弦，风入体必多头痛；右寸见弦，风入肠定有筋挛；左寸见紧，邪盛而心痛；右寸见紧，气壅而肺伤；左寸见洪，心胸起热闷之烧；右寸见洪，头脑生炎蒸之楚；左寸见微，心寒而虚弱何辞；右寸见微，气冷而崩陷难免；左寸见沉，心君失相火之助；右寸见沉，肺金招寒气之侵；左寸见涩，心脉火郁而未舒；右寸见涩，肺金金郁而莫达。

左寸见迟，膻中虚乏而难以卫心；右寸见迟，上焦损伤而难以生气；左寸见伏，气匿于胁间；右寸见伏，气积于脘内；左寸见濡，膀胱水畜而不消；右寸见濡，皮毛汗泄而未止；左寸见弱，无血以养心；右寸见弱，乏气以生胃；左寸见大，心经血燥而怔忡；右寸见大，肺经血乾而闭结；左寸见小，惊悸时生；右寸见小，怯弱日甚；左寸见虚，心中恍惚；右寸见虚，胃内衰微；左寸见细，运行乏力；右寸见细，言语无神；左寸见微，包络有寒邪之入；右寸见微，胸脘有阴气之招；左寸见急，心疼不免；右寸见急，喉痛安辞；左寸见短，三焦之气怯；右寸见短，再宿之食难消；左寸见代，心痛勿讶；右寸见代，痰塞何妨；左寸见结，邪搏于心包；右寸见结，邪蟠于胃脘；左寸见促，积聚有烦闷之苦；右寸见促，留滞兴痞满之忧；左寸见革，心气散漫而不收；右寸见革，肺气飞跃而不返；左寸见动，欢娱妊子之祥；右寸见动，饮食伤气之兆；左寸见毛，心火动而将刑肺金；右寸见毛，肺火起而将克

肝木；左寸见钩，心气安而魂梦适；右寸见钩，肺气肃而膀胱通；左寸见坚，邪犯心而呼号；右寸见坚，邪侵肺而咳嗽；左寸见躁，无血养神；右寸见躁，无精定魄；左寸见搏，火太过而焚心；右寸见搏，火太过而烁肺；左寸见石，阴寒直捣于膻中；右寸见石，冷气逼居于脘内；左寸见散，心有无可奈何之象；右寸见散，肺有但出无入之悲。

试观其关中也，左关见浮肝犯风而眼赤；右关见浮胃入风而渴生；左寸见芤必肝伤而失血；右关见芤必肠毒而便脓；左关见滑，头目肿痛堪嗟；右关见滑，脾胃热焚甚苦；左关见实，痰癖可徵；右关见实，心腹多痛；左关见弦，肝旺生风；右关见弦，脾崩不食；左关见紧，筋脉急拘；右关见紧，嘈杂呕吐；左关见洪，眼目生花；右关见洪，心腹结痛；左关见沉，必阴寒之癖积；右关见沉，定冷气之难安；左关见涩，风寒邪闭因气郁有馀；右关见涩，饮食伤残实血虚之不足；左关见迟，两胁多寒；右关见迟，中焦微冷；左关见伏，关格收藏；右关见伏，霍乱吐泻；左关见濡，瘅症将成；右关见濡，水臌可畏；左关见弱，筋痿宜防；右关见弱，气短须补；左关见数，肝火盛而目红；右关见数，胃火旺而口渴；左关见大，怒气伤肝；右关见大，狂阳伤胃；左关见小，肝胆气衰；右关见小，脾胃血少；左关见虚，必益其血；右关见虚，须补其津；左关见微，温其下元之急；右关见微，暖其气海之寒；左关见细，虑脚膝之酸；右关见细，恐肚腹之泻；左关见急，肝痛而不能眠；右关见急，脾伤而自难卧；左关见代，肝绝而痛则无妨；右关见代，肝绝而安则无救；左关见结，胸满而痰结于中；右关见结，脾伤而气滞于下；左关见促，肝无肾水之滋；右关见促，脾无肾火之养；左关见革，气脱于木旺之时；右关见革，气脱于土崩之侯；左关见动，两胁有气痛之愁；右关见动，中焦有火焚之惧；左关见毛，肝木旺而生风；右关见毛，胃土盛而动火；左关见耎，无病之人；右关见耎，加餐之客；左关见钩肝血之足；右关见钩，脾气之安；左关见静，优游享无事之福；右关见静，舒畅享强食之愉；左关见石，筋得寒而拘挛；右关见石，胃因冷而泄泻；左关见坚，邪必留恋于经络；右关见坚，邪必会聚于脏腑；左关见躁，必苦血乾而多怒；右关见躁，必苦液涸而善呕；左关见搏，防太盛之中风；右关见搏，虑过旺之狂病；左关见散，筋迟而不能收；右关见散，肢懈而不能举。

又曰：凡人之脉，贵有胃气。胃气者，平气也，毋论寸关尺，下指之时觉有平和之象，即是有胃气也，非独右关平和始有胃气耳。

又曰：脾与胃为表里，胃病则脾必病，脾病则胃亦病，病则安有胃气哉。故脾脉与胃脉同观，所以脾胃之脉皆在右关切之耳。

第四篇

鬼真君曰：诊脉宜分生死，决日当定时辰。伤寒热病，洪大生而沉细死；产后热病，缓滑吉而弦急凶；头痛之疴，生于浮滑而死于短涩；腹胀之症，死于虚小而生于大浮；下痢活于微小，浮洪反有难疗之叹；癫狂全于实大，沉细转兴莫救之忧；消渴数大有生机，虚小愁其阴尽；霍乱浮洪无死法，微迟虑彼阳亡；中风最喜迟浮，急实者何能起死；中恶偏宜紧细，浮大者不易回生；心疼沉细非比浮大之难医，水气大浮不似沉细之莫疗；吐血鼻衄沉弱沉细者生，实大浮大俱为亡兆；中毒肠癖洪大滑大者吉，微细滑细各是危徵；喘急宜浮滑，短涩云亡；咳嗽尚浮濡，沉伏决毙；久泻反宜微细，浮洪者多致归阴；新产切忌大弦，缓滑者宁忧辞世；呕吐虚细者吉，实大则艰于奏功；痨瘵浮滑者佳，细数则难以取效；盗汗惟嫌紧数，虚小无愁；失血止虑浮洪，细弱可喜；内实者吉在浮洪，沉细有变迁之祸；内虚者吉在沉细，浮大无存活之祥；痹症尤嫌浮大，细涩长延；厥病更忌紧弦，洪数即解；症瘕见细微而可喜，弦滑者危；眩冒见浮滑而相宜，沉涩者危；黄疸不宜急数，迟滑易于分消；白淋偏贵濡迟，涩弱艰于止遏；便闭生于细微，洪大有阴尽之伤；发汗生于虚小，弦洪有阳亡之失；腹痛沉伏，多入泉台；胁痛芤大，定趋死路；脱症结代，难留人世；喘症促革，易走冥途；关格涩浮，常登鬼录；痈疽滑大，转庆生缘；结胸现沉紧，半寄于死亡；脏结现浮滑，速痊于淹滞；直中阴经，丧沦

代结；忽成热病，全活浮洪；发斑洪大未是死徵，噎膈数细实非生气；偏枯之症，弦滑何愁；歪斜之疴，数大可治；噤口之痢，结涩不易疗；中暑之症，沉浮不须惊；循衣摸床，细小尤堪救援；遗尿撒手，促革必至丧捐；筋青囊缩，微短陨没；舌黑发直，数大焦枯；脐突唇裂，结代应殁，口张足肿；短促何延；呃逆不止，短散就木；懊(心农)无休，微弱加餐；血晕散促，顷刻归阴；肠结搏坚，旦夕歌露。

又曰：《素问》、《灵枢》载死亡之脉甚备，二书参观更无差错。

又曰：死亡之脉，全在看脉之有神无神，有神者有胃气也，无神者无胃气也，故有胃气，虽现死脉而可生，无胃气即现生脉而必死，又在临症而消息之也。

又曰：脉现死亡，不可轻断死期，往往有用药得宜，虽不能起死为生，然延留数日亦其常也，诀中篇末有决日之法，愚以为终非定论，但断其必死，而不必先定其日期，当与高明共商之。

又曰：死亡之脉，现之于骤者易救，以脏腑初绝，尚有根可续也，倘时日已久，虽有人参又何以生之于无何有之乡哉，有无可如何者矣。

第五篇

又曰：妇人之病最难治者，以其性情多郁耳，郁则气血即不流通，经辄闭塞，而左关随现涩脉矣。故看妇人之脉，贵切肝脉，辨其涩与不涩，是第一秘法。虽各经皆有涩脉，而左关不涩是其郁未甚也。

《辨证录》

卷之四

不寐门（五则）

人有昼夜不能寐，心甚躁烦，此心肾不交也。盖日不能寐者，乃肾不交于心；夜不能寐者，乃心不交于肾也。今日夜俱不寐，乃心肾两不相交耳。夫心肾之所以不交者，心过于热，而肾过于寒也。心原属火，过于热则火炎于上，而不能下交于肾；肾原属水，过于寒则水沉于下，而不能上交于心矣。然则治法，使心之热者不热，肾之寒者不寒，两相引而自两相合也。方用上下两济丹：

人参（五钱） 熟地（一两） 白术（五钱） 山茱萸（三钱） 肉桂（五分） 黄连（五分）水煎服。一剂即寐。

盖黄连凉心，肉桂温肾，二物同用，原能交心肾于顷刻。然无补药以辅之，未免热者有太燥之虞，而寒者有过凉之惧。得熟地、人参、白术、山萸以相益，则交接之时，既无刻削之苦，自有欢愉之庆。然非多用之则势单力薄，不足以投其所好，而餍其所取，恐暂效而不能久效耳。

此症用芡莲丹亦佳。

人参 茯苓 玄参 熟地 生地 莲子心 山药 芡实（各三钱） 甘草（一钱）水煎服。四剂安。

人有忧愁之后，终日困倦，至夜而双目不闭，欲求一闭目而不得者，人以为心肾之不交也，谁知是肝气之太燥乎?夫忧愁之人，未有不气郁者也。气郁既久，则肝气不舒；肝气不舒，则肝血必耗；肝血既耗，则木中之血上不能润于心，而下必取汲于肾。然而肝木大耗，非杯水可以灌溉，岂能堪日日之取给乎!于是肾水亦枯，而不能供肝木之涸矣。其后肾止可自救其焦釜，见肝木之来亲，有闭关而拒矣。肝为肾之子，肾母且弃子而罔顾，况心为肾之仇，又乌肯引火而自焚乎?所以坚闭而不纳也。治法必须补肝血之燥，而益肾水之枯，自然水可以养木，而肝可以交心也。方用润燥交心汤：

白芍（一两） 当归（一两） 熟地（一两） 玄参（一两） 柴胡（三分） 菖蒲（三分）水煎服。一剂而肝之燥解，再剂而肝之郁亦解，四剂而双目能闭而熟睡矣。

此方用芍药、当归以滋其肝，则肝气自平；得熟地以补肾水，则水足以济肝，而肝之血益旺；又得玄参以解其心中之炎，而又是补水之剂；投之柴胡、菖蒲解肝中之郁，引诸药而直入于心宫，则肾肝之气自然不交而交也。

此症用安睡丹亦妙。

白芍 生地 当归（各五钱） 甘草（一钱） 熟地（一两） 山茱萸 枸杞（各二钱） 甘菊花（三钱）水煎服。二剂即闭目矣，十剂全愈。

人有夜不能寐，恐鬼祟来侵，睡卧反侧，辗转不安，或少睡而即惊醒，或再睡而恍如捉拿，人以为心肾不交，而熟知乃胆气之怯也。夫胆属少阳，其经在半表半里之间，心肾交接之会也。心之气由少阳以交于肾，肾之气亦由少阳以交于心。胆气既虚，至不敢相延心肾二气而为之介绍，心肾乃怒其闭门不纳，两相攻击，故胆气愈虚，惊悸易起，益不能寐耳。治法宜补少阳之气。然补少阳，又不得不补厥阴也。盖厥阴肝经，与少阳胆经为表里，补厥阴之肝，正补少阳之胆耳。方用肝胆两益汤：

白芍（一两） 远志（五钱） 炒枣仁（一两）水煎服。一剂而寐安，二剂而睡熟，三剂而惊畏全失。

此方白芍入肝入胆，佐以远志、枣仁者，似乎入心而不入胆。不知远志、枣仁既能入心，亦能入胆，况同白芍用之，则共走胆经，又何疑乎。胆得三味之补益，则胆汁顿旺，何惧心肾之相格乎。

此症用无忧汤亦甚妙。

白芍（五钱） 竹茹（三钱） 炒枣仁（三钱） 人参（三钱） 当归（五钱）

一剂睡宁，四剂全愈。

人有神气不安，卧则魂梦飞扬，身虽在床，而神若远离，闻声则惊醒而不寐，通宵不能闭目，人以为心气之虚也，谁知是肝经之受邪乎?夫肝主藏魂，肝血足则魂藏，肝血虚则魂越，游魂亦因虚而变也。今肝血既亏，肝脏之中无非邪火之气，木得火而自焚，魂将安寄?自避出于躯壳之外，一若离魂之症，身与魂分为两也。然而离魂之症与不寐之症，又复不同。离魂者魂离而能见物，不寐而若离魂者，魂离而不能见物也。其所以不能见物者，阴中有阳，非若离魂之症绝于阴耳。治法祛肝之邪，而先补肝之血，血足而邪自难留，邪散而魂自归舍矣。方用引寐汤：

白芍（一两） 当归（五钱） 龙齿末（火 ，二钱） 菟丝子（三钱） 巴戟天（三钱） 麦冬（五钱） 柏子仁（二钱） 炒枣仁（三钱） 茯神（三钱）水煎服。一剂而寐矣，连服数剂，梦魂甚安，不复从前之飞越也。

此方皆是补肝、补心之药，而用之甚奇者，全在龙齿。古人谓治魄不宁者，宜以虎睛；治魂飞扬者，宜以龙齿，正取其龙齿入肝而能平木也。夫龙能变化动之象也，不寐非动乎，龙虽动而善藏，动之极正藏之极也。用龙齿以引寐者，非取其动中之藏乎。此亦古人之所未言，余偶及之，泄天地之奇也。

此症用 枝汤亦效。

炒栀子（三钱） 甘草（一钱） 白芍 当归 炒枣仁（各五钱） 丹砂（一钱） 远志（八分） 柴胡（三分半夏（一钱）水煎服。四剂愈。

人有心颤神慑，如处孤垒，而四面受敌，达旦不能寐，目眵眵无所见，耳聩聩无所闻，欲少闭睫而不可得，人以为心肾之不交也，谁知是胆虚而风袭之乎?夫胆虚则怯，怯则外邪易入矣。外邪乘胆气之虚，既入于胆之中，则气无主，一听邪之所为。胆欲通于心，而邪不许；胆欲交于肾，而邪又不许，此目之所以眵眵，而耳之所以聩聩也。心肾因胆气之不通，亦各退守本宫，而不敢交接，故欲闭睫而不可得也。夫胆属少阳，少阳者木之属也，木与风同象，故风最易入也。风乘胆木之虚，居之而不出，则胆畏风之威，胆愈怯矣。胆愈怯而无子母之援，何啻如卧薪尝胆之苦，又安得悠然来梦乎。治法必补助其胆气，佐以祛风荡邪之品，则胆气壮而风邪自散，庶可高枕而卧矣。方用祛风益胆汤：

柴胡（二钱） 郁李仁（一钱） 乌梅（一个） 当归（一两） 川芎（三钱） 麦冬（五钱） 沙参（三钱） 竹茹水煎服。连服二剂，而颤慑止，再服二剂，而见闻有所用，人亦熟睡矣。

此方绝不治心肾之不交，而惟泻胆木之风邪，助胆木之真气，则胆汁不干，可以分给于心肾，自然心肾两交，欲不寐得乎。

此症亦可用助勇汤：

荆芥 当归（各三钱） 防风 天花粉（各一钱） 川芎 竹茹（各二钱） 枳壳 独活（各五分）水煎服。二剂愈。

呆病门（六则）

人有终日不言不语，不饮不食，忽笑忽歌，忽愁忽哭，与之美馔则不受，与之粪秽则无辞，与之衣不服，与之草木之叶则反喜，人以为此呆病，不必治也。然而呆病之成，必有其因，大约其始也，起于肝气之郁；其终也，由于胃气之衰。肝郁则木克土，而痰不能化，胃衰则土制水，而痰不能消，于是痰积于胸中，盘据于心外，使神明不清，而成呆病矣。治法开郁逐痰，健胃通气，则心地光明，呆景尽散也。方用洗心汤：

人参（一两） 茯神（一两） 半夏（五钱） 陈皮（三钱） 神曲（三钱） 甘草（一钱） 附子（一钱） 菖蒲（一钱） 生枣仁（一两）水煎半碗灌之，必熟睡。听其自醒，切不可惊醒，反至难愈也。

此等病似乎有祟凭之，然而实无祟也，即或有祟不可治邪，补正而邪自退。盖邪气之实，亦因正气之虚而入之也。此方补其正气，而绝不去祛邪，故能一剂而奏效，再剂而全愈。

或谓此病既是正虚无邪，何以方中用半夏、陈皮如是之多乎?不知正虚必然生痰，不祛痰则正气难补，补正气而因之祛邪，是消痰仍是补正也。虽然痰消而正气旺，是痰即邪也。补正而佐以攻痰，引祛痰之药直入于心宫，以扫荡其邪，邪见正气之旺，安得不消灭于无踪哉。

或又谓呆病既成于郁，不解郁而单补正以攻痰，何以能奏功如此?不知呆病之来，其始虽成于郁，然郁之既久而成呆，其从前之郁气，久则尽亡之矣。故但补胃气以生心气，不必又始肝气以舒郁气也。

此症用还神至圣汤亦神。

人参（一两） 白术（二两） 茯神 生枣仁（各五钱） 广木香 天南星 荆芥（各三钱） 甘草 良姜附子 枳壳（各一钱） 菖蒲（五分）水煎灌之，听其自卧，醒来前症如失。

人有呆病终日闭户独居，口中喃喃，多不可解，将自己衣服用针线密缝，与之饮食，时用时不用，尝数日不食，而不呼饥，见炭最喜食之，谓是必死之症，尚有可生之机也。夫呆病而至于喜粪，尚为可救。岂呆病食炭，反忍弃之乎?盖喜粪乃胃气之衰，而食炭乃肝气之燥，凡饮食之类，必入于胃，而后化为糟粕，是粪乃糟粕之余也。糟粕宜为胃之所不喜，何以呆病而转喜之乎?不知胃病则气降而不升，于是不喜升而反喜降，糟粕正胃中所降之物也。见粪而喜者，喜其同类之物也。然而呆病见粪则喜，未尝见粪则食也。若至于食粪，则不可治矣，以其胃气太降于至极耳。夫炭乃木之烬也，呆病成于郁，郁病必伤肝木，肝木火焚以伤心，则木为心火所克，肝中之血尽燥，而木为焦枯之木矣。见炭而喜食者，喜其同类而食之，思救其肝木之燥耳。然而可生之机，全在食炭。夫炭本无滋味，今食之而如饴，是胃气之未绝也。治其胃气，而祛其痰涎，则呆病可愈也。方用转呆丹：

人参（一两） 白芍（三钱） 当归（一两） 半夏（一两） 柴胡（八钱） 生枣仁（一两） 附子（一钱） 菖蒲水十碗，煎一碗，使强有力者，抱住其身，另用二人执拿其两手，以一人托住其下颌，一人将羊角去尖，插其口灌之。倘不肯服，不妨以杖击之，使动怒气，而后灌之，服后必然骂詈，少顷必倦而卧，听其自醒，切不可惊动，自醒则全愈，否则止可半愈也。

此方大补其心肝之气血，加之祛痰开窍之药，则肝中枯竭得滋润而自苏，心内寡弱，得补助而自旺，于是心气既清，肝气能运，力能祛逐痰涎，随十二经络而尽通之，何呆病而不可愈哉!倘或惊之使醒，则气血不得尽通，而经络不得尽转，所以止可半愈也。然能再服此汤，亦未有不全愈者矣。

此症用苏心汤亦神效。

白芍 当归（各三两） 人参 茯苓（各一两） 半夏 炒栀子 柴胡（各三钱） 附子（三分） 生枣仁（五钱） 吴茱萸 黄连（各五分）

水十碗，煎一碗。灌之，听其自醒，醒来病如失。

人有一时而成呆病者，全不起于忧郁，其状悉与呆病无异，人以为有祟凭之也，谁知是起居失节，胃气伤而痰迷之乎。夫胃属土，喜火之生者也。然而火能生土，而亦能害土，火不来生，则土无生气，火过来生，则土有死气矣。虽然土中之火本生土者也，如何生土者反能害土?岂火为外来之邪火，而非

内存之正火乎!孰知邪火固能害土，而正火未尝不害土也。

正火者，土中之真火，如何能害土乎?盖正火而能养，则火且生土以消食，正火而相伤，则火且害土以成痰。痰成而复伤其胃土，则火且迷心，轻则成呆，而重则发厥矣。起居失节，则胃中劳伤，不生气而生痰。一时成呆者，乃痰迷于心脘之下，尚未直入于心包之中也。倘入心包，则人且立亡矣。治法宜生其胃气，而佐之消痰之品，则痰迷可以再开，不必竟治其呆也。方用启心救胃汤：

人参（一两） 茯苓（一两） 白芥子（三钱） 菖蒲（一钱） 神曲（三钱） 半夏（二钱） 南星（二钱） 黄连（一钱） 甘草（一钱） 枳壳（五分）水煎服。一剂而痰解，再剂而神清，三剂而呆病如失，不再呆也。

此方全去救心，正所以救胃也。盖胃为心之子，心气既清，而胃气安有不清者乎?母清而子亦清也。设作呆病治之，亦用附子斩关直入，则火以助火，有顷刻发狂而死矣。总之呆病成于岁月之久，而不成于旦夕之暂，若一时而成呆者，非真呆病也。故久病宜于火中补胃以消痰，而猝病宜于寒中补胃以消痰，又不可不知也。

此症用指迷汤亦效。

人参（五钱） 白术（一两） 半夏 神曲（各三钱） 南星 甘草（各一钱） 陈皮 菖蒲（各五分） 附子（三分） 肉豆蔻（一枚）水煎服。四剂愈。

卷之十

瘟疫门（一则）

世有城市之中，乡村镇店之处，传染瘟疫，多至死亡。其症必头痛眩晕，胸膈膨胀，口吐黄痰，鼻流浊水，或身发红斑，或发如焦黑，或呕涎如红血，或腹大如圆箕，或舌烂头大，或胁痛心疼，种种不一，象形而名，人以为天灾流行，谁知皆人事召之也。此症虽奇奇怪怪，不可执一而论，然皆火热之毒不宣，郁而成之耳。盖火性炎上，郁则火气不伸，拂抑其性，蕴藏于腹中，所以大闭作热，热闭成毒，其由来者，非一日也。治法自宜大泻其火毒，以快泄其郁闷之气。第泻火之药，未有不大寒者也，不先用表散之味，遽用寒凉，火转闭塞而不得达，适所以害之也。故必须于散中用泻，则疫去如扫耳。方用散瘟汤：

荆芥（三钱） 石膏（五钱） 玄参（一两） 天花粉（三钱） 生甘草（一钱） 黄芩（二钱） 陈皮（一钱） 麦芽（二钱） 神曲（三钱） 茯苓（五钱）水煎服。一剂病轻，二剂病又轻，三剂全愈。此方泻肺胃之火者，以瘟疫之热，多是二经之火也。用荆芥以助石膏、黄芩，泻火而又散火也，火散则热发于外矣，火泻则毒化于内矣，火解毒消，瘟神疫鬼何能作祟哉。

余又闻南阳张真人之教，谓瘟疫自来无方，然方亦可豫定，以瘟病皆热症也。去火退热，解邪逐秽，未尝不可于难定之中以定一可救之剂也。其方用：

大黄（一钱） 荆芥（一钱） 生甘草（一钱） 柴胡 苍术 川芎（各一钱） 白芷（五分）水二碗，煎八分。一剂回春。

此方较散瘟汤少异，然散火为主，其意正同。瘟疫治法，不可拘执，又志此方于后，以便治疫者之采择也。

卷之十一・妇人科

血枯门（二则）

妇人有年未至七七之期，经水先断者，人以为血枯经闭，谁知是心、肝、脾之气郁乎。

人若血枯，安能久延人世，医见其经水不行，谓其血枯，其实非血枯，乃血闭也。且经水非血也，乃天一之水，出之肾经之中，至阴之精，而有至阳之气，故其色红赤，似血而非血也。世人以经水为血，此千古之误。倘果是血，何不名之曰血水。古昔至圣创呼经水者，以出于肾经，故以经名之。然则经水早断，似乎肾水之衰涸，吾以为心、肝、脾之气郁者何？盖肾水之生，不由于三经而肾水之化，实关于三经也。肾非肝气之相通，则肾气不能开。肾非心气之相交，则肾气不能上。肾非脾气之相养，则肾气不能成。倘三经有一经之郁，则气不入于肾之中，肾之气即闭塞而不宣。

况三经齐郁，纵肾水真足，尚有格格难出之状；而肾气原虚，何以媾精盈满，化经水而外泄耶。此经之所以闭，有似乎血枯耳。治之法必须散三经之郁，大补其肾，补肾之中，仍补其三经之气，则精溢而经自通也。

小产门（五则）

妇人因行房颠狂，遂至小产，血崩不止，人以为火动之极也，谁知是气脱之故乎。凡怀孕妇人，惟藉肾水荫胎，水原不足，水不足而火易沸，加之久战不已，则火必大动。若至颠狂，则精必大泄，肾水益干，肾火愈炽，水火两病，胎何能固。

胎堕而火犹未息，故血随火崩，有不可止之势。治法自当以止血为主，然而火动由于水亏，血崩本于气脱，不急固其气，则气散不能速回，血将何生。不大补其精，则精涸不能遽长，火且益炽。方用固气填精汤治之。

人参（一两） 熟地（一两） 白术（五钱） 当归（五钱） 黄 （一两） 炒黑荆芥（二钱）

三七根末（三钱） 水煎调服。一剂血止，再剂身安，四剂全愈。

《洞天奥旨》

卷十三

《跌打损伤疮附破伤风》

跌打损伤疮，皆瘀血在内而不散也。血不活则瘀不能去，瘀不去则折不能续。初伤之时，必须内服活血止痛之药，外用三七研末，加酒调烂敷之，痛即止，血则散。疮上如沾三七末乾燥，再不溃矣。如不沾者，频用三七末掺之，多用三七药末调服尤妙。倘不破损，用前药不效者，此日久瘀血留中，非草木之味所能独散也。必须加入水蛭三钱、当归、大黄、白芍治之，连用三剂，瘀血无不即散，而痛亦止矣。三剂之外，断不可多服，仍单服三七，未有不愈者矣。如破伤风，头痛寒热，角弓反张，如莫状，用蚕蛰散最妙。

散瘀至神汤 岐天师传方。治跌打损伤至重者。

三七三钱 当归五钱 白芍五钱 大黄三钱 丹皮三钱 枳壳一钱 桃仁十四粒 生地五钱 大小蓟三钱 红花一钱 水酒各半，煎八分服。如日久疼痛，或皮肉不破而疼痛，加水蛭，切碎如米大，烈火炒黑，研碎，煎前药，煎好，加入水蛭末吞服，三剂则不痛矣。其水蛭必须炒黑，万不可半生，则反害人矣。

蚕蛰散 传世方。治破伤风疮。

川芎一钱 当归一钱五分 红花四分 羌活六分 防风八分 白僵蚕一钱二分 土鳖虫七个，捣碎 穿山甲三大片，酒炙 柴胡七分 生甘草四分 水酒各半，煎八分服。下部加牛膝一钱。

《青囊秘诀》

顽疮论

人有患疮，经年累月而不愈者，世所谓顽疮也，言其冥顽不灵，无可如何之势也。然治之得法，亦可取效。盖人气血和平，断不生疮，即或生之，治之亦易。然则生疮者，乃气血之不和也。或因湿浸，或因热感，或因寒邪之交，遂至气结而不宣，血滞而不散，结于皮而皮生疮，结于肉而肉生疮，日久不愈，则脓血不净而生虫。